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五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07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五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7.25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圓

子部第二五二册目次

子部・小説家類

古今寓言十二卷 〔明〕詹景鳳輯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九年陳世寶刻本……一

廣諧史十卷 〔明〕陳邦俊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沈應魁刻本……二〇〇

清異續錄一卷 〔明〕李肇亨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五三六

小窓自紀四卷艷紀十四卷清紀五卷別紀四卷（一） 〔明〕吳從先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五九八

古今寓言十二卷

〔明〕詹景鳳輯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九年陳世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今寓言十二卷》提要

古今寓言敘

侍御陳君按江右彰軌宣猷威惠四達使車所至聲實聿起顧雅意經術旣梓成古今類腴一書以惠來學余得叙首簡已又鍥寓言于南豐嗟夫寓言猶曰言之蘧廬逆旅非其主也云爾語本出莊生莊生世所稱雄辯汪洋自恣宗仲尼者詘焉是編所紀言人人殊統之爲寓言也間或有詭異而汗漫者然不離夫經而能動乎物惟善學者以吾心之理求之庶古今人作

者之志寫弗虛矣余廼為之敘敘曰聖人之教極於六經諸子各就所偏成一家言亦得與六經竝存者何揆於教有裨也譬如二曜四瀆著明中天潤澤邦土人皆見之彼燭光滮流續晦冥濟焦暍庸盡

廢哉夫教亦多術有直有隱直亡論已隱則寓之謂也昔者鴻蒙既判羲畫肇陳當其時文字未創惟立象以顯意而西伯之卦辭姬公之爻辭往往稱名連類不翅繁矣詩起于謳吟歌詠要在使人易入

而三綈之義錯綜不窮唯比興為最優何也敷陳直指不若微婉而博喻也經亡教衰百家競起莊生之學同於老列著書數萬言用以眇末宇宙戲薄聖賢茫無涯涘大氐寓言為廣而已詼諧者流轉相

祖尚率皆懸象曲證設難發端理不必天地有意不必古今道而要歸于扶世教正人心似怪而典似謔而莊贍而不穢質而不俚俾讀之者自能格物窮理躍然奮油然解是知易象詩比蓋寓言之宗祖

也謂寓言羽翼六經可矣若謂仲
尼罕言置諸方外遂絕而不譚毋
乃拘攣甚乎抑聞之不善學六經
猶糟粕也善學寓言猶夫經也藉
令罕譬論學使人繼其志諷諫規
治使主納其忠比物成章使言行

乎遠寓言之用固博且遠矣
侍御君之興起斯文闡經垂敎其
功詎曰小補乎哉余素不文不足
與作述之林然知
侍御君之編輯多所嘉惠於來學
也復爲論著之如此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奉
勅巡撫江西地方兼理軍務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京山王宗載書

敘古今寓言

嘗謂循大道者恒假於旁通發至理者多資於罕譬是以詩人美刺取諸比興夫子敘諫厥維從諷乃若寓言斯又諷之支流而比之濫觴也然而談言微中可以解紛君

子往往不廢焉顧其言率搆合于戰國策士迄莊列而撥以為文辭唐興昌黎韓子起八代而豹變之作毛穎傳柳子厚又變而作乞巧文二文既出操觚之士競相摸擬篇章自是富矣然多藉以游戲乎

子墨客卿之間希有正言法語規切事實令人讀之兢惕者也不佞往在漕河從陸都水獲見

大學士申公祛惓鬼文則儼然虞廷無怠無荒之戒率作興事之旨頃受

命按江西又獲

大中丞王公放歡伯文誦之以為吾徒挺生天地之間孰不願作功名求自見于當世率乃因仍歲月白首罔成則惓之為祟已爾及其既已發憤黽勉刻期成功謂白日

可追及顏陽可揮而回矣然乃一旦費時日替常度喪威儀暴下陵上而不自覺敗事荒政而不自知則飲亂之也是以姬旦作周諄諄以酒為誥彼其慮之亦審矣然則酒伯倦鬼迹若形分而病實相成

有志君子可自濯其咎哉方今
聖天子勵精于上
賢宰相以勤勞佐之中外臣工孳孳奉法共赴明時要以功見實著不遑自恣自逸故爾燕會有禁程督有期舉凡在位無復有沉湎荒怠之士厠乎其間世道為之振肅
而于時
申公業有倦鬼之祛
王公又承其後而作放歡伯文為詞既法且正矣藉第令海內志士時揭坐右以當向命其於

聖治豈啻小補而已不佞三復犂然意愜因思古今作者雖言人人殊然彼之因文自見因寓諷於垂世牖人則一在昔牛後之喻韓王按劍木偶之對孟嘗停車談言足尚豈在今日而已哉爰命博士官

搜集辟秀于凡託諷取譬足當罕
譬旁通者裒為一編題曰古今寓
言明言之所寓觀者不可不深省
也既成合十二卷屬南豐令評釋
而刻之庶幾戲墨毫端既徵旨之
具見正言緗帙亦大義之闡明俾

政暇觸目類可警心云爾

萬曆九年冬十一月望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鉅鹿陳世寶

誤

古今寓言凡例

一古人箴銘之作往往近取諸物非以其觸目儆心而然耶是輯類多草木鳥獸服食器用之名間有設難發端涉於譎且恠者碩義蓄淵宏詞蕪規諷讀之自興起其長善救失之心即與經傳之教並存可也

一古今代有作者行誼不無醇駁是輯上自碩輔真儒下逮逸民曲士靡不備採以其合於寓言也而人品功業別有叙述玆不具論

一評品各據本章稍稍撮其歸趣恐未達于作者之意徒自揣擬則以井底窺天堂下决訟狂瞽可矜聊博方家一笑爾

一音註以便初學若博雅君子鮮不贅疣視之矣且奇字古文旁證博引歷有根據頗孤陋無從攷覽姑闕其疑以竢郢削

一採録及於古今衆言殺矣惟以天文等門類為編目庶因次叙而便省覽若其世代姑無論焉

古今寓言總目

元集

天文類卷之一

乞巧文 柳宗元 唐人
郄巧文 王逵 本朝人
天游賦 廖道南 本朝人
日喻 蘇軾 宋人
風雨對 羅隱 唐人

地理類卷之二

木假山記 蘇洵 宋人
愚谿對 柳宗元
荆溪賦 李東陽 本朝人
温泉問荅 張治 本朝人
温湛傳 嚴時泰 本朝人
石君世家 程文 元人
石鐘傳 程敏政 本朝人

人物類卷之三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晋人

甫里先生傳 陸龜蒙 唐人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唐人
五斗先生傳 王績 唐人
無心子傳 王績
無名君傳 邵雍 宋人
丈人傳 宋濂 本朝人
中山君 宋濂
溪漁子傳 方孝孺 本朝人
公默先生傳 王向 本朝人
月嶋癡人對 李夢陽 本朝人
上池 王廷陳 本朝人
曉江漁者記 王慎中 本朝人

身體類卷之四

蝨齒 司馬光 宋人
天君本紀 尹一文 本朝人
朱華覺侯列傳 王宗沐 本朝人
白髮賦 左思 漢人

亨集

人事類卷之五

庖丁　莊周　周人

匠石　莊周

習御　列禦寇　周人

詹何之釣　列禦寇

釣賦　宋玉　楚人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楚人

擣素賦　班婕妤　漢人

捕蛇者說　柳宗元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梓人傳　柳宗元

鞭賈　柳宗元

漁者對智伯瑤　柳宗元

負苓者傳　王績

蠒祝　司馬光

忘機罕譬　枕中記王槐傳附　陳世寶　本朝人

賣柑者言　劉基　本朝人

牧羊者對　孫原貞　本朝人

雜說送王資傅　羅玘　本朝人

寓衛人說　李甘　唐人

使醫　王安石　宋人

波斯胡　王世貞　本朝人

神鬼類卷之六

送窮文　韓愈　唐人

袪倦鬼文　申時行　本朝人

土偶對　貝瓊　本朝人

器用類卷之七

說劒　莊周

奇橘傳　王格　本朝人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唐人

靈壽先生傳　陸奎章　本朝人

爲說　許應亨　本朝人

琴諭　宋濂

竹夫人傳　張耒　宋人

墨姬傳　陶澤　本朝人

錫姤傳　陶澤
湯媼傳　吳寬　本朝人
元安傳　支中夫　本朝人
方温傳　支中夫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清風先生傳　程楷　本朝人
貞素翁傳　陳壇　本朝人
胡液楮傳　羅玘
春聲君傳　林景熙　本朝人
審侯傳　陸奎章

利集

飲食類卷之八

酒德頌　劉伶　晉人
放歡伯文　王宗載　本朝人
陸諝傳　唐庚　宋人
清和先生傳　秦觀　宋人
真一先生傳　任士林　本朝人
葉嘉傳　蘇軾

温陶君傳　蘇軾
白麻傳　楊維楨　元人

鳥獸類卷之九

雜說龍　韓愈
雜說馬　韓愈
羆說　柳宗元
去鼠說　賁宏　本朝人
養狸述　舒元輿　唐人
譴猫　牛僧孺　唐人

貓虎對　来鵠　唐人
戲為獅猫彈事　王世貞
黔之驢　柳宗元
大鵬賦　李白　唐人
玄俠賦　吳筠　唐人
招野龍對　陸龜蒙
窮魚賦　盧照隣　唐人
蠹化　陸龜蒙
黠鼠賦　蘇軾

江瑶柱傳　蘇軾
紅鸚鵡賦　歐陽修宋人
雜說蚓　歐陽修
中山狼傳　謝枋得宋人
畫鶴賦　何景明本朝人
猻說　王世貞
馬對　李夢暘
蛤雀論　李夢暘
郭索傳　吳觀望本朝人

犠母傳　王鏊本朝人
龍精子傳　龔持憲本朝人
唐家皇本紀　閔文振本朝人
俞𪏆傳　嚴時泰本朝人
戲為册虎文　王世貞
貞集
珍寶類卷之十
孔元方傳　吳應紫本朝人
烏寶傳　高明本朝人
王論　黄憲漢人
文具類卷之十一
毛穎傳　韓愈
陳玄傳　易宗周本朝人
楮待制傳　閔文振
古硯銘　唐庚
萬石君羅文傳　蘇軾
草木類卷之十二
大瓠　莊周

黄甘陸吉傳　蘇軾
大庚公傳　王梧本朝人
梅伯華傳　何喬新本朝人
白知春傳　洪琊本朝人
明松　王廷陳
葉恒盛傳　洪琊
蒼庭筠傳　劉子翬宋人
管君盧傳　洪琊
竹先生傳　方湇本朝人

素馨說　陳獻章 本朝人
君子傳　葉紱 本朝人
黃華先生傳　楊維楨
姚王本紀　李珮 本朝人
昌陽傳　楊守陳 本朝人
豐本傳　唐肅 本朝人
介夫傳　沈周 本朝人

南豐縣儒學生員高節成
陳五雲
陳文
劉載
曾大綱
鄒應龍　考訛

古今寓言總目終

古今寓言卷之一

鉅鹿介錫陳世寶總評　邵陽子仁車大任批點
休寧東園詹景鳳編次

天文類

乞巧文　柳宗元

始欲去吾大拙乞彼大巧未歸之恥諂詛而定心致命抱拙以終身馬宗元此文庶幾乎知道矣頑未免黨叔文而干清議非眞能擇而行之也夫子所以辨文行之難易有旨哉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餈（餈疾延切厚粥也）餌（仍吏切）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綖。（與綫同而進切）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嬪婦也）於河鼓。（爾雅河鼓謂之牽牛）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轇（音交）轕（音葛）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

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元龜。將蹈石梁。欵天津。（天津九星橫天河中）偃于神夫（即嬪河鼓）于漢之濱。兩旗開張。（晉天文志左旗九星在河鼓左右旗在河鼓之右）中星耀芒。靈氣翕欻。（音旭風猋起）兹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㲉。龜黿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此言物之拙且能自適下言己之拙不能自如也）彷徉（音房羊徙倚也）爲狂。局束爲諂。吁吁爲詐。坦坦爲忝。（少放則目以爲狂少撿則目以爲謟戚然則曰詐爲失意之態泰然則曰愧於自得之容）

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嗤。己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山險也）中心甚憎。爲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己。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諂詭。令臣縮恧。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以下言人巧而已拙之實）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百步。喉喘頰汗。（頳頂額也）胝肝逆走。鬼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徐縱誕。毛群掉尾。百怒一散。（言人之巧於趨謁而已拙也）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闢胃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黜。（言人之巧於仕而已拙也）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唇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冤。擘皆流血。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此奇偏。（言人之巧於文而已拙也）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口弁]哢（音弁弄鳥聲）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

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器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斂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𥇧（音頻目恨張也）頻蹙。喙啞朐歐。（即嘔）大赧而歸。填恨低首。（言人之巧於文章而已拙也）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吶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睹俗貌）卷（音拳）孌（音攣不申貌）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王制五國以爲屬十國以爲連）彼獨何人。長享終

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褎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汝唯知耻諂貌淊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汙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却巧文

王逵

形容巧進而拙退之狀文字之巧奪天孫矣至其欲去機械以全神德而辨之吉凶語默之間則令人讀之曜然真可羽翼先正之格言者

歲惟壬辰七月之七王子潛居訌訌（音紅潰亂也詩蟊賊內訌）弗懌適冷風颯然月綻雲拆桐籟薦秋露花凝夕有一嬋娟欵莅吾席析析步搖灩灩繁飾睨王子而言曰吾天女之孫也職司天巧式利下民禱吾者泰背吾

者屯趨吾者富違吾者貧吾久聞子多慧少文吾實恤子來濟子身汝或不憚吾悉汝陳王子竦肩歛踵覷覷（七慮切伺視也）忞忞（音民自勉強也）似夢非夢謂神非神蒲伏而言曰臣固拙矣敢不願聞天孫整裾端坐憮然曰噫人生兩間孰弗冀通今子弗克巧進自貽醜窮不師詭遇秖業專攻末塗嚀嗒（嚀聚也嗒重復也謂多言以相恍也）麗言滋豐技夸鬼蜮（蜮短狐也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計逞狙公（宋狙公愛養狙家貧將欲限其食曰與汝朝三而暮四衆狙怒公曰然則與汝朝四而暮三可乎衆狙皆喜）烏翼蛇騣絳聚纖同託根巍柯名曰宛童（爾雅

(寓木謂之宛童即寄生也)俾不曲合。焉致斯崇。路欺握雉。祝天祛蟲。陽縱陰戕。内傾外融。懀(於怪切嫌懀也)陋忻嫭。(美容貌)人心攸同。龔俗瞽世。譎行迂蹤。季子繇是而貴。(蘇秦以曲合從相)曲逆由是而封。(陳平以奇計侯)予不聞歟。矧乎妙奪工倕。紆行曲施。能若是者庸無不宜。前邀後障。左繩右規。笑漩微露。(喜也)戲焚王㹆。(怒也)錦心繡腹。侮書嫚詩。啓喙成訟。轉趾微疵。予予奪奪。是是非非。顛倒縱橫。起滅提搥。荷天拔地。斷鮫剸犀。藻葩綴縟。陟降驅馳。氣劘屈子。(抑人之忠)目短相如(輕人之才)諸侯見搆。(招致也)豪族爭儲。(畜養也)

一譽可喜。一毀可悲。致願若彼。汝奚不爲。今子謇吃(言吶也)赭頳。(面赤也)沉吟支順。窮鄉僻地。運日以奇。我今告汝。汝應締思。汝不敀轍。馬能救而。犬騏驥捕鼠。弗逮狐狸。吾將錫子語穽。耵子嘲機。納子之黠。驅子之痴。詎不偉哉。王子曰。臣聞駑馬安步。麒驥蹢躅。各有攸得。奚懟奚惡。良玉渾然。烏事刻琢。馬宮善官。(宮哀帝時代孔光爲太師妻司徒王莽殺議傳太后諡者宮與莽厚得免及莽篡位宮復爲太子師)倪寬樸學。(帶經而鋤)寧爲拙傷。毋爲巧獲。岐姝術異。彼此相角。沾沾求容。栩栩(音許忻暢貌)强語。手攀足旋。神厲志沮。我嗟其人。汩此靈府。命栖險竿。躬星游弩。蒿目蓬心。臣實不取。天孫嗽然笑(班固叙傳談笑大噱師古曰噱謂啓口之中大笑則見)曰。井蛙不見東海。蟪蛄不知春秋。弗識宜樞。弗察芳猷。方枘圓鑿。事恒弗投。毀方瓦合。懵不知謀。耳與目敵。心與身讐。么麼之技。自矜寡儔。故不思變。吾實汝羞。汝今絳宮弗懲。王堂弗憂。(絳宮王堂謂心也)攻苦敷濇。即如楚囚。匪徒恥之。吾實悲之也。匪徒悲之。吾實悼之也。王子又蒲伏而謝曰。天孫之心固仁矣。啓臣之智固備矣。然強哭者雖疾不哀。強歡者雖笑不妍。生龜脫篇。

顧非自然。危鶴斷脛。乃違厥天。機械藏心。神德不全。夫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此先正之格言。敢弗服膺而警惕。於是天孫砉(砉音畫莊子庖丁砉然皮骨相離声)然宾逝。茫無所得。出門視之。但見繁星麗天。萬里一碧。(結句有鴻濛無象之意)

夫世之知白守黑者。莫不以拙爲用。二子盖通於此矣。然乞之者。似求而不足。却之者。乃與而不爲。天人取與之間。不無少軒輕焉。

天游賦

廖道南

志存乎天下此足以言大矣又必旋元氣噓太和使天下同休而物我其相忘焉其大為何如然有握其幾而執其樞者君子無心也游乎天而已矣玄素公總卝而遊此非獨得於天而能然哉

玄素子涉方壺之濱躡玄圃之巔驅海若以為御兮戴長虹以為冠放清歌于雲表兮挹孤碧于霞端御奔飈以歘忽兮凌層虛而若仙發韵起聲便是天游之意此放膽文字乃喟然嘯曰天度者鬼神之廬車天辰者日月之精舍天垣者太微之清都天衢者璇璣之綴旒天市者經綸之妙軸天巧者虛靈之玄丘因象得理真達天之言天賦我以形勞我以生啓我以性完我以神使我遨遊乎大造之真胡為乎局蹐而泯泯慨軒黃之逐旆兮暨勳華之迴旌乾樞坤軸之循環兮烏精兔魄之升沉逮王社之既屋兮吊伯業之崢嶸真學晦以湮淪兮古風漓而弗淳人妖物怪之薦臻兮天鳴地鼓之交征太白炫煇于閣道兮箕斗失次而相刑羽氣凜凜

其乘宮兮黃霧陰陰其弗清嗟我生之何似兮而乃彷徨于斯世韜豹略于玄谷兮淬龍泉于礪石山鳥忘機而栖集兮溪花含芳而旖旎羗我心之耿耿兮抱白雲以終日將欲旋元氣于神宇兮罔怪見而妖張置吾人于淳朴兮幾川泳而雲翔嘶老狐之夜嘷兮剖林駮之最狂劃溟虬之夭矯兮洗塵垢之彩飈激清湍于九河兮逐禨風于八表鼓天下而同休兮明氷雪而皎皎奏鈞天之逸響兮閴鳳韶之縹緲噓太和于甄鎔兮吸元精于虛灝乃物我其相忘兮若乘夫莽渺之鳥于是遊于桃泉憩于尊溪有父老莞爾而笑曰化之旋也孰握其幾道之門也孰執其樞子實其虛惟幾之順子智其愚惟樞之遇子何玄機之未啓而至化之未窺也夫盈虛消息動靜之根也進退行藏天人之高也子知之乎言畢老父登崖覓之不識其處玄素子歌曰秋月兮半空玉立兮群峯飲蒙泉兮溪之東天與吾游兮泠泠其風

日喻　　蘇東坡

斯道在日用間不可以言狀亦不可以言求故黃帝之玄珠得於象罔而飛衛之巧射成於貫蝨也東坡豈誠務學致道者哉然觀所喻則謂之見道之言亦幾矣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此就眇者言聞於人之告以槃因求槃而知之也）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

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至也下之字同）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風雨對　　羅隱

蓋聞君與天並稱大於域中則所恃以宰制區寓役使億兆者不誠均重也與哉故夫上下交泰無旁諾下移之政而風雨調順時和歲登百職効能罔有奸命斯真上理之世也已

風雨霜雪天地之所權也山川澤藪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霜雪不時則人有疾苦然後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霜雪果爲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是鬼神用天地之權也而風雨霜雪爲牛羊之本矣復何時歲爲故大道不旁出懼其弄也大政不問下懼其偷也夫欲何言

古今寓言卷之二

鉅鹿介錫陳世寳總訂　邵陽子仁車大任批點
休寧東園詹景鳳編次

地理類

木假山記　　蘇洵

士君子不歷艱難波蕩不能成其材德範乎數主乎理不遺乎物何疑乎人是文三百餘言而止而圓淨活潑委曲萬狀如珠之走盤也如川之赴海而不可禦也先達華率稱此老爲妙於文豈欺我哉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激射囓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爲山然後可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之所見而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余家有三峯

余每思之。則恐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樓迂齋云此等轉折紆甚）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之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汎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于此。則其理。（樓迂齋云應前有數存乎其間句）似不偶然也。然余之愛之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感之而又有所激焉。（林次崖云此篇方見主意）余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林次崖云此是自任處）二峰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決無

阿附意。（齋次崖云二子也）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梅聖俞嘗賦蘇明允爲木假山詩有曰形像三山中雄酋左右兩峯相連翼尊奉君長無侵尤正發記中末段意）

愚谿對

柳宗元

齊得喪忘進退而茫洋乎無知此聖賢處一化齊之道順帝則而不識者也柳柳州以愚名之雖不無沉墜怨艾之意而於道涉其涯涘矣谿得借是道以傳於不朽溪益清且美哉

柳子名愚谿而居。五日。谿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爲愚邪。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邪。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去聲）之者溫屯（聚也）嘔泄。藏石走瀨。連艫（音盧船頭也）糜解。有魚焉。鋸牙鋒尾而獸蹄。是

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谿。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丁念切陷也）沒。及底而後止。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汩泥淖。（掎舉綺切偏引也汨音骨淖文教切泥也）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睨壁。（眙丑吏切反視也睨五計切邪視也）淺深險易。昧昧不覩。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

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詩方之舟之綿木以渉曰方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邪郴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邪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邪過而往貪焉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近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亙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蜯之與居螺蚌屬蚌蛤也惟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駸駸以游汝闒闒音趂丑禁切馬出門貌以守汝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惟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邪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郴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邪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言之所不能盡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筆之所不能殫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

冰雪之交眾裘我絺溽暑之鑠眾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音杭山之險也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游不知呂梁水三十仞出莊子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音行冒榛棘僵仆虺蜮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氐默卒不知克觀其詩別舍弟宗一零落殘魂技荒去國之句即此意也此其大凡者也顧以是汙汝可乎於是谿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荆溪賦

李東陽

文正公以汪洋浩瀚之才洪濤巨浪之思因荆溪而賦之雅道沉泳逸興遄飛故覩其廻瀾曲折之間而意之所寓溪矣

有溪來自東南兮勢奔騰而蜿蜒界甸服以為中江兮稱義興之名川上源出於蕪湖兮下通流於震澤乃雲雨之是興兮亦蛟龍之攸宅歷松江以入海兮渺不知其所極棹蘭舟而遡鷁兮與群山而逶迤畫屏爛乎前陳兮錦障紛其後随樓臺倒影於空青兮

沙石分明而陸離彼魚與鳥其何心兮亦水泳而雲飛惟夫君之好脩兮稟坤輿之清淑鍾世澤於名門兮蔭嘉林於喬木泓一鑑以為池兮結重茅以為屋朝擘秀乎山巔兮暮搴芳乎水曲抱經濟以用世兮出觀光于兩都矚瀛海之高睇兮覽長江之壯圖嘆墨突之不得黔兮念陶園之將蕪列魁象于三台兮寄高情于五湖（吳禮部克溫世居荆溪之上公為賦此）予養痾于林泉兮每探奇而索奧考故地于山經兮恨不高飛而遠到懷文靖之名言兮（公云宜興荆溪之勝聞諸徐文靖公舊矣）余亦惟斯人之為好慕楚頌之遺風兮矧蜀山之惟肖孰使溪之名荆兮山洞庭之是號豈不懷乎三湘兮莽風濤之浩浩楚人聚而咻之兮功垂成而不告歲忽忽乎其屢更兮意惆惆而莫宣時寒往而暑來兮究茲溪之在前吾將探石髓于神山兮尋勝境于桃源佇飛舃於王喬兮遡歸槎於張騫雲幢霧節不可以久駐兮恍若逆乎登仙荆溪主人聞而謂曰予之溪兮故鄉予之莊兮此堂抱予痾兮水傍洴予練兮中央進則用兮退有藏參吾道兮相與翱翔招美人兮不來

渺予懷兮天一方予亦從而和之曰荆之溪兮孰使為清荆之山兮孰使為靈人與地而俱佳兮文與獻而俱徵彼信美而非吾土兮悵無樓之可登感妙思於吳歌兮託騷辭於楚聲

溫泉問答

龍湖張治

先生德業聞望光重朝野而其生平為文宛似左國即此篇理正詞明高古玄澹亦畧見一班矣

里之鳩湖劉氏居焉湖有泉寒沍之月氣溫然可頮(音會洗面也)而浴也以忠愛之乃取以自號焉問于龍湖子曰吾聞之水矣曾點浴焉莊周玩焉智者樂焉詩人忘饑焉(詩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孔子取焉是果何重于水龍湖子曰物備其則人比其德天文也地理也陰刑也

陽德也四時法也度數節也五行氣也五材業也惟物異用惟人似之是故水之道也混混而出晝夜不息既似有本者(此以下九箇者字文法錯綜而簡覈可誦)不盈科不行既似序者行險不失其信既似恒者瑩明鑑形毫髮必見既似察者物以污入以潔出既似化者歷乎百折險夷匪回既似貞者融液厚載弗變其澤既似仁者其趨勢之所至無不赴焉既似勇者卑下異勢而一既似平者是故點適也周逸也動弗括也詩人悅也孔子一也君子比之所得多矣徒溫云乎哉以忠曰然

溫湛傳

嚴時泰

唐子西曰臨潼之水在開元天寶時最為知名然自是以來是非口語亦紛紛矣蘇子瞻又謂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汚可以為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嗟乎君子能求為溫柔敦厚潔靜精微自新其源而已彼焉能浼我哉

溫湛字去垢關西人也居驪山下(張衡溫泉賦適驪山觀溫泉)其先與寒士同宗而異派(唐子西遊溫泉記曰吹氣為寒呵氣為溫而同出於一口)

(此其證也)雖不及寒之繁衍而世德溫然人咸稱之因以為氏禹受命禪先期沐浴方隆冬諸寒皆塊然僵徑不能動惟湛始祖況(音況溫水也)內融外洽發氣和蒸焉用而悅之遂命主湯沐之地故又姓湯氏十七世孫涫(涫縣名即牧官意)佐成湯以盤銘新天下功成封天水郡侯春秋時有名沂者居魯城南有左右逢原之學曾皙嘗率童冠從之游資其靡澤焉歷戰國秦漢以後湮微無聞至唐而湛始著於開元間(通篇以唐玄宗華清宮事立意)母金氏(金生水)夢燭龍入其室覺而生湛及長神清氣

温叟出塵俗嘗逢異人授煬劑方藥及服食金丹硏黄修鍊之術（傳物志凡水源之有石硫黄其泉則温主療人疾）湛恥以方技名秘不言於人惟游心聖賢之學謂詩之教温柔敦厚而易則潔靜精微昔孔子欲學易以期無太過而又以詩訓其子及門人可見聖人於六經尤注意於此（温奥潔也）自是沉潛詩易不舍晝夜久之覺有温故知新之益慨然以師道自任專務涵容開人自新之路一時學者罔不樂從之游以汚入者以潔出多所成就焉（童冠浴沂之意）性不樂仕進玄宗聞其名徵爲太子洗

馬不起又徵爲冬官卿（有水部）亦不起侍臣言湛温雅清修寔聖世第一流人物陛下當親屈萬乘帝乃命車駕幸其第湛玄衣玄冠蒼玉珮以見意泊如也帝曰朕渴慕先生久矣啓沃之益今有望焉湛對以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必遡求心學之源涉其津揚其瀾以至於溥傳淵泉而時出之之盛於是使斯民淪肌洽髓於沛然德教中然後爲自新新民之極功（此一段無中生有議論正大）帝悦初貞觀間擇十八學士更番直講時人謂之登瀛洲及太宗崩而浸廢不講至是帝使

張説諭湛欲以爲翰林學士俾湛居其中復太宗故事湛不可曰此人臣仙境耳豈屑居之吾嘗倏吾良伴入真瀛洲也説以復于帝帝徵恚曰拒人額嘗如是耶説對以湛絶意仕進故放言自棄不足責也帝意遂解卒不强其仕更數幸之湛愈感激言臣自揣下流不可上通清要輒以戇言忤聖意陛下不加之罪而又愈屈車駕臣仰見陛下不惟有人君之度且有人君之體矣（玄宗因幸温泉解衣將入從復却之）湛性淳朴喜效上古穴居野處帝乃命將作匠爲充拓之而起第其上

仍甃以白石（天寶六載更温泉曰華清宮制度宏麗禄山以玉魚龍石梁石蓮花來獻玄宗命陳于湯中仍以石梁横于其上）時人語曰湛雖不拜學士而其身已在石渠中矣湛得異人所授方術惟秘服食修鍊至於醫藥謂古聖賢所傳足爲仁術嘗以之濟人凡血脉湓滯筋幹拘攣膚革疴痒等疾罔不治之若病濇結於内針石所不及者亦倣倉扁華佗法服病人以痲沸散良久汗浹五臟邪穢由毛孔而散其病自愈語人曰倉扁湔洗腸胃之術雖神而割破腹背不無致病者吾法固亦以湔洗爲主但不敢割破耳然要

其收功亦未始不同也人咸韙之帝自相韓休以來宵旰圖治御貌殊瘦及服湛湯劑更腴澤殊常時楊貴妃病渴帝因令步輦從以就湛湛診視訖對曰脉浮且沉厥首涔涔火熾於心載渴載斟此多食炎方果所致耳(杜牧華清宮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之意)乃投以湯劑妃熱服之溅然汗出遂愈湛頗知妃宮掖隱微因倣古和緩以醫爲諫縱言及於嬀汭(虞舜)塗山(大禹)之盛又反覆河洲(關雎后妃)漢廣(游女不可求)江沱(嫡惠及媵妾)所詠以諷之妃不覺恍懌知在德不在色一時屏去膏沐天然如洗帝頷而笑曰太真汝今可謂之太真矣(白樂天所謂賜浴華清池也)湛從旁贊曰若妃始終能然則臣規諷之益不淺于圖史但恐妃不能恒耳未幾安祿山生日妃言于帝欲以後三日用湛洗安祿山兒帝謂湛湛對曰臣日者云云固憂妃不能恒今果然臣若又因而助之是前言不信於妃矣帝重爲妃意復强之湛曰臣頗能以尸祝代庖丁凡將牲體至者臣能爛之使熟今天下皆欲食祿山肉陛下爲天下烹之臣當効力若洗以爲兒則不可(忠憤激烈)帝乃別命內侍爲妃洗

之明日湛因祿山從帝來幸知已洗兒因譏之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今祿山之洗其小狐(祿山胡人)汔濟者耶祿山雖憾之然湛不屑仕竟不能如之何湛爲人寬柔卑遜凡來者如呈身御史識面郎官釋褐上舍去衣皷吏脫帽露頂之詩人下至袒臂之傖赤脚之奴皆以和氣接之未嘗少忤常曰柳下惠謂袒裼裸裎不能浼而黄叔度亦汪汪若千頃波吾獨不能爲二人乎湛不仕而醫致富溢人皆羨之湛曰是奚足哉吾尤善不龜手之藥(莊子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冬月入水手背不裂)若冬月以售吳人之習水戰者則立取裂地之封亦不難(以爲洴澼絖則其用小以教水戰則其用大)然吾不屑也其人曰先生不仕固清矣其如潔身亂倫何湛不答帝一日問湛曰朕聞人臣不得于君則熱中耶對曰居寵思辱是以不火而熱矣湛嘗病洩或曰先生善醫何爲患此湛曰予豈不能握固閉關哉但終日納污頗多苟不一疏洩之必成壅滯故也帝聞湛久不娶問其故對曰娶妻非媒不得碩臣所處地苦無氷上人耳(溫泉不氷)帝乃擇太液宮冷淑嫒以賜俾從御溝出湛由渭親

迎之相合如夙契未幾携之放浪江湖尋赴海上不
返帝臨流嘆曰此非易水之寒何斯人一去亦如壯
士之不復還也（荆軻別燕丹于易水擊筑而歌）左右言湛精服食修
鍊之術實非凡人而淑媛亦凌波仙後身二人既遇
固仙去蓬海耳帝曰然湛向者自言侯良伴入真瀛
洲朕以爲妄乃今始知其有謂也初湛嘗于二月中
旬灌内園瓜已而結實大於貙頭味更甘美（王建華清宮詞内園分得温湯水二月中旬已進瓜）帝恠而問之曰先生何術致此對
曰草木得氣之先此多亂之祥良由聖德感召臣何

術之有帝以爲然至是始悟其能奪化育矣（温湯地暖可以人力爲之）時帝春秋漸高方慕長生之術及湛去恨識湛
之晚忽忽如有所失命跡其後泒用之

斷曰秦漢以來方士鼓荒唐之說以惑人主者
何可勝數湛有異術而終不肯自言於玄宗
惟勉以帝王明德新民之正學豈不賢哉後
世陳希夷入見宋帝不對其君以玄默脩養
之道而勉以君臣同德與化致治之說其亦
祖湛者耶又觀湛不肯爲妃浴兒而以章祿
山爲言其直節勁氣尤人所難及也或乃謂
湛太柔少剛豈知湛者哉湛之支派末泒今
散處天下而惟滇爲多在滇永昌爲尤夥淵
微濊溢皆有潤身之學可謂世濟其美者矣
予方資之以與郡人圖新也故爲叙其前人
之美以感發之傳曰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噫
懿之哉

石君世家　　　　程文

孟軻氏言充實之謂美。石君近之。顧其能或以兵法傳。或以書法顯。文武之才。惟其所用耳。是以重厚之質。君子尚焉。

石君者。西蜀人也。不知其名。西蜀之人。惟呼之曰石君。相傳以爲漢黃石公之後。黃石公以兵法授張良。良得其術。佐高祖定天下。有功封侯。卒。俱葬穀城山北。（史記穀城山在濟州東阿縣東初黃石公謂子房曰十三年後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後果見之留侯卒幷葬黃石冢）至武帝時有頭子者。以剛勇稱。遇李

將軍廣蚤出。伏草間匿。李將軍引弓射之。矢沒羽。頭子堅不動。李將軍驚以爲神。（史記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更復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子孫散處郡國。皆貞白有守。漢衰。吳魏强。劉先主起蜀。與諸葛亮戮力。謀興復漢室。將大發兵東伐吳。下令求黃石公子孫之在蜀者。果得石氏變之魚腹浦上。即其地。指畫三軍爲八陣。以石氏爲師。（諸葛武侯八陣圖其一在新都八陣鄉其一在沔陽高平故壘其一在魚腹者隨江布勢江自岷來奔怒湍激如幾何年曾不一爻是非天所受神所假者歟）唯名礅者得從軍。礅驍勇有氣力。善超乘。有所攻城略地。不下輒先遣礅。衝車擊之。所中無不摧敗。與矢氏齊名。軍中歌曰。降我則親。拒我則敵。寧犯我矛戟。毋犯我矢石。矛戟之傷。絶腸斷吭。矢石之傷。國以滅亡。敵聞之懼。號飛將。相戒不敢犯。自後軍出。礅必在行（音抗）間。子孫別支碼氏。居夔者名砂。砂生磯。傳十餘世至武夫。（石之似玉者）武夫生璞。又十餘世生礫。礫生磧。磧生君。君有異質。小而悍。能堅忍持重。不與人爲同。盡得八陣兵法。自以先世尚武。多殺傷不祥。未嘗妄以語人。介然有高世之志。遂辟穀。世間奇美珍異。珠玉狗馬。音樂

聲色服用之物。一無所好。塊處山澤間。泊如也。然好急人之難。人有急。即君。君必往。隨所指使。格閗奮不顧利害。不幸遇。則小者傷。大者死。或執送官。惟坐指使者。輒釋君不問。見者畏憚。以爲有礅之風焉。今上初。使者入蜀。道出夔武侯祠下。訪石氏之族。觀所謂八陣圖者。君在諸石中。礫礫有異。使者瓌視諸石。無如君者。奇之。載與俱。馳還京師。將薦之上。會上方尚文學。制禮作樂。不果薦。居久之。無所知名。客有九江方叔者。氣岸自喜。以能書游諸公間。過候使者。使者留

與語具道蜀山川人物風俗且告以得石君狀客問
石君安在時君卧帳中使者即起入引君出見客客
望見驚喜亟拜曰昔米元章見石友而拜（米芾好奇知無為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取袍笏拜之）吾敢不拜石君因抵
掌笑絕倒恨相見晚固請使者以石君歸特下榻奉
之頎謂同舍曰石君吾席上珍也幸善遇之日洒掃
左右置圖書几硯惟恐失君意君雅不喜言笑稠人
廣衆談論竟日君危坐默默聽不倦方叔察君靜專
客至問君鄉里姓名來幾何時治何業即從旁代對

悉如君意至不煩君一辭君大悦謂方叔知己然必
顏不為聲音笑貌與世若絕無情者人亦以此多狎
玩君請與出游未嘗辭勸之仕不應或謂君癡戲曰
硜硜然小人哉又見其禿無髮曰草庵和尚乎舉坐
大笑君亦不怪也時徂徠先生礎（礎柱碌也）新出山召入
將以為柱下史待詔公車先生負重名素慎許可獨
推君已右曰喜怒不形表裏如一鑽之彌堅磨而不
磷吾不如也由是京師之人盛傳石君名朝之賢公
卿及四方游士莫不願見至託為歌頌以夸美之名

聲籍甚有童子見君譁然笑出曰人言石君癡殊不
癡頎癡者乃人耳當時以為名言君之去蜀而入京
師人人思欲得君八陣兵法君竟秘不傳前使者扣
之百計不能得也是時八陣兵法不傳已久世無能
知者石氏謹世守又惟君為能盡其術君亦欲傳世
頎非其人雖傳必不解雖解不盡徒長奸雄耳愚得
仁厚長者即授之居京師數年無一人遇者後嘗以
其畧示方叔不盡解因念生儒者家無所事兵法遂以（硯石用世）
然自是書法大進尤工草書著右軍筆陣論語

在書譜中識者曰此常山蛇勢也方叔遂稱善書好
事家往往以厚幣迎君方叔輒謝絕使者君亦安於
方氏遂老焉初君生之月有星隕于石氏其光燭天
石氏以為不祥且詣成都嚴先生卜先生布策立卦
得歸妹之艮曰此少陰之精也石氏婦其有孕乎孕
生男歸妹內兌外震兌為婦震為長子在澤之上已
離毋矣小成之卦三不出三日離為兵戈有離象焉
艮之繇曰艮其輔言有序唯八不變其將不言而知
兵乎艮東北之卦其將顯於東北乎後三日而君生

生數月。有相者過。見之曰。英物英物。神強骨壯。壽未可量也。卒如卜相者所言。遂萊公者。世之言神仙者也。及石君歸於方氏。或問曰。方氏有客。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果何人哉。公嘆曰。此小混沌也。有道術。吾嘗見其卧金華山中。為黃初平所叱。化而為羊。（漢末黃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隨一道士入金華山四十餘年其兄初起尋平問羊安在平曰羊在東山往見白石滿山平叱之曰羊起於是白石盡化為羊）後入蜀。今已五百年矣。頎在此。方氏聞者愈益敬信。號小混沌公云。

太史公曰。石氏族蕃衍布天下。其世系甚遠。居歙之龍尾山。端之端溪者攻硯。居泗濱者攻磬。最有聲。居荊山者好蓄美玉。居靈壁者多大雅。士大夫頗愛重之。唐虞時。有與金氏齊名者。以通音律。掌堂下之樂。獨見稱于夔。（后夔搏石拊石）周之時有名鼓者。（石鼓文）能紀宣王中興之功。至今賴以傳不朽。漢有石耆石建而非其族。唐有昂者。（石昂）居衡湘間。劉師服侯喜軒轅彌明嘗賦詩以咏歌之。皆卓卓有見於世。惟君以穀城之後。席武侯遺烈。遭值聖明。絕

口不言兵事。一至京師。士大夫交口稱譽。名流海內。亦有道之士哉。世傳混沌（莊子混沌以自然無為為義）為中央之帝。與南海之帝儵。北海之帝忽。（儵忽以神速變幻為義混沌儵忽陰陽太極之言也故曰南北中蓋有形之外故曰）海相厚善。後卒死儵忽之難。（儵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此獨無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言不順自然強開耳目也）然非詩書所稱。（以其為莊子之言）蓬萊之云。（指初平事）縉紳先生猶疑之

石鍾傳　　程敏政

石鍾之不爲清廟明堂用，猶巢由之不爲唐虞舜用也。彼固局於方者，信不若磬之列辟雍設膠序，隆雅頌之音，以風化於天下也。篁墩氏乃謂碩德老於巖穴，而浮薄登進，其或勵俗之意歟。

石鍾字以聲，九江人，其先莫知所從，或曰唐處士洪（石洪）、宋處士介（石介），皆與同祖，然失其譜牒，不可考矣。鍾爲人其中空洞，人莫測其涯涘，然與人不立崖岸，望之有巖巖氣象。少有聲彭蠡間，每時立湖口，嚾然長嘯，風氣水湧，可以起棲鶻而驚蟄龍。（謂石洞空而有得風有声）

誚之者曰：子不聞典午氏之言乎？（典午，司馬也，謂司馬温公之言也）夫鍾叩之鳴，鏗訇（音轟，大声）鏜鞳，人不以爲異也；若不扣而自鳴，人孰不以爲妖邪？子之鳴也，亦將不叩而自鳴者乎？鍾嗒然（忘懷貌）不應。人或號爲無言公。鍾所居在蒼崖絶壁下，其前怒江瀧然，人迹罕至。元豐中，東坡蘇子自齊安將遷臨汝，以連山筮之，得艮之渙，其繇曰：山之下，風起於沍，水漾於渚，有聲洸洸，在嶰[illegible]阻。（在嶰谷及嶮阻之處，即蒼崖絶壁下也）蘇子投筴曰：今之夕，其將有異聞乎？夜乘小舟入湖口，聞有聲自西南來，上拂家廓，下滿林壑，或噌吰（音撐宏）然，或窽（苦管切）坎鏜鞳然。心異之，因擊楫大呼曰：吾聞之，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斯人也，其殆善鳴者乎？時月明如晝，鍾方側立江漢間，四顧若無人。蘇子揖而進之曰：子非石以聲乎？予慕子久矣。鍾笑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走不肖，範形於天地之洪鑪，而浪跡於此，吾子不鄙而辱臨之，喜過望矣，願爲金石交。議論風生，各詫相見之晚。明年蘇子還朝，言於神宗曰：九江人石鍾者，山澤之臞也，自碩壁立萬仞，使人望之巍然，而下視培塿丘垤，真無足當其意者。然其静也淵停，其動也風行，其自守介然而不與易，其處久確乎其不可拔也。陛下誠能封之，以鎮一州，則柱石巖廊，可以屹中流之砥柱。矧陛下功德巍隆，方將求鏗訇鏜鞳之聲以鳴國家之盛，碩乃使之鳴不平於荒江斷岸之濱，非臣所知也。神宗然之，即日下詔，拜侍中昇州節度

使。封開喜郡公。使御史巫士仁持節以往。士仁道淮入泗。泗濱人有符磬者。浮沉洲渚間。人號爲無賴子。然其先世嘗有貢於舜廷。（禹貢泗濱浮磬）及從孔子於衛者。磬失其業。至是求見士仁。士仁羅置之舟中。與語。大悅。因叩鍾之爲人。磬曰。鍾體重厚。塊然一武夫耳。（石也）是烏足辱召命。磬不佞。先世佐虞夏有功。不幸而流落於此。君如不棄。登磬於庭。磬能波流風靡而不失身。上見磬。必喜。磬誓與君同升。願勿外也。士仁良是之。抗疏以磬語聞。詔載磬與俱歸。至汴入對。上果悅以爲協律郎。日與伶人侍供讌樂。遂踈鍾不復召。鍾聞之嘆曰。天賦我以風流之資。乃終老於巖穴。而不充致身東序。刻勲景鍾。命也。遂學長生吐納之術（以終）

史官曰古語云秋霜肅而豐山之鍾自應。蓋言君臣相遇之不偶也。豈不誠然乎哉。夫以鍾之才。可謂實厚而聲洪者矣。顧乃抱遺響以長終。而硜硜然隨波逐流如磬者有進用。（此必有所指若神宗朝之安石則又非隨波逐流者）宋之爲宋如此。嗚呼。士仁尚何責哉。

古今寓言卷之三

鉅鹿介錫陳世寳總訂
邵陽子仁車大任批點
休寧東園詹景鳳編次

人物類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淵明在晋名元亮入宋則更名潛五柳先生亦此意也嗜酒忘懷蓋有所託而逃焉者矣槩其大節夫子之所謂貧而樂清而忠者耶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客同）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梁昭明以爲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似未喻淵明之志者）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甫里先生傳　陸龜蒙

天隨生舉進士一不中拂衣去傳甫里先生以自見宋景文所謂峭行不屈雖有所應其於爵祿汎然受悠然辭者也力耕嗜茶清節尚矣讀書著作較諸馬用文之異焉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唐書本傳居松江甫里)故云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藝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抉擿微旨見有文中子王仲淹所為書云三傳作而春秋喪深以為然貞元中

韓晉公(滉)嘗著通例刻之于石意以是學為己任而顛倒漫漶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纇先生恐疑誤後學乃著書摭而辨之(劉昫宋景文唐書俱不詳)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痛茫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者紙札相壓投于箱篋中歷年不能凈寫一本或為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己作矣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凌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鏁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後已好潔几格窻户硯席翦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于方冊位本即校不以再三為限朱黄二毫未嘗一日去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定可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謬誤者刊之樂聞人為善講評通論不倦有無賴者毀折糅汙或藏去不返先生蹙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人既士矣奈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之所不許先生居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畸(說文殘田曰畸)十萬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十萬步四百畝也)有牛減(減少也近於四十蹄之數)四十蹄(十頭也)有耕夫百餘指(十人也)而田汙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也無別田也

先生由是苦饑倉無升斗儲蓄乃躬負畚(音本織葦為器曲以盛土也)鍤(鐵器耒屬)率耕夫以為具由是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黴瘠(青黑色也從黑微聲楚詞顏黴黎以沮敗)大禹胼胝(手足作勞而皮厚也)彼聖人也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為妻子之天乎且與其蚤虱名器雀鼠倉庾者(濫爵而竊祿)何如哉先生嗜茶荈(郭璞云早取為茶晚取為荈)置小圃於顧渚山下歲入茶租十許薄為甌蟻之費自為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

張又新嘗爲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慧山寺石泉。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敗氣索者二年。然後能起。有客至。亦潔樽置觴。但不復引滿向口耳。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佳無事。則乘小舟。設蓬席。齎一束書。茶竈筆床釣具。擢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起山鹿駭去之不若。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渾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狷急。遇事發作。輒不含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及。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人事。不傳姓名。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天地無所事散而自然不勞。陸循病之其殆散於天地之外者乎。是知高蹈之士雖天地有不得而拘者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爲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乃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爲號。何也。散人曰。天地之大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爲雨爲露。爲霜爲雪。水之局。爲湍爲沚爲潦爲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之可藝。死之可入。土之局。塤（樂器土曰塤狀如鵞子六孔）不可以爲埏（磚之入地者）。甓（瓴甋也）不可以爲盂（飲器也）。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筌以取魚守此以的名）。進若不散。執時之權（權以稱物執此則那）。固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爲散歌散詠。以志其散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而吟吟而醉洵且樂矣然豈其志哉世言白樂天所蘊不得施乃放意文酒觀其語妻子以性所偏好而自附得全於酒意亦遠矣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昏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栖心釋氏通

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爲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野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洎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罍次開詩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屨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轝適野轝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書數卷轝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凡十年其間賦詩約千餘篇日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再至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多藏潤屋賈禍危身柰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於

於妻子凍餒柰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以至於無所成有所誤柰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盃觴諷咏之間放即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于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

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時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潑醅又飲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如何

樂天自幸適於醉吟而樂三好較其優劣彼誠知取舍矣然惟有樂天之曠錯曠達故得於此而然焉不然世之沉湎日富者何限也文字一氣可成畧無斧鑿痕詠謀詩深情而蒼老仙達生之旨然二句有餘不盡

五斗先生傳　　王績

昏昏默默不知仁義厚薄而順生忘境滌圜更之所以爲達也王無功得其意而後重之以酒達人之旨微哉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遊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因以爲號焉先生絕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嘗言曰天下大抵可見矣謂但當順其自然實於無爲而已生何足養而嵇康著論途何爲窮而阮籍慟哭故昏昏默默聖人之所居也正不以萬物縈心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無心子傳 并序

王績

按王績大業中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觧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然則自放草野維絡不羈真無心於天下者之所爲也

東皐子始仕以醉罷鄉人或誚之東皐子不屑也退著無心子以見趣焉

無心子寓居于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之式曰有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于王王黜之無慍色退而將遊于茫蕩之野適過

動之邑而遇機士機士撫髀而嘆者三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受教無心子曰汝聞蜚廉氏之馬說乎昔者蜚廉氏有二馬一者朱鬣白毳龍骼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鞍竟以熱死一者重脛昂尾駝頸貉膝踶齧善蹶棄而散諸野終年肥遁是以鳳凰不憎山棲蛟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羅患聖人不避穢而養生東皐子聞之曰善哉不可以加之矣

無名君傳

邵雍

道不可名强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内聖外王之學造化經綸之詠信不可以一道名矣程子惜其無用於世朱子謂其本欲出而有爲若用與爲則成功文章亦可得而名之

無名君生于冀方老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

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今遂盡古今之情已之滓十去其八九矣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矣（此似聖人地位）始則里人疑其僻問于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于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曰斯人不能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于古今之人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考之于天地天地不對（此似聖人之極）

所戒名當時也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君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迹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況於人乎過真聖而不可知矣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强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亦是惟聖人全乎太

極之体用事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吾未嘗不爲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吾未嘗妄祭故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乎起信寧煩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常命之曰太和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户庭直際天地家素業爲儒口未嘗不言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强不爲不壽此一詩比前叙虛更道其實此其無名君之行乎

丈人傳

宋濂

宋潛溪當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師帝佐王已非售瑟齊門者比然而言文章於戡定之時信不免臨事無爲牽制弗决撿閱有餘施行不足之諭較之河汾遇實隆焉

文中子學既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欲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驗今建太平十二策與河東薛收西遊長安見隋君道經太白山息于灌木之陰有丈人自東來緼袍無表顏色腫瘡有負束芻去文中子僅十步弛

擔箕踞而坐兩手搔爬眼視雲漢若四傍無一人者搔已忽指文中子謂收曰彼鳳頸龜背顏垂至腰者爲誰收對曰河汾王夫子也曰其王通耶曰然曰將何之曰夫子憂世未治以策西見隋君耳丈人大笑不止文中子異之乃摳衣趨前揖而問曰丈人何哂通也豈通未聞先王之道不足以成和萬民乎丈人曰不然也豈八埏之大利害如牛毛有非一士之舌可盡乎丈人曰不然也豈上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予不當見大道之行乎丈人曰不然也曰三者既非敢問丈人所哂者何事耶丈人曰嘻何子愚之甚也夫具人之體服人之服食人之粟脫使稍有知孰不欲堯舜君民哉是有道焉不可苟而就也文中子曰其道何如丈人曰道有三其上焉者爕和乾坤經緯星辰樞機四時管轄五行執天之德以牖帝明以達帝聰然其自任以斯道之重非人君北面而事之不復輕出出則必爲帝者師若堯之君陳舜之務成昭禹之西王國是已其次焉者以六合爲一家以四海爲輪蕃以五嶽爲封鎮以元后爲父母以臣隣爲伯仲

以蒸庶爲赤子煦以深仁財(即裁)以正義防以峻禮陶以至樂威以嚴刑式以庶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然亦不輕於自試必待王者致敬盡誠而後起而佐之否則樂耕漁以終其身若成湯之伊尹周之太公望是已其下焉者徜徉拘束呰訾(毀議也)粟斯(縷縷言不了也)不遠千里銜巳求媚君門如天無路可陟俯伏闕下魄遁神疲闒隸見訶不敢出氣此不自重惜而徇時射利者之所爲若齊王之門操瑟而售者是已今子之西來也欲爲君疇務成昭西王國乎欲學伊尹太公

望乎。抑欲同隹瑟于齊王之門者乎。子須麋[即眉字]髮具在。寧不知所自處也。且子獨不聞之。三家之市有處子焉。必待行媒。始相知名。又必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後始成婚。不然是奔也。雖國人皆知賤之矣。子今負策而干進。恐與不待聘而奔者無大相遠也。況隋君[文帝]天性沉猜。不悅詩書。廢棄學校。殺戮元勛。[殺上柱國梁士彥等]溺寵廢嫡。[廢太子勇]惟婦言是用。惟刻薄毒痛之法是崇。是其蕭墻之禍。起在旦夕。[太子廣弑帝于大寶殿遂殺故太子勇]子尚欲行王道乎。言暴虐于湯武之世必見誅。談仁義于桀紂之朝必見黜。何也。時不同也。子如解吾言。即請東轅毋西向。不然子其行哉。文中子曰。丈人之論至矣。通何敢不敬承明訓。然竊有疑焉。願丈人卒教之也。昔孔子大聖也。車轍環于諸國。棲棲遑遑。如喪家之狗。至再逐于魯。削迹于衛。窮于齊。困于陳蔡。而卒不悔者。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丈人教通以不仕。然則孔子不足法與。丈人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在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孔子一等。則可其所可。不可其所不可。子視其孔子耶。抑下孔

子一等者耶。昔魯男子善學柳下惠者。蓋以其不可而學其可也。予聞子嘗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琪。問禮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考易於王仲華。[文中子世家銅川府君曰在三之義師居一焉文中子於是受書于東海李育學詩于會稽夏琪問禮于河東關朗正樂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華]而其知顧出魯男子下。予竊為子不取也。夫不察時而冒進謂之瞽。施之不當其可謂之愚。不度德量力而強行謂之固。枉己從人謂之賊。淪溺僨回[僨音墳疾也]而弗止謂之瀸。瞽則不達。愚則不明。固則不變。賊則不成。瀸則不振。[莊子漁父八疵四患之意]是五垢者子皆躬蹈之。宜乎有疑於子。子去矣。子去矣。丈人言畢。負芻而行。文中子面如死灰。遠望丈人南行。不見其背。目猶不暫捨。薛收進曰。夫子何慕之深耶。收聞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奸言。雖辯君子不聽。彼丈人不過奸言而辯者爾。初未聞先王之道。夫子衝冒風露。跋涉而至此。終不因其說[而中迂乎]文中子遂行至隋。隋君御太極殿。文中子以太平十二策上之。隋君下公卿議。公卿多不悅。文中子退而嘆曰。丈人其至人哉。於是賦東征之歌而歸。[歌云我思國家兮遠遊京]

巖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與太平之基時與事變兮志乖願違于嗟道之不行兮竟超京歸臯之不斷兮勞身西飛著續經數萬言。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一百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贊易七十篇元經五十篇君子曰。甚哉出處之難也。以河汾之賢。操經綸之具。施之天下無不可者。而丈人方詆其自售。斷斷不恕。況其下者乎。甚哉出處之難也。末一段有感慨意

中山君　　宋濂

局器不變反物易稱中山君亡論已乃唐德宗自言不覺盧杞之奸邪何其迷謬與子儀知屏侍姬而不能豫進玄姬之喻體國之謂何視旃有餘愧矣

中山君嬖梁其生。生寒健而椎鄙。盡國中無過者。惟中山君宜之。一朝不見。輒若有所失。語大夫旃曰。梁其生其智入哉。何為能安我也。大夫旃曰。心成憐。白髮玄。情弗怡。豔色娭。從古然也。中山君曰。何哉。大夫旃曰。君聞癸比子鬖之為人乎。嫫妃嫫與配同耦。十年不逐。恒鬱鬱離居。曲巷有醜女。耿左目。瘃獄如叢珠。且黑而羸。曲巷人過而不睨。醜女怒。去從師學筑彈坎侯。即箜篌故名漢武命侯暉造二十五弦以姓及聲坎坎應節而名三年精其技。又善為比里之舞以惑人。子鬖一見大悅。致厚幣。聘以歸。字曰玄姬。朝筑焉。莫坎侯焉。嬖之甚。子鬖稍出游歸。必熟視其面。無不妍者。反笑世人多一日云。其友死。愛都憐之。為致趙女。光豔皦皦照人。世謂閭頭白台。皆美婦人不能似之。子鬖逐出曰。何物醜類。敢儕吾玄

姬所謂玄姬其君之智人歟中山君笑曰大夫言過
矣
君子曰中山君之蔽一至是乎妍媸易辨且不
可況其他乎世道既汙以佞爲賢以正直爲
憸邪者皆是也尚何暇中山君之笑哉

溪漁子傳　方孝孺

嘗言絳灌少文隋陸無武溪漁子嬉遊時能嚴部伍曉畫悔其所爲聚書讀之信孔明之流亞而賈生陸敬輿未足以盡之者第未識其見之行事何如

溪漁子金陵江寧人（方正學乃台州臨海人此必有所指似非自况）少脫畧不拘與群兒嬉遊輒處其上而什伍部署之令之曰之左則趨之左曰之右則折而右無敢過視者（如即可解）（大俠）溪漁之父兼長者常禁切之納之學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然諸生間而所業未久即過諸生數倍諸生大畏之其師亦奇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溪漁子亦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之南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過當其意俳徊歎息仰天拊髀若有意于從之遊也與天台林右張峻最善右亦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於爲文數陽狂飲酒自放于歌詩二人皆自負高一世睥睨同列溪漁子在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主人出酒相飲攝衣

跣行。起舞爲樂。雕蟹𤢮數十百家。辨難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爲人。共瞷指笑之。以爲真狂。或又疑其爲神仙人云。溪漁子舉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美履。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汚垢短衣。遂曝市人後。市人吁之。弗辭也。後溪漁子盡悔故所爲。買書千餘卷。伏而讀之。爲文章奇偉伉健。然恥以自名。常曰。漢無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不然多讀書何爲。識溪漁子者。聞其論高愈疑之。終莫能測其何如士也。

公默先生傳　　王向

直道屢遷。盛世猶然。而公論則不可一日廢於天下。以反背是非則不可。以佯狂而去則不能。徒緘默取容。是非不及口。而曰心存焉誠策之下矣

公議先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梁宋間。不得意。去居潁。其徒從者百人。居二年。與其徒謀又去潁。弟子任意曰。先生無復念去也。弟子從先生久矣。亦各厭行役。先生舍潁爲居。必有生計。主人公賢。遇先生不淺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見先生止處也。先生豈薄潁耶。公議先生曰。來。吾語汝。君子貴行道信于世。不信貴容。不容貴去。古之避地避色避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節狥名。被服先王。窮究六經。頑鈍晚成。所得無幾。羅籠大綱。漏略零細。校見繩墨。未爲完人。豈敢自忘。冀用於世。予所厭苦。正謂不容。予行世間。波混流同。予舉不至。予毀日隆。小人鑿空。造事形迹。侵排萬端。地隘天側。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主人明恕。故未見疑。不幸去我。來者謂誰。讒一日效。我

終顛危智者利身遠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違異國語已任意對曰先生無以言也意章弟子常切論先生樂取怨憎爲人所難不知先生不樂也令定不樂先生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人遠甚而剌口論世事立是立非其間不容毫髮又以公議名此人人之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憂之是也意有三事爲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能聽先生雖去絕海未見先生安也（言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公議先生舌强不下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

之肺肝安可得視高出重泉險不足比聞善於彼陽譽陰憎反背腹非誣笑縱横得其細過聲張口播緣飾百端德敗行破自然世人賤彼賢我意策之三此爲最上者也（此爲棄其變道徼詐求信于世之意）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汝試言其次者對曰捐棄骨肉佯狂而去遂令世人不復顧忌此策之次者（此即不容貴去之意）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汝試言其又次者對曰先生之行已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稱高世而詆訶蜂起幾不得與庸妄人偕者良以口禍也先生

能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病於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此即不信貴容之意）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而嘆曰吁吾爲汝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陽思曰今日徵任意先生不可得留與其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爲公默先生（公議則不容公默則容豈真求容者哉）

月鳩癡人對　李夢陽

究乎內故忘乎外外弗入則內益融矣如是而謂之癡非癡於精靈也癡於巧佞也然微先生孰知其癡之㦖有時也

張生含者金齒人也含侍其父南園大夫于京師嘗從北郡李子游李子居梁也有稱月鳩癡人者見焉見之則含也李子曰子奚斯稱也張生曰含蓋鳩於郡之太保山業焉月東出則對鳩而升光觸形應劃焉頹破迤映曾入醫蔽凍從放也（二字連下言月光之大明）檻暉堂

白挽箪波溢含也于是出鳩而立仰而視俯而睨怳乎若失已究乎若有獲也父之湄焉而忘李子曰嗟冥哉且子忘者月乎鳩乎張生曰含始見其岩（音斫五旦切）焉木蝈焉曠析（言岩石之木蝈焉光不覩睥而瞑者睨祈矣）實浮虛繫谷吟風漸已而耳更目易迷不知所精發靈飛飆若鴻翥矯若霞舉不知孰月安知孰鳩（視聽變而神爽越此何等境界我月芻而忘形遂游矣）山中人有呼含者含兀兀無以應也於是山中人走告南園大夫曰而即癡於是大夫乃亟召含問故含兀兀無以應也大夫乃大驚撫含背曰兒真癡耶於是遣含復北遊于京師夫安一枝者難語大池之運據腐之鳶仰而嚇（音赫）鶻者非其智不如也處小則大者昧恬於幽則熠乎眩故觀廊廟鐘鼎之盛則事功之心興覽聲文冠冕之會則進為之志增與四方豪賢友則識廣學登於是寘寂可移而癡可遣也（此大夫之意也）李子曰大哉大夫之教子也含歸何也張生曰方柄圓鑿雖公輸不能強之使入故材有異宜性有難移彼巧我拙彼佞我訥彼通我塞是以諸弗入也（言己拙訥與諸巧佞者不相入）京師識含者不謂含弗入

也顧咎含曰子奚不仕含兀兀無以應也乃又咸大驚曰南園大夫兒癡含自笑曰後癡人癡前癡我癡吾人癡乎寧我癡乎（後癡于京師由與人弗入而癡也前癡于山鳩由我之自得而癡也與其因人成癡孰若從其癡之在我者乎）於是月鳩癡人稱焉李子曰異哉若是則子之癡㦖且有時矣吾不予病而予之幸

上池　　　　王廷陳

古今人不相及而其心常在心以立業亦以立名慕古人之名而心弗若鮮不失步邯鄲而寡和白雲矣先生憂之而發於慕秦越人者真足為徇名失實者韋弦之佩云

丁子讀秦越人傳。至越人遇長桑君。出其懷中藥。飲越人以上池之水。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史記扁鵲者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越人常謹遇之長桑君知其非常人授以禁方云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盡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乃見鬼物也越人以此治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乃嘆曰。神哉。吾恨不能長桑君遇。而懷中藥之飲。奚有於越人。因自命上池子。曰。尚庶幾哉。其遘見之。或嘲之曰。聖人不語神。君子不志異。達士之想弗虛。而真人之求。必獲覯一於萬。丐罕於常。其左矣。夢澤子曰。不然。是存乎人。夫尾跡而步。非良武。易轍而馳。武之得也。聞聲而肖。非良和。改律而奏。和之協也。故比隣寡仁侶。而遐方有德朋。朝夕乖良覯。而間暌有真契。亦名言丁子之意。其將在玆。是故水不盡上池也。亦盡上池也。客不盡長桑君也。亦盡長桑君也。我不盡秦越人也。亦盡秦越人也。善學非子是存乎我而已矣。是存乎心而已矣。名不必仙而存乎我術不必仙而存乎心文有關鍵真足以警衆者而起其膏肓也我能越人。即不長桑君覯焉。而上池之水之飲焉。求弗為越人。弗能也。我弗能越人。即長桑君覯焉。而上池之水之飲焉。求為越人。弗能也。慕虛名而因以自命者聞此當為瞿然故我神則神至。我仁則仁歸。我慧則慧附。此大議論仁慧正切是術不虛其思也。天或啓之。亦自啓之。弗自啓。天弗啓也。故師曠雖聰。不能鼓無聲之石。九方皐雖善相馬。不能易駑駘之骨而為騏驥也。譬喻切當是在我而已。是在心而已。不然。求竹木求上池。不已疎乎。以避逅求長桑君。不已艱乎。以蹤跡求秦越人。不已泥乎。彼醫國者不求之心而即周官之書以求周公之業亦誅且泥矣

曉江漁者記

王慎中

江潭漁父語屈子以與世推移，緇林漁父語孔子以法天貴真，道不同也。而曉江漁者之於遵巖氏，惟恐其誦說詩書之不勤，履蹈仁義之不固，可謂言之當焉而無過矣，豈真不足與澤畔林間之人比哉。

江潭大澤之畔（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緇帷杏壇之林（莊子：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皆有人焉（江潭漁父、緇林漁父也），顛白眉龎，杖挐篙鼓枻，而見為業漁。三閭大夫之貞，尼丘孔子之聖，僅足以發其人之一盻，而問之，躊躇高視，迫而後荅。若以一賢一聖為未足與語，其放且傲如彼。彼所謂頽曠淳野，沒于湫莽遐蕩之游，惟其鈎餌之知，而鰋魴之索（求也），倫類不可得而拘，詩書不可得而詔者耶。然而出而見于澤畔林中，蓋非大夫之所訪，孔子之所求，而彼微示其迹以啓其端，又非其偶然過而相遭者。説之既竟，而其意見矣（此言二漁父有心于挑悶屈子孔子之意）。乃始泯形收聲而去，欲質其姓名與其居舍之所止，而卒不可得。吾又不敢逆處其為治鈎餌而謀鰋魴之獲者之人也。嗚呼，彼且被髮龜手而老于風波之上、荻葦之間，其果何為者耶。吾既不得見其人（若二漁父者），而見其所謂曉江漁者。吾之於漁者，蓋往訪而求之，而後得見也（非如二漁父出見于澤畔林中，微示其迹者比）。於是有可傳道之姓名，而有可蹤跡之居舍矣。漁者之於漁，足未嘗履舟，手未嘗操犗（犗音界，牛也。莊子：五十犗以為餌），而終日未嘗得魚也。吾以有罪黜於時，猶不能忘其憤，嘗抱直被廢而正見疑之懟，不知所以自釋，然後進而求于孔子之道，誦說詩書，蹈習禮樂，以自苦勵，而休其不平之怨。以此其陋，使其逢澤畔林中之人，當不足以辱其一盻，而何問之可得。漁者方且以禮樂詩書之言，强聒而傳喻之，唯恐吾之誦說之不勤，蹈習之不固。而其感於廢興之由、理亂之故，往往扣舷慷歌，聲藹林莽，有餘悲者（此蓋有心用世之人，非倫理不可得而拘、詩書不可得而詔者），使吾始悅而中疑焉。漁者其尤未足以方于澤畔林中之人歟。胡為使吾得求其姓名，訪其居舍，而與吾言之多且盡如此。嗟乎，此漁者之所以為漁者也歟。無方之為有方者，語無當焉則驚，過焉則厭，漁者之為吾

言。固當如是而止爾。他日吾又訪焉。而其室已虛。倀倀焉不可得見。悵然而有望。忽然值於非意之頃。禮之而不荅。叩之而不應。剌船而逝。使吾惝然若失。而卒不得所聞。則吾其幾矣。吾未可以行乎江潭之濱不如屈原。坐乎緇帷之林。不及孔子而反以疑漁者不足與澤畔林間之見者比。乃疑漁者不及屈原孔子所遇之漁父吾猶如此。而何怪乎。昏昏者之衆。以漁者為漁。是則雖不舟楫之。事罟網之。為而以漁自著。其號蓋有所存矣。彼其姓名。非徒後將不得傳。而世且莫之為意。而吾獨得而知之故為之記。不詭激不波靡蓋淵𥊞乎彼已竹藏之道者

古今寓言卷之四

鉅鹿介錫陳世寶總訂
邵陽子仁車大任批點
休寧東圖詹景鳳編次

身體類

蠹齒　司馬光

抑聞之齒剛故折以齒與蟲豈不愈於剛而折乎折人也蟲天也還其天而天全矣夫何病

迂夫病蠹齒呻吟之聲達于四鄰通夕不寐有道士過之問曰子知病之所來乎曰不知也道士曰病來于天且取子之齒以食食骨之蟲而子拒之是違天也夫天者子之所受命也若之何其拒之其必與之迂叟曰諾於是以齒與蟲惛然而寐一夕而愈齒天之所委形也齒之蟲亦天之所委形也齒小體也以心與頫軆以七情與三尸君子弗與也是故君子先立乎其大者

天君本紀　　尹一文

自然之謂天。常尊之謂君。帝曰天。君心亦曰天君。主宰同也。事君以敬。事心亦以敬。純誠同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奉其所謂君。而天在我矣。以此脩身平均天下。道豈多乎哉。

天君上官氏。諱無對。號虛靈子。先世禪續不可考。或曰出寅運之世。（人生於寅）為人皇氏之後。父有聖德。有識者曰。聖人後。當有仁者出。（仁人心也）果生君。神靈睿智。特異流輩。遇相者曰。相君之形。膜有勾曲。胸有三黑子。（心字象形也）貴不可言。嘗自勵曰。衆理吾具。知覺吾領。苟為形役。乃獸乃禽矣。于是自為嚴師。學帝王聖贒之道。求堯舜精一之旨。誦湯之盤銘以自新。師文之緝熙。武之執競。以成德。由是萬善備。四德全。能起經綸。參造化。為聖為神。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矣。未幾。上帝降命若曰。兆人有身。不可無主。投間抵隙。萬寇斯攻。汝其于予治。遂尊稱天君。居絳宮。（靈臺也）御華蓋殿下。（肺為華蓋）戶牖虛明。郛郭嚴肅。拜中大本為太師。和達道為太傅。設百官。以貫金（肺也）為華蓋殿大學士。甘木（肝也）為護國將軍。水順之（腎也）為水部郎。皮汝化（脾也）為轉運使。杜胃（胃也）為光祿丞。候音（喉也）為通政使。詹月宣（膽也）為武署大夫。復命穆司明（目也）闡人聽（耳也）孔公息（鼻也）談司言（口也）雙守持（手也）武尚行（足也）列官于外。勑之曰。朕受天命。主宰多方。寅亮天工。實需分理。茲命汝群臣。各恭乃事。毋惰其職。以貽朕憂。陟明黜幽。簡在圀穀。其敬之哉。君享王食。嘗失節。皮汝化杜胃諫曰。人君嗜好。不可無節。古人蔬食水飲。實保安和。陛下過於自奉。得無損臣等所司乎。乃戒候音。自是不得徇欲。一日邊報甚急。君惶懼失措。詹月宣曰。臣請當之。乃定。嘗朝忽自動急趨內殿曰。得非吾親有恙乎。至則果然。（此用蔡順母嚙指心動之意）中貴有游志任意者。頗與大本達道相枘鑿。（方枘圓鑿不相入）百方熒惑。誘君漸喪其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嘗游獵千里之外。射鴻鵠。顧鴻鴈。牧羊牛。放雞犬。曠日持久。昏迷滋甚。乃至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其味。朝廷徒有虛位。冦盜四起。東有牛山。西有睟子眊。外有凶歲子弟。內有多慾之衆。相繼攻擾。中大本和達道憂曰。輔相布列。奈何袖視吾君牿亡

耶亟帥群臣求君所在乃於深山茅塞處得之方志意二人在側大本叱曰汝志導行汝意發縱幾致吾君爲槁木死灰汝罪當死麾出天理場將斬之意曰君微我二人公雖下陛無能復君然也言養心必志定意誠乃釋之相與奉君還奏曰陛下尊爲天君宰制群動百官承式責任匪輕柰何聽信奸臣志意蠱惑自舍廣居安宅慢遊無歸大體既失幾罹喪亡臣等爲之寒慄無乃臣大本捻惡信如荀子之論荀卿謂性惡故致陛下之罪惡耶臣請就誅君曰卿本自善朕之不善豈

卿之罪令藉啓沃洗滌從新矣志意亦叩頭曰臣等敢不導陛下以善明旦夜氣清明君自悟曰恥不若人人皆有之吾向者不思耳今而後知以思爲職也思則得之矣大學曰正論語曰從孟子曰盡曰存曰養吾其敢違之哉及見群臣愧甚曰吾辜上帝明命願自剖以示不忠群臣觧而止乃下詔曰昔昏今明朕殊多戾惟汝群工揭孔子四勿之訓取朱氏念敬之旨日爲朕警俾作汝主勿爲身家之蓋仰覲恭已之化其以明年爲明德元年遣惺惺使常惺惺法也按行

區內自是群冠退聽君亦泰然百職從令日坐太極殿游天理館館前有么荷池心之上如么荷池旁有田播植穀種心之上如穀種田之南有靈臺環臺有平正路中大本竊窺君常游衍其間喜曰吾曹今有主矣但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可無將順之道哉乃作寡慾銘靜定書述范浚之箴入獻於君服膺勿失無爲而治時號神明天子皆呼萬歲

史臣曰秦穆漢武古稱英辟而中蹶昏惑貽禍幾殆微多盤之誓盤安也凡人多安於樂也有輪臺之詔有司

奏請輪臺欲起亭隧武帝詔曰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聞其不爲萬世笑哉論者謂二君學術未明宜其有是而悔悟於晚斯亦可述焉天君神擺得道聖學有宗蠱惑匪人卒蹈覆轍而明德熏輝罔譏於後嗚呼慎用舍崇覺悟君子其永鑒之哉

朱華覺侯列傳　王宗沐

戰國游談之士習以虛詞恐動人主一爲所惑傾敗立見六國丘墟秦亦焦土皆不用其良騤棄仁義道德以至此極也迷而能覺如朱華君顧不偉歟文章變化莊列出入秦漢奇辭俊語可愕可茹信藝林之鴻羽文品之珍錯也自非靈心超詣本體洞徹者何以臻此哉

朱華之先自帝俞氏帝俞氏有子五人長蒼意次太乙次中黃次素成次冥玄（脾心肺腎以歲氣之相生爲次）而太乙獨慧有精理能經紀叙秩燦然以故最愛帝俞曰太乙當主予宗乃封之祝融之墟荆衡間六十四縣國號朱華統系火（心爲火位南祝融司火令荆衡俱南國）比黃帝立且制文字衣裳陰陽律呂以爲非太乙莫可使召爲司正既備事而太乙因求守舊官帝不能奪乃益封二萬戶遺歸以故子孫更夏商世業儒凡典章道術天文地理律曆皆有記志構成而吐之周武王時而朱華文侯赤立周公旦述易序周禮君臣上下交會郊祀

天地儀皆藉赤竗居多後魯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道出朱華未嘗不訪禪折衷焉歸而樂正六經各得其所故孟軻嘗撫而嘆曰思則得之盖美之也又數傳至秦昭王之十年而朱華覺侯始迷立始迷之生也立時十有四年矣是時秦強數出兵苦山東列國而朱華頗遠因亦世世自治閉關不窺兵秦六國亦卑朱華不與會盟說客無足跡比覺侯立固年少且素憤不得爭權天下語稍稍聞諸侯而客仕完（完丸同音善仕之巧圓轉不窮）乃南入朱華仕完燕入也其先經緯氏與太乙同事黃帝畧相次第（心之經緯與心之思近也）其後有致氏澤氏（仕而致君澤民者）更顯三代間入春秋時有曰饕者（仕而饕富貴者）以罪失侯而完乃爲布衣客游諸侯間與蘇秦張儀樓緩昭滑之徒（樓緩魏文侯弟所謂樓子者昭滑楚人）爲縱橫持兩端首鼠云覺侯固頗客聞完來大喜乃延坐曰客幸不鄙辱敝國亦將何以教寡人完曰方今六國並力於征伐厚幣割地交賢以務富強稱雄制而君侯獨閉關靜守抑亦有辭乎將獨力不足也覺侯曰夫征伐以力寡人悉索不習之賦贏可得萬執轡與

諸侯周旋中原豈不足當一隊之士哉顧亦以寡人承藉先世之業祖宗之靈不被於外患而太乙之勲文侯之績世以道術承天子以仁義養萬民閭里習謳吟大夫曳縉紳自以為強且富無所庸之爲寡人幼且新立亦安能謀強以外哉然色微動完知覺侯之可滅也乃曰必若所言是不旋踵而亡也覺侯起曰何故曰王以山東關中之兵交且相讓乎將統於一也苟必一也則弱之肉強之食非使刪夷殄滅澌盡而後已夫朱華兵不北出固已無帝心朱華不為

帝而天下有一之者朱華寧得晏然枕肱而已乎此臣之所以為君侯懼而寒心也夫朱華之先臣之所知也世有令聞是誠無慕於外然臣聞之千章之林其鶖鵝鴇鶂棲乎其中者參差若萬一夕大風而群翼悉蕩或起或墜無寧居者是豈無大小勁劣哉其所以使之者勢固然也著此一喻文勢紆徐今以朱華之先固六國所仰望誠教習其民使為鴈行方舟江漢馳使齊魯之郊以智慮奔走天下且幸兵不及國因得以其暇治孫吳之謀備戰守之具以逸制天下虎鬭之

勢以此言之爭衡天下朱華得為士佼語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君侯不思其大者而區區守先業以為圖存倉無見粮士無堅甲郊無固壘以處此時是適荊粵不携弓矢而具俎豆也必不效矣覺侯大喜致完就上舍具食給之將任用而左右大臣郎吏聞完語皆半疑信不敢定然稍睽鶩之獨故相有曰良者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極言完逐時以虛詞中人主幸聽當敗且非朱華故事不用良謝病稱篤居頃之覺侯復召完與語而宮中侍人聞國有上客皆竊窺聽之完意

以為覺侯心雖動獨得內言贊決當益堅屏後微有聲知有人乃繆謂覺侯曰君侯立幾年然未聞有適專主也冢意者後宮其亦有未備乎覺侯曰粗足使令曰臣入君侯之境知國之可以順治而未可以爭時也自周穆王失政天下辨士並飾悍夫荷戈苟可以張尺寸之地獲銖錙之益者不惜擁篲之辱肯畔之羞而競為之苟可以得利無所用恥焉何者成大功者不計細行定大計者不矜小名且先王之分爵禄也有高下之等使貴者別賤尊者殊卑是豈獨使犬牙歛避易制

收治哉亦欲順人情使明得失用奔走天下也令朱華之國僻在南垂杜道絶使僅僅食土之所有更賞其民人安不習旗鼓語之出獵則若起瘘人而強之步此所謂三代之化而非令時之令也夫聖人不能違時賢者趨時不肖者失時故強稱伯主盟諸侯兵車號令推身于壇坫之上者桓文之所以放弑而爭也挾策用術籠絡自騁委綏振履受天下之走集（走音奏）懸象出政而蠻夷通道中國褰帽仰以周旋者帝王之所以悉智而求也（如懸河之勢一瀉千里）令朱華之國位在

千乘而儉嗇淳朴無咫尺之使通于諸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越裳翡翠宛珠傳璣不飾後宮而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充下陳（不務富強功利則不得遂耳目四肢之欲）令不出境強不藉鄰而獨與百姓休息夫民難與慮始儒難與議變此豈所以明得志快意當前稱雄於海內哉君侯幸誠聽臣則齊楚三晉可使致伯秦趙韓魏可使奉玉帛拓地斥疆補先世之所未備增耳目之所未有邯鄲之產高唐之謳可充下陳駃騠之騎珠翠之飾可實廐庫而君侯為

伯南面稱孤世世稱頌功德（言富強功利之效如此）如其不效則臣頸不足以當戢伐腰不足以當斧鑕然頓自伏法以明欺君者卒不可逃且毋令後客復蹈也覺侯拊手稱善而宮中人固聞皆喜請曰國幸得客乃爾趣信任柰何二三懼卒去無以留之而覺侯始益映翼日乃置相印完主斷國政悉更其舊為一切天下智謀狙詐之士蹻蹻比肩而至起民為什伍銷鏃鑄兵數年稍稍侵奪楚地以自益諸侯聞之乃皆通使深相結媾而故舊繩墨之士悉屏棄不用覺侯亦自

喜以為強可遂制天下輕重遂傳取善馬美女為馳獵縱樂以明得意完固柄政恐覺侯稍奪之日以娛樂肆侈中導之而完所施行刓方圓枘屬於朱華故事相矛盾初與五國共盟洹水期為後行以擯秦此五國敗而完即遣使入秦其舍人曰嚮與五國約柰何完曰吾何知知請命強者而已其意行大都類此其事近巳尤宜於戰國時事是以人主聽之懼然顧化無不甘心而朱華故老父兄皆習先世頗頗稱不便語聞於覺侯而太乙之業稍衰矣一日覺侯出朝

徹智立數十歲老人數十人。皆皓首傳袖峩冠扣馬而請曰。君王數野次。得無勞甚。覺侯曰。幸謝父老。老人曰。君王向不獵而今獵。豈非以客相國事。意得暇為樂乎。覺侯曰。幸父老無恙。子弟力戰交諸侯。暇以選治備非常。非敢為樂也。老人曰。臣頗有禍於君王久矣。未嘗有路。今得望顏色。是天幸。非人力也。曰。柰何。曰。君王憂社稷。畢力殫智。為祖宗展拓未備。幸甚然臣等在田里。數聞太乙有此土。始事以經紀精理事黃帝三代。非見客完所云云者。故享封數十世。然

逆道用術。與諸侯角力鬬智兵甲。豈皆籌不及哉。其道有所始。而業有所建也。以故知臣之愚。得父子相保。以至白首。睢睢盱盱。君無憂勞。而臣不畔逆。故閑闊絕不與六國為左右者。自信其計也。夫殺人者人亦殺之。謀人者人亦謀之。交有所備。計有所短。地有所必守。城有所必攻。君王以旦夕之得計也。臣恐六國以朱華之素守道而卒變也。持左券以責於君王。則臣乘老。未知死之所矣。夫仁義者德之首。禮樂者治之徵。客言畢吾舊業。是當保其無害也。而卒有伏禍。則恐客之為君王計未熟也。且臣非惡客也。客意誠善。然臣聞客出經緯氏之後。而客言固非其祖之初。（言強功利之說去經緯遠矣）客方背其祖。而以教君王。是相脅而蹈也。自客秉政。國之民女子勤織不以為衣。男子疾耕乃以給輸。為利未幾。而負天下逐時之名。有不信之心。丁男老弱。如去田里而倚市門。驟然耳目變駭。且王府之典章備載。（心中之仁義道德具在）舉而行之。足稱永世。君王卒信驟說。棄逸任勞。曾未足稱志。而有背先祖之失。臣恐百歲後。君王不可面宗廟矣。覺侯面

發赤汗浹背曰。父老幸教寡人。寡人方幼。故計未至此。且先王之藏。亦未之覩也。碩其僕。僕曰。行時偶携救篋。得本記。吾父云。是先世之藏副冊也。發視之。乃太乙事黃帝時事。而周公旦頗綴有彔言。實朱華文公教之。其言序爻卦寓治國大都吉凶順逆。無不較然。令後世子孫無以加。覺侯曰。守此足矣。客言誠妄幾誤而翁國事。乃偏拜父老。夜馳歸。仕完聞之。嘆曰。吾固知大功不諧於俗。雖然。何所非吾事哉。單騎亡去秦。而覺侯齊。請命于祖廟以志過。始悉反舊政。仍

閉關。召故相良與之相印曰。吾覺矣。吾覺矣。國人喜。因共稱覺侯。仕完後在秦。再用貴顯。而其後有膴氏捷氏。仕而膴者仕而捷者轉散處四方。天下之言爭時者稱膴捷焉。

太史公曰。人言貪夫狥財。烈士狥名。夫以道理其國者。其於智力若水火然。仕完其先為經緯。而完乃教人富強。非智丘父老言。朱華不幾喪哉。孟軻有言。函人惟恐傷人。矢人惟恐不傷人。學者貴擇術。況乃國也。始迷不遠。自悟奮然。反舊政。廟得稱覺。賢矣賢矣。

白髮賦　左思

榮名外物。髮膚顛而附骨肉。二者於身親疎間矣。世所貴尚。人情隨之至。乃緇素既易。好惡頓移。一念之所徇。殆有甚焉者乎。感太沖之意。則內外親疎之分。誠不可不早辨之也。

星星白髮。生于鬢垂。星星明燦貌垂邊也三垂亦謂之三垂 雖非青蠅。穢我光儀。策名觀國。策名謂名書策牘也易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以此見疵。將拔將鑷。好爵是縻。白髮將拔。惄然自訴。稟命不華。值君年莫。暮同 逼迫秋霜。生而皓素。始覽明鏡。惕然見惡。朝生晝拔。何罪之故。子觀橘柚。一皜一曄。玉篇但作曄 貴其素華。匪尚綠葉。言橘柚之素華能結美實而綠葉無所用 戢子之手。攝子之鑷。咨爾白髮。觀世之塗。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赫閶闔。藹藹紫廬。閶闔天門也紫廬紫微之庭天帝之居也 弱冠來仕。男子二十曰弱冠 童髫獻謨。甘羅乘軺。史記甘羅年十二使趙秦以車五乘遣使為上卿 子奇剖符。說苑子奇年十八齊使為東阿宰有善績古縣宰銅章墨綬 英英終賈。高論雲衢。漢書終軍年十八請長安上書言事賈誼年二十餘文帝召為博士 拔白就黑。此自在吾。歷數古之年少榮貴者見已衰能如此而致白髮歎頭所宜拔之也 白髮臨拔。瞋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誤。甘羅自

以辨慧見稱不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哭不以烏鬢而後舉言二子之早達由於辨慧良才貴人之才不廾貴若至老而始白髮晩矣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周道肅清言呂尚伯夷歸文王周之王業以成四皓佐漢漢道光明商山四皓者東園公夏黃公綺里季甪里先生也漢高帝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呂后使人劫張良畫策良曰此難以口舌諍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太子能卑辭招來之則一助也呂后如計招四皓四皓從太子入朝高帝見之儲貳之位遂定何必去我然後要名言人有二老四皓之才德白首自當致用咨爾白髮事故有以爾之所言非不有理最貴耆老今薄舊齒昔有啓期皓首田里列子榮啓期行年九十鹿裘帶索鼓琴而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左傳不擒二毛二毛即所謂頒白又俟河之清作壽幾何隨時之變見歎孔子易隨時之義大矣哉髮乃辭薦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眊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含汢山有餘不盡之意儘好思量

古今寓言卷之五

鉅鹿介錫陳世寶編註 醴陽子仁車大任批點
休寧東園詹景鳳編次

文具類

庖丁 莊周

天下事無大小莫不有理解牛而得其理則目無全牛養生而得其理則身有餘適故爲其動作進止之度以應夫行住坐卧之間不敢須臾違理此莊子之深於道者

庖丁爲文惠君梁惠王也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踦壓也四句形容動作挨搭以起合舞中會之意砉然音畫皮骨相離聲嚮然奏進也刀騞音麥聲大於砉也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樂名之舞乃中經首樂名之會樂必有舞會者舞之聚也解牛而擬之以樂言和順而不費力也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謂其技自學道得之而後至於非徒長技也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力可一目而見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言心與之會也耳目官也知止而神欲

行。(耳目之官已知其止之所在而神自然行乎其間)依乎天理。(天理者牛身天然之腠理也)批大郤。(大郤骨肉交際之處也)導大窾。(窾空也骨節之間自有大空缺處也)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我之為技其用刀也未嘗經淡肯綮之間況大骨乎)良庖(庖之善者)歲更刀。割也。(以其用刀猶於肯綮之間或有割切故其刀亦易損也)族庖(衆人之為庖者)月更刀。折也。(以其斫大骨而有損刀或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硎砥石也解牛雖多而其刃若新磨然言其無所損也此其故何也)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言牛之骨節自有間隙處而我之刀又甚薄)以無厚入有間。(以甚薄之刀隨其間隙而解之)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

矣。(言其和順而無滯礙也此蓋言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攖拂其心泰然故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為養生之法也)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音簇盤錯處也)吾見其難為。(雖然一轉甚有味蓋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為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之人行順境甚易到逆境處多是手脚忙亂安有不動其心者所以添此一轉)怵然為戒。視為止。(官雖知止而亦留)行為遲。(神雖欲行而亦遲)動刀甚微。(我既加意仔細為之則其動刀也輕輕然亦不敢甚着力)謋(音騞忽也)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從容盤桓自滿其志)善刀(愛拭其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言和順而不費力也)

匠石篇　莊周

櫟社以無用自全其天似矣然楩楠豫章托根乎深山峻崖閱千百年未有過而問焉者道旁之樗楚樸樕擁腫未拱把斧斤日尋之壽曾不一二歲計此又何也莊生他日烹雁而將自處於材不材之間彼猶未免乎累矣文自奇絶錯綜變化宜操觚者宗為匠伯云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山名)見櫟社樹。(社之中有櫟木古者社必以木為主)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木餘之長)而後有枝

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熟也)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不入品題之謂)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言出黑液樠樠然也)以為樹(柱也立木以為柱故曰樹)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木之可觀而可用者曰文木櫟社言汝以我為散木是欲以文木比量我也)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

大枝折小枝泄此其以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文木可食便是有可用之能以此為人所推折掊擊非自取而何）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與屢同櫟社自言其初屢瀕于死與下文不同）死乃今得之為余大用使余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言我之無用所以全其生乃我之大用者我有用人伐之久矣安能至此大耶）且也（只且字之意）若（汝同）與余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言櫟與匠石皆稟形為物柰何以物相物耶相去聲）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六句中四也一我一而句法何等馳驟何等頓挫）匠石覺而診（占也）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弟子聞其夢語乃曰此木志趣既取於無用則何必用而為社）曰密若無言（猶言汝默爾口勿言今著密字又著若字上更是惟仔文法奇處）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莊子義海云匠石令其不必言社直求寄耳非求為社也正以為社不知已而加詬厲且既無用縱不為社亦安得有翦伐乎蓋彼所保者不材故與衆異而汝以社義譽之相去遠矣箭浮村之人自全于世不願人之吹噓與借或得譽于鄉黨亦寄焉耳豈以為榮哉惟其不可得而利所以不可得而害也）

習御　列禦寇

事莫不致巧也巧莫不從心也以心運巧天下之能事畢矣而獨御也云乎哉列子之文平正嚴謹莊周氏師之而曼衍奇譎定優劣見矣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趨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

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紀昌之學射六年而後得乃造父三日盡泰豆之巧御豈射御之難易相懸至是耶抑賦性敏鈍用心專雜不同也）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

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詹何之釣　列禦寇

秦惠君聞解牛得養生張旭觀舞劍得草書詹何悟蒲且之弋得釣術天下事理一貫類如是然則衆釣施於治又何疑焉人但謂莊生善譬其言傲詭殊不知後世寓言蓋皆本列子也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鈎荊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于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竿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于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釣賦

宋玉

治道分於心術之徵堯舜禹湯非有心於釣民也屬詞比事可矣頃襄王而善此則可以脫秦之餌而釋懷王之憤又何負於屈宋

宋玉與登徒子（登徒姓也子者男子之稱假設為名猶言升諸其徒之意）偕受釣於玄洲（玄妙也洲水邊洲渚言精於釣故托玄洲為名）止而（而猶已）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王曰其善柰何登徒子對曰夫玄洲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綸餌若蛆螾鈎如細鍼以出三尺之魚於

數仞之水中豈可謂無術乎夫玄洲芳水餌挂繳釣其意不可得退而牽行下觸清泥上則波飈玄洲因水勢而施之頡之頏之委縱收歛與魚沉浮及其觧弛因而獲之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察玄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持竿且未之能況可語善釣乎以起下文善釣之旨）又烏足為大王言乎王曰子之所謂善釣者何玉曰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鈎非鍼其餌非螾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對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賢聖為竿（賢聖之臣）道德為綸（道德之教）仁義為鈎（仁義之政）祿利為餌（爵賞之恩）四海為池萬民為魚（以釣四海之民）釣道微矣非聖人其孰能察之王曰迅（迅速也遠也）哉說乎其釣不可見也宋王對曰其釣易見王不可察爾（言難察也）昔殷湯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紉矣群生浸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鈎可謂拘（音句引也）矣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若夫竿折（賢才廢棄）綸絕（道德淩遲）餌墜（爵賞不足以勸天下）鈎決（仁義不足以結人心）波涌魚失（天下潰亂人民離散失讀作佚）是則夏桀商紂不通夫釣術也今察

玄洲之釣也左挾魚罶（罶魚器也詩魚麗于罶）右執槁竿立乎潢汙之涯倚乎楊柳之間精不離乎魚喙思不出乎鮒鯿（二小魚名）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樂不役勤獲不當費斯乃水濱之役夫也已君王又何稱焉王若建堯舜之洪竿（攬賢才以為用）攄禹湯之修綸（本道德以經世）投之於瀆視之於海（治國以平天下）漫漫群生孰非吾有其為大王之釣不亦樂乎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楚人

襄王不修乃父之怨而復與秦平氣亦畢矣楚人以弋致十二國之術激發其氣雖覇最之餘烈而切中時用未易以少之也之人也其亦宋玉之徒歟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鳧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弋騏（小鴈也）鴈羅鸗（野鳥也）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覇以弋戰國

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小鳧有青首者）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下文秦趙等十二國故云六雙）以王何取（以王取之用何術也）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遶也）射圉之東（圉城在汴州雍丘縣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縈乃收弋繳於蘭臺）又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以石傅弋繳曰碆音波）新繳射噣（音晝）（謂大鳥有鉤喙者以比齊也）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還遶也蓋覆也）（言射者還遶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為防也長城在濟南）朝射東莒夕發須丘（須丘在臨淄縣）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在濟西界一縱一橫為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言得齊地約結於趙為境界）而北達於燕（北達言四通無所滯礙）三國（齊趙燕也）布翄（音翅）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

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而顧病（顧猶反也）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鄳城在陝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眾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韓魏當秦之前胸）垂頭中國（言中國欲在山東）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翄方三千里則秦未

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白公亂楚而滅惠子胥覆楚而鞭平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

擣素賦　班婕妤

凡爲人臣妾者其道在敬慎乃事精白乃心罔近昵而恃罔疎遠而忘以此守身亦以此悟主無異術焉是賦舂容爾雅典麗婉切愛已而忠乎上畧無閨態史云成帝耽於酒色政事廢弛婕妤貞静失職故托賦以見意録此寧獨文辭已耶

測平分以知歲陰陽平分以知時序酌玉衡之初臨玉衡斗杓以正四時八月指酉見禽華以麃色聽霜鶴之傳音禽華菊也季秋之月鴻雁來賓後菊有黃華又有一種花名雁來紅狀類鷄冠草秋深時莖葉俱紅麃悲驕反數也霜降則鶴聲清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沉雖松梧之貞脆豈榮凋其異心秋月景色清淒物性雖不同其感則一也若乃廣儲懸月儲猶除謂庭除之間暉水流清桂露朝滿涼衿夕輕燕姜含蘭而未吐姬姜本齊魯之姓後世以爲婦人美號或互稱之趙女抽簧而絶聲聲音未暇有事女工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佩之精明若乃盻睞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羞妖風靡麗皎若明魄之升崖煥若荷華之昭晰明魄月也神女賦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荷華芙蕖也詩濕有荷華晰音制調鉛無以玉其貌

凝朱不能異其脣。言貌之玉非傳粉脣之紅即凝朱勝雲霞之邇日。似桃李之向春。紅黛相媚。綺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兩靨如點。雙眉如張。頹肌柔液。頹謂驕態液汗也音性閑良。於是投香杵。扣玟砧。擇鸞聲。爭鳳音。梧因虛而調遠。柱由貞而響沉。梧桐琴瑟之質柱雁柱以喻砧杵散繁輕而浮捷。節疎亮而清淚。琴譜有廣陵散之類節曲之更端擣素亦或散或節故取以喻含笙總筑。比玉兼金。不塤不篪。匪瑟匪琴。八者皆樂或旅環而紆鬱。或相參而不雜。或將往而中還。或已離而復合。翔鴻為之徘徊。落英為之颯沓。調非常律。聲無定本。杵音自然非若琴瑟之有常定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飈之遠近。或連躍而更投。或暫舒而長卷。清寡鸞之命群。哀離鶴之歸晚。擣素之聲低昂分合自中音調比於孤鸞別鶴之曲尤更清哀也庖丁解牛而合桑林之舞婕妤擣素而過絲桐之音皆得心應手妙符自然者矣苟是時也。鍾期改聽。伯牙弛琴。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至是則子期改聽伯牙之琴可廢桑間絕響。濮上停音。樂記桑間濮上之音比於慢矣婕好以為擣素若此淫蕩之聲可廢蕭史編管以擬吹。周王調笙以象吟。蕭史秦繆公時人能吹簫作鳳鳴周靈王子晉好吹笙和鳳之吟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閑貞靜之性。符皎日之心。大車詩謂予不信有如皎日甘疾首之病。伯兮詩願言思伯甘心首疾歌采綠之章。采綠詩言君子于役久而不歸室人思之發東山之詠。東山詩言室家望征夫之歸曰洒埽穹室我征聿至望明月。而撫心。對秋風。而掩鏡。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閱絞練之初成。擇玄黃之妙匹。閱素練之質擇顏色所宜而染之準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欲準昔所裁以製衣裳則疑其形體有肥瘠言久別也謝惠連詩裙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想驕奢之或至。許椒蘭之多術。薰陋製之無韻。慮蛾眉之為媿。恐其或至於驕侈以椒蘭芬香之物多術以薰之或恐其無韻態侍側之蛾眉或以為媿懷百憂之盈抱。空千里兮飲淚。修長袖於妍袂。綴半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縫。庶見跡而知心。袂亦襟也袖猶言就扶猶言夫綴半月望其圓也以此表其親手所製庶君子見而知心訖沿路之遐夐。怨芳菲之易泄。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笥以貯衣者慙行客而無言。還空房而掩咽。欲寄行客以達此心復以為嫌而不敢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矣考之漢史班氏在當時世多文學才武之士而婕好而曾大家者又足偶文士與諸班並垂青簡何其盛歟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政在養民養不至而俾民犯毒以爲生亦戚矣況又使其甘於此而不與易乎讀出師表而不涕零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涕零者其人必不孝讀捕蛇說而不涕零者其人必不仁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音昔乾肉也周禮腊人掌乾肉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足疾也瘻癘頸疾也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去聲其租入永之人爭奔音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有司者更若役復若賦復捕蛇之役止催賦之入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餓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歷叙供賦者之毒入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徙而死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所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檀弓泰山側有婦人哭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蓋公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柳子其緒餘矣人情物理不大相遠培其本而我無與焉自然天全而性得也以此盡物以此盡人又何事乎多術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孳茂蕃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推極而盡之也）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不拳根也）其培欲平其土欲故（不易土也）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蒔栽種也其栽蒔之初愛護如子）其置也若棄（既置之地則當捨棄迂齋曰乎）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雖非真棄之也所以勿動長養要在此）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其本不舒）而土易（其土非故）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無為自然合道之玄旨公借此之意）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居官理民）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其意若憐惜其民其終也民受其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穫蚤繅而（汝也）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去聲犒勞也）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也）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君之於民除害與利而已除害則急於虺虎之毒興利則順其生養之宜皆宗元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致于人事之旨）

梓人傳　　柳宗元

視天下猶一室視官人猶用木大臣之淵識
弘度已揭寓内而裁成之矣方之梓人小道
可觀者焉

裴封叔（名瑾子厚之姊夫）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隟（即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磨也）（天子之桷椽而礱之）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

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執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

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環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者法矣物（猶事也）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十國以爲連連有帥）郡有守邑有宰

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有嗇夫版尹（掌户以版者）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

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其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手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魚隱切上林賦听听小笑貌以小能自矜之意）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刀鋸斧斤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一人之身豈能兼備刀鋸斧斤之用），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哉。或曰：彼主爲室者（喩天子任相），儻或矜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姑舍女所學），而道謀是用（詩如彼築室于道謀註謂作舍道傍三年不成），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堅固也），不由我則圮（圮傾壞也）。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人臣之義也）。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考工記註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鞭賈　　柳宗元

真贋混淆貴賤懸矣取舍[illegible]功效鮮矣[illegible]藉錯亂傷敗多矣天下事有大於鞭賈者是在人審而擇之焉耳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直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所謂當其分則反怒也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誇予予視其首則拳蹷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而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搯之㓕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翲然若揮虛焉夫鞭之易見如此已逆知其無可用矣而富者子反以誇人誠而不知察也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取其貌且賈者云信其言予乃召僮淪湯以濯之則邀然枯蒼然白向之黃者梔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踶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踶不已墜于地傷馬視其肉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于朝者當其分則喜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于

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傷墜之患者乎

漁者對智伯瑤　柳宗元

智伯知晉陽之溺於水而不知已之溺於人蕩焉無終極也冀其不及得乎網目紀綿疵語智伯以韓魏必反漁者是矣此不足以塞其源而豫讓乃欲手挽狂瀾於既倒難哉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群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而問焉。曰。若漁幾何。(汝曾漁于幾處也)曰。臣始漁于河中。漁于海。今益大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汝用何術以漁也)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于河。有鮲鱮鱣鰋者。不能以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爲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魴鯉從鮪在後故得食其涎沫)然其饑也亦反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爲螭龍。及夫抵𡿨石。亂(截流橫渡曰亂)飛濤。折鯤禿翼。顛倒頓踣。順流而下。宛委冒懫。(用力太過不能自奮)環坻淢(小渚曰坻水涌曰淢皆淺水也)而不能出。鷚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莊子任公子爲大鉤投竿東海已而大魚食之)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群鮫。逐肥魚於渤海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涸死也)焉。鷚之爲食者。反相與食之。(向之若舟之魚爲鯨所食者今反得以食槁鯨矣)臣亦徒手得之。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釣於渭濱而遇文王是亦徒手得之可以投竿而收論矣)於是捨而來。(捨海上而來釣於晉陽之水冀有智伯之遇焉)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鷚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大家也)若欒氏。祁氏。郤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智氏)與五卿。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鮲鱮鱣鰋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邑。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范氏。中行氏。貪人之上田。侵人之勢力。慕爲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膾其肉。刳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鯤鮞(皆魚子國語魚禁鯤鮞)遺胤。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爲不足。力愈大而求魚愈

無饜。驅韓魏以爲群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華主之饜於晉陽。其目動矣。智伯漸休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而目屬焉而主乃傲然以爲威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智宣子立瑤爲後智果別族爲輔氏不肯同禍。段規怨深智伯宴於藍臺戲康子而侮段規而造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爲大鯨。首解於邯鄲。鬣摧於安邑。朐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爲鱻卽鮮藁以充三家趙韓魏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强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負苓者傳

王績

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乃負苓者曰。伏羲畫而始兆。亂有味乎其言之也。雖然萬世文字之祖也。畫前有易。聖人豈得而秘之哉

昔者文中子王通字仲淹績之兄也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程元通門人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嘆也。薛生曰。叟何爲者。而徵求也問也吾嘆。負苓者曰。夫纍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平聲染也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嘆。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禍神之幾。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

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太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理數之在天下不以無象而隱不以有象而累神通設教非聖人意也勢也）安得旒嘆而嗟文王負其卷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答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以其言為知道）

蠆祝

司馬光

利害憂樂莫重于生死呼吸之間黃龍負舟禹覩之猶蝘蜓其自處何如也人若能以天自處則朕兆無端渾淪莫測招之靡始攘之靡終奚外物之足云

迂夫夜立于庭拊樹而蠆螫其手捧手吟呼痛徹於心家人呼祝師使祝之祝師曰子姑勿以蠆為慘烈以為凡蟲而蔑之曰是烏能苦我哉則痛已矣從之少選而痛息迺謝祝師曰爾何術而能攘蠆之毒如是其速也祝師曰蠆不汝毒也汝自召之余不汝攘也汝自攘之夫召與攘皆非我術之所能及也子自為之也於是迂叟嘆曰嘻利害憂樂之毒人也豈直蠆尾而已哉人自招之人自攘之亦若是而已矣

忘機罕譬

守軒陳世賓

善乎先生之言也心同太虛則象境俱遣又何逐逐於夢之光景而瑣瑣於戲之機械也有能通於先生之說真知夢之為戲而戲之若夢則還視堯舜事業猶一點浮雲之過太虛耳然則超然大觀非先生其誰也哉

余常見人之於富貴利達輒萌患得患失之心苟可以智取力圖即勞神瘁形降志辱身皆弗之顧又常見人之於顯晦升沉無復素位而行之意一遇奔走

俯仰則憤懣歔欷悻悻欲逃而不自勝每笑曰何若是之愚耶蓋士君子介𩔖于天地間性分固有職分當為吾盡之已耳至富貴利達則固身外之幻迹倏来而倏去者也何用過求為耶地位所在時勢所迫吾安之已耳至顯晦升沉則固命數之適然靡常而靡定者也何用着意為耶嗚呼此枕中之記戲子之傳其言雖妄誕詼諧取譬淺近而實有合於超悟之思玄遠之旨也遂名之曰忘機罕譬而錄之以與同忘者共鉅鹿同虛子識

唐開元七年呂純陽先生以仙術行遊四方時次邯鄲樹下館人炊黃粱以食之適見衣短褐乘青駒者將之田所頓翁而止焉問之乃盧生也一見如故言笑甚懽已而自頓輿嘆曰大丈夫生世不偶困如是耶先生笑之曰人生行樂耳談笑方適遽嘆其困何也曰吾以困故云何適之有夫士之為士當掇巍科躋膴仕建功樹名流芳百世乃其所也吾非不學不富於藝當年自謂青紫可如拾芥歲今逾壯畎畝猶勤婚媾尚蹇非困而何言訖神倦思就枕焉先生以

青磁枕授之其枕有竅生俛首欲就竅漸開朗可入遂至其家宮室壯麗豐盛異前居亡何娶清河崔氏女儀容甚麗明年舉進士上第釋褐授渭南尉尋遷監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刺同州遷陝牧自陝西鑿河百八十里邦人利之刻石紀功移節汴州領河南採訪使京兆尹是歲神武皇帝方事戎狄恢擴疆土會土蕃攻陷瓜沙而節度使王君㚟被殺河湟震動帝拊髀思將遂擢御史中丞河西道節度大破戎虜斬首八百餘級開地九百餘里築大城

以據要害遷人立石于居延山頌之歸朝策勳恩禮
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功名顯
赫望重朝廷大為時宰所忌中以非言貶刺端州尋
徵常侍無幾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中令嵩裴侍中
光庭協心輔政十餘年同列妬之復誣于闕外交將
為不軌詔獄收之急生惶駭錯愕謂妻子曰吾家山
東有田園數畝足禦饑寒何物功名而乃至此思短
褐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泣數行下引刀欲自
刎妻子勸之溘聞有旨投驩州居數年賜還為中書
令封燕國公生五子曰儉曰傳曰位曰倜曰倚皆進
士第儉為考功員外傳侍御史位太常丞倜萬年尉
倚最賢年二十八為左衮其婚媾皆天下望族有孫
十餘皆聰明俊偉考其生平兩竄荒徼再登台鉉馳
騁仕路五十餘年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
勝數年漸衰且病屢乞骸骨不許父之疾革乃上疏
辭焉上覽之流涕命驃騎大將軍高力士騸就第
省候生感激無任加朝服拖紳以謝俄報薨家大號
泣乃驚覺欠伸徬徨四顧如未枕時先生在馬館人
炊黃粱未熟也於是蹶然而興曰吁豈期夢寐也先
生笑而言曰子之志亦適矣乎生憮然良久曰嗚呼
寵辱窮通死生得喪人間之事不過是矣而乃以欣
戚徇寵辱以苦樂徇窮通以憂畏徇死生以智巧徇
得喪違者固如是乎往昔誤矣今乃知之此先生之
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稽首而謝之後不知
其所終

右唐沈既濟盧生枕中記

有戲子者王其姓槐其名不知何許人亦有字號曰
茂華曰虛雲體貌適中年甫逾冠聲如鳴磬口似懸
河精神如明珠走盤永夜不倦且性好歌舞嬉戲以
此不事家人產遨遊于齊魯趙魏之間恥與優人伍
得因戲以逞其所長魏人逍遙子聞之設席延賓大
張聲樂戲子出焉初見員領方巾舉動不妄儼然一
秀士已而皂衫朱帶左右奔趨乃為服役之走卒既
又尺布裹頭鶉衣百結饑寒可憫捧砵傴僂則為乞
丐之餓夫焉俄而高冠博帶堂堂然言語威儀縉紳
大夫無異也頃之科頭跣足二木加身狼狽稱寃不

勝其慘又猩袍金冑左右指揮威靈動人莫敢仰視又繫身醜虜兵刃森然生死頃刻拯救無由又龍章寵耀封拜殊勲顯赫無前品位已極又杖履深衣優游田里家僮佃僕引翼徃来依稀乎商山之一皓焉逍遥子異之乃進戲子而問曰爾之為此也其亦動心否乎吾見爾之為秀士也愛之走卒也賤之乞丐也憐之縉紳也敬之刑戮也哀之威武也畏之夷狄也憂之恩寵也羨之田里也歆之吾且如此爾不動心乎戲子俛首而笑徐而曰吾知戲也已矣真爾云乎哉當其為秀士也不從容不足以象秀士及其為走卒也不奔趨不足以象走卒乞丐不見其可怜何以為乞丐縉紳氣度自當莊嚴刑罰加身自當狼狽統軍馭衆自當振揚遭折虜俘自當瑣屑受寵不喜樂即非大臣之儀居鄉不優游即非耆老之態吾之學於人也如是吾亦如是以發揮之吾知借是以自適也吾何知人之愛敬哀憐憂畏歆羨也哉逍遥子憮然為間曰噫嘻異哉戲子之言其偶合於道乎均是人也或富貴或貧賤或夷狄或患難又一人之身也而富貴貧賤福澤憂戚少壯自殊瞬息頓異豈其有他故哉皆天命之所為也君子順受其正亦若是耳是故人生天地間自達人觀之亦百年之大戲也其富貴福澤也奚以喜其貧賤憂戚也奚以悲若遭遇以動心觀感以動氣是戲子之見不如矣惜哉

右逍遥子戲子王槐傳

嗟夫人生履歴固有類於授枕之夢矣然追思已往之跡猶恍惚不可為象是夢矣而又不真者也此身變態固有同於登場之戲矣然朝此暮彼之間皆他人為之驅使是戲矣而又不由我者也君子於此宜知夢至於不真戲而曰不由我則其虛飄之可既定止之難必又出於此夢此戲之外而役役焉以他慕憧憧焉以自苦信非達人矣大抵夢非他也夢其所為戲耳以夢而視戲則戲之機械自銷戲非他也戲其所為夢耳以戲而言夢則夢之光景當不入念矣是道也惟心同太虛無所障蔽者能知之故余特以同虛自晚云同虛子再題

賣柑者言　　劉基

眞實道散匪一日也胡元運訖在位率玉表珉中誠意伯目擊其敝而述茲言憤世疾邪緯有餘訓迹其所自樹立爲當代開國幃幄密勿之臣慶流苗裔豈偶然哉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于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貿得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衒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爲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皐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皐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于柑以諷耶鍾方山氏云雜說之文獨此篇最妙

牧羊者對　　孫原貞

君子之牧民仁愛刑威偏廢不可時其起居以生息之而惡者輒去毋令敗群豈能自爲姑息計哉以佚道使之以生道殺之稱善牧矣

余乘軺適大梁之野遇牧羊者不知其何許人能敕羊若是其蕃且肥而馴也下車坐而問焉牧羊者對曰僕晉鄙人也居太行之陰牧羊已有年矣吾之牧羊心常在羊察其氣候審其水草別其群類以遂其生故時將寒恐其凍也牧於野就原隰之暄焉時將暑恐其熱也牧於山就林木之陰焉時其飢也放之就草而食焉時其渴也引之就泉而飲焉恐其疾以瘦損也颯寒雨濕預爲之所三伏啖之鹽春冬之交飼之以豆惡者亟去毋令敗若群焉恐其苦於虎狼也畜良犬夜知更以防護焉以狨之寂鉦者摩先而群羊隨之其前奔者旁逸者後不進者鞭之使勿離其群焉（莊子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雖有價不多當無故不妄殺牸（牝羊）羒（牡羊）得之以時乳羔而日孳焉若五月之羜（羔羊也詩既有肥羜）六月之䍪（音務羊生六月也）七月之羍（音達亦羊未成也）卒歲之狣（音兆一歲羊也）各自爲群而小大無雜焉由是群分類聚不失馳驅欲左則左欲右則右欲行則行欲止則止欲卧則卧欲起則起而不煩驅策焉（此言順物之性）吾始牧羊數不滿百累百而千累千而幾萬焉（性順則生蕃矣）吾一家之衣食於羊取給而不至凍餒焉余聞之曰昔臧與穀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莊子駢拇篇伯夷殉名盜跖殉利所殉不同而傷生賊性一也）是其心不在羊毋怪其羊之亡也今牧羊者用心如此宜其羊之蕃且肥而馴也漢卜式牧羊上林布衣草蹻而牧歲餘羊肥息漢帝見其羊問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群）噫爲民父母者能推其心以牧夫民使民無饑寒疾苦之憂遂生息群倫之樂焉有不庶且富而可教以觀其上也哉（生養遂而倫理明王道成矣）

雜說送王資博　　羅玘

事幾之相為倚伏至難察而易弱也譬營窟蕤塢自以為利駕風鞭霆自以為威而不知害已伏而入之也不蔽利不乘勢居易事天大受之君子已

山氓患虎也凡可以制之無不用也至坎地以穽其身砨穴其墉而伏焉不知也川氓患蛟也凡可以制之無不用也至沉鐵以臭其居蜮伺其影而射焉不知也舟師急風也至呼嘯以招之及其傾檣絕綍曰風之罪也田夫急雨也至雩祀以招之及其破畝決溢曰雨之罪也夫虎蛟砨蜮皆殺人之蟲也而人有避焉有不避焉見之蔽也風雨人之所取於天以利用也而或以生害焉乘之過也嗚呼見之蔽乘之過一夫有之且以禍其身如此百乘之宰千乘之諸侯天子之宰相盖亦一夫之積而至此其大獨不爾耶同年王君資博出宰平陽政其此始可覘也見不蔽乘不過可以為相況諸侯乎予以是說堅之

寓衛人說　　李甘

君臣夫婦人之大倫從親之令而廢之悖矣況夫無以貧故不擇官二意非有戾於孟氏之訓者而何乃不善繼也李子寓其意而說之君曰唯曾子能養志若人果養志哉

於衛有人焉汙群潔獨（以群為汙以獨為潔）師聖交賢不明於諸子（不究百家之學）間或從孟軻遊在貧逃官將仕不娶宜若狂然鄉之君子以言譎曰若雖不明於諸子然且從軻軻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今聞若（汝也）推養於弟避媒（不娶）不寵祿（不仕）聖耶孟軻耶俱不識也對曰此吾母也吾母教我曰無以貧故不擇官滋汝以偷也無以養故不擇婚滋汝以累也（曰不擇則必擇而官擇而婚矣非令其絕宦與婚也）孝在便吾心也孝不在便吾身也愉愉挖枕者便吾身也孳孳受道者便吾心也汝不見馬牛羊豨（音喜楚人呼豬聲）乎同豢芻豢也馬牛則免也羊豨則不免無他牛以耕免馬以駕免豈惟芻豢為然人有大馬汝當勤其道者也我對曰某聞會盟則牲馬宗廟則犧牛如此不以免

宗何。吾母嗟曰。汝誠得列於會盟。薦於宗廟。雖不免
吾猶讙。我固受教於吾母矣。不然我何以得專此。使（非受教於吾母則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我何得以自專而不仕不娶也）如牽
人言。（知或牽制於為貧為養之言）而戾母心。不知其子也。（吾不知其於順親為子之道何如也）
鄉之君子退曰。吾聞曾子能養志者也。（之教以善體未言之点）若人曾子哉。（疑詞）

使醫

王安石

夫知人必用用人必專古今譚理道者共宗焉乃或謂獨任成亂抑又何故歟豈用雖專而知未盡歟將氣化人事之盛衰得失相倚伏而數莫逭歟王介甫堅志實行世罕與儔至其得君之專蓋參桓之仲昭烈之孔明並而為三也初欲起國之羸弱後遂甚國之膏肓橫干衆議鄙之曰庸噫千載而下孰能白公之心哉

一人疾焉。而醫者十。並使之歟。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烏知其尤良而使之。曰。衆人之所謂尤良者。而隱之以吾心。其可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夫能不相逮。不相為謀。又相忌也。況愚智之相百者乎。人之愚不能者常多。而智能者常少。醫者十。愚不能者。烏知其不九邪。並使之。智能者何用。愚不能者何所不用。一日而病且亡。誰者任其咎邪。故予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此一段言任用之專）使其尤良者有道。藥云則藥。食云則食。坐云則坐。作云則作。夫然。故醫也得肆其術。而無

憾焉。此一段言悠作之篤不幸而病且亡。則火矣。樂云則食。坐云則作。曰姑如吾所安焉爾。此即姑舍女所學而從我所好若人也。而何必醫。如吾所安焉可也。凡疾而使醫之道皆然。而腹心爲甚。制天下者以君爲腹心有腹心之疾者。得吾說而思之。其庶矣。介甫可謂急于得君矣竊謂其才似賈生其忠似諸葛武侯獨其清靜寧一不如曹平陽侯耳

波斯胡　　王世貞

巨胡之於寶媒亦烈矣。亦可以已矣。必待其走訴上帝身殛而衆寶流散離欲不已其可得乎

波斯胡者。嘗得一蠱。青質而善麵。其巨胡識之曰。是寶媒也。則與諸胡攜之南海上。叢戟自衛。搆巨鼎。㸑油而火之。三日夜不休。海人出於波。以珊瑚之長丈者賂馬。曰。請寬是胡。衷珊瑚而戟之。去也。復火之三日夜。鮫人出於波。以明珠之圍七寸者賂馬。曰。請寬是胡。衷明珠而戟之。去也。復火之三日夜。龍女出於波。以若月之璧。若日之靺鞨賂馬。異聞集西岳王京夫人所遺鞨靺寶紺碧似玉而狀如櫻桃曰。請寬是胡。衷璧若靺鞨而又戟之。且叱之曰。去。吾不盡而父藏不止。龍父懼。走而訴上帝。下震霆雷電急擊巨胡死。衆寶流離人間。王子聞之歎曰。是亦不可以已乎。

古今寓言卷之六

鉅鹿介錫陳世寶總訂

邵陽子仁車大任批點
休寧東圖詹景鳳編次

神鬼類

送窮文　韓愈

圓融諧俗士之所以通也不能是而垂於時惟與天通而已可以立名可以不磨則其窮也豈誠鬼物之在已哉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一本云使奴星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與粻（音張）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途躬（躬作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糧日吉辰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携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呼覓切）欻嚘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見得自初而窮）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

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虀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鬼欺人嫌窮亦至矣）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音浮）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三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一作貌）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一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智欲御俗正直則智窮矣）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群言執神之機（學欲易知深微則學窮矣）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秪以自嬉（文欲趨時奇怪則文窮矣）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眾後責在人先（無利多謗則命窮矣）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推誠致隙則交窮矣都將許多好處作不好說直是見得自家不服道以求通意）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

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 退之此文非是送窮乃是問窮 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為 知字貫至此句 驅我令去小黠大癡 哂之之詞 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 此則五鬼有功于退之處 看到結果收拾方知前面許多布置鋪敘盡是戲言 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 有知我其天之意 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于予雖遭斥逐不忍子踈 設為鬼不肯去之意以見窮無可免之理 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君子固窮退之有焉

祛倦鬼文

瑶泉申時行

夫子以不倦誨人以無倦語政聖學之統緒遠矣先生自昔以聖學為己任直欲負荷一世勤施四方無待志帥氣輔而明光於上下者祛倦之文不過闡明聖學開我後人迺侍御公能發明之而又能推行之跡所激揚江表凜凜風裁可覽鏡已學者仰窺先生之緒與起侍御公之風則昏魔潛伏志氣如神隨所遇而奮焉其三夫子不倦之教利賴也哉

歲丙辰久荒於嬉將理業時手稿十編輒復困倦倦則復廢書如是者累月昔人云人精強則神輔之困憊則鬼入之是誠有倦鬼耶抑為三尸韓逐五窮良有激也矢文以祛之詞曰噫吾語汝大塊委蛻洪鈞鑄形孕精毓秀篤生斯人攝以陰陽調以五行充以元氣運以元神戴圓履方含聰畜明壯以肢肱利於屈伸五官奉職福壽康寧昔在神禹胼胝如腊亦越姬文宴朝及昃公旦几几夜以繼日宣父皇皇不寢忘食 歷叙聖學之原 彼誠至人爾不能入予獨何辜爾不相

恤維爾之來。默默冥冥。非虺(詩胡為虺蜴)非螫(詩自求辛螫)無狀。無聲。不寤而夢。不醉而醒。不疾而瘦。不嘆而伸。若浮雲而未墜。若負重而莫勝。(名狀倦意極盡)入人之首。倏焉如几。欲仰。更俯。求昂。反屈。若南郭子倪几而坐。(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北宮子喪志而出。(列子北宮子問西門子西門子荅以厚薄之驗北宮無以應自失而歸)入人之目。若眩五色。注睫欲眯。回瞬成黑。如昌黎之昏花。步兵之眼白。入人之手。如掣如維。將掉臂而從倚。欲撫掌而離披。墜伺郎之筆。落司馬之杯。入人之足。如絆如纆。欲舉武如趨乘。比寸步於登天。李白安能脫靴於內陛。謝安何以曳屐於東山。至若青緗浩牘。玉笥陳編。誦不能句。讀未終篇。惟爾一至。令人茫然。如右軍之坦腹。躓飾之高眠。又若汪洋與義。佶倔微言。凝思注想。欲揣其玄。自爾一至。忽若澶漫。如尹文之坐幻。逢磨之迷瀰。此之類。倦態不一。寔爾之故。伊予之感。(五官不奉職皆始於倦如此)吾欲終南制汝而不能。(唐進士鍾馗屢舉不第隱于終南山能制百鬼)越巫索汝而不得。(漢郊祀志粵人俗鬼乃命粵巫立祠崇百鬼而祀之)吾將抽戈淬刃。懸桃蔫棘。出于于莽泱之野。渡于于逍遙之域。(此先設言

光祛之以述為以形用而未以神用者)子胡不歸爾之樂土。而顧留我之胸臆。速去速去。無留我側。言訖。坐而假寐。見有一人。揚揚然。勃勃然。聳肩弛臂。垂頭曳趾。而來頓余言曰。我非爾仇。爾胡我責。適聞詈言。令我氣噎。爾不聞大明升而群陰伏乎。天君主而百體從乎。(所謂精強則神輔之)蜉蝣之出。必以陰冥。魑魅之見。必以無入。(所謂困憊則鬼入之)呂雉衰而蒼犬攄腋。(史記呂后祓逐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腋忽不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后遂病腋傷)晉侯蠱而黃熊入門。(晉侯有疾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謂韓宣子曰鯀殛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晉未之祀也)使爾神定而無隙。吾安能於爾而見侵。爾志則不立。而我是咎。學則不專。而我是嗔。何責人之苛。而恕己之昏歟。吾以安靜為體。柔靡為形。入乎優游之室。憩乎偃仆之林。不與精強者為伍。而與懈怠者為朋。銳健者吾即與之絕。安閒者吾即與之親。(勤與倦敵正是本意)昔者董子(仲舒)下帷。吾不窺其幕。孫生(孫敬)閉戶。吾不行其庭。季子(蘇秦)持錐。吾即避其銳。匡衡竊照。(鑿壁)吾不掩其明。又如寒樓雪案。(孫康)影伴螢燈。(車胤)啖黃虀而不飽。(范仲淹)撫圓枕而長驚。(司馬光)若此者。吾即望風而去。褰裳而行。惟有貴介之子

落魄之夫食厭粱肉服盈綺羅游娛既暇歌舞方餘徙倚高堂燕坐華居思慮息而少安甚與我而相宜又有愚童下士惡習詩書便目前之逸樂忘腹中之空虛絕想青雲之驥閒過白日之駒每欠伸而無措遂與我而相依蓋吾畏避者如彼而狎暱者如斯吾嘗入汝絳室窺汝靈臺（絳室靈臺指心）銀海范洋玉樓磋頹（佛經以眼為銀海肩為玉樓蘇子瞻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心隨鴻鵠以俱往神偕蝴蝶而飛來吾乃觧汝繫絡弛汝形骸雖一見而顛倒猶四顧而徘徊爾胡不自反而徒咎我

為謂我鬼耶則宣室之談不及（漢文帝宣室受釐召賈生問以鬼神）欲我祛耶則欝荼之令誰何（桃都山下有二神曰神荼欝壘各執葦索伺百鬼而食之）爾何不勵精以為刃淬志以為戈銳意以為棘矢殫力以為桃弧（勵精淬志銳意殫力所謂元神運而元氣自充也是大關鍵大筆力）吾即與子而永絕安能復受子之刀刀乎言已不見余亦驚覺神耶鬼耶乃爾訓告振衣拭目敬謝聞教

右先生未第時作也子奉

璽命督餉東南道出夏鎮得之於都水冲台陸公莊誦累日恍然有悟曰先生天資明睿學隨時斂

豈復有倦鬼之可祛耶不過假此以勵我後人使之勉強學問弗倦於勤以登諸高明之域耳顧先生之意涵蓄深遠恐又有欲吾人引伸觸類舉倦之當祛者而有以盡祛之也是故為吾人者苟知事君而無致身之誠臨民而無納溝之思居家而無孝弟之行處人而無忠信之德皆自吾擇術不明立志不定一念之昏倦中來也則隨所遇而奮勵以祛之第見力行不怠而衆善悉有矣噫嘻

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記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皆是之謂耳勗哉因鋟梓以與同志者共盡祛倦之義而副先生嘉惠之盛意云

萬曆丁丑孟夏吉日鉅鹿守軒陳世寶謹識

土偶對　貝瓊

天地之化消息屈伸其運不爽未嘗私有禍福於人竊之則爲貪天功攘之則爲弄化權君子安其常而已矣何恤乎土偶之云而竊且攘也

岸海有古祠奉捍泖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枓然而鳥鳶噪其巔入其戶則毒草茀然而蛇虺蟠乎中有屋焉仆而不支有像焉剝而不完老巫揖而進曰是祠閱五百春秋矣嘗能以禍福恐乎人有疾必禱神皆答之如響百穀歲登無蜚蝗霜雹大疫之災人既樂業至者如歸由是剪荊棘而宮室之或光怪夜見髣髴金支翠旗自天而降而日有事於是者麕至及其廢也咸玩而侮之神亦不能禍福於人豈盛衰關于造物者乎余曰嘻是土木而衣冠也（此一句是一篇主意所謂片言以居要也）昔非神也而神之者人也今非弗神也而人弗之神也若何怪焉是夕宿于祠之旁有介而弁者見於夢曰吾既辱子子何毀之過邪子見吾土木而衣冠也獨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爲邑邑有令大而爲郡郡有守其爲禍福甚于神也（譎之踞然）罷軟者叨祿貪縱者敗法非守令而土木與內附百姓外柔四夷生殺繫其喜怒黜陟繫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僚之首不啻神之魁然而貴者也出則陳兵而驅入則複壁而居目瞽而黑白相混耳塞而淫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與吾假丹青之飾而託乎太陰使玩者有時而懼彼肖天像地握珠玉被錦繡且倀倀焉尸居而鬼噪未始見德于人乎奚不以誚吾者誚彼與萬金雖積不救燃臍之禍（董卓）三窟徒營豈免排墻之厄（王衍）吾恐楝焚而及巢燕基圮而殃及蟻其不爲予祠之毀者幾希余應之曰汝之所斥者似矣而非其實也余所處之時不可爲乎介者又曰胡廣歷六帝而無稱于時一盧懷慎耳張華裴頠禍至而不圖一曹爽兄弟耳人物不同而同爲土木已（君子會合明良時際熙泰養天下以和平之福亦有難以例論者）余無以詰覺而識其語將獻諸上懼執政者之不悅也故尼

古今寓言卷之七

鉅鹿介錫陳世寶總訂
邵陽子仁車大任批點
休寧東圖詹景鳳編次

器用類

說劍　莊周

古之祿利器以讋服天下者惟神武而不殺此天子之劍也降是而幾于霸矣又降而畢于鬬雞矣何服之能為上審所好而動靜大小區以別焉將無敵于天下莊子之言近之

昔趙文王喜劍（喜劍開之戲也）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言以此為從者之奉也）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著髮也有毛故如蓬）突鬢垂冠（將閧故冠低垂）曼胡之纓（纓之粗曾無文理者）短後之衣（短後不擔也為便於事）瞋目（怒視）而語難（去声謂欲閧時以語相詰難也）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欲絕王好劍而先以劍服見蓋順適王意使之得盡其說此戰國策士常套也若孟子告齊宣王請無好小勇其納約自牖異是）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

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司馬曰十步與一人相擊輒殺之故千里不留于行也）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示以虛開以利與其進也後發而先至驚鳥將擊必匿之勢也此數語人皆信其為劍術之真訣而不知其為臣激之良法）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于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敦治也舊作斷）莊子曰望之久矣（指士日[illegible]）

王曰夫子所御杖御用也杖執也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劍表非劍首也齊岱為鍔刃也晉魏為脊周宋為鐔劍口韓魏為鋏劍把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用之有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順五行之理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日為德月為刑日月陰陽春夏秋冬皆順造化自然之意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皆形容其用之廣大此

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聞其所言之大覺其所好之淺故自失耳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直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鋏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四鄉四方數句即天時地利人和也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

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牽之上其殿也致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見琨傳之意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服與伏同王既不用此劍士皆退伏自斃于所居之處也司馬云忿其不用皆自殺也

奇橘傳　　王格

世之作物傳者多矣獨此傳立局有原委行文有變換至其所狀人情物態則如奕秋之手愈出愈奇孫吳之兵百戰百勝非得文家妙筭者不能詎可以為戲玩而忽之耶

奇橘字平子其母江南民家女聰悟喜兵事方筭有相工指之曰是當產子為世聞人當黃帝征蚩尤歲徵天下驍雄備將帥之用（世謂圍棊始於黃帝兵法）而橘母庶幾一遇以顯其能竟以身女（女入軍中鼓聲不揚）州岳不敢上橘母

恙曰自天地開闢始有此戰而吾不獲與是命也夫命也夫遂發憤南走止洞庭上化為橘士人憐之不忍剪伐忽一歲所結實其中有一大如數斛罌有老父見而異焉採剖之則兩仙人攜嬰兒嬉其中見老父了無疑色相與談話移時（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能深根固蔕耳）會日暮兩仙人別去轉盻便失所在獨嬰兒留老父所老父以子其妻鞠之既長方面廣顙黑白分明性寬平不喜言笑然頗修飾邊幅外若木訥而中實條理磊然不亂居常凜凜有戰鬭之意蓋其所得於禀然也老父喜曰是子自奇士而又產於橘不胎育因命之曰奇橘橘乃奏老父丈夫當有事四方安能鬱鬱處此作田舍兒老父益器之具車騎使適遊諸國時堯治天下有子曰丹朱好嬉戲聞橘名使使召之至則居中甚親倖用事堯以丹朱故亦時時使至前（博物志曰堯造圍棊以教丹朱丹朱善之）陰以兵法教之以備宿衛而橘之能益成於是自王公大人以及里巷仙逸商旅四夷之君長莫不知有橘而橘又恂恂簡朴善與時高下至其馳騁縱橫出沒變化不出几席而得開疆謀

國之道則天下之至神恠莫測未有加勝者與人處隨其智性雖不喋喋事口語而應對自攝盡使得所頎（棊亦謂之手談）每高堂奧室花榭竹窓或嘉賓客尊酒相娛樂多迎致橘橘造必據上坐狎侮諸客人亦甘心下之怙時日廢不可已事無所愛（黃山谷詩云誰謂吾徒猶愛日參橫月落不曾知正此意也若李遠以長日惟消一局棊之句罷知杭州亦太過矣）凡與橘一識面者輒矜謂曰余於橘分誼他人莫及也其風流蘊藉能得人之情類如此（模擬工巧而意義自歸于正非苟作者）頎其人既兵家者流不能無陰賊險巇之習欲得其術必專

心致志。惟橘之為聽乃可。不然。則橘亦厭薄之不肯盡其技。以是頑鈍空鄙之士。願竊非笑橘。然橘終不顧也。及丹朱死。舜之子商均。亦與橘善。而橘老矣。博物志又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棊以教之其法非智不能也竟罷歸。号姓散處郡國。春秋時有居魯者。聞仲尼神聖。往見之。由賜之徒。相與絀其藝。以為下愚。仲尼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於是弟子稍稍禮敬。後百年。孟軻遵仲尼之業。疾處士橫議。深詆毀之。然聞奕秋修橘之術。能盡其妙。遽退然曰。通國之善奕也。自二聖賢。互推尊橘。而橘之名益顯。秦漢間。海內多故。大冠不備其說厥族中微。儒者馬融為造賦。稱其賢甚悉。賦云略觀圍棊法於用兵三尺之局為戰鬪場怯者無功貪者先亡云云班孟堅。論篤君子也。作奕旨。旨云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黑白陰陽分也駢羅布列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其言宏侈有味哉。乃後六朝諸帝。及謝安符堅百萬攻淮肥安令駕出別墅與謝玄圍棊賭別墅王積薪。積薪從明皇西幸宿孤姥之下夜聞姑與婦棊遲明請聞姑曰是子可教以常勢因指示以法曰此已無敵人間矣顧師言日本王子之徒。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奕棊宣宗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王子不勝問曰此第幾手荅曰第三手王子嘆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因獻玉棊局吟嘆玉棊子皆傳其學。

而騷墨家。若張說。唐玄宗召神童李泌既至方與張說觀棊使說試之說曰方若棊局圓若棊子動若棊生靜若棊死子以此賦之柳宗元。柳子序棊曰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歎其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歎去云諸人。著論稱頌功德者。殆不可勝數。蓋至是而橘之類。愈益蕃衍。其與橘並稱而相頡頏者。有奇象。或以為橘之弟。故又稱橘曰大奇。蓋諸奇雖其數各有所出。而規模要畧。皆範圍於橘。顧歷世綿久。方言訛奇橘為棊局。而平子一曰枰子云。通篇雖形容曲盡而其實含蓄不露至末方歸結本題明白說破作文者而識此法亦可以得先後著矣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容成蓋局無隱非明於覩人而昧於反照者也而乃有反背好察之詭第不知彼之俯仰取容穿鼻服役者又何如也匿瑕者見之以爲讐就正者見之以爲友存乎所遇焉耳容成豈能自爲明哲保身計哉

容成侯金炯者本蜀郡嚴道人（其地有銅山）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揆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諳尚方鍮作世若之乃戒子孫勿其服色（鍊紅為青白）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爐也）范生（範也）皆傳修煉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鑒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預之歷試臺閣號爲明達抉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西京雜記始皇有方鏡照見心膽女子有邪心者照之即膽張心動）其忌積毀于上以爲背而不相副炯亦自病於狹中不察察如此是雖造物無私圓方不礙然疵陋者終惡能以塵垢混其迹也（自造物無私至此真爲鏡傳神矣）竟被擯斥後亟有月蝕之變時宮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後召見俾具道所以然者扣之智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泒別於廣陵者（揚州爐之鏡）飾求售謟爲輕薄子干權戚中或撫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蓋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恥耳既稍進炯又鄙其爲人迺復以讒廢歸老于家

太史公曰炯之遠祖當軒轅時以能服祝融氏得薦于上能強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知模於洪範耳鑄（軒轅採首山之銅鑄三鼎于荊山之陽）物怪遇之莫不喘息自廢後亦親幸上最與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爲壽光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玄（玄青銅也）亦以精鍊見重覩炯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不善晦匿果爲邪醜所疾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哉

靈壽先生傳　陸奎章

靈以運化壽以蔵神凝然洞然極物之精先生其天下之至公至明者矣靈或與時而俱晦壽則從革而不磨旁燭無疆是之取爾

靈壽先生金亮字公照少好山居不知其本所出考之漢當系出金日磾故胡虜種負固于山頑鈍無恥日磾羨中國文物之化用夏變夷其種遺于蜀者為嚴道人亮之族也日磾嘗曰吾後子孫必有易服色勵清白以顯用者越者千世為貞觀元年果生亮師大冶先生曰（自此至有味爽丕顯之風一段皆寓成傳意表）乃所願若孔子鑄顏淵因受其模範益刮垢磨光以成其器為人明達剛斷無毫髪隱卓然以垂休光照後世為己任有叩之輙為形容其美惡而不一涉于愛惡以故忘德怨于人薄海內外凡有目者咸望其風采得一識面即形影相依狡偽者厭其誠暴慢者致其恭焉開元丙子八月群臣賀千秋節因以亮獻（金鑑事借用）帝命歷試臺閣有味爽丕顯之風後貴妃短于自見帝嘉亮鑒局命往曉之遂獲深居大內號曰靈壽先生妃每晨雖帝不及接獨亮與疏附侯木理（枕木）絳侯房施（[illegible]）蜀人白華（粉）侍左右理善解紛華善匿瑕施善將美亮獨坦其腹而靜觀三人者倚重焉然太察察近訐直衆漸不堪一日理與爭功曰子謂能行不言之敎乎亂則吾理之紛則吾解之條貫靡遺子孰與我而獲上睠顧特尊亮曰君不觀漢庭之論功哉發縱指示者功人也逐殺狡兎者功狗也諸君徒得狗功耳施與華聞之怒曰吾二人幸密邇清光日授君指麾資以調護君欲厚而厚欲薄而薄罔敢自用而曰狗豈不負華素志與施井心哉聰明深察近于死必好譏議人者（老子）吾不久見君之折也由是共譖亮于上謂俯仰取容背而不相副共於服役雖穿鼻不恤（亦寓容成傳意）妃亦憚其不少掩蹤而不見者久之及忍以情眊聞命太醫玄錫白旃往視已而神色如故（淮南子明鏡之始型矇然及粉之以玄錫摩之以白旃則鬢眉髮毛可得而察）進曰昔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臣無愧焉恨不過昭烈耳妃慚謝初亮被薦筮之其繇曰明哲煌煌知微知彰含之則蔵無遺身映何用不藏欲勿往為群臣必致之及帝幸蜀妃殞

于馬嵬將狀亮賴依乘輿而止後帝崩憐其與蒙塵之難遺命以殉葬焉予二曰鏡曰鑑咸能爭光前烈而鏡之名尤著

東坤子曰嗟乎雉之罹于羅者以華豹之陷于穽者以斑亮之身納諸壙而死非以其明故耶亮知習靜無為不遭是其壽豈有涯哉自其隘伯夷謂鄉人冠不正奚必望望然而去當由由然與之偕而就正可也非不知遠怨者而終以積忌汩沒其身豈亮明于前而或昏于後耶將遇時之衰颯雖有道者不免耶老氏之道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又我好靜而民自正而亮咸有耶謂得其道非耶至其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雖吾儒亦何能過是耶然則尚可以自外至者為亮之得失哉

鼎說

許應亨

自天地之大等而細之始終消長成毀顯微皆數存焉疇適而離者哉有用無用有知無知造化惚恍陰陽合睽夫士亦有鼎也惜鼎而不惜士何其弗思也歟

齊之野人夜相驚以火鑿之於社東垣之下得鐘焉似鼎而小總八十一乳上著山嶽魑魅饕餮之狀野人相與試察其色則渾朴而不悅于衆目試擊其聲則洪遠而不入于里耳因撞而碎之鬻諸鐵冶之肆客有語叔夏而恨之者叔夏曰子以是物為有知乎客曰昔者夏后氏既平水土貢金九牧鑄為九鼎以察神姦是豈是物乎吾聞劒有干將實能變化飛徙今是鼎能夜燭以光奚其無知叔夏曰甚哉子之好古也苟是鼎有知則曷不求售於子而卒炫耀賠斃于野人之手古之山罍（夏后氏尊）犧象（周尊）玉輅大璜是皆精微貴重太古博雅之寶也今皆安在推而言之伊耆氏之葦籥有虞氏之剛泰（明堂放白北周斠剛泰有虞氏之尊也今云剛泰誤）夏后氏之琖殷之斝周之爵秦璽（秦始皇刻藍田玉為璽丞）

相李斯所箸文曰受命于天既受永昌趙璧。即和所獻者隋珠。隋侯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後蛇銜珠以報盈徑寸純白夜光燭百里歷世稱焉搜神記漢鼎。旣其或毀于爇

知。或遷爲異物。或淈于水土。或化爲泥沙。言物必有毀棄子

能一一而保其無恙乎。重華禪夏。兩璥無聞。鳴條旣

伐。四璉亦戢。商受殄滅。六瑚繼毀。幽厲播遷。八簋不

守。惟其陵谷變遷。盛衰迭運。大者天地。且不能以長

久。而況於是幺麼之物哉。言物不能常存必若子之言。則是

寶玉大弓。不出魯府。魯之分器不爲人所竊璆琳琅玕。終貢一

姓。啟之祭器。不抱以適周。而齊之大呂。不藏于燕室

也。大呂十二月鐘律樂毅報昭王書大呂陳于元英此段以物反喻物咸久覩而不

變。則是賜銅山。壘金谷者。不必餓圜扉。槁東市。印纍

纍。綬若若。裂土而侯者。不必羅雀門。乘牛車。以人反喻阿

房之宮。魯靈之殿。章華姑蘇之臺。不必飛煒燼。成草

萊。遊麋麃而號狐狸也。以宮室反喻三段分明似諫逐客文法非其伸

者不得不屈。往者不能不還乎。二句收前意斬截且是鼎也

出之于土。而入之于冶也。其利農事而爲鋤爲鎛乎。

將捍患難而爲戟爲鍛乎。抑爲鑊以承烹餁乎。將爲

鑑以別妍醜乎。如其無知。則方其爲鼎也。不知其爲

鼎也。及其爲鋤爲鎛爲戟爲鍛爲鑊爲鑑。亦不知其

爲鋤鎛戟鍛鑊鑑也。如其有知。彼方見世禮崩樂廢

而器無用。乃發其神光。自貶以求有益于世。還古而

變今。出無用以求有用。子又何必嘖嘖然惜之哉。轉

且是鼎也一段文意春容奇逸但曰自聚以求有用而卒踣蹵于野人之手則是不擇所從急于炫耀自喪其寶而所損者多矣不可惜哉方且有人於此。淳厚樸野。息機絕

智。其處世齟齬而莫能入。其於人踽凉而無所親。貌

類無知。言若無用。其不悅于衆目。不入于里耳。有甚

于是鼎。久爲天下所擯棄。子不此之惜。而乃不釋于

彼。何無所厚薄輕重于其間哉。客於是目瞠而不瞬。

舌舉而不下。自咎失言。唯唯而退。

琴喻　　宋濂

甚哉似是之惑人易蔽而難曉也山民之於琴可哂哉形器易徵謬乃若是知音尤愈巳況乎鄉愿之忠信廉潔天下希不惑之矣

客有爲予言楚越之交恒多山山民齊氏者不識琴問人曰何謂琴或告之曰琴之爲制廣前狹後圓上方下嶽首而越（音潤）底被之以絲則鏗鏗然泠泠然可聽也齊悅曰是知琴矣一日適通都大邑見負筑（音竹）來者亟趍視之驚曰是不類廣前狹後圓上方下者邪反側視之良久曰是又不類嶽首而越底者邪以指橫度之則亦有聲出絲間復曰是又不類鏗鏗然泠泠然之可聽者邪遂致其人而歸師之三年晝夜不輟自以爲盡其技也鄉之告者偶過焉聞其聲輒瞿然曰子習者筑也非琴也不然何若是嘈雜淫哇也因出琴鼓一再行齊民聞之蹙頞曰子紿我矣子紿我矣澹乎若太羹玄酒樸乎若蕢桴土鼓不足樂也予所嗜者異于是若鸞鳳之鳴若笙簫之間作若燕趙美人之善謳吾不知子琴之爲筑吾筑之爲琴也請終樂之嗟夫琴之爲器人所易識山民乃以筑當之則夫誤指鄉愿爲君子日愛之而不知厭者尚何怪乎感所言作琴諭

竹夫人傳　　張文潛

夫人以後宮共薦日見進幸然而未嘗屈體畧無猜忌真可謂善良矣此帝之所以不忘而復召也色衰愛弛自比婕妤可謂怨而不怒也哉

夫人竹氏其族本出于渭上往往散居南山中後見滅于匠氏武帝時因緣得食上林中以高節聞元狩中上避暑甘泉宮自衛皇后已下後宮美人千餘人從上謂皇后等曰吾非不愛若等顧無以益我思得

疎通而善良（涼）有節而不隱者親焉於是皇后等謝曰妾得與陛下親沾渥多矣而不能有以風陛下罪當死於是共薦竹氏上使將作大匠銛拜竹氏職爲夫人既進見夫人衣綠衣黃中單（竹色外青綠而內黃）上咲曰所謂綠衣黃裏者初夫人家久見滅（謂竹而析之謂篾）上曰爾滅亡之餘也夫人謝曰妾之滅亦大矣然夫人未嘗自屈體就帝帝每左右擁持之上有所感時召幸後宮寵姬而夫人常在側若無見焉而諸幸姬等皆相謂曰是所謂善良者安能間吾寵由是莫有妬之者是時上方郊五時祠太乙以致神仙卑常齋戒自祓除而每召夫人有所游幸諸將軍幸臣等吏爲帝携抱夫人以從帝亦不疑也上幸汾陰祠后土濟汾水飲群臣作秋風辭歸未央坐溫室夫人自此寵少衰（秋風至而溫室君無事竹夫人矣此亦秉除欵理）上謂夫人曰而弟歸善自安明年夏吾召君矣明年夏果復召夫人夫人見上中不能無小妬（盡意）由是罷之而遣將作大匠選於他竹氏使加職焉夫人居後宮至孝成皇帝時猶無恙時班婕妤失寵作紈扇詩見怨（有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篋

笥中恩情中道絕之句）夫人讀之曰吾與君類也然爾猶得居篋笥乎至王莽敗漢軍焚未央夫人猶自力出然遂焚死

墨姬傳　陶潛

君子不爲暑而廢裘知有時也墨姬少溫知之度至以肅氣凌人欲專擅其榮寵可謂不通於時矣激烈自焚又何咎哉

墨姬者（墨姬盖本青如而轉稱之）孤竹君之後也母筍氏生于蒼梧之野姬爲人氷肌玉骨有烈女風然思祖伯夷以清節死遂變行和而不流自天子至於庶人與同寢抱懷不亂嘗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唐明皇天寶五年夏六月被選入宮

帝居華清宮思南方多事終夜不寢而赤汗流浹背姬每虛心以解之由是遂得專房之寵雖貴妃不與亦不忌焉帝欲幸輒辭之曰曾子謂十目所視以妾觀之豈但十目哉帝爲凜然有後進錫姬俱被寵然每更迭用事不得覿面帝嘆曰所謂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每休沐乃相謂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一旦錫姬相譖去曰君勁節多骨必得近幸然身如槁木未免火災之厄墨姬曰妾見君如探湯第可糊其口於四方耳安得傷吾六七尺之軀哉錫姬曰誠荷足下眷戀之恩故敢冒進溫言今乃惡妾如探湯所以不能不熱中也墨姬大怒斥其居曰吾恨不淋汝頭以爲飲器帝力勸乃解各置別宮求不相見（湯媼與竹夫人相會默然嘆曰人生出處各有時耳何至如二姬相詬詈哉）墨姬雖被寵然無人道之感而有娠帝以爲不祥筮之得屯六二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姬聞之懼往來憧憧莫知所出肌骨枯槁帝寵少衰秋夜帝夢遊月宮極寒不可留姬與貴妃爭寵誤批上頰帝大怒曰與卿同寢芒刺在背所謂剝床以膚也此輩但可束

之高閣因以柱斧撞之姬走避床下嘆曰將恐將懼置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世態炎涼乃至此乎（此班婕好之所以寄詠于紈扇也）居數歲室廬盡荒廢至于蛸蠨在戶二子破腹而出卒符十年乃字之言姬發憤抉目解體自投于火而死於是火災之說亦驗所生骨格雖肖姬然削方爲員無復峭直之行云

太史公曰墨姬之行可謂善學伯夷矣然君臣朋友歡其久而不厭者宜莫如敬而姬乃削去邊幅至於同寢裸裎而不知愧是能以其

可學伯夷之不可不能以其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也。以其可學伯夷之不可則法以其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所謂歆也至其晚年失寵不能自遣至於自焚則又與少年所行迥不相似何耶夫四時代謝成功者退亦各從其時也姬乃欲無冬無夏獨擅其寵可謂不善處窮者矣火災之厄其能免乎

物極則反冬夏是也姬不違於四時之序而輒與墨姬交構淺中甚矣至謂其不善持盈卒以口敗則驕溢之過當必有主之者而姬亦得以有辭也已

錫姬傳　陶澤

姬本姓山晉山濤之後也母石氏生于錫山之巖穴間遂號錫姬唐將作大匠徙見之曰此奇物可居遂羈而歸陶融既久切磋琢磨漸以成器姬爲人大腹短項貌雖臃腫然肌膚潔白不施鉛粉而瑩然可愛坐如泥塑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明皇天寶五載冬十二月墨姬竹夫人寵既衰姬以良家選入貴妃洗祿山兒畢即飲以湯作大襁褓以裹之納于後宮然口善傷人每三緘其口焉時帝患寒疾終夜以足加其腹姬善承順熏然和氣襲人每早朝則勸帝洗濯以自新傾倒必盡帝俯首受納爲之改容嘗曰溫恭朝夕卿之謂也用詩語不浮泛帝一日將行幸諸宮人皆競妝以待姬獨坦腹于東床帝指其腹曰此腹中何所有衣得無薄乎姬曰滿腹皆春意何患於薄明年

二月春和煦後苑搆沉香亭成召貴妃燕飲帝卯酒未醒不覺心熱煩思墨姬錫姬因譖之曰墨姬美如冠玉腹中空空未必有也墨姬聞之以爲恨重賂内侍爐生使詆其短爐生乃面折姬于前曰姬爲貴嬪而蒙布被詐也飲必盈腹貪也雖有涓滴功然非臣等吹噓之力則不能所謂因人成事者也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非耶陛下與姬寢一跌足則傾覆可立而待詩曰艷妻煽方處其是之謂乎於是姬遂失其寵一夕夜驚自捫其足曰虜傷吾足遂貶姬出居冷宮尋烹爐生

姬既廢而如浮垢背有台文遂得消渴漏疾老不任事又明年冬帝夜寢欲召幸姬辭曰誠欲再幸必重加錫命乃可帝遂止天寶十五載祿山反入京師燒宮室姬被焚死焦頭爛額子二長曰壺次曰注肅宗至德二年上皇還京錄帷幄舊功授二子光祿勳賜歸湯沐邑子孫蕃衍至今不絕

太史公曰錫姬一本姓陶氏陶唐氏之後也今

按族譜所謂陶姬者乃錫姬女弟以生于陶復陶穴間故號陶姬爲人甚類其姊但温和稍不及焉以其嫁寒士故史氏失傳夫終温且惠婦人之德也若錫姬者可謂温且惠矣且其勸帝洗濯自新有盤銘之義焉雖古賢妃不是過也然器小易盈物滿則覆理勢自然無足恠者姬乃不善持盈卒以口敗豈其不謹尚口乃窮之戒而致然耶後世守盈成之運者可以鑒矣

湯媪傳　吳寬

媪始應廣文之召。不以寒素為凉。及起貴介公子於疾中。又非炎炎附人者。宜乎溫公之貴而儉素者與之以終身也。

媪之先金姓。少昊之苗裔也。夏禹治水功成。別錫之氏。世有從革之德。（金曰從革）載周書洪範篇。穆王時。有金母實生媪。媪少遇為燧人氏之言者。授以水火相濟之術。善養氣。能吐故納新。延年不死。人異之。晝寢觀其所為。垊處室中。一腹枵然。及暮惟歆湯數升而已。人因扣之曰。媪何以壽。對曰。汝獨不聞冬日則飲湯之說乎。吾術止此。（飲湯而吐故納新。故以此自壽。後復以此療貴介公子寒疾。此文字照應處）他無以告子者。因號曰湯媪。媪為人有器量。能容物。其中無鉤鉅。而緘默不泄。非世俗長舌婦人比。性更恬淡。貴富家未嘗有足蹟。獨喜孤寒士。有召即往。藜床紙帳。相與抵足寢。和氣藹然可掬。唐廣文先生知其名。召之。媪至。謙抑居下坐。廣文揖而進。媪曰。足下雖冷官。妾則婦人。豈敢與公比肩哉。廣文多其讓。與語至夜半。頹然就睡。偶以足加其腹。媪亦不怒。

天明。更與語。傾倒殆盡。自是廣文非媪。寢不安席。嘗曰。和而不流。清而不激。畢以自牧。即之也溫。（品題亦善。惟）媪能兼之。以為知言。媪復知醫。思以濟世。人謂其滿腔子皆春意也。有貴介公子。犯寒疾。獨臥別室。迎致之。媪初不欲往。或曰。此正媪行仁之秋也。何以拒焉。不得已一行。視其疾。已在骨髓。循其經絡。起足厥陰。曰。是非鍼灸可加。法宜用湯液。從其言。體溫自下起。若飲薑桂附子然。及視其劑。則平日所飲者也。公子奇其效。欲留侍終身。諸姬患之。相與譏于公子曰。媪雖知醫。然晝伏夜見。蹤跡莫測。其殆鬼物耶。公子尚慎之。媪聞。慍見曰。吾平生號能容物。至是不覺使人熱中。卒罵曰。家世非寒族。幸自溫飽。無求十世。若輩粉白黛綠。專以色媚人。鬼物真。自謂。吾見若輩之殺公子也。（有諷切）竟去。及接他人。終不失和氣。公子亦遂疎之。諸姬更進御。未幾疾復作。竟死。始媪言。媪同時有夫人竹氏。與媪每春秋時。輒為人棄置。相會默然無怨言。嘆曰。人生出處。各有時耳。（此處見各適其用。無猜忌意）媪自周歷漢唐至宋。已二千餘歲。人謂其猶處子也。閱

人雖多無可以當意者聞涑水司馬公有清德欲依之公得媪恨晚家有侍妾不一顧其夫人亦賢乃盛飾之以進卒揮去既公拜相夜則思天下事往往達旦不寢媪進曰公幸不棄處我布衾之下愧無以報德惟公盡瘁事國貌日加瘠幸為天下自愛公驚曰吾久不聞媪言媪甚愛我顧卒聞媪之所以處世者媪曰昔在周末猶及見老子教予曰汝唯知足知足不辱予謹受教以至今日公語曰媪殆謂我耶即謝事退居于洛後甍朝廷因有溫國之封（依司馬公一段意亦深婉）媪後壽亦高雖云得異術要其先世從革之德所致不可誣也

元安傳

支中夫

聖人憂動惕勵不欲遺其身以一息之安心常運也安則無所警而運者息矣此元安之所以有功於學者也太史公以元安為善教愚則以從事於元安者為善學

元安字以寧鄧林人貌質朴而中亦不虛假立志高出物表嘗以明堂之器自期（錢學會作圓枕睡熟則欹用于欹器警人之義）久居山林為市井人所短同類戲之曰向則棟梁今淪枕矣時同類方衣文繡錦縠安乃對曰不知者以為溺中虺外知者必笑若草草矣同類憾之安聞善言從之若轉圜或曰子性好員不至于言員行員動員靜員不已也（元結惡員語）安曰吾豈好員者哉正欲動之不息以法乾道耳（議論三大起下就乾意）且人生百歲如飛鳥遺音苟無善以聞于後亦徒生也晝夜乾乾猶恐不及豈可縱其安逸以惰其志而昏其氣乎是以醉者見之而醒嗜臥者見之而警（醒警皆實用）有功於學者最多晚年有知者欲薦之中心不欲仕乃筮之得兌之困其辭曰臀困於株木入於幽谷三歲不覿解之

古今寓言　卷七

曰臂困於株木以陰柔之質處困之底而無所庇也入於幽谷（幽谷即昧谷言用之于夜也）益入於困無自出之勢也三歲不覿不遇其所亨也嘆曰彼元首尊安者舍我其誰與（尊安得于警戒）如時之不至何且其彖曰尚口乃窮又豈可盡言以取困窮乎遂隱處深密終身不言

太史公曰君子教人不於言傳而於心悟言傳有限而心悟無窮且學者勤則成惰則褫悟矣勤矣學其有不成者乎若安者亦可謂善教人者矣

方温傳

支中大

傳稱君子闇然日章所以不顧人之文繡又何過之可揜也要之自不愧屋漏始耳𢇁人多詐公孫儒者尤爲之而平生所爲無一不可對人言者惟司馬公耳然則方温非能揜過者也乃善救過者也

方温字德周綿竹人外貌若柔其中剛果不可亂煩有山野氣每爲人所排擠如軟熟可任使尤好音樂聞絲竹之聲即起舞（彈木綿器）忽自悟曰君子之學以威重爲質豈可飛揚浮躁之若是乎聞有車大經者（紡器）善變化人氣質遂往從焉大經教而不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無復向時之態矣卒業於要離伯機（杼柚器）因得以成章進儕于縫掖之列天性寬大最能容物善聞人之善惡聞人之過遇人有過則廣爲之揜覆必使人不見而後已（形迹之間尚可蓋覆至于心過愧衾必將欲蓋彌露彼亦安得而揜之哉是以君子尸居淵默常存戒懼）人勸之仕曰吾何仕爲吾遠祖亦常顯前代爲公孫弘所薦者人則少之爲司馬光所薦者人則多之（陸游觀作布被銘云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布被人

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
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出處得失爲千載之毀譽不可不謹也吾何仕爲是以未嘗苟且以事人卒老于隱

太史公曰聞人之過能不譏之者已不可得况見其過而能爲之揜覆者乎欲揜覆其過必用善言以蓋之而不可以辯之也有過者於此宜一聞之即變矣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老子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足容之貴重尚矣然而引重莫如牛革華之取義其亦人安重之意歟

下邳侯革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犍爲黄帝時以力召拜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之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冠冕遂絶其後人思其澤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犨生五年遡先祖爵禄仕至上輕車都尉華母世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嘗侍燕

姑蘇臺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犨因引重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于轅下上嗟悼命太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其支派分離散他處華長子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于王事封為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華為性堅勁倔強難以直禦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焉自此以上皆言華之本質會太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薦華于五木大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遂釋褐賜墨綬華嘗曰吾辛勤久今

方成名。得虜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此言華華之成材時也）華為人善能屈道。別威儀。進止趨蹌。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畋獵馳騁。蒐擊射御。及禮神祭祀。交賓接賢。未嘗不召華偕往。（此言華華之為用處）代事上久之。因病。忽開口論議。洩露密旨。上由是疎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補過之。尋獻于上。上雖納。有泥塗賤處。方召使之。餘並不得預焉。（此言華華之服久而敝）頃之。上見其顏色憔悴。又衰憊佚度。上諮嗟曰。下邳侯老而憊。不任吾事。今棄子于市。不復召子矣。華無息。繼者族人焉。

贊曰。華氏之先。大出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跡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至於華。故從華焉。漢書功臣表。有袁棗侯華末者。即其後也。初華自胡而來。趙武靈王時見重。是後子孫盛于中國云。

清風先生傳

程楷

平節安素在昔。以清德聞。而同心一志。足以解慍而風四方。無論祝融聞之。以化而想其清韻。至今凜凜。先生之風。亦遠矣哉

清風先生。其先衛之淇澳人。金天氏伐其國而裂之。以其半封為平節君。（謂竹）命之曰。天下制度。汝其為予司。以其半封為安素君。（謂楮）命之曰。天下文翰。汝其載諸。炎帝初。六月。祝融寇中原。虐甚。萬國如在紅爐中。（王轂苦熱詩。祝融南來鞭火龍。火旗焰焰燒天紅。日輪當午凝不去。萬國如在紅炉中）僉問計于慧工氏。曰。此非可以口舌爭。顧不能致者二人。平節安素君耳。然儻請必來。來則當無患。慧工因假物色固請。乃偕來。平節君謂安素君曰。祝融強。不可與爭鋒。姑斥力驅卻之。乃已。吾有力而才不贍。吾當植其樞。汝必展其才。闔闢操縱。惟吾揮。兵與敵爭勝負惟汝。雖然。有二名者必有二心。況吾與汝同所自出哉。盍一其名。曰清風先生。安素君曰。謹受約。遂合力赴敵。祝融知有備。斂不敢肆。歷三月。連壁夜遁。（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意）

太史公曰魏丙同心漢室以治房杜協力唐祚以興天下成于同而敗于異者皆是也彼妬忌異謀必欲功自已出宜其僨事而敗國也

索隱考異曰清風先生有二姓其一曰紈氏漢時從班婕妤入宮中厥後寵衰婕妤作詩諷帝（有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之句）明年復召用其一曰羽氏三國時從諸葛武侯為軍前指揮侯親任之出總軍旅未嘗離左右（裴啓語林諸葛亮持白羽扇指揮三軍）後紈氏以婕妤登薦故遂昵近女婦羽氏憤武侯功不立遂無意世故與方外士交獨清風先生有文采故與文士相友善云

貞素翁傳

陳塏

夫觀貞素之自許曰用則展舒吾道不用則卷而懷之已非趨附者比而從容伐夏又以為天道好還彼自銷息未嘗播弄威權以自擅也乃至不理於口得非乘除之理有固然者耶

貞素翁者宋人孤竹氏名箑（揚雄方言扇自關而東謂之箑）字子揚貞素其號也上世祖曰五明佐舜（舜廣視聽作五明扇）舜歌南風五明協之民慍用解策勳封國為孤竹因氏焉五明子九華（曹植有九華扇賦）當夏時能駈九烏氏之餘烈（通鑑堯時十日並出命羿射之斃其九故曰九烏氏之餘烈）復佐少康祀夏配天少康曰汝惟與我子孫同休故孤竹氏世世為夏忠臣（言暑得其用也）其後有名紈者大用於炎劉之世炎德既衰棄弗用有恩情中絕之怨（出班婕妤詩）紈裔孫羽為孔明裨將五月渡瀘孔明手握羽籌運指畫咸須之南人以平晉時有名葵者徙居會稽獲愛于東山（晉書謝安鄉人有嶺南蒲葵數萬安乃取一中者執之京都士庶競慕價增數倍）右軍書法絕妙人罕得惟于葵也無吝（晉書王羲之見老姥持十許六角竹扇因為書扇各五字）

而姓云道是古單書字索百錢自後族鉅以蕃散處天下莫能詳其
世次外至高麗日本亦流其派往往有逃回中國者
共在中國惟蜀與金陵爲最盛在蜀多黔黑也在金陵
多皙白也蓋地氣使然也貞素金陵之族圓首方趾頎
頎昂昂善自檢筋骸之束弗馳質任自然而華美外
著詩所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者也好服深衣裂布
斜幅縫齊倍要服之禮如是有尚絅之志故號貞素
以自表焉性極慈仁人有病於欝羅於酷罰熱中不
平者率臂奮身解之緣是憂思癯癯骨立遂不耐寒
恒深居簡出其預備有如此者故諸夏之人聞而愛重
一覩風采莫不翛然襟爽若遊松壑而亦立層冰也
人聞貞素貞素弗聞于人嘗自言曰用則舒張吾道
樹之風聲不用則卷而懷之用不用時也吾何求哉
語意俱到宋高宗建炎中夏人倡亂熾毒南紀時在位諸
臣皆束帶狂吽對食不咽有以貞素言者高宗曰予
聞乃遣行人白金聘致之上御昭陽殿凭玉几授之
節而命之曰昔我藝祖宰御寰宇長育庶類包荒妖
孽不忍撲滅故元昊夏也之亂遺數世乃息茲予將光

復丕圖開明堂受諸侯琛貢繄炎荒不順風化不行
爾爲朕夏官卿爾尚一乃心力盡掃滌之弼予凉德
詞氣得訓誥體而意亦委婉周匝貞素拜且舞言曰是其亂之稔不
可殲之臣應率衆排遏禁勿肆掠俾民有寧居天道
好還彼自銷息二語知時善用若碎身粉骨臣分也敢辭上
曰惟爾嚴分乃夏四月徂征數大戰至授衣之候始
定歸而上功數實天子嘉焉一日上蹴曰臣聞量力
而任者仁聖之君也終事而退者明智之士也臣不
敏獲收此汗血之勞鼓舞倦矣用字俱切當願乞骸骨歸
上賜允朝士榮其行繪圖而送以詩於是自稱素翁
以老復有讒于上曰是夫也俠客之雄輕薄子也趙
附炎熱者也前日之役雖克有功然播弄威福甚矣
上信之籍其家擇婦女之秀麗者羅裙繡襦充入掖
庭其男子則以端陽日給賜功臣家爲奴惟翁免後
屢有白其誣者上亦尋悔之翁終于壽太常以博士
議謚忠清

外史氏曰狐竹氏惟伯夷見賢于孔子其清風
足以蕉頑立懦然與貞素族末世譜諜不明

或胄遠祖。翁雖非其後。論者亦以為才近伯夷。(言其風之清也)夫翁於進退之道亦幾矣。乃以輕薄趨附。弄威福見讒。是非之可變亂如此哉。高宗若終用翁之意。必能鼓芳風以扇遊塵。肅清沙漠。為千古大快。讒人構事。枉害忠良。嗚呼。是惟建炎之衰乎。

胡液楮傳

羅玘

夫以半輪之地。亦資于骨鯁之臣相為夾持。而後有所管轄。以驅酷虐寧民居。況夫撫有方夏者。可使之解體而不為我用哉。

有輿圖之半輪者。實胡液楮氏之族也。其地疆域明。其求物產居民焉。無有也。有之亦若繪圖然。分十二牧主之。十二牧曰烏木蘭氏十。曰白象脊氏二。烏木蘭氏實貫穿於腹裡之界。白象脊氏乃於外夾持之。然實同受轄於金丁氏焉。金丁氏固。故能弁力隨機。卷舒橐籥。(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註曰橐者籥之管也橐籥用而風生焉)以風四方。當是時祝融氏司令。欲以炎威威天下。天下之民賴是卒亦無苦。及祝融氏退。十二牧亦倦於勤。歛而退藏於密。待時而動。雖然。十二牧惟白象脊氏骨鯁臣也。使十二牧微金丁氏與白象脊氏。久與胡液楮氏同解體矣。烏能與祝融氏爭衡哉。

春聲君傳

林景熙

富貴風流自昔號稱江左而竟以清言坐致陸沉亦何益矣春聲論治民則歆被以聲教感野祭則常懷及風木似非徒以風流標致鳴於一時者然而首時作事君子奚取於斯

春聲君風姓箏名字子耀其先孤竹君之裔後家于渭川復徙居扶風世掌絲綸聲名赫奕每歲至春和舉族必盛音樂隨所至翱翔飄舞望之若空中人箏父竹母楮氏夢青帝賜以瑤琴覺而生箏箎之得升之恒箎者曰吉坤地也巽風也風行于地澤無不被焉乘風而升以至于天吉孰如之（此升卦）且震木也木以春榮他日聲聞天下其必於春乎（此恒卦）以是名為春聲君君銳首濶面尖順長股必時有相者曰是兒風骨超然經綸滿腹若際風雲之會必能聲振寰宇及長主角稜稜思祖伯夷以清節死對人言輒嗚嗚然自鳴聒耳不厭也或謂之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子其有不平耶折亦自鳴其不幸耶曰大丈夫當昂首青霄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耳安能鉗口縮舌類抱葉之寒蟬乎且吾聞之用舍遇也語默道也吾用則聲聞于天不用則卷而懷之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焉至負不平之情遂自鳴其不幸耶嘗自負以經濟天下爲已任時聞風颷起慨然有凌霄之志性愛武事每以一弓掛諸首尤善音律春和景明必偕一二同志吟風弄月以歸時或歌咏則聲出霄漢雖任徃來風傳而宮商不亂也唐高駢移鎮諸宮道逢之贈以詩因爲之上時群盜蜂起上問治之之術對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急之則益亂當順其風俗被以聲教使之得見天日然後上下相安操縱自我民自不爲盜上深然之復問曰聞卿善聲樂信然否對曰臣雖不才若使臣近天顏順下風而歌引商刻羽雜以流徵陛下側耳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鼓金戛石也上喜拜順天高陽縣令鳴琴而治徵拜太常卿命典音樂累遷秉官侍郎同平章事上嘗自臂佳鷂見箏來戲曰卿與若孰優對曰臣荷陛下厚恩策名天府思勵清聲以行風化陛下焉得同臣於物乎且

匪所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者也非如此鶚饑則依
人飽則颺去而已上笑曰莊生所謂扶搖直上九萬
里者卿殆類之矣君少時喜微行暗中輒見一紅燈
隨之常以語所知識者謂是紗籠中人後當拜相至
是果驗一日清明出遊見士民爭持牲酒祭于墓側
乃嘆曰樹欲定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此皐魚
所以有風木之恨也善批點一時之景令人悵然即日解組綬歸
同族又有名兎各鷹者其出處大率畧同然緘墨寡
言亦鮮聲譽風氏本舊族至君輔相兩朝口代天言
身代天工以身係四海之仰望者數十年人謂能不
墜其家聲云然賦質太薄骨太輕雖束帶垂紳而順
風盤旋毫無所主或撓之以水體輒碎裂有賦八角
磨盤以誚之者備大年自負八角磨盤過事便涙俱下又性喜躁進畧
不顧忌人咸服其有鑚天之能實識之也君後裔綿
遠至今聲名猶不減云

太史公曰士君子之處世其窮也以道德鳴其
達也以功業鳴彼依阿澳涊與世浮沉而曾
無所建明者視君盖不啻在下風矣世稱君

克鑚先業𦒿駿有聲是未測其本也夫忠孝
人之大倫君歆勵請纓神風化則忠業柘位
養親則孝忠孝兩全君之功業鳴世不無自
矣劉其仕止語默又得孔門用行舍藏之道
謂之有道之士非歟此所以能不墜其家聲
也獨其縱情聲樂世頗疑之噫君豈亦郭汾
陽之流也耶

審侯傳 尺　陸奎章

楊雄言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審侯以身為度直行不屈殆自治者歟繇是操約及廣通變宜民而絜矩得矣此其道所以不廢而世為天下法也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如審侯者雖謂之大智若舜可矣

周準字經始封審侯宋初人也考之始本黃帝時黃鍾子長所生（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本起黃鍾之長見律歷志）有在商者遇紂力行無度聞西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徃歸于周

及武王一天下反商政謹權量其用益顯後文武道墜莊生倡剖斗折衡之論子孫懼罹其害而不忘二王遂託周姓而遁之禪續若干世以至準為人公平無所偏德素孚於民質雖木訥凡所施為星分縷析不言而喻身頎而長有黒子百餘恍如列星各安分域相者謂當遠到使居端揆必能定民志而齊物論天下無衆寡無小大質于準輙以身體之盡知其長短進止有常度雖百試不差恒守一道以制萬物故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君子有所循而不忒小人有所撤而不爭當光獻仁后未聽政已有執法之用將順后意內外皆就檢柅毫分不以假借雖貴富衆强不為益之使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之使短后每有製作準及并州齊銛（剪刀）蜀人金貫（針）桒理侯索紉（線）相推致于前凡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之制下至哭間冠裳衾履皆取正於準準指麾曰宜左銛趨而判其左準曰宜右銛趨而判其右（本柳子厚梓人傳中語）莫敢自用蓋準善謀銛善斷如此俄而貫執鋭以效其力紉用長以盡其才及告成莫不曲盡其制無毫釐

爽而歸功於準焉他如宮室器皿舟車百凡之用皆諮準而行準曰不直則道不見乃以身為度皆為揣本齊末通變以宜民既而精妥協合無盈縮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君子謂準於是乎知絜矩之道而至市井貿易皆為直其賈五尺童子適市莫能欺以偽居閑輙僵卧臺閣不起雖在后前惟直道行之未嘗偃僂將事同寅推準為先達皆奉節制然銛性醇材貫性躁進紉性貪緣準頗約束之使無逾越衆不能堪及后謝政神宗相安石變亂舊章后言法度不

宜輕改安石致疑于準遂論準屈身以伸道雖號執法操縱終由乎人且無他技惟模稜待兩端而已衆遂乘此屈折之準怒曰吾可廢吾之法不可廢遇有代者準乞骸骨歸后英宗高后垂簾盡行仁宗之政追封為審侯祖曰分父曰寸字積添一字投指子曰丈孫曰引皆行而世為天下法云

東坤子曰昔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卒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后世謂準舜之徒非耶至於物稽於準而禮制行矣律定於準而樂生焉禮樂之用舜聖人亦不能舍準之道以平治天下然則雖謂準為舜之佐也亦宜彼安石相時君欲用周禮而棄準（謂其不知度宜）知其不卒以取敗奚足道哉雖然徒法不能以自行而聖人不凝滯於物彼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以律吾準夫法亦有所屈而準誠固哉

鉅鹿介錫陳世寶纂訂　邵陽子仁車大任批點
休寧東圖詹景鳳編次

飲食類

酒德頌　劉伶

沉於酒而以德頌其中必有異于人者詞宏遠而不涉於誕意高廣而罔淪於虛伯倫其遊于方之外者矣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宏襟遠覧真有德者）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踑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怳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泰山之形（二句驚人最善名狀）不覺寒暑之切肌嗜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萍（直是大觀）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放歡伯文　　又池王宗載

歡伯以微長見容于舉世而以四罪被放于先生三復斯文令人心目頓醒誠樽俎之藥石哉然酬酢儀典經緯文章是人情之大實為禮之善物先生獨觀於此而善用其道蓋黃流玉瓚秬鬯苾芬先生已用之朝廷用之宗廟而升盉彝斝矣何過之為害乎醇非混世清不絕物是誠在人厥義斯暢所謂斟酌惟時糟粕皆敎飲人以和登斯世於如春也

若水子退食自公靜觀萬類凡厥有生均為民利何物歡伯（焦貢易林坎卦之兌曰酒為歡伯除憂來樂）蠹人無忌其徒寔繁其害愈熾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舉世皆醉乃召歡伯而讓之曰凡物之於人有損則亦有益在彼無惡則在此未必無斁何汝之為蠹乃隨在而成癖北有黍稷南有稻粱一為汝用則為糟為漿下之走卒上之侯王一與汝交則為病為狂近而中國遠而遐荒一有汝在則為亂為亡是汝誠栝棬之酖毒樽俎之氏巻也（義正詞嚴即此一段歡伯已當服罪矣）且汝又互相標榜各

成一家或名羊羔或名金華或名麻姑或名五加或以菊見賞或以豆見賒或有黃白之別或有水火之差或擬清於竹葉或比馨於荷花或齊熟於桑落或取便於匝麻或稱葡桃薏苡為奇或稱金盤秋露為嘉是汝之類蓋不可勝窮而汝之害將流蕩無涯吾將東放汝于海西放汝于流沙汝其退聽無復咨嗟歡伯曰君侯罪僕僕何敢當顧僕雖不肖亦有微長今謂僕罔益奚竊自傷願君侯霽威請言其詳時乎清廟載啓群工畢萃鐘磬在業玉帛在筍天王至止

以修祀事此而微僕則灌獻之禮不備時乎朝廷清燕登庸俊良籩豆有楚承筐是將嘉賓就列示我周行此而微僕則臣主之情不暢時乎棠棣華濃椿萱景暮既和且平亦喜且懼戲綵稱觴聊以相娛（去聲）此而微僕則天倫之樂不聚若乃羈臣遷客旅子征夫悵萍蹤之飄泊歎世路之崎嶇既寤言而不寐獨佇立以長吁此時得僕何啻中流之一壺（抱朴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亦有山林高士閬閲親賢覩韶光之明媚感歲序之推遷攄玄思於彩筆寄幽韻於朱絃此時得僕何

惜杖頭之百錢。阮宣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飲試稽之往籍。
可爲烱鏡。昔黃公以單醪而得三軍之死力黃石公記曰昔
有饋一單醪者使投之河令將士逆流飲之三軍思為之死力宋祖以杯酌而釋諸
藩之兵柄。宋太祖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不若節度
使之為樂卿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太藩上下相保不亦善乎守信等感泣乞罷典兵樊噲之折
項王。非僕何以壯其氣鴻門之會樊噲擁盾而入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
袁盎之相吳主。非僕無以全其命袁盎徙為吳王相兄子種謂盎曰吳
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君能日飲亡何說王毋反而已
如此幸得脫顧火連不酣。豈敢擊延齡之姦。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嘗

與火連會田鎬第酒酣火連挺笏曰吳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曹相國非醉。安
能遵蕭何之令。曹參代何為相國一遵何之約束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
不事事皆欲有言參輙飲以醇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屈原不吾啜。讒者遂乘
其不寤。衆人皆醉我獨醒楚王不吾設。賢者因卜其不敬。醴酒
不設穆生去故鄭谷謂僕爲有權。谷詩愁破方知酒有權徐邈謂僕
爲中聖。魏志徐邈為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沈醉趙達問以曹事曰中聖人達白操操甚怒
韓昌黎喜僕破除萬事。文公詩破除萬事無過酒畢吏部羨僕足
了一生。畢卓嘗謂人曰給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左手持蟹螯右手持酒盃浮拍酒船
中便足了一生矣夫以僕累世之烈。僅得錫爵爲伯。嘗竊比

於調鬯大夫。當求爲前席之客。不圖今日。誤蒙君侯
之譴責也。若水子曰。吾前讓汝。特言其槩。汝反自譽。
恬不自艾。是謂彼昏不知。法不可貸。吾今歷數汝罪。
汝將何辭以對。夫人壽幾何。惠迪爲吉。汝乃助彼兇
殘。宣彼淫佚。俾強者陷於刑章。而弱者罹於疢疾。故
灌夫以罵座伏辜。灌夫飲丞相田蚡坐夫行酒至蚡蚡不避席曰不能避席夫怒行酒
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怒罵曰平生毀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欲效
兒女曹呫囁耳語耶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夫罵坐罪棄市傅奕以酣卧暴卒。唐傅
奕病未嘗問醫忽酣卧蹶然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是謂戕生。

汝之罪一。人性本善。温克爲貴。汝乃亂爾言容。昏爾
神智。俾賢者損其譽。而愚者益其毀。故劉伯倫以裸
程見譏。劉伶縱酒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褌衣諸君何為
入我褌中謝幾卿以遺溺蒙譏。梁謝幾卿為尚書左丞于省閤裸飲及醉小遺下霑
令史為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是謂伐德。汝之罪二。時以作事。戒
在荒湛。汝乃以沉湎爲嘉致。以曠達爲美談。俾仕者
怠於展采。而學者疎於討探。故季布有難近之謗。布為
河東守孝文時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王元寶有
不文之慚。開元中富人王元寶嘗會賓客明日親友問之曰昨來高會有何高談元寶不文但

(口背錦戀頭耳)是謂廢時。汝之罪三。財以厚生。戒在後肆。汝乃縱耳目於几筵。窮口腹於觚觶。俾老者不保其所育。而少者不顧其所事。故阮宣無擔石之儲。(阮宣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酣飲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陶潛有屢空之累。(陶淵明嗜酒家貧不能常得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是謂傷財。汝之罪四。(歷數四罪猶快詳盡昔人有為歡伯作箴戒者皆不及此文也)汝有此四罪。宜不齒於明時故書垂訓誥。以防汝患。詩陳監史。以糾汝疵。汝惟不悛。至于今而後見汝。吾猶以為遲也。歡伯曰。昔者僕嘗以承旨事禹。而禹不悅(禹惡旨酒故云)遂出為青州從事。(酒之美者皆為青州從事以青州有齊郡謂到臍下也)又嘗以榷沽事孔子。(孔子沽酒不食故云)而孔子不用。再降為平原督郵。(酒惡者為平原督郵平原有鬲縣督郵言在鬲)上使世皆如此二君。僕將卒老於糟丘矣。惟王茂弘(王導字茂弘)與僕交淺。而王愷故峻法以勸其餔。(王愷宴客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輒殺之敦與導嘗造愷酒至敦因不肯持美人悲懼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飲勉強盡觴)李宗諤與僕有郤。而瓶準故閉閣以防其述。(瓶準在中書多召兩制就第飲宴必閉關苛留之李宗諤嘗于門部下竊出得馬而走)僕嘗避地於兵廚。阮籍則求為尉以相就。(阮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又嘗避言於大樂府。王績則求為丞以相呼。

(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醞績求為大樂丞革死其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耶)是數子者。或強僕汚人。或強僕自汚。人實為之。於僕何辜。且凡天下之物。用之或過。未有不為害者。(此段文字極有轉換議論極有理趣蓋非為歡伯釋其辜正欲吾人善其用也學者推廣此意則于孔門克己之教孟氏寡欲之旨自有常惺惺者)豈獨僕為然乎。若水子曰。有如汝言。是誠在人。而今而後。吾不汝嗔。

陸譖傳　唐庚

世之不爲譖困者少矣而大造於爰絲曲逆河間平陽非譖之工于爲四子謀也用之善與不善焉耳然則譖其治世之能臣而亂世之奸雄歟

陸譖麯城人少與壺子（酒壺也）商君（觴也）相友善約先貴無相忘已而壺子任太常商君任主爵都尉通顯矣而譖方青州爲從事壺商等上疏曰臣等亡狀蒙陛下器使待罪九卿自非得天下賢聖（酒之清濁名）與之同升則非但無以副陛下傾渴而臣等亦自不滿臣友麯城陸譖者舉世莫能測其爲人以爲剛又無厓以爲柔又有立文雅醞藉號爲醇儒至論全身保家享國安天下（譖以一物之微而言其有大氣于如此好識見好議論最大手筆文字）則又似謀臣策士往時袁盎相吳王驕日久數陷害三千石盎用其兒子種計與譖厚善卒賴其力得脫虎口以歸此全身之道也呂太后時群臣動見覆族呂須讒陳平曰平爲相非治事尊從譖戲婦女太后聞之私獨喜而平得以全其宗此保家之效也河南獻王修德爲仁義天子不悅王懼日夜與譖語不厭朝廷乃釋不疑此享國之效也曹參代蕭何相國無所變更來言事者輒遣譖對之事幾廢而民間作畫一之歌此安天下之效也（四段引證明切非空譽人者）臣聞王者尊有德進有功今譖既賢聖而上自朝廷郊廟燕享下至田里冠婚聚會譖未嘗不在其間功效不爲人後而位青州從事薄空置臣無益上從其言遣壺子持節召譖至見上歡甚是日拜譖光祿勳頌之封醴泉侯食千戶譖嘆曰生我者天地成我者壺商也二人既薦譖以身下之然上每念輒并召二人譖卒謚懿侯子醇嗣至曾孫醨不肖以罪廢國除譖既沒二人亦斥疎不復召用云

太史公曰漢興陸賈以辨說游公卿間名聲籍甚爲太中大夫以壽終而譖後以德業位九卿賜爵列侯傳國數世陸氏之先豈有天祿哉（漢食貨志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順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老百福之會非酒不行）

清和先生傳　秦少游

此篇叙酒之所自始而及其用又言酒之爲弊亦可以鑒矣而專之者乃歷歷可睹記焉是又數子之微意也所謂譽之不逾其實毀之不溢其真斯文得之

清和先生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本出於后稷氏有粒食功其後播棄或居于野遂爲田氏田爲大族布於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之後利其資率其徒往俘于田而歸其倔彊不降者與彊而不釋甲者皆爲城旦舂（漢刑法志輕刑之名城旦城旦起治城婦人不預外事故舂）賴公孫杵臼審其輕重不盡碎其族徙之陳倉與麥氏谷氏隣居其輕者猶爲白粲與鬼薪伍（城旦舂一歳爲白粲鬼薪鬼薪者給宗廟薪白粲者使之擇米）已而逃（洧）乎河内又移于曲沃（麯）曲沃之民悉化爲曲沃之地近於甘古甘公之邑也故先生之生以甘爲氏始居于曹受封于鄭及長器度汪汪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有醖藉涵泳經籍百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下惠和先生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號曰清和先生云（自當）

（首至此一段言酒之始）士大夫喜與之游詩歌曲引往往稱道之至於牛童馬卒閭巷娼優之口莫不羨之以是名漸徹於天子一召見與語竟日上熟味其旨愛其淳正可以鎮澆薄之徒不覺膝之前席自是屢見于上雖郊廟祠祀之禮先生無不預其選未與金城賈氏及玉卮子善（壺與杯也）上皆禮之每召見先生有司不請而以二子俱見上不以爲疑或爲之作樂盛饌以待之歡甚至於頭沒杯案先生既見寵遇子孫支庶出爲郡國二千石（古人量酒以石）往往皆是至於十室之邑百人之聚先生之族無不在焉昔最著聞者中山宜城湓浦皆良子弟也然皆好賓客所居冠蓋駢集賓客號呶出入無節交易之利所在委積由是上疑其濁小人或乘閒以賄入（榷酤）欲以逢上意而取寵一日上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先生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漢哀帝嘗語尚書鄭崇曰卿門何以如市崇荅云云）上曰清和先生今乃信其清和矣益厚遇之由是士大夫愈從先生游鄉黨賓客之會咸曰無甘公而不樂既至則一座盡傾莫不注揖（挹）然先生遇事多不自持必待人斟酌而後

行嘗自稱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人或召之不問貴賤至於斗筲之量挈瓶之智或虛已來者從之如流布衣寒士一與之遇如挾纊惟不善釋氏而僧之徒好先生者亦竊與先生游焉有般若湯之號至於學道隱居之士多喜見先生以自晦自士大夫喜與之游至此一段言酒之用然先生好移人性情激發其膽氣懦夫有立志解釋其憂憤樂以忘憂可謂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者耶王公卿士如灌夫季布李景儉桓彬之徒坐與先生爲黨而被罪者不可勝數灌夫等皆以使酒得罪其相歡而奉先生者或至於

破家敗產而不悔以是禮法之士疾之如仇如丞相宋子元執金吾劉文叔郭解長孫登宋憬等皆惡飲不嗜酒然好伏非禮法士皆不悅未嘗與先生語時又以其士行或久多中道而變不承於初咸毀之曰甘氏孽子始以詐得終當以詐敗矣久之或有言先生性不自持上言多不自持槩論其行也此言性不自持出于毀者之口也無大臣輔政之體置之左右未嘗有沃心之益或以虛閑廢事上由此亦漸疎之自先生好移人性情至此一段言酒之弊會徐邈稱先生爲聖人上惡其朋比大怒遂命有司以光祿大夫秩就封宗廟祭祀

未嘗見遂終於鄭仕于郡國者皆不奉其官初先生旣失寵其交游往往謝絕甚者至於毀棄素行以贊直自售惟吏部尚書畢卓北海相孔融彭城劉伯倫篤好如舊融嘗上書辨先生之無罪孔融與曹操上辨禁私醸益怒融由此亦得罪而倫又爲之頌與當世爲有故不著自徐邈至此一段言嘗酒之人文有次序非漫作者今撥其行事之大要者著於篇篇中用經傳語嚴珠覺有味

太史公曰先生之名見於詩書者多矣而未有至公之論也譽之者美逾其實毀之者惡溢

其真若先生激發壯氣解釋憂憤使布衣寒士樂而忘其窮不亦薰然慈仁之政歟至久而多變此亦中賢之疵也孔子稱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先生何誅焉予嘗過中山慨然想先生之風聲恨不及見也乃爲之傳以記

真一先生傳　任士林

嗜酒而不失其正者唯五柳先生東籬之待葛巾之漉嗜亦至矣而至於止酒有詩則先生之感乎其內者正徵我無酒之意也然則感時而託以自逃者尚知樂不忘憂之旨云

真一先生家姓釀名字伯醇無功鄉人其先秫有國神農時黃帝既制杵臼之利陳師伐其國秫以俘（稃）見不忍播棄封之爲太倉令崆峒牟氏（麥也可與秫同釀）聞秫賢有立志以女妻之秫得牟氏喜曰此真吾糟糠

妻也生子旨禹會諸侯于塗山有儀狄者以旨進禹味其言甘曰吾子孫必有以是亡國者心疎之然亦不斥絕旨生泛泛生醴醴生盎盎生緹緹生沈（周禮五齊之名）仕成周爲最盛朝廷宗廟之上咸相推尊下至比閭族黨弁降酬酢莫不有禮遭春秋歷戰國子孫以醇得幸諸侯獨商以清徳聞齊威王時淳于髡以滑稽受上賞而商去矣（淳于髡以諷諫而齊威王罷長夜之飲）暨至秦漢商之族通顯然官不過主爵都尉先生其胤也晉桓大司馬辟先生爲青州從事不屑雅與阮宣畢卓劉伶阮籍之徒爲忘形交義熙間先生抱甕自閉不希薦引會五柳先生陶元亮棄官歸柴桑與先生交驩凡欣戚歌哭平險順逆之塗必揖（挹）先生商（酌）之元亮沈浸醲郁先生亦風流醖藉莫逆於心元亮嘗坐東籬下望先生不來昏焦肺渴心甚苦之會王江州（刺史王弘）遣白衣人送先生至元亮爲之傾倒殆盡先生時桃籍糟中爲蜉蛆所困元亮脫葛巾手自引撥笑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其愛嗜如此元亮晚年多感山陽下國之事（謂留與歌）令人酸心遂有缾罄

罍恥之憂（家貧不能常得）失笑相顧舉口見疑作詩戒止思與先生絕交（淵明止酒詩有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姑覺止爲善今朝真止矣之句嗜酒者衆矣而歸之淵明淵明嗜酒矣而歸之止酒見憂時之志不以酒忘者淵明而已是有關繫文字）先生仰天耳熱撫缶而歌烏烏曰知我者陶先生乎罪我者陶先生乎退而守口如瓶不求俎豆賢人之列著書子壺子以自娛（先生不肯遊爲世用而世之取困者非先生之罪也）後趙郡蘇軾追尊之曰真一先生（東坡曰米麥水一而已此真一酒法也）

太史公曰家氏散居天下而釀以醇和稱太白若昏不沽市井之譽其聖之清者歟自羲叔

和叔以來，愛嗜釀者甚衆。惟晉陶淵明最為浹洽。然而酌醉之情不能白首，君子惜之。彌子之賢未變其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釀之於淵明，亦愛憎之至變歟（葛巾漉酒淵明豈憎其味哉羲熙之初時事可知獨醒之憂非酒之所能解矣）。世之所謂醇酎（酎厚酒也漢法有酎金失侯）交者（小人之交甘若醴），可不慎哉。

味之旨者至歷崇伯子之意而嘉以清德苦口啓沃君心且能實贊其支以裨國用詎可以山林藪澤之微而少之哉

葉嘉傳　茶

蘇東坡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游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功種德，不為時采，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飲其惠矣。茂先葬郝源，子孫遂為郝源民（按郝為壑壑源山在建安甫鳳皇山南此山之茶為外焙爾）。至嘉少植節操，或勸之業武，曰：吾當為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旗，豈吾事哉。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奇之，為著其行錄，傳於時（陸羽著茶經）。方漢帝嗜閱經史，時建安人為謁者侍上，上讀其行錄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風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猶未詳也。上驚，勅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師。郡守始令採訪嘉所在，命賫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促。郡守曰：葉先生方閉門制作，守味經史，志圖挺立，必不屑進，未可促之。親至山中，為之勸駕，始行登車。遇相者揖之曰：

先生容質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丁晉公爲福建漕監造御茶進龍團）後當大貴嘉以皂囊上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飫卿名但未知其實爾我其試哉因顧謂侍臣曰視嘉容貌如鐵資質剛勁難以遽用必槌提頓挫之乃可遂以言恐嘉曰碪斧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何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猥士幸惟陛下採擇至此可以利生雖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笑命以名曹處之又加樞要之務焉因誡小黃門監之有頃報曰嘉之所爲猶若粗疏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學

未經師耳（篩而羅之也）嘉爲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勑御史歐陽高（甌）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匙）甘泉侯陳平（瓶）三人與之同事歐陽疾嘉初進有寵曰吾屬且爲之下矣計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歐但熱中而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是善以文戲者）嘉雖見侮爲之起立顏色不變歐陽悔曰陛下以葉嘉見託吾輩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見帝陽稱嘉美而陰以輕浮訾之嘉亦訴于上上爲責歐陽憐嘉視其顏色久之曰葉嘉真清白士也其氣

飄然若浮雲矣（語意恰好）遂引而宴之少間上鼓舌欣然曰始吾見嘉未甚好也久味其言令人愛之朕之精魄不覺灑然而醒書曰啓乃心沃朕心嘉之謂也於是封嘉鉅合侯（時之于合而封之也）位尚書曰尚書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遇會燕享未始不推於嘉上日引對至于再三後因侍宴苑中上飲逾度嘉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司朕喉舌而以苦辭逆我余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于地嘉正色曰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雖言苦久則有效陛下亦嘗

試之豈不知乎上顧左右曰始吾言嘉剛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疏嘉嘉既不得志退去閩中既而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上以不見嘉月餘勞于萬幾神薾（疲也）思困頗思嘉因命召至嘉甚以手撫嘉曰吾渴欲見卿久矣遂恩遇如故上方欲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以兵革爲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上深患之以問嘉嘉爲進三策其一曰榷天下之利山海之資一切籍於縣官（行榷茶之法）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大悅兵興有功而還上

利其財故榷法不罷管山海之利自嘉始也啓沃可語輔臣苦口可語諍臣權利可語能臣是有益于君國者居一年嘉告老上曰鉅合侯其忠中可謂盡矣二年則舊者盡而新者後貢遂得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每歲貢焉嘉子二人長曰摶有父風故以襲爵次子挺抱黃白之術比於摶其志尤淡泊也嘗散其資拯鄉閭之困人皆德之故鄉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為常

贊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樂山居氏於閩中者蓋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多然風味德馨為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為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為身計蓋有以取之夫先王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與民嘉為策以榷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君子譏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于隳鐵丞孔僅桑弘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

溫陶君傳　蘇東坡

中美蓋所謂負鼎俎以滋味干進者一見而充君心腹遇亦奇矣而不免計之不熟以為君病豈非以其未嘗有仁義之飽哉是以君子不願人之膏粱也

石中美字信美中牟人也本姓麥氏既破隨母羅氏去其夫麩而適石氏因冒其姓始中美之生也其父太卜氏以連山筮之遇師坤上坎下為師之爻是謂師之革兌上離下為革曰生乎土成乎水而變乎火坎以鞣之坤以布之釜以熟之口以內之腹以藏之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能者樂之以為大腹不能者傷之以為心病易說卦坤為布為釜兌為口舌離為大腹坎為心病眾所悅也美孰大焉故因以名字之中美幼輕躁踈散與物不合得其鄉人儲厨子之意因使從釜水湯先生游既熟遂陶而成之為人白皙而長溫厚柔忍在諸石中最有名儲子因秦故司馬錯李斯子由趙高閻樂並薦於秦王五味以調之得與圃田蔡甲肥鄉羊甄內黃韓音子俱召見肥井以和之是時王方省覽文書日昃未食見之甚喜曰卿

等向者安在。何相見之晚耶。未見君子，惄如調饑。卿等之謂也。（成語真有深味）由是皆得進見。充上心膂，賜爵士。更上食典御，旦夕召對。所獻納時或粗踈。上未嘗不盡善也。秦王以嫪毒事（嫪姓毒字始皇母與嫪毒淫）出文信侯（呂不韋）而遷太后。怒恚數日不食。食中美，賜爵徹侯，食温定陶二縣，號温陶君。中美既被任用，凡有造作，自丞相以下，莫不是之。其爲人柔和，有以塞讒（饞）人之口故也。他日秦王坐朝日旰，意有所思，亟召中美，將虚以納之。中美不熟計以進。其鹹頗剛鯁，志不快之者

累日。有傳士單軨（誤言冊士諸䟽）說上曰。爲其所傷矣。宜有以下之。即無恚。因進其弟子巴升元華於上。上意稍平。然自是踈中美。不得爲尚食矣。（獻納粗踈不熟計以進皆非中美之過人之爲中美謀者疎也）中美曰。吾爲尚食日久。自謂不素餐兮者。今吾與羊生華皆不得進。縱復有用者。將誅辱乎。昔也既充心腹。而今也遽不信。是有不善我之心。雖使時或思我。彼將不盡矣。遂稱疾以侯就第。（用則進不用則卷而懷之君子哉）其後子孫生郡郭者。散居四方。自號渾氏、卮氏、索氏、石氏。爲四族云。（子瞻續楊公權有頗言均此傳之句何茲未之及也）

白咸傳　　楊維楨

天地有自然之利，而國與民共利之。悉與之民則爭，悉取之國則暴。因其利而思以管之，匪直仲父。揚其波，桑孔洪其流，蓋自太公而已濬其源矣。是知利非上之所諱言，惟善導之可也。

白咸，其先河内人。在夏后時，有居青州者，歲貢土國。未入官。至周，子孫有曰苦。（苦鹽不煉治之供祭祀用取其成於自然與玄酒明水不異也）曰飴。（飴鹽風其水而成者産于戎中其味㫖王者膳羞用之）曰虎者。（虎形鹽鹽爲虎形以共食也示服猛也王使周公閱來聘享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享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始入官。供祭

祀賓客膳羞事。周末。子孫昌熾。在齊東海島間。環水以自固。習夙沙氏術。日以陰陽水火煉脩爲事。其最有功者。名成金。與齊大夫管夷吾交獨密。遂進策夷吾。介之通齊君。自贊吾策用。可使齊富强天下。夷吾力薦于侯曰。齊國貧且飢。而使成金抱遺利不用。是仲不智也。知而不言。是仲不仁也。仲爲君得利師。惟君法焉。（齊桓公問何以爲國管子曰惟官山海可王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

口之家百人食鹽乃使雛之得成金萬斤馬　齊侯害。用安車禮聘之。馭千里驥。服其輜裝。益闢土海濱。鑿井築灶。蓋茆比比。若拂廬然。使顓煉修其中。民搤手觸禁不得犯。不一年功。地沙土皆成白銀。抱利充然。而齊霸天下矣。繇是齊侯請于王。賜爵爲侯。封其國曰海王。大學衍義補海王者言其負海之利而王其業　俾子孫食邑凡若干户。咸去爲侯十世。父曰潤下。其味作鹹呂和讚曰此鹽之根源　與毋富氏娼禱于灶。得咸。漢青龍壬戌生。月丁未。日者推曰。咸水命。日最旺。火伏。運一轉。寔能贊國家開石。咸爲人魯重。嘗自負爲席珍。與庾嶺梅處士。氣味同酸鹹。結爲伯仲交。而世未有薦進于上者。會吳王濞。取士於魚鹽。東海人遂以咸充賦。王見咸膚玉雪星星然。㕦曰。咸所謂江漢濯而秋陽暴。皜皜乎不可尚者。用之。吳富遂甲他諸侯。然濞因是以驕。已則亦咸有罪也。武帝元豐間。咸用齊東郭咸陽薦。職列大司農。漢武帝時孔僅東郭咸陽言願募民因官器作鬻鹽官予牢盆　其族屬名官者二十有九。桑弘羊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乃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　時雒賈人桑弘羊南陽大冶孔僅。皆并口附咸議。得寵幸。咸自謂遇不減爲祖。然國未

富。而民先病矣。咸在官若干年。徒靡牢廩。而績用弗成。廷臣有欲烹其黨弘羊者。卜式言于武帝曰縣官當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帝晚年亦悔用咸。猶未罷遣。又學士群議咸失。皆願罷咸而後化可興。漢昭帝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原皆對願罷鹽鐵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節儉而後教化可興

咸自是稍引退云。

太史公曰。白氏本出炎帝後。戰國時有圭者。最喻於利。俄嘗見闢孟軻氏。咸一志利民。務民是病。古之利民。不民之利而民自利。利莫大焉。咸乃異是。故自齊管氏能用白氏。斥使其君霸。後之得其利者或寡矣。嗟乎。當咸遇大漢。使勸其君除苛令。調齊衆味。而無德之者。庶幾爲鼎之佐哉。

古今寓言卷之九

鉅鹿介錫陳世寶總訂
邵陽子仁車大任批點
休寧東園詹景鳳編次

鳥獸類

雜說龍　韓愈

昔王子淵作聖主得賢臣頌噲達典雅人爭膾炙之觀昌黎此篇辭不繁而意獨至君臣契合之機讀之躍然雖累千百遍不厭倦孰謂唐人文章不逮漢哉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有君則必有臣故德業之相與有成由上下遇也自唐虞而來至于今躬逢其盛者猗歟休哉）

○○○雜說馬　韓愈

語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言知人維艱也世常不乏勝重致遠之才惟上之所以知而使之者盡其道焉耳文步驟超踔猶天馬之不可羈馬

世有伯樂。（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天上有一星名伯樂在天駟星之傍人見孫陽識馬因號之曰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二句見一篇主意）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馬並駕曰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今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三句五字此章法）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識馬耶。（凡百五十字用千里者七而文皆轉換頓挫妙哉）

○○○羆說　柳宗元

物畏於相制天也或恃機變以擠物而求利卒不免焉人也非天也審乎天人之際則知是說為不妄矣或曰與貍鼬捕鼦之意相似而辭之簡嚴過之豈惟辭哉意亦有辨也彼喻趨利之害相尋而此喻用術之術易盡

鹿畏貙。抽居切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嘗云持弓矢罌火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凡七轉無一長語結二句收拾君盡而言外之意溢此

○○○去鼠說　費宏

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國有忠臣奸宄不生昔譚尚之矣夫世之奸回如鼠者豈少哉惟有類虎之貓誠無患於鼠也是故治平之世不能無小人彰癉之權最宰有君子

鼠之為物。貪而怯者也。曰鼫荀子曰鼫鼠五技而窮曰鼢爾雅曰鼢鼠行地中者說文曰鼢鼠伯勞之所化也曰鼫鼫鼠形大於鼠頭似兔尾有毛好在田中食粟豆皆鼠之別名。自予之舍客邸。有鼷鼠百輩。大為吾患。晝則累累然。循墻而走。不復顧兩端之首。夜之嚙物有聲。止而復作。若將怙其奸。而人鬬大甕小盎。殘羹剩炙。少有不密。輒為所有。硯墨槳膏。文房所寶。伺察方成。如飲醇酎。況通穴屋而居。千蹊百徑。欲熏之不可。欲灌之不可。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恐壞墻熏之恐燒木晨且起憤然不樂。將鼠是務去。因嘆曰。天生物。以利於人也。生穀粟以食之。生桑麻以衣之。生六畜以養之。鼠何為者也。豈天不欲大利斯人。而固以是害之歟。後魏盧元明劇鼠賦云適天壤之含弘產此物其何益亦此意也含竊念昔有祝鼠赴水而死者。安得起斯人而祝之耶。時同舍有一儒生。顧

予而笑曰予何計之踈也如予之計是投之以器〔言輕用其器〕執之以牛〔言輕用其力〕射之以千鈞之弩也〔言輕發其機〕計則不善而徒怨天為惡可哉蓋天以二氣迭運五行順施剛柔雜揉美惡不齊萬物固不能以害人而亦不能皆利於人也况天壤之間人其形而鼠其心者何限其桑麻而衣則人也其六畜而養則人也其陽施陰設神出鬼沒扳援肺腑籛弄威福流毒於四海則甚於鼠也詩刺食苗〔詩魏風碩鼠篇民困於貪殘之政故托言大鼠害己〕若是者子能盡憤而去之也易譏竊位〔易晉九四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之哉子之計亦踈矣予聞之若驚因請曰計將安出生曰萬物之靈惟人為最也斬蛟擾龍圈虎檻豹皆人之所為也而何患於鼠乎蘇子不云乎〔文忠公賦〕養貓以去鼠也子誠得一貓而養之則向之為子患者皆將屏跡藏蹤不寒而慄然吾復告子焉凡貓必擇其類虎者鼠然後畏之不幸而獲不捕之貓則其性也仁其質也脆見鮮則趨見鼠則懼甚焉同穴而乳矣若是者又何利耶〔世亦有瘝官曠貲而齊惡養奸者正所謂不捕之貓也試爲呼一哂〕〔朝夕省覺則雖懦以興愿然有在山莫犯之勢焉〕予聞之若賞曰生之計誠

善誠善然則以生之說推之天下可乎〔亦推人治之官理之意〕生笑曰吾知去鼠而已天下之大則鄙人何能知然嘗聞之久矣國有忠臣姦邪不興故登車攬轡則四海澄清〔范滂〕當道埋輪則豺狼屏迹〔張綱〕望威稱職則邪佞膽落〔温造〕有若而人則人其形而鼠其心者不至於怙姦稔毒天下可幾而理矣用是觀之去鼠去邪其事將無同乎言既已予乃磬折謝生因叙之為去鼠說云

養狸述　舒元輿

物未有無所制者鼠之貪殘桀黠不畏於人而以狸制之則有餘御得其道也小人而制之以君子亦猶是矣世未有無小人者特受制於君子而不敢竊發焉耳然則養猫正以捕鼠也烏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哉

野禽獸可馴養而有裨於人者吾得之於狸狸之性憎鼠其體趫其文班予愛其能息鼠竊近乎正且勇嘗觀虞人有生致者因得請歸致新昌里客舍舍之

初未為某居時曾為富家廩墉堵地面甚足鼠窽穴之口光滑日有鼠絡繹然其既居果遭其暴耗常白日為群雖敲拍叱嚇畧不畏忌或暫黽俛跧縮須史復來日數十度其穿巾孔箱之患繼晷而有書或出遊及歸其什器服物悉已破碎若夜時長留缸續晨與役夫更吻驅呵甚擾神抱有時或缸死睫交黑暗中又遭其緣榻過面汩汩上下則不可柰何或知之借櫝以收拾衣服未頃則櫝又孔矣予心深悶當時意欲掘地誅剪始二三十日間未果頗患之君抱癢疾自獲此狸嘗闔關實竇縱於室中潛伺之見軒首引鼻似得鼠氣則凝蹲不動斯須果有鼠數十輩接尾而出狸忽躍起竪瞳迸金文毛磔斑張爪呀牙劃洩怒聲鼠黨帖伏不敢竄狸逐搏擊或目抉牙截尾捎首擺睛視間群鼠肝腦塗地迨夜始背缸潛窺室内洒然予以是益寶狸矣常自馴飼之到今僅半年矣狸不復殺鼠鼠不復出穴穴口有土蟲絲封閉欲合向之韞櫝服物皆縱橫拋擲無所損壞噫微狸鼠不獨耗吾物亦將咬嚙吾身矣是以知吾得高枕坦

卧絕瘡痏之憂皆斯狸之功異乎鼠本統乎陰蟲其用合晝伏夕動常怯怕人者也向之暴耗非有大膽壯力能凌侮于人以其人無禦之之術故得恣橫若此今人之家苟無狸之用則紅墉皓壁固為鼠室宅矣甘醲鮮肥又資鼠口腹矣雖乏人智其柰之何嗚呼覆燾之間首員足方竊盜聖人之教甚於鼠者有之矣若時不容端人則白日之下得騁於陰私故桀朝鼠多而關龍逢斬紂朝鼠多而王子比干剖曾國鼠多而仲尼去楚國鼠多而屈原沉以此推之小人

道長而不知用君子以正之猶向之鼠竊而不知用狸而止遏縱其暴横則五行七曜亦必反常於天矣豈直流患於人間耶其因養狸而得其道故備錄始末貯諸篋內異日持論于在位之端正君子

讁猫　　牛僧孺

民之戴君與君之置吏其故可知也享其利而遺其憂讁烏乎逭中引漢晋事直喻而結

重警夫迎猫之慎旨哉

猫爲獸捕鼠𠯁饑猫性也鼠好害物猫食之是猫於人爲爪牙於獸職爲刺姦也所以伊祁氏（神農列蜡始作蜡祭聚諸物祭以報神也）季春（記）日迎猫然則人假借畜猫之義[illegible]矣僧孺常學大小戴禮知迎猫之利（郊特牲迎猫爲食田鼠也）稱翥者悉辭以苦鼠之竊請迎畜之僧孺因允其言是猫也非不壯大猛𤡵（許月切走貌）而爲之竊喻鼠族者性懶不捕善伺搴人户隟（隙同）搜盖覆器挈盖隱器如智有十指百目者而猶家人割剩食三時加哺不敢輟嗚呼鼠伏隱處也猶人畜食之也鼠實厚垣深窖也猫安薦茵堂室也鼠出恍獲畏怕也猫遊安緩舒闊也既伏隱處也則出可伺之也既實厚垣深窖也何地可空之也既出恍獲畏怕也摑搖之可怛之也惟猫甚不易也僧孺嘗讀晋漢二史見更始元年赤眉掇秦中蝟函岐雍大苦之以更始宜制之而人又於

之是意亂君之猶猫竊者也晉太康末趙厥亂帳蜀漢銅梁大苦之以羅冲征之而人又苦之是意亂臣亦猶猫竊者也向使更始非伏漢則秦人皆得擒之矣羅冲非伏晉則蜀人皆得捕之矣猫非伏於人則庖人皆得戮之矣然三者皆知伏之苟竊也曾不知其人甚苦之矣以至于逐之以至于戮之故有爲國者爲兵者有防盜者有伏而皆亂者則喻於盜也喻於亂也思饗人迎猫不可不慎也

貓虎對　來鵠

用蜡祭迎猫虎事翻出議論從來無人道破

雖伊耆氏後生必不易矣

農民將有事於原野其老曰遵故實（考八蜡之典也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謂壹蜡分理以為畢四猫五虎六坊七水庸謂吠澮溝洫入昆蟲謂能除昆蟲之害者）以全其秋庶可望矣乃具所嗜爲獸之羞祝而迎曰鼠者吾其猶乎豕者吾其虎乎其幼感曰迎貓可也迎虎可乎豕盜於田逐之而去虎來無豕饑將若何抑又聞虎者不可與之全物恐其决之之怒也不可與之生物恐其殺之之怒也（列子梁鴦養虎之法）如得其豕生而且全其怒滋甚射之獲（獲攫也）之猶畏其來况迎之耶噫吾亡無日矣或有决於鄉先生先生听（魚蓋反出上林賦）然而笑曰爲鼠迎貓爲豕迎虎皆爲害乎食也然而貪吏夺之又迎何物焉由是知其不免乃撤所嗜不復議貓虎（亮然有味文之不貴多也如此）

○○○戲爲獅猫彈事　王世貞

昔人有言養猫以捕鼠不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何况嗜欲齮齕比于犬羊豺狼然乃可聽其臥氊食魚恬不爲怪耶當與讜猫文参看

御史府臣言某月某日攬倉部校尉申稱部界中有剽冠毑青悉地中行者氏𪕮青瞿氏大小數十百輩乘夜緣刼倉粮一千五百五十六合有竒見捕未獲隨攬左右廂滸徼申稱少府衣帛夜不知何人盗去一百餘事

踐嚙損二百餘事右前件地方俱係刺姦大將軍執金吾苗狻猊所領某月某日復攬故納言以白衣領職鶪鴂息男吉了白樂天有詩云秦吉了人言爾是能言鳥詣臺訴列稱故父鶪鴂蒙天子異恩待詔公車日承顧眄偶以忤旨浮縶門下省某日夜分刺姦苗狻猊來詭稱有詔詰問未畢輙將父衣裾擣扯拔髮摘擿血肉狼藉致死身尸移置別居齧食至盡惟餘破衣裾見存盖緣父鶪鴂存日曾爲天子言苗狻猊過惡致乘間脩郄隙同横陷非命當日復攬江北新向化人玄鳥燕也以仲春之日至詐列烏自離棄北地投誠王化荷蒙主上憐念勑將作大匠爲置營居第一所大司農給廩食感激上恩銜結思報不意何者爲刺姦苗狻猊帥領牙從將烏妻及二子輙便撲殺貲産蕩盡栖托無所臣欲行推對緣係大臣未敢擅便勾攝謹按刺姦大將軍執金吾苗狻猊擁爐賤材支離小器謬以形似獲忝非常既列牙爪之官復寄干掫音陬夜擊守有所擊也之任謂宜夙夜在公譙何譙責也何與呵通姦竊顧省嗜好煎滌舊痾而乃大肆豺虎之威自如犬羊之性齮齕命吏害及

衣冠左右盗臣禍深城社昔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尚能叱奪禮齒路馬有誅而後狻猊敢於禁地挾讐矯修言路之臣白起挾詐爰孽杜郵之誅史記秦王使遣白起不得留咸陽行至杜郵賜之劒自裁起曰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李廣殺降終來失道之刎史記廣爲隴西守羌反誘而降者八百餘人同日殺之後從大將擊匈奴失道竟自刎上比其殺鶪鴂下比其殺玄鳥而後狻猊貪嗜貨財甚同盗賊上乖天子好生之德下閉遠人慕化之路至於仲尼不欲之對臧孫詰盗之辭上行下效載有明徵縲職曠官此其小者臣又聞之先民有言見無禮

於君者。誅之。若鷹鸇之逐烏雀也。（春秋季文子出莒僕語）臣居閒。見狻猊出入掖廷。游戲自若。或小遺殿上。（東方朔帝醉入殿小遺殿上劾大不敬免）或臥吐車茵。（史記丙吉馭吏嗜酒從吉出醉嘔車上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吏人何所容但忍之此不過汚車茵耳）喜則搖尾。怒則張牙。惡不可極。漸不可長。臣謹以効。請以見事。免狻猊所居官。收付廷尉法獄。治事見聞。仍下三公尚書僕射。以䄍（與蜡同蜡祭日迎貓）日愽選賁皇（楚大夫伯棼之子奔晉晉與之苗田因氏焉）之裔。薦謹勤幹者充之。其為鬃鬣（上音而下音鬣多毛貌）貌者。置勿用。一面督捕狻猊諸黨。及根究兩廂失事狀以聞。

黔之驢

柳宗元

飾貌詭辭。空中眩外。自以為隨所試而輒效。而一遇盤錯。其技即窮焉。而適以自敗。殷浩房琯是已。士之不度德不量力者。可不鑒哉。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此言形之大見者未有不驚）稍出近之。慭慭（音印說文問也）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己也。甚恐。（此言聲之大聞者未有不驚）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向之形大聲大者將安用哉）因跳踉大㘚。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大鵬賦并序

李白

李謫仙才高意遠學博思宏睥睨一代信無與比方矣借莊子語賦以自廣超然有鞭霆御風冲舉凌霄之想奇哉

余昔於江陵口見天台司馬子微（唐書司馬承禎字子微通辟穀導引術睿宗時丹被召）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神異經崑崙有銅柱高入天下有石屋仙人九府上有大鳥名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以自廣此賦已傳于世往往人間見之悔其少作（楊修答曹植書修家子雲者不曉事後著一書悔其少作）未窺宏達之旨中年棄之及讀晉書覩阮宣子大鵬讚鄙心陋之（晉書阮修字宣子咸之從子也嘗作大鵬讚曰蒼蒼大鵬誕自北冥假精靈鮮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層來背負大淸）遂更記憶多將舊本不同今復存于集豈敢傳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其辭曰

南華老仙（莊周書爲漆園吏李無放不周著書汪洋自恣唐天寶元年詔封莊子爲南華仙人）發天機于漆園吐峥嵘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徵至惟于齊諧（逍遥篇北冥有魚將徙於南冥南冥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云云）談北冥之巨魚吾不知幾千里其名曰鯤化成大鵬質凝胚渾（郭璞江賦類胚渾之未兆言胚胎渾沌也）脫鬐鬣于海島張廣翅于天門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刷猶刮切渤澥海別名晞乾也淮南子日出於暘谷入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晨明者朝暾之謂言鵬洗羽於海而晞之於扶桑之晨也）赫奕乎宇宙憑陵乎崑崙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嶽爲之震蕩百川爲之崩奔爾乃蹶（嘗爾曰蹶蹟也）厚地摩太清亘層霄突重溟（海也）激三千以崛起搏九萬而迅征（水激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俱莊子本文）背嶪太山之崔嵬翼舉垂雲之縱橫左迴右旋倏陰忽明歷汗漫以夭矯（淮南子徙倚于汗漫之宇汗漫蓯蕩之意夭矯飛騰貌）排閶闔（天門也）之崢嶸簸鴻蒙（簸揚鴻蒙自然元氣也）扇雷霆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怒無所搏雄無所爭固可想象其勢髣髴其形若乃足縈虹蜺目耀日月連軒沓拖揮霍翕忽噴氣則六合生雲灑毛則千里飛雪邈彼北荒將窮南隅運逸翮以傍鼓舉奔飈而長驅燭龍銜光以照物（山海經天不足西北無陰陽消息有神燭龍銜火精以照天門）列缺施鞭而啓塗（列缺電神言鵬使衛其二神爲之開明開道也）塊視三山杯觀五湖其動也神應其行也道俱任公見之而罷釣有窮不敢以彎弧（世紀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仰天而愧終

身不忘莫不投竿失鏃。仰之長吁。爾其椎姿壯觀。狀背河漢。上摩蒼蒼。下覆漫漫。盤古開天而直視。三五歷紀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天地開闢羲和倚日以長歎。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故廣雅以日馭為羲和續紛乎八荒之間。隱映乎四海之半。橫大明而掩晝。若混茫之未判。忽騰覆以迴轉。則霞廓而霧散。然後六月一息。莊子本文至于海湄。歙翳景以橫僪。章移切非也逆高天而下垂。憩乎泱漭之野。入乎汪湟之池。猛勢所射。餘風所吹。溟漲沸渭。巖巒紛披。言水騰山震天吳為之怵慄。山海經朝陽之谷有神曰

天吳是謂水伯怵慄驚恐貌海若為之躨跜。海若海神也躨渠龜切跜女夷切動貌巨鼇冠山而却走。長鯨騰海而下馳。縮殼挫鬣。莫之敢窺。列子湯問篇五山之根無所連著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之五山始峙不動鯨海魚鬣殼指鬣指鯨吾亦不測其神怪而若此。蓋乃造化之所為。豈比夫蓬萊之黃鵠。誇金衣與菊裳。西京雜記漢昭帝時黃鵠下建章太液池中公卿上壽上為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蹌蹌金為衣兮菊為裳嗟喋荷荇出入蒹葭自顧薄德兮愧爾嘉祥恥蒼梧之玄鳳。耀彩質與錦章。既服御於靈仙。亦馴擾于池隍。池隍者城池之間此言二鳥為人所羈精衛殷勤於銜木。鶢鶋悲愁乎薦觴。述異記炎帝女溺死東海化為精衛每銜西山

木石以填東海鶢千元切鶋斥於切海鳥也嘗止魯東門之外臧文仲使國人祭之莊子曰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鳥乃眩視憂悲天雞警曙于蟠桃。踆烏炳耀于太陽。玄中記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淮南子日中有踆烏踆音逡謂三足烏不曠蕩而縱適。何拘攣而守常。未若茲鵬之逍遙。無厥類而比方。不矜大而[illegible]每順時而行藏。參玄根以比壽。飲元氣以為漿。戲暘谷而徘徊。憑炎洲十洲記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而抑揚。俄而希有鳥見而謂之曰。偉哉鵬乎。若此之樂也。吾左翼掩乎東極。右翼蔽乎西荒。[illegible]跨躡地絡。周旋

天綱。西京賦振天維衍地絡漢律曆志王衡杓建天之綱也以恍惚為巢。以虛無為場。我呼爾遊。爾呼我翔。於是大鵬許之。欣然相隨。此一會已登于寥廓。而斥鷃宋玉對楚襄王曰鳥有鳳鳥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青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莊子斥鷃笑之之輩。空見笑于藩籬。太白因聞于微之古作賦分明以鵬自況以希有鳥況仙以斥鷃況庸輩人

玄猨賦 并序　　吳筠

夫去有用取無用放迹乎寬閑寂寥之鄉獸絶人世控摶自珍以恬養性以漠震神此方以外者譚也聖人之道有而不恃爲而不宰陶鑄萬物與天爲徒抱朴子曰猨壽五百歲爲玃奚足慕焉前志稱周穆王南征君子變爲猨鶴小人變爲蟲沙夫神用無方未必不爾（出抱朴子）籍自入廬嶽則覩斯玄猨嘉夫雨昏則無聲景霽則長嘯不踐土石超遥於萬木之間春咀其英秋食其實不犯稼穡深棲遠處循有君子之性異乎狙猱之倫且多難已來庶品凋敗麋鹿殫於網罟遺泯困於誅求此獨蕭然物莫能患豈不以託迹冥絶不尔遠禍昔夫子歎山梁雌雉曰時哉時哉予固感之聊以作賦

伊玄猨之所育于南國之曾岑（音同）動不踐地居常在林雖泛泛而無擾亦熈熈而有心霧嵐昏而共默風雨霽而爭吟（即序雨昏無聲二句意）使幽人之思清悵羇客之涕霑襟何必聆嶰谷之管對雍門之琴哉（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黄鐘之宫出漢律曆志雍門子名周善鼓琴能使孟嘗君悲出新論）歷千尋之喬木俯萬仞之危嶠弄遊雲之亂飛嬉落日之横照連肱澗飲命侶煙嘯或聚而閑棲或分而迴越（楚歎切行貌）壽用靈鶴性本君子阻重巖之險非虎豹所履蔭交柯之家豈鵰鶚能視故遂蒙操兮悍高深而止鄧公折箭含惻隱而已（蜀鄧艾征涪陵見女猿抱子引弩射之中母其子爲拔箭卷樹葉塞之艾曰吾違物性乃折箭投水中）何患累之罕臻不干物以利己詎若狒狒嗄人以就戮（爾雅狒狒如人被髮迅走）猩猩甘酒而湍死（見裴炎猩猩銘）夫特珍貂裘世寶狐白徒能工於隱伏終見陷於機辟（言貂與狐雖隱伏不免機陷以裘白爲人所重）麝懷香以賈害（陶隱居云麝夏月食蛇多則香滿入春急痛自以爪剔出之又人逐之急投岩自死四足猶𥚃）共狙伐巧而招射（吳王浮江登于狙之山衆狙皆走有一狙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矢王命相者趨射狙死王顧謂顏不疑曰狙伐巧恃其便以傲予以至此殛也出莊子）小則翡翠殞於毛羽大則犀象殘於齒革孰能去有用之損取無用之益固棄置於常情永逍遥以自適無威刑以相臨有族類而相親食取諸物衣取諸身不賦不役靡勞靡勤如政教之未施保巢居之淳淳匪虞氏之所及何狙公之能馴（列子宋有狙公愛狙養之成羣而家匱將限其食）

以與若芊例三蓑四衆但皆忽曰渋則朔四而蓑三蛛枫皆悦吾固知人爲物之貴又焉測元化之所大均乎言知人貴於物當以不才免測若測元化大均難于近矣未易能也

招野龍對

陸龜蒙

世稱龍水族之神物故孃公以純陽象乾孔子以變幻猶老而或悠其泥蟠天飛之樂或不免豝豢截肉之患則以有欲與無欲異爾然則超世絕俗之士而屑就席富利者貴寵之招必不然矣

昔豢龍氏求龍之嗜慾豢澤龍女傳龍巳現愛美玉空青而嗜燒鷰幸而中馬得二龍而飲食之龍之於人固異類以其若已之性也席其宮沼百川四瀆之不足游坩其飲食洪流大鯨之不足味施施然擾擾然其愛弗去一旦值野龍奮然而招之曰爾奚爲者茫洋乎天地之間寒而蟄暘而升能無勞乎誠能從吾君而晏乎野龍矯首而笑之曰若何𪋈𪋈乎之如是耶賦吾之形冠角而披鱗賦吾之德泉潛而天飛賦吾之靈噓雲而乘風賦吾之職仰驕而澤枯觀乎無極之外息乎大荒之墟窮端倪而盡變化其樂不至耶今爾苟容於蹄涔之間惟泥沙之是拘惟蛭螾之與徒牽乎嗜好以希飲食之間是同吾之形異吾之樂者也狎其人啗

其利者。扼其喉。截其肉可以立待。吾方衰而援之以手又何誘吾納之陷穽耶。而不免矣野龍行未幾。果爲夏后氏之醢。劉累爲夏后孔甲豢龍二雌死潜醢以食夏后氏享之

窮魚賦　　盧照隣

夫先狡兎而渡䖶蜉拯物之急尚且爲之皇皇而况于人乎又况于其所與乎彼見墮井不一引手救且從而下石焉者䏶此不少愧耶

余曾有横事被拘。爲群小所使。将致之深議。友人救護得免。竊感趙一窮鳥之事。後漢趙壹字元叔恃才倨傲屢抵死友人救免感而作窮鳥賦遂作窮魚賦。常思報德。故冠之篇首云。

有一巨鱗。東海波臣。洸静月浦。涵冊錦津。映紅蓮而得性。戲碧浪以全身。宕而失水。𨹃于陽瀕。漁者觀焉。乃具竿索。集朋黨。𩀌趨雀躍。風馳電往。競下任公之犗。任子爲大鈎巨緇十五犗牛之餌者言以此爲餌爭陳豫且之網。螻蟻見而甘心。犢瀕闘而抵掌。於是長舌利觜。曳綸垂鈎。瓮鬐挫鬣。撫背扼喉。動揺不可。騰躍無由。有懷纖潤空望洪流。大鵬過而哀之曰。昔予爲鯤也。與是游乎自子羽化。之子其孤。俄撫翼而下。負之而趨。南浮七澤。東汎五湖。是魚也已相忘於江海。而漁者猶悵望於泥塗。

蠹化　陸龜蒙

大造之於化至賾而不可詰君子能同貴賤齊得喪一死生斯可語知化者矣斯可語不膠於大蝥網者矣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詩註獨也）身蹙蹙然類蝤蠐（木虫之白而長者）而青翳葉仰齧如饑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棖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凝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爲胡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譫黑䄡（音溝結也背沓也）蒼分朱間黃腹填而㮕（音吐可切長也）綏纖且長久醉方寤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緣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可愛也須臾犯蝥（音矛蜘蛛）網而膠之引絲環纏牢若拲梏（拲音拱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在手曰梏在足曰桎兩手共一木曰拲）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絜其中類有德也不朋而遊類絜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爲橘之蠹後不見觸蝥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

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爲大蝥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黠鼠賦　蘇軾

已一也物之在外者不勝窮焉得其一則有視龍猶蜒蜒視虎背裂血出濺虎不敢動者矣志氣雖殊均一之效也鼠黠而變大將若何茲賦之所爲作也坡老嘗有言君子之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人之未悟者愚於茲賦亦云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牀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聲在橐中曰噫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也向爲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於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左傳蔡墨對魏獻子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舜舜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擾馴也）伐蛟登龜（月令九月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登進也）狩麟（春秋西狩獲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兎於處女

（兵法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距）烏在其爲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女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之見也不一於女而二於物故一鼠之齧而爲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音瘥螫蟲也）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女而忘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江瑤柱傳　蘇東坡

君子不捐身以徇人之欲江瑤柱以玉川之資而出非其時不免使人掩鼻而過蓋昧於損身徇人之戒者也抱席上之珍者毋丧其真而後可

生姓江名瑤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川（潤含珠而川媚故名）辟合浦之亂徙居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媚川之來甚喜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鐫琢之媚川深自晦匿嘗喟然謂其孫子曰匹夫懷寳吾知其罪矣尚子平何人哉遂棄其挐浪迹泥途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所終媚川生二子長曰添丁次曰馬頰（韓愈所謂馬柱甲）始來鄞江今爲明州奉化人瑤柱世孫也性溫平外慤而內淳稍長去褫領傾長而白晳圓直如柱無絲髮附麗態父友庖公異之且曰吾閱人多矣昔人夢資質之美有如玉川者是兒亦可謂瑤柱矣因以名之生寡慾然極好滋味合口不論人是非人亦甘心焉獨與峨嵋洞車公（車螯）清溪遯丘子望湖門章舉先生善出處大畧相似所至一座盡傾然三人亦自下之以爲不可及也生亦自養聲名動天下鄉閭尤愛重之凡歲時節序冠婚慶賀合親戚燕朋友必延爲上客一不至則歎然皆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間或逃避於寂寞之濱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官名人遊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爲善地亦屢屬意於江生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禮之生寖不悅跳身武林道感温風得中乾疾（嘰而乾之可遠致也）爲親朋强起置酒高會座中有合氏子（蛤蜊也）亦江淮間名士也輙坐生上衆口嘆美之曰聞客名舊矣盍鄉曲之譽不可盡信韓子所謂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非客耶客第歸人且不愛客而棄之海上遇逐臭之夫（呂氏春秋人有臭者兄弟妻妾無與居自苦而之海上有悅其臭者晝夜隨之不去）則客歸矣尚何與合氏子爭乎生不能對大慚而歸語其友人曰吾棄先祖之戒不能深藏海上而薄游樽俎間又無馨德發聞惟腥宜見擯於合氏子而府公貶我固當從吾子遊於水下苟不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子矣已而果然其後族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蓏失地則不榮魚龍失水則不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嗟乎瑤柱誠美士乎方其為席上之珍風味藹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出非其時而喪其真衆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識者亦為品藻而置之矣士之出處不可不慎也悲夫江瑤柱祿不足數而可以儆士之出處傳奇可廢哉

紅鸚鵡賦 并序　　歐陽修

夫人之具才美靡匪天予也譬如鳳麟之外可貴重者曾幾何哉凡厥羽毛齒角登天府而供服御皆天實使之是物累之與人累信有間矣歐陽公賦意盖主謝希深三復終篇而達天招累者安得不為之憮然

聖俞作紅鸚鵡賦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茲鸚從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曾烏鳶雞雛之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金閨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足為樂作賦以反之夫適物理窮天真則聖俞之說勝負才賢以取貴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於山林則謝公之說勝其始得二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各有理也然猶疑夫茲禽之賦中或有未盡者因拾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鸚畢其說

后皇之載兮殊方異類肖翹蠢息兮厥生咸遂鎔埏鎔鑄金也埏和土也賦予兮有物司之汩然後化兮默運其機陶形播氣兮小大取足紛不可狀兮千名萬族異物

珍惟兮託産遐陬來海裔兮貴中州邈丹山（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凰爾雅距齊州戴日為丹穴）於荒極越鳳皇之所宅稟南方之正氣孕赤精於火德蓋以氣而召類兮故感生而同域播為我形（火德之精鍾於鳳穴而布之為紅鸚鵡也）待殊其質不緣以文而丹其色物既賤多而貴少兮世亦安常而駭異豈負美以有求兮適遭時之我貴客方黜我以文采吊我於籠樊謂夫飛鳴而飲啄不若雞鶩與烏鳶噫不知物有貴賤殊乎所得工（一作天）初造我甚難而嗇千毛億羽曾無其一忽然成形可異而珍慧言羨質俾貴于人籠軒寶玩翔集安馴彼衆禽之擾擾兮蓋迹殊而趣乖既心昏而質陋兮乃自穢而安卑樂以鐘鼓宜其眩悲（臧文仲祀鶢鶋事）蓋貴我之異稟何槩我於群飛若夫生以才夭養以性違客之所悼我亦悼之我視乎世猶有甚兮郊犧牢豕龜文象齒蚌蛤之胎犛牛之尾既殘厥形又奪其生是猶天為非以自營（言物不能違天）人又不然謂為最靈淳和質靜本湛而寧不守爾初自為巧智鑿竅泄和漓淳雜偽衣羔染夏強華其體鞭朴走趨自相械繫天不汝文而自文

之天不汝勞而自勞之役聰與明反為物使用精既多速老招累（言人自逆天）侵生盤性豈毛之罪又聞古初人禽襍處機萌乃心物則遁去深兮則網高兮則弋為之職誰而反予責（海翁忘機鷗故不飛海翁易慮鷗乃飛去以此律鸚鵡亦不能深自韜晦色斯舉矣）

雜說蚓 并序　　歐陽脩

萬物各足乎其天也惟無欲無感無求無畏為易足馬乘時得氣而善鳴蔚能自已邪亦庸自知其所以然邪游於物之初者不物於物豈必蚓而後可哉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見天與月星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為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邪苦（一作抑歎）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邪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邪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

中山狼傳　　謝枋得

墨氏兼愛其愚實甚然觀趙客說信陵君曰物有不可忘此訓人厚道也不能不忘之又從而反噬之其惟射狼乎蚤山先生生當宋季日薄崦嵫崎嶇以全臣節豈所謂雞鳴風雨歲寒松柏關道統而繫人文者也然有感也夫傳有警也夫

昔趙簡子大獵于中山虞人導前鷹犬驂後捷禽鷙獸應弦而倒者不可勝數時有狼當道人立而啼簡子怒唾手登車援烏號之弓（古史考曰柘木枝長而烏集將飛枝彈烏鳥乃號呼故以為弓名曰烏號）挾肅慎之矢（國語有隼集于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問孔子曰此肅慎之矢也）一發飲羽狼失聲而逋簡子驅車逐之驚塵蔽天十步之外不辨人馬時墨者東郭先生將適中山以干仕策蹇驢囊書夙行失道卒然值之惶不及避狼顧曰先生豈相厄哉昔隋侯救蛇而獲珠蛇固弗靈于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以延殘喘乎異時脫穎而出先生之恩大矣敢不努力以效隋侯之蛇乎先生曰噫私汝狼以犯趙

盂禍且不測敢望報乎墨之道兼愛爲本吾固當有以活汝也遂出啚書空囊槖徐實狼于中前虞跋胡後虞疐尾（詩註跋躐也胡項下肉也疐跲也前虞之而躐其胡後虞之而跲其尾言難也）三內之而未克徘徊躊躇追者益近狼請曰事急矣惟先生速啚乃跼蹐其四足索繩于先生束縛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蝟盤龜息以聽命于先生先生如其指入狼于囊遂括囊口肩舉驢上引避道左以待趙人之過已而簡子至求狼弗得不勝怒拔劍斬轅端以示先生曰敢諱狼方向者有如此轅先生伏質就

地匍匐以進跪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于世奔走四方實迷其途又安能指迷于夫子也然聞之大道以多岐亡羊（本列子）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尚以多岐而亡今狼非羊比也況中山之岐可以亡狼者何限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不幾於守株緣木者乎（言循大道以求手與守株待兔緣木求魚者同）況田獵虞人之所有事也今茲之失君請問諸皮冠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雖愚亦熟知夫狼矣性貪而狠助豺爲虐君能除之固當窺左足以效微勞也又安敢諱其蹤跡哉簡子黙然回車

就道先生亦驅驢兼程而進良久羽旄之影漸沒車馬之音不聞狼度簡子之去已遠乃作聲囊中曰先生可以留意矣顧先生出我囊解我縛拔流矢我臂我將逝矣先生舉手出狼狼出咆哮謂先生曰適為趙人窘其來甚遠雖先生生我餓餒特甚使不得食亦終必亡而已矣與其飢死道路為烏鳶食毋寧斃于簡子之手以俎豆趙孟之堂也先生既墨者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又何愛一軀不以啗我而活此微命乎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以手搏之且搏且

卻引蔽驢後狼逐之旋驢而走自朝至於日中昃狼終不能有加于先生先生亦極力為之拒彼此俱倦驢喘息先生曰狼負我負我狼曰吾不獲食汝不止相持既久日晷蔫移先生心語曰天色苟暮狼若群至吾死已夫紿（音怡欺也）狼曰民俗為疑必詢三老第行矣求三老而質之苟謂我當食汝吾死且無憾狼大喜即與偕行逾時道無行人狼飢甚望見老樹僵（音僵直也）立路側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草木無知叩之何益狼曰第問之彼當為汝言矣先生不得已揖

老樹。具述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耶。樹中轟轟有聲謂先生曰。是當食汝。且我杏也。往年老圃種我時。不過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踰年實。三年拱把。十年合抱于今三十年矣。老圃食我。老圃妻子食我。外至賓客。下至奴僕。我食之。又時復鬻我實于市以規利。其有德于老圃甚腆(厚也)。今老矣。不能吐華就實。伐我條枝。芟我枝葉。且將售我工師之肆以取直焉。噫。以樗朽之材。當桑榆之景。求免于主人斧鉞之誅而不可得。汝何德于狼。乃覬倖免乎。言訖。狼鼓吻奮爪以

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矣。矢詢三老。今值其一。何遽見食耶。復與偕行。狼愈饞甚。望見老牸。曝日垣中。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向者草木無知。謬言害事。今牛禽獸耳。又何問焉。狼曰。第問之。不問將咥汝矣。先生不得已。揖老牸。再述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耶。牛皺眉瞪目。舐鼻張口。謂先生曰。是當食汝。我頭角繭栗時。筋力頗健。老農鍾愛我。便貳(佐也)群牛。從事于南畝。既壯。群牛日以老憊。我都(蓋而總之之意)其事。老農出。我駕車先驅。老農耕。我引犁效力。老農視我如左右手。一歲中衣食仰我而給。婚姻仰我而畢。賦稅仰我而輸。今欺我老弱。逐我于野。酸風射眸。寒日吊影。瘦骨如山。老淚如雨。涎垂而不可收。步艱而不可舉。皮毛俱亡。瘡痍未差。遐聞老農將不利于我。其妻復妬。朝夕進說其夫曰。牛之一身。無棄物也。其肉可脯。皮可革。骨角可切磋為器。指大兒曰汝受業庖丁之門有年矣。胡不礪刃于硎(砥石也莊子刀刃若新發於硎)以待乎。跡是觀之。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于老農。如是其大且久。尚將蒙禍。汝何德于狼。乃覬倖免乎。言下。狼又

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毋欲速。遙望老子杖藜而來。鬚眉皓然。衣冠閒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愕且喜。舍狼而前。拜跪涕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而生。問故。先生曰。是狼為趙人窘。幾死。求救于我。我生之。今反欲噬我。我力求不免。誓決三老。初逢老樹。強我問之。草木無知。幾殺我。次逢老牸。強我問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今逢丈人。是天未喪斯文也。願賜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欷歔再三。以杖叩狼脛。曰。汝誤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

馬汝速去不然將杖殺汝狼䞘然不悅曰丈人知其一未知其二初先生救我束縛我足閉我囊中我跼蹐不敢息又蔓辭以說簡子語刺刺不能休且詆毀我其意蓋將死我于囊而獨竊利也是安得不咥丈人頤先生曰果如是是亦羿有罪焉先生不平具道其囊狼之意狼亦巧言不已以求勝丈人曰是皆不足信也嘗試囊之我觀其狀果困苦否狼欣然從之先生囊縛如前而狼未之知也丈人附耳曰有匕首否先生曰有於是出匕首丈人目先生使引匕擿狼先生猶豫未忍丈人撫掌笑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獨不忍殺子則仁矣其如愚何遂舉手助先生操刃共殪狼棄道上而去

跋

右中山狼傳予家食時偶得于故人家壁間猵讀之酷愛其借引曲當立論圓古録而歸者久之或謂作者為故叠山謝公枋得蓋亦有激而然也近因檢閱書笥復覩是傳于簡帙中慮久遺落遂托諸木以傳嗚呼報施之道貴公而平德報德直報怨固其所也然人心不同如面反覆難測恩及匪人則反受其禍若夫操戈入室御車覆師鬩墻之事反目之類擠之井而下之石者是皆中山狼之類也司馬温公嘗言受人之恩而不忘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人而不仁異類奚擇然則人而不學忠厚之歸而甘同于異類乎是傳也雖為寓言俾世之淺丈夫闖之固將內省而施德君子亦知所以慎擇云

畫鶴賦　　何仲默

鶴羽族之傑者，騰霄漢，處江湖，咸清潔不汙，士君子之高雅不群，實類之。仲默此賦曲盡其妙，而末比之君子之守。今讀其詞，儼然如對，令人留想，亦善為說辭者矣。

何匠氏之殊絕，超丹青之矩度。寫傑禽以逼真，陋凡鳥而不顧（破題便有含蓄）。想意像而經營，運精思以馳騖。假孤致於墨華，得高標於毫素。麗藻質以明煙，揮風翎而刷霧。倚粉壁而騈頸，引青林之雙步。豈偶爾而髣髴，真天然之神趣（畫鶴意分明在目中矣）。偉玆羽之獨靈，考傑經之遺篇。鍾浮曠以化胎（相鶴經鶴三百餘歲，雄雌相視，目不轉睛而孕，故世傳其胎生），善導引而延年（吐故納新，壽不可量）。志清迥而內真，儀皎潔而外宣。音獨吹以聞野（詩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翼一飛而沖天。見樊縶而恥嬰，仰海嶠而思騫。朝翱翔于玉林，夕飲啄乎丹泉。振玄圃之中，抹閬丘之巔。止必擇地，動不妄遷（君子之道也）。協雲簫而清囀，隨蜺駕以遥旋。厭倉鶊之喈喈，混白鷺之娟娟。豈能言之鸚鵡，非好殺之鷹鸇。拂練光而凝想，挹繪采而生憐（轉入畫意宛然）。松門

碧蓋，苔斷紫錢。徘徊竹下，俛仰海邊（松苔梅竹本畫中所有）。窮秋而益勁，心歲寒而彌堅。謝逋仙于西湖（林逋隱孤山，蓄兩鶴。逋嘗泛小艇遊西湖諸寺，客至逋所，則小童子應門延坐，開籠放鶴，良久逋必歸，率以為常），展火保之青田（永嘉記青田有白鶴一雙，年年生伏子，長便去。此言所貴之鶴即西湖青田之類）。乃若琴樽寡和，山林無主。翠巘絕鄰，華表誰語（搜神記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白鶴集，徘徊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古人民非，何不學仙去空冢纍纍）。路杳杳以失雲，庭栖栖而宿雨。露淒淒以霑階，霜蕭蕭而入戶。抗圓吭以長吟，整修毛而獨舞。意衎衎而欲伸，態昂昂而猶武。續遺哀于絕絃（琴有別鶴操），悲弔影于廢廡。懷萬里之長風，眺三湘之極浦。憶煙水而葺巢，并雁鶩以為伍。悲夜渚而葦寒，食秋塘而蓼苦。孰圖畫之見珍，惟網羅而受侮（此言孤鶴不能式受侮網羅而不為丹青所貴，三轉入畫）。及夫上都富舍，畫彩盈庭，錦爛兮金谷，花窈窕兮朱亭。刻畫象兮繡柱，開孔雀兮翠屏。徙流丹而映綠，俱含意而論形。彼靈質之殊操，羞文章以自呈。無俗狀以駭衆，亦飛去而冥冥。悵良工之弗值，羌誰識其高情（此言豪侈之家但知華藻艷麗，如鶴之高潔，既恥自呈，而無良工識之，四轉入畫）。撫斯圖以睇視，久延佇以徜徉。欣物品

之有過見嗜尚之匪荒既獲貯於廣廡遂薦覲於華堂儷縞衣而不驚騰王羽而將翔恍映雪而偃蹇若順風而飄揚集賓客以舉目顧軒楹而有光疑照景于金閣訝棲霞于王房（正摹擬鵰隹妙）豈吁嗟鳥類比之君子遇則霄漢失則荆杞棄捐胡憂登庸胡喜（此方露作賦主意）非恃寵而乘軒（衛懿公事言君子不恃勢負乘）亦何心于傾市（吳闔閭葬女乃舞白鶴于市令萬民觀之遂使與白鶴俱入墓門塞以殉言君子無傾郡以事）依日月於蓬壺隔塵沙於弱水聞玉笛之我招繞珠樹而相倚感主人之畜養常及顧于千里（此言已得君而報之忠惓惓如也）凜風義之莫渝重披圖而自矢（結歸畫意）

604

猱說

王世貞

恃大忽小肘掖之變稔矣快意適情骨髓之禍慘矣利害之相乘至難察也如是戒之哉慎之哉

獸有猱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癢輒使猱爬搔之不休成穴虎殊快不覺也猱徐取其腦啖之而汰其餘以奉虎曰余偶有所獲腥不敢私以獻左右虎曰忠哉猱也愛我而忘其口腹啖已又弗覺也久而虎腦空痛發跡猱猱則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世人謂邯鄲挾瑟而倡（與娼同）者類之於是乎寧獨一倡哉

讀柳子厚羆說則務內之心篤矣讀王鳳洲猱說則徇外之心沮矣

馬對　李夢陽

伯樂善識馬王良造父善御馬設幸遇樂而不勝衆議之堅遇良父而不獲千里之駕如命何故君子惟天之俟而弗需乎人也先生崛起南服風天下而歸諸古愚其慕執鞭也歟

秦子北遊京師墮馬傷足時郁郅子亦有霜露之疾二子共巷而處郁郅素善秦子居頃之謂其門人曰西不有秦子乎然吾聞其人矣非所謂守道自信者邪於是作黄鵠之歌以其門人上官氏爲使往遺秦子秦子是日會使使來遇諸塗使異其事各反於主而後交焉久之秦子愈先造郁郅子遂及墮馬事郁郅子強起問故秦子曰吾南產也不習馬出卒假人馬即不解良惡是以墮耳郁郅子曰異哉言也且子能盡習天下之馬乎曰不能能盡解其良惡而後假乎曰不能曰二者既不能矣子能終身棄馬乎曰又不能曰子墮馬傷何曰傷足曰幸若是鄉使傷臧絡挾脰（挾音列脰項肉也）磕腦扶背蹴胾子尚能即起邪殆哉殆哉秦子聞之讋慴無人色呫呫語曰柰何先生幸以教之郁郅子曰昔者伯樂學相馬於其師三月不進其師曰可以盇乎伯樂曰未得其骨三月得其骨矣曰未得其神又三月得其神矣曰吾未得馬之外竟盡其師之術乃辭歸於是持以相天下之馬聆其敿而會其精睨其形而貫其靈然後天下無逃馬（好句）當是時也而暇於習乎今吾子不求諸馬之外日僕僕較良惡墮且滋甚秦子於是囅然笑曰闊哉談也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子以伯樂望予無乃過乎雖然伯樂即幸而生今之世吾恐驪黃牝牡之徒得以鑠金而刺天也誠使人衆議堅伯樂即幸而復生故不得破其非良也郁郅子不荅憮然有間曰夫物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人不成故材美弗物是謂棄天務粟豐足怠厥力是謂戕地材物矣弗怠厥力而世無王良造父之傳是之謂命故馬一也遇王良造父則過都歷塊靡流景逐奔電喋血萬里顯名天下不遇則放之沮澤之中與麋豕烏鳶並遊豈非命哉豈非命哉昔有獻馬于楚王者王愛之衣之文繡處

之華屋席之露床之安。啖之棗脯。終其身弗駕也。馬慚憤。悲鳴踣齧。思效王一日之用。王不從。竟老死廐下。故知而弗愛。不如弗知。愛而弗用。不如無用。故寧甘心沮澤之中。與康豕烏鳶並遊。不願衣文綉之衣。席華屋露床之安。故即有棗脯之餐。弗餐也。此之謂盡性以俟天者也。且予亦將俟其在天者乎。抑需在人者乎。泰子出。郁郅子呼上官氏記之。頃之。郁郅子疾亦愈。泰子客久。欝欝不得意。乃卒取學職徃教于楚下邑。郁郅子徃餞之。曰。予記疇昔墮馬之説乎。子之不爲天下知。亦久矣。柰何雖然。行有物色予者。第行矣。是篇如乘駒駼駝九折之坂可駭可愕或疾或徐而終底于康莊其泰豆氏之御乎

鴒雀論

李夢陽

知變化之道者不爲物眩故心一而造化之樞握矣噫鴒也雀也水也雀水而鴒也雀之鴒而鴒之弗雀也微乎微乎莫察其倪通乎慱鉅者於是論乎奚疑

舟見舉鴒者。形猶雀也。茸茸餘毛焉。李子曰。鴒知其雀乎。雀知其爲鴒乎。鴒奚弗雀也。且雀入水也。雀知之乎。水入雀。水知雀乎。雀未入水。知非水乎。入水知水乎。易翔爲潛。倏汐寘焉。絶林遊淵。剛柔異質。性情遷焉。䨟同形殊。穀食波食。有喧無喧。截喙殺涎。寸肉內含。臻臻延延。飛沉。漠焉。烏鵲其友。今魚鼈隣雀。不知其鴒。鴒不知其雀。孰究厥端。陰陽變化。玄之又玄。陰陽不自知。知之詎乎。闔闢脩短。委厥時耳。故求因者雀乎雀者也。求因則不知陰陽變化之端則是真雀而已矣

郭索傳　吳觀望

按縱橫者流本出於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此其所長也及後邪佞為之上詐諼而棄忠信傾危不已險僻橫生任俠之風起焉跋雖急人緩已趣難如飴而權度得失輕利孰愈乎骫法重義孰愈乎傷教禍入而卒自禍郭索足為求鑑焉

郭索者東海人也其先離以外剛內柔易說卦為鱉為蟹取其外剛也顓庖犧氏世所居上光常射井鬼間且曰吾子孫上應列宿天文有巨蟹星不與人同後凡謹慤有風骨者皆其苗裔王子牟大者曰蝤蛑公孫捷長而銳者謂之蟳孫叔敖車螯蟹之別種稱焉然惟索聲聞最著漢武帝時索祖解學縱橫家尤喜武事嘗曰安得介士橫行蟹譜出師下砦之際忽見蟹則呼為橫行介士天下耶出沒江湖必擁劍蟹十二種三曰擁劍其一螯偏長三寸餘自衛食息未嘗置夜見烽火輒舉族馳赴之蟹譜捕蟹者夜則然火以照咸附明而至焉動不量力竟見執解本豪俠自縱始坐簾箔不修受籠絡頗不能平洎延見尊俎則又披露心腹無所隱時作酸語尤可人皆曰有味其言

也至其大過議論風生本草蟹過食動風或者病之又好鎚刺人至流血不瞬目用是醜類多為人所遷怒上怖召鑊有不得志於解者倚關相窺誚解勃然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當五鼎烹耳往年彭越蟹種四曰蟛蚏吳伏呼為蟛蜞起澤中王梁高帝功臣無出其右者終以菹醢吾何愧彭越哉索時尚幼不在行得不死少長嶄然見頭角然胸次不糾結或謂之無腸公子抱朴子山中無腸者蟹以故王公大夫稍兩席之索一日渡漆沮語人曰吾家得姓來久聞諸長老春秋時最族盛雅善申棖食品北人生析蟹調以鹽梅芼以橙椒浣手畢即可食獨不喜漆雕氏與之居輒敗之化為水淮南子蟹敗漆豈是也耶初在田野不願仕力耕穀腹外無他嗜是時朝廷以名位釣岩穴之士搜訪無遺索恐及愈潛深伏隩道經砯磧留迹態然類西越人畫革旁行為書紀狀人因得蹤之強羅致焉朝廷議以為酒泉太守索聞之嘆曰吾族素不習關中水土酒泉地益西非所宜處慮不得生還業已出噬臍無及既而命果下固辭不拜元帝初即位姑徇其志拜九江刺史發摘甚力萑蒲以不警逋渚剩

之（蟹志秋冬交蟹夜齊沸指江而奔漁者萃帶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斷其江之道焉）未幾上思見甚傲拜祭酒先是有與索同年生者好為堅白異同之辨每十月益壯或謂其能敵虎（埤雅蟳蛑大者長尺餘其螯至強能與虎鬭虎不如也山谷詩怒目橫行與虎爭本此）月旦在索上呼為雄甲子（裴度與庚威同年生戲呼庚為雌甲辰今雄甲子本此）語尖新因索亦得薦進然終不甚見賞索年浸老中愈充實上曰卿所謂霜降水涸之秋矣笠封之得黃中通理美暢四支之象封內黃侯雖見寵用至左手與之携持（畢卓曰左手持蟹螯右手執酒杯拍浮酒池中足樂一生矣）然嘗鞅鞅曰江湖予樂也寧久

縻好爵耶即日上印綬歸索素有祖風負恃海濱每謂縱橫之事意者復起於斯乎時時礪劍戟上聞而怒曰索吾主其死者是欲奚為不蚤圖之必貽田畝憂發兵掩捕悉就縛檻車傳詣京師上想其風味釋將復用索入見乃曰介胄之士不拜上察其志異命烹之

國史贊曰縱橫之家禍人甚矣然亦卒自禍郭觧以此死而索又不能盖前人之愆子孫同軌悲夫

○○○蠶母傳　王鏊

守溪公在當時未為不遇寄意斯傳豈亦有所指歟要之事君之義主乎致身苟功德足以被世俾天下後世服之無斁焉即蹈禹鑊固宜甘之矣

蠶母者蜀之魚鳧人也（蠶叢魚鳧本蜀王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黃帝時有神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蠶蠶然也號曰蠶母母為人柔婉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不售母雖婦人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

大庇天下寒士俱懽顏也自比莞葛時人莫之許會黃帝時西陵氏（西陵黃帝元妃始養蠶）位長秋後宮之屬未備母以布衣進于帝曰妾願以不才之身充下陳執筐筥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使一旦得備箕箒願願損吾軀剉吾腸以報方今黑帝起北方為厲刑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經營之可不戰而退三年之後變隆冬為陽和如妾之愚且欲為陛下定禮樂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彝藻火以黼黻王猷使天下覩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屬后曰是所謂王臣蹇蹇

匪躬之故者也。母有巧思，而拙於自防。後寵日甚，而後宮皆妒之，曰：是所謂蛾眉不肯讓人者耶。母日侍后，三俯三起。蠶將熟曰三眠帝憫其勞也，封爲長桑君。母嘗請於后曰：妾侍巾櫛，食恩多矣，後當吐而還之。居無何，其種滋殖，后視之如已出，親爲之浴，上賜洗兒錢。既而卜三宮世婦之吉者，飼之蠶室。吳黃勉之蠶經云蠶性好靜惡喧晝暖惡濕故置蠶室史記作之蠶室正謂蠶也既成厥家，世婦以見於后。肌肉玉雪，衣裳縞然，后竦然改視，爲副褘禮之。既有譖之者曰：母小人也，避涼附炎，且其性殘虐，啄物多矣。后怒，請加炮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母怡然受之不變，徐曰：吾固願刳吾腸以報，雖就鼎鑊，其甘如飴。后愈怒，於是聚其族，抽其筋以須賜天下。既而悔曰：不可使母無嗣。乃留其子。子遂飛去，自相夫婦，其類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之蜀，封以五畝之宅，使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稷，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無者也。其後歷代帝王莫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嘗禮之，以爲天下先。及尹鐸爲晉陽，欲遵以爲治，謂蠶絲之說簡子不可，乃止。其後秦用之，卒減六國。謂蠶食

古今寓言 卷九

太史公曰：自古人臣立功者多矣，未有婦人立功作爲文章制度，以衣被天下如母者也。可謂偉矣。然母始以功見寵，後卒蒙戮。古稱多才爲累，功高不賞，諒哉。

龍精子傳　　龔持憲

便佞捷給世多喜之洎乎究厥實用乃或不逮質訥柔緩者何也彼固視天下事常若不能勝而慮恒周力恒定也龍精子其庶幾於此乎

龍精子生於空桑不知姓氏以得氣之純陽則號龍精子或謂神龍之精所化因爲美稱云初在洪荒之世民皆茹草食實龍精子因其土產而食焉及燧人氏以火德王天下民知熟食龍精子不能與世推移

帝嘉其薦命封桑林爲采地中華族蕃而食不足獨天宗得食所封分支寄食於蘩（蘩以飼蠶生未蠶者詩曰采蘩祁祁）於樗於欒於棘於蕭（爾雅雔由樗繭食樗葉棘繭食棘葉欒繭食欒葉蚢蕭繭食蕭葉雔市由切雔由蚢皆蠶類也）於柘（柘美材可蠶）其才與名亦皆不及大宗之賢且願也方其當羲農時見人之裸而寒也輒哀之然人不能用卒無以自表黃帝欲衣裳而治以未得分任爲憂聞龍精子名徵至賜湯沐三俯而三起帝手攜視之喜曰此經綸之才也他日黼黻皇猷其在玆乎即納宮中命元妃西陵氏館之密室朝夕躬桂

候起居從所性以進食愛護周至既粤月龍精子重感恩禮恐難其報乃絕食遷坐而紬繹之言於上曰臣願陛下涖朝廷承祭祀有袞冕文章燕享聘問有纁幣出入有以建旌旗御車馬俾四妃二十五子六相諸侯凡貴人達官皆被文綉授班白之民以繒楮臣當竭心思爲之死而後已上大喜曰不圖子爲用之至于斯也行期被之絃歌以昭殊勳爾時有綦室啬夫謀將汚篾其素節而羅織之者龍精子先見乃變形學飛升之術然其心戀戀於上不忍遠去也所

生子曰蜾（蜾胡對切）曰蟓（蟓似兩切）曰蚢（蚢胡剛切）曰蛹（蛹尹竦切）曰蚚（蚚渠宜切）皆上所賜名不墮父業上許民間得從便招致由是龍精氏子孫布滿天下（言蠶能衣被中國）綿綿日蕃惟蹄夷狄自漢長公主鞶降單于移其製作以行冐頓見而奇之自後邀請絲通不絕宋之末造將輸平於契丹未成或進策曰漢北苦寒人衆氊褐罕御中國衣冠之美欲調和者宜莫若龍精氏所爲宋天子可之克汗果悅而盟遂定說者以爲是時得弭金華之禍龍精子經綸之功居多云（宋輸幣契丹本非善策今却歸經綸之功於蠶）

（白足巧思）龍精子狀貌肥大絜白惟足弱不良於行性所
訥亦柔懦少剛然人之識與不識皆謂其溫和可愛
得內交者卒歲無憂焉故先王詔後世養之不衰不
以常材待之也

傳者曰龍精子不佞不捷寄生於人苟無人飼之
則窮餓而死方之徤步善啄嬌聲美色若栗留
姊歸者（栗留黃鸝別名子規亦曰姊歸）若無可取也然其才實
能經綸天下而救斯民皴（皴音逡皮細起也）瘃之苦名
聞遐狄為中國增重大矣哉其功用乎彼其徤

步善啄嬌聲美色若栗留姊歸者竟無寸長資
益於世用其賢不肖亦遠矣吁觀物者果尚實
用耶亦尚美觀耶

右二篇不蒙意不襲辭各暢厥旨有味乎其
言之也君子不憂其身之累而患功之不偉
不憂其才之窮而患用之不實覽者詳焉

唐蜜皇本紀

閔文振

物有美惡而利害伏焉唐壺伯本以辛螫不
可近而醞釀甘芬悅人心口使人得以避其
毒而嗜其美彼蜜口而包藏辛螫不亦其毒
滋多也哉

唐蜜皇諱壺伯（方言有蜜蠭之壺蜂楚詞玄蜂若壺）姓豐氏系出陶唐
氏先世居豐丘以地命氏上祖性質毒烈子孫代有
祖風與人接初若逢逢然可近至其尾後輒肆誅刺
使人壅腫不可當人以是多畏惡之聞其先聲懼及

禍輒拂袖引避族後益蕃散徙四方因風氣之異種
類亦別居欝林者其種甚小形淡黃大作室廬戶牖
聯萬餘間分房而居寬隘均整居黃巖朱崖者頗染
夷習形巨而黑好依高峻處或房居或穴居者別號
土豐氏又有居嘉州澤州（嘉即家澤即宅）堂邑廬陵者與人
親近不喜散處採材為窠聚族同居其種頗類欝林
之族獨為人所仰重餘種流散東郊大野之墟新市
平林之地有長腰者有修股者有腰細而形瘠者名
號不一或曰螺蠃或曰蒲蘆或曰蠮螉（皆一種細腰蜂名覩其所）

負不但蝡蛉或蟢子蛛而蟄之因產一小卵于其上俟其卵化而成形漸食所負之蟲久乃類大其声似類我類我者雖同祖而派別益分者也諸族並好毒人而黃巖朱崖尤甚尹伯奇毋諆殺伯奇有豐氏子至其家毋留之請去其毒繫之衣伯奇前欲去之毋使大呼曰伯奇牽我託以售讒吉甫信之伯奇不能辨遂自死後漢賈萌起兵討王莽豐氏子聚黨附萌車衡主簿嚴豐力諫以爲不祥萌不聽果見殺豐氏有號王父者聞而恚曰夫尹伯奇孝子也賈萌忠臣也並以豐氏子而死使後世謂我豐氏有殺孝子忠臣之名永永受人唾罵

吾耻之矧天地好生而吾族逮之吾懼吾族之不永也遂戒其後無被施不得後爲毒諸族並受戒自是人不相犯不韓毒王息曰昔伊尹以滋味求進志利人也吾無以利人如伊尹何乃相與攻醞釀之術以溜液爲膏澤并撤其露房入藥籠中可愈人疾有道士見王父相之曰君有功於族且能致利于世當有王者興因大豐氏之族於永世一夕王父夢黃蓋輅車騶從百萬輩各攜異花簇擁入其家駭而悟明日筮之得易之乾占者曰飛龍在天符在飛族然陽始萌芽應

公當有子貴不可言也而生壺伯有黃赤氣藹然[illegible]房戶狀貌殊異體大而碩顏色炯然微青以蒼見者嘖嘖曰此豐氏元宗子也及長益端亟有威儀出入不妄間挾群族游衍花川柳陌之間滃然無嗜好群族遇人或不免狂態發壺伯輒斥止之人雖犯已漠然無校群族愧服共稱爲無毒公歸戴者日衆蓋有成聚成邑成都之遺風群族忽自相擁長潰棼日甚老成百輩竊憂之相語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今吾族潰亂如此不已乃必亡吾聞治世立嫡亂世

立賢吾族莫如無毒公賢立以爲主誰不服者亂斯定矣僉曰都乃進再拜以告王父遂告壺伯曰群族無主擇賢惟無毒公爲群心所服宜從衆望壺伯愕然荅曰不敏何脩式重不德之辱不敢聞命僉退明日爲啓勸進曰寡勿無依悵久虛乎龍馭胥臨有紀黃帝夢遊華胥竊共效於鞿恍圖惟一統之尊彌此肆毒之禍睠言翼戴潰籍章封恭惟明公位下徹聲無毒華胄有唐夢協攜花輔擁已蓄於騶從占符飛族利見允應夫龍興群志景從萬方翹仰漢宣木葉之字木於

皆有病卩字旋起側微周武赤烏之祥卒誅荼毒商紂荼毒四海
花孰與葉鳥豈如龍刋茲群蜂交鬪之秋詎待一王
出鎮之力苟俾經營各盡其分庶幾咀嚼並見厥功
拙若投窓兔受識于神瓚神瓚禪師見蜂子投窓紙求出師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幻如吐飯寧見弄于仙翁葛仙翁與客對食客曰食畢當作一奇戲仙翁即吐出口中之飯盡成飛蜂滿屋靡聞有衆之私實係無疆
之慶覘垂俯順勿執終辭啓上告王父王父諭壺伯
不得重違衆請乃下令曰静言揣巳合遂封才領念
秉勤莫終讓徳寔頼屯聚之衆共亮采納之衷毋惰

課功永延正統其議踐尊事宜次第施行僉相與定
國都建宮殿繁布金房疊構玉宇郭璞賦造王臺于中條上禮
儀以是歲三月上日備法駕列仗衛奉無毒公祀告
天地即位于王臺之上國號大唐志先系也建元曰
甘和追王先祖尊王父爲太上皇立皇后萬氏萬本姓蠆省虿爲萬設百官立考課法常朝應海潮一日兩御雖風
雨寒暑不廢臣民各供其職上下截然罔敢紛亂民
近蠭俗誦詩畫茅索綯之句亟其乘屋稠居國中春
祈夏因猶有陶唐順則之風因圍以城懼有踰越之

奸宄門以竇出入不得朋行且先後有序上憶昔花
之蒡乃下詔曰夫取下奉上列倉廩以儲穀禄古之
制也而賢者謂之厲民自養朕用惕焉載思上聖嘗
草茹毛民生熙恬竊實嘉慕自今其棄田以爲園圃
凡作甘不得務稼穡賓祭用酒代以玉露而饔飧糗
儲悉取群花昔陳皇剪綵亦足悅心而獨鼓之催實
吾同國故事也宜定賦名曰花課求遵詔制以應朕
始生之兆由是舉國競採擷殘花鮮蕋四取罔遺遠
圃近郊絡繹相屬多與胡野蛾之黨相融逐諭人垣

墻爭春奪色時人故有紛紛過墻春色鄰家之誚肯
巖幽谷紅芳未歇或睞蘺落英餘香可尋間得善爲
媒者轉致消息引群往來故野無隱美而國有餘蓄
識者惜其括取太盡至擬之爲花石綱若宋朱勔之
流蓋其性篤于奉上雖三時驅扇兩股劬瘁不自爲
勞出作之頃猶喧謳吟之聲不輟故先爲主咬花趨
衙供課孟東野黃山谷之詩並實錄也孟東野宴蜂爲主各磨牙
咬盡村中萬木花黃山谷雜蜂趨衙供蜜課以是知無爲之治亡之所感
深矣歲冬課程報就鄣戹於燻逼並避樂上人宿取

其醲製而合之號曰花液。敵如甘露。凝如割肪。氷鮮
玉潤。髓滑蘭香。郭崇世共寶之。亦以之供上。賞其利
用之功。並復其身。有渣滓亦納內府。俗呼納糟音爲鼻。歲時
賛祝。黏固封緘。罔不需之。而液味甘甚。梅氏李氏及
諸族子姓苦酸澁者。得液漸涵浸漬。久則變化其氣
質。並爲佳品。又善和酒。絶醇釀。蘇東坡傳於楊世昌
作歌有云。眞珠爲漿玉爲醴。蠙爲耕耘花作米。三日
開瓮香滿城。甘露爲濁醍醐清。且歸功豐氏。以爲太
勝監河侯焉。蒿皇后。居玉臺後宮。逾年生子。冊爲皇
太子。既而連生諸子。稍長。上皆錫之封國。分其族。羣
之當發。或園如罌。或鋪如扇。各擁其王以去。奸細或
不利分封。以棘刺關于玉臺。王子多見害者。諸王亡
國。各以家法從事。所至並蒙利澤。上在位日久。倦于
勤勞。方議内禪。遂以疾崩。皇太子嗣位。葬太行皇帝
於甘陵。上尊謚曰統天萃聖至讓崇恬容皇帝。館閣
大臣稱天爲誄之。其辭畧曰。啓運以無毒。以德而王
也。得孟氏保民莫禦之旨。王子盡復爲王。下姓一君。
上下有定分也。得周家封建同姓之制。其下各勤乃

事。不惰其職也。而盤庚罰及汝身之戒爲贅辭。王之
所在。無敢造亂爲毒。法令之行也。而秦孝公徙木立
信之詐爲贅疣。取多則飢。取少則情。飢則不蕃。情則
不力。惟循中制者。什一之遺意也。而堯舜輕重不過
之法。輒爲駱綵而虛設。嗚呼休哉。苟神馭往而虐範
永留兮。斯秩秩繩繩。衍洪緒於億萬千祀。其茲之緜
兮。後世稱創業哲王。亦必曰唐容皇云。容當作蜜蠟于嗜味易丢
從山令其族盜蕃。封國徧天下。君子謂豐氏可稱有道
之長矣。方言曰有蜜謂之蜜蜂王元之記蜂曰王無毒所以服衆

俞黥傳　嚴時泰

記曰事君不忠非孝也孟子與氏之闢墨惡無父耳籍第令善用其道以徇君之急仁義忠孝兼貫之矣於墨何病文取小喻大化短處爲長其稱寡慾養心以代導引吐納正與陳希夷對飛升黃白之問同旨

俞黥者浙海人本姓墨氏翟之裔也入漢以來始改姓焉黥生而多趾及長皤腹駢脇脩髯豐頷望之知爲偉人性雅好讀書常曰吾趾爲白丁每乘扁舟泛海上載圖書數卷沉潛其中武帝建元初年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或勸之就荅曰爵祿者上之所以餌士者也吾豈若優游於此哉深自韜晦絕意仕進久之上聞其名使水衡都尉羅寀網也往海上物色之不得上曰詩云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自古高尚之士大率改如此也或言黥舟泊處文光欝郁烏鰂魚當自浮水上吐墨混水以蔽其身無難覓者上復使寀求之果得焉黥與寀俱詣長安明日當陛見寀顧黥謂曰君顏色頗黧此下文無知黥之黠者根恐上乍見之必駭嘗聞園葵能去黑盍

去諸黥笑曰天生黑於予園葵其如予何出王荊公對客語及見上上曰是故所謂墨客者耶既而曰君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問以治安之道黥敷奏數千言皆自肺腑中流出上覽而奇之拜爲子墨客卿自是恩寵日加每宴飲必與白羊牟耕牛也及諸珍等侍而雅意向黥餘子備取充數而已常曰與羊等飲但知羅列臚葷惟黥在乃可謂文字飲耳耕等忌之從而媒孽其短曰黥文譎怪幻誕宗尚老氏其說卒歸於無陛下欲親近儒臣無如松滋侯陳玄墨也者玄文典雅可以垂久非黥所及墨譜烏鰂魚腹有墨作偽者以書券約久則字滅上曰朕固知黥非玄匹所以任用亦自不同特以爲比若等則有間耳耕等慙謝一日上問黥舟居海上何恃而不恐對曰每遇風濤起遠岸則下矴近則維之以纜是以不恐耳上曰善哉他日舟楫之任當屬之君矣耕等聞而益忌之復譖於上曰黥之先爲寒烏所化南越記曰烏賊魚今疋烏化之疋音雅今其吻尚如烏喙蓋遺體然也又曰黥貪墨暴厲雖頗有文辭要不免爲堯言而蹠行者願陛下察之上曰玄鳥生商古之善用人者或取

誅盜賊吾復何拘朕之得黜如魚水也若等勿復言黜聞之感激至泣下愈以忠鯁自許時上方好神仙方士或言黜善導引吐納之術能縮趾至頂間海物名記烏鰂魚贊曰集足在口縮喙在腹上以問黜黜對曰臣但聞寡慾可以養心心得其養自可延年不知所謂導引吐納也上默然未幾上有疾醫云黜人脊餘本草烏鰂魚骨謂之海螵蛸味鹹微温無毒止滲多膿汁不燥生得之可療時內外臣工無如黜之黔者黜聞之欣然謂醫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況吾受上恩素厚今日豈敢自愛耶然此不可使聞於上在吾自爲之耳乃密訖刺客金鍔刀也委以身爲醫得其餘以爲藥天子服之果愈已而召醫行賞醫辭曰此非臣所能以黜之餘爲之藥也上不覺失聲曰我雖不殺俞黜黜由我而死爲之嗟悼不已詔厚賻其喪賜塋腹裡地乃贈爲文忠侯黜無嗣尋錄用其族云

太史公曰墨子之道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夫施於天下固不可施於君父則惟恐其不然也黜本墨氏裔而能爲君以殺身豈非善用其道者乎謂墨可施於君父正是欲引墨歸儒至於因帝吐納導引之問而以寡慾養心爲對尤可謂深中帝心之膏肓者醫知黜以身爲帝之藥而不知以言爲帝之藥也久矣嗚呼此豈醫之所及知也哉

戲爲册虎文　王世貞

嘗攷諸徃牒若虎者多所稱引云精連列宿位配六神魯著獻功之能華象炳文之變誠有取爾顧禀性暴戾块殺不就馴服雄才之謂何此蔡藿所以不採而畋獲爲之有頌也㦸觀册文事雖出於善戲而旨意淵微膚淺者未易測已巷伯曰投畀豺虎庶其近之

制詔丞相白額侯斑勇惟乃祖乃父叔皮仲升文武交暢（斑彪字叔皮好述作專心史籍子超字仲升使西域封定遠侯）世濟其美以光

有漢君金天降嶽樞星散精（出運斗樞）火負雄氣長炳文理帝賚予以右弼使媿於青龍氏（右白虎之義）彼不寧乃職以干予之罰君孜孜夙夜秉德陪佐出張爪牙入幹股肱祈父召叔（詩祈父予王之爪牙爪牙虎賁之屬召穆公名虎）惟君一人今將奉君之烈揚于大廷其敬聽予命君昔守宣城黔首飽于芻豢不克樹義乃敀張舊服閭右削跡使君之懿稱定彼遐邇（述異記曰漢宣城太守封邵一日忽化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君之功德一也泰山之傍民迫苛政聿來胥宇君以法刑其三世依依不舍（事解見捕蛇者說）昔華旦秉憲鯀鮮伏誅（華重華舜也旦周公也鯀禹之父鮮管叔名）夷吾啓封伯氏沒齒（言食其三世是以法刑之即舜周公之誅鯀鮮其婦依依不去如伯氏之不怨管仲）君之功德二也梁益之間倮虫爲災婁（同屢）加剪刈道絶行李君之功德三也東海黃公詭妖挾詐君神武逆折赤刀不行兕渠受首（西京雜記鞠道龍善爲幻術嘗云東海黃公善幻秦末有白額虎見詔黃公以赤刀往厭之術不行爲虎所殺）君之功德四也晉守至忠（用幽明錄藺至忠將以臘日畋遊遇風雪而止事）秉甲栗馬冀逞其欲君挾秘計以撓九尾之校（狐）使巽二（風）噓噫滕六（雪）降祥逆折厭謀種類還定君之功德五也復有畸畯單豹益太

乙之寶君迴照奮威罪人斯得（用莊子達生篇事）陽貨之誅光于前魯君之功德六也度索之山鬱壘神荼㝡服大敎執除妖鬼以借掃除之役洞幽達遐（風俗通神荼鬱壘性能執鬼度索山桃樹下簡閱無道者縛以葦索投以食虎）無所不靡君之功德七也君有七德功寔配焉章以般般（考異郵曰般文者陰陽雜也）視之耽耽（易曰虎視耽耽其欲逐逐）廼又篤啓爾象賢之髓奔走禦侮九有之內羽毛齒革輻輳闐闐凡有血氣莫不神明豈唯予一人是效昔尚父非熊在耄鷹揚緐纓垂露華履彤弓以大表東海世世子孫成血食也君之

威烈視彼有光而封號不加無以稱予一人之意今遣御史大夫宋鵲宋良犬李賀詩綠香薰宋鵲鵲與猳同侍中胡紫搜神記狐媚人自稱阿紫敬奉冊冊君為南山公進號素威上將比於天策扶桑之西葱嶺之東鴈門之南象郡之北諸非國家湯沐者悉以充君食邑諸少讎具賜冠邑食有差有司毋得檢問仍遺君養牛十頭上尊粮餚五日尚方致異味予有不令之臣曰神羊恃其惠文以陽排傷君悉付之理輿服志廌曰神羊古者決獄令觸不直者今恃其惠文以陽排傷則不令矣冝冊虎制之文章遠引情勢而閑鍵鍵在于此君其安意攝精神加飯食以佐予不逮

古今寓言卷之十

鉅鹿介錫陳世寶總評　郃陽子仁車大任批點

休寧東圖詹景鳳編次

珍寶類

孔元方傳　吳應紫

贊論元方之為人當矣然嘗聞之志道德者不為功名富貴累彼謂得聖人一貫之道出言明允可究國家之歷數體備用周若此而以利終甚乃鼓鑄滋大盜之萌貫朽否多藏之祟賄賂賈不平之事俾世俗遂彝止目之惜未之及也何至數式烈自多其功陋亦甚矣噫端木貢之不受命視顏氏子屢空洵何如哉必有能權其輕重者

孔元方字子圓其先本銅鞮人也既居中國失其世系乃以孔為氏始祖號王老君王元寶富厚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為王老出南鄉新書在周時常有愛民利物之心及貴顯呂望器其為人為立九府以尊其職而掌國用自後富貴累世子孫代有其人老君三十世孫泉太公立九府錢法泉言流

（如泉池）爲漢吳王濞興利吳王謀反以罪見誅泉三十九世孫鋏（鋏古協切說文鋏持冶器鑄鎔者）仕唐又爲滕王元嬰所厚時高宗賜諸王帛聞元嬰用鋏無所事（以其貪瀆不須賜絲）乃賜麻二車（以爲錢緡）以愧之及元方父寶膺國重任節用愛人天下富强上甚器之重之元方生而有父風性剛鯁志大不拘面冷如鐵內方正有才器嘗謂人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故顏子雖賢賴仲尼之鑄（仲尼鑄顏淵出揚子）然後成仁吾則不然不學而能文不求而能用聖人之道吾一以貫之於是負其能

周流四海屢涉貧困無所棄見者得之曰元方其庶乎屢空每書四字謂識者曰是火帝所授者知此可以究國家歷數矣時年尚少人並稱爲子員先生或勸之業舉曰以吾之才萬選萬中豈嫌流地上而以舉爲慮乎累舉孝廉不就後入京觀無所主乃放德義從富人遊屢爲權豪所昵於是廣蓄珠幣與民市易家致巨萬計所欲無不獲遂窮奢極侈築室環城起山於後圃曰銅山冶金爲窟曰金穴（漢記京師號郭況家爲金穴言其極富）又市地爲埒（埒音劣謂作短垣鑄之晉王道子頁地爲埒編錢布地號曰金埒）時安樂公主等方開府鬻爵號斜封官元方以貲入爵至左藏庫使既而不樂職曰始吾言富不如貴故就用之日自謂登金門上玉堂出入華省主國大計使天下之人悉蒙其利今反爲守虜臣邪乃往見三司使韋貫之（貫之憲宗朝人借言爲熟皮貫穿也）貫之與語大悅見上數其能上召見素知其負才命力士擯於陛欲以掇其辨且曰卿懷寶而迷邦可謂仁乎元方頓伏默然不對徐曰陛下富有四海功崇萬世臣之瑣才曾何足數上直其對遂問曰卿欲求用耶元方曰陛下

用人當觀其才不可即置（令也）何必商確其意哉如臣者韞匵待賈亦未肯以小數求售于陛下也上曰卿欲以何德致寡人曰使臣得佐陛下當周萬民之艱厄致天下之大利國用富强家給人足上折之曰吾聞汝祖在漢時吳王鄧通資其術而取敗（吳王盜鑄謀反伏誅文帝寵通相者謂通至餓死帝賜銅山使鑄錢禮我然後覺如相者言不得名一錢）其在晉時與石季倫之敗（石崇素豪侈與王愷鬥富及被收嘆曰奴輩利吾財耳）去而與阮子秋頭之飲卒無所事（阮脩善清言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酣暢）且馬援一世名臣也不義汝祖之行（援嘗曰凡殖財貴賑施不然守

（錢耳）房夷甫一代賢臣也。諱言乃祖之德。（魏字數作名字王衍夾妻郭氏貪鄙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去）今子事寡人。進不由道。大言無實。此所謂躍冶之金。（莊子大宗師篇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必獲用。必與汝祖共貫。詎能致君澤民。踵高潔之行乎。元方曰。陛下徒知少其過。而不多其功。昔光武龍飛白水。（王莽改貨曰貨泉人以其字為白水真人而光武竟從白水起）我祖奉其真符。文德正位後宮。我祖昭其秘迹。（靈龜廢而後世以錢求卦唐文德長孫皇后太宗為秦王時妃也嘗歸寧舅高士廉妾見大馬二丈立后舍外俱占之遇坤之泰卜者以為女處尊位履中而居順后妃之象也文多不具載）卜式資其義。而北輸邊計。（漢武帝征伐四夷財詘卜式上書願輸財助邊）崔烈厚其術。而取位三公。（漢桓帝開鴻都賣官烈用錢五百萬得司徒其子曰議者嫌大人銅臭）故呂尚父立九府。以尊其權。魯元道著明論以申其德。（魯褒字元道嘗著錢神論）雖隱顯貴賤。一文一字。為世所重。迨今天下聞其風者。薄夫惇。懦夫有立志。若臣者。真所謂排金門而入紫闥者也。上笑曰。朕知卿是前言戲之耳。於是以名監虞之命。光祿大夫魏元同。（魏元同即玄同與裴炎締交善保始終時號耐久朋盧從愿善殖生產占良田數百頃時目為多田翁）著作郎盧從愿。二人與之共事。軍國大計並諏焉。由是貴動一時。天下想見其風采。久之。值軍興國用乏竭。有司共計欲出之見。上發其謀。上即召入計。元方條五利。其一稅間架。算至阡陌。下民疾之。未幾坐與潁川守索元禮（武后時酷吏）交通。去職。遂轉側不安居常若負。第五琦領使。盡徙其族。（第五琦字禹圭唐至德中謁見肅宗乞假一職請悉東南寶貲糴函洛平監察御史第五琦隨事趣辦不益賦而用饒）元方竟終于民。有子數人。率輕薄。曰重。凌重輪者。尤為世所重。其餘散聚無可紀者。

贊曰。元方之為人也。志大才疎。始折節力行。有若可取。及夫放棄德義。以富取貴。卒無遠謀。算至阡陌。為國斂怨。鄙哉。無惟乎帝薄其先而戲之也。或曰。稅間架。算阡陌。其策成於趙贊。元方特資其計耳。嗚呼。得君遇時。謀不以道。剝下佐上而以為功。使盜跖復生。無以加矣。（讀此可以祛謀利之心）

烏寶傳

高明

老子曰知白守黑爲天下式寶既不利於納交之達官貴人而見擯斥於鷹介卒㞒賤無益世用未可謂不幸也經國展采調其紀綱而盈縮之擇才制用奚所弗裕如使棄儒從墨輕薄多詐之徒得行其志豈善計哉是有

關繫文字

烏寶者其先出於會稽楮氏世尚儒務詞藻然皆不甚顯至寶厭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游盡得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寶之先有錢氏者亦以通神之術顯迨寶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亦頗相類故不知者猶以爲錢云寶輕薄柔默外若方正內實垢汚善隨時舒卷常自謂得聖人一貫之道故無入而不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謀於寶小大輕重多寡精粗無不曲随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衍散處郡國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者則官爲聚其屍而焚之盡知墨之末俗也寶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稚婢隷無不忻悅且

重扁邃宇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也然素趨勢利其富室勢人每屈輒往雖終身服役弗厭其窶人貧㞒有傾心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相與往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若此寶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侈常客於弘農田氏田氏朴且嗇寶竭誠與交田氏沒其子好奢靡日以聲色宴游爲事寶甚厭之隣有商氏者亦若田氏父之爲也遂挈其族往依焉蓋墨之道貴清淨故也然其爲人也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勢人無不願交而率皆不利敗事故其鷹介自持者率不與寶交自寶之術行挾詐者往往僞爲寶術以售于時後皆敗死故寶之術益尊是時崑崙抱璞公謂金生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随人意而三人者亦願爲寶交苟得寶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時譽咸歸於寶焉寶族雖夥然其狀貌技術亦頗相似知與不知咸謂之烏寶云

論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本姓苑若存餘技烏獲皆爲顯仕至唐承恩重徹承恩開元中與弟承祧俱爲平盧先鋒重集本

始盛。迨竇而益著。(珧子鎮河陽時名士石洪溫造見韓昌黎送二處士序)
竇裔本楮氏而自謂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竇
之學雖出於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
復生不能闢也然使竇生於唐虞三代時其術
未必若是顯然則竇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
以使之嗚呼豈獨竇之罪哉(罪不獨在竇則必有任之者)

玉論

黃憲

今夫賢才國之所貴重也用人不必借才於
異代魯謂卞璞既琢荆山遂無良玉耶玉人
辨魯君詘而左右爲善牖矣史稱叔度行則
蹈規矩言則發德音於茲論益信
魯王愛玉有楚人持玉咼以進曰此荆山之美玉也
君能愛乎魯王笑曰寡人聞荆山之玉卞和得之而
獻楚王其後也秦人復得之奚其爲荆山乎夫地不
再產胡能復得耶楚人曰夫荆山之所生者非特和
氏之一璧也君何以荆山爲無玉乎荆玉之咼楚產
也而君疑之若夫璵出於魯昔有倚頓(魯之富人)得之以
爲危杯其妄視之誤發諸地是魯璵無倚頓之杯久
矣今有人持璞璵以進君亦以爲魯無璵辟可乎夫
地之所產不盡出玉之所藏不盡用也豈惟荆魯之
玉爲然哉若魯國賢士之藪也今君以爲地不再產
則使魯之後魯無孔子孔子之後魯無顏淵顏淵之
後魯無閔損閔損之後魯無子羽子羽之後魯無秦
非秦非之後魯無曾點曾點之後魯無子思子思之

後魯無孟軻，孟軻之後魯無叔孫通、戚麟、高堂生、孔安國、韋賢、疏廣、匡衡，皆褒之屬矣。王人以賢為忠擴入秦非連綴叔孫通數子誅就玉人言亦是滑稽處 是今之生於魯國者，皆魯璵之沙也；游於魯國者，皆荆山之石也。奚玉之為臣請完爲而返楚，無使魯庭有刖足之刑，而荆山有泣玉之士也。魯王慚，乃命左右以千金價之。左右曰：昔者燕昭王以千金致士，今君以千金致玉，臣恐天下懷寶之士皆倚昭王之臺而笑矣。致玉而笑士，國何利焉？叔度主意在此處終見 王不聽。

古今寓言卷之十一

鉅鹿介錫陳世寶總訂
邵陽子仁車大任批點
休寧東園詹景鳳編次

文具類

毛穎傳　韓退之

此物傳之祖，不煩繩削，不事纖巧，蘇所謂詭然蔚然者非邪？後之摹擬雖衆，未見其能脫穎出矣。末云與城諸侯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昌黎子似乎有為之言也。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禮記兔曰明視 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奴侯尼諸二切 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祖見七倫且䝤祖唆四切 狡而善走，與韓盧韓之良犬純黑色詩有盧令令 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七雀切宋良犬也黑白色 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

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强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書九流百家天文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

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七十餘言也括古今）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書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事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爲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硯也）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

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四方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祖父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二族（人與物）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

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陳玄傳　　易宗周

機軸大都出毛穎傳嗟乎人才誠興廢之機也秦政逐客而亡漢道屈群策而昌筭計見效相去奚翅逕庭巳邪且也玄礿屯而終賁肇封任子至于今不替信矣士之遭遇乘時也夫

陳玄潁川人周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因以爲姓自八世祖敬仲奔齊後竟不顯父松養高林壑足跡不至城府秦始皇過潁川召松欲官之公固辭乃遥封爲

大夫同郡柏梁氏來賀松臨風嘆息曰兹固當唁矣何以言賀先是其妻感孕子之夕夢有黑龍據其腹松自筮之得貞離悔坤（內卦爲貞外卦爲悔）爲明夷上六爻變而之賁謂妻曰是卦不吉而吉蓋離火也坤土也火爲文明而坤有國邑之象後若生兒其以文章顯乎礿得明夷夷傷也昔箕子以之而見囚吾知不免矣（此倣毛穎傳而筆力不及）未幾有無賴子棘不爲松所容奔告於秦曰陳公怨深圖大今潁川以南皆其所撼不早除之必爲後灾始皇怒使蒙恬伐之恬諫曰不可伐以聲罪松齊民守田舍無尺牙以利用無勢分以凌今令以流言襲之潁人必自恐潁人恐天下揺矣始皇不聽恬至潁川或勸松遁去松曰先人之土不可棄也矧吾以讒致禍天若喪予其何能逃恬亦募人生致松而夷棘之族松背縛見恬恬載之後車歸告於始皇曰臣往問罪松實無辜願陛下待松以不死始皇乃并其妻囚之土宮已而生玄時赤光滿室松顧其妻曰此非文明之兆乎易於是驗矣始皇崩守宮者欵人因竊玄以歸玄幼質凝重獨緘默不言欵人

古今寓言　卷十一

乃延師端揆以作成之時天下多亂玄韜晦不出漢高祖既定位不事詩書後聞陸賈言乃稍用儒術玄聞之隨欵人至長安因賈以進由是日見親幸叔孫通起朝儀張良立制度蕭何定律令玄與有功高祖一日召玄問家世玄泣以對高祖嘆曰始皇苛虐如此安得不亡乃授玄龍香太守（暴異隸莽獲爲墨封九錫拜龍香太守燕亳州黟郡平章事）封爲松滋侯（華志燕人易玄光字處晦封松滋侯）玄自掌機務勞瘁日甚高祖見其羸瘦顧謂玄曰朕以國事勞卿至此柰何玄對曰臣幸際聖明得竊名以傳不朽

雖捐軀殞命亦何惜哉自是不踰月而卒高祖怜之詔有司自今陳玄子孫賢者皆錄用時有假玄姓以求蔭者左右察其實以聞高祖立斬之自是無敢冒者

史臣曰自古得天下者必資於才然天生賢才以遺人國亦何嘗有厚薄哉顧其君棄之而不用用之而不從是故國勢日孤而危亡繼矣夫智長於强而才充於抑（亦可爲名言）雖中人之質猶得以自奮而況英雄豪傑鴻飛龍卧以待天下之清者哉斯不云乎龔黥首以資敵國郤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以是知漢三傑而下多秦之逐客不謂一陳玄也雖然措冦兵而齎盗糧呂政誠可鑒矣（秦漢事千古感槩而後之爲秦漢者徹迹相繼）若蒙恬者亦秦人之賢哉（恬特種也能留意文具而貫未能爲其君萬一貫士以永國祚有餘恨矣）

褚待制傳　　閔文振

夫擴尊履達得士爲尚也故觀才則推引之人才未成則造就之已成則不夭閼之寧致士數拓落早漯不獲上行哉知白無倫殆於老死剡溪矣才美未由表見也惜乎推轂匪人終愧名教授此而舉業爲士者亦可惕然省矣

褚待制初名勝及長爲世用更名知白會稽剡溪人先世索居山林無所聞於世幾與草木同朽腐歷前漢有褚先生始以名顯至和帝時中常侍蔡倫有文思善造就人材辟召徧天下使者抵褚氏見榜其門曰文明基本歸以告倫倫亟聘之得褚皮者俱來倫曰真良材也但欠變化耳於是刮劘浸漬漸見舂容方延館黌內知白聞而嘆曰以皮之陋且沾優渥吾可出矣既至倫揭黌見之嘖嘖曰文明基本其在君乎引以見帝帝嘉賞恨相得之晚超拜秘書省萬字令（纂巽辞稷爲紙封九錫拜楮國公統領萬字軍）尋擢秘閣待制日承任使盖自書契既造竹氏帛氏二族貴重於世者既數千

年及知白用而竹帛氏遂廢凡經史術藝百家九流之說皆託以行天下及當代注記冊籍臣民文移簡札非知白不達也帝益加寵待每中書令毛頴松滋侯陳玄萬石君羅文侍左右必召知白至展其邊幅有諮議須令省記方可施行帝嘉其絜白獻語陳玄曰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若知白者可謂孔氏之徒矣而卿與之反何哉玄曰知其白守其黑臣得自全之道焉皦皦者易汙臣懼知白之不終也帝笑曰卿不加汙誰復汙之玄頓首謝一旦知白侍經筵屬微風

神思飄亂不定帝曰朕固知卿體薄不耐風今加卿節鎮俾邊都護領之卿無恙矣（極意形容）知白叩謝曰臣辱荷厚恩敢不竭方正之節捐菲薄之軀以死報陛下士有以文辭投知白者頗涉謬悪知白怒會召因愬帝曰臣精白一心仰叨任使者數十年每願得嘉言醇文推明義理以淑人心以翊世教以利益國家庶不忝此一生今狂生淺夫任情謬悪臣一被汙隳欲雪無由誠願陛下一申文字垂謬之禁以隆吾道以正士心以亮區區用世之忠帝從其言且惜其蒙

辱命儒臣撰悲剡滕文以舒其憤知白才慱而通推其餘兩腸可盖風露可幃竪可屏揮可扇觀美可圖畫無不能爲者夫子所稱不器庶幾近之晚年就閒族子曰麻曰桼（雷孔璋曾孫穆之有張華與祖書乃桼根紙）曰竹曰繭曰敉布曰魚網並出蔡氏作成世又稱紙氏繼知白大用於世傳嗣不絕其號銀光（齊高帝造以賜王僧虔）側釐（張華著博物志賜臺懋萬番南越所獻也其理縱橫衺側故名）羅文（此言羅紋與指研者不同）玉板（東坡詩剡藤開玉板）蠟牋烏絲欄者（霍小玉啟越州姬烏絲欄素段三尺授李生山谷詩云正圓紅柚寫烏絲）間好五采尤爲世所愛重云

蘭莊子曰予讀楊鐵史石丈人錄謂石氏文面之垢可磨以去而惡文辱藤不可再雪至乃暴耗之過徒天閼剡野舒元輿爲之悲而吊以文嗚呼知白之愬帝帝之爲紓其憤心事了了千百世之下聞之者可以懼矣知白而可易用之以犯鐵史元輿之遺論哉然進身之因仕之占也衛卿可不得而彌子不主齊祿可辭右師不可與之言何者慎所言也知白洵賢而蔡瑫因之以出果孔孟之法哉噫縉紳充廷賢如知白不

篆引手之德斯又誰之過也其不內愧恭謟也者幾希矣（謟叨刀切）

古硯銘　唐庚

壽夭信有數也然而脩身以俟之則體鈍用靜引年之正論也或又告之曰瓶玉不缺吳鈞不折戶樞不朽流水不腐嗟嗟言各有指未可以一端裁也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銳鈍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爲此勿爲彼也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萬石君羅文傳　　蘇東坡

世之尤物爲人君所深嗜而篤好者則以身殉之無惑也羅文以儒術得幸其見好在宛珠蜀錦佳冶窈窕之下而乃同置之平陵使好事者爲之於邑其亦慕虛文而失之太過也歟

羅文歙人也其上世嘗隱龍尾山歙石出于龍尾溪龍尾以深爲上未嘗出爲世用自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草又以刀筆吏取將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產不暇推擇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溫潤縝密可喜隱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自棄于巖穴耶乃相與定交磨礱成就之使從諸生學因得與士大夫游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文翰得毛穎之後毛純爲中書舍人筆也純一日奏曰臣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蒙召見文德殿上望見異焉因弄玩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澤涵濡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鏗可聽上喜曰古所謂玉振而金聲者子真是也使待詔中書久之拜舍人是時墨卿墨楮先生紙皆以能文得幸而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爲文苑四貴每有詔命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授楮先生使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嘆曰是四人者皆國寶也然重厚堅貞行無瑕玷自二千石至百石吏皆無如文者命上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爲襪褥賜之其後于闐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之并賜高麗所獻銅瓶爲飲器水注親愛日厚如純輩不敢望也上得群才用之遂內更制度修曆律講郊祀治刑獄外征伐四夷詔書符檄禮文之事皆文等典焉上思其功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聞議法者常失於太深論功者常失於太薄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以相勸中書舍人羅文久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歙之祁門三百石封文

號萬石君世世勿絶文爲人有蕪隅不可犯然搏擊
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常曰吾與兒輩處每應
有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以是小人多輕疾之或讒
于上曰文性貪墨無潔白稱上曰吾用文掌書翰取
其辨事耳雖貪墨吾固知不如是亦何以見其才自
是左右不敢復言文體有寒疾每冬月侍書輒面氷
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能書元狩中詔舉賢良
方正淮南王安（安爲人好書）舉端紫（歐陽永叔以端石爲後出或以爲李賀有端州青石硯則漢時亦未可知）以對策高第待詔翰林超拜尚書僕
射與文並用事紫雖乏文采而令色尤可愛以故常
在左右文浸不用上幸甘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扈
從而文留守長安禁中上還見文塵垢面目頗憐之
文因進曰陛下用人誠如汲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
上曰吾非不念爾以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
聞之以爲上意不悅因不復顧省文乞骸骨伏地上
詔使駙馬都尉金日磾翼起之日磾胡人初不知書
素惡文所爲因是擠之殿下顛仆而卒上憫之令宦
者瘞于南山下子堅嗣堅性溫潤文采縝密不減文
而器局差小起家爲文林郎侍書東宮昭帝立以舊
恩見寵帝春秋益壯喜寬大博厚者頗堅器小斥不
用堅亦以落落難合於世自視與瓦礫同昭帝崩六
將軍霍光以帝平生好玩器用後宮美人置之平陵
堅自以有舊恩乞守陵拜陵寢郎後死葬平陵（用硯殉葬）
自文生時宗族分散四方高才奇特者王公貴人以
金帛聘取爲從事舍人其下亦與巫醫書筭之人游
皆有益于其業或因以致富焉

贊曰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考
其國邑在江漢之間爲楚所滅子孫疑有散
居黟歙間者嗚呼國既破亡而後世猶以知
書見用至今不絶人豈可以無學術哉

古今寓言卷之十二

鉅鹿介錫陳世寳總訂
邵陽子仁車大任批點
休寧東圖詹景鳳編次

草木類

大瓠　莊周

夫局於技以利其身誠不若用之利國而享封土者之為大也瓠雖可以為大樽亦止於自利而已而莊子固以自全於履險蹈遂為大用也然則人之所謂呺然大而無用者乃莊子之所貴歟

惠子（姓惠名施）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瓠可為瓠者）之種。我樹之成。而實（實瓠之子也一瓠之大其子五石則亦可盛五石之水矣）五石。以盛水漿。其堅（重也）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半瓠也）則瓠落（大貌）無所容。非不呺（亦作号虛大貌）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擊碎之也）之。（惠王之瓠異乎凡種見者張皇驚駭之不啻又惡知所以為用哉宜惠子掊而有問也）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只一句便入引證此是文法）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言冬月用此藥而手不裂拆如龜背也）世世以洴澼（打洗也）絖（絮也）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其家之人）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以有此藥而為人洗絮數世以此為業也）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只此一句正意了然）今子有五石之瓠。（夫五石之瓠樹之成也豈一朝之功今則非惟不能成其大用而又掊擊暴殄之何斯瓠之不幸也故教之云云）何不慮（思也謀也言子之思何不及此也）以為大樽（浮水之壺也）而浮乎江湖。（以壺繫腰乃可浮水）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茅也）塞之心也夫。（應拙於用大之意凡出類之物亦造化間氣所鍾其無用也意或有待既擴其大而不欲掊為室家之用當思全之而為江湖之用濟深利涉與舟楫同功則大瓠之無用適為妙用矣以惠子之多方而不知出此蓬塞其心也）

黄甘陸吉傳 拙編

蘇東坡

蘇長公以文爲戲者觀所傳黄陸二子無亦自鳴其不平歟

黄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黄隱于泥山。（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其木多橘）陸隱于蕭山。楚王聞甘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洞庭君。尊寵在群臣右。久之。黄甘始來。一見拜温尹平陽侯。班賜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貴用事。一旦甘位在上。吉心銜之。群臣皆疑之。會秦遣蘇軫鍾離意使楚。楚召燕章臺。群臣皆與甘坐上坐。吉怫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楚約西擊秦。吾引兵踰關。身犯霜露。與枳棘最下者同甘苦。率家奴千人。（李衡種柑千樹號曰木奴）戰于州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功孰與。（齊晏子兩使楚有食橘不剖及論橘喻淮則爲枳事）甘曰。不如也。曰。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剖膚刻肝。怡顏下氣。以固帶之術（幽怪録巴邛人家有橘大如三斗盎剖開有二叟皤然相對象戲談自若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于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爲愚人所摘耳）不獻上。上嘉之。命記注官陶洪景狀其方畧。以付國史。出爲九江守。宣上德澤。使童兒亦懷之。（陸績事）子功孰與。（此言橘見本草）甘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應之曰。君何見之晚也。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漢人）申根（孔子弟子）梅福（漢人）棗嵩（晉中庶子也傳意梅荔棖棗四果皆有酸味棗之酸者樣棗也）之徒。列事上前。使數子者口呿（丘加切張口貌）舌縮。不復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吉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甘曰。此吾所以居子之上也。於是群臣皆服。歲終。吉以疾免。更封甘子爲穰侯。吉之子爲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官至陳謝治中。（食柑豆穰橘皮陳者良和中消心下痞塞之痰出本草）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起說。相如田單廉頗屈。姪欲樊衣。尹姬悔。甘吉亦然。傳曰。女無好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美惡之相遼。嗜好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大庾公傳　　王梧

華文也實行也本根道德也華實並茂必根深本厚者始可久矣世之降也愛華棄實本先撥矣非知道者孰能言之非知言者孰能味之

天地變化后皇妙合有乎五人曰渾沌氏赫胥氏若木氏金天氏中央氏五氏水火木金土也帝出乎震木德先生封若木於東方寅出日啓土功掌萬物之生列受姓氏爵爲上公子孫蕃茂散居四方有三萬八千種其

顯者有栢皇氏栗陸氏其餘材器皆足以任使惟不失若木氏作酸之正性者獨梅氏之宗焉梅氏二子長曰木次曰仁木字伯華仁字仲實分華實二段叙而歸之繫枝處便見立意伯華者精神玉雪德馨遠聞風霜不得而推沮而今皇不得而料理也言幽開於春故世世以風節自高仲實者生意滿腔敦身堅苦方其清純年少世味生澁遇之者裂唇蹙頞縮舌憤懣謂薄質切痰刃也一曰言青梅及其體胖德老衣狐裘佩金玦色和氣溫時人羨之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言黃梅既而祚國於燕被玄衮與皐咸鹽也立濟根處共治正天下精淳醲郁之味養民生日用之和與聖人同功記曰水火醯醢鹽以烹魚肉在武丁時得傳說愛立作相以代咸命之曰昔茸盤虛巳愛和惟咸與仁交濟厥德沃朕心用協調于萬邦爲治若和羹爾尚式乃前猷允協于中罔俾咸仁專美于我有商書說命篇日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後世稱賢相者皆咸仁之緒餘云五世孫摽仕召南爲大夫佐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詩人歌之周公秉而次之國風召南有摽有梅篇用之於閨門鄉黨邦國之化天子思摽之績徵其子蘇乾藤也周禮籩人饋

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藤榛音僚俎豆於祭祀賓客之間俾修其祖業裂江南之地封之襲若木之爵都於大庾嶺本南雄郡境兵擊呂嘉有將士庾者戍此得名以其多梅亦曰梅嶺從孫卉仕王國與栗陸氏之後同封爲嘉侯詩云山有嘉卉侯栗侯梅見四月雅夏篇以病坐廢依終南之族不遷逐分南北支周衰秦一海內大興宮室渡渭爲之咸陽荒淫怠政事皆決于李丞相被擢同棗凡梓杷椳楠樫櫧楔榎檍樝祖祖側加切櫃之徒連茹並進封五大夫而黜扶蘇二世降軹楚羽屠咸陽衆若木之族而悉焚之皆之被服青黃丹堊之紫

者皆煨燼之末秦尚才棄德而梅君幸無以材稱者伶傳僩谷固自若也雖免於難而蕭條亦甚矣於是南支獨盛北支寒落東坡詩註云大庾嶺上梅花南枝已落北枝方開漢一再傳鼂錯錯與醋同音用事假托臭味疎間骨肉朘織東南大庾之裔不復登廟堂浮沉於世為醫士染人冶入本草梅實明目益氣有黑梅白梅二種又染絳濯金多用之輩之所敬事曹操引兵迷道三軍病渴藉之雲仍有名林者避世山澤操詭衆曰吾引若等見林矣軍士津津然喜躍名重當時尚如此世說魏武行失道三軍皆渴帝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

之皆水出自仲實者至此俱叙梅子嗣伯華者卒不偶於三代時歷漢魏亦無聞人當宋文帝陸凱江南見名春者字一之王立隴首驚喜歎賞乘驛薦之上國荊州記曰陸凱善范曄寄梅花詣長安與曄并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天下始知名又有莊名者風姿清麗尚武帝壽陽公主副笄六珈充耳琇瑩上句出鄘風君子偕老篇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垂于副之兩旁其下以紞懸瑱珈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笄為飾也下句出衛風淇澳篇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光彩莫比宋書曰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自後遂有梅花粧時人榮之然伯華之風流醞藉高蹈塵俗蕭散

孤特喜徜徉於深山絕谷斷橋流水竹籬茅舍之外與雪月爭妍雖與徂徠十八公松也渭上蒼庭筠竹也為莫逆之交然二子者徒耐歲寒不改其操當是時英彩煥發清芬滿天地二子拱手下風不敢班也後世乃有如莊者慕富貴失身帝王家伯華之家聲頓減一宗舍垢長往唐宋文貞公鐵石心腸皮日休桃花賦序云宋廣平為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覩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殊不類其為人爲時端人伯華之支始有出而與之交自是騷人詩士爭先延致苟非其人語言無味也至我本朝

如蘇黃輩傾心從遊播之歌頌惟處士林和靖有暗香疎影之句識者以為善於形容夫以氷清玉潔之姿雅度孤標與騷人詩士酬風酢月於荒涼寂寞之濱聲音氣味之孚感宜也自三代以下未與有道者交也此後四段大識見大筆力引而致之莊岳之間自伊川程夫子始夫子中興聖學英才萃門嘗進梅生藻而與之言曰予知萬物之榮枯乎此陰陽升降之大節也梅開百花之先貞下起元故亦陰陽升降之大節然逐枝逐葉自不一枯榮蓋各有一乾坤也藻曰物物各有一消長也亦不外乎

一大消長此理一分殊之謂乎夫子莞爾而笑曰藻也始可與言道也已矣梅生得聞大道之要頗有矜色同門有龜山楊先生者（楊梅與梅同一氣味稱同門楊先生謂是也）深戒之俾其好藏清艷由是涵養益粹紫陽朱夫子一見如故人有尊中句裏說盡心頭之語（朱子次劉秀野早梅詩可愛紅芳愛素芳多情珍重老劉郎疎英的皪尊中影微月黃昏句裏香胸次自憐真玉雪人間何處有冰霜怨落說盡心飢事肯醉佳人錦瑟傍）南軒張先生識於長沙王令尹坐上自謂平生佳絕無以踰此（自詞伯華者至此敘華之鍾愛於人）往往因伯華而思仲實慨然懷古於鼎味之中遥遥世

胄人詠其德久而不忘根深本厚者如是哉（收拾待好）東海之外真臘之墟有隱士者黃衣紫裏清聲重襲人慕梅君之令聞願為假子（謂臘梅也）風骨絕不相似世人安而未察又有名梁者世傳嘗佐禹治水能與雲雨越人祀之（風俗通曰夏禹廟中有梅梁忽一春生枝葉）其言荒誕君子不取也

史臣曰梅氏之先有二族一在商末封為伯以忠誠諫紂為紂所醢屈原賈誼深悲之漢成帝時乾綱斷紐九鼎將移南昌故吏名福者乞斬佞臣頭而奸邪為之縮頸至我宋有名堯臣（字聖俞）者與六一居士為金石交以詩文稱而忠諫不達吁何其寂寞也伯華仲實之後盛衰不齊毋足怪者獨以愛華棄實之際於此可以觀世變近世好奇之士又訪梅君之長老（傳燈錄有大梅和尚）奇龐龍鍾槁項而黃馘者爭貴重之華實之衰不問也此又世道之一變後世鼎為不調尚僞忘真至以鼻吸斗酸為相業（范質性褊急好面折人短曰鼻吸三斗醋方可為宰相）獨鹵咸子孫行俗於天下廟堂之上日

夜思所以重其聲價為國家之大利乃以回天下精醇釀郁之味以養民生日用之和為不急之腐談嗚呼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正大議論）

梅伯華傳

何喬新

昔人評宋廣平梅花賦殊不類其爲人若椒立先生伯華傳蓋多自况云范石湖所謂以韻勝以格高者是作有焉

梅伯華字汝芳世居大江之南其先本若木氏之裔（山海經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食采於楊春秋時復屬於楚秦始皇帝遣將軍王翦滅楚遂移兵伐梅滅之子孫散處江南以國氏其家杭之西湖粵之大庾者宗枝尤蕃衍伯華自幼好脩飾丰姿芳潔脩然塵埃之表王

雪如也好居山澤每與騷人處士徜徉泉石雲壑之間終日忘返不識者疑爲仙云性剛介寡與然一無賢不肖皆知敬重好事者或寫其像於屏見者肅然起敬不覺鄙吝自消楚令尹子蘭申公子椒以清脩自負願托交於伯華伯華曰若等無實而外飾終將委厥美以從俗耳非吾友也凌波仙子（水仙花）洛迦樊生（山紫花）亦以雅素絕俗願與伯華爲異姓兄弟伯華笑曰若等得吾一體非可以共度歲寒者也（此貶品題切當）（不從俗處歲寒全真不泯者）丞相廣平宋公貞心勁質於人少許可獨敬重伯華嘗作賦以誦其美伯華覧之不樂曰知人信不易哉吾嘗以宋公鐵石心腸顧乃輕吐綺語至以文君綠珠况我噫知德者鮮矣（紅前人未當珠為譬紫）陽春和煦時群葩競榮紅香翠葉燦如也而伯華恬然於寒荒之埜或以後時誚之曰大丈夫盍乘時取紅紫自苦於寂寞誰復知之伯華曰榮悴命也然有性焉吾知安吾命盡吾性而已且子未觀其終爾狂飈振蕩彼將飄泊何所底耶（可以為決性命者之警）言者慚而退石湖范文穆公與伯華交莫逆買地於所居之范

村招伯華聚族居之且爲作譜辨其韻格之異而嘆爲真者之不察也繇是伯華益有聞於天下云

太史公曰梅氏之先有二族當商之季梅伯以忠諫死漢南昌尉福其後也伯華與福異祖本支最茂以蕃豈若木氏之遺澤耶伯華知榮悴有命而安之非知道者不能雖其遯世恬幽然胄裔皆負鼎鼐之具至其子實以和羹顯於時累葉不絕傳曰盛德必百世祀信哉

白知春傳　　洪璐

知春以清馨播聞而落魄巖谷間若作和羹乃在其子是清馨之所成就抑遠且大哉然則歲寒自守而食報於後信程髮不爽矣

白知春大庾人也。初不詳其得姓之由。或曰大昊氏之世。廷臣有貌皙如傅粉者。帝呼爲白郎。遂以爲姓。至商高宗時。有善調鹽羹者。同傳說爲相。大著勳業。天下始重其名。自後族類繁衍。徧處海內。漢末有族在鄧襄間。最繁盛。曹瞞師過渴甚。獲濟歸而勒其於史。後世稱之。西晉時曰華魁者。爲江南亭長。因過陸正平於傳舍。遂爲通使長安故人與薦。拜秘書省伴讀。二世至飛英。落魄不拘。專事放宕。(音蕩)其友薦爲上林內史。得入宮禁。爲劉宋壽陽公主飾粧。極奇絕。宮中爭効慕之。梁何遜官揚州。(杜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與清江盛開者爲僚寀。日共賡吟。情誼甚密。唐宋璟未相時。於從父東川官舍見郡人一本。性姿素朴。儀容古雅。請爲忘年交。作文美之。其後白九英(唐時有九英傳)隨父樂天入翰林。與父執元稹杜甫輩相友善。京師謂之連璧。九英女璎姬。父携居羅浮。擇清名士趙師雄月夜過之。遂爲婚媾。世傳爲奇遇。(趙師雄於羅浮山酒舍旁見美人淡粧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扣酒家門師雄醉寐但覺風寒相襲明旦起視在大梅樹下惆悵而已)宋有奇男子。同林和靖隱孤山。其淡泊忘勢利。和靖爲句美其行。今載集中。再傳曰墨。始筮爲吏。除守衢州。宣德澤及於民。有甘棠之思。卒名釋花光繪像。鬻(墨梅繪始那畫梅也)民間奉祀之。白有遠族。因秦俗。家貧子壯。分贅楊氏。厥類尤蕃。生子雖狀貌不類白。而氣味相似。故亦見珍於世。其後弈葉相傳。後先相望。盛衰雖不一。皆叶管律。吹之而鳴國家之盛也。知春字孺華。衢州十世孫。生而骨骼清癯。丰神洒落。雖邊幅不甚脩。而天然標格。自出風塵之表。性慧。善推步星數。每歲天子將頒春曆。輒先以消息吐白人間。世以其知春候。故名之。爲人孤潔。不交塵俗。惟與蜀人葉恒盛。衛人管若虛。爲耐久朋。(詳見孔元方傳)嘗曰。吾雖不見用於治朝。亦當魁芳譽於天下。但世俗重富貴賤清貧。能知吾三人者之高致幾人哉。一日恒盛若虛問之曰。吾聞知者不失時。勇者

不失勢陽德方章皆争怜角寵而予若不聞逮夫小人立朝衆芳謝而退予顧抗顏獨出此由人耶已耶固時耶勢耶曰竊聞有赫赫之響者發必淺無彰彰之名者養必深與其揚金石於鄭衛交奏之時孰若援舜琴而獨鳴播德馨於桃李嬗妍之場孰若蕴蘭芳而獨寫歟是故使避秦皆商山則孰爲漢廷蕭曹不仕隋皆河汾則誰爲唐室房杜吾出處將是之裁手（名狀至此殆筆可物）當時聞其名者多策杖老蹐蹇驢踏雪乘興争先尋訪願接半未至有取其連枝令奚童肩載館之華堂靜室端居禮對鬬筆評章不踰日則欽冬謝而逝矣知春惟林居簡出謝絶紛華日以耳酸醞釀成就諸子之德實思以弘先人調咢之業云

太史公曰有一代大有爲之君必有一代人才爲之佐是故伊傅興商周召鴻周天之生才非徒然也而人君或不能盡用至於稿死岩穴之嘆斯亦命耶白知春咢爲才也欽德不形山林終老可謂不良於遇者矣而香芬遠播成其子以調咢之德終弘祖業斯又無負於知春也已

明

松　王廷陳

南華漆園叟謂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倲梁楶梲各隨其用曾不若冬夏青青為獨全其天也其天者全而有用在我是謂正生以正衆生斯文之旨亦南華之遺旨歟

夫天喬萬類惟松秉異是以後凋之旨著於魯論有心之言垂於戴記榮枯不遂乎冬春霜露莫致其感愛彼蒲柳之姿先秋而萎桃李之芳競春而妍橘柚之質過江而化豈可並日而稱貞齊軌而語雋哉（此言松之為質異於凡品已自為奇下復即物理而引伸於人事見得有用之材不逢匠石乃以散木得求使其易地則仙靈最品終於隱淪已哉）若其永託根之慕則明發於楸梧（孝也）篤連枝之愛則戀結於棠棣（弟也）拓一本之恩則滋植於芝蘭（慈也）茂晚節則桑榆自玉（保身也）裕奕葉則杞梓日培（裕後也）至於餌滲液以制頹齡悟本性以敦嘉遯幸匠石之不逢冀散木之得求則仙靈之最品隱淪之獲樓矣（末乃嘆其不試於用意其為永

葉恒盛傳　洪璐

交誼誠篤窮達不渝君子之朋也今世指目歲寒交咸曰葉君蒼君白君云蒼君身致汗青白君有子登門鉉獨葉君終老山林將其德循有所短邪彼之先世在商周者固已柱明堂棟清廟矣將二君之引拔連彙未至也歟或曰松滋侯葉君苗裔也世居翰苑掌天下圖書典籍文章達於遐域貴顯寧少二君哉蓋出處顯晦時異焉耳信斯言也蒼白二君可以釋愧於葉君矣吾因是傳予有感

葉恒盛字貞夫系出伏羲氏世居東莞（一統志廣州南有萬松山）三代前無顯者或曰黃帝時有業斲輪者為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未知是否商時居景山者事高宗周末居徂徠者事魯僖公俱擅雄材為君柱明堂棟宗廟安於泰山磐石（殷武之詩作廟祀武丁也來章曰陟彼景山松柏丸丸閟宮之詩美僖公僖廟作也來章曰徂徠之松）天下之民賴其栟櫖而功業始弘大嬴秦之世族有盛於魯始皇封泰山幸其宅值風雨因休息移時以功封大夫（詳見蒼君[illegible]傳）命世其爵漢高帝誅秦惡其為秦幸臣勑名禁錮以是葉姓皆匿深山窮谷中終漢之世無所聞晉季有孤生與陶元亮居為隣元亮解印歸日撫孤生詩酒盤桓（陶元亮歸去來詞撫孤松以盤桓）藉以終餘年其陶隱居亦招葉氏拔萃者數人舘庭下為貧賤交假日葉盛或播其風聲欣然顧曰君輩可謂善鳴者而假之鳴二姓遂為累世通家吴有十八公者以占命夢知書生丁固大顯貴後果應（丁固夢松生其腹謂人曰松字十八公應後十八年為公果驗）唐德宗朝崔斯立丞藍田有葉姓者日與吟哦韓昌黎文以記之自後知名頗多或舘韋御史為主人（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吾將為松菊主人）或鄰鄭隱居為處士或與李杜齊名而播聲翰林或與蘇黃為交而揚英天下皆恒盛本宗也恒盛先世家蜀父官江南而恒盛先生長榦黟色多鬚髯器宇恢宏克嶷克岐壯有勁節能勝嗜慾故常伸於萬物之上老而蒼顏雅姿挺然不群常自誇曰世之人時而泰也出騈肩累足銜其美而不知止時乎否也卷而退藏於密老死無所建明是皆小人僥倖得志一時者也君子恥之我負正氣挺高標確乎

不拔浩乎自守交寒不二威武不屈將與古烈士爭茂簡素垂不朽名以樹風聲詎林放婦人女子備態極妍於陽春和煦之時縮首畏避於風霜摧剝之日耶噫斯言一出而天下膚芬弱之徒孰不竊仰昂霄聳壑之精神而奔走駭汗羞赧俯伏於下風也哉惜其習隱不仕龍臥空谷如蒼生何聞衛人管若虛有直名大庾人白知春美丰度乃請著忘年契結歲寒盟時當群陰用事衆皆屈膝欽容倉卒變萎獨三友持守之堅當凛冽猶陽春履危險如平地人未嘗

見其有悴色若雷雪後節或折輒笑曰君子固窮而胡爲乎然哉若蜃逆起以盛德自持又見知春事紛觴戲之曰吾聞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吾交果君子者乎抑色莊者乎知春慚遜謝曰無傷也前言戲之耳交益固一日有相者見之謂人曰葉君材大當晚用上必以之爲廟廊肇洪基於萬億斯年第先時不免有戕賊之災恒盛聞之懼遂深自韜晦以保貞固云

太史公曰周起師尚父漢迎魯申公非以其老於世故曉諳治道爾耶葉恒盛之節無愧二老者而才實優之其見用於治世柱石累朝師表百碎非幸也而顧使老山林與草木同朽腐豈直職進人之過亦有國者之羞歟

蒼庭筠傳

劉子翬

此君有君子之德四焉德以言乎其體也有君子之器四焉器以言乎其用也體用不偏允矣君子哉有道者所宜寄意焉

此君之先出自震澤有號蒼筤子者（說卦震為蒼筤竹）與蒼頡同時頡觀鳥跡制字蒼筤子有記載之功帝亦賜姓命以字為蒼氏蒼筤子生篠簜（書曰揚州厥貢篠簜荊州厥貢惟箘簵楛孔安國注篠竹箭簜大竹箘簵美竹）上之其後有國封孤竹君（周官曰孤竹之管孤竹謂特生者）生簹簹逸去釣於衛詩人詠淇澳以美之天下想見其風采簹生篠篠生庭筠（丹陽記江寧有慈母山生簫竹管）庭筠在綳（束綵小兒衣也）中已有奇骨濯濯如傳粉然及長清癯玉立七賢（竹林七賢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阮咸）六逸（李白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皆從之遊王子猷最喜之嘗曰不可一日無此君世因以目之不名也此君性強項未嘗折節下人得黃老深根固蔕之術蟠隱林麓間與徂徠十八公新甫栢直臭味畧同素相交善帝嘗特起三人俱至上林愛其風操遷直御史府（宋博為御史大夫府中列栢）拜十八公為大夫（秦始皇登封泰山避雨松下封為大夫）獨此君不受留館於竹宮留以自近焉嘗訪養性之道此君曰直心虛己至道自凝（直則不撓虛則有容至道不凝者寡矣）帝隱其言又嘗撫其腹曰此中何有曰空洞無物當容數十百人耳帝為之笑有說之者曰君有長材典樂府則簫韶九成立史館則汗青簡（竹）有日入武庫則羽鏃（竹箭）宣威薦宗廟則簠簋其餙（言其用之無不宜如此）蓋迎刃而解盛箙以加者也時方多難何不捐軀出力掃氛祲箠四夷以成不朽之名而反錮其貞幹耳與草木俱腐耶此君曰鳳鳥不至（鳳凰非竹實不食）吾已矣夫與其排雲叫閶闔披腹呈琅玕孰若樂行憂違確乎不可拔也遂使營嶰谷（伶倫取竹於嶰谷）將老焉此君常齋居每歲惟五月八日露醉（藝苑雌黃）醉則外其形骸或為人徙置他所不知（五月十三日為竹醉日移竹多活今云八日未詳）故當時為之語曰此君經年常清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有時倒載過習池茫然乘墜俱不知（有風致語）晚歲益枯稿言無枝葉以蘭焚漆割為戒竟保其天年云帝思之命塑工圖其形像（畫竹）以張座隅仍賜號曰靖節處士諸子皆嶄嶄露頭角

曰萌（第一名竹萌）最爽美陸沉於世。為識者賞味。爭挽致之。俎豆於諸公之間。猶子曰筼。（筼簹竹名）苦節。肉食者憚之。其他支派繁衍。素紫擇然。（拾遺記蓬山有浮筠之簳葉青莖紫子大珠）居湘中者。斑斑（博物志堯舜南巡崩於蒼梧堯二女娥皇女英追不及至洞庭之山淚下染竹成斑）以文采稱。居渭川者。千畝致富。（史記渭川千畝與千戶侯等）時比之封君。居武夷者。綠弱而毛髯。（武夷山有毛竹洞李義山詩云只得流霞泛一盃空中簫鼓當時回武夷洞裏生毛竹老盡曾孫更不來）人以為蛻骨仙云。

贊曰。美哉白樂天之言曰。此君有賢人之槩四焉。其本固。固以樹德。其性直。直以立身。其心空。空以體道。其節貞。貞以勵志。夫豈溢美之辭哉。嘗聞斯人。深造理窟。或叩擊之。黙其妙。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宜其有為之執鞭而忻慕者矣。

管若虛傳

洪璐

天下惟道義最可久。豈有外形骸捐勢利。精白一心以相與而莫能久要者乎。管直節議論依據孟氏。自謂用舍無與於己。脩短安于所命。斷斷乎體道行義君子人也。所友白孺華葉貞夫。契保終始。久而彌篤。不言而人皆信之矣。

管若虛。字直節。號幽雅君子。其先衛人也。或曰。與齊相仲父同出。先世有事軒轅者。製律呂。協月箭。以明君德。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遂為宗廟官。專門傳子孫。經事歷代。功成之君。若堯大章。舜大韶。禹大夏。湯大濩。文武清廟之樂。皆管氏所調也。故王者有事大廟。必先召之。否則衆音殘缺。節奏混淆。而神人弗和矣。衛有居淇上者。其人美丰姿。多德度。蚤與武公同學。切磋琢磨。以成有斐之德。衛人咏而思之。其先久有同太公釣隱渭川者。族至千餘家。當時稱其與千戶侯等。漢有產鄠杜間者。名陸海。（漢書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曰陸海）客蔣氏舍下者。名三徑（三輔決錄蔣詡舍中竹下開三逕有羊仲求仲之）

(徒共之遊)皆渭川之後風流瀟洒人鮮及之至晉有曰林者以放曠鳴江左常從嵇康輩七賢遊林弟號此君王子猷深重之高風清節至今在人耳目此君歷數世至溪居徂徠山薄勢利尚豪邁日設酒肴召李白輩六逸士飲白後入翰林鷰之朝名顯於唐後有名龍者(竹譜篔龍之美者自篔谷)官金陵多才幹遷署鎮江因欵丹陽宋尹袁粲(袁粲爲丹陽尹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率爾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俄而車騎至門方知其爲尹)公餘造宅下與厥子石談論世務遂倚重焉龍孫曰玉版師以謝塵俗虛心悟禪金山寺號綠筠軒時東坡同列器之參焉(東坡嘗邀劉器之同參玉版和尚器之每憚山行聞玉版欣然從之至廉泉寺燒筍而食器之覺筍味勝問何名坡曰名玉版此老師善說法要能令人得禪悅之味於是器之乃悟其戲爲之大笑又坡嘗有於潛僧綠筠軒詩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云云)因贈以詩其胄歷宋迄元以迨國朝南自閩廣北極幽陵族屬蕃衍若虛性質堅剛姿容美盛自始生已有高節心無私曲其質侃侃如也初事紛餙既長吟咏風晨月夕有所激即清吟琳瑯不已聞者嘆曰洋洋乎盈耳哉此管氏子聲詩也誠謂鏗金戛玉而陽春白雪寡和者矣且器宇弘敞襟度瀟洒世之避煩

熱者必依之蜀人葉恒盛大庾人白知春素重其清節求與之交每接遇二人私語曰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管氏子有之是誠君子也吾與若有愧焉若虛聞之益自虛已遜其碩膺恒盛嘗曰吾慨天下物直而才者多夭折枉而不才者恒保貞固是以椅桐梓漆未嘗成大拱樗櫟黍穀更歲月而恒存天耶人耶若虛曰不然物之生固以天而遇亦以時顧所養何如耳苟得其養則無物不長失其養不伐於斧斤害於牛羊者幾希又焉望其才且壽哉今子謂不才而壽才而夭豈其然哉(物之壽保於養之得失而不係於才不才此見理之言可以厲非生矣)竊試評之狀貌魁梧挺挺大節天下稱才稱壽者莫如恒盛神姿清激素有年秉則知春獨擅其才惜玉質易衰風韻弗耐壽未易言也如若虛者翠氣可掬清味婉如用舍無與於已脩短安于所命所謂天壽不貳者吾於二子僅有微長二子服其確論於是交堅金石誼保終始是爲歲寒三友云

太史公曰自谷風興而交道喪廉藺左杜之後能以德交而心孚者誰歟管若虛守節君子也保

棄恒盛白知春爲之友。彼二人者。亦將精白一心。以道義相要結。時愈窮而情愈篤。視彼勢利之交。朝焉酒食。詡詡強笑語。誓以死生。夕焉臨小利害反眼不相識。落井而下石者。爲何如哉。嗚呼。使聞三友之風。寧不知愧也耶。

竹先生傳

方清

士有虛心勁節。文有斐而德不回者。當其流風餘韻之所被。及人鮮不忻忻慕焉。至或身親面覩之。乃顧相視如雲萍迹然。兹非所謂好畫竹而不好真竹者耶。方君愛竹而曲盡子直心事。不覺令人擊節嘆賞

先生姓竹。名幹。字子直。號清虛居士。始祖名籦。黃帝時避蚩尤亂。隱居嶰谷。帝平涿鹿。始定將作咸池之樂。訪律呂材於群臣。伶倫以籦對。帝即命使持節斂召之。籦甘山谷不肯應召。使者肩曳以行。詣闕猶偃仆不起。帝慰諭再四。乃就斷制。敷宣徵角。含嚼羽宮。樂大成。絪縕而群生樂。文鳥巢阿。瑞獸遊郊。帝奇其功。欲封之。籦聞而嘆曰。寵利居成功。非臣之福。况以口舌得官乎。乃上疏乞骸骨歸嶰谷。帝不允。留樂府。封其同姓居嶰谷者以萬計。籦卒。帝思悼不已。蔭其子爲湘江侯。至有虞舜陟方。崩蒼梧野。二妃慟哭。侯扶持羸疾。身染血淚。痕不可洗。人嘉其忠。號斑氏。二妃卒。湘人立廟於江滸。曰湘君。侯不自安。徙淇澳。子

孫玉立根盤而固支繁而衍世以清潔自勵耿耿六
操直與氷雪爭衡有猗猗子者文學斐然虛懷待物
衛武公托爲布衣交武公晚年進德皆其切磋事載
國風自是子孫散處四方皆以鐘裔得賜氏不可一
一數其尤著者曰山陰氏渭川氏曰毛氏苦氏淡氏
筆氏爆氏箭氏篠氏至晉有林氏渭川所居延蔓千
畝人稱萬戶封山陰孤介寡同獨王子猷延之三徑
呼以君而不名毛有名楚者（昔曰夏楚二物此借字用之）好中幃
刑名之學嫉惡如仇名紙者受學蔡倫雅好筆墨官

秘書省著作郎篠之顯者曰竿曰杖竿好魚隱釣磯
杖能扶人之顛危國老多賴之後遇煉師受刀圭化
爲龍（費長房從壺公學仙後辭歸公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既至可投之葛陂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旬日而已十餘年矣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曰箭曰矢者有武才能致
遠蓋其造詣有的也爆事神荼能以火作霹靂聲驅
山魈頗自重今除夕多以楮生代筆淡苦三子者好
軒岐術善療風痰渴熱遇病者輒解衣爲劑吐液爲
湯急於救人如此林生於兩晉間清而不溢和而不
流上大夫傾慕之山阮康伶輩競爲風流蕩廢禮法

日就林觴詠風月林不能拒然屹立溪壑未嘗少屈
識者知爲節介君子也林數傳而爲筠孤高絕俗好
空寂之學於潛上人搆軒禮之東坡詩云無竹令人
俗指筠也竹氏之宗代多聞人如此筠又數傳而生
節節生餘是爲先生踈暢洒落神釆若飛羽儀如鸞
鳳頎然而形蒼然而色下實上虛中通外直有君子
操挪雲冲霄玉立風塵表翩翩飄飄真神仙侶也所
居或深山窮谷雲溪月徑或困守籬落或飄泊舍宇
要之隨寓而安時則臨風而舞掃月而眠意適如也

趣向甚正獨好儒者之學率其徒往從順方子方子
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綠食風吸露以爲食環繞
門墻布列堦下風雪不退雖夜未嘗就寢煙雨中時
或垂頭而睡風觸之醒擊節微吟聲入枕畔錚然可
愛惜其本根雖固外面苦被枝葉纏繞餘能虛心聽
受（學無根柢外多牽繞而且自益者昧先生何如）輒作點頭狀與徂徠木公
孤山梅生友善一日從容問餘曰梅生木公與子孰
優曰含英咀華流芳百世吾不如梅生挺然獨秀壁
立萬仞吾不如木公至於有主則虛秉直不回吾於

二子亦有徵長若乃寧耐歲寒不以盛衰改節此吾三人之所以同傾屈致軒下合公爲四幸堪歲寒方子曰梅生有寒酸氣木公自立太峻不免假秦封以驕士孰若吾子之清脩高潔虛直洒落勁節凌寒終始不易而文采外見清氣襲人今且與子爲歲寒交他日立玉堦寸地隨議二子之任使耳幹不豫退乃上書力踈二子才可用推引弗置方子領之明日命使往孤山梅生辭曰聞江城有玉笛者欲覤吾魄俟少過夏五（用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意）當往就東閣徃徂徠

木公辭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徒行也方子惡其迂不復召遂專與榦爲忘形交親好日密神與之遊心與之契友其虛外欲不擾也友其節剛勁不撓也友其文斐然可觀也友其直經德不回也（有友如此益矣）暇或呼酒對之飲携書對之讀良朋集止必引造榦所與談和荅聲響頷影徘徊不自知榦之非我也榦亦幸遇知己植其黨類排匝如垣屏蔽百邪藩衛斗室方子得以驅掃群冠靜室自養坐鎮天君肌骨如濺秋毫皆榦力也嘗語人曰自吾得竹生擺脫許多俗氣吾其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又謂榦曰子吾長城耶因號其居曰竹城云榦妻鞭氏有婦德韜晦坤宮人罕見其面貌明年仲春生子筍頭角森森進長其貌榦鍾愛之置膝下不少離筍性孝嘗效老萊著斑斕衣以娛榦筍生篁綽有祖風然剛勁不足而文采過之識者嘉竹氏之有後嗟乎榦古君子也鞭氏之操可以爲治容誨淫者訓筍孝子也篁以永世不墜其先法皆當書故並書之

論曰榦才可以不器爲笙簧鳴治道爲汗青紀勛

庸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此宰相之罪也曠百世遇一方子豈天遺以相有道特假手於人也耶世之好事者得其遺影必置上座把玩自珍而於其身乃漠然不之顧况復知其心事耶喜近似而惡其真慕形迹而厭夫實用此世俗之積習也高潔之操歷世不磨世人之知不知於榦無增減也梅生木公夙相友善深有歲寒之義然二子之不遇於方子者亦所知不合耳此適然之數也而榦之推薦汲引不遺餘

力。使幹而遂拔茅之志。二子調𢀖羮而棟明堂矣。嗚呼。世降滋下。彈冠結綬之風。不可復再。有如三子。亦有道之賀也哉。

右傳竹者三家言雖人人殊壹明其爲君子而已蒼莛筠之不器管若匱之善養竹先生之匱已推人皆可式也如欲令名垂於竹帛而不朽其尚兼資三子之長哉

素馨說　陳獻章

君子用其心於事物非苟爲徇而已度大小之等若緩急之序無失事無棄物矣白沙先生主靜致虛而其說則可見諸施行真所謂有體有用之學者擷上苑一葩而群芳燦如也

草木之精氣。下發於上爲英華。率謂之花。然水陸所産。妍媸高下美惡之等。蓋萬不齊焉。而人於其中擇而愛之。凡欲其有益於事。非愛之而溺焉者也。産於此邦曰素馨者。香清而體白。郁郁盈盈。可掬可佩。貫四時而不凋。供一賞而有餘。亦花之佳者也。好事者致于予。予既愛之。遂益究其用。取花之蓓蕾者。與茗之佳者。雜而貯之月露之下。掇其冣芬馥者。置陶瓶中經宿。以俟茗飲之入焉。然則是花之用。雖不若麻縷之與菽粟。然蓋亦不爲無用也。人之資於麻縷。爲其可以溫也。資於菽粟。爲其可以飽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今是花也。吾取焉。姑以其能郁郁盈盈。少裨於茗耳。雖不汲汲可也。不汲汲由用之。可已也。使是

花之於人如麻縷之與菽粟然又安可已哉可已而已不可已而不已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於道其庶幾乎治國其庶幾乎

君子傳　　葉綾

古未有以君子稱蓮者稱之自濂溪先生始蓮亦有遭也已如即艷姿而訾其媚委蛇而疑其仙又烏當夫有道之稱哉故知有君子之德者必文以容而妙於化也

君子諱蓮不知其姓或曰十世祖名荷因姓荷氏又曰蓮君子嗣也因嗣得名實非君子之諱君子幼諱菡萏長字芙蕖相傳爲神仙家流世居泰華山玉井（華山記峯頭有池有千葉蓮韓愈古意泰華峯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船）其始祖有諱碧藕者壽千歲成周時因西王母進見穆天子陪宴瑤池上（拾遺記穆王集方士春宵宮設鳳腦之燈螭脊之燭西王母來進萬歲氷桃千歲碧藕）後不知所終子孫散處其根派世襲其名亦曰藕咸潔白聰明意氣清雅自以仙流弗與生民伍隱遁不見於世苟可蔽身污泥淵下淺蕩不怨時人爲之謠曰平生氷雪姿七星羅心胸豈無有絲毫上裨天子聰而不自薦達胡爲乎泥中（此胡敎陰於山谷座上分題賦藕詩末四句云況有正無頗安得君從家眞子亦可憐風味如乃翁）藕聞愈不介意世有好而訪之者輒強與歸竟不辭謝第求藻雪以往任往若

指使或療渴治病養老慈幼娛賓客供脟祀靡不順承雖剸股腐體不憚藕生茹茹瑞稽離立屹然有出塵之志茹生荷荷爲人圓渾能紉緝爲衣楚辭製芰荷以爲衣與楚畹蘭氏族譸慧者齊名見稱於三閭楚大夫又嘗爲杯棬屈體輪囷如象鼻狀授客吸酒號碧筒杯東坡見其遺製酌酒試之嘆曰碧盌既作象鼻彎白酒尤帶荷心苦雜記集鄭公慤三伏集賓避暑取大荷葉爲碧筩杯盛酒故東坡云藝絕當時後人無能效之者傳十葉至君子君子質龐氣盈心勞貌溢內視歉然不足虛其心也外觀珮服鮮整

潔其體也光輝可愛文自着也盡得脩養羽化之術以神仙多荒唐不根未嘗妄以語人飄然有高世之志句法淡重因辟穀人間奇羨珍異珠玉狗馬聲色服用悉無所好惟日引清漣以自娛濯古有東昏侯寵貴嬪而愛君子姿色令與潘妃進履君子愀然後範金肖像以代馬齊東昏侯鑿金爲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所謂步步生蓮花也唐明皇鑿太液池與楊貴妃遊宴其中近臣將相或不得時至君子侍從其間不少刻舍左右會祿山之亂天寶遺事太液池開千葉蓮帝與妃子同賞以上二段言蓮見重於富貴之家遂引去釋有金仙氏雅

知君子齊紫晉釜侍世尊君子惡其異己不果留[illegible]輒壹任束體悒悒不樂若枯槁然釋刻木勒像遣之佛家有蓮塗此言其見重於空門自是流落江湖共同草芥不希薦達番易程九齡過諸閭巷望見驚喜且拜曰吾先夫子從周先生遊周先生友愛君子君子吾先夫子師友也敢不拜時薰風徐來君子欣然起舞笑媚相迎悵相見之晚九齡固請以歸下榻貯壺汲清漣以來之顧諸子姓曰君子吾方外友也可善事之日鈎簾去屏蔽洒掃左右惟恐失君子歡心君子雅不喜言

稱人廣衆談論竟日傾候默默聽不倦或勸之仕請與出游皆不應問鄉里來幾何時治何業九齡從前代對至不煩君子一辭君子大悅謂九齡知己然頗粉飾類紅粉姿色似可動人多以此嘲之或誚曰太真浴出時邪寵幸睡未醒耶舉座大笑君子未嘗忤也君子不時見每盛夏東日方興振衣起立吟風洒然逍遙欣躍已而徘徊顧望移午斂體握固噤不露半啓數日卸服委其心而蛻去夫輒乘時復來來去[illegible]匿壺中人莫能窺其迹九齡益奇之謂曰昔費長

房遇壺公能苔鬼使社（壺公惠長房一符曰以此上地鬼神祭百病鞭鬼神）今吾子其爲長房乎因號小壺公神仙家自希夷之後不傳已久世無能知者君子知之亦欲傳世顧非其人雖傳不解雖解不盡徒資荒唐之談耳思得清虛謹默長者即授之竟無一人遇者後嘗以其畧示九齡九齡不盡解因俟其去而視其遺玉蛹（寶謂道）紫礬私咲之瓔液滿嘫兩臉駸駸君子之色齋居亦軒豁塵俗不到好事者以厚幣迎君子九齡謝絕君子遂安於程氏初君子歸九齡有異人過而相曰何物老媪生此寧馨兒神清骨潤往來人世壽未可量也昔見其浴漢昭帝栁池中芳氣聞十里又見其在華山頂上人得其冊服之輒羽化今已數百年顧在此九齡聞之愈敬信奉承不少怠焉

太史公曰稱君子有三其一爲孔子所稱懷德喻義之流是也其一爲蕭頴士所稱淇園渭川之族是也偶玉井之宗最爲蕃昌而終不類夫君子唐佞臣楊再思譏詆張昌宗頗辱君子之名實非君子之罪惟君子以中通外直之德聞香遠益清之譽遭遇明皇爲士大夫賞識若曹子建杜子美李謫仙白居易韓退之輩莫不更相推詠迨周茂叔講道濂溪尤極口著說君子之名始大顯於天下頴士所稱微弱孔子所指世亦不可的其誰也惜乎神仙是尚不能致實用於宗廟是豈浮華之士哉異相之言經傳不載縉紳先生皆疑之

黃華先生傳（菊）

楊維禎

神農書以菊爲養性上藥能輕身延年則菊固仙品無疑也晚得陶元亮亟加賞重非以其老圃秋容悅茂於風霜搖落之秋而與有道者同其臭味哉

先生姓黃字華其先日精者（本草菊一名日精）初生得筮之繇曰熇熇煌煌綠衣黃裳德與坤協數用九彰九九相仍俾爾壽昌佐用炎皇起於兌之方也爲中黃（繇詞頻有逆氣）中五數也寄旺四時九九重陽數也兌秋方也

雖旺四時而必盛於秋與其方乎陶（桃）氏旺春劉（榴）氏旺夏陶劉氏謝而中黃氏其昌乎後日精以養生術佐農皇氏農皇氏壽登一百二十餘歲（風俗通酈縣有甘谷水甘美山上有大菊落水從山下流谷中仰飲此水壽百二三十）嘉其功封諸班州之土爲壽鄉公遂賜姓中黃氏[illegible]後有治蘠（淯粧蘠曰治蘠）汪姬公旦爾雅旦上其名綴衣爲服於帝帝服之喜特賜御愛黃號蘠三十世孫英其祚始落客三湘與屈原同夕飡（楚辭夕飡秋菊之落英落不解折也今云其祚始落殆亦借用耳）英子爲華西入秦遇陽翟大賈衒金爭文價咸陽市華

文有正色得備名撰次月令至今夏小正以華之譜記節爲名（月令九月菊有黃華）華後入漢以服餌法干上（漢俗九日飲菊酒以祓除不祥）出入宮禁后妃侍兒咸與之飲酒乞其祝辭曰長壽長壽宣帝時華以外國肥甘進上嘗之喜曰金盞玉盃真神仙食也吾不能效武帝食露盤矣華嘗以氣岸自高標置曰予圓冠準天純色準地（菊譜圓華高懸準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開八荒壽域黃中通理獨暢四支非予前聞人佐農皇志也時陽九厄矣遂入平蓋山煉九華大藥（菊以應九月之候者爲佳故稱九華）時時與好事者出

沽酒市中見者咸呼爲九華先生彭澤令陶潛方棄官柴桑聞先生名特延致之後徙宅東潛不敢名惟以九華呼之潛嘗九月九日無酒與先生口講服餌法語之曰南山朝來致有佳氣耳（淵明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少時江州刺史王弘送酒至潛以酒讓先生飲先生意曰吾得拍浮此足矣（菊潛杯中體輕神仙食也故用拍浮語）潛平生交惟兩人先生與五鬣大夫也（松也）五鬣在先生上先生戲與五鬣較短長曰汝雖長遭斧戕我雖短升中堂又以其能相啟最曰吾茹能使餓人碎糧汝能乎

曰吾能飲能使瘖殘人康寧壽考汝能乎曰能曰吾
一出能使時王知正氣一灰迹能使諸蟈族吞其躁
而不聲（周禮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汝能乎
曰不能矣曰不能何以上吾也（歸去來詞松菊猶存故云上）五鬣
亦曰吾一出能棟天子明堂一灰迹能涤歷代之文
章（松煙造墨之說）子能乎曰不能也曰此吾所以上子也潜
聞而笑曰九華既失而五鬣亦未得也二三子黜德
臧巧將太上從太上無名功故無窮二三子無懷氏
之蟓孰長短小洪（語奇脈意激速）於是二人者相與持酒驪

甚潛頹然醉醉則遣客而二人者侍門下至蒙霜露
不去先生自譜其族凡一百六十三黜其冐族類者
曰滴金馬蘭童萬錢覆等凡六種（馬蘭草馬紫菊旋覆花爲丈菊俱爾）
（雅餘未詳）題曰九華壽譜藏於家云
太史氏曰黃本出陸後終受封黃華之先啓土雍
州實爲中黃氏秦有黃石公夏黃公得辟穀法
又有中黃子以服食節度見抱朴子書豈皆其
裔耶華先德活萬民子孫當有興者訖與晋感
士同逸奇乎時也予姓至今有隱君子風世徐

以黃白術却老延年者方之又烏睹華之大道
者哉

姚王本紀　　李珮

富貴在天蓋自昔記之矣凡騁智力以饕榮利者皆昧乎人之不能勝天也洛陽名能開忤有數以是知富貴未易致亦未易長守矣高陽國王諱黄宇時重姓姚氏舜八十六代孫也先世居諸馮之姚墟舜于商均出娥皇五傳至中夾禪續若干代而王於漢當時有笇令漢社稷安定奔乾坤之功至晉予姓蕃衍富者貴者馨名上苑名園嘗作金谷風流宗姚王傳而黄生思本娥皇易皇爲黄諱字命名重出也黄爲天下正色祖中央也世遠不失故姓者尊重華也黄美丰姿肌體膩潤技類絶倫遊西京術者相之謂其有一萬八千年富貴楊勉見而奇之曰此皇王之胄奇種也開元初年薦爲先春館客上以黄先朝富貴勲舊不敢易之命同游沉香亭時曉日倚闌東風拂翠景色甚可人意上與黄酣樂見其艶容浥露撞口呼風愛幸特至命李白賦詩美之其詩曰名園國色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東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章貢蕭士贇云太白詩用意洞悟三百之音得國風諷涼體又召金臺御史紫霞仙官洪狀元樂史序天寶中李白供奉翰林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移植興慶池東沉香亭金臺御史等殆謂紅紫等四木歟佐飲於亭擊羯鼓爲樂黄每飲正色不迷得元吉風雅其醉而酣變幻萬狀皆絶向時如迎揖時如訣折時如語含時如咽時俯而愁如時仰而悦如時側而趺如而曲之時則折如入句出舒元與牡丹賦凡動作中規矩都官見之喜者聽之以爲喜笑者聽之以爲笑語者聽之以爲語醉者聽之以爲醉識者有云豈獨風流冠西洛只疑富貴是東皇金臺御史連章上薦以爲當貴爲衆所宗宜膺爵土遂封高陽郡公娶衛國女紫英相傳魏本册朱後名紫者從朱也當時姚黄魏紫奕葉重華之讖黄出入禁苑紫車翠葆高才大器並擬王者安禄山嫉之謂其爲婚同姓上章極論楊勉以出已所薦爲表申觧其畧曰舜姚同祖姚祁異姓分生別氏之後示遠厚別之義其執敵踦昧者謬稱姑姪不可以爲婚豈知禮制不容以義廢此堯所以二女而覲舜也雖今魏出册朱與姚兄弟分國況數百代以降聖人易姓遺教彰人耳目於

婚奚尤姚以皇而易黃是固諱名不諱姓魏以紫而奪朱本欲易名不易婚祿山一跳雖胡兒假赤心之抱實狼子懷野心之奸臣請以其言東之高閣上從勉言置不問尋命黃耽封之郡父之其民推戴日深共尊王爲高陽國王稱制建天設官屬出警入蹕國人共稱花天子冊立紫英爲皇后傳國甚遠蓋非近世帝王可及云

贊曰九生而富也貴也天也其父也近也亦天也人其能爲之耶一攔若千朶吳齒畫於逸馬之

奔卒不爽邵先生先日之筮（富鄭公守西京府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端明楚建中邵先生同會客曰此花幾時謝盡邵曰盡明日午時鄭公曰來日食後會客以驗先生之言次日食畢花尚無恙洎烹茶忽群馬嘶廐中逸出與客馬相踶嚙奔伙花叢中花盡踐折矣）噫可徵矣王之富貴傳祚良久豈非一萬八千年富貴之數天實預爲之定耶得之不得曰有命而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可爲躁急乾沒用智役力者之所永鑑也

昌陽傳

楊守陳

夫人之欲大都富貴而長生耳秦皇漢武蒙世大詬政由徐市李少君輩以方術中之也脫使畫得如昌陽者與之語安有勤法駕臨海而望蓬瀛者哉

昌陽（陶隱居云昌蒲一名昌陽）字子恒一字子仙蜀郡嚴道人也始祖非在唐帝廷甚見貴重賜姓堯氏既而感百陰貌異常日遂變氏名曰昌蒲（詩學大成堯時天降精於庭爲韭感百陰之氣爲昌蒲）遁入山澤間化去世傳其神爲列星厥胤皆以

昌爲氏蕃布四方實磐石之宗至五世孫菹始以滋味干周文王（文王嗜昌歜）文王悅之時至齒牙間俾爲醢宰屬世其官成王時有共豆實爲五齊之首者曰本（周禮吳切清註齊當爲齏五齊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昌本謂昌蒲根）其後有仕齊者曰歜（本草亦名昌歜）僖公三十年冬王使宰周公閱來聘公備物享之歜與席焉其族人有隱居嵩高者漢武聞其名然不能致也（武帝上嵩高忽見仙人曰吾九疑人也聞中岳有石菖蒲一寸九節食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忽然不見）陽龍形鳳姿鬚髯戟張秀整挺乎其莘性踈挺高潔不耀其華歷寒燠有常雖凍雪炎

爍之時。不少變容色。於世味泊然無一嗜。所須惟清泉白石而已。平居惟與淇澳先生相敬重。每見必交拜。謂蘭生。江離子。有芳韻而無高節。雖近處不狎也。然自其先得引年郄老方。安期韓衆之流。常服之。神仙（傳書爲東有澗中生菖蒲一寸九節安期生服之仙去但晉王蕅抱朴子韓衆服昌蒲身生毛冬袒不寒）至陽亦精其術。韓愈爲國子博士。以儒鳴。猶對諸生稱道之。（韓子進學解豐嗜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故其名益彰徹。時憲宗好神仙。聞而召之。始至。望其風度。喟然曰。是所謂列仙之儒。居山澤而形容甚臞者歟。授太保。兼奉

御大夫。不拜。引置別殿。詢其方。乃臆對皇帝王仁壽之道累數百言。且謂得其道。不須臣。失其道。臣雖日共膳。無益也。（帝王之仁壽在道不在餌煉丹藥此真有德者之言）上不能強之。罷去。乃從栁泌服金丹。日加煩渴。已而暴崩。穆宗即位。遂杖殺栁泌流衆方士於嶺表。而擢陽爲給事中。尋拜侍讀學士。上嘗內讀書。召陽侍側。目益明。累遷侍中。爵上洛郡公。賜第一區。棰池島之勝。既貴顯極矣。然直容清操。不少渝。其初自王封戚里官署私第。多致泉石以延之。爲席上珍。皆曰。見昌公。使人塵俗

氣自消。至有圖其狀而傳之者。其爲世所愛重如此。久之就封郡。以壽終。贈太師。謚節靖。子始生。識農耕之候。徵爲勸農使。（冬至後五旬七日昌蒲生馬孟祖勸農詔贈蒲勸穡）其曾孫亦皆挺挺有祖烈風。

贊曰。余觀春秋運斗樞。玉衡秋星散爲昌蒲。其豈非之精所爲耶。葅本歌。世共王命。光啟祖矣。自神仙之說興。方士資以邀利達。世主莫不甘心焉。獨陽之論偉然。而憲宗之死不悟。不悔。漢武哉。陽始以直梓。卒以直庸。世謂不利於直。吾不

信也。仲尼有云。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嗚呼。獨松栢也乎哉。

也

豐本傳　　唐庸

語約而有擬韭藉是以顯謂之仙也亦宜

豐本蓋古仙人也。一號久騄先生。相傳伊耆氏之世。澗居學道。得不死術。後出仕於周。其職爲醢人屬。與昌氏菁氏菲氏共掌菹豆。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昌本菁菹菲菹昌本昌蒲根也菁蔓青也菲兔葵也凡祭祀燕饗。王及后世子之內羞。咸取給焉。故周公天官書列其職。戴氏禮記載其名。禮記韭曰豐本豳七月詩。亦歌其仲春薦廟事。詩曰獻羔祭韭周亡不知所之。或云隱畦町間。與農圃者伍。人多惟之。或執而髡其首。或戕其支體。尋復生完。衆始知先生爲仙人也。漢時與處士郭林宗友。林宗館于家。客至輒命與同食。晉衛尉石崇。家侈擅一世。知先生賢。咄嗟召之。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蓱虀王愷密問其帳下答云豆至難熟預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投之韭蓱虀是搗韭根雜以麥苗耳先生亦不拒。就往。然策崇必敗。曰。不去將累我。我固不憂爲彼累也。遂逸去。南齊侍中庾杲之。家貧好清士。每延先生共飯。人皆曰。庾郎得豐本。爲不貧矣。杲之性清儉食常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一食二十七種唐隱者衛賓。與拾遺杜甫善。甫嘗過賓宿。先生亦冒雨至。相與酣飲甚適。甫有詩頌之。載甫集中。子美有贈衛賓詩云夜雨剪春韭先生貌蒼古。綠髮。劉商中詠韭詩綠髮剪還生白趾。常被翠羽衣。所棲止。人望之。恒有氣鬱葱然。即之咀嚼其言論。有至味。令人洒然忘俗。壽莫知其幾也。今游會稽巖壑中。時時過山人韓氏亭上。吟翁鍊士多見之者云。按本草煉士戒韭而服薤蓋二物雖一類然韭多食能昏人志此文似未詳攷也

野史氏曰。列仙傳不載豐本。失矣。其所載。亦未有壽如豐本。至今尚存者。莊生言古之大椿。以八千歲爲一春。物且壽若是。矧仙乎。豐本仕於周間。出於漢晉齊唐。所與皆有德者。獨齊奴石崇小字也否耳。然左慈見曹孟德頗類。蓋和光同塵玩世不羈。仙之常也。今在越。不之他。獨之韓氏。亦郭庾杜衛之流歟。

介夫傳　沈周

君子之取於介夫父子者有三善焉以明澹泊之志發剛烈之性而宣暢湮鬱之氣也即其風致清爽足登俎豆任咀嚼雖終食不遺可矣豈徒曰與齋僧寒士交而淡少之哉

介夫者。姓蹠名介介夫字也。其先居趙魏之郊。從樹藝以生子孫甚繁衍。至介始徙居宋父之由司城子罕借爲犖薦以見宋王。王問曰。昔居宋之土地幾葉於茲矣。久必有相賴者。若賴若汝也賴利也宋者宋頡若乎。對曰。介竊居王之土地覃及兩露欣榮不已。顧有寸長敢不敷露於左右以求知也。臣本一介之微視之甚草草然。可以禦國之饉歲菜不熟曰饉可以貸王之儉德。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可以勵民之苦心。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王能味臣言。享臣用則臣不爲無利於宋矣。如不足以爲利。臣請以退從魯之仲尼。取曲肱之樂。謂飯蔬食也亦素願也。王曰。周人聚蹠之才。寡人何敢失之。遂命從事於楊門。兼脩俎豆事。日與王昵。有讌必偕。王曰。古者不得其醬不食。朕與介亦然。呼爲介醬。內則魚膾芥醬戲之

也。居常服綠。問錫之紫茸裘以旌其勞辛之功。及卒。子罕哭之哀。時晉有事於宋。覘其愛士。返兵郤攻。宋獲以全。君子悟醬爲將。雖其死。尚保宋人。不絕噍嚼也才笑切食。宋人德介。乃謀貌而祀之。畫菜貌成。行釋菜禮。以介不喜食肉。非僭也。介爲人。貌直榦濯秀可愛。群居秩然不紊。有介然於世者。因名。但平生口利。訣人是非。不少假借。被其中者。或至流涙出涕發汗。衆曰。介有薑桂之性。愈老愈辣。其俗有大小之異。有曰蕪菁曰幽者。皆淡泊於世味。雅與齋僧寒士交。若元脩

信民。爲其深知者。東坡元脩菜詩序菜之美者元脩嗜之余亦嗜之元脩云使孔北海見當復云吾家菜因謂之元脩菜推介特拔出云。其後介子推。借爲推通又從晉。晉以其先人之閒納田切詩中谷有蓷即益母草春初可作菜食之。公子重耳出奔。推從焉。道遭絕食。推將割股肉爲羮以進。公子止曰。亡人之在遠也。以有先生爲禦。猶有旨蓄。詩曰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御禦同而弗知其冬也。今先生軫念亡人之口腹。傷己以飽人。亡人弗以爲飽。願先生自愛。毋易下體也。易輕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推卒割之。後公子歸伯。賞有功而不及推。推之客歌於宮門曰芽之

按子茹亦及之吐其茹子忘徃之饑公子悔追賞推推逃之綿山上曰我非貪黍而來益也（宋書柳元景爲尚書令守園人賣菜得錢送宅元景曰菜供啖爾豈可復奪民利）誓不出公子盛而求之得焉曰木巽火烹飪之象且傳說以調伊尹以烹我將護賢者之輔遂火其山以脇之推就焚而死人謂推能踐竈云（此傳之介子推與郭索傳之郭解同例無中求有亦文之一法也）

說曰介在宋則宋利子推在晋則晋利其爲利者譬之食於疏可以化壅通積養胃以滋人於人不可以少君子於是乎采録其父子焉其以功哉

古今寓言跋

我

代巡陳公以今年春二月按部盱江取道嶺北駐節于南豐之公署時邑子大任暨學諭景鳳等伏祗謁公公既采風課政進兩人而前曰古今名言羽翼經史者多矣爾等其識之大任謝不敏且忝在牧司周所效尺寸欲以政學其將能乎會奉役履畝量田防奸釐詭昕夕靡遑若呫呫抵掌搦筆一書生務耳越俎治庖官守之謂何顧居常蒿目流想覽鏡古今作者凡經史大訓犁然當心而

代巡公業已選類腴一書刻行于世即今所博採寓言諸篇往往其意主于彼而其言寓于此因此以識彼得意

而言忘翩翩乎若隔垣而洞五臓也
是故徽而顯婉而嚴華而不靡雖各
因一物一事然身心國家之理備焉
孰謂其以文為戲耶繇斯繹之其旨
宏玩之其味永歌而咏之雖闇者躁
者亦未有不爽然自失也頃讀
明詔勑文學博士毋得叛經史飾詭僻以
炫實用斯輯固經史之羽翼仕學之

前茅矣藉第令誦法而施行自可省
躬寡過所裨益吏治不尠詎止工辭
章資談諧為秇士嗤矢而已哉請以
一吷之鳴附大雅不朽固雖與淺見
寡聞者道也爰是選集學徒五六輩
章求其訓句求其解閱月餘彙為一
帙懸飲蠡測固陋足哂復就正于
代巡公公曰是可付剞劂氏矣工既竣

取而卒業焉謹相與顧景鳳拜首祝
曰書紳之訓吾兩人進之矣願自是
勤政敎宣功令勉副
代巡公嘉惠之意景鳳曰唯唯遂識諸
末簡
萬曆辛巳歲冬十二月望日建昌府
南豐縣知縣車大任端肅頓首拜書

跋

景鳳既奉

代巡陳公命凡古今文章惟其旨之有當于吾夫子所謂罕譬者彙而集之為一編景鳳敬唯唯乃得

大學士申公袪倦鬼文一首又得

大中丞王公放歡伯文一首其餘若呂黎毛穎傳柳州乞巧文沈既濟枕中記逍遥子王槐傳而下幾二百首以呈

代巡公公往按漕業有言闡袪倦矣則以人生廢時

失事惟倦為甚故加闡焉至是復取枕中記與王槐傳闡而明之以為忘機罕譬見人當忘情富貴專心奉職以履其素其他有不能一一屬南豐令車君子仁闡明而刻之題曰古今寓言寓言云者明所稱載在言乃所以言微旨寓焉歆讀者深惟其譬之之旨耳于是子仁謂景鳳斯編也

代巡公善世之良術也何則君子非言曷恃以為訓而明言則人忌且畏弗之思矣惟婉而諭之曲而導之將駸駸焉入而不自知今是編為言不同同于婉諭曲導若然者豈啻大江以西之民蒙其賜即令天下見之有不傾化者尠矣景鳳曰固也惟是景鳳等又有幸焉蓋文章不朽盛事景鳳與子仁以是編而附名永世一幸也且也見酒而心縱見富貴而念動恒情之大摠也是故始于幾微終于不可撲滅其害甚切其流禍甚長檢而消之則嚴師保耳提面命之功爾伊尹周公孔子其人上聖其言酣酒營情之戒不一而足頑吾不得與之同世空言之切且為無補矧乃韓柳以下諸子乃

令景鳳謬領教事而子仁為邑宰于斯入焉稟令出焉服事惟

王公

陳公在朝夕臨之縱不斷而檢念不斷而消其教親矣教親將不言而化矧有言以譬之乎是以景鳳等恪供奉職心恒肅以專焉肅以專則精一神爽袪倦之訓可幾入也嗟乎學至罔倦而萬感不能撓而置之韓柳能復出其彀中哉兹

中丞公與

代巡公立言之微旨而景鳳等之大幸也予仁誤然起曰身親而見者飭言傳而聞者化易所謂大人德博以是哉而任與若也何足以承之是歲十二月望南豐縣署儒學教諭詹景鳳謹頓首拜書

古今寓言十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陳世寶撰世寶字介錫鉅鹿人萬歷中官監察御史巡按江西其書抄撮諸家文集中托諷取譬之作分十二類體近俳諧頗傷猥雜

廣諧史十卷

〔明〕陳邦俊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沈應魁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廣諧史十卷》提要

刻陳良卿廣諧史叙

余昔與良卿同學日購隱文奇牒對案讐校研摩為樂即與時趣迕弗之恤余性跳蕩自恣丹鉛淋漓所挾冊不數日即刓敝良卿陰購善本褾函楚楚別貯之若手弗經觸者至家以是拓落亦弗之恤葢其篤嗜之如此嗜之篤故不能析而之今遊學宮連不

售因自謝免曰浮湛里閈閭
光塵渾同而以寄意為鉗耳
江南多書之家無不經其漁
畋者余不自堅中歲折而之
令以薄技售而終與時趣不

洽年來得請侍家文林匕箸
益得以其間追昔年之嗜居
恒栩栩作蠹魚青編緑字中
然終不若良卿之廣也余自
戊申迄今乙卯手緒二十一

史垂竟良卿手所彙廣諧史
一編闖余闕曰子史功適竟
乎夫史職紀載而其神駿在
描繪物情究然若覩然而可
悲可愉可詫可愕未必盡可

按也以人往而筆留也筆之
幻化令蕉有彈文花有錫命
管城有封邑銅鐺門有拜表
於是滑稽於藝林者史裁惡
具又寧獨才局意度與其際

用之徵可借形以託即闕閡
譜緒爵里徵拜建樹謚誄人
間疊疊之故悉任楮墨出之
翁天造然是則反翁有可按
者嗟乎從古王侯將相博偉

男子所灼爍照耀寰區者靡
不與枯楊白艸俱盡所留者
僅僅史氏數行晷耳而滑稽
者又令羣物得媲而同之不
亦悉歸幻化而無一可擅者

耶嗟乎可以悟矣且也因紀
載而可思者實也而未必一
一可按者不能不屬之虛借
形以託者虛也而反若一一
可按者不能不屬之實古至

人之治心虛者實之實者虛
之實者虛之故不繫虛者實
之故不脫不脫不繫生機靈
趣潑潑然以坐揮萬象將毋
忘筌蹄之極而向所讐校研

摩之未嘗有者耶余躍然曰然然則是編也不徒廣諧亦可廣史不徒廣史亦可廣讀史者之心子命吾矣

萬曆乙卯孟秋朔旦

同社竹懶居士李日華君實父題於剪松齋

繡水張暉書

諧史序

毘陵長湖外史徐[illegible]

齊諧者志怪者也又諧者謔也何言乎怪與謔也天地之間無知者為木石無情者為禽獸以至服食器用皆塊然物也蠢然物也今一旦飾之以言動舉止靈覺感變又舉所謂鬚眉面目衣冠華帶者而與之相酬酢焉豈不可怪而近於謔哉嗟夫天地之間神奇為臭腐臭腐復為神奇何所不化何所不育故萇弘之化碧青寧之生程亦理之不能無今吾安知鬚眉面目者之不幻而為物乎吾安知塊然蠢然者之不幻而為人乎吾又安知真者之非幻而幻者之非真乎是其怪也不足怪而即其謔也為善謔矣於是刻所謂諧史者而書之時萬曆七年八月也

廣諧史總目

首卷　序文姓氏書目凡例正訛目錄
一卷　唐宋十七人　計二十五篇
二卷　元十人　計十九篇
三卷　明洪武至成化十七人　計二十九篇
四卷　弘治正德十人　計三十篇
五卷　嘉靖初九人　計二十四篇
六卷　嘉靖中十人　計十七篇
七卷　嘉靖末隆慶十人　計十六篇
八卷　萬曆十九人　計三十七篇
九卷　世次無考十二人　計二十一篇
十卷　姓氏無考　計二十四篇
共一百十有四人
計二百四十二首

授梓姓氏

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　華亭
周子文字岐陽號雲望　無錫
倪明揚字顯之號芹川　秀水
朱士遷字季長號贅寰　海鹽
郁嘉慶字伯承號師古　秀水
李日華字君實號九疑　嘉興
洪邦基字慶之號榮懷　嘉興
錢仲陽字道沖號青城　長洲
張大訓字君言號鳳岩　秀水
王廷諫字文忠號正寓　秀水
姚士麟字叔祥號瑞宇　海鹽
郁逢慶字叔遇號九閼　秀水
王　璽字伯渾號存一　秀水
戴聖恩字子榮號仁寰　嘉興
林士龍字雲卿號思連　秀水
王之派字淪支號起潛　秀水
榮　失名字　號譙吾　蘇州

校刻姓氏

林春華字子實號海虹秀水
姚祖舜字胤虞號風阜嘉興
沈伯滄字景程號翠水秀水
張星耀字君房號震南秀水
沈華文字若休號望吳嘉興
許鍾文字含章號若素嘉興
范汝鵬字鯤化號程九秀水
夏允安字信夫號澄原嘉興
湯允元字古朗號慧珠秀水
俞鯤字之鵬號襟海嘉興
沈玄錫字寵予號復九嘉興
張崧字元崧號元崧秀水
許鍾岳字垪重號五岳嘉興
張翊字羽儀號林屋嘉興
林昌祚字仲楊號念明嘉興
李肇亨字會嘉號珂雪嘉興
張大淵字濔仲號太清秀水

采集書目

撰著姓氏

唐

韓文公全集南陽韓愈

宋

蘇文忠公全集眉山蘇軾
淮海閒居集高郵秦觀
屏山集崇安劉子翬
稼村類稿豐城王義山

元

楊鐵崖文集
東維子集俱會稽楊維禎
夷白集臨海陳基
浛子類藁宜黃涂幾
雪廬集鄱陽釋克新

明

貝清江文集崇德貝瓊
丹崖集會稽唐肅
東園遺稿廣昌何文淵
十炎士傳嘉興支立
楊文懿公集鄞縣楊守陳
何撇丘文集廣昌何喬新
姚穀菴集嘉興姚綬
程篁墩文集休寧程敏政
吳匏翁家藏集長洲吳寬
王文恪公文集吳縣王鏊
荷亭漫錄東陽盧格
孫文簡公文集華亭孫承恩

卭盆集 餘姚嚴時泰　陳明水文集 宣城陳九川
碧罫遺存　十五子傳 俱海鹽董穀
游文四傳 會稽中立王　肆池雜詠 嘉定浦南金
四寶編 餘姚徐珊　孟龍川文集 溧縣孟思
浚谷文粹 平涼趙時春　陸贄齋集 嘉善陸埘
菁陽集選 秀水范言　香奩四友傳 武進陸奎章
環溪集 華亭沈愷　六物傳 武進陶濬
誦餘稿 蘭谿徐枪　俞仲蔚集 崑山俞允文
龍江先生文集 餘姚胡膏　禪寄筆談 錢塘陳師

徐氏殘編　茶居士傳 俱太倉徐熥
止止集　山中集 俱崇安丘雲霄
戒菴漫筆 江陰李詡　筆獸樂 崑山張應文
白蘇齋集 公安袁宗道　敖陽集 秀水項良枋
慢亭集 侯官徐熥　澹園集 日照焦竑
走越危言 金谿劉放元　客吳稿 建寧謝恩光

采集書目
編纂姓氏
五代
清異錄 邠州陶穀
宋
唐文粹 吳興姚鉉　宋文鑑 金華呂祖謙
文苑英華 學士李昉等　翰墨大全 建陽劉應李
合璧事類 建安虞載　事文類聚 建安祝穆
百菊集譜 山陰史鑄　硯譜 見百川學海

酒譜 竇革
元
南村輟耕錄 天台陶宗儀
明
皇明文則 歸安慎蒙　皇明文衡
宋遺民錄　新安文獻志 俱休寧程敏政
歷代文選 歸安姚翼　文翰類選大成 上海李伯與
文章辨體 海虞吳訥　文府滑稽 無錫鄒廸光
滑稽文傳 無錫周子文　滑耀編 峄縣賈三近

古今寓言 鉅鹿陳世寶

游翰稗編 無錫談修

諧史 武進徐常吉

諧史粹編

山堂肆考 維揚彭大翼

端友齋錄 無錫盛虞

墨記 嚴州吳希善

稗史彙編 上海王圻

稗傳彙編 崑山夏暐

諧史集 淮南朱維藩

寓文粹編 俱錢塘胡文煥

支子述餘 嘉善支大綸

石鍾山集 湖口王尚忠

酒史 馮時化

凡例

一諧史舊刻乃武進徐徵絃先生所集也篇止七十有三今廣詢博訪或散見文集或雜見類書或得之友氏私抄或得之坊間別本搜錄濡遲廿易寒暑增至二百四十二篇因名曰廣諧史

一作者自薦紳先生以至布衣逸士各騁才情游戲翰墨窮工極變另成一體且詞旨似若詼諧議論實關風教雖與正史並傳可也

一是集始于唐由宋元迄明止序世次不復分類者見文章與時高下氣運文脉按筴可覩而諸名公精神亘旦暮遇之矣

一文有經名公題評者各隨所見附書無者不敢妄托以眩人目

一諸名公姓氏爵里世次書其所知而不知者姑闕以俟

一徐徵絃所集諧史悉仍舊刻新增入者各于目錄上著一圈以別之

一錢福木子璽曾開地二傳俱載崑山稗傳彙編

而松江新刻錢鶴灘集無之豈松江偶有所遺
抑崑山別有所據或非其作均未可知姑存之
以俟知者
一陶潛六物傳諸本互有異同今擇全文較勝者
刻入不敢妄竄一二觀者當自得之
一楊時偉魚蠡傳先從欽青城處録歸已授梓矣
後得郁師古出示石刻二作小同大異故並存
之
一文嵩文房四友傳見諸類書不載全文止錄數

語似不可棄姑存其畧以俟博考
一人有世次無考者文有姓氏無考者各為一卷
以俟博雅者訂焉
一時尚批點以便初學觀覽非大方體且或稱卓
吾或稱中郎與論真偽反惑人真解況藻鑑不
同似難一律故不敢沿襲俗套以為有識者鄙
一是集主于補諸史之未備故凡屬見聞悉行采
集他若游文小史竹爐清咏并見聞所不及者
乞四方同志檢惠家藏得郵致而補入之幸甚

正訛
一諸史舊刻唐庚陸諝傳失召諝相狎侮天子乃
不疑王此治國之效也漢興高帝與何定天下
法令既明而吏乃欲更為文刻曹參獨日四十
二字程敏政石鍾傳失笙鏞治道可以致百獸
之率舞十二字陸奎章疏附侯傳失而趍寅而
入盡辰七字此類甚多不能殫述悉依原本補
入觀者幸無泛視
一滑耀編刻蘇軾江瑶柱傳前半篇至好事者雖

解衣求之不憚也止載後半篇而以吳觀墨
郜索傳所居上光常射并毘閭起一篇接後又
失郜索傳首行郜索者東海人也其先離以外
到内柔顯庖犧氏廿二十字以致二篇混而為
一諸史集因之以訛傳訛觀者莫解其義兩書
前後豈不一經校閱耶今刻仍二傳之舊
一閱文振唐密皇本紀李珮姚王本紀倣史秦始
皇本紀例也程文石君世家倣史吳太伯世家
例也而滑耀編縣以傳易之陶潛毛隱傳倣史

伯夷傳例也而諧史粹編乃以紀事易之均失作者本意悉依原本正之

一蘇軾江瑤柱傳乃王珧也而諧史以為蟶腸支立息夫定傳乃竹床也而諧史以為竹夫人嚴時泰温湛傳乃湯泉也而諧史以為湯羅玘胡液楮傳乃扇也而諧史粹編以為汗謬誤殊甚今悉正之

一支立字中夫號蘧菴別號十竹軒主人而諧史粹編作支汝時使作者掩其名而觀者無從考

又以方字為方字陸奎章為奎章今悉改正

一宋陳潮溪云東坡集有葉嘉傳此吾邑陳表民作也見捫蝨新話而各集相沿誤刻蘇軾梅先生傳何文淵作也見東園遺稿而滑耀編誤刻王晃辛螫傳陶滓作也見六物傳而諧史粹編誤刻王世貞湯媼傳吳寬作也見吳匏翁家藏集而菁陽集選誤刻范言今悉改正

廣諧史目

唐

韓　愈　字退之南陽人今河南懷慶府脩武縣　貞元中進士官吏部侍郎

毛穎傳　兎毫筆

下邳侯革華傳　皂靴

司空圖　字表聖河中人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　咸通末進士官諫議大夫

容成侯傳　鏡

南唐

李從謙　字元宗第九子徐州人今直隸廬州府徐州　後主弟封宜春王

宋

○夏清侯傳　蓆

蘇　軾　字子瞻號東坡眉山人今四川眉州　嘉祐丁酉進士官翰林學士承旨

萬石君羅文傳　歙硯

黃甘陸吉傳　柑橘

杜處士傳　杜仲　集諸藥名

温陶君傳　麵

江瑤柱傳　王珧

陳元規　字表民號　嘉祐　羅源人今福建福州府

葉嘉傳　茶
劉跂　字斯立號東光人今直隸河間府　元豐中進士官朝奉郎
○玉友傳　酒
秦觀　字少游號太虛公又淮海居士高郵人　元祐中官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
清和先生傳　酒
唐庚　字子西號魯國先生眉山人今四川　元祐中進士官丞議郎
陸諝傳　酒
張耒　字文潛號淮陰人今直隸淮安府　紹聖中進士官起居舍人
竹夫人傳　竹夫人

李綱　字伯紀號邵武人今福建邵武府　政和初進士官尚書右僕射
○方城侯傳　棋局
劉子翬　字彥冲號屏山崇安人今福建建寧府　官興化軍通判
蒼庭鍔傳　竹
王義山　字元高號稼村豐城人今江西南昌府　景定壬戌進士官瑞安軍通判
金少翁傳　金
○香山居士傳　香山
甘國老傳　甘草
邢良孠　字　號廣信人今江西廣信府　淳祐

○黃華傳　菊
馬揖　字伯升號建陽人今福建建寧府　淳祐
○鞠先生傳　菊
林景熙　字德暘號霽山平陽人今浙江溫州府　咸淳中進士官禮部架閣轉從政郎
湯婆傳　湯婆子
春聲君傳　八角紙鳶
王栢　字會之號長嘯更號魯齋金華縣人　德祐官中奉大夫直煥章閣
大庾公傳　梅
吳應紫　字　號達齋休寧人今直隸徽州府　官上舍國論左史

孔元方傳　錢
巳上一卷

○元
胡長孺　字汲仲號石塘永康人今浙江金華府　至元官集賢院修撰
○元寶傳　鈔
吳觀望　字亨壽號休寧人今直隸徽州府　至元
郭索傳　蟹
任士林　字叔實號松鄉奉化人今浙江寧波府　至大官安定書院山長
真一先生傳　酒
楊維禎　字廉夫號鐵崖會稽人今浙江紹興府　泰定乙丑進士官江浙儒學提舉

○玉帶生傳 端硯
○璞隱者傳 墨
斛律珠傳 胡琴
竹夫人傳 竹夫人
黃華先生傳 菊
○麯生傳 酒
白威傳 鹽
冰壺先生傳 黃齏
程文 字以文號默南發源人今直隸徽州府 至順官禮部員外郎

石君世家 英石
高明 字則誠號東嘉永嘉人今浙江溫州府 至正乙酉登第官慶元路推官
烏賓傳 鈔
陳基 字敬初號夷白臨海人今浙江台州府 至正 官至學士
○湯婆傳 湯婆子
涂幾 字孟規號守約宜黃人今江西撫州府 至正中布衣 明勅祀鄉賢
○墨者傳 墨
○孔方傳 錢
牟獻之 字 號陵陽人 至正

○元寶傳 鈔
釋克新 字仲銘號雪廬鄱陽人今江西饒州府 至正中嘉興路水西寺住持
○孔方傳 錢
○玉鸞傳 玉簫
已上二卷

明

貝瓊 字廷琚號清江浙江嘉興府崇德縣人 洪武初年官國子監博士
○古泉先生傳 錢
孫作 字大雅號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 洪武初由薦舉官國子監司業
○甘醴傳 酒

唐肅 字處敬號丹崖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 洪武初官翰林院應奉文字
豐本傳 韭菜
葉綏 字林章號 浙江紹興府上虞縣人 洪武初由舉人 官處州學正
君子傳 蓮花
王景 字景彰號常齋浙江處州府松陽縣人 洪武中由薦舉官翰林院學士
黃組傳 犬
何文淵 字巨川號純菴江西建昌府廣昌縣人 永樂戊戌科進士官吏部尚書
○梅先生傳 梅
支立 字中夫號篴菴浙江嘉興府嘉興縣人 正統甲子科經魁官翰林院孔目

十處士傳小序

息夫定傳　竹床

蒲文傳　蒲蓆

方溫傳　布衾

元安傳　木枕

○楮才傳　紙帳

○卓子真傳　杉几

○陶罔傳　瓦甖

味苦居士傳　茶甌

○燭之舉傳　燈檠

○儲春傳　酒壺

楊守陳　字維新號鏡川浙江寧波府鄞縣人景泰辛未科進士官吏部侍郎

昌陽傳　菖蒲

何喬新　字廷秀號椒丘江西建昌府廣昌縣人景泰甲戌科進士官刑部尚書文淵子

梅伯華傳　梅

姚綬　字公綬號穀菴浙江嘉興府嘉興縣人天順甲申科進士官監察御史

○五大夫傳　松

程敏政　字克勤號篁墩直隸徽州府休寧縣人成化丙戌科榜眼官禮部侍郎

石鐘傳　石鐘山

吳寬　字原博號匏菴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成化壬辰科會元狀元官禮部尚書

○端友傳　端硯

湯媼傳　湯婆子

王鏊　字濟之號守溪直隸蘇州府吳縣人成化乙未科會元探花官大學士

爐母傳　爐

沈周　字啟南號石田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成化中處士大夫尊崇之文徵明師事之時稱為布衣宰相

介夫傳　芥菜

○竹姑傳　竹簟

○烏生傳　炭

盧格　字正夫號荷亭浙江金華府東陽縣人成化辛丑科進士官江西道御史

○方君談子傳　心口

程楷　字正之號念齋江西饒州府樂平縣人成化丁未科會元官翰林院編修

清風先生傳　扇

羅玘　字景鳴號圭峰江西建昌府南城縣人成化丁未科進士官吏部侍郎

○胡液楮傳　象牙渥烏木骨扇

已上二卷

錢福　字與謙號鶴灘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弘治庚戌科會元狀元官翰林院修撰

○木子雪傳　木偶
○曾開地傳　土偶
姚鏌　字英之號東泉浙江寧波府慈谿縣人弘治癸丑科進士官都御史
○扶風侯傳　扇
易宗周　字師文號舜山廣西桂林府臨桂縣人正德丁卯科舉人官淮安桃源縣教諭
陳玄傳　墨
○石虛中傳　端硯
孫承恩　字貞甫號毅齋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正德辛未科進士官禮部尚書
○桐君傳　琴
嚴時泰　字應階號术山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正德辛未科進士官工部侍郎
温湛傳　湯泉
俞黝傳　烏賊魚
王鑾　字汝和號直隸蘇州府吳江縣人正德辛未科進士官吏部郎中
○三友傳　脚帶禮襪皂靴
常倫　字明卿號樓居子山西澤州沁水縣人正德辛未科進士官大理寺評事
○辛元傳　朱砂
陳九川　字惟濬號明水直隸寧国府宣城縣人正德甲戌科進士官禮部郎中
○茅仙君傳　茅柴筆

董穀　字碩父號兩湖浙江嘉興府海鹽縣人正德丙子科舉人官湖廣漢陽縣知縣
○白世重傳　銀
○湘陰處士傳　斑竹冠
○温恵先生傳　桑
十五子傳小序
○大庾山人傳　梅
○董仙孫傳　杏
○桼文林傳　花紅
○安中湍傳　石榴
○雪水衡傳　梨
○巴園翁傳　橘
○洞庭君傳　柑
○周餘生傳　栗
○白敢夫傳　銀杏
○曲慶仁傳　核桃
○朱方傳　柿
○東赤心傳　棗
○牧丘黃傳　桃

○玉箏子傳 李

○夏貢元傳 櫻桃

盧恩 字正德 號吳門

○玄通子傳 墨

魯藩中立王諱觀熰號海嶽逸史 嘉靖時

已上四卷

游文四傳小序

○清風君傳 摺扇

○戶牖侯傳 圍屏

○廉汝修傳 竹簾

○引光奴傳 取燈兒

浦南金 字伯燕號直隸蘇州府嘉定縣人 嘉靖壬午科舉人官國子監助教

○戶羽傳 扇

徐珊 字 號三谿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 嘉靖壬午科舉人官酉陽通判

○太素生傳 紙

○太玄生傳 墨

○太銳生傳 筆

○太鈍生傳 硯

王經 字太常號介峰浙江嘉興府嘉興縣人 嘉靖壬午科舉人官漢州知州

○清風先生傳 扇

○冪菴先生傳 格眼紙

孟思 字叔正號龍川直隸大名府濬縣人 嘉靖乙酉科舉人

○高密王傳 蜜蜂

趙時春 字景仁號浚谷陝西平涼府平涼縣人 嘉靖丙戌科會元官都御史

○逍遙公傳 馬

陸垹 字秀卿號贇齋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 嘉靖丙戌科進士官都御史

○瞜眀子傳 屏而處其下以障蔽

范言 字孔嘉號菁山浙江嘉興府秀水縣人 嘉靖丙戌科進士官雲南大理府同知

○風道人傳 扇

○胡液楮傳 扇

陸奎章 字子翰號泉坤直隸常州府武進縣人 嘉靖戊子科舉人官浙江武康縣知縣

香奩四友傳序

璽壽先生傳 鏡

疏附侯傳 梳

華容君傳 脂

受采先生傳 粉

香奩四友後傳序

審侯傳　尺
夬侯傳　剪
罘阻侯傳　針
柔理侯傳　線
沈　愷字舜臣號鳳峰直隷松江府華亭縣人嘉靖己丑科進士官太僕寺卿　已上五卷
○端溪子傳　端硯
○應時子傳　扇
○木通子傳　木梳
陳　塏字山甫號紫巖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嘉靖壬辰科會魁官湖廣參政

貞素翁傳　扇
陶　滓字子沾號朴菴直隷常州府武進縣人嘉靖甲午科舉人
六物傳序
墨姬傳　竹夫人
錫姬傳　湯婆子
歐陽憎傳　蠅
辛螫傳　蚊
混池遲傳　鼠
毛隱傳　瓷

徐　袍字　號白谷浙江金華府蘭谿縣人嘉靖甲午科舉人
○清風生傳　扇
王宗沐字新甫號敬所浙江台州府臨海縣人嘉靖甲辰科進士官刑部侍郎
○朱華覺侯傳　心
胡　膏字　號龍江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嘉靖庚戌科進士
○曲秀才傳　酸酒
徐子英字　號　直隷蘇州府崑山縣人嘉靖壬子科舉人
○冰壺先生傳　黃瓷
陳　師字思貞號貞亭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嘉靖壬子科舉人官雲南永昌府知府

○石文侯傳　端硯
徐　爌字明宇號巖泉直隷蘇州府太倉州人嘉靖癸丑科進士官江西提學副使
○六安州茶居士傳　茶
王君賞字汝懋號四山山東濟南府淄川縣人嘉靖己未科進士官苑馬寺少卿
○湯氏傳　湯婆子　已上六卷
閔文振字道充號蘭莊江西饒州府浮梁縣人嘉靖　年貢士官福建　學訓導
楮待制傳　紙
國老世家　甘草　集諸藥名
唐窓王本紀　蜜蜂

方宇 字林厚號靜齋 嘉靖

○蘭友傳 蘭

丘雲霄 字 號止山福建建寧府崇安縣人 嘉靖 年貢士官浙江秀水學教諭

○茅中書傳 茅柴筆

○文信侯傳 石圖書

祺持憲 字行素號 直隸蘇州府太倉州人 嘉靖時學生應 詔具奏假退隱南鄉

龍精子傳 墨

毛有倫 字 號 直隸常州府武進縣人 嘉靖 文學

○清虛先生傳 風

○爨香公子傳 花

○飛白散人傳 雪

○玄明高士傳 月

蕭韶 字鳳儀號觀瀾直隸蘇州府常熟縣人 嘉靖

○桑寄生傳 集諸藥名

王格 字汝泰號 直隸常州府武進縣人 嘉靖

○奇橘傳 棋局

俞允文 字仲蔚號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嘉靖 學生

○南唐臨淄侯歙石虛中傳 歙硯

賈三近 字德修號石葵山東兗州府嶧縣人 隆慶戊辰科進士官兵部侍郎

○先庚生傳 釘

張應文 字茂實號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隆慶中太學生

○冰壺先生傳 黃虀

已上七卷

○

徐熥 字惟知號慢亭福建福州府侯官縣人 萬曆戊子科舉人

○絳囊生傳 荔枝

袁宗道 字伯修號玉蟠湖廣荊州府公安縣人 萬曆丙戌科會元官春坊諭德

○毛穎陳玄石泓楮素傳 筆墨硯紙

周應麐 字公謹號仲連直隸蘇州府吳江縣人 萬曆戊子科舉人

○續毛穎傳 兔毫筆

○焦桐傳 琴

項良枋 字幼輿號恒華浙江嘉興府秀水縣人 萬曆戊子科舉人官江西上高縣知縣

○醉鄉侯傳 酒

焦竑 字弱侯號漪園山東青州府日照縣人 萬曆己丑科狀元官翰林修撰

○翟道侯世家 墨

劉啓元 字仁夫號敬思江西撫州府金谿縣人 萬曆己丑科進士官刑部員外

○陸生傳 酒

○壺子傳 錫酒注

○商君傳　磁酒盃

謝肇淛　字在杭號武林福建福州府長樂縣人萬曆壬辰科進士官工部郎中

○氷壺先生傳　黃虀

李日華　字君實號九疑浙江嘉興府嘉興縣人萬曆壬辰科進士今侍養

○玉版師傳　筍

謝恩光　字朗卿號櫻寧福建邵武府建寧縣人萬曆

○醕卿子傳　酒

楊時偉　字去奢號屏南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萬曆文學

○魚蠹傳二篇　蠹書魚

夏　暐　字士瑛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萬曆文學

○玉川子世家　船

○龍泉子傳　劍

○淩波仙子傳　水仙

莊汝敬　字修父號　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人萬曆文學

○朱明神傳　日

胡文煥　字德甫號　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萬曆太學生

○嶧陽居士傳　琴

○玉衡侯傳　鼠

○梔子傳　集諸花名

○玄明先生傳　集諸藥名

胡光盛　字　號　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萬曆文學

○白額侯年表　虎

○金光先生紀畧　燈火

沈玄錫　字寵予號復元浙江嘉興府嘉興縣人萬曆文學

○玄中先生傳　葫蘆

羅仲點　字序生號陽紆浙江嘉興府嘉興縣人萬曆文學

○務司直傳　矢

○晚香先生傳　菊

○匡離世傳　蟹

許鍾岳　字琳重號五岳浙江嘉興府嘉興縣人萬曆文學

○素君傳　豆腐

周念祖　字孝修號葯房浙江嘉興府嘉興縣人萬曆文學

○石十郎傳　蠹書魚

陳詩教　字四可號綠天浙江嘉興府秀水縣人萬曆文學

○陶水部傳　水注

○蕭君傳　蕭

○消息子傳
○金蓮傳　素足
○蜀客傳　海棠
○浮沉生傳　魚
○混沌子傳　鶏子
已上八卷
世次無考
○文　嵩
○管城侯傳　筆
○松滋侯傳　墨

○好時侯傳　紙
○即墨侯傳　硯
洪　璐　字道高號桂庄
葉恒盛傳　松
管若虛傳　竹
白知春傳　梅
李　珮　字廷儀號東涯
姚王本紀　牡丹
方　清　字熹夫號竹城
竹先生傳　竹
尹二文　字儀充號三峯
天君本紀　心
史致膺
醉翁端木倚傳　醉翁椅
林　金
○麴糵生傳　酒
○傾國生傳　色
○孔方生傳　財

○忿庵生傳　氣
高應經
○清淡先生傳　蘿葍菜
楊攀龍
○艾同世家　蚊烟
危恕齋
○睡鄉居士傳　卧室
劉　鴻
○十二姬傳　筆紙墨硯水注粉 [illegible]

釋祖秀
○德山木上座傳 拂
○臨濟金剛王傳 喝
已上九卷
姓氏無考
周雲望家藏抄本 名子文直隸常州無錫縣人萬曆癸未進士官兵部主事
○干君傳 竹
○木伯傳 柏
○石溫傳 端硯
○華櫝傳 皮匣

○平涼夫人傳 竹夫人
○羅員傳 團扇
○紈素先生傳 紈扇
○歐兜公子傳 兜扇
○黃連傳 集諸藥名
○盧生傳 鱸魚
○烏氏傳 烏賊
榮謙吾手錄本 忘其名直隸蘇州府 縣人萬曆 賣卜閶門
○焦尾生傳 琴

○梁司直傳 界尺
○青藜丈人傳 杖
○竹夫人傳 竹夫人
○石膏傳 集諸藥名
○俞九苞傳 鳳
○丁令威傳 鶴
○朱翰傳 雞
○飛將軍傳 鷹
○龍驤將軍傳 馬

○大蘭王傳 象
○胡道洽傳 狐
張鳳岩手錄本 名大訓浙江嘉興府秀水縣人萬曆文學
○竹涼卿傳 扇
已上十卷

秀水白石陳邦俊良卿父彙編
綠天陳詩教四可父校訂
適我張暉袞羽父繕寫
光宇沈應魁茂芳父鋟板

毛穎傳　　筆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
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
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
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
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
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
之醢其肉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
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

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
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
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
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
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
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
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
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
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

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
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
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泄惟不喜武士
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
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
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
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
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
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

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
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
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
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
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
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
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
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

使秦之滅諸侯。頡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

讀毛穎傳　　柳宗元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

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且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論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太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於口歟。而不若是。則韓之詞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

彼亦勞甚矣乎。

茅鹿門評。設虛景摹寫。工極古今。其連翩跌宕刻畫司馬子長。

王遵岩評。通篇將無作有。所謂以文滑稽者。贊論尤高古直逼馬遷。

陳貞亭評。退之毛穎傳。小宋祁深服其怪。或以為有所本。不知退之淹該古今。而又資以城南鄭侯三萬軸之書。運用筆端。逢源左右。非如後人翻意制作。拘

牽莫展也

東春涵評此物傳之祖不煩筆削不事纖巧茲所謂詭然蔚然者非耶後之摹擬雖衆未見其能脫穎出矣末云與誠諸侯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昌黎子似乎有為之言也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下邳侯革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犍爲黃帝時以力召拜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之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寇晁遂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犨生五子襲先祖爵祿仕至上輕車都尉華母世居長樂亦乳哺之恩越王句踐時嘗侍燕姑蘇臺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犨曰引重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轘轅下上嗟悼命太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其支派分離散在他處華長子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爲下邳侯詒將作大匠治之華爲性堅勁倔強難以直躁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焉會太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衛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木大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遂釋褐賜墨綬焉華嘗曰吾辛勤久今方成名得處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爲人善履道別威儀進止趨跪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畋獵馳騁球擊射御及交賓接賢禮神祭祀未嘗不召華偕往伏

事上久之曰病忽開口論議洩露密旨上由是疎之

詺将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補過之尋獻

於上上雖納之然亦不甚見重有涅塗賤處方召使

之餘並不淂頟焉須之上見其顔色顛頟又衰憊失

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憊不任吾事今棄於市不

復召子矣遂棄之而終華無息其繼者族人焉

太史公曰華氏之先本出皮姓軒轅時蒼頡覩鳥跡

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聲於華故從華焉祄華自胡

而来趙武靈王時見重是後子孫盛於中國漢書功

臣表有貰棗侯華朱者即其後也

容成侯傳

鐃　司空圖

容成侯金烱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

見摟採其先曰泰時調歆詣上方輸作世苦之乃誠

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

盧生范生皆傳修煉之術委質相資曰砥磨以致用

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鑒局且謂毫髪無隱屢頋之

歴試臺閣號為明達抉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輙

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

察如此是雖造物無私圓方不礙然瘢陋者終惡忌

積𡡖於上以為背面不相副烱亦自病於狭中不能

以塵垢混其迹也竟被擯斥後亟有月蝕之變時官

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召見俾具道所以

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

宗人派别於廣陵者炫飾求售陷於輕薄干權戚中

或憮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盖其俯仰

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耻耳既稍進烱又鄙其為人

迺復以讒廢歸老於家

太史公曰烱之逺祖當軒轅時以化服祝融氏淂鴐

於上能強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形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模於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喘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為壽光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玄亦以精鍊見重覩炯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不善晦匿果為邪醜所疾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夏清侯傳

箴席　　李從謙

侯姓卞氏諱秀字澣之渭川人也曾大父仲森碧虛郎大父挺淺雲處士父太清方隱於幽閑輙以卓立鄉自名衣綠綬佩玉玦秦聞之就拜銀綠大夫秀始在胚胞已有祖父相生而揉持面目凛然僉曰鳳雛而文虎黼而斑斑秀之謂也不日間昂霄聳壑姿態猗猗遠勝其父父之材堅可用時秦王病暑席溫為卞常侍不稱旨有言秀甚忠能碎身為王浮之必如意王亟召使者駕追鋒車旁午於道既至引對王大

悅詔柄臣金開剖諭秀以革故鼎新之義然後剖析其材刮削其麤編度令合又教其方直縝密於是風采德能一變有司奏上殿王宣旨云恨識卿之晚賜姓名為平瑩封夏清侯實食嶰谷三百戶瑩以賜姓名改字少覃自此槐殿虛敞王宴邃深瑩專奉起居往往屏蹤妃嬪以身藉瑩向之喘雷汗雨隱不復見如趨熱海登廣寒宮王病良愈謂左右瑩每近吾則四體生風神志增爽雖古清卿清郎何以尚茲寵遇益隆偃曹侍郎羽果丈頭使沉水卷足功臣漆憑皆

出其下堂暇日沐浴萬珠水醾酣百穗香辟穀安居詠箨兮之詩以自娛感乎歔此君之稱嫌牧之夫人之謗田䏶作甲者勞於魏武為冠者小於漢高白虎殿之虛名童子寺之寡援未嘗不傷其類而長太息也不憐於位前後五年秋歸田園夏直軒閣功日大無何秦王有寒疾不可以風席溫再幸蕪拜羅大固為斗圓監蒙厚中蒍邊幅將軍同司卧起堂絕不召蹤跡卷而不舒潦到塵埃中每火雲排空日色如鹼則憶昔悲今淚數行下乃上表乞骸骨得請以便就

第終王世不用子嗣節䅥國有罪除其封人以凝秋史呼之既不契風雲但以時見於士庶家亦得人之歡心後世尚循瑩業流落遍於四方惟西北地寒故轍迹不至云

萬石君羅文傳

明 蘇[illegible]

羅文歙人也其上世嘗隱龍尾山未嘗出為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輩又以刀筆吏取將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產不暇推擇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溫潤縝密可喜隱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文塊然居其間覩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自棄於岩穴耶乃相與定交磨礱成就之使從諸生學因得與士大夫游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

文翰得毛穎之後毛純為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蒙召見文德殿上望見異焉曰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澤涵濡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鏗可聽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子真是也使待詔中書久之拜舍人是時墨卿楮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為文苑四貴每有詔命

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揜楮先生使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嘆曰是四人者皆國寶也然重厚堅貞行無瑕玷自二千石至百石吏皆無如文者命尚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為襪褥賜之其後于闐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之并賜高麗所献銅瓶為飲器親愛日厚如純輩不敢望也上得羣才用之遂内更制度修律曆講郊祀治刑獄外征伐四夷詔書符檄禮文之事皆文等預焉上思其功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聞議法者常失於太深論功者常失於太薄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以相勸中書舍人羅文久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歙之祁門三百户封文號萬石君世世勿絶文為人有廉隅不可犯然搏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遊常曰吾與兒輩處每處有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以是小人多輕疾之或譖於上曰文性貪墨無潔白稱上曰吾用文掌書翰取其便事耳雖貪墨吾固知不如是亦何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敢復言文體有寒

疾每冬月侍書輒面冰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能書元狩中詔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舉端紫以對策高第待詔翰林超拜尚書僕射與文並用事紫雖乏文采而令色尤可喜以故常在左右文浸不用上幸甘泉祠河東廵朔方紫常扈從而文留守長安禁中上還見文塵垢面目頗憐之文因進曰陛下用人誠如汲黯之言後来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爾以爾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以為上意不悦因不復顧省文乞骸骨伏地上詔使駙馬都尉金日磾翼起之日磾胡人初不知書素惡文所為因是擠之殿下顛仆而卒上閔之令宦者瘞於南山下子堅嗣堅資性温潤文采縝密不減文而器局差小起家為文林郎侍書東宫昭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秋益壯喜寬大博厚者頗堅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落難合於世自視與瓦礫同昭帝崩大将軍霍光以帝平生玩好器用後宫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守陵拜陵寢郎後死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散四方髙才奇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為從事舍

人其下亦與巫醫書算之人游皆有益於其業或因
以致富焉

贊曰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考其國
邑在江漢之間為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縣歙間者
嗚呼國既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不絕人
豈可以無學術哉

黃甘陸吉傳 柑橘

蘇軾

黃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黃隱於泥山陸隱於蕭
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
洞庭君尊寵在群臣右久之黃甘始來一見拜溫尹
平陽侯班視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貴
用事一旦甘位在上吉心銜之群臣皆疑之會秦遣
蘇軫鍾離意使楚楚召燕章華臺群臣皆與甘坐上
坐吉咈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楚
約西擊秦吾引兵踰關身犯霜露與枳棘家下者同

甘苦率家奴千人戰甘州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
功孰與甘曰不如也曰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剝膚
剖肝怡顏下氣以固蔕之術獻上上喜之命注記官
陶弘景狀其方略以付國史出為九江守宣上德澤
使童兒亦懷之子功孰與甘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
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應之曰君何見之晚
也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申椒
梅福棗嵩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呿舌縮不復
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吉默

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甘曰此吾所以居子之上也於是群臣皆服歲終吉以疾免更封甘子爲穰侯吉之子爲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官至陳州治中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固車廉頗屈姪欲斃衣尹姬悔甘吉亦然傳曰女無好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美惡之相遠嗜好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杜處士傳　杜仲　集藥名　蘇軾

杜仲郁里人也天資厚朴而有遠志聞黃環名從之游因陳曰頃附子半夏幸仁憫焉使得旋復自古楊權環曰子言匪實宜早休少從容將訶子矣仲曰人之相仁雖不百合亦自然同況吐新意以前子吾聞夫子嘛黃冠衆故求決明於子今子微銜吾爲其非儕乎曰吾如負者食無餘糧獨活久矣子今屑就何以充蔚子乎苟迹子之素狂若所請亦大激矣試聞子之志也曰敢問士何以益智行何以非廉先王不留行者何事也曰此匪子解也夫得所托者猶之射干臨於層城也居非地者猶之困於蒺藜也今子宛如易之所謂井渫不食也非揚瀉之而欲其中空清是坐恒山而望扶桑耳勢不可及已使梭垢款艾以求别當世則與之無名異矣其蒙甚顛子白之曰吾自通微預知子高良故謾矜子以短而欲亂子言子能詳微意知所激刺亦無患子矣雖然澤蘭忍馨今王明苟起子爲赤車使者且將封子子甘從之乎曰吾大則欲伏神以安息小者吾殊於根而已矣雖然

文石摩鎬頭不顧也古人有三聘而起松蘿者迎竇用也余將杜衡門以居之為一白頭翁雖五加皮幣於我如水萍耳豈當歸之哉仲曰然世有險陰以求石斛之祿者五味子之言可也雖吾亦續隨子矣或斥之曰船破須菇酒成於麴猶君之錄英才也彼貪祿角進者可誚之也若夫躑躅而還鄉甘遂意於丁沉則吾之所謂獨行之民可使君子懷寶爲久居此為哉余愛仲善依人而嘉環能蒺其心故錄之為傳

溫陶君傳

蘇軾

石中美字信美中年人也本姓麥氏既破隨母羅氏去其夫而適石氏因冒其姓始中美之生也其父太卜氏以連山筮之遇師䷆之文是謂師之革䷰曰生乎土成乎水而變乎火坎以韜之坤以布之釜以蒸之口以內之腹以藏之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能者樂之以為大腹不能者傷之以為心病衆所悅也美亂大焉故因以名字之中美幼輕躁躁散與物不合得其鄉人儲子之意曰使從淦水湯先生游既歲遂

陶而成之為人白皙而長溫厚柔忍在諸石中最有名儲子曰秦故司馬錯李斯子由趙高閻樂並薦於秦王得與圃田蔡甲肥鄉羊虞內黃韓耆子俱召見是時王方省覽文書日旰未食見之甚喜曰卿等何者安在何相見之晚耶未見君子惄如調飢卿等之謂也由是皆得進見充上心腹賜爵土更上食典枋旦夕召對所獻納時或粗糲上未嘗不盡善也秦王以嫪毐事出文信侯而遷太后愁恚數日不食中美乘機進御上說賜爵微侯食溫定陶二縣號溫陶君

中美既被任用凡有造作自丞相以下莫不是之其為人柔和有以塞讒人之口故也他日秦王坐朝日旰意有所思亟召中美將麾以納之中美不敢詐以進其說頗剄鯁志不快之者累日有博士单軫說上曰為其所傷矣宜有以下之即無患曰追其弟子已升元華於上上意稍平然自是遂踈中美不得為尚食矣中美曰吾為尚食日夕自謂不素餐兮者今吾與羊生輩皆不得進継復有用者將誅辱乎昔也得充心腹而今也遽不信是有不善我之心雖使賄或

思我彼將不盡矣遂稱疾以侯就第其後子孫生郡邸者散居四方自號渾氏乜氏索氏石氏為四族云

江瑤柱傳　王琎　蘇軾

生姓江名瑤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川避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媚川之來甚喜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鐫琢之媚川深自晦匿嘗喟然謂其子孫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矣尚子平何人哉遂棄其孥浪迹泥塗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所終媚川生二子長曰添丁次曰馬頰始來鄞江今為明州奉化人瑤柱世孫也性溫平外慤而內滀稍長去襮類頎長而白皙圓直如柱無絲髮附麗態父

友庖公異之且曰吾閩人多矣昔人夢資質之美有如玉川者是兒亦可謂瑤柱矣曰以名之生寡欲然極好滋味合口不論人是非人亦甘心焉獨與峨嵋洞車公清溪遐丘子望湖門章舉先生善出處大略相似所至一坐盡傾然三人亦自下之以為不可及也生亦自養名聲動天下鄉閭尤愛重之凡歲時節序冠婚慶賀合親戚燕朋友必延為上客一不至則歎然皆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間或逃避於寂寞之濱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官

名人游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為善地亦屢屬意於
江生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禮之生浸不悅跳身武林
道感温風得中乾疾為親友强起置酒高會座中有
合氏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輙坐生上衆口嘆美之曰
聞客名舊矣盖鄉曲之譽不可盡信韓子所謂面目
可憎語言無味者非客耶客第歸人且不愛客而棄
之海上遇逐臭之夫則客歸矣尚何與合氏子爭乎
生不能對大慚而歸語其友人曰吾棄先祖之戒不
能深藏海上而薄游樽俎間又無馨德發聞惟腥宜

見擯於合氏子而府公貶我固當從吾子游於水下
苟不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子矣已而果然其後
族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蓏失地則不榮魚龍失水則
不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嗟乎瑤柱誠美士乎方其
為席上之珍風味藹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
出非其時而喪其真衆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
識者亦為品藻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可不慎也
夫

葉嘉傳

茶葉

陳元規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游
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功種德不為時
採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飲其惠矣茂
先葬郝源子孫遂為郝源民至嘉少植節操或勸之
業武曰吾當為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旗豈吾事哉
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奇之為著其行錄傳於時方
漢帝嗜閱經史時建安人為謁者侍上上讀其行錄
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

風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時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
猶未詳也上驚勑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師郡
守始令採訪嘉所在命齋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
促郡守曰葉先生方閉門制作研味經史志圖挺立
必不屑進未可促之親至山中為之勸駕始行登車
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質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
當大貴嘉以皂囊上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飫卿名
但未知其實爾我其試哉因顧謂侍臣曰視嘉容貌
如鐵資質剛勁難以遽用必槌提頓挫之乃可遂以

言恐嘉曰碪斧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何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猥士幸惟陛下採擇至此可以利生雖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笑命以名曹處之又加樞要之務焉因誡小黃門監之有頃報曰嘉之所為猶若粗疎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學未經師耳嘉為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敕御史歐陽高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甘泉侯陳平三人與之同事歐陽疾嘉初進有寵曰吾屬且為之下矣計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歐但熱中而

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嘉雖見侮為之起立顏色不變歐陽悔曰陛下以葉嘉見託吾輩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見帝陽稱嘉美而陰以輕浮訿之嘉亦訴於上上為責歐陽憐嘉視其顏色久之曰葉嘉真清白士也其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而宴之少間上鼓舌欣然曰始吾見嘉未甚好也久味其言令人愛之朕之精魄不覺洒然而醒書曰啓乃心沃朕心嘉之謂也於是封嘉鉅合侯位尚書曰尚書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遇會宴享未

始不推於嘉上日引對至於再三後因侍宴苑中上飲逾度嘉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司朕喉舌而以苦辭逆我余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於地嘉正色曰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雖言苦久則有效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顧左右曰始吾言嘉剛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疎嘉嘉既不得志退去閩中既而曰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上以不見嘉月餘勞於萬幾神薾思困頗思嘉因命召至喜甚以手撫嘉曰吾渴欲見卿久矣遂恩遇如故上方欲

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以兵革為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上深患之以問嘉嘉為進三策其一曰榷天下之利山海之資一切籍於縣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大悅兵興有功而還上利其財故榷法不罷管山海之利自嘉始也居一年嘉告老上曰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每歲貢焉嘉子二人長曰摶有父風故以襲爵次子挺抱黃白之術比於摶其志尤淡泊也嘗散其資拯鄉閭之困人皆德之故鄉人

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為常

贊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樂山居氏於閩中者蓋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風味德馨為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為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為身計蓋有以取之夫先王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與民嘉為策以榷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君子譏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於鹽鐵丞孔僅桑弘

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

王友傳　酒　劉跂

王友其先出自后稷得姓凡九種別為禾氏居官長子孫又為庚氏有子粱從儀氏受道家術術成一息千日大寒凝海而不氷世稱以為神其後子孫命氏不一惟甘氏最著傳數世有壺公既仙去歷千數百歲秬之輒出世謂王友後或曰壺公者無冬夏隱壺中人時時猶復往來人間今王友即壺公也為人精白不雜處少時帶經就舂方士中黃生白水真人一見定交杵臼之間相與差擇淘汰復修儀氏術烝烝柔

和群居化之雖蓬室甕牖授者如歸一巾一瓢意湛如也好事者或載與俱出所至爵者避席一座盡傾既去人思慕若渴平陽侯為相獨親厚之吏士人人爭欲進說皆不得間故人徐公為郎言於朝曰此臣家中聖人也出遊荊楚荊州牧扈齋中以館之使其子伯雅叔雅季雅受學焉嘗得董生春秋玉杯書閱而喜曰知吾趣者不在玉杯中乎晚從王公子至山東東山聞聲爭交驩河間老人一見心醉嘆曰吾屬徒知飲其德莫知名其器因命史筮之遇需☰之比

䷀其占曰吉是謂三益味道之腴澤外畔中氷雪與
居非金非石其臭如蘭有孚盈缶富以其鄰殆將有
不塵之好得於宴樂之間因賀曰斯人玉也諸君其
得而友之乎老人頓首幸甚字之曰玉友初甘氏宗
族既衆仕宦高者入侍太官奉祠祭其在州郡為平
原督郵為青州從事或封宜城侯歔陽子下至斗食
丞甚衆其餘散居里邑田野往往求鬻自售無老幼
賢否皆得與之交倡優下俚押溺尤甚號為合歡伯
愛之不容口由是交道遂漓縣官既覺之因著為令
盡收其財佐公上毋得藏器于家清慎之士至獨表
自別獨玉友不然瑰意琦行門無雜賓私淑諸人未
嘗顯於時既性所守亦其勢然也與人接初若恬和
而中甚烈天質醇白終始一致炎涼莫能移奪平居
罔罕見之人或望其顏色皆睇眙及溲味其言無不
心悅誠服識與未識以是沾丐所及人忘其少譏者
或恨其不湍閘而笑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他日老
人坐草堂蒼官青士列侍堂下風月佳夕獨玉友與
桐君在桐君方有高山流水之趣當是時玉友色愈

辨風味愈勝相視莫逆驩然絕倒老人嘆曰平生聞
高士稱羲皇上人嘗謂虛語今乃信然恨不使陶靖
節見之客有邂逅相遇者赬然內熱爽然自失人怪
而問之曰見吾玉友邪客長嘆曰聞人多矣疑其不
從人間來其為人心服如此嘗自言吾師以寅生以
酉終故酉日輒隱不見然出處亦無常度或對客未
竟人又於他所見之或同時數家俱見雖人人自謂
良我友然似是而非者十九得其緒餘者十五而得
其真百無一二至於官府及市肆若稗販之家雖頗
見之終不往浮沈於世莫知其所終
太史公曰甘氏得姓尚矣其後分封以邑為姓有中
山氏青田氏桑落氏烏氏程氏酈氏此皆著姓日以
滋盛而玉友名氏弗章獨以總稱其亦有以也夫其
亦有以也夫或隱或見莫考其出處此與莊子訓左
元方何以異浮沈方外野人白土與之忘年而臣不
得獻之君故余論其行事未嘗不嘆息於斯焉

清和先生傳　酒　秦觀

清和先生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本出於后稷氏有粒食之功其後播棄或居於野遂為田氏田為大族布於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之後利其資率其徒往俘于田而歸其倔彊不降者與降而不釋甲者皆為城旦舂賴公孫杵臼審其輕重不盡碎其族從之陳倉與麥氏谷氏為鄰居其輕者猶為白粲與鬼薪仵已而逃乎河內又移于曲沃曲沃之民悉化焉曲沃之地近於甘古甘公之邑也故先生之生以甘為

氏始居於曹受封於鄭及長器度汪汪澂之不清撓之不濁有醞藉涵泳經籍百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下惠和先生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號曰清和先生云士大夫喜與之游詩歌曲引往往稱道之至於牛童馬卒閭巷娼優之口莫不羨之以是名漸徹於天子一召見與語竟日上熟味其旨愛其淳正可以鎮澆薄之徒不覺膝之前席自是屢見於上雖郊廟祠祀之禮先生無不預其選素與金城賈氏及玉卮子善上皆禮之

每召見先生有司不請而以二子俱見上不以為疑或為之作樂盛饌以待之歡甚至於頭沒杯案先生既見寵遇子孫支庶出為郡國二千石往往皆是至於十室之邑百人之聚先生之族無不在焉昔宗著聞者中山宜城湓浦皆良子弟也然皆好賓客所居冠蓋駢集賓客號呶出入無節交易之利所在委積由是上疑其濁小人或乘間以賄入欲以逢上意而取寵一日上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先生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曰清和先生今乃信其清和矣蓋

厚遇之由是士大夫愈從先生游鄉黨賓友之會咸曰無甘公而不樂既至則一座盡傾莫不注挹然先生遇事多不自持必待人斟酌而後行嘗自稱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人或召之不問貴賤至於斗筲之量挈瓶之智或虛已來者從之如流布衣寒士一與之遇如挾纊惟不喜釋氏而僧之徒好先生者亦竊與先生游焉至於學道隱居之士多喜見先生以自晦然先生好移人性情激發其膽氣解釋其憂憤可謂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者耶王公卿士如灌夫

季布李景倫桓彬之徒坐與先生為黨而被罪者不可勝數其相歡而奉先生者或至於破家敗産而不悔以是禮法之士疾之如仇如丞相朱子元執金吾劉文叔郭解長孫登皆不悅未嘗與先生語時又以其士行或久多中道而變不承於初咸毀之曰甘氏孽子始以詐得終當以詐敗矣久之或有言先生性不自持無大臣輔政之體置之左右未嘗有沃心之益或廣以虗閑廢事上由此亦漸疎之會徐邈稱先生為聖人上惡其朋比大怒遂命有司以光祿大夫

秩就封宗廟祭祀未嘗見遂終於鄭仕於郡國者皆不奪其官初先生既失寵其交游往往謝絶甚者至於毀棄素行以質直自售惟吏部尚書畢卓北海相孔融彭城劉伯倫篤好如舊融嘗上書辨先生之無罪上益怒融亦由此得罪而倫又為之頌與當世為有故不著今掇其行事之大要者著於篇

太史公曰先生之名見於詩書者多矣而未有至公之論也嚮之者美逾其實毀之者惡溢其真若先生激發壯氣解釋憂憤使布衣寒士樂而忘其窮不亦熏然慈仁之政歟至久而多變此亦中賢之疵也孔子稱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先生何誅焉予嘗過中山慨然想先生之風聲恨不及見也乃為之傳以記

陸諝傳　　酒　　唐庚

陸諝麴城人少與壺子商君相友善約先貴無相忘已而壺子任太常商君任主爵都尉通顯矣而諝方為青州從事壺商等上疏曰臣等已狀蒙陛下器使待罪九卿自非得天下賢聖與之同升則非但無以副陛下傾渴而臣等亦自不[illegible]友麴城陸諝者舉世莫能測其為人以為剛又無虐以為柔又有立文雅醞藉號為醇儒至論全身保家治國安天下則又似謀臣策士往時袁盎相吳王驕日久數惱害二千

石盎用其兄子種計與諝厚善卒賴其力得脫虎口以歸此全身之道也呂太后時群臣動見覆族呂須詭陳平曰平為相非治事專從諝戲婦女太后聞之私獨喜而平得以全其宗此保家之效也河南獻王修德為仁義天子不悅王懼日召諝相御傲天子乃不疑王此治國之效也漢興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而吏乃欲更為文刻曹參獨日夜與諝語不厭相事幾廢而民間作畫一之歌此安天下之效也臣聞王者尊有德進有功今諝既賢聖而上自朝廷郊廟燕享下至田里冠婚聚會諝未嘗不在其間功效不為人後而位乃青州從事薄空置臣無益上從其言遣壺子持節召諝至見上歡甚是日拜諝光祿勳頃之封醴泉侯食千戶諝嘆曰生我者天地成我者壺商也二人既薦諝以身下之然上每念諝輒并召二人諝卒諡懿侯子醇嗣至曾孫醨不肖以罪廢國除諝既沒二人亦疎斥不復召用云

太史公曰漢興陸賈以辨說游公卿間名聲藉甚為大中大夫以壽終而諝復以德業位九卿賜爵列侯

傳國數世陸氏之先豈有天祿哉

竹夫人傳

張耒

夫人竹氏其族本出於渭上往往散居南山中後見滅於匠氏武帝時曰緑得入上林中以高節聞元狩中上避暑甘泉宮自衛皇后已下後宮美人千餘人從上謂皇后等曰吾非不愛若等顧無以益我思得踈通而善良有節而不隱者親焉於是皇后等謝曰妾得與陛下親沾渥多矣而不能有以風陛下罪當死於是共薦竹氏上使將作大匠銛拜竹氏職爲夫人既進見夫人衣緑衣黃中單上咲曰所謂緑衣黃

裏者耶夫人家久見滅上曰爾滅亡之餘也夫人謝曰妾之滅亦大矣然夫人未嘗自屈體就帝帝每左右擁持之上有所感時召幸後宮寵姬而夫人常在側若無見焉諸幸姬等皆相謂曰是所謂善良者安能間吾寵由是莫有妬之者是時上方郊五時祠太乙以致神仙率常齋戒自祓除而每召夫人有所游幸諸將軍幸臣等更爲帝携抱夫人以從帝亦不疑也上幸汾陰祠后土濟汾水飲群臣作秋風辭歸未央坐溫室夫人仰止寵少衰上謂夫人曰而第歸善自安明年夏吾召君矣明年夏果復召夫人夫人見上中不能無小妬由是罷之而遣將作大匠選於他竹氏使加職焉夫人居後宮至孝成皇帝時猶無恙是時班婕妤失寵作紈扇詩見怨夫人讀之曰吾與若類也然爾猶得居餘晉乎至王莽敗漢軍焚未央夫人猶自力出然遂焚死

方城侯傳　棋局　李綱

方城侯端木子平者尭時人也負其材隱居平陽山澤閒欝然有淩雲之志與巢父許由爲侶弗肯仕尭命益作朕虞益烈山澤而焚之見子平偉其節緊薦於共工垂垂命其徒殳斨氏斤斧之漆雕氏藻飾之以平見於總章尭是時法度彰禮樂著垂衣裳而天下治國家閒暇既見子平對曰臣嘉其有局量井井然以繩墨自治罫諸左右因訪其所學子平對曰臣樗散蒙帝力生植長養今幸得備器使方寸淺狹不

足以奉清閒臣之學上通乎天道而下極乎地理中備乎人事與夫軍旅戰伐之法夫周天之度三百六十有奇在天成度在曆成日而曆法生焉此天道也闓封之術提封三十六萬內建王畿外列侯國而井田之法寓焉此地理也好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此人事也不戰而屈人之兵者爲上以攻則勝以守則固者次之以詐謀得者又次之此軍旅征伐之法也尭方命羲和奉若天道曆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又命禹

平水土奠山川底貢賦錫土姓而苗〻有罪命禹徂征且伐叢支胥敖氏之國其說皆與子平合將歷試之以事而尭之子丹朱不肖懼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命子平教之未幾丹朱悉得其術帝用嘉之列爵分位封之方城而子平有二子長曰太素次曰太玄子平中分方城之地以予之且教以兵法二子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伐太素欺太玄之弱增甲兵布行陣定營壘然後與之戰而太玄傲然不服轉戰逐北虔劉其邊陲俘擾其腹心虜略其士卒攻圍

侵劉智詐百出戰罷效首虜計土地雖勝負不常太素之勝居多其用兵之法臨事制變不可窺測然循理而動制人而不制於人非若不顧利害而深入浪戰者是以常勝而不常敗有知兵者從旁覩之曰此無他爭先法耳夫方城合四境之內地方不過數百里而二子之戰積月累歲紛拏不解此與蠻觸國於蝸角爭地以戰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者亦何以異然二子方其戰酣不知天之高地之厚寒暑之切膚飢渴之爲患也晝戰不足繼之以夜蓋有血氣者皆有

爭心而二子特甚焉其善用兵出於天性非積習所
能致每戰士卒皆對枚但聞擊搏之聲進退緩急惟
所指使雖戰死不離部伍戰勝亦無敢諠譁以爭功
者其操術然也方城侯為人方慤嚴重外雖有廉隅
邊幅而其中坦然二子圖滑黑白太矜勇而好鬭殊
不類其父然要自方城侯教導指縱之使然與斟灌
斟尋氏兄弟相攻而宋人教其子為儒墨者異世而
同科二子既日以攻戰為事陰謀奇計傳於後世搢
紳之士多好之者然弗專心致志則弗得也有業其

術得待詔金馬門者往往善其事而閭巷厮役亦
喜稱道之然習之不精不善攻戰而資守勢至有以
緩頰遊說而勝者方城侯之學衰焉
太史氏曰世方咎方城侯教二子不以詩書禮樂而
以兵家法攻伐不休廢時亂日欲執其父子按諸江
與共鯀驩苗流竄放殛同科殊不知方城侯之學法
象所寓有聖人之遺意而軍旅征伐先王所不廢也
永日閒暇遊目方城命二子小試勒兵掉鞅摩壘斬
馘執俘鬭智角力相與周旋亦有足觀者殆孔子所

謂為之猶賢乎已者乎

蒼庭筠傳 竹

劉子翬

此君之先出自震澤有號蒼莨子者與蒼頡同時頡觀鳥跡制字蒼莨子有記載之功帝亦賜姓命以字為蒼氏蒼莨子生篠禹修方貢以其材也上之其後有國封孫竹君生簹篁遂去釣於衛詩人詠淇澳以美之天下想見其風采簹生篠篠生庭筠母慈氏庭筠在繃絲中已有奇骨濯濯如傳粉然及長清臞玉立七賢六逸皆從之遊王子猷最喜之嘗曰不可一日無此君世因以目之不名也此君性强項未嘗折節下人得黃老深根固蔕之術蟠隱林麓間與徂徠十八公新甫柏直臭味畧同素相友善帝嘗特起三人俱至上林愛其風操遷直御史府拜十八公為大夫獨此君不受爵帝館於行宮留以自近焉嘗訪養性之道此君曰直心虛己至道自凝帝欽其言又嘗撫其腹曰此中何有曰空洞無物當容數十百人耳帝為之笑有說之者曰君有長材典樂府則簫韶九成直史館則汗青有日入武庫則羽鏃宣威薦宗廟則簠簋甚飾蓋迎刃而解盛箙以加者也時方多難

何不揄軀出力掃氛祲禦四夷以成不朽之名而反韞其貞幹甘與草木俱腐耶此君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與其排雲叫閶闔披腹呈琅玕孰若樂行憂違確乎不可拔也遂使營嶰谷將老焉此君常齋居竟歲惟五月十三日露醉醉則外其形骸或為人徙置他所不知故當時為之語曰此君經年常清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有時倒載過習池茫然乗墜俱不知晚歲益枯槁言無枝葉以蘭扶漆劄為戒竟保其天年云帝思之命墨工圖其形像以張座隅仍賜號曰靖節處士諸子皆嶄嶄露頭角曰萌寁奭美陸沉於世為識者賞味爭挽致之俎豆於諸公之間猶子曰篔苦節肉食者啅之其他支派繁衍素紫曄然居湘中者班班以文采稱居渭川者千畝致富時比之封君居武夷者翰弱而毛鮮人以為蛻骨仙云

賛曰善乎白樂天之言曰此君有賢人之槩四焉其本固固以樹德其性直直以立身其心空空以體道其節貞貞以勵志夫豈溢美之辭哉嘗聞斯人深造理窟或叩聱之默識其妙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宜其存為之執鞭而忻慕者矣

金少翁傳

金 王義山

少翁姓金字元寶麗水人也禹時其先嘗入貢仕於周者以職幣名漢時有名布者著之令甲有為釋氏者明帝夢見之為設伊蒲桑門之饌皆其先世也少翁與魯國人孔方彭城人錢關子剡溪人楮先生友善孔方以罪廢錢關子楮先生坐黨斥獨少翁行於世嘗謂人曰吾道一以貫之言利析秋毫銖兩分釐必稱性不喜入窮乏之家與富商巨賈寀相厚每至主人延之上座呼為少翁子舍輩尤莫逆暮夜往訪

其徒動以千計偕行穹官貴人雖威怒見少翁亦必改顏鞠之携手入房闥與其妻孥相得歡甚人有罪至死少翁一言即解或嫉逆者必備重少翁乃可少翁方面大耳其色黃與人交其初似崛强然性終軟缺獨於寒士少恩云

太史公曰少翁金姓以少名何居其少昊金天氏之裔歟

香山居士傳

香山　　王義山

居士姓占其先占城國人也所至其名香。嘗隨海船至五羊與賈人交家窑其族黨甚繁居於泉者如五羊之盛居高者因姓高居雷化者皆其支派也居瓊者尤有聲價若沉若檀若木者以醫名人有疾招致之。善治氣輙效與姓藿姓丁者皆其類居零陵者非同譜也居士嘗遊蓬萊。人仙之。號蓬萊翁。有老儒。先生手執周易一卷與共讀。好事者於明窓淨几閒列古罍其上。與陳玄毛穎楮先生輩相友。時召玉川子與瀹茗。好佛老。有清淨道德經為之名。喜讀老泉木假山記。象其巉巖詭特。嘗介陳後山見曾南豐。為之加禮延之上座然居士無堅守。特操。為人足恭。致書朋儕。必三沐三薰九頓首。然後遣。有設賓筵者居士與俎豆雜陳於前。賓酬。主人命紅袖奉以進。居士於几席閒曲盡其禮。備諸醜態。遇貴介誕日。袖詩詞與俱。稱觴作遏雲聲。助人之歡。里有喪亦往弔。吉凶無廢禮。性亦好圓。向婦人脅肩諂笑。其徒纍纍如貫珠。環繞心胸間。又有軟媚者。喜趨炎。常在人掌握中。雖汙浹不耻。嗚呼無耻之耻。無耻矣。曾謂居士為之乎。唐長慶間有以此自號。又字樂天。姓白名居易。以詩名者。非此之云。

太史公曰居士與後山遊。師事南豐惜無堅守特操又甚為富商巨賈所賣卒至焚其身惜哉

甘國老傳　甘草　集藥名　王義山

甘國老，洮州人也。以草名，見於神農氏本草。名松名
遂兄弟也。與松善。遂所行輒相反。族有二，有居山中
者，付如傳粉，多貴重之。有依山而居者，頗如渥丹。人
赤其族。性惡濕，喜負暄，有寒疾，不可以風，常擇燠室
居焉。祁鄉州人有姓鞠者，與江南陳吉善。國老介以
進，得通神長年術。與黃連、盧薈友，而不如其苦口。上
黨人胡麻、隋人黃芩、石人秦艽，其徒百餘輩，皆趍附
國老。以媒其身，吾儕有遠志者輒惡之，抑之弗使進。

能毒人，如葛生，亦爲之和解。尤與蜀之黃耆五人相
得，空竭其心，論事出肝肺，號六一居士。人無貴賤，有
疾，以身和藥。有阿魏者，最熏穢，國老與之交，亦不御。
一日，有貴公子欲招致之，欣然來。及至，以利說公子。
公子怒，束縛之，不爲禮。由此迹雖踈，然心實愛之。延
之高閣，其聲價益長。公子喜曰：吾籠中有人矣。國老
素無直節，唯以甘言媚人，投世所好，仕至三公，號國
老云。
太史公曰：甘位至三公，爵甚隆，無薑桂二子之辣，君

有過不能苦諫人，有以利來者，雖責己不顧惜哉。

黃華傳　菊花　邢良孚

黃華字季香世家雍州隱於山澤間生男曰周盈曰延年女曰節女皆為神農氏之學歲久苗裔散處天下有黃氏白氏金錢氏金樓氏凡七十餘族而黃氏最顯華少時取青晚節取紫初為內黃令嘗開卷讀易至黃中通理黎然笑曰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矣至榮滿而歸南遊楚屈大夫方與江離杜衡及公子蘭作離騷之辭得華喜同嗅味把玩不斁楚人歌之曰有美屈平兮淘潔且清兮咀華之英兮挹我謂我馨

兮呂不韋著春秋聞華名氏援筆特書然華靜介自立不能媚俗好至魏文帝時嘗徵華入見神采英發帝喜語鍾繇曰黃華函乾坤之淸和體芬芳之淑氣宜侍宴金華殿人亦未甚愛也晉陶淵明曠達有高尚之氣然且見華俯加採納曰吾不肯折腰對猾鄙今為吾子折腰與語有味華曰吾甘心從先生遊餘子苦口何足置齒牙間哉淵明延翦茅開徑延置家園觴詠陶寫必訪華東籬下握手至熏夕淵明醉眠遣客罷伏華獨露坐不去瓶罄樽空相對悠然江州

刺史王弘聞淵明有佳客亟遣白衣致餽淵明貯酒滿船命華泊浮其中以為樂淵明有友祖徠十八公與華齊名蒼髯長身嘗從大夫之後下膏澤有醞藉能製中山醞醪華識其非聖人之淸十八公曰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或問其所以同華曰陶先生自拔於流俗十八公不雕於歲寒華雖當青女降霜亦不變色是則同時人目為三傑華既經淵明稱賞名聲表表每遇良辰賓朋登高開宴華至天資中正非梔貌蠟言黃衣燁燁意象閑雅清風徐來德馨

襲人至其晚節不與草木俱腐群英掃地華獨固蔕歸存曰予自上世以來曉輕身明目之術書名方冊世以為仙且其所居有潭水飲之能制頹齡於華可知矣子孫枝分傲睨冰霜挺有風烈與黃橙陸吉同時以為一年好處人到于今稱之

贊曰有煒黃華淵乎似道朱紫競時惟華獨也正群英牢落惟華獨也在又遇騷人達士着語品題名譽始益光大雖今古常見而風采常新楊子雲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非鑿言也

夫遇與不遇人物之顯晦繫焉予於黄華亦有感於斯云

鞠先生傳

菊花　馬揖

先生名鞠字華其先爲甘氏祖曰節華佐神農著本草書成帝用嘉之乃命竹史差次其功封以沃土位在上品之上既而歸隱於南陽潭之山谷世濟其美人多壽考黄帝嗣興有土德之瑞色尚黄數用九帝曰爾世有大功于民就錫汝以南陽之土賜姓黄氏世世相承以九月九受封之日爲先生壽名曰嘉節先生明德惟馨操履貞介恥與庶類競逐繁華雅志清高務堅晚節雖青女横陳而正色不變王公貴人

慕其風味爭相迎致然氣類不相合則雖强留納交而先生終不屑意惟田園守拙之士巖谷隱逸之人事之惟謹即與傾蓋定盟盃酒不相舍先生雖潛德不耀然呂令之正四時成周王后服飾之用先生與有力焉所知已者楚有靈均晋有淵明本朝有韓稚圭皆與結好爲平生歡近時番禺崔公寧辭相印不拜自號菊坡而甘心相與稱徉於其所其見貴重於世如此若昔陶隱居陸天隨諸子升堂矣而未入於室也每歲九日上自宫掖下至閭巷各稱觴爲先

生壽白衣送酒漢宮開釀大官賜餻或獻萊甕或薦蓬餌或烹桑苧之茶皆為先生之侶也且貴為天子如唐德宗亦作為歌詩以慶之至於醉卧籬東皮栽籬西以又各隨所寓而稱壽者也其本支百世子孫千億散而之四方者不知其幾若夫族類大略則有范成大諸家之譜在茲不復錄

太史公曰先生肇分茅土皆倣其方之色藉自啓國南陽之後居湘灘彭澤者二千祀不易黃姓自餘散處四方者考其氏而知其方若白氏紅氏則著於西南或言朔庭有墨子然未聞與中國盟會故名不顯其在青社者有蒼藍二氏生亦不蕃要之南陽實在中土而黃氏又居方之正得數之中其後宜莫與京白受采土生金又當金天御宇之時宜白之盛亞於黃彼朱者乎信美矣而有富貴濃艷之態不類山林有道者氣象君子尚論盍謹考哉

湯婆傳

林景熙

湯婆溫鄉人其先居驪山之陽得湯泉曰以為氏凡散居匡廬汝水佛迹岩東城與秦淪劍閩皆湯氏支派無寒屬婆形矮腹魁端重渟涵似有德又工於離之術常以虛致滿狎之者氣和體寧心兵不起故鄉人尊其稱袮世未之器會天寶中上招楊太真賜浴華清由散地入直宣津香液寵於妃妃與之沐邑封溫鄉君自是聲價喧湯人爭即之捐千金鑄其模綈盟衾席願托足於歲寒青燈雪屋擁被狐吟能作蒼蠅聲相和答然守口如瓶不以漏洩取禍已而融和透肌引入華胥之國向曙猶溫注其餘波可供盥濯厥功茂矣與竹夫人性異涼燠夫人寵既衰束之高閣遂與婆相狎於永夕自謂有腳陽春惟蕙帳麻衾柏枕雅相善而得專房於山林牙曳金帳侍兒不之齒亦不以是熱中雖老奉妾事彌謹有功有德自毋鏇至衽席歷險夷有節可書也已

贊曰湯氏派幾遍天下惟驪山之屬宗盛早遇貴妃固辭封爵卒免禍以全身可不謂智乎後有腳婆者

浔名雙井黄太史家太史撫其腹曰公然一婆是可老我於溫鄉矣或謂太史嘗在臨川浔之汝水一派云

春聲君傳

八角紙鷂　林景熙

春聲君風姓箏名字子耀其先孫竹君之裔後家於渭川復徙居扶風世掌絲綸聲名赫奕每歲至春和舉族必盛音樂隨所至翺翔飄舞望之若空中人箏父竹母楮氏夢青帝賜以瑤琴覺而生箏筮之得升之恒筮者曰吉坤地也巽風也風行於地渾無不被焉乘風而升以至於天吉孰如之且震木也木以春榮他日聲聞天下其必於春乎以是名焉春聲君君銳首潤面尖順長股少時有相者曰是兒風骨超然

經綸沸腹若際風雲之會必能聲振寰宇及長圭角稜稜思祖伯夷以清節死對人言輒嗚嗚然自鳴聒耳不厭也或謂之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子其有不平耶抑亦自鳴其不幸耶曰大丈夫當昂首青霄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耳安能鉗口縮舌類花葉之寒蟬乎且吾聞之用舍遇也語默道也吾用則聲聞於天不用則卷而懷之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焉至負不平之情遂自鳴其不幸耶嘗自負以經濟天下為已任時

聞風颷起則慨然有凌霄之志性愛武事每以一弓掛諸首尤善音律春和景明必偕一二同志吟風弄月以歸時或歌咏則聲出霄漢雖任往來風傳而宮商不亂也唐高駢移鎮諸宮道逢之贈以詩因薦之上時羣盜蠭起上問治之之術對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急之則益亂當順其風俗被以聲教使之得見天日然後上下相安操縱自我民自不為盜上深然之復問曰聞卿善聲樂信然否對曰臣雖不才若使臣近天顏順下風而歌引商刻羽雜以流徵

陛下側耳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戛石也上喜拜順天髙陽縣令鳴琴而治徵拜太常卿命典音樂累遷春官侍郎同平章事上嘗自臂隹鷂見筝來戲曰卿與若孰優對曰臣荷陛下厚恩策名天府思勵清聲以裨風化陛下焉得同臣於物乎且臣所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者也非如此鷂飢則依人飽則颺去而已上笑曰莊生所謂扶搖直上九萬里者卿殆類之矣君少特喜微行暗中輒見一紅燈隨之常以語所知識者謂是紗籠中人後當拜相至是果驗一日清明出遊見士民爭持牲酒祭於墓側乃嘆曰樹欲定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此臯魚所以有風木之恨也即日解組綬歸同族又有名毛名鷹者其出處大率畧同然緘默寡言亦鮮聲譽風氏本籥族至君輔相兩朝口代天言身代天工以身係四海之仰望者數十年人謂能不墜其家聲云然賦質太薄骨太輕雖束帶垂紳而順風盤旋毫無所主或撓之以水髒輙碎裂有賦八角磨盤以誚之者又性喜躁進畧不顧忌人咸服其有鑽天之能實譏之

也君後裔綿遠至今聲名猶不減云

太史公曰士君子之處世其窮也以道德鳴其達也以功業鳴彼依阿澒涊與世浮沉而曾無所建明者視君蓋不啻在下風矣世稱君克纘先業聿駿有聲是未測其本也夫忠孝人之大倫君欲勵清聲裨風化則忠棄相位養親則孝忠孝兩全君之功業鳴世不無自矣矧其仕止語默又得孔門用行舍藏之道謂之有道之士非歟此所以能不墜其家聲也獨其縱情聲樂世頗疑之噫君豈亦郭汾陽之流也耶

大庾公傳　梅

王栢

天地變化后皇妙合有子五人曰渾沌氏赫胥氏若木氏金天氏中央氏帝出乎震木德先生封若木於東方實出日啓土功掌萬物之生列受姓氏爵為上公子孫蕃茂散居四方有三萬八千種其顯者有栢皇氏栗陸氏其餘材器皆足以任使惟不失若木氏作酸之正性者獨梅氏之宗焉梅氏二子長曰木次曰仁木字伯華仁字仲實伯華者精神玉雪德馨遠聞風霜不得而摧沮東皇不得而料理也故世世以

風節自高仲實者生意滿腔斂身堅苦方其清純年少世味生澁遇之者裂吻蹙頞縮舌齲齒及其體胖德老衣緋裘佩金玦色和氣温時人美之曰樂只君子避不黃耇既而祚國於燕被玄袞與曾咸共治正天下精湢醲郁之味養民生日用之和與聖人同功在武丁時得傳說爰立作相以代咸命之曰昔甘盤壷巳受和惟咸與仁交濟厥德沃朕心用協調千萬邦為治若和羹爾尚式乃前猷允協于中罔俾咸仁專美于我有商後世稱賢相者皆咸仁之緒餘云五

世孫標仕召南為大夫佐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詩人歌之周公采而次之國風用之於閨門鄉黨邦國之化天子思標其績徵其子撩俎豆於祭祀賓客之間俾修其祖業裂江南之地封之龍若木之爵都於大庾從孫卉仕王國與栗陸氏之後同封為嘉侯以病坐廢依終南之族不遷遂分南北枝周衰秦一海内大興宫室渡渭蜀之咸陽荒淫怠政事皆決于李丞相极擢同梁凡梓杞楩柟榧櫹楔櫻檍橿杻橿之徒連茹並進封五大夫而黜扶蘇二世降梨並羽

層咸陽舉若木之族而悉焚之背之被眼青黃且堅之棠者皆煨燼之末秦尚才棄德而梅君幸無以材稱者伶傳澗谷固自若也雖免於難而蕭條亦甚矣於是南枝獨感北枝寒落漢一再傳兆錯用事倏托臭味踈闊骨肉腥穢東南大庾之裔不復登廟堂浮沉於世為醫士滌人治人準之所敢事曹操引兵迷道三軍病渴療之雲仍有名林者避世山澤操詭衆曰吾引若等見林矣軍士津津然喜躍名重當時尚如此嗣伯華者卒不偶於三代時歷漢魏亦無聞人

當宋文帝陸凱落南見名春者字一之玉立臞骨[illegible]喜歎賞乘驛薦之上國天下始知名又有莊名者鳳姿清麗尚武帝壽陽公主副笄六珈充耳琇瑩光彩莫比時人榮之然伯華之風流醞藉高蹈塵俗蕭散孤特喜徜徉於深山絕谷斷橋流水竹籬茅舍之外與雪月争妍雖與徂徠十八公渭上蒼庭筠為莫逆之交然二子者徒耐歲寒不改其操當是時英彩煥發清芬滿天地二子拱手下風不敢班也後世乃有如莊者慕富貴失身帝王家伯華之家聲頓減一宗

含垢長往唐宋文貞公鐵石心腸為時端人伯華之枝始有出而與之交自是騷人詩士爭先延致苟非其人語言無味也至我本朝如蘇黃華傾心從遊播之歌頌惟處士林和靖有暗香疎影之句識者以為善於形容夫以冰清玉潔之姿雅度孤標與騷人詩士酬風酢月於荒寒寂寞之濱聲音氣味之孚感宜也自三代以下未與有道者交也引而致之狂岳之澗自伊川程夫子始夫子中興聖學英才萃門嘗進條生藻而與之言曰子知萬物之榮枯乎此陰陽升降之大節也然逐枝逐葉自不一枯榮蓋各有一乾坤也藻曰物物各有一消長也亦不外乎一大消長此理一分殊之謂乎夫子莞爾而笑曰藻也始可與言道也已矣梅生得聞大道之要頗有矜色同門有龜山楊先生者深戒之俾其好藏清艷由是涵養益粹紫陽朱夫子一見如故人有尊中向裏說盡心頭之語南軒張先生識於長沙王令尹坐上自謂平生佳絕無以踰此往往因伯華而思仲實慨然懷古於雋味之中遙遙世胄人詠其德久而不忘根深本厚

者如是我東海之外真臘之墟有隱士者黃衣紫裏清聲亹亹襲人慕梅君之令聞願為假子風骨絕不相似世人安而未察又有名梁者世傳嘗佐禹治水能興雲雨越人祀之其言荒誕君子不取也

史臣曰梅氏之先有二族一在商末封為伯以忠誠諫紂為紂所醢屈原賈誼深悲之漢成帝時乾綱斷紐九畹將移南昌故吏名福者乞斬佞臣頭而奸邪為之縮頸至我宋有名堯臣者與六一居士為金石交以詩文稱而忠諫不遠吁何其寂寞也伯華仲實

之後盛衰不齊毋足怪者獨以愛華棄實之際於此可以觀世變近世好奇之士又訪梅君之長老奇龐龍鍾槁項而黃馘者爭貴重之華實之衰不問也此又世道之一變後世禺瑀不調尚偽忘真至以臭吸斗所為相業獨魯咸子孫行俗於天下廟堂之上日夜思所以重其聲價為國家之大利乃以四天下精醇醲郁之味以養民生日用之和為不急之腐談嗚呼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孔元方傳

錢

吳

孔元方字子圓其先本銅鞮人也既居中國系乃以孔為氏始祖號王老君在周時常有愛民利物之心及貴顯呂望器其為人為立九府以尊其職而掌國用自後富貴累世子孫代有其人老君三十世孫泉為漢吳王濞興利吳王謀反以罪見誅泉三十九世孫鍈仕唐又為滕王元嬰所厚時高宗賜諸王帛闕元嬰用鍈無所事乃賜麻二車以愧之及元方父寶膺國重任節用愛民天下富强上甚器之重

之元方生而有父風性剛鯁志大不拘面冷如鐵內方正有才氣嘗謂人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故顏子雖賢賴仲尼之鑄然後成仁吾則不然不學而能文不求而能用聖人之道吾一以貫之於是負其能周流四海屢涉貧困無所棄見者德之曰元方其庶乎屢空每書四字謂識者曰是大帝所授者知此可以究國家歷數矣時年尚少人並稱為子圓先生或勸之業舉曰以吾之才萬選萬中豈嫌流地上而以舉為慮乎累舉孝廉不就後入京觀無

所主乃訪德義從富人遊屢爲權豪所耙於是廣蓄珍幣與民市易家致巨萬計所欲無不獲遂窮奢極侈築室環城起山於後圃曰銅山冶金爲竅曰金穴又市地爲塒時安樂公主等方開府鬻爵號斜封官元方以資入爵至左藏庫使既而不樂其職曰始吾言富不如貴故就用之耶自謂登金門上玉堂出入華省主國大計使天下之人悉蒙其利今反爲守虜臣耶乃徙見三司使韋貫之貫之與語大悅見上數其能上召見素知其負才命力士擯於陛欲以掇其

辭且曰卿懷寶而迷邦可謂仁乎元方頓伏默然不對徐曰陛下富有四海功崇萬世臣之鎖才曾何足數上直其對遂問曰卿欲求用耶元方曰陛下用人當觀其才不可即置何必商確其意我如臣者韞匱待賈亦未肯以小數求售於陛下也上曰卿欲以何德致寡人曰使臣得佐陛下當周萬民之艱危致天下之大利國用富强家給人足上折之曰吾聞汝祖在漢時吳王鄧通資其術而取斂其在晉時與石季倫之敗去而與阮孚爲杖頭之飲卒無所事且馬援

一世名臣也不義汝祖之行夷甫一代賢臣也誹言乃祖之德今予事寡人進不由道大言無實此所謂躍冶之金獲用必與汝祖共貫詎能致君澤民躋高潔之行乎元方曰陛下徒知少其過而不多其功昔光武龍飛白水我祖奉其真符文德正位後宮我祖昭其秘迹卜式資其義而北輸邊計崔烈厚其術而位取三公故呂尚父立九府以尊其權彖元道著明論以申其德雖隱顯貴賤一文一字爲世所重迨今天下聞其風者薄夫敦懦夫有立志若臣者真所謂

排金門而入紫闥者也上笑曰朕知卿是前言戲之耳於是以名監處之命光祿大夫魏元同著作郎盧從愿二人與之共事軍國大計並諏焉由是貴動一時天下想見其風采久之值軍興國用乏竭有司共計欲出之見上羨其謀上即召入問計元方條五利其一稅間架算至阡陌下民疾之未幾坐與穎川守索元禮交通去職遂轉側不安居常若負第五琦領使盡徙其族元方竟終於民有子數人率輕薄曰重稜重輪者尤爲世所重其餘散聚無可紀者

贊曰、元方之爲人也、志大才踈、始折節力行、有若可取、及夫放棄德義、以富取貴、卒無遠謀、筭至阡陌、爲國歛怨、鄙哉、無怪乎帝薄其先而戚之也、或曰稅閭架算阡陌、其策成於趙贊、元方特資其計耳、嗚呼、淂君遇時、謀不以道、剥下佐上、而以爲功、使盜蹠復生、無以加矣、

元寶傳 鈔

胡長孺

元寶者、白水人也、其先有楮先生者、居越之會稽、能記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下至醫藥卜祝農雜稗官老佛者流、莫不曉析該博、天下通尊事之、不敢名、故人無智愚、皆稱曰先生、先生從山谷來、東都蔡侯倫見其質美、日夜相與澂治、去浮華習以能、廉平端方、不爲邉幅、所塞迨今、道說先生事蹟、輙言蔡侯嘉其善、取裁而成就之也、後世有慕其業者、江之白氏、剡之滕氏、不墜其緒、三吳黟川古田之族、亦翩然有聲、要不爲甚著、寶、亾其苗裔也、楮氏既中衰、無聞於時、遂不知寶去先生爲幾代也、寶生而家不振、同自薄其祖、以淡薄持身、不足取資當世、遂絕意詩書故業、專治功利之術、及魏有天下、本姓拓拔、慕華、乃易曰元氏、寶以貲幸、上賜姓元、傳諸屬籍、初爲莞庫稱職、及掌太府、多變通才、畧軍國賴之、未甞之絕、上南征北伐、寶給饋有功、每奏宸、輙加秩、予朱印墨綬、纍纍元之、初須有不可言加秩、而有寶受、若宜有之、國人敬愛寶、亦不爲忝也、甞謂人曰、國家

有臣等何慮事不可為務不可成乎每用呂尚父九府法咸陽孔僅作白金鹿幣勞擾煩苛頑所就亂與寶多寶於人無不可上自京師輔郡遐方邊鄙嶺南海表九夷八蠻之外與穿胸陷頸形語水行之民及山栖舟居漁樵工賈緇衣黃冠一日不得寶至則趦趄窘縮故人非寶不親婦人尤甚武士出守郡邑雖甚暴抗少忤其意怒髯磔立禍且不測貴者權者莫能解貧一至不問事理輕重立釋之所重於人大率若此然性貪甚好與博徒大驛為通交暴豪抄掠齊

民事之是非曲直皆能變亂以逞其意當其時中國一統百夷效順寶方擊轂聯騎徧於天下刑賞定乎其身榮辱出乎其口雖縱横才辨之士能使之奔走不暇有桀黠之民多詐稱寶族巧竊刻畫擬寶所謂然終露其僞為智者所覺竟以取禍上聞亦不詔寶惟廉介志士或不喜寶嘗詆叱不與交時有窮困將與交歡寶念舊然不肯往彼志士亦自念平生視寶行汚濁胡然通之豈德之衰耶遂終身不與見寶之大父同安孔方得志時勢十倍寶世慕尚之稱其通

神及寶貴顯孔方之名遂泯乃別族於大冶氏亦為人所器使背頑實矣曰乃今汝赫赫然一旦見其敝且燼矣榮寵勢利果可倚哉寶愧其言悵然自失寶之方貴顯用事苟非孔方何以示其幾焉後不知所終寶之初生楮氏以蓮尊笠之遇噬嗑之變其繇曰匪金匪玉卷之甚微匪翼匪足或馳以飛日中為市疑神之為後悉驗之

史臣曰書契以來善記載者惟楮氏甚有功其克昌厥後宜哉而寶乃以功利墜其家世孔方又逆知其

不終噫方奚不自知耶今楮氏子孫散在吳越閒尚治其世業不與寶通寶貪而輕且忘其本乃自作威福擬於王者殆矣夫介士所不取也若其能有無足人衣食其所立有絕人者亦不可及

郭索傳

吳觀望

郭索者東海人也其先離以外剛内柔顯庖犧氏世所居上光當射井鬼間且曰吾子孫上應列宿不與人同後凡謹慤有風骨者皆其苗裔王子年公孫捷孫叔敖稱焉然惟索肆聞家著漢武帝時索祖解學縱橫家尤喜武事嘗曰安得介士橫行天下耶出沒江湖必擁劍自衛食息未嘗置夜見烽火輒舉族馳赴之動不量力竟見執解本豪俠自縱始坐簾箔不修受籠絡頗不能平洎延見樽俎則又披露心腹無所隱時作酸語尤可人皆曰有味其言之也至其大過議論風生或有病之又好鉗刺人至流血不瞬目用是醜類多爲人所遷怒上命召鑊有不得志於解者倚闌相窺詬解勃然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當五鼎烹耳往年彭越起澤中王梁高帝功臣無出其右者終以菹醢吾何愧彭越哉索時尚幼不在行得不死少長嶄然見稜角然胸次不糾結或謂之無腸公子以故王公大夫稍前席之索一日渡漆沮語人曰吾家得姓宗久聞諸長老春秋時族冨盛雅善申棖

獨不喜漆雕氏與之居輒敗之化爲水豈是也耶初在田野不顧仕力耕穀腹外無他者是時朝廷以名仕釣岩穴之士搜訪無遺索恐及愈潛深伏隩道經砂磧留迹隱然類西域人畫革旁行爲書紀狀人曰得蹤之徑羅致焉朝廷議以爲酒泉太守索聞之嘆曰吾族素不習關中水土酒泉地益西非所宜處慮不得生還業已出噬臍無及既而命果下固辭不拜元帝初即位姑徇其志拜九江刺史獲擒甚力萑蒲以不警漁者利之未幾上思見甚徵拜祭酒先是有與索同年生者好爲堅白異同之辯每十月益壯或謂其能敵虎月旦在索上呼爲雄甲子語尖新因索亦得薦進然終不甚見賞索年漸老中愈充實上曰卿所謂霜降水涸之秋矣茲封之得黃中通理美暢四支之象封内黃侯雖見寵用至左手與之攜持然嘗鞅鞅曰江湖予樂也寧久縻好爵耶即日上印綬歸索素有祖風負恃海濱每謂縱橫之事意者渡起於斯乎時時礪劍戟上聞而怒曰索吾主其死者是欲奚爲不早圖之怒貽田畝憂獲兵捲捕悉就縛撻

車傳詣京師上想其風味稗將復用索入見乃曰介
冑之士不拜上察其志異命烹之
國史贊曰縱橫之家禍人甚矣然亦卒自禍鄭解以
此死而索又不能蓋前人之愆祖孫同軌悲夫

真一先生傳　　酒

任士林

真一先生家姓釀名字伯醇無功鄉人其先秋有國
神農時黃帝既制杵臼之利陳師伐其國秋以俘見
不忍播棄封之為太倉令嵯峒牟氏聞秋賢有立志
以女妻之秋得牟氏喜曰此真吾糟糠妻也生子言
禹會諸侯於塗山有儀狄者以旨進禹味其言甘曰
吾子孫必有以是亡國者心疏之然亦不斥絕旨生
泛泛生醴醴生盎盎生緹緹生沈仕成周為最盛朝
廷宗廟之上咸相推尊下至比閭族黨升降酬酢莫

不有禮遭春秋戰國子孫以酤得幸諸侯獨商以
清德聞齊威王時淳于髡以滑稽受上賞而商去矣
暨至秦漢商之族通顯然官不過主爵都尉先生其
徽也晉桓大司馬辟先生為青州從事不屑雅與阮
宣畢卓劉伶阮籍之徒為忘形麴交義熙間先生抱
甕自閉不希薦引會五柳先生陶元亮棄官歸柴桑
與先生交驩凡欣戚歌哭平險順逆之塗必揖先生
商之元亮沈浸醲郁先生亦風流醞藉莫逆於心元
亮嘗坐東籬下望先生不來唇焦肺渴心甚苦之會

王江州遣白衣人送先生至元亮為之傾倒殆盡先生時桃藉糟中為浮蛆所困元亮脫葛巾手自引撥咲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其愛嗜如此元亮晚年多感山陽下國之事令人酸心遂有疑蠢罍恥之憂先咲相頋舉口見疑作詩戒止思與先生絕交先生仰天耳熱撫缶而歌烏烏曰知我者陶先生乎罪我者陶先生乎退而守口如瓶不求俎豆賢人之列著書子壺子以自娛後趙郡蘇軾追尊之曰真一先生

太史公曰家氏散居天下而釀以醇和稱太白若奉不沽市井之轝其聖之清者歟自羲叔和叔以來愛嗜釀者甚衆惟晉陶淵明最為浹洽然而酧酢之情不能白首君子惜之彌子之賢未變其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釀之於淵明亦愛憎之至變與世之所謂醇酎交者可不慎扎

玉帶生傳 有序　研

楊維禎

玉帶生者宋文丞相家藏研也後傳於其客冬青謝先生翺翺殁韋歸於予研北籀文有紫之衣兮綿綿玉之帶兮卷卷中之藏兮國國外之渾兮曰宣於乎磨爾心之堅兮壽吾文之傳兮廬陵文天祥造凡四十四字

玉帶生石氏名端字正平世居端溪性廉直風裁方整紫衣玉帶以人品自貴重時文文山提刑淛西器而聘之呼以玉帶生而不名自是機防密議一與生

諜之生緘默不泄公益重之嘗樹其背與之盟曰紫之衣兮綿綿玉之帶兮卷卷中之藏兮國國外之渾兮曰宣於乎磨爾心之堅兮壽吾文之傳兮文山既相遭罹國難徵兵嶺海閒倉黃相失閩謝翺文山客也閒道攜生徃來桐廬山中已而文山狥國死翺登子陵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辭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噣焉食坐廢載歌曰魂之化兮噣于火兮魂之泣兮血吾石兮千秋其碧兮遂失聲竹石俱碎乃即月泉精舍共修南史帝紀

及獨行傳秦楚之際月表翺之史學類多資於生也
翺卒葢自韜閟者六十年後會稽楊禎氏為睦李官
謁子陵祠南望月泉間見紫氣曰佳哉殆有端人焉
訪之得生始衣塵面介如也載與俱東以上客居七
者寨且為歌之曰有客有客来文山澗如玉兮堅匪
頑文山頹兮不可攀留爾亦足銷群奸靜以安兮方
以直帶蒼玉兮佩文石星爛然兮守玄默迨盜起邦
城偕隱海上禎資之修鋏史若千卷晚年禎客俱流
離鮮散獨生守其玄於七者寨云

史氏曰諸葛亮匡畧未半而夭夭其年文山氏未及
匡畧而大運已去其遺千載英雄之痛也亦厚矣石
生者以端方廉重輔孫憤激烈之節衣出師檄勍虜
錄北征傳之義客志東陵哭西臺傳獨行足為死友
矣於乎血史之後有南史南史之後有鋏史豈斯文
之託於生乎生託於斯文乎嘻

璞隱者傳　墨為海虞繆仲素撰　楊維禎

隱者蒲氏名玄圭璞隱其自號也上世祖徠人戰國
有仕齊即墨大夫又為即墨人其始祖曰煙氏涅者
隱徂徠山得煉形術初煉體純赤再而青三而玄其
面光可鑑文有五龍章涅初生時筮之得繇曰震木
其相離火其光非青非黃玄斯用章水石摩盪吸陰
吐陽以相四目天下文昌厄相龍氏玄用皺皴文塞
而敝與藤氏同傷亂愈璞隱卒返于洪濛尾後涅相
蒼頡氏制字太昊氏畫易造書契頡與涅同功佐文

明農黃氏陶唐氏姚虞氏夏后氏著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煥乎其有成章皆涅子姓也秦時有由即墨隱
泰山秦皇東封泰山遇其人爵為五大夫及坑焚禍
作殃及大夫胤子在官襲封松滋侯惟用於刑俾議
黥劓事時上愚視或曰黔視松滋亦黔耳松滋之後
曰喻麋在漢賴尚書令僕薦引與管城毛穎同升道
亦不能行蜀人楊雄氏居家習玄學退而依雄雄上
長楊賦非藉麋為客則不能見翰林主人故雄始信
終以客卿呼之麋遂隱於蜀子孫不聞有顯者聞浮

提國有分派曰金胡氏汁洒地能幻成文字晉有九子者與二陸爲文字交然亦不利大人多利陰陽婚家時祝辭曰九子九子生之松滋宜爾子孫蕃如螽斯至宋紹興而玄圭始以璞隐自秘不知生父氏自云與蜀之涪陵浦序氏同居萬松岡交若膠漆然遂占姓於蒲異日序亡蜀亦亂璞隐東入吳至海虞山遇繆公子稱知己繆築軒居之且以其姓姓軒權貴人詢蒲軒爭欲致璞隐璞隐終不起且曰吾祖由蒼頡氏召用佐功文明文極而僊天厭僊火嬴氏况又

僊嬴後者乎予不隐其有不以吊藤氏者吊蒲氏乎此予璞隐之應祖繇晚年得道自詫曰吾用物精多吾壽可以敵堅木矣入水不濡入火不爇矣得吾道者蓋鮮矣

太史氏曰上古有墨齒氏涅出爈氏其黑齒支乎中古狐竹君亦由台氏改墨氏至璞隐又冒蒲云墨氏其先雖爵顯於秦賤與黔首等訖與無赫赫名帝皇世而功煥然在天下嗚呼璞隐用不用係天下取舍不韋践於黔鈐窮於雕篆黥黥神矣乎始終之見也

若璞隐者謂之隐無用文者非歟

斛律珠傳　胡琴　楊維禎

斛律珠不知何許人或曰斛律光後也或曰姓胡氏喜吹律時人呼為胡律後訛胡律為斛律以其聲清如貫珠又加珠云其人龍首蛇身短褐侏儒蟠腹而長頸髙結喉處稠人中首昂然獨出口吞吐火龍珠其珠性寂緩法古人佩絃義掛一絃緩如故遇加一絃急之會稽鐵笛道人嘗浔洞庭湖大小鐵龍君既而浔珠由海外来泊泰陵介鐵龍君見道人道人見珠形奇怪脱其繡帽換佩絃珥玉簪扣其所有結喉

中滑滑作胡語兼善楚聲聲悲壯宛轉奇絶如笙竽天籟道人時以杖夷猶按抑其所佩絃與喉中聲相應纍纍然循環無端若傾夜光玉斗中其聲不可量於是道人異之呼為鐵友曰指而笑曰昔阮咸與若親類而佩四絃其性蓋又緩緩於汝者乎彷象山管同者交趾産也相傳宣和道君浔之海南同能短長吟聲若金石道君常冠玉冠服老君服坐清暑殿上酒酣輙提携之同時時吐出胷中之竒其聲入雲杪若鸞鳴鳳噦衆樂皆作必頫同止之同嘗誇於人曰吾以能聲浔狎上上每置於齒牙間道君既仙去同默不鳴者三百年其後佚去或以為入水化為蛟既而君山老父遇之知其為宣和管同也亟接之掌握間梃然若玉琅玕老父怪之進於道人且言故道人曰吾自浔大小鐵龍君於東洞庭皆洞曉音律大者非鈞天大人不作小者非洞天群仙不和今同雖老而狀實類鐵龍君其聲清越以長其神觀益又森爽足以伯仲大小鐵龍君為道人三友矣道人愛之無已與大小鐵龍君各制沉香室貯之三友中惟斛律

珠浔佩絃力愈盛剛毅奇怪而音吐淡暢與道人歌調合長短髙下疾徐舒慘惟道人之言是符道人無聊不平一動於中必珠焉發之故麗澤之音洞庭之吟瓊臺之曲無不待其宣堙鬱者客有軽千里争来觀斛律大小鐵龍君與管同者道人對客曰大小鐵龍盖待命不恒出斛律亟始之音居多客亦未易知也易知者其維管同乎故同多出尊俎間與客相周旋客有恒野王華力吹嘘之以千金購其人登天府道人終不許曰吾異時到鈞天所帝命予制樂事諧

入音和神人以儀鳳鳥者非同則不協已既謝客挾大小鐵龍君偕同與珠游於苕霅間今隐於五湖之東三泖之陽其所曰雙璜云

太史公曰鐵笛道人才高尚氣節所與遊者皆鴻生奇才世之内荏外强誇宦達者道人視之猶蟣芥如斛律管同非特以善音律見抑以清風奇槩浮其人焉使微道人有以来之雖鐵龍君猶泯泯無聞於世况斛律耶管同耶噫龍興雲至虎嘯風生氣類之感豈直斛律管同哉

竹夫人傳

楊維禎

夫人竹氏名籔小字玲瓏自號抱節君其先為孤竹君之子曰允曰智見武王伐紂諫不聽遂不食周粟餓於首陽山且死召其族告曰吾不食死百世後當有不食飲者為吾女氏以救世之溷熱然未嘗如鎖子婦之隳其節也越若干世為宋之元祐年果生夫人夫人生而癯如篾器成於將作匠之羅織巧慧其中玲瓏空洞無他腸又善滑稽圓轉雖與人狎其情邈然如木偶氏謂夫人者無螽斯尒而善之者則無

黃華先生傳　菊花

楊維禎

先生姓黃字華其先日精者初生得蘀之孫曰煒煒煌煌縹衣黃裳德與坤協數用九彰九九相仍俾爾壽昌佐用炎皇啓於兌之方世為中黃中五數也寄旺四時九九重陽數也兌秋方也雖旺四時而必盛於秋與其方乎陶氏旺春劉氏旺夏陶劉氏謝而中黃氏其昌乎後日精以養生術佐農皇氏農皇氏壽登一百二十餘歲嘉其功封諸雍州之土為壽鄉公遂賜姓中黃氏日精後有落蘥者注姬公旦爾雅曰

上其名綴衣蘥服於帝帝服之喜特賜御愛黃芳蘥州世孫英其祚始落客三湘與屈原同夕飡英子為華西入秦遇陽翟大賈衛金爭文價咸陽市華文有巨色得備名揆次月令至今夏小正以華之善記節為名華後入漢以服餌法干上出入宮禁后妃侍兒咸與之飲酒乞其祝辭曰長壽長壽宣帝時華以外國肥甘進上嘗之喜曰金盞玉祥真神仙食也吾不能效武帝食露盤矣華嘗以氣岸高自標置曰予圖冠準天純色準地當黃天地開八荒壽域黃中通理

獨暢四支非予前聞人佐農皇志也時陽九厄矣遂入平蓋山煉九華大藥時時與好事者出沽酒市中見者咸呼為九華先生彭澤令陶潛方棄官柴桑聞先生名特延致之後徙宅東潛不敢名惟以九華呼之潛嘗九月九日無酒與先生口講服餌法語之曰南山朝來致有佳氣耳少時江州刺史王弘送酒至潛以酒讓先生飲先生意曰吾得拍浮此足矣潛平生交惟兩人先生與五鬚大夫也五鬚在先生上先生戲與五鬚較短長曰汝雖長遭斧戕我雖短升中

堂又以其能相殿袁曰吾始能使饑人辟糧汝能乎曰能吾飲能使瘥錢人康寧壽考汝能乎曰能曰吾一出能使時王知巨氣一灰迹能使讒蛔族吞其謀而不聲汝能乎曰不能矣曰不能何以上吾也五鬚亦曰吾一出能棟天子明堂一灰迹能染歷代之文章子能乎曰不能也曰此吾所以上子也潛聞而笑曰九華既失而五鬚亦未得也二三子黜德滅巧將太上從太上無咎功故無鬪二三子無懷氏之蠓眺長短小洪於是二人者相與持酒雖甚潛頹然醉酢

則遣客面二人者侍門下至蒙霜露不去先生自譜其族凡一百六十三䵷其冒族類者曰滴金馬蘭童萬錢霣等凡六種題曰九華壽譜藏於家云

太史氏曰黄本出陸終後受封黄華之先啟土雍州實為中黄氏秦有黄石公夏黄公淂辟穀法又有中黄子以服食節度見抱朴子書豈皆其裔耶華先德活萬民子孫當有興者讫與晉處士同逸竒乎時也子姓至今有隱君子風世徒以黄白術却老延年者方之又烏睹華之大道哉

麴生傳 酒

楊維禎

麴生酒泉人也名不一或曰醇或曰盎曰濡曰耳或又以其善眩羽顔狀呼之曰醟曰是曰霧曰差有嫉之者則斥曰醨皆人好惡之辭非生本名也生初降精於星孕於麴毋高媒師造於夏人儀狄氏或曰陶唐時巳尊生於御器堯禄之千鍾舜器重生亦酌之以泰尊其人區區温雅允冠婚喪祭朝燕饗禮無不預號為通才尤善薫引碎敎之術故其人宗善壽飲其德者可千日不食人薫漸其化無不睟面陶出其

性真然以為剛則悍怒者化柔㸐以為柔則訥者倘之有言儒者挾之有奮始生從儀狄氏進禹時先自筮其繇曰淂醴於泉淂禄於天實用禮節其爵世延勿至甘言至於流湎則罔不顛生淂繇欲不往狄強之禹見生於食前果惡之曰麴生之言甘後世必有以之亡國者廼與狄俱斥絶之五子遂述禹戒以作歌迨至商武丁舉傳説以生自喻而期説為糵生者生名始重後受不道為溲池位生時伴食生者三千人商用是亡君子始信禹誡之不妄也商亡入周周

監商轍使正掌之太尊監之周旦又以戒成王王亦
以誥康叔生後遊彙幾以薄德慆共公于楚生名稍
減退放肆市間而先民獻酬之禮荒矣秦與苛律禁
生群聚民間漢高皇賤時常就生民間飲王媼武負
家遠定天下生在上所群臣皆倚生宴見上至甘氣
上罪生申用秦律三人以上無故飲生者罰金四錢
文帝時始賜生於民酺三日武帝晚年耗用又俾生
辜權民間利豪析不遺雖博陸侯第私藏生至京兆
吏斧闘樵鑪罌以捕漢法衰生隨好事者時時至楊

子雲家以問奇為事生将隱去矣曹操柄國以年饑
湥罪生表上禁錮法将作大匠孔融力争之不從君
子悼生之行禮與顧養民者迺終以權與錮敗甙生
歷晋唐名復盛陶處士潛家無貲劉始安送錢二萬
潛即轉生生受不為沐唐諫議大夫陽城所得俸錢
計塩米外餘悉送生所生亦不辭生迹若嗜貨心實
儻盪無較計以故不問人賢鄙貴賤老稚皆獲與接
碩獨郤交老釋氏與喪服之士其人或潛致生往者
生輙䏶形見之其去就辭受非人所取量若此惟性
過和順雖樂君子宴娛亦貪與婦人俱漢司馬相如
竊卓氏至臨卭人不得窺獨生得狎之壚頭晋阮公
籍東隣有美婦亦與生狎至招王安豊輩時時過生
所借生軌卧婦側未與王永安婦交掌娛人則法士
所羞談也今上起生青州從事上見其貌古而平中
粹然問壽幾何對曰臣自農皇時至於今二萬五千
四百二十有八甲子矣問壽何術對曰臣不知他術
惟不死天和耳上方有事南郊及養老錫功一椽生
古禮生定一代儀稱上旨升從事秩歡伯又加爵醉

鄉公食若干户後歸老於鄉莫知所終

太史公曰予嘗疑麴生之為人稱聖矣而溺之者亡
國殺身則斥曰狂然交神明揖遜俎豆又何其雅雅
耶然則生一人顧用者何如耳論者曰良将伏一簞
投河上而三軍為之死一陷反間則胥邇為敗軍之
将此其用善不善効也覩於生之用而卜成敗雖千
世可知已

白鹹傳 盬

楊維禎

白鹹其先河內人在夏后時有居青州者歲貢上國未入官至周子孫有曰苦曰飴曰虎者始入官供祭祀賓客膳羞事周末子孫昌熾在齊東海島間環水以自固習夙沙氏術日以陰陽水火煉修爲事其宗有功者名成金與齊大夫管夷吾交獨容遂進筴夷吾介之通齊君自贊吾筴用可使齊富强天下夷吾力薦於侯曰齊國貧且饑而使成金抱遺利不用是仲不智也知而不言是仲不仁也仲爲君得利師惟

君法焉齊侯喜用安車禮聘之致千里驥服其輜裝益闢土海濱鑿井築灶蓋茆比比若拂廬然使顯煉修其中民搖手觸禁不得犯不一年曠地沙土皆成白銀抱利充然而齊霸天下矣繇是齊侯請於王賜爵爲侯封其國曰海王俾子孫食邑凡若干户鹹去爲侯十世父曰潤下與毋富氏娼禱於灶得鹹漢青龍壬戌生月丁未日者推曰鹹水命日衆旺火伏運一轉實能資國家闕石鹹爲人魯重嘗自負爲席珍與庚嶺梅處士氣味同酸鹹結爲伯仲交而世未有

薦進于上者會吳王濞取士於魚鹽東海人遂以鹹充賦王見鹹膚王雪星星然咲曰鹹所謂江漢濯而秋陽暴皜皜乎不可尚者用之吳富遂甲他諸侯然濞因是以驕已則亦鹹有罪也武帝元封間鹹用齊東郭鹹陽薦職列大司農其族屬名官者二十有九時雒賈人桑弘羊南陽大冶孔僅皆併口附鹹議得寵幸鹹自謂遇不減爲祖然國未富而民先病矣鹹在官若干年徒糜牢廩而績用弗成廷臣有欲烹其黨弘羊者帝晚年亦悔用鹹猶未罷遣又學士群議

鹹失背頗罷鹹而後化可興鹹自是稍引退去

太史公曰白氏本出炎帝後戰國時有圭者宗喻於利俄嘗見闕孟軻氏鹹一志利民漫民是病古之利民不民之利而民自利利莫大焉鹹廼異是故自齊管氏能用白氏斤斤使其君霸後之得其利者或寡矣嗟乎當鹹遇大漢使勸其君除苛令調齊衆喊而無德之者庶幾爲賢之佐哉

氷壺先生傳　黃蓋　　楊維禎

先生姓蘇名薤字受辛始祖出祭其後分旺蜀者名蔓菁知名於諸葛武侯亮亮嘗稱其有六利蜀子孫名於唐者曰金城土蘇先生金城後也性甚清淡不嗜𦤎腥幼時在金城遇相者曰蘇生負濟民具若無食肉相異日徒以三百甕黃為其料錢耳然士大夫欲命世者不可一日不接其旨論先生學殖滋長時出其根苗一二干貴人毀沮自薦曰吾用能使歲不饉不然民有菜色且能咀得吾本者曷事不理貴人

斥之曰賣菜傭而譚王道乎先生嘻曰吾早信相者不為豎子辱乃歸斂其根葉埋甕牖下槁項黃馘類古野逸雖釋老氏精戒行者亦與接飲食惟太學生交最密嘗相誓苟富貴毋朝夕忘人有誚者曰太學生腹膨脝五經笥寔菜罌五侯食客曰淳母氏羊氏糜氏等凡八人咸謂席上珎八賓或取厭於主者必召先生與俱主人甘豢餘若醉若寐聞先生至即爽健起立時先生拔其族種聯茹至終不與八人者爭進故八人亦無娼嫉之者後豪侈家有想聞其風采

而不可得輒呼帳下兒趣庾氏即薤及中年令苗用代先生其風味終不似也先生嘗雪夜有故人病飲至夜半吻燥甚不可當亟呼先生清談談皆有根依齒牙爵爵成宮商已而爽入臟腑清氷濺玉壺也故人快曰今夕洛沃之樂雖金盤瑞露無以尚此顧無以謝德厚死謚先生為氷壺從而歌曰我心兮如酲彼美人兮獨醒載歌曰美人贈我青瓊英何以報之玉壺氷後先生以齒終於家門人圖易名先生舍氷壺無當者遂相與謚曰氷壺先生云

史臣曰東海踈姓分二族居涉鹿山者去足為束居蔡者加草為蔬束後罕有聞而蔬族蔓天下至先生世次莫詳聞其先有薦進楚惠王以蛭事踈去漢有名平者從華陀學方藥吐咽若蛇人以為奇先生邁種德而以相者言不仕然歿謚氷壺天下名士大夫至今宗之不衰豈以祿食哉

石君世家

美石九江方叔高作　程文

石君者西蜀人也不知其名西蜀之人惟呼之曰石君相傳以為漢黃石公之後黃石公以兵法授張良良得其術佐高祖定天下有功封侯卒俱葬穀城山北至武帝時有頭子者以劉勇稱遇李將軍廣從出伏草間匿李將軍引弓射之矢沒羽頭子堅不動李將軍驚以為神子孫散處郡國皆貞白有守漢衰吳魏强劉先主起蜀與諸葛亮戮力謀興復漢室將大發兵東伐吳下令求黃石公子孫之在蜀者果得石

氏夔之魚腹浦上即其地指畫三軍為八陣以石氏為師唯名礮者得從軍礮驍勇有氣力善超乘有所攻城畧地不下輒先遣礮衝車擊之所中無不摧敗與矢氏齊名軍中歌曰降我則親拒我則敵寧犯我矛戟毋犯我矢石矛戟之傷絕脰斷吭矢石之傷國以滅已敵聞之懼號飛將相戒莫敢犯自後軍出礮必在行間子孫別支碼氏居夔者名砂砂生磯傳十餘世至武夫武夫生璞又十餘世生磔磔生積積生君君有異質小而悍能堅忍持重不與人為同盡得八陣兵法自以先世尚武多殺傷不祥未嘗長以語人介然有高世之志遂辟穀世間奇美珍異珠玉狗馬音樂聲色服用之物一無所好隗處山澤間泊如也然好急人之難人有急即君君必往隨所指使格鬪奮不顧利害不幸遇則小者傷大者死或執送官惟坐指使者輒釋君不問見者畏憚以為有礮之風焉今上初使者入蜀道出夔武侯祠下訪石氏之族觀所謂八陣圖者君在諸石中磔磔有異使者環視諸石無如君者奇之載與俱馳還京師將薦之上會

上方尚文學制禮作樂不果薦居久之無所知名客有九江方叔者氣岸自喜以隸書游諸公間過侯使者使者留與語且道蜀山川人物風俗且告以得石君狀客問石君安在時君卧帳中使者即起入引君出見客客望見驚喜亟拜曰昔米元章見石友而拜吾敢不拜石君因抵掌咲絕倒恨相見晚固請使者以石君歸犄下榻奉之顧諸同舍曰石君吾席上珍也輩善遇之日洒掃左右置圖書几硯惟恐失君意君雖不喜言笑稠人廣衆談論竟日君危坐默默聽

不倦方叔察君静專審至閻君鄉里姓名来幾何時治何業即從旁代對悉如君意至不煩君一辭君大悅謂方叔知已然少戇不為聲音笑貌與世若絶無情者人亦以此多狎玩君請與出游未嘗辭勸之仕不應或謂君痴戲曰硜硜然小人哉又見其秃無疑曰草庵和尚乎舉坐大咲君亦不怪也時徂徠先生礎新出山召入將以為柱下史待詔公車先生負重名素慎許可獨推君已右曰喜怒不形表裏如一鎮之彌堅磨而不磷吾不如也由是京師之人盛傳石

君名朝之賢公卿及四方游士莫不願見至託為歌頌以夸美之名聲藉甚有童子見君諱然喜出曰人言石君痴殊不痴顧痴者乃人耳當時以為名言君之去蜀而入京師人人思欲得君入陣兵法君竟秘不傳前使者扣之百計不能得也是時八陣兵法不傳已久世無能知者石氏謹世守又惟君為能盡其術君亦欲傳世顧非其人雖傳必不解雖解不盡徒長奸雄耳思得仁厚長者即授之居京師數年無一人遇者後嘗以其畧示方叔不盡解曰念生儒者家

無所事兵法然自是書法大進尤工草書著右軍筆陣論語在書譜中識者曰此常山蛇勢也方叔遂稱善書好事家往往以厚幣迎君方叔輒謝絶使者君亦安於方氏遂老焉初君生之月有星隕于石氏其光燭天石氏以為不祥且詣成都嚴先生卜先生布策立卦得歸妹之艮曰此少陰之精也石氏婦其有孕乎孕生男歸妹内兊外震兊為婦震為長子在澤之上已離毋矣小成之卦三不出三日離為兵戈有離象焉艮之繇曰艮其輔言有序唯八不還其將不

言而知兵乎艮東北之卦其將顯於東北乎後三日而君生生數月有相者過見之曰英物英物神强骨壯壽未可量也卒如卜相者所言蓬莱公者世之言神仙者也及石君歸於方氏或問曰方氏有客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果何人哉公咲曰此小混沌也有道術吾嘗見其卧金華山中為黄初平所叱化而為羊後入蜀今已五百年矣顧在此方氏聞者愈益敬信號小混沌公云

太史公曰石氏族蕃衍布天下其世系甚遠居歙之

龍尾山端之端溪者攻硯居泗濱者攻磬家有聲居荆山者好蓄美玉居靈壁者多大雅士大夫頗愛重之唐虞時有與金氏齊名者以通音律掌堂下之樂獨見稱于夔周之時有名皷者能紀宣王中興之功至今賴以傳不朽漢有石奮石建而非其族唐有禹者居衡湘間劉師服侯喜軒轅彌明書賦詩以詠歎之皆卓卓有見於世惟君以轂城之後席武侯遺烈遭值聖明絶口不言兵事一至京師士大夫交口稱譽名流海内亦有適之士扒世傳混沌為中央之帝

與南海之帝儵北海之帝忽相厚善後卒死儵忽之難然非詩書所稱蓬萊之云縉紳先生猶疑之

右新安程以文為九江方叔高作石君世家一首而言司馬用彰作者新安程氏出周大司馬休父之後以用也彰文也猶屈原字平而曰靈均正則也内言方叔者即叔高也新安俞飛卿使蜀得美石於魚腹浦上歸以遺叔高叔高愛之見之者皆競為文章相夸詡而以文為作是篇予愛其文雅馴故為之書元至順四年二月

十日富州揭傒斯記

烏寶傳　欽　高明

烏寶者其先出於會稽楮氏世尚儒務詞藻然皆不甚顯至寶厥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游盡得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寶之先有錢氏者亦以通神之術顯迨寶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亦頗相類故不知者猶以為錢云寶輕薄柔黙外若方正內實垢污善隨時舒卷常自謂得聖人一貫之道故無入而不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謀于寶小大輕重多寡精粗無不曲隨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衍散

處郡國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者則官為聚其屍而焚之蓋知墨之末俗也寶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稚婢隸無不忻悅且重扃邃宇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也然素趨勢利其富室勢人每屈輒往雖終身服役弗厭若寠人貧賤有傾心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相與往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若此寶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侈常客於弘農田氏田氏朴且嗇寶竭誠與交田氏沒其子好奢靡日以聲色宴

游為事寶甚厭之隣有商氏者亦若田氏父之為也遂挈其族往依焉蓋墨之道貴清淨故也然其為人也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勢人無不願交而率皆不利敗事故其廉介自持者卒不與寶交自寶之術行挾詐者往往僞為寶術以售于時後皆敗死故寶之術益尊是時崑崙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從革生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亦願為寶交苟得寶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時譽咸歸於寶焉寶族雖夥然其狀貌技術亦頗相似知與不知

咸謂之烏寶云

論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本姓苑若存餘技烏獲皆為顯仕至唐承恩重胤始盛迨寶而益著寶裔本楮氏而自謂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寶之學雖出於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復生不能闢也然使寶生於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寶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寶之罪哉

湯婆傳

陳基

湯婆者臨賀人也其先姓錫氏世傳當殷時嘗媵有莘氏與伊尹鼎俎同事湯因更以湯為氏周成王時太公立九府圜法其族有配金父之長男為適婦者嘗得異術於上清童子夫婦俱衣五銖服以通於神明家為世所貴後漢有錫光者蓋其苗裔也子孫生產桂陽山谷間往往出而効用於世日煅月煉大小方圓惟人意所欲以故皆器重之獨稱婆之業者不問貴賤至今猶姓湯或曰上世以湯泉郡為其湯沐

邑故以地為氏然不妍考要銀色而鉛質皤腹縮項體肥白如瓠性澹泊不嗜黍稷五味每祁寒獨好飲熱水飲畢即屏氣默默擁衾就床蓐鰥寡老人見其溫燠寡言率喜親習之家善煦嫗人足足抵之盎然如春故又號之曰脚婆云旦日開喙倒腹罄所有為人傾寫輙見肺腑無隱惟不喜近年少人雖有度量絕口不言人過歲且夏竹夫人擅寵輙虛心退避廢處靜室無幾微不滿意或有叩之者婆曰吾誓與人共歲寒彼以涼德側媚一時縱得幸如晚節何卒不與之較其不忮有容類如此

贊曰湯氏之先肪見於殷周之際尚矣婆稟中和之德潔已事人能視時為進退世態炎涼不一動其心殆所謂厚施不食其報者非耶其視鴟夷徒用區區酒德見稱於楊子雲氏有間矣

墨者傳　墨　涂幾

墨者祖徠山人其始為竈下養自煨其身以從於人人得之滌以香泳印以圖象使形質完好精液內結服豹文衣良錦時其燥濕然後獻於玄宗玄宗時居蓬萊宮撫之曰是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者命與中山毛穎弘農陶泓會稽楮知白游四人者退相善進相讓也每次召墨不為先與泓研磨出肺腑久乃付毛穎上命楮生出施行之以為常墨氏薰鄉滓蔑光彩青若翠羽黝若鬒漆雅可上意上甚說命學士張

說封為松滋侯制曰墨氏汝善事余以數誥命於天下鏗然而良幽然而光沉默玄靜內閟文彩有益於朕將沒身為之是誠人臣之大節貞士之上德昭錫寵命以光斯文可特封松滋侯餘如故墨既被用久身益眇小不任使一日上視其衣有煤涴處因輒怒曰翟子卿謂磨不磷涅不緇固如是耶斥代以他族墨亦優游壽終帝思其人匣其遺冠眇然如新不棄也小臣及請延許有偽為墨氏之族者其道不顯獨行民間村校書喜從之游視其容灰如輒可辨

贊曰墨氏之道其始出大禹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訖聲教於四海秦滅典籍諸子撤處墨世守其術至唐乃益顯被知遇非揚子雲所謂守玄者耶何道之轂也偽墨氏不能誠其內徒滓其外以求人之售於己售不可得卒以詐顯碔砆亂玉稂莠賊穀於偽氏予何誅

孔方傳　錢　　　　涂幾

孔方者不知何許人隱居銅山有仙術能入水火吐光景神變化善柔善剛潤陰伏陽鍛鍊粹精質形以完文彩輝炳燁如也方之先當神禹時有隨揚州来八貢者禹錫命曰水土載平食哉惟艱何事夫人而闟厥子余弗忍也今命汝往予濟散哉孔氏與麗水氏朱提氏及九江文人雜行民間相協有無民用以濟禹嘉而封之其後至方始益顯太公相成王立九府圜法令民用轉移不滯命方主施行之方體函圓

方銖兩輕重多寡大小不失善稱任使意王宮外廷百司庶府廛市聚落塗巷田野無貴賤少長凡有求悉往焉無遠不至侯邦小國外暨蠻夷海島亦有時而至之者性堅確不變又善居債以權衡天下以御人民和庶事滑稽圓轉往来終始惟所欲無不必得者非此則蔑有濟故國家庶姓兒童婦女臧獲商賈咸得而善視之謹而守之或約以檄偃惟恐其去之之亟焉太公言於王封為左藏長王若曰方汝善相冢宰制國用以穀萬邦萬邦咸穀惟爾之能今命汝

長是泉府相時出入祗服休命汝尚克敬承則予汝嘉方拜手稽首曰臣敢不夙夜凳庫以共王成命故時人語曰債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方之功也周景王時患方權輕令大其體軀以行民間百姓蒙給泰漢而下位用不一方隨時而為輕重焉文帝治尚清静國家無事方家居紐綬朽絶不為飾以稱帝黄帝為學之意孝武內修宮室外窮征伐財用數匱盜賊小人有毀而薄之者非罪也帝惑之擯却不用令鹿侯服藻繪五采以代之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鹿

侯薦璧然後得行方藏民間入於蜀復為公孫述所廢兒童謠曰黄牛白腹孔方當復人竊言漢復并天下之祥也果然司馬氏有國貪賄並進方特用事附之者至翕翕而榮登金門上玉堂覺旦暮爾不以位序人奉之曰兄魯褒作錢神論譏焉王衍尤惡之口未嘗言見方繞床曰去阿堵物自是而後方之族益復薄劣不為檢式或么麽缺形出入阡陌市井以貪利獲譎誑欺詐始雖競持終擯不數偏滞固澁以専病民民貧無資既困且怨有司終議更改不能得故

歷代為之號曰沉郎曰景和曰來子尤輕薄者曰荇葉曰鵝眼曰綖環能入水不沉隨風而揚江左有當百當千之題北齊有生澁赤郭青畝細眉赤生之目皆姦偽之尤擅國威以便篚篚者獨方渾朴精緻有輪郭文章鏗然乎金聲鬱如乎葱裾歷代帝王年紀靡不具識人一見之無遺忘者故稱五銖開元之制為盡善生時歆乎講明者我抑方術非世測也世有傳飛神之術者謂方以水中青蚨塗其身能往來迴環終竟不絕無所礙以母致子以子召母唐岑文本

旦起有童子青衣入謁曰上清童子特故謁君俄頃不見物色之得方焉噫異已繇秦漢及今數千年間方隱顯不測或藏民間或寄城郭歷寒暑不飲食閱其貌豐悴老少無不若者非仙道能壽若是耶世有褚氏圖方形而用之者雖僅僅獲濟究其虛實之効奚翅相萬我議者以為必用方方起褚佐之毋乎是稍奪其權焉然後百物可企而平矣蓋嘗聞鄉里之老云昔方用時携方數輩行入市胥醉飽而後返今褚生與偕噍噍然人甚輕賤之匄水濡渴不可望得

矣夫民也安得而不困乎朝廷有事聲叛吏理未暇也識之善爾故為孔方生傳而著於其篇

元寶傳　鈔　　年獻之

元寶字少金以字行白水人也本楮氏子楮氏自知白世事詩書少金始棄去事孔方為人其族皆白皙好潔少金獨墨面文身身佩數印有氣力能禍福人人有大功非少金不能轉官或罹重罪少金至即立僻人間希有難得奇怪之珍少金皆能致之不然雖市井飲食微物不可得以故王公貴人至於牛醫馬圉兒童婦女自通都大邑以至窮廬僻壤絶域遐陬莫不思見少金祈識其面以其能濟人也惟廉吏迂

儒則惡之不與交雖坐是貧困家人交訕不悔也少金早年殊精明老而昏昧衣服穿敝人亦為補完之終不舍棄其為人愛重若此子孫遍天下皆得志於時云

太史公曰天下之物未有盛而不衰者孔方用事時可動鬼神人皆以兄稱之及楮氏子出猶推孔方相與為子母後遂秖行於世孔方漸不振雖曰用係於人其亦消長之運歟

孔方傳　錢　　辥克新

孔方字子貫首山人也其系出金天氏黄帝時為壺氏黄帝命鑄鼎荊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黄帝騎龍上天童氏遂用有名天下夏商之際童氏益振入周為孔氏武王代商孔氏有曰泉者以神術行天下太公立九府圜法而泉與焉其後子孫散處諸國在魯者佐季氏故季氏富於周公在吳越者范蠡用之而貲埒王者孔氏至今族號富蕃惟方能傳其祖神術隱首山陶冶中師事容成而名益著四方咸以

兄呼之漢高帝既平天下中外消耗思振元元而大臣有以方為言者帝甚喜乃遣使召之方乘傳車至闕下問以富國足民之道對曰顧所謂力行何如耳頗甚稱旨使典府庫以權出内文景之世方儲蓄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天子嘉其績累遷至平準令未幾人誣方盜鑄禁錮不用方為人無圭角與人交無高下雖孩稚亦與狎玩吳王濞之國上大夫鄧通寵用而方奔走濞通之門無虚日平居好聚無賴子弟為賭博之戲贏輸皆由已為有不可意者雖袒跣

大吽祈為梟盧亦不肯少狥為之故往往致喧爭鬪毆人頗銜之此其所以獲罪歟先是有燕人楮寶者亦以神術顯用初方起召柢京見寶喜其術與己同雖如平生遂同舍舘出入與偕而寶素輕薄不逮方之劉厚也二人意雖甚合然方遭難而寶卒無一言援之吁真市井之交哉方既罷而寶專任使權益重有偽寶名而為非軌者朝廷患之議復用方以分其權於是丞相弘羊言於天子曰孔方有功國家而其方足以任使以非罪黜不復非所以示天下之意制

可其奏召方復平準令方起而寶權果少殺二人並行天下人莫敢先後輕重焉朝廷凡欲建大功興大作非二人不可以故上自天子下逮公卿大夫靡不愛重二人者二人俱口吃不善言語惟以篤實見信於人中外百司之事人所難言者二人至無不可雖臺諫風憲亦常曲狥其意方尤利濟於貧窮小民故天下聞方用而莫不稱慶廢而莫不失望蓋方之術足以動人亦天下人心之所欲也寶以昏自焚死方亦有年高身皆土色顏面無精采告老於朝賜爵同城子自便終於家

太史公曰孔子起陶冶中獲親任使黜而復用其遭際豈偶然哉方雖名通神術而無他能奇觧不過聚歛而已然而天下無賢與不肖皆欣慕而愛重焉不知其何道可怪也已

玉鸞傳

王蕭　　釋克新

王鸞者蕭氏子也小字阿鳳按蕭氏有二派俱以音律知名其一居大夏之西曰鈞有直節黃帝時伶倫用之定律呂鈞再世孫龍贊舜作韶樂樂用告成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是也其一隱崑山之麓曰璞以抵鵲得名卞和屢獻之楚懷王不用遂匿德不售子貢稱其韞匵而藏求善賈而沽者也其後子孫遷徙無常處惟居藍田荊山者家盛鸞藍田人也初育於石氏當秦皇帝并吞六國有天下溥海內外瑰怪

珍奇瑋異罔不効職惟石氏由然不為用帝怒盡驅其黨填東海通道蓬萊閬苑以求神仙不死之術中道不行被鞭至流血石族以破鸞無所依乃脫身逬關陝關陝豪俠愛其溫潤縝密廉而不劌氣如白虹以為奇寶為之語曰豈有美如鸞而長貧者乎鸞雖美姿貌然無他能解自以落魄關陝十餘年靡所成立發憤從宗工磨琢一旦心孔忽開於其祖音律不學而通每風清月朗碧天良夜輒一鳴焉而蛟龍為之起舞鸞鳳為之廻翔聞者莫不軒昂激越而手舞足蹈也然未嘗自鳴必待人揄揚吹噓而後始出聲脫非知音者雖王公卿士卑躬下氣萬方冀其鳴亦不肯曲狥其意而一鳴也遇知音則鳴不已君子謂其不近人情而斥之鸞固自若也句吳顧瑛遇鸞吳門市邀至於家既而太史楊維禎有狄生號鐵龍者亦以音律鳴聞鸞技與己同一見喜甚遂不相舍朝夕更倡迭和如所親昆弟至今留楊氏云

太史公曰鸞之貌美矣然關其中則洞然無有校其能則惟音律而已音律於技末也其不遇宜矣噫以

鸞之姿而所就僅爾諺曰人不可以貌取信夫

古泉先生傳　錢　　貝[illegible]

古泉先生者魏人也其先居河中府河東縣自魏而分散處荆揚者非一有別族在莊山者尤為强宗堯時九州厄于水禹采歷山之良用之人賴其利水平荆揚之產皆列于貢其莊山之別族拔于啇故人以歷莊並稱逮周武王以其有功于天下始封諸泉而隸于外府太公立九府圜法而泉之子母大顯俗訛泉為錢云泉之狀外廉內方能通有無凡國有大事必資之泉而民間尤仰之子姓蟬聯並襲泉

號秦并六國以泉亞金鎰高帝滅秦更泉曰莢冋賜姓孔氏孝文時乃去而如吳吳王濞陰蓄異志見泉大說曰吾事濟矣用是國富兵强其一歸孝文之嬖鄧通武帝立怒其不佐縣官之急盡滅泉族用白撰三族以天用莫如龍也故圜之爲龍地用莫如馬也故方之爲馬人用莫如龜也故橢之爲龜時吏民起而爲奸法不能禁死者數萬人自出者百餘萬人後廢白撰復泉職其品乃有三銖五銖與赤側並行而屬于上林三官三者莫精于五銖故特不廢繇亦不久降于三國或耗或破宋魏之際其體益輕而幾銖之質矣其他若梁之東西泉不可悉考唐武德中有元寶者得上意銖遂閟而不出元寶至趙宋支葉益大盤錯根據中國四夷皆知寶而尊之及有元混壹區宇楮被用事而元寶黜至正中州郡兵起擢元寶用之泉亦漫顯故號古泉獨銖無聞焉初泉之生也其母見史占筮之曰吉其體上坤下乾是爲泰之象繇曰質圜函方有文不居利博而廣施本支繩繩惟公私是資卒信而不誣且其用也周單穆公有子母

相權之說漢賈誼有七福之說光武之起馬援有富國之說晉議廢泉孔琳有救獘之說唐惡其濫宋璟有出榖之說是皆善于泉者宋之洪邁尤明其利害焉蓋自鴻荒以來珠玉至貴未有易于泉者以其前民用也雖附權黨勢不交廉介士此泉之恒態然得之則貧可以富卑可以尊死可以生窮可以通失之則智者愚勇者怯故泉未始求于人而人爭欲致之惟其廢天下之義敗天下之法君子深惡之而無道泉者云

太史公曰泉之利溥矣不可一日絶者也能濟天下之患亦以起天下之奸故禁之嚴而死者甚焉當之固而擾者衆焉此後世之弊弗古若也三代之時非恃泉以理也特權之以泉耳不為之禁而亦無死者不為之蓄而亦無擾者恃泉以為理則上下知有利而不知有義是泉之所以禍人也噫泉果利已乎泉果利已乎

甘澧傳 酒

孫作

澧字公望姓甘氏其先穀城人祖道韞棄家游襄漢間遇異人儀狄授以黃白之術逃於中山其後有見於上何鄉者留之一宿而世已千日故相傳韞為得逡巡變幻之道也韞生邑邑生五子皆能世其家而仲子澧特醇謹醞藉與汎汎輩不同年未弱冠祖以為風味似已且許其異日必立奇望因字曰公望既長果有高志去隱江夏與黃香齊名儲人鴟夷子聞而謁之曰僕飲足下之名熟矣竊伏江夏足知稚曲

然久居此恐為輕薄子所淩吾欲挈子泛扁舟以歸五湖可乎澧罵曰人豈不自知乎子雖魁梧滑稽而量不洪以身托子傾覆之患必及我矣鴟夷子捧腹開口大笑曰餘子不足容容鄉百輩未多也澧曰先生且休矣俟吾熟圖之鴟夷子謝去往說曹相國曰吾臥東閣視君侯所親皆天下豨儕也君為相國乃不知有人才耶相國起而進曰僕狂愚誠不自知惟足下悉意教之鴟夷子曰江夏甘公望其人也此人惟可就謁而不可力致願君侯具駕身自就之相國

間即往見澧於庯門之下喜曰吾得其為人矣公望和而不流者也若使木桃椎之楊素羅之必出既而果然乃載歸箱中令與木石居久之鴟夷子復求見曰相君之貌玉色金聲誠過於昔覩君之行清通簡要亦似幾於聖人矣惜不早從吾言卒為曹君之所賣今相國言子於上上求子甚急且欲封之以土君將何以焉澧噫嘻太息曰僕本鄙樸素無物情相國以勢壓我強令我出假使置我於七品三爵之上吾豈愛焉然業已無及顧且奈何鴟夷子曰商君僕里

人也方尊寵用事久居上前未有所薦而吾與商君有素為子計者莫若因僕以見商君因商君而見帝則君之富貴未可量也澧於是許諾日與鴟夷子歡密數見傾倒約商君居上前同日上謁上方勞於政務與群臣燕洽見二人來遽問曰客何為者鴟夷子持重不荅詔光祿卿翼而至前商君從容為上言是即陛下所欲封者今幸求見上津津喜溢於面曰朕心醉君之德久矣何自從諸大夫來耶曰臣以陛下喉舌之官贓職顧瀝滑裹以裨朝夕上曰生來吾無

憂矣然恠其意氣慷慨輸瀉不竭數以口侵之曰咸子之材可謂商家之敎矣若趙魯之後誰實任之澧曰彼荒王耳徒以口腹殘民何足置牙齒間哉上快然不樂顧左右曰此君乃欲以冷語氷人遂罷燕明日復召見禁中曰吾味子之言厥有旨哉青州腹心之地非君莫能使吾高枕而肆志其賜平城為君湯沐邑以奉朝請澧再拜謝曰臣待罪升斗之祿惟恐有過今一旦專臣以重爵豈可無算願得從事斟酌可否時時召見廁於賓客足矣慎無以臣故令陛下

荒悖迷亂敗御史執法之議也上曰吾籌之屢矣鄉所謂盡忠者澧自是居外凡歲時郊廟百神宴饗大祀必與薦祼登降每居上前雖大臣貴戚莫敢同列上親愛彌甚頗用澧為喜怒臣下多懼商君心不平欲以計傾之而未有間會上梭筋接澧商君因側足壓之狼狽顛仆上矍然起立奔救商君而澧已惶恐梭地展轉趍出矣上竟兩釋不問澧退而嘆曰上愛商君不過口耳若我則以心腹寄之商君烏得與我比哉未幾澧與風后戰有功進爵澧泉郡侯官二千

石終於弊

賛曰聞之長老言澧實和易得人雖當上所信任出入禁闥無親疎貴賤召之人人與之盡歡以故大臣將相皆愛之未有媒孽其短者澧始以鳴爽子商君見上上卒任之既貴商君乃欲以計陷害當是時商君之寵不衰澧與有力焉獨不思澧去而已隨之商君之量狹哉

予頻年多病與甘生絶交輒時時從賓坐中見客有道生風味者意嘗津津及讀大雅甘澧生傳詞旨醞藉殆使予不能容口也平泉陸樹聲

跋

豐本傳　韭菜　唐肅

豐本蓋古仙人也一號久賑先生相傳伊耆氏之世磵居學道得不死術後出仕於周其職為醢人屬與昌氏菁氏茆氏共掌菹豆凡祭祀燕饗王及后世子之內羞咸取給焉故周公天官書列其職戴氏禮記載其名豳七月詩亦歌其仲春薦廟事周亡不知所之或云隱畦町間與農圃者伍人多怪之或執而殺其首或戕其支體尋復生完衆始知先生為仙人也漢時與處士郭林宗友林宗館于家客至輒命與同食晉衛尉石崇豪侈擅一世知先生賢咄嗟召之先生亦不拒就往然策崇必敗曰不去將累我我固不憂為彼累也遂逸去南齊侍中庾杲之家貧好清士每延先生共飯人皆曰庾郎得豐本為不貧矣唐隱者衛賓與拾遺杜甫善甫嘗過賓宿先生亦冒雨至相與酣飲甚適甫有詩美之載甫集中先生貌蒼古綠鬚白趾常被翠羽衣所棲止人望之恒有氣鬱葱然即之咀嚼其言論有至味令人洒然忘俗壽莫知其幾也今游會稽巖壑中時時過山人韓氏亭上吟

翁鍊士多見之者云

野史氏曰列仙傳不載豐本其所載亦未有壽如豐本至今尚存者莊生言古之大椿以八千歲為一春物且壽若是矧仙乎豐本仕於周間出於漢晉齊唐所與皆有德者獨齊奴否耳然與左慈見曹孟德頗類蓋和光同塵玩世不羈仙之常也今在越不之他獨之韓氏亦郎庚杜衛之流歟

君子傳 荷花 為番易程九齡作 葉綬

君子諱蓮不知其姓或曰十世祖名荷因姓荷氏又曰蓮君子嗣也因嗣得名實非君子之諱君子幼諱菡萏長字芙蕖相傳為神仙家流世居泰華山玉井中其始祖有諱碧藕者壽千歲成周時因西王母進見穆天子陪宴瑤池上後不知所終子孫散處其根派世襲其名亦曰藕咸潔白聰明慧氣清雅自以仙派沸與生民伍隱遯不見於世苟可蔽身雖污泥淵下淺齒不怨時人為之謠曰平生氷雪姿七星羅心

胸豈無有絲毫上裨天子聰而不自薦達胡為乎泥中藕聞愈不介意世有好而訪之者輒强與歸竟不辭謝第求濯雪以徃任訪者指使或療渴治病養老慈幼娛賓客供祭祀靡不順承雖刳股斷體不憚藕生茹茹端楷離立屹然有出塵之志茹生荷荷為人圓渾能紉緝為衣與楚畹蘭氏族諱蕙者齊名見稱於三閭楚大夫又嘗為桮棬屈體輪囷如象鼻狀授客吸酒號碧筩杯東坡見其遺製酌酒試之嘆曰碧盌既作象鼻彎白酒尤帶荷心苦藝絕當時後人無

能效之者傳十葉至君子君子質稟氣盈心勞貌溢內視猷然不足外觀珮服鮮峻光煒可愛盡得修養羽化之術以神仙多荒唐不根未嘗妄以語人飄然有高世之志因辟穀人間奇美珍異珠玉狗馬聲色服用悉無所好惟日引清漣以自娛濯古有東晉侯羅貫嬪而愛君子姿色令與淄妃進履君子愀然侯範金肖像以代焉唐明皇鑿太液池與楊貴妃遊宴其中近臣將相或不得時至君子侍從其間不少刻舍左右會祿山之亂遂引去粹有金仙氏雅知君子

齋潔留祭侍世尊君子惡其異已不果留留輒疊任束體悒悒不樂若枯槁然粹剡木勒像遣之自是流落江湖甘同草芥不希薦達番易程九齡遇諸閭巷望見驚喜且拜曰吾先夫子從周先生游周先生友愛君子君子吾先夫子師友也敢不拜時薰風徐來君子欣然起舞笑媚相迎恨相見之晚九齡固請以歸下榻佇壺汲清漣以奉之顧諸子姪曰君子吾友外友也可善事之日鉤簾夫屏蔽洒掃左右惟恐失君子歡心君子雅不喜言稠人廣衆談論竟日傾候

默默聽不倦或勸之仕請與出遊皆不應問鄉里來幾何時沿何業九齡從前代對至不煩君子一辭君子大悅謂九齡知已然頗粧飾類紅粉姿色似可動人多以此嘲之或譖曰太真浴出時耶寵幸睡未醒耶舉座大笑君子未嘗怪也君子不時見每盛夏東日方興振衣起立吟風洒露逍遙欣躍已而徘徊顧望移午斂體握固噤不露半唇數日卸服委其心而蛻去去輒至時復來來去皆在壺中人莫能窺其迹九齡益奇之謂曰昔費長房遇壺公能答鬼使社令

吾其為長房乎曰瓶小壺公神仙家自希夷之後不傳已久世無能知者君子知之亦欲傳世顧非其人雖傳不解雖解不盡徒資荒唐之談耳思得清虛謹默長者即授之竟無一人遇者後嘗以其畧示九齡九齡不盡解曰俟其去而視其遺王蛹纍纍私咲之瓊液淄嚥兩臉騣騣君子之色齋居於軒豁塵俗不到好事者以厚幣迎君子九齡謝絕君子遂安於程氏初君子歸九齡有異人過而相曰何物老媪生此寧馨兒神清骨潤往來人世壽未可量也昔見其浴

漢昭帝栁池中芳氣聞十里又見其在華山頂上人得其丹服之輒羽化今已數百年顧在此九齡聞之愈敬信奉承不少怠焉

太史公曰稱君子有三其一為孔子所稱懷德喻義之流是也其一為蕭頴士所稱淇園渭川之族是也獨王井之宗衰為蕃昌而終不類夫君子唐佞臣楊再思譏誚張昌宗頗辱君子之名實非君子之罪惟君子以中通外直之德聞遠益清之譽遭遇明皇為士大夫賞識若曾子建杜子美李謫仙白居易韓退之輩莫不更相推詠迨周茂叔講道濂溪尤極口著說君子之名始大顯於天下頴士所稱微孔子所指世亦不可的其誰也噫乎神仙是尚不能致實用於宗廟是豈浮華之士哉異相之言經傳不載縉紳先生皆疑之

黃組傳 犬

王景

黃組幼名呂敖其先棘獒佐高辛猜外難封於降婁子孫擾有其土通籍金門往来通邑大都以至閭閻委巷族大而蕃碩唯主是擇得主雖窘寠顛沛弗棄去周初有曰獒者自西旅進奭言於王以無罪斥晉靈不君嗾嗾於朝獒為其用因為世所擯有黃耳者與韓盧宋猎俱以勇猛稱盧與耳爭能殺之尸諸市猎不義而去之耳仕晉為大將軍家臣時大將軍貴幸賚與傾府庫耳為巡邏吏盜屏息曰世其職家無重關擊柝之後大將軍甚信愛之嘗謂耳曰吾家音問久違汝能行乎耳首肯久之於是束書加頸遣焉吳雒相去二千里往返無旬日大將軍益奇之俾兼行人事組之鼻祖也組少長於楊氏勇猛有祖風而長大機警過之楊謂其有嗚吠之益善任使食三品食不俯伏不即食召之必舞蹈以進命之退即退不命不敢也列于賓价有鑒裁見君子必恭勿敢犯唯小人則惡而搏之嘗有客陳氏忘其名来必為通去則送於家廻於覲江善泅雖風濤洶湧必亂而濟陳

與之夕食與群尨有主客禮蹓嚐而行陳他日指謂客曰若庸吾爲醢之今義不忍也組聞而去之自後迎弗及門送於大逵而復弗家於陳矣每聞單繹有漁弋之聲必側目長吁有丞驅之志狡奸巨猾聞其聲墮膽慄魄走險以捷時無獲縱指示者以致老死三尺垣下弗害一命命也

梅先生傳　梅

何文淵

先生姓梅名華字魁不知何許人或謂出炎帝其先有以滋味干商高宗乃召與語大悅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因命食采於梅賜以爲氏梅之有姓自此始至紂時梅伯以直言諫妲己事被醢族遂隱迨周有摽有者始出仕其實行著於詩垂三十餘世當漢成帝時梅福以文學補南昌尉上書言朝廷事不納亦隱去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云自是子孫散處不甚顯漢末綠林盜起避地大林大將軍曹操行師失道軍

士渴甚顧見梅氏梅聚族謀曰老瞞垂涎漢鼎人不甦之吾家世清白慎勿與語竟匿不出厥後繁生葉葉生萼萼生蘂蘂生華是爲先生先生爲人脩潔灑落秀外瑩中玉立風塵之表飄飄然眞神仙中人所居環諸竹籬茅舍灑如也東西行者過其處必徘徊指顧曰是梅先生之居勿翦勿除谿山風月其與之俱乎先生雅與高人韻士游徂徠十八公山陰此君輩皆歲寒友何遜爲揚州法曹掾虛東閣待先生先生過之甚厚相對移日留數詩而歸唐宋相宋璟平

生鐵心石腸不輕與人題品獨為先生賦之其見重如此天寶大曆間杜甫客秦山邂逅先生於風雪中巡簷索咲遂為知心每語人曰僕在遠道無可人與語得梅先生少慰焉甫為一代詩宗心所賞好則衆口翕然於是先生之名聞天下清江以都羅浮庾嶺孤山石亭野橋溪路之濱山店水驛江岸之側遇會心處輒婆娑久之好事者爭攀挽過其家甚至圖寫其像朝夕瞻玩或以油窓土屋屈致先生將之射利先生亦為開心吐露或為先生嘆非其所先生曰

苟不璧根錯節安能以別利器知先生者敬愛愈重錢塘林逋眉山蘇軾咸以詩歌美之盖凡士大夫欲以片言行者必託先生藉口苟非先生之為容則語言無味百世之下聞其風而高之王沂公曾居要路持雖柄高下人物許在百花頭上繇是緋綠纍纍至於今不墜先生性孤高不喜混榮貴以酸苦自守忽一夕聞高樓羌笛聲乃悽然有感曰吾不能效桃李輩趍時故際窮年風饕雪虐而冷落如此奚憾焉嗚呼梅自大林之後曠數百載無聞人由唐至宋稍盛

流派蕃衍分南北兩支世傳南暖北寒先生盖居於南者也先生諸子甚多長曰實操行堅固人謂其有父風味異居南京犀浦者為黃氏其餘別族具載石湖世譜

太史公曰梅先生翩翩濁世之高士也觀其清標雅韻有古君子之風焉彼華腴綺麗烏能辱之哉以故天下人士景仰愛慕豈虛也耶

十處士傳小序

常學辟宇甚隘予别創一室為寢息之所中設竹牀上有蒲席布衾木枕而覆之以紙帳窗下置小几有瓦罏茶甌燈檠凡九事日夕親與家容予見世人之於器用多愛其貴重華靡者而輕其樸素清淡者予則以為器者大要在能適其用而已豈可取其名而遺其實哉九事之於予其情甚適其功甚多雖金玉錦繡之飾者不是過也常慮他日交久情疎物褻愛弛因每事作一小傳揭之於壁庶乎常目在之而不

忘也傳成夜夢一道士面頸蒼頰戟手而謂予曰九子有功於主人我獨無功於主人哉主人為九子命名矣我獨無主人為九子作傳矣我獨無然主人有客至必呼我侍立終日不命之退不敢退也我何負於主人哉既覺思之必酒壺也故亦為作一傳并曰十處士傳云

天順辛巳夏六月廿四日檇李遊菴支立中夫甫識

息夫定傳　竹牀　支立

息夫定字泰之嘗恥其遠祖躬之為人獨徙居於渭川之上遂為渭川人性剛而志高中虛而行潔人皆以君子稱之曰讀詩至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乃嘆曰質雖美而無學問終不能以成器於是曰鐔利往從學於段成規成規為之剖析以開其義理薰炙以就其繩墨是以氣質變而大器成矣然剛性尚未去人不可撼摵則厲聲隨之厥後日就約束恍然若有所悟降志自卑不憚負

戴之勞無問文編草木之輩皆讓之上坐雖袒裼裸裎於其前亦不與較或謂之曰謙則謙矣寧不失之太卑而可踰乎曰非故使人踰已也正欲已之容人也況已之分當然者乎彼雖位於吾上卷舒不時出入不常形瘦神勞斃而後已我則寬以處之靜以待之視彼之得失盛衰直傀儡之進退耳吾何慊乎哉暮年患足疾常躡大龜而坐識者以為得長生之道焉

十竹軒主人曰困者貧之常勞者賤之常貧不期於

困而自困賤不期於勞而自勞此恒理耳定處於下而不抗其上安於賤而不惡其勞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定其有焉

蒲文傳

蒲席　　支立

蒲文字尚方揚州人受業於畯儒麻緒通九經尤長於三禮天子祭帝於郊命有司起之至則相天子行禮既而即上疏乞骸骨歸田里人多敬憚之鄉大夫有受君賜食者必請文正而坐而後嘗其餘若飲射讀法冠婚喪祭文不至皆不敢行鄉人有置酒高宴者處文位少偏雖聖賢亦拱立不坐其見重於人類如此常勉學者曰士雖未仕不可不思所以安人思安人必先思所以潔身吾身不潔將見惡於人之不

暇何安人之有哉至於用舍卷舒則存乎人而無與於己也其遠祖嘗仕季孫季孫使見曾子曾子疾革亟黜之使去而不用文由此終身不登權貴之門晚年病癱日夕卧床褥髀肉皆銷至見筋骨其友曰君腹九經之笥也天不欲斯文久秘故使九經暴著以宣示於人耳回覼然笑曰經固露矣如文理之不接續何神思至死不亂

十竹軒主人曰人之為人之輕重者非人故為是輕重也由己有取於輕重之道也人輕己則思去其可

以輕已之行人重已則加勉其可以重已之寔人其能輕已哉人其不重已哉近世見人之輕已而重人則謗訕百出何其不思之甚也文既爲人所重又思潔已以安乎人其不見重于人未之有也

方溫傳

布衾　支立

方溫字德周綿州人外貌若柔順中則剛果不可屈頗有山野氣每爲人所排擠始軟熟可任使尤好音樂聞絲木之音即起舞忽自悟曰君子之學以威重爲質豈可飛揚浮躁之若是乎聞有車大經者善變化人氣質遂往從焉大經教之不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無復向時之態矣卒業於要離伯機曰得以成章進儕於縫掖之列天性寬大最能容物喜聞人之善惡聞人之過見人有過則廣爲之掩覆必使人

不見而後已人勸之仕曰吾何仕爲吾遠祖亦嘗顯於前代爲公孫弘所薦者人則少之爲司馬光所薦者人則多之出處得失爲千載之毀譽不可不謹也吾何仕爲是以未嘗苟且以事人卒老於隱

十竹軒主人曰聞人之過能不議之者已不可得况見其過而能爲之掩覆者乎欲掩覆其過必用善言以蓋之而後可以解之也有過者於此宜一聞之即變矣

元安傳　木拔　支立

元安字以寧鄧林人貌朴實而中心亦不虛假立志高出物表嘗以明堂之器自期久居山林遂為市井人所短同類戲之曰向則棟梁今則滐稅矣時同類方衣文繡錦穀安乃對曰不知者以為硎中彪外知者必笑若草草矣同類慽之安聞善言從之若轉圜或曰子性好圓不至於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不已也安曰吾豈好圓者哉正欲動之不息以法乾道耳且人生百歲如飛鳥遺音苟無善以開於後亦徒生也

晝夜乾乾猶恐不及豈可縱其安逸以惰其志而昏其氣乎是以醉者見之而警嗜卧者見之而警有功於學者最多晚年有知者欲薦之中心不欲仕乃筮之得兌之困其繇曰臀困於株木入於幽谷三歲不覿解之曰臀困於株木以陰柔之質處困之底而無所庇也入於幽谷益入於困無自出之勢也三歲不覿不遇其所亨也因嘆曰使元首尊安者舍我其誰與如時之不至何且其彖曰尚口乃窮又豈可盡言以取困窮乎遂隱處深密終身不言

十竹軒主人曰君子教人不於言傳而於心悟言傳有限而心悟無窮且學者勤則成惰則隳悟矣勤矣學其有不成者乎若安者亦可謂善教人者矣

楮才傳　紙帳　文立

楮才字子張黃山人性行修潔不喜爲流俗交人少掵之即蹙然不悅若將玷已者嘗曰涅不緇惟聖人能之吾輩不可以不慎其姿色若玉雪或謂之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晒艴然不悅曰吾固濯之暴之矣然未嘗有聖人之道德而言不幾於侮聖人乎或病其質太薄曰吾何薄乎吾之德足以庇人吾之智足以障風塵吾何薄乎或議其中之虛曰人心本虛特爲物欲蔽之耳不虛則窒塞

湫隘其何以容人人之生也首戴天足履地中涵人涵人所以具此人之理也既具此理須當全盡此道則可以參天地贊化育非虛何以致之也人心其可以不虛乎有周文度者號有道之士慕才之名聞其好辯以書抵之曰昔晏子云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今子之才富也但當以德幅之何必呫呫然勞諸喙哉自後雖有面毀之者亦不與辯

十竹軒主人曰聖賢之於言不得已而後出之如其得已雖六經不作可也但世人多操欲上人之心故與人辯耳殊不知議我者卑於我我與之辯適足以卑我耳議我者高於我我何暇辯哉此文度所以爲善規人而才者亦可謂能服善言者與

卓子真傳　杉凡　支立

卓子真字希白長沙人性樸實不喜浮靡表裏一致自幼負大志嘗曰作官不能平天下何必屑屑而自勞也先儒謂欲平天下者必使上下四旁均齊方正吾雖未能以此度人亦不敢不以此自處是以事上撫下交接左右前後無偏倚無邪曲人皆以慥慥稱之且不以人之毀譽為欣戚或誚之曰孟子不應嬖幸之臣而獨親厚於爾遠祖者以其剛方也子之剛方或近之誚之如此亦無喜色或詰之曰子之方正

是矣以曲為栒子之所斬者非爾族乎誚之如此亦無慍色且能容物雖為塵土所侵曰是不足以損吾形質之清雖為穢惡所污曰是不足以害吾心體之明至於晚年涉歷既久圭角去之殆盡光明坦夷愈非常人可及

十竹軒主人曰窮有所蘊達即有所施所蘊者初非為所施也政以盡在已之所當為耳子真之自處亦絜矩之道也為政者能如子真之均齊方正其於平天下也何有哉

陶鼎傳　尭鎾　支立

陶鼎字允耤河濱人軀幹短小色黔而涅耳高而口方其體常有馥郁之氣相者曰此君雖常近貴人而殊不大富貴非香孩兒之可比也與檀列夫栢子仁相友善二子至則翕翕熱而不相舍去則鬱鬱若喪氣然尤工大小篆每於風晨月夕靜坐於簾幕之內走筆而書縈紆曲折清妍可愛殆非人為者涵養既久其氣愈充人來從遊者薰陶漸染與之俱化不必逢江蘺薛芷而紉秋蘭也同里有惡少其行甚穢為

士者見之急趍避之一日來請教對坐終日竟不出一語惡少曰弟子求見甚誠先生無一言以啓迪不幾於沮弟子向道之心乎鼎曰吾何言哉吾之動天地感鬼神變化人氣質皆此氣耳吾何言哉惡少退穢行悉除去為士者不復避之矣天性好學致心火炎上成肌熱之疾醫者曰盡少輟學業使內火不起心如死灰則愈矣鼎曰能流芳於後雖死不死也況脩短之有數乎進學愈勤至老不倦

十竹軒主人曰人未嘗無可用之才但有大小之差

爾在上者見其才之大者忌之才之小者棄之不忌不棄又必欲求其全然後用之有才者亦不屑屑就已毋所以多汩沒於不聞也曷以匡嬴幺麼窮而在下與尭𡐨等尚能化人之職行使其操有為之權其有功於斯世當何如惜乎在上之人不知也

味苦居士傳　　茶甌　支立

湯器之字執中饒州人嘗愛孟子苦其心志之言別號味苦居士謂學者曰士不受苦則善心不生善心不生則無由以入德也是以人召之則行命之則往寒熱不辭多寡不擇旦暮不息略無幾微厭怠之色見於顏面或譏之曰子心志固苦矣筋骨固勞矣柰何長在人掌握之中乎曰士為知己者死我之所遇者待我如執玉奉我如捧盈惟恐我少有所傷召我惟恐至之不速既至雖醉亦醒雖寐亦寤昏惰則勤

忿怒則釋愛愁鬱悶則解無謙不入無見不憐不謂之知己可乎掌握我者敬我也非奴視我也吾何患為我雖凉薄必不墮於庸人之手苟待我不謹使能蠡粉我亦不往也嘗曰我雖未至於不器然子貢貴重之器亦非我所取也蓋其器宜於宗廟而不宜於山林我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苟有用我者無施而不可也特為人不用耳行已甚潔略無毫髮瑕玷妬忌者以謗語玷之亦受之而不與辯不久則白人以涇不緇許之

十竹軒主人曰人見君子之勞而不知君子之安勞者由其知鄉義也能鄉義則物欲不能撓其心豈有不安者乎噐之勉人受苦其亦知勞之義者也

燭之舉傳

燈檠　支立

燭之舉字子光鄭大夫燭之武之後今為吳下人性明敏博聞强識卷方展一目了了五行俱下勿論也其知足以燭幽微人有不可見之物不可知之事必質之以明辨焉嘗謂人曰吾非不能納萬民於春風和氣之中但時未至耳或者曰昧谷餞日之後暘谷賓日之前莫夜晦冥群慝並作微子之輩則天下之目瞽矣子負如是之才他日得志吾見其氣焰薰天人皆不能以不畏也廼啞然笑曰君子當使人敬豈

可使人畏或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畏其有不可乎曰是非畏其氣焰也畏其德容也德容則能感人氣焰適足害人故曰威而不猛子所謂薰天氣焰者猛也害人之威也非吾夫子之所謂威也吾豈忍為之哉一日聽人讀韓文公贈其遠祖之歌勃然不悅曰長短賦於天用舍由於人何與於己不忍歎也公之三上宰相書而不憚煩者其亦燭理之未至與晚年病目見風輒流淚自是深自韜晦當晝未嘗接物夜則與知己者對坐觀奕聽琴肝膽相照至人定鐘鳴

又闇然退處矣君子許其浔匪其彭之道焉

十竹軒主人曰人苦於自明而人不我明自明則周於責人人不我明則闇於治已責人周則德不宏治已闇則惡曰生舉也人因其明而用之非自用其明也人不用則飄然而去之非故揜其光也舉其明枱保身者與

儲春傳　酒壺　　支立

儲春字用和金陵人貌甚美白皙光可以鑑其頸脩然其腹便便然平居未嘗有憂色人有憂患者見之亦自然樂生於中一日餞其友之行後者其友忽思父母歌曰瓶之罄矣維罍之恥春曰朋友五倫之一君但知念父母之恩而不顧傷朋友之情胡不曰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其友亦為之釋然對賓客必盡傾寫而後已或病其口之不謹春曰天生我口固使我開之未嘗使我閉之也苟强閉之則非天性

矣安用口乎况人之事父母者必於我乎表其孝人之祀鬼神者必於我乎表其誠人之與賓客者必於我乎表其敬我其可以不傾寫乎或者曰子知子之口有功於人而不知亦有損於人彼之稍謹厚以為凶險者非子之口耶即嗄然歎曰雨露所以生物也然物亦有因雨露而傾覆者本不同也吾口之傾寫者所以和人情也然亦有化謹厚而為凶險者豈非其氣習之使然與不然人皆於我以兒注而不以金注也為士者聞其言益器重之

十竹軒主人曰士之所貴乎知己者以其直而和也不和則情不親不直則不能傾寫懷抱春之口甚直其情甚和與之交者歡欣宣通詠歌舞蹈之不暇何亂之為彼之為亂者特假春以發之耳於春何責焉

十處士傳跋

槜李中夫支先生嘗依韓昌黎毛穎傳作十處士傳文詞偉麗思致深婉僉謂可與昌黎相頡頏因是而悉其所以為人焉假令先生為宰執則必能握用舍之大柄以器使一世之人物而無一材之或棄矣不然就使先生為太史亦必能正褒貶之大法以永為萬世之勸戒而無寸善之弗錄矣今皆不獲伸其志究其所素蘊而徒託諸空言以自見何其物之幸而人之不幸也三復之餘浩然太息謹識其後而歸之

錢塘項麒書

昌陽傳　葛蕭　楊守陳

昌陽字子恒一字子仙蜀郡嚴道人也其始祖雞在唐帝廷甚見貴重賜姓堯氏既而感百陰貌異常日遂變氏名曰昌蒲遁入山澤間化去世傳其神為列星厥胤皆以昌為氏蕃布四方實磐石之宗至五世孫葅始以滋味干周文王王悦之時置齒牙間俾為膳宰屬世其官成王時有共豆實為五齊之首者曰本其後有仕魯者曰歜僖公三十年冬王使宰周公閱來聘公備物享之歜與席焉其族人有隱居嵩高者漢武聞其名然不能致也陽龍骨而鳳姿鐵髯戟張秀整棱乎其萃性踈挺高潔不耀其華歷寒燠有常雖凍雹炎爍之時不少變容色於世味泊然無一嗜所須惟清泉白石而已平居獨與淇澳先生相敬重每見必交拜謂蘭生江蘺子有芳韻而無高節雖近處不狎也然自其先得引年却老方安期韓衆之流常服之至陽益精其術韓愈為國子博士以儒鳴猶對諸生稱道之故其名益彰徹時憲宗好神仙聞而召之始至望其風度喟然曰是所謂列仙之儒居

山澤而形容甚臞者歟授太保兼奉御大夫不拜引置別殿詢其方乃臆對皇帝王仁壽之道累數百言且謂得其道不須臣失其道臣雖日共膳無益也上不能強之罷去乃從柳泌服金丹日加燥渴已而暴崩穆宗即位遂杖殺柳泌流衆方士於嶺表而徵陽為給事中尋拜侍讀學士上嘗丙夜讀書召陽侍側目益明累遷侍中爵上洛郡公賜第一區樞池島之勝既貴極顯矣然直容清操不少渝其袀自王封戚里官署私第多置泉石以延之為席上珍皆曰見昌公使人塵俗氣自消至有圖其狀而傳之者其為世所愛重如此久之就封郡以壽終贈太師謚靖節子始生識農耕之候徵為勸農使其曾孫亦皆挺挺有祖烈風

贊曰余觀春秋運斗樞玉衡星散為昌陽其豈非之精所為耶逌本歜世共王命兆厥祖矣自神仙之說興方士資以邀利違世主莫不甘心焉獨陽之論偉然而憲宗之死不悟不愧漢武哉陽始以直擯卒以直庸世謂仕不利於直吾不信也仲尼有云歲寒然

後知松栢之後凋嗚呼獨松栢也乎哉

梅伯華傳 梅花

何喬新

梅伯華字汝芳世居大江之南其先本若木氏之裔食采於梅春秋時復屬於楚秦始皇帝遣將軍王翦滅楚遂移兵伐梅滅之子孫散處江南以國氏其家枕之西湖粤之大庾者宗支尤蕃衍伯華自幼好修飾羊姿芳潔翛然塵埃之表玉雪如也好居山澤多與騷人處士徜徉泉石雲壑之間終日忘返不識者擬爲仙云性剛介寡與然士無賢不肖皆知敬重好事者或寫其像於屏見者肅然起敬不覺鄙吝自消

楚令尹子蘭申公子椒以清脩自負願托交於伯華伯華曰若等無實而外飾終將委厥美以從俗耳非吾友也淩波仙子洛迦樊生亦以雅素絕俗願與伯華爲異姓兄弟伯華笑曰若等浔吾一體非可與共度歲寒者也丞相廣平宋公貞心勁質於人少許可獨敬重伯華嘗作賦以誦其美伯華覧之不樂曰知人信不易哉吾嘗以宋公鐵石心腸顧乃輕吐綺語至以文君綠珠况我噫知德者鮮矣當陽春和煦時群葩競紫紅香翠蔓爍如也而伯華恬然於荒寒之

楚或以淺時誚之曰大丈夫盍乘時取紅紫自苦於寂寞誰復知之伯華曰榮悴命也然有性焉吾知安吾命盡吾性而已且子未覩其終爾狂飈振蕩彼將飄泊何所底耶言者慚而退石湖范文穆公與伯華交莫逆買地於所居之范村招伯華聚族居之且爲作譜辨其韻格之異而嘆寫真者之不察也繇是伯華益有聞於天下云

太史公曰梅氏之先有二族當商之季梅伯以忠諫死漢南昌尉福其後也伯華與福異祖本支寖茂以蕃豈呂木氏之遺澤耶伯華知榮悴有命而安之非知道者不能雖其遯世恬幽然胄裔皆負冉𠫵之具至其子實以和羮顯於時累葉不絕傳曰盛德必百世祀信哉

慎山泉評文有奇氣且明潔

五大夫傳

松　　姚綬

五大夫初不知何許人或云其上世有曰松者居兗之軋封徂徠亦有姓氏厥後兄弟蕃植森然離立以故地隘五人者徙泰山之上居焉能屬厥祖父操楚楚成立咸有梁棟器孫枝珷長日益繁茂東西之行過其居者嘗藉以止息泰始皇東游上泰山適風雨暴至寔賴蔽之遂封爲五大夫且强其從行五人者不拜且謝曰山林非材久處木石既挺然以自傲或偃然以自柳絕壑而不爲險頽垣而不爲倨凌霜負雪藉雲羃日以疎爲常以直爲習苟饗趙孟之貴有隳貞固之質願歸所封以從吾之適也始皇曰嘻子來前大夫之封不爲不崇矣何不出從我柱明堂棟大廈引重萬牛聳瞻百辟胡乃甘心磥砢放跡幽閒自汩沒於樗櫟之鄉乎嘗聞商高之寢成孔安魯僖之新廟奕奕皆藉子先世之材幹以就今子不我起是我不能侔德商魯也然五人者終無從行意始皇怒欲伐之左右曰既封之遂伐之始爲不可乃削其封而去封雖削人則由是稱之五人者頃聞秦作阿

房宮需異材為用長林大谷求索殆徧乃與其族計曰秦日苛刻而殫力土木徵允不吾免也前辭其封後就其徵志士所不為吾兄弟盍散之四方托歲寒友以居相與盤根錯節庶其可爾新甫有松氏自此始既而冰氏曰吾兄既為新甫行吾安能鬱鬱久於此乎遂赴庾嶺南托梅氏以居梅之貞節與類而態貌玉潔過之因與訂盟聞衛之淇上枪節君甚賢君系出孤竹居止相比其密如簀季徃從之久分徙湘南故今庾嶺淇上湘南在在有松者皆本徂徠久益

布散四遠騷人墨客多所愛重若陶弘景山中宰相也平生獨愛之陶潛徵士也見允撫而盤桓不舍去他如丁固之夢吳淵之賦崔斯立之哦不可睐紀然惟徂徠者發富特甚茯苓琥珀恒囷貯積四方商販以之而集至漢景時文翁興學西蜀始出為用武帝以董仲舒之言詔天下郡国立學其出而為用者稍稍見重於世唐太宗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宋太宗有內外上舍之設皆致之以用然族屬非一不循小就遺逸於山林者亦多 皇明 聖德相繼野無遺材故松氏與楩楠豫章爭先疾趨願為之用棟梁桷榱欂櫨節棁惟其施爰為之作傳

贊曰世之有材者不患其不適用而患不能以節操自持有節操者患無材可用材節兼矣而或自扶其所有不能交四方貞直之士以堅金石心則烏得不墜其本使百世之下見重於有道之朝也哉若五大夫者可謂以有用之材而自持之節以脫於虎豹之秦而澤及後世者矣語云歲寒後凋大夫以之

石鍾傳　山石　程敏政

石鍾字以聲九江人其先莫知所從起或曰唐處士洪宋處士介皆與同祖然失其譜牒不可考矣鍾為人其中空洞人莫測其涯涘然與人不立崖岸望之有巖巇氣象少有聲彭蠡間每時立湖口嚖然長嘯風起水湧可以起棲鶻而驚蟄龍有詣之者曰子不聞典午氏之言乎夫鍾扣之鳴鍧訇闛鞈人不以為異也若不扣而自鳴人皆不以為妖邪子之鳴也亦將不叩而自鳴者乎鍾嗒然不應人或號為無言公

鍾所居在蒼崖絕壁下其前怒江瀧然人迹罕至元豐中東坡蘇子自齊安將適臨汝以連山筮之得艮之漸其繇曰山之下風起於洰水漾於渚有聲洸洸在脩壁阻蘇子授策曰今之夕其將有異聞乎夜乘小舟入湖口聞有聲自西南來上拂寥廓下湍林壑或噌吰然或窾坎鏜鞳然心異之回擊楫大呼曰吾聞之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斯人也其殆善鳴者乎時月明如畫鍾方側立江濮間四顧若

無人蘇子揖而進之曰子非石以聲乎予慕子久矣鍾哭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走不肖範形於天地之洪爐而浪跡於此吾子不鄙而辱臨之喜過望矣願為金石交已而議論風生各說相見之晚明年蘇子還朝言於神宗曰九江人石鍾者山澤之臞也自顧辟文弱似使人望之巍然而下視培塿丘垤真無足當其意嵓然其靜也淵停其動也風行其自守介然而不與易其處人確乎其不可拔也陛下誠能封之以鎮一州則柱石巖廊可以屹中流之砥柱笙鏞治

道可以致百獸之率舞矧陛下功德兼隆方將求鍧訇闛鞈之聲以鳴國家之盛顧乃使之鳴不平於荒江斷岸之濱非臣所知也神宗然之即日下詔拜侍中昇州節度使封聞喜郡公使御史巫士仁持節以往士仁道淮入泗泗濱人有符磬者浮沉洲渚間人號為無賴子然其先世嘗有貢於舜廷及從孔子於衛者磬失其業至是來見士仁士仁羅致之舟中與語大悅曰叩鍾之為人磬曰鍾體重厚塊然一武夫耳是烏足辱召命磬不佞先世佐虞夏有功不幸而

流落於此君如不棄發磬於庭磬能波流風靡而不失身上見磬必喜磬誓與君同升願勿外也士仁良是之抗疏以磬語聞詔載磬與俱歸至汴入對上果悦以為協律郎日與伶人侍上燕樂遂罷鍾不復召鍾聞之嘆曰天賦吾以風流之資乃終老於岩穴而不克致身東序刻勲景鍾命也遂學長生吐納之術以終

史官曰古語云秋霜肅而豐山之鍾自應蓋言君臣相遇之不偶也豈不誠然乎哉夫以鍾之才可謂實

厚而聲洪者矣顧乃抱遺響以長終而硜硜然隨波逐流如磬者進用宋之為宋如此嗚呼士仁尚何責哉

石鍾山在湖口縣詳見東坡記文縣人武庫郎中王君恕嘗讀書山上僧舍因裒古今題詠為集請予傳之以備一體敏政識

端友傳

硯 為錫山盛舜臣撰　吳寬

端友蓋春秋時衛人端木叔之裔端木叔好游莊周稱其雖山川險阻無所不之者也嘗南游過五嶺至端州曰此吾姓也止之遂去木稱端端州即今肇慶是也歲久子孫分三族而巖居者差盛其人緑溪而漁多津而黑又其目或紺碧識者輙能辨之曰此端氏之良也歲時有司常選其族人貢獻上方其適才自負甚重往往老死溪山間頃有人攜其昆仲四輩北游都下句吳有成皿君者好古之士也方宦隠南

宫一見契合延之上坐以為吾取友天下未見其比遂定為文字交他日東皐曰木生遇之曰是固端氏之良也吾識其資性已久特不知所以栽之耳因與之處加琢磨之功未幾皆有用北方知名士如燕碩者未能或之先也生笑曰此所謂成皿者其為人外若峭厲而中實温潤且不磷不緇有堅白之德君愛之與手足等曰吾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也昔尹公之他端人也取友必端吾志于尹者願終身結交因呼之曰端友而不名特作滌室於之居門無

爭數相與語其昆仲皆善臆對覺主人意勸輒更端
爲一日主人將有文字召致之俄避席曰此非僕所
能僕嘗識絳人陳玄曰玄識中山毛穎會稽楮先生
三人皆才士請與之俱其無所忌刻如此主人好為
此君傳神或時率三人供事左右無不如意有以穫
材進者楮輒引退獨端友舉止自如玄穎皆倚重焉
初三人善弘農陶泓及見端友始知泓之粗疎也遂
棄之後三人相繼衰謝而逝端友巋然獨存蓋其平
日靜厚有容而穎性銳楮質薄故壽不及云雖知守

黑之說頗好面攻人過竟亦短折韋端友能念舊故
每求三人者之後而提挈之以故其功著于儒林不
絶素患渴疾醫有井華者治之輒愈蓋知主人故鄉
悪山有名泉嘗念曰吾安能往飲以解吾渴耶井華
疑其侍人金注問之曰古謂以金注者殙頗公勿行
浸潤之諸可也乃用其治法如故其量固有容能含
垢納污然日必浴而去之有言其不及婁師德者曰
吾既使其自乾矣不去人不謂我為貪墨乎其廉絜
又如此論者謂韓昌黎為穎立傳如泓何人得幸聯

書乃獨遺端友何耶或曰昌黎時端氏尚未顯故不
知或曰端氏所居去潮陽甚邇昌黎嘗謫其地無不
知之理或曰知之蓋端氏非其人不交交則文雅士
彼胥吏駔儈之流何敢望其面如韓云官府簿書市
井錢債必不屑記注此其遺而不録歟其族人既有
才具多出用于世莫知其名今寓于成四君曰鍾曰
鼎曰黼曰黻
醉翁曰歐陽子序端氏譜于端氏若有所不足而獨
夸深溪歙氏為尤良夫韓歐為古今文章大家與端

氏交最久猶不相知他尚何望哉惟眉山蘇長公以
端氏出而歙之名文者始廢不用其人品高下至是
若定雖然吾恐起韓歐之爭端也故嘗竊評之曰端
氏比德于玉有君子之道上也語曰硜硜然小人哉
抑亦可以為次矣其歙氏之謂乎

湯媪傳　　湯婆子　　吳寬

媪之先余姓少昊之苗裔也夏禹治水功成氏世有從革之德載周書洪範篇穆王時有金母定生媪媪少遇為燧人氏之言者授以水火相濟之術善養氣能吐故納新延年不死人異之盡竊視其所為塊處室中一腹枵然及暮惟飲湯數升而已人曰扣之曰媪何以壽對曰汝獨不聞冬日則飲湯之說乎吾術止此他無以告子者因號曰湯媪媪為人有器量能容物其中無鈎鉅而緘默不泄非世俗長舌

婦人比性更恬淡貴富家未嘗有足蹟獨喜孤寒士有召即往蔾牀紙帳相與抵足寢和氣藹然可掬唐有廣文先生知其名召之媪至謙抑居下坐廣文揖而進媪曰足下雖冷官妾則婦人豈可與公比肩哉廣文多其讓與語至夜半頹然就睡偶以足加其腹媪亦不怒天明更與語傾倒殆盡自是廣文非媪寢不安席嘗曰和而不流清而不激卑以自牧即之也溫惟媪能蒸之以為知言媪復知醫思以濟世人謂其滿腔子皆春意也有貴介公子犯寒疾獨臥別室

迎致之媪初不欲往或曰此正媪行仁之秋也何以拒為不得已一行視其疾已在骨髓循其經絡起足厥陰曰是非鈇石可加法宜用湯液從其言體溫溫自下起若飲薑桂附子然及視其劑則其平日所飲者也公子奇其效欲留侍終身諸姬患之相與讒於公子曰媪雖知醫然實伏夜見蹤跡叵測其殆鬼物耶公子尚慎之媪聞而愠見曰吾平生號能容物至是不覺使人熱中卒罵曰家世非寒族幸自溫飽無求於世若輩粉白黛綠專以色媚人鬼物真自謂吾

見若輩之殺公子也竟去及接他人終不失和氣公子亦遂疏之諸姬更進御未幾疾復作竟死如媪言媪同時有夫人竹氏與媪每春秋時輙為人棄置相會黙然無怨言嘆曰人生出處各有時耳媪自周歷漢唐至宋已二千餘歲人謂其猶處子也閱人雖多無可以當意者聞涑水司馬公有清德欲依之公辭媪恨晚家有侍妾不一顧其夫人亦賢乃盛飾之以進卒揮去既而公拜相夜則思天下事往往達旦不寐媪進曰公辜不棄處我布衾之下愧無以報德惟

公盡瘁國事貌日加瘠幸為天下自愛公驚曰吾久不聞媪言媪言甚愛我願卒聞媪之所以處世者媪曰昔在周末猶及見老子教子曰汝惟知足知足不辱予謹受教以至今日公悟曰媪殆謂我耶即謝事退居於洛後農朝廷回有温國之封媪後壽益高雖云得異術要其先世從革之德所致不可誣也

蠶母傳　　　王鏊

蠶母者蜀之魚鳧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黃帝時有神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蠶蠶然也號曰蠶母母為人柔婉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不售母雖婦人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大庇天下寒士俱懽顏也自比笑葛時人莫之許會黃帝時西陵氏位長秋後宮之屬未備母以布衣進於帝曰妾頗以其不才之身充下陳執筐莒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使一旦得備箕箒碩碩捐吾軀剗吾腸以

報方今黑帝起北方為嚴刑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經營之可不戰而退三年之後變隆冬為陽和如妾之愚且欲為陛下定禮樂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彝藻米以黼黻皇猷使天下覩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悦遂以屬后曰是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也母有巧思而拙於自防後寵日甚而後宮皆妬之曰是所謂蛾眉不肯讓人者耶母日侍后三俯三起帝憫其勞也封為長桑君母嘗請於后曰妾侍巾櫛食息多矣後當吐而還之居無何其種滋殖后視之如己出

親為之浴上賜洗兒錢既而卜三宮世婦之吉者飼之寢室既成厥家世婦以見於后肌肉玉雪衣裳縞然后練然改視為副褘禮之既而有譖之者曰毋小人也避凉附炎且其性殘虐掾物多矣后怒請帝加炮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毋怡然受之不變徐曰吾固願剗吾腸以報雖就鼎鑊其甘如飴后愈怒於是裭其族抽其筋以徧賜天下既而悔曰不可使毋無嗣乃留其子子遂飛去自相夫婦其類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淂之蜀封以五畝

之宅使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稷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無者也其後歷代帝王莫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嘗禮之以為天下先及尹鐸為晉陽欲導以為治簡子不可乃止其後秦用之卒滅六國

太史公曰自古人臣立功者多矣未有婦人立功作為文章制度以衣被天下如毋者也可謂偉矣然毋始以功見寵後卒蒙戮古稱多才為累功高不賞諒哉

介夫傳　芥菜　沈周

介夫者姓䟽名介介夫字也其先居趙魏之郊淀樹蓺以生子孫甚繁衍至介始徙於宋久之由司城子罕薦以見宋王王問曰若居宋之土地幾葉於茲矣久必有相賴者若賴宋乎宋賴若乎對曰介竊凥王之土地覃及雨露欣榮不已頗有寸長敢不敷露於左右以求知也臣本一介之微視之甚草草然可以禦國之饉歲可以資王之僎德可以勵民之苦心王能味臣言享臣用則臣不為無利於宋矣如不足以

為利臣請退淀彖之仲尼取曲肱之樂亦素願也王曰周人聚䟽之林寡人何敢失之遂命淀事於楊門無修俎豆事日與王昵有燕必偕王曰古者不淂其醬不食朕於介亦然呼為介醬戲之也居常服綠問錫之紫茸爽以旌其勞辛之功及卒子罕哭之哀時晉有事於宋覘其愛士返兵卻攻宋獲以全君子悟醬為將雖其死尚保宋人不絕嗛食宋人德介乃謚貌而祀之貌成行釋菜禮以介不喜肉食非僭也介為人貌直幹濯秀可愛羣居秩然不紊有介然於世

者因名但平生口刺刺訣人是非不少假借被其中者或至流涙出涕蝵汗衆曰介有薑桂之性愈老愈辣其族有大小之異有曰蕪菁曰幽者皆淡泊於世味雅與齋僧寒士交若元脩信民爲其深知者惟介特挺出云其後介子推又從晉晉以其先人之聞納之公子重耳出奔推從焉道遭絶食推將割股肉爲羹以進公子止曰亡人之在遠也以有先生爲禦猶有旨蓄而弗知其冬也今先生軫念亡人之口腹傷已以飽人亡人弗以爲飽願先生自愛毋易下體也

推卒割之後公子歸伯第賞有功而不及推推之客歌於宮門曰茅之拔兮茹亦及之吐其茹兮忘往之饑公子悔追賞推推逃之綿山止曰我非貪菜而求益也誓不出公子筮而求之得遇曰巽木離火烹飪之象且傅說以調伊尹以烹我將獲賢者之輔遂火其山以脇之推就焚而死人謂介能蹈竈云

爲說者曰介在宋則宋利子推在晉則晉利其爲利者譬之食於疏可以化癃通積養胃以滋人於人不可以少君子於是乎采錄其父子焉其以功哉

竹姑傳　竹華

沈周

姑初不詳其姓氏鄉里性好竹有竹處即居人以竹姓之遂名竹姑多寓宜興張公洞傳得神仙術其顏如渥丹及通體肌肉皆紅縢以絳繒爲幗羃於首若蓋然其裏作襞積細文與菌子結姊妹風韻氣味畧同比之南阮北阮云不能察其胎生濕生氣生倏焉而出忽焉而隱亦莫能測其迹故莊周以不知晦朔訕之又傳其族来自西竺國竺竹同音因姓焉好與釋氏子交雖杯酒相薦盤飡相接而當不與草木之

流同腐者與泊然於世味之外畧無情緣可以執擬或曰初固超矣則亦有淡爪李之嫌乃笑云其如所自来耳聞被庸緇俗衲悅而佻之曰一切妄生於着着生於相相空則無妄無着矣乃瞥然分千億形彌山在在有姑也緇驚無所着其相其神而貪妄未悛尚歎曰安得䋲載而歸乎姑之術猶左慈以老羝惑曹操也

野史氏曰姑殆滑稽人變幻示術者與

烏生傳　炭

沈周

烏生者諱烏爲氏本姓木湖南人也族甚繁盛漫擴萬山而居久爲土地之耗湖南人伐之投諸火焉火爇不能尅其盡槎牙色盧質重愈精且堅戞之有聲金如石如見者歎曰木固生火所謂禍發必尅今既反是豈因敗而成置死而生者乎爲異而復爇之將覰二物之理有終然相反者否也火及則爲之通明火顧受制不能發炎焰以自威而木得以假其氣烈燠燠然煦煦然雖風之盧雪之座有晬面盎背之快

盡使天下寒士樂生附之於是無生之生無用之用無功之功舉昭於世見者又歎曰五行有受尅而相資庶物有受變而相成金鍊矣而後精玉琢矣而後巧范雎折脅而相重耳亡命而霸而今而後不敢以煨燼爲棄置也矣信夫李廣所云死灰尚然而況人乎見者三歎而加異之欲美其名而無其義惟古者棄而名籍而名勝狄而名因歎之不足而名之亦宜遂名歎而字之烏乎

方君談子傳　心口

盧格

靈臺有方君者深居丹府人莫能窺居上有留侯宅又有雍齒宅宅南有談子者君之屬吏也好臧否古今人物君惺惺時奉命惟謹不敢妄發一或昏怠則欺之矣一日以言得罪君甚憂之命留侯責之侯曰吾掉三寸舌為帝者師渠之力也安得而責之命雍齒齒曰吾自漢祖封居於此日食異味皆其招致也安能與讐命如意如意曰吾錫土封王君之藩輔也敢不惟命是聽歷侯關過齒衙呼談子而詰之曰君

之訓汝不為不勤戒汝不為不至若違訓戒招致禍尤何也談子對曰抑亦君之過也何以言之曰昔在唐虞之世君德休明百司奉職予為納言之官敷奏詳明出納惟允故一時制作若二典若三謨垂在史冊炳如日星歷代寶之永以為訓三代之隆君德無斁時予出納王命罔敢怠遑以故伊訓說命無逸諸篇亦與典謨相表裏周之衰也仲尼設教予奉揚休命叩竭兩端三千之徒並受厥旨韓子曰其聲大而遠詎弗信夫戰國孟軻氏好辯予實為之息邪說距

誠行性善養氣之論擴前聖所未發韓子曰孟子功不在禹下非由我乎漢唐以下君德懋矣而予供職不廢於是治安天人等策出師奏議原道等作吐露丹衷恢弘治道皆有功於天下後世者也凡若此者君主之予宣之非君則予固無以施其辯非我而君又何以行其意哉是知同功同罪不得獨尤我也如意曰雖然何以復命曰君之所居陰陽為之體剛柔為之用七竅通其靈五官供其役左有褒善司以旌其善右有貶惡司以洩其怒定之以仁義中正則神明內腴五官聽命可以比德於堯舜奪之以聲色貨利則本體昏昧反為形役不免同惡於桀紂是知君者百司之綱領萬化之權輿其重任可不重乎如意曰頤柚子妙思倡子箴讒吾將復於君爾談子曰吾聞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君惟以敬為主其庶幾乎蓋必淵默而雷聲尸居而龍見靜而戒懼存天理之本然動而省察遏人欲於將萌素富貴素貧賤不頃刻而或忘或造次或顛沛無須臾之敢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敬行於耳目之司矣手容必恭

足容必重敬行於肢體之部矣夫然後君德修明內外乎聰音像小人謹朝夕趨事乎左右庸敢怠忽如意曰何謂朝夕趨事哉詳言之曰君命吾言則言必有中其言足以與君命吾默則默而識之其默足以容或推明政治正言得失或形容盛德揚厲休功或婉而道之或諮而揚之或辨真偽而明之或正是非而著之或道其常而作彝憲或陳其策而成嘉猷或出法語若日月之垂照或降德音如雨露之沾濡或頒華袞之寵或肅斧鉞之誅是皆得其情性之正合乎義理之公蓋非君德修明吾亦不能為也夫然故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君臣俱榮內外合德可以孚魚鳥可以感鬼神可以贊化育可以參天地休風被於六合令聞流於無窮頤不偉與頤不偉與於是如意避席曰富哉言乎吾聞有德者必有言信不虛也遂以復於方君方君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昔韓子作毛穎傳君子怪其以文為戲及高氏作烏寶傳又喜其效韓體而頗留情於世教傳

奇云不關風化體𦁤好也徒然恩也竊不自揆
輙以所聞組織心口一傳蓋欲學者内外交養
動静不違以造乎成德之域耳辭雖不及二子
而寓意則向上一等讀者不以辭害意庶㡬俻
妄之罪可少逭云時正德丙寅三月望日書

清風先生傳

前 程楷

清風先生其先衛之淇澳人金天氏伐其國而裂之以其半封為平節君命之曰天下制度汝其為予司以其半封為安素君命之曰天下文翰汝其載諸炎帝祊六月祝融寇中原虐甚萬國如在紅爐中焦悶計于慧工氏曰此非可以口舌爭頑不能致者二人平節安素君耳然𢿙請必來來則當無恙慧工因假物色固請乃偕來平節君謂安素君曰祝融强不可與爭鋒姑并力㔷却之乃已吾有力而才不贍吾當

植其樞汝必展其才闔闢操縱惟吾揮兵與敵爭勝負惟汝雖然有二名者必有二心况吾與汝同所自出幷盍一其名曰清風先生安素君曰謹受約遂合力赴敵祝融知有備歛不敢肆虐三月連驛夜遁
太史公曰魏丙同心漢室以治房杜協力唐祚以興天下成于同而敗于異者皆是也彼妬忌異謀必欲功自己出宜其僨事而敗國也
索隐考異曰清風先生有三姓其一曰紈氏漢時從班婕妤入宮中厥後寵衰婕妤作詩諷帝

明年復召用其一曰羽氏三國時從諸葛武侯為軍前指揮侯親任之出總軍旅未嘗離左右後紈氏以婕妤登薦故遂昵近女婦羽氏憤武侯功不立遂無意世故與方外士交獨清風先生有文采故與文士相友善云

胡液楮傳

俞象牙遺烏木骨　羅玘

有輿圖之半輪者實胡液楮氏之族也其地疆域明其求物產居民焉無有也有之亦若繪圖然分十二牧主之十二牧曰烏木蘭氏十曰白象胥氏二烏木蘭氏實貫穿於腹裡之界白象胥氏乃於外夾持之然實同受轄於金丁氏焉金丁氏固故能并力隨機卷舒禀籥以風四方當是時祝融氏司令欲以炎威威天下天下之民賴是卒亦無苦及祝融氏退十二牧亦倦於動歛而退藏於密待時而動雖然十二牧惟白象胥氏骨鯁臣也使十二牧徵金丁氏與白象胥氏久與胡液楮氏同鮮醴矣烏能與祝融氏爭衡哉

木子靈傳　木偶

錢福

木子靈字雕開小字戕郎其先起于盤古氏母曰[illegible]水望月而生是名曰椿椿生八千歳當人皇時其子孫始煩然皆隱山谷得終其天年至帝堯時頗蔵匿奸宄命益治之幾赤其族其幸脱者猶得世居山谷燧人氏時採其支屬為光禄勳神農氏又取其良為將作大匠椿之後稍稍用于世然未甚顯貴商之末有射天者始用其族而雕琢以肖之木氏遂顯然類皆有所托不能自重漢高帝在白登時代美女以惑閼氏又孝子丁蘭遂以母事之六朝時有名玄歷者能為海賊而非其族木子靈者椿之後也然莫能詳其世數子靈生于唐初當德代時幹偉中堅大貝可雕之質然成就之者耳鼻欲大口目欲小往往難其人時有楊惠之氏嘗與僧繇共僑卒棄去而特喜與木氏游遇子靈恨相見之晩為雕琢粉飾之子靈木强約束惟命遂偉然為世所尊重奉香頂禮合掌膜拜雖王公大人不吝屈膝其支族卑者乃公乃侯或仕郡邑子靈雖深居高拱而其族有墳溝壑者或取以爨而過之遂大呼曰君救我君救我子靈不為動乃恚甚曰君若不遇惠之亦溝中之斷耳而富貴而忘我為獨無水木本源之思乎若粹而幻飾去而幻形有不取而爨者乎子靈慚不能對然貴重者若干年至唐末五紀之亂子靈没于兵燹後世子孫蕃繁彸雖窮鄉下邑靡不有之

太史公曰昔人嘗稱偶然題作大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豈不信哉豈不信哉子靈不得為樗櫟而抱臃腫之恨禍福善淫則又非其致矣至宋時其族有名木假山者或以假病之答曰余家子靈子將以為真矣而世咸重之吾之假乃吾真耳

曾開地傳

土偶　　錢福

曾開地字莊成小字增郎因去土而姓曾開地之先不知其所自起或云混沌氏之後至帝堯時后土氏共大禹平水土始就封于汾陰其後有起爲陶正者天下賴其器用然且登瓴甓甑釜之朴無能大顯周之時有名犧者以屬春官漢之時有名龍者以爲太常有名九者隗囂將王元欲請以封函關然皆非后土正嫡孝武幸汾陰祠后土而求其後訪之堪輿家以茫茫無垠而出開地者龍之後也開地遠祖當東

昏時徵爲蒲俑尸以劫西師鬢鬆裂背功卒不成故累世無顯者唐天后時爲天堂開地之父始與子靈之族俱徵詣上方然畫博士以繪鑄局以金木氏曾氏輒罷歸德代時子靈先與楊惠之游因進開地與共事受其獎飾莊嚴光彩煥然可觀王公士庶爭進崇重子靈心妬而語侵之開地曰子不聞土復爲土乎第不知子之漂流何所耳子靈語塞遂並重于世有相者語二子曰子靈質實項有縧紋壽百餘歲然不免火厄開地韶秀時有小小剝損然輒見髹而增飾之乃其後身粉骨碎禍亦叵測至唐宋兵火卒如其言其子孫亦甚夥有爲王公貴人者有爲輿臺隷卒者有百年香火而供養者有屋破垣穿而憔悴倚壁者子靈之後亦多類此云

太史公曰或曰土木所託也故朝廟木主其意遠矣嗚呼此樹栗之說也古者不得已而寄之名號以誌其神木主云乎哉況耳之目之口之鼻之而四肢之吾以爲土木也已矣或又曰今之爲祠堂者以爲子孫可識辨也故用偶嗚呼太廟何以必主也今　上

從言官易　宣尼廟以木主豈非萬世帝王之準哉

扶風侯傳　扇　姚鍈

君姓戶諱朋羽字君素別號清風軒舊爲瀟湘人鼎格峭而直一不染塵凡態世固已重之既而得剡溪葉氏子爲友相與去其短而取其長酉其所有餘以濟其不足於是爲完人有足濟天下者矣然唐虞以來民用協和君亦無事於佐理者暨禹有四海祝融氏爲虐民間苦之特甚禹乃詢左右求所以副天下望始物色君君遂慨然赴命奉揚惟勤一柿而驅之祝融氏焰遂息天下生靈鼓舞稱慶而君之功自是登

名太常矣第君性尚謙默不欲爭長衒能出入公卿間時或引形迹以自晦有言及其功輒視而不答卒未有能啓其喙世之人莫不賢君鄒用益切諸葛氏起佐蜀龍驤一世無可與共事者乃獨引君爲參謀指揮三軍伯業底定其後晉王導亦嘗辟君以扞西風之塵卒安晉鼎與有力焉君之事業隨試輒效類如此自是時君世主恒視君爲尚方之寶士大夫相與愛護維挾無敢用其點污天下事每得君一濡故其姓氏之著雖外夷間且有能道之蓋衣被如伊開而猶能極之久遠進退如孔孟而未嘗艱於遭遇追逖不吝於嬰兒終可以動萬乘之貴族類滿天下顧無一不本其宗祖其在君者俱是韻艷世未有傳其事蹟之毛穎諸公列者是亦豈非秉筆者一欠事歟余故備書君之本末以補太史之缺俾君之名亦曰是以不朽云

陳玄傳　　墨

易宗周

陳玄潁川人周封舜後胡公满於陳因以為姓自八世祖敬仲奔齊後竟不顯父松養高林壑足跡不至城府秦始皇過潁川召松欲官之松因辭乃遥封為大夫同郡柏梁氏來賀松臨風嘆息曰兹固當嘻矣何以言賀先是其妻感孕之夕夢有黑龍據其腹松自筮之得貞離悔坤為明夷上六爻變而之賁謂妻曰是卦不吉而吉蓋離火也坤土也火為文明而坤有國邑之象後若生兒其以文章顯乎顧初得明夷

夷傷也昔箕子以之而見囚吾知不免矣未幾有無賴子棘不為松所容奔告於秦曰陳公怨深圖大今潁川以南皆其所據不早除之必為後患始皇怒使蒙恬伐之恬諫曰不可伐以聲罪松齊民守田舍無不牙以利用無勢今以凌人今以流言襲之潁人必自恐潁人恐天下搖矣始皇不聽恬至潁川或勸松遁去松曰先人之土不可棄也矧吾以讒致禍天若喪予其何能逃恬亦募人生致松而夷棘之族松背縛見恬恬載之後車歸告於始皇曰臣徃問罪松實

頑陛下待松以不死始皇乃并其妻囚之上宮已而生玄時赤光满室松顧其妻曰此非文明之兆乎易於是驗矣始皇崩守官者歙人因竊玄以歸玄幼質凝重獨緘默不言歙人乃延師端模以作成之時天下多亂玄韜晦不出漢高祖既定位不事詩書後聞陸賈言乃稍用儒術玄聞之隨歙人至長安因賈以進由是日見親幸叔孫通起朝儀張良立制度蕭何定律令玄與有功高祖一日召玄問家世玄並以對高祖歎曰始皇苛虐如此安得不亡乃授玄龍

香太守贈為松滋侯玄自掌機務勞瘁日甚高祖見其羸瘦顧謂玄曰朕以國事勞卿至此奈何玄對曰臣幸際聖明得竊名以傳不朽雖捐軀殞命亦何惜哉自是不踰月而卒高祖憐之詔有司自今陳玄子孫賢者皆録用時有假玄姓以求廕者左右察其實以聞高祖立斬之自是無敢冒者

史臣曰自古得天下者必資於才然天生賢才以遺人國亦何嘗有厚薄哉顧其君棄之而不用用之而不從是故國勢日孤而危亡繼矣夫智長於辦而才

充牧抑雖中人之質猶得以自奮而况英雄豪傑鴻飛龍卧以待天下之清者哉斯不云乎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以是知漢三傑而下多秦之逐客不謂一陳玄也雖然籍冠兵而齎盜糧呂政誠可鑒矣若蒙恬者亦秦人之賢哉

石虛中傳

端硯　易宗周

石虛中山後人其先與歙之龍尾溪石氏同族祖青游羅浮至高要愛端溪山水之勝遂家焉父諱子性剛介隱居未嘗炫燿虛中初生時有異人相之曰此兒紫眼有稜他日必以文章顯父由是深藏之有金氏子雅好修飾虛中與之游益加砥礪一日端守見而奇之曰此子廊廟之器少加文墨即成大名虛中乃隨外姻附舟入京師聞穎川陳玄孫尚清有美才竟往投之一見如故唐明皇聞其名乃併尚清召之

命為左右史一時詔制多出其手明皇與太真幸沉香亭召翰林李白作清平調羣臣皆不得預獨左右史與高力士在焉明皇謂太真曰朕嘗以文事厲和肆顧其性遲緩不若虛中之英發也自是益器重之未幾安祿山以幸進明皇寵之至與太真對食戲為塞酥之詠虛中從旁竊笑顧謂尚清曰此禁宮實錄也吾輩職司記載茲不傳後世何以為戒祿山雖極貴幸虛中每見必趨避未嘗少屈祿山諳而廢之虛中閉門斂跡無怨言祿山反明皇入蜀太子在靈武

遣使召虛中即奔至叩首對曰昔至尊所臣等而諫祿山使忠言不得以上達臣等知有今日久矣時裴冕勸太子即位虛中曰不可中原人心日望殿下收兵討賊今至尊遠御逆賊縱虛不先聲罪而遽正大位可乎太子頷之乃命同中勸上表請旨並召諸路勤王後賊平以功封即墨侯年九十始乞休致上尤眷愛不已時或召賜顧問以其子後屬籍侯爵而諸孫尚蹈榆朝由是端溪之石遂名於天下知虛中性沉靜寡嗜慾平居未嘗忤人人咸重之故得上壽云

史臣曰處功名之盛能不以進退而貳其心卒以令終者吾於唐之中葉得一人焉汾陽郭子儀當天寶之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乃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誓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綴旒然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畧平遭讒致謗褫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退無纖芥自嫌蓋其心在王室知有其君而不知有其身耳若虛中者謂非其類歟世之為人臣平時受君恩享厚祿一旦臨利害奉頭鼠竄視其君如路人者聞此亦可愧矣

桐君傳

琴

孫承恩

桐氏著姓最遠炎帝時已有之質本木訥而有文幹帝才之始隸籍大司樂以其能禁人非心故又謂琴氏世以本桐出也故猶稱桐氏云在舜時尤著禹治水轍迹遍天下東行至徐州遇君于嶧陽載以後車命徐州牧貢于帝都舜日與賡歌南風之詩天下大治論者謂其功不在五臣下後命夔典樂桐自請願備器使韶樂之盛桐績居多焉在周時從文王居羑里賴以遣釋周公相成王悉徵雲和龍門空桑之良以備用時得人為最盛孔子道既不行于春秋尤樂與桐氏友每有所感必即桐鼓而歌之桐輒能暢其意爾後嗣日蕃人益多與交者凡孤臣孽子幽人貞女隨其遇各有所得有伯牙氏者與之尤善每謂曰吾生平有山水癖惟子與我共耳時有鍾氏者獨知二人相契之深子期死牙與桐寢蹤論者謂人惟務取友固不必人知若牙者亦隘甚矣子賤為單父宰慨然有志虞氏之治徵桐氏日與周旋邑用稱理晉稽中散康常欲結為沒齒交稽後以罪被戮戮時猶

相視為永訣卒不負其言時又有戴逵既聽者亦雅
善桐人有求識桐者輒就二人既不問賢否悉與進
戴則務擇人苟非其人雖王公弗與至不勝厭輒擲
桐氏以絕求者戴則暴矣非桐之罪也是後獨桀乘
翁深會其意作志言交每相對一笑嗒然忘形人莫
窺其際也桐為人冲雅和樂聲合律身中度金和玉
節偹八風四時五行二儀六合之象其同輩若秦阮
氏者俱不可同日語也雅好潔且惡煩囂延之者必
闢靜室焚香坐以石擱尤宜月夕與語並快意傾倒

然頗不為時俗所識其未遇者多為野人所折辱漢
時有得之俾供爨者蔡邕偶過之聞其悲鳴急邀以
歸邕戲之曰微余子其燼乎曰提挈之見其裾有薪
迹曰號為焦桐氏唐明皇嘗召對便殿語未竟輒叱
去故終明皇時弗顯桐後亦頗逐時好多隨人意出
新巧聲其族散處天下既衆然率以年老為良其壽
者多至三四百歲面作縐文識者輒能辨之曰此斷
文桐氏也嘖嘖加賞至以儕于焦尾云
論曰桐氏固多賢然亦因人而成余嘗慨想虞周洙
泗之盛生其時者賦質既良而又有舜文仲尼為之
主故其言論風旨高明廣博有太古之遺意焉所謂
聖之徒者非歟降及後世其德少衰矣臨卭之事千
古之羞而桐亦與焉視祖德何如哉世之欲友之者
亦慎之而已

温湛傳　　湯泉　　嚴時泰

温湛字去垢關西人也居驪山下其先與寒士同宗而興派雖不及寒之繁衍而世德温然人咸稱之因以爲氏禹受舜禅先期沐浴方隆冬諸寒皆塊然蟄伏不爲動惟湛始祖泓內融外洽蒸氣和蒸禹用而悅之遂命主湯沐之地故又姓湯氏十七世孫滈佐成湯以盤銘新天下功成封天水郡侯春秋時有名沂者居魯城南有左右逢原之學曾晳嘗率童冠從之游資其麗澤焉歷戰國秦漢以後湮微無聞至唐

而湛始著於開元間毋金氏夢燭龍入其室覺而生湛及長神清氣温霭出塵俗嘗逢異人授湯劑方藥及服食金丹硫黃煉修之術湛恥以方技名秘不言於人惟游心聖賢之學誦詩之教温柔敦厚而易則潔淨精微昔孔子欲學易以期無大過而又以詩訓其子及門人可見聖人於六經尤注意於此自是沉潛詩易不舍晝夜久之覺有温故知新之益慨然以師道自任專務涵容開人自新之路一時學者罔不樂從之游以沕入都以漱滌多所成就焉性不樂仕

進玄宗聞其名徵爲太子洗馬不起又徵爲冬官卿亦不起侍臣言湛温雅清修寔聖世第一流人物陛下當親屈萬乘帝乃命車駕幸其第湛玄衣玄冠蒼玉珮以見意泊如也帝曰朕渴慕先生久矣啓沃之益今有望焉湛對以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必溯求心學之源涉其津揚其瀾以至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之盛於是使斯民淪肌浹髓於沛然德教中然後爲自新新民之全功帝悅倣貞觀間擢十八學士更番直講時人謂之登瀛洲及太宗崩而浸廢不講至

是帝使張説諭湛欲以爲翰林學士俾湛等居其中湊太宗故事湛不可曰此人世仙境耳豈屑居之吾當御吾即俾入真瀛洲也説以湊於帝帝微恚曰拒人顧當如是耶説對以湛絕意仕進故放言自棄不足責也帝意遂解卒不挺其仕更數年之湛愈感激言臣自揣下流不可上通清要輒以戇言忤聖意陛下不加之以罪而又愈屈車駕臣仰見陛下不惟有人君之度且有人君之體矣湛性滈朴喜放上古穴居野處帝乃命將作匠爲充拓之而起第其上仍甃

以白石時人語曰湛雖不拜學士而其身已在石渠中矣湛得異人所授方術惟秘服食修煉至於醫藥謂古聖賢所傳足為仁術嘗以之濟人凡血脈澀滯筋絡拘攣膚革瘡癢等疾罔不治之若病瘀結於內針石所不及者亦倣倉扁華陀法服病人以麻沸散良久汗洩五臟邪穢由毛孔而散其病自愈語人曰倉扁湔洗腸胃之術雖神而割破腹背不無駭病者吾法固知以滌洗為主但不敢剖破耳然要其收功亦未始不同也人咸韙之帝自相韓休以来甞軒圖治御貌殊瘦及服湛湯劑更腴澤殊常時楊貴妃病渴帝曰令步輦從以就湛湛診視訖對曰脉浮且沉厥肯涔涔火熾於心載渴載斟此多食炙方果所致耳乃投以湯劑妃熱服之濈然汗出遂愈湛頗知妃宮掖隱微曰放古和緩以醫為諫繼言及於嬿納塗山之感又及蔓河洲漢廣江沱所詠以諷之妃不覺悅懌知在德不在色一時屏去膏沐天然如洗帝顧而笑曰太真汝今可謂之太真矣湛從旁贊曰若妃始終能然則臣規諷之益不淺于圖史但恐妃不能

恒耳未幾安祿山生日妃言於帝欲以後三日用湛洗安祿山兒帝謂湛湛對曰臣日者云云固憂妃不能恒今果然臣若又曰而助之是前言不信於妃矣帝重違妃意復强之湛曰臣頗能以尸視代庖凡將牲體至者臣能爛之使歆今天下皆欲飲食祿山肉陛下為天下烹之臣當効力若洗以為兒則不可帝乃別命內侍為妃洗之明日湛曰祿山從帝來幸知已洗兒曰識之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今祿山之洗其小狄乞濟者邪祿山雖憾之然湛不屑仕竟不能如之何湛為人寬柔畢遜凡来者如呈身御史識面郎官釋褐上舍去衣鼓吏脫帽露頂之詩人下至袒傳之傖赤脚之奴皆以和氣接之未嘗少阿常曰柳下惠謂袒裼裸裎不能浼而黃叔度亦汪汪若千頃波吾獨不能為二人乎湛不仕而醫致富溢人皆羨之湛曰是奚足貳吾尤善不龜手之藥若冬月以售吳人之習水戰者則立取裂地之封亦不難然吾不屑也其人曰先生不仕固清矣其如潔身亂倫何湛不答帝一日問湛曰朕聞人臣不得於君則熱

中邪對曰居寵思辱是以不火而熱矣湛常病洩或曰先生善醫何爲患此湛曰予豈不能握固閉關耳但終日納液頻多苟不一蹴洩之必成癥滯故也帝聞湛久不娶問其故對曰娶妻非媒不得顧臣所處地若無水上人耳帝乃擇太液宫冷淑媛以賜俾從御溝出湛由渭親迎之相合如夙契未幾携之放浪江湖尋赴海上不及帝臨流嘆曰此非易水之寒何斯人一去亦如壯士之不復還也左右言湛精服食修煉之術實非凡人而淑媛亦凌波仙後身二人既

遇圓仙去蓬海耳帝曰然湛向者自言侯良伴入真瀛洲朕以爲妄乃今始知其有謂也初湛常於二月中旬灌内園瓜已而結實大於犂頭味更甘美帝怪而問之曰先生何術致此對曰草木得氣之先此多亂之祥良由聖德感召臣何術之有帝以爲然至是始悟其能奪化育矣時帝春秋漸高方慕長生之術及湛去恨識湛之晚忽忽如有所失命跡其後派用之

斷曰秦漢以來方士鼓荒唐之說以惑人主者何可勝數湛有異術而終不肯自言於玄宗惟勉以帝王明德新民之臣學豈不賢哉後世陳希夷入見宋帝不對其君以玄默修養之道而勉以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說其亦祖湛者耶又觀湛不肯爲妃浴兒而以烹祿山爲言其直節勁氣尤人所難及也或乃謂湛太柔少剛豈知湛者哉湛之支流末派今散處天下而惟滇爲多在滇永昌爲尤妙淵微滅湛皆有潤身之學可謂世濟其美者矣予方資之以與郡人圖新也故爲敘其前人之美以感[illegible]之傳曰公侯

之後必復其始噫勉之哉

俞黙傳　烏賊魚　嚴時泰

俞黙者渤海人本姓墨氏狸之裔也入漢以来始改姓焉黙生而多趾及長腑腹駢脇脩髯豐頷望之知為偉人性雅好讀書常曰吾趾為句丁每乗扁舟泛海上載圖書數巻沉溍其中武帝建元初年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或勸之就答曰爵禄者上之所以餌士者也吾豈若偃游于此哉深自韜晦絶意仕進久之上聞其名使水衡都尉羅致徃海上物色之不得上曰詩云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自古高尚之士

大率難致如此也或言黙舟泊處文光鬱郁無難覔者上復使寀求之果得焉黙與寀俱詣長安明日當陛見寀顧黙謂曰君顔色頗黧恐上乍見之必駭嘗聞園荽能去黒盍試諸黙笑曰天生黒於予園荽其如予何及見上上注目良久曰是固所謂墨客者耶既而曰君安在何相見之晩也問以治安之道黙敷奏數千言皆自肺腑中流出上覧而奇之拜為子墨客卿自是恩寵日加每宴飲必命與白羔年耕及諸珍等侍而雅意向黙餘子僅取充數而已常曰與羔等

飲但知羅列膾葷惟黙在乃可謂文字飲耳耕等忌之從而媒孽其短曰黙文譎怪幻誕宗尚老氏其諂卒歸於無陛下欲親近儒臣無如松滋侯陳玄者玄文與雅可以垂久非黙所及上曰朕固知黙非玄匹所以任用亦自不同特以為比若等則有間耳耕等慙謝一日上問黙舟居海上何恃而不恐對曰每遇風濤即遠岸則下矴近則維之以纜是以不恐耳上曰善哉他日舟楫之任當屬之君矣耕等聞而益忌之復譖于上曰黙之先為寒烏所化今其吻尚如烏

喙蓋遺體然也又曰黙貪墨暴戾雖頗有文難要不免為充言而黙行者願陛下察之上曰玄烏生商古之善用人者或取諸盜賊吾復何拘朕之得黙如魚水也若等勿復言黙聞之感激至泣下愈以忠鯁自許時上方好神仙方士或言黙善導引吐納之術能縮趾至頂間上以問黙黙對曰臣但聞寡欲可以養心心得其養自可延年不知所謂導引吐納也上黙然未幾上有疾醫云黔人脊幹生得之可療時内外臣工無如黙之黔者黙聞之欣然謂醫曰苟利社稷

死生以之。况吾受上恩素厚。今日豈敢自愛耶。然此不可使聞於上。在吾自爲之耳。乃密就刺客金鍔。委以身焉。醫得其幹以爲藥。天子服之果愈。已而召醫行賞。醫辭曰。此非臣所能。以默之幹爲之藥也。上不覺失聲曰。我雖不殺俞默。俞默由我而死。爲之嗟悼不已。詔厚賻其喪。賜瘞腰裡地。乃贈爲文忠侯。默無嗣。尋録用其族云。

太史公曰。墨子之道。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夫施於天下。固不可。施於君父。則惟恐其不然也。默本墨氏裔。而能爲君以殺身。豈非善用其道者乎。至于回帝吐納瀉引之問。而以寡欲養心爲對。尤可謂深中帝心之膏肓者。醫知默以身爲帝之藥。而不知以言爲帝之藥也久矣。嗚呼。此豈醫之所及知也哉。

三友傳

脚帶　氊襪　皂靴　　王蘧

足有三友。戴元白、毛士瞻、皮子華。戴生其先相黄帝革羽毛之俗。爲文明之治。世系寖遠。生其裔也。軀貌脩偉。瑩潔如玉。性善機巧組織。卷舒以時。而好脩邊幅。裁製不失尺度。毛生出新羅羊氏。氈氄族爲人溫柔和厚。性不言趨炎附熱。與貧賤者交。雖毛鬆衰落。久而不厭。皮生族出胡地。始祖仕趙武靈王。賜姓皮氏。以短捷從征伐。後世子孫習染。可以黄可以白而與大夫士交。則知其白守其黑也。三生與足處一舉步。三人必同行出入。相友而戴生與足尤親狎。每促膝談禪。若有骨肉相依之歡。士瞻子華不悅。士瞻出席攘主人曰。吾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然于子則放踵而不惜彼二生。固以皮幣事足下。而吾獨無毳燰之供哉。吾昔北遊齊國。舍趙彥深而來從子矣何負于汝而使之表裏受敵于二生也。士瞻咕嚅未了。子華少疲。隱烏犀几而卧。不言若有皮裏春秋者也。久之拂韋而起曰。足下以鞾視予。誠未知孰貴孰賤。若用超距攻城之勇。舍我其誰歟。吾嘗受咏賞于

束坡侍清談于蕭琛屈辱力士攀擊贓吏使吾腰繫
百錢誠羞為子助選子能出使四方當為子致遺愛
于民人子坐廟堂時一舉足當博烘堂一笑也子何
外之而不惜我塗體沒雪之苦由是元白束帶以進
唁于主賓曰吾于主人有大功者四吾自幼束縛之
使就道理一也吾能展布其體與之交結維固二也
主人周旋曲折吾必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三也
吾時包羞含垢未嘗不精白一心以從事四也彼二
生者不過䊶線之功皮膚之效耳信不若吾之近裏

羞已也二生倚背附耳意尚悻然元白曰始吾潔己
而進也淨澄江之死練翻雪中之縞帶適見子華呻
吟喘息形容顑頷士瞻敗絮自擁衣不掩脛矣士瞻
曰吾瞻之在前也摻手白雪之鋪溫手紫茸之煖適
見元白訐窮揭短遺臭潔病子華百孔千瘡地無立
錐矣子華曰二生不自憂而憂人不見負薪者反裘
而衣乎皮既穿毛將安傅吾湫于外戴湫于內則士
瞻幾有子卿齧旃之艱矣吾躓于前毛躓于後則元
白幾有王緘曳布之媿矣吾惟去其故而畜其新滌

其貌而飾其躬二子處吾囊括之內不亦可以藏垢
納汚耶二子無以對乃約盟曰吾三人奔走形勢之
途趦趄盤桓受辱胯下久矣而今而後相與躡履青
雲之上振步紫閣之前聞吾聲而識吾主人志願畢
矣唯主人企足以待

辛元傳　朱砂　常倫

辛元字靈倩其先東海人鼻祖歷刼翁以混極贅仕稱其後世凓漸斬徃徃撒處民間故辛氏子孫多不肖矣至元生而慧亮放達性好遊天下事無所不說者及冠齋槖中裝值萬金賈遊蜀遂以貲雄西川西川故多佳麗元安之弗念歸也為任俠自號朱離君從僮容數十輩日以遊放為好其客衆狡者五人皆陰為樾利而孟明者為冠首即元有嗜樂咸曲為招致各當其意所欲為用是馳騖日廣不事生産人皆

謂之浮生云蚡崑人申生元外戚也素於元至深其人獨負血氣數附護朱離君亦憐之兩人者相為倚重東海兒歌之曰微辛父氣為主舍申翁誰為宮及元之客蜀也不禮於申生申生聞之亦怒絶不與通坐是亦失勢貧不能自振矣客有說申生者曰生何拒若主之深耶朱離君習雖狂躁然仙才也足下必欲計久舍此無所與可其銳於易動軽出者用群奴故耳足下誠能逐之除室與居徐說以道德之言強以清靡之宴宜無不從者申生然其計乃厚具招元

使者數返申生乘駕自往迎元元不得已強赴詣申君酒數行申生起為壽因字謂元曰靈倩公天下奇士也始吾與公素昧平生托造化辛得侍君遊然僕非公亡以為主公非僕亡以自存雖天下至昵不是踰也今公舍雅遊狎姦細洵自娛矣竊恐一日釁發吾縱不惜朽下土公匆匆將安之乎即能改圖則安固之業雖億世可也元乃佯聽之因避席謝曰君休矣行當為君改之於是申生清舍處織飲食起居皆曲為之防居無何其故僕數輩陰守之而元亦數數間出申生患之客復有說申生者曰子之守若主亦踈矣盍求安之之術也申生曰柰何客曰子昔留久放之徒而處之以幽曠之地是宜其不從也茲尚穉姑女留此人少壯而愈靈竊慮一朝風雨奄及則長必舍子而他適矣且吾聞朱離君外雖剛陽其中未必有也誠得桑貞之婦以佐之苟意念相孚可不強而自固矣走里中表氏子體柔懷真良偶也子盍往求之申生大說乃從黃負媒焉黃負者戊己校尉黃寅之婦也先是媒十餘輩往皆不字及負往媒乃字

行卜十有一月至日令元親迎之既婚元大說果孕舊習黜故僕深居幽邃悉如客計焉明年輒息其子亦神異不倫朱離君夫婦咸重之秘不敢逸稍稍試而已矣後還泥丸里居泥丸者九年元乃携申生并其妻子紿為採藥滄洲遂不返世傳以為仙去云

贊曰詩稱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言附比之禍均也申生而資客計卒匡其主以及其身可謂明哲矣朱離君實弱為任俠及其一言自悟能返正以上遊豈不誠大丈夫哉夫以歷叔翁之事覯之則其世遠矣

茅仙君傳

茅棐筆　陳九川

茅仙君者西漢時人不知其名有巢氏之苗裔也有巢支庶土著者或為茅氏世以儉樸聞陶唐氏下之有曰茨者脩髯不翦能驅風雨嘗佐堯以仁覆天下諸侯皆仰戴之封於荆雲夢之間世食沃土有才子曰菁生而三脊清淨能通鬼神禹治水至荆齋居夢帝賚以神佐物色得之命代禱祠有功江漢既道遂載菁俱歸告厥成功堯乃錫禹玄圭禹讓於菁帝復錫菁玄圭使佐伯夷典三禮世其官乃定荆州歲貢茅氏一人待詔凡封建諸侯則分命之為卿掌其國之祭祀故茅氏之族遍天下至商周猶盛世不失官周初茅氏為大宗伯之屬鬯氏佐之是時天下稱泰茅氏有賢曰茹與弟二人皆有龍德彙貢王庭王乃命二人輔相天官地官而以其一兼大卜大筮之職齊茅氏有神女生而有文在手曰蒹莊公夫人取子之宮中嫁為衛莊公夫人是為莊姜不見禮於莊公莊姜蠶於宮郊齋祀浴種感水土之精而孕彌月生子衛人神之莊公顧以為不祥弗子乃別封之庥

曰是植禀毋氣耳俾原毋姓爲女茅氏其子孫遂爲
衛人昭王時荊楚彊大屢歲不貢茅氏率桓公率九
國之師伐楚責之楚服復貢如初至秦茅氏始失職
亡其圭而女茅氏始著代有仙術十數世至仙君乃
南遊吳越入名山修鍊嘗掘伏苓於烟霧間得祖亡
圭寶之曰神物固當終顯毋以自隨道成乃出遊人
間以度人爲行亦脩髯瀟灑雖約身有度而或時禿
袒不飾好書能務博采尤嗜玄酒飲酣淋漓輒濡髯
掃素若畫卦草玄然及就縣而玩之文字奇古精妙

入神不斅言而意象足王公大人爭延之雖宮便殿
欲尊尚之皆謝不行惟高人達士招飲於名山勝地
竹亭草閣之間時往留迹人一見其顏莫不仰慕其
風神漢末知曹操有篡志而頗好文欲因而說之乃
說名聿拉其侶左慈俱操一見握手稱意然不能用
其言慈欲變現感化之乃故騃諫操果怒趣殺慈慈
遁入羊羣呼之百羊皆應操莫知所殺命烹一巨者
盡拔其毛而管束之以遺仙君曰還君侶仙君歎曰
慈慈委蛻耶他日亦當以文顯乃受而藏之遂去之

隱迹武夷山又數百年至南宋而蒼顏如故聞紫陽
真人慕道有氣䰟亦入山結廬乃出與之遊數假文
字誘之紫陽頗藉以揚名然卒不悟其意久之乃曰
是一博儒耳未足與語與復去之莫知所終自秦誅
滅諸侯郡縣天下諸茅在侯國者皆散泯無聞惟青
嫡裔世慶故封者至今繁衍間有三脊云
太史氏曰昔帝舜重瞳晉文駢脇今菁亦三脊種傳
後代神明之胄異哉女茅厥初與簡狄姜嫄同類仙
聖之降異凡所從來久矣仙君欲寤操謀以安海內

及點化紫陽皆不酬志大道信難行哉

白世重傳　錄　　董穀

白世重者名元寶以字行朱提人也其先嵒出金天氏因生賜姓族既蕃子孫各隨其所胙土以為氏居中央者為黄氏名百錬世重居西方為白氏餘三亦然皆本金姓獨黄白氏貴震天下勢與人主抗衡自海内以及四夷無處不到而世重視百錬尤神妙百錬家尊貴人不易狎不若世重之流通無方也凡民生日用布帛菽粟鹽鐵舟車土田棟宇醫藥棺槨之具鮮美華好艷冶珍怪之物送贈燕樂婚祭之儀賦役刑名選舉之公務世重皆執其機善權輕重平物價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世重所至則難者易死者生低者昂疎者親忿者懌能言者皆訥不勝匹雛者皆可走烏獲無不立辦否則鮮有遂者又善掐軀從人雖碎為錙銖不恨又能自錙銖復為完膚細腰鳶肩面瑩然文理精密凡世之民無論少長男女貴賤以至賊盗見者皆歆慕愛樂若嬰兒之覓乳母白日剽掠昬夜盗冢甘死不避至有假童氏子弟為偽世重以欺人者亦甘心焉不知其何術能得人歡心如是

然性陰狡易變洽比匪人於貪墨不檢之士則呈身獻媚以求合且從吏之使化蛇虎餘人膏血於民之齷齪鄙嗇者則窟其榻下潛其櫝中招朋引類月子歲孫翕翕憐愛甚相得也時或厭倦則輙反噬呼胠篋鼓回祿擠之囹圄殪之梃刃思復成怨轉而之他曾不少顧其無情如此尤不喜清修固窮之士春秋時惡顔氏之子使之簞瓢屢空死無葬具在漢惡王孺仲使之販絮自擁黄頭歷齒晉惡陶淵明使之行丐乞食諸如三子者不可殫舉無不受其凌虐至老死乃已三子之徒雖不少屈彼方揚揚自得以為能威福人至　明嘉靖間又惡澉之董子使之飢寒拂鬱者五十年且言於司命俾食祿安義安義固世重所棄地也他日歸有訛言者曰董子交驩白世重矣世重固匿其家於是哄然咸走董子詢世重消息董子以實告則羣起而怒曰不情哉爰肆為誇詈董子俛首而受者數月至流離轉徙無所於歸而始信既三年復置之漢陽漢陽非人所居甚於安義他日歸貧無立錐僑寓隣境或又訛言曰歸而不至殆世重

黨於董子也懼歸而人之索之也於是復哄然去董子詢焉董子無以答乃歎曰惡哉白氏之子夫既不欲親余則已矣而又使人慫余夫人焉得而慫余實之子之侮余耳夜乃夢細腰鳶肩者一人揶揄而前曰舉世皆不我敬獨公素輕我我實慽公吾能無翼而飛無足而行吾之力能登天而入泉公顛踣至此誰實為之公今服乎否也董子不應覺而思之曰是已即白氏子也淺夫哉因傳以識之

嘉靖辛丑余歸自江右僧茲多口嘗作石羊記矣今年春還自湖湘多口猶昔也乃作白丗重傳以寄所知埶一笑焉

湘陰虗士傳

功竹[illegible]

湘陰虗士者祝姓觀名字文父者也其人質[illegible]委曲長身瀟洒文采頎然望之如雲先是嘗有烏溪真逸宦遊橫州見文父悅之既解官挈以歸使從澂上從吾翁游翁謂其子碧里子曰是益友善交之勿輕瀆也他日有玉芝師者善化導人見文父語之曰君甚美質如陳平之玉人皆惜君中無所有吾政喜其虗耳雖然萬里至此踽踽涼涼不適于用未契道也柰何文父默然惟命芝師于是截長補短痛裁抑之無慍色已而居然成器碧里子益尊崇之雖生平未始屈人必推文父出一頭地至琢象骨為杖捧持而進之文父見其謙下亦安受之不虗讓嘗曰始吾自愧空空中虗無用而豈知虗之為用大矣天下之用皆自虗出不遇芝師幾虗此生矣吾湘人也因自號湘陰虗士云又曰墨氏之道孟子非之自吾觀之人患不知萬法歸一耳苟知之雖摩頂亦何害哉其所造至是初覺均齊端正久之益圓活睟盎神氣充然似得道者別號泚九宮主碧里子愈愛敬之凡碧

里子之循雅閒散有山林氣望之儼然異于凡民者皆文父所成就也蓋親厚且三十年如一日往從夜寢亦與之俱閒嘗問曰子家世可得聞乎曰子欲知乎吾帝胄也碧里子聳然再請乃曰吾陶唐氏之甥也昔我重華都君御世既久欲賓於天逦南巡蒼梧入九疑山上弃二妃追之不及于洞庭之野翠袖相倚呼天而泣淚血殞地龍孫產焉繩其祖武世世惟肖用是蕃衍以至于今實我都君大孝相傳昭代終慕之明驗故我湘陰之譜不可亂也世有居嶰谷者

淇澳者渭川者柯亭者黃岡者非不名于天下謂之鉅族則可以方吾宗則有間矣子知之乎于是碧里子起謝曰吾固疑子之彬彬神明之後信不類也

小良史曰余聞湘西祝氏族甚大子弟又咸多能或業筆床詩函或職為扇或為簾或工桃笙其稚弱者亦能自斅學鳳鳴中簫管咸器于人然皆以藝役之至若尊而光恭而安無為而成人可遠觀不可褻玩恭皆莫文父若也然余見其雅量善覆蔽成人之美其與人交白首益相得雖無上人之心而有上人之德此固非餘子可比數者也

二月十四夜夢作湘陰虛士詩以題吾斑竹冠耳中述烏溪翁贈我先子從吾府君并玉芝子製作之意貼于五畝山房壁間見勾溪西村石門茶谷又數人同來讀之稱美余亦甚自喜既覺不能記一字枕上乘興遂作傳云

溫惠先生傳　雜　董穀

溫惠先生其先世扶娃東方咸池國人與若木氏家于蓬萊山下吸海氣吞日光得道有至術能勾身成縷乃西入中國佐西陵氏先蚕衣被天下功在萬世故爵之侯而封諸隰謚曰溫惠是為隰溫惠侯至殷有主伊尹佐湯以伐夏者至周有以神藥授扁鵲飲上池水隔垣見一方者神明之胄世濟厥美代天理物故後裔綿永先生為之聞孫不欲忘其所自故以溫惠自號朴茂不華而常皺蹙有憂民之色恒自言

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吾心亦然思天下有寒者猶己寒之也故居不擇地後不辭勞上自后妃貴富之家下至閭閻凡親先生者無不獲益生有輕煖死有冠衾奉上有玄黃為禮有幣帛先生復急急然與之經營晝夜生息春秋匪懈雖濯膚髮折肢體流膏髓不計也先生天性既樂于是無矜客人皆狎而玩之猶庸材焉實加于無功情篤于豔色其顛倒若是而先生怡然終歲處墻下者不知者蓋先生黃中通理殆聖德不可及也先生利物之心無窮既錫人之衣猶時出其餘緒使饑者取而食之若蔡順戴勝皆賴焉又貯善藥如螵蛸白皮者遇疾則施之其惓惓于生人蓋如是也且以餘力造為靭紙以備書記恒有志於天下四方則揉為彎弧民有生男者往懸諸門其文事武備又如此可占知先生之不器矣

碧里外史曰昔張詠守成都成都士民甚重所謂茖居士者詠既蒞即勑民謝絕茖氏延先生而禮之民亦落落耳久之先生教其民製為羨錦遂以奇貨聞

于天下成都由是富甲諸郡乖厓公之名迄今不衰近吳浙閒獨崇先生先生亦宜之吳浙遂為東南財賦之首先生與有功焉余益嘆先生能纘先緒無媿厥祖者哉

十五子傳小序

碧里山樵抱憂處困于溆之北郭遭時大旱澤焦室磬。日既晏矣家人無以為炊憊甚強起行園見衆植無言。各遂其性緬懷萇楚心實羨之衆植亦對以臆若有以教我者胷中之累為之一釋。回念十載前先君子命余種樹迄今尚未成林然盤桓間能使余樂饑亦諸子之良厚也凡十有五種戲為各立一傳貽知我者一瑳云

溆水西湖董穀碩甫題

目錄

大庚山人傳 梅　董仙孫傳 杏
柰文林傳 花紅　安中滿傳 榴
雪水衡傳 梨　巴園翁傳 橘
洞庭君傳 柑　周餘生傳 栗
白敢夫傳 銀杏　曲處仁傳 核桃
朱方傳 柿　東赤心傳 棗
牧丘黃傳 枇　王華子傳 李
夏貢元傳 櫻桃

大庚山人傳 梅

董穀

大庚山人姓韓氏名英其先世與寒浞同宗惡浞之逆言於太史氏別族為韓避居嶺表浞既誅滅自是中原無復寒氏惟嶺表之族蕃衍布散於大江之南云英志行清苦潔白有大抱負可方傳說自宋廣平林君復而下弗論也最愛山樵遂來與同老圃餘子者皆兄之

董仙孫傳 杏 董穀

董仙孫名奉貽以字行遠祖善醫愈疾不責報天大其後故所在如林尤盛於彭城居雲龍山下者三十里朱陳村者二十里皆一族無間焉福善之應何貽乎至仙孫猶傳其草金丹法能煉胎經七晝夜化成金粉刀圭入口白日生羽淩不自秘以其方著之本草真博施無我不愧厥祖者哉

柰文林傳 花紅 董穀

文林者柰氏也初名来禽慕魯展禽之風故效之宋高宗時有王謙者愛禽之美好宜人薦之帝帝大重之賜名文林云柰氏之族不甚經見惟後漢王祥為後母所迫依於柰氏雖風雨昏黑不去則其能恤孤睦隣可見矣近有一支在金臺者變姓名曰頻婆形體魁梧見之者咸驚曰此非文林也何其貌之似文林也怪而問焉裔出柰氏然後知其適譜也

安中滿傳 榴

董穀

安中滿者外國人也安氏以茂族雄於塗林當是時博望侯奉命使西域諸國遂取蒲氏苜氏戎王氏及安氏等數種質子以歸天子命育諸上林苑中故中國有安始此中滿多文華發為葩蕤穠艷奪目雖歛華就實猶珠璣滿腹笑則齦齦然露其齒見者窺知其胸中之富矣

雪水衡傳 梨

董穀

雪水衡溫伯雪子之後也遠祖在漢得幸於武帝封為含消侯雪氏世典水衡故以官稱或曰人也有量本體汪汪如水之平滿而不溢故曰水衡性恬淡接人殊有風味以故人渴欲見之或譏其尚有心有則曰人可以無心哉頑邪心不可有耳大中不偏之體而無之則生意絕矣人不能離也好簡冊善紀述人家有異書欲傳布者則請水衡去使中山毛生子墨客卿奉鈇鑕以從相與剖析發載則忻然就命終老書林不恨也

巴園翁傳　橘　　董穀

巴園翁不知其姓名也亦不知其壽或曰璇樞星化而爲之惟楚三閭大夫嘗頌之謂其本於后皇漢蘇耽拾其毛髮數莖置井中病者飲之皆愈則無問其年可也翁蓋有道之士急於救世病者雖挫其皮膚以爲餌亦無所愛不獨毛髮爲然與園老家相善視疾必同往無所不宜蓋聖於醫者也

洞庭君傳　柑　　董穀

洞庭君不知其所出殆亦異人也與巴園翁氣味極相似體魁梧膚稍遜腫識者亦謂其自清都謫降人世隱於厮後自鬻於江陵李氏居龍陽洲上歲供主人絹數千疋以木奴呼之不較也後與巴園翁遍遊南中頗獨不善醫巴園翁所笑然君亦笑翁之搰搰曰惡用是摩頂放踵利天下哉惟時泚戴山人攜斗酒聽黃鸝聲自以爲得云

周餘生傳　栗　董穀

周餘生者社其名也濩姓周餘其先世見重於衛文公徙其家於楚丘之傍謂之曰昔夏后氏松姓殷人柏姓吾與爾周人也幾滅於狄非周餘乎曰以氏之社能纘其先世開於籩豆清廟之祭果脯咸具社不至無與成禮故其自立甚固自衛甚嚴人不敢輒犯時至乃撤棘以出釋褐呈玉見者凜然起敬蓋禮法之士楊雄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者也

白敢夫傳　銀杏　董穀

白敢夫名果自言裔出朱提氏稟西方長庚星之精以生故其孕育不類既長必斷其股取諸異體而續之乃始生子以故蹣跚如鴨人皆呼之為鴨脚此其異也敢夫初為人擯不用咸言其能毒害人無敢以手相攜者去游江西禮馬祖而參之日侍左右職司點茶祖語之曰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真實遂大悟盡毀去其浮華表裏瑩如也人皆喜其自新自號核齋以識之

曲處仁傳　核桃　董穀

曲處仁遠祖自胡中來寓居青州内美而外惡青之人咸不齒之曰果哉胡也不適於用踽踽然無與為侶後遇白氏之黨大喜曰中國亦有類吾者乎白氏亦雅曰吾見擯久矣今得子吾豈孤哉遂相與隱陸為腐儒久之粗去而精存乃確然有以自見人始賞之今處仁與敢夫乃二氏之後也

朱方傳　柿　董穀

朱方字方甫處之松陽人多能好事善幻術友人數之曰昔段成式稱其有七絕則其多能可見矣鄭虔文家貧無以學書方甫嘗供紙數屋則富而好事可見矣嘗寓居青龍寺韓昌黎同數友游焉時秋日方烈赫曦亭午見賴龍萬頭遺卵滿空三足金烏自天而下啄之精光相射不能正視大駭焉須臾道士以玻瓈椀進靈液照瞙几席詢之皆方甫所為也則其善幻又可見矣

東赤心傳　棗　董穀

東赤心者安邑人也東之浔姓本於東方曼倩善滋射武帝以杖扣殿檻叱曰東來東來棗輙奇中上大笑因賜以姓而封諸安邑遂世有其土富與千戶侯等或見其形小而黑以羊矢譏之乃自言曰諭人者未可以貌也頓時未我用耳一旦天子稽古右文鑽燧改火必有若李舜者薦我炎炎之勢陽氣畢達而成夏令則向之笑我者且將附我矣

牧丘黃傳　桃　董穀

牧丘黃者黃之先周武王時乘田也史不著其姓名周既克商歸馬於華山之陽而以牛俾乘田放之牛大蕃息武王封之爲牧丘子孫因官爲氏云又善爲人媒妁凡仲春令會男女必俟牧丘氏雖然有笑容而後之子于歸否則人皆指爲淫奔不齒也黃乃籌之曰先世司牧司婚皆非良圖吾何司吾其無言矣遂與王華子爲隣終身緘默然愛之者衆自成蹊焉

玉華子傳

李[illegible]叔

玉華子者琳國人也與仙人韓終善終賴其服食曰以不死五千年一成丹食之者壽齊天地相與入中國寓京師嘉慶坊遂又號嘉慶子王安豐者常妬之鑽枯其髓欲使絕嗣而孫枝愈蕃衍貌美亦善幻嘗於春夜化為名姝青衣淡粧與楊氏陶氏扣崔元徽請借十八姨自衛人相傳驚異俄而立於苑中縞素繽紛委地遍體皆被鳴瑞如綠玉可愛信異矣哉或曰玉華子老聃之父云

夏貢元傳

檇李　董穀

夏貢元名進字薦之一名含字廷獻漢叔孫通起朝儀言於高帝令諸州歲貢其科非一獨以進為首舉同類雖名位素著者莫得而先焉至則必先引見於太廟而後侍御於天子其見重如此粦氣滿容色如赤瑛光彩可鑑見者嘖嘖皆呼之曰貢元貢元杜少陵在西蜀時對野人談貢元退朝自大明宮出之榮則在當時獨蒙恩寵可知矣

玄通子傳

墨為休寧吳希善譔　盧恩

玄通子姓源邈矣自結繩政弛兕罭兩栗時奠祖玄氏得煉形術于俎徠若頡氏識而重之以神其用羲軒而下唐虞三代墳典誥誓姬孔思孟制作著述歷世與有功焉昆裔蕃衍枝流莫稽有剡于孫竹為台氏或流于浮提為金胡氏祖龍燕天下文信侯修呂氏春秋于雍其亂以功錫侯爵食邑松滋萬戶封其所自出為大夫者五朱幾用斯計坑焚禍作無赫赫名僅見知于醫卜筮藝華而已又有諾瞿者異端害

政為君子所距且污吏輙冐其姓氏而當刑者又命黥之殊默默不能白漢時編號其類為隃麋凡尚書令僕悉令給事子雲從獵介之獻賦呼為客卿迺得與楮國公石鄉侯毛中含友善楮得其借重石感其克己毛藉其漸染世論文契必稱四友炎德衰阿瞞館于銅雀後不聞顯者天寶間玄宗晝行殿上見玄衣者拜舞盡禮留直秘省安史禍熾同李廷珪渡易水辟亂于歙廷珪贈以龍紋之衣雙脊之劍能入水不濡削木成樣故張遇陳朗柴珣輩皆珍愛之陳述古嘗匿之鍾室以驗盗得實拜黑松使者胡元[illegible]華夏東入吳海淮之陽有繆公子者見其有翰林氣象風月襟懷為之築軒以居楊鐵崖更其號為璞隱若仍為敘其世譜繆廢流落淞浙間張九四據吳召置招賢館相周伯琦華收錄文翰見九四名號不正復入歙之黃山號玄通子隱而不起有欲致之者悉遣其宗人庸品者應之因有龍氣龍香水晶虹光之號然皆非真脉也正德初嶽彥吳希善遇玄通子于山泉精舍謂之曰吾知子矣夫子好玄姓以質成厥

用廣遠聿以為名震離煉形火木通明詞林翰苑子擅威靈百工技藝需子而成子非不用于時應時之況用乎子也玄通子悅遂與希善善而希善事玄道子益虔松楮問政之堅膠沸新安之源箔麗水之精金屑霹射之老針剝麝臍把龍漿爬梳不暇苦心焦思撫摩以安其體搜和以適其味衣之龍文佩之玉玦秉以圭璋娛以琴瑟錦茵纈藉玉匣珠函優游于明窗淨几之間欲見之者非介希善不得見也由是遐邇共欣華夷同好士林贊頌投札恐後星軺海舶

賓于皇華者罔不稽程延君以謀一覩乎玄通也。玄通子曰、吾先自受知四目以迄今時未有希善余之遇厚也。希善于余並德同光。其與圓蓋方輿爲久長者乎。

君子曰、於維玄通體貞用譽古今賢愚顯晦隨遇會通。山泉爰得知巳。契踰膠漆。法邁張李。玄非吳厥成匪良。吳非玄厥名匪章。玄與吳斯文之盛。遇麗澤之深交也。諒哉。

遊文四傳

海嶽逸史中立王觀熼著

壬申夏予偶爲清風君傳夏杪病經秋入冬瘧擾榻岑寂懷抱欝然搦管即物爰成三傳游戲筆墨雖無關於世教然博雅君子亦所不棄長至日書

清風君傳 摺扇
户牖侯傳 圍屏
廉汝脩傳 竹簾
引光奴傳 取燈兒

清風君傳　摺扇

魯譜中立王

清風君姓善名行可字叔存先世未詳所自解之時有善卷者解以天下讓卷卷曰吾立於宇宙之中冬衣皮夏衣葛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去入深山莫知其處解尚其德求其後使食邑清風盖自是得世其封傳數十世而至行可其族遍海内外巴閩湖襄西都吴越皆有顯者清風君獨稱寵君嘗與金如意宗辟塵友善如意時在王公豪貴掌握聽其指揮辟塵常依侍女童子手中任其

驅拂金君之性硜硜不折宗君之貌易如敝帚以是二族不顯於天下清風君之族獨繁而昌者以行可之無忤於人也行可為人精骨力美服飾足風采與人接清風徐徐可掬士大夫未嘗不愛而置之懷袖騷人墨卿繪事絶藝一見行可輙相題詠點染為行可增容色借行可以傳翫於世其有狂夫不自介間弄惡墨以污行可之面目者行可亦不與較曰彼既汚我我清風自在也行可當炎凉善舒卷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時或我用則來故人於座右驅酷吏於紅塵揩天下於清凉救民庶於洪爐以至蓐收司權白帝當令則卷而懷之或秘諸函笥斂迹緘首以待陽和然時有高人達士當窮冬盛筵則曰清風君吉士也雖非其時亦不可頃刻忘於懷袖使俗氣逼人清風君曰末流不競塵埃滿目聖賢不能輓吾自善足矣其如彼何哉彼亦其柰我何

海嶽逸史為之贊曰賢哉行可清風佳埶能卷能舒不剛不柔非珪璋而有温潤之資非琴瑟而有中和之氣賢哉行可道高德備惜哉行可不出其位

户牖侯平維翰傳　　圍屏　　魯藩中立王

維翰字伯匹姓平氏行方而性綫故號韋齋能隨地安置與物周旋有範圍之意故世以為圍又能屏四飈辟紫埃為一面之藩屏故人以為屏蓋自黃帝製器物以適民用而平氏之族始顯有名扆者薦御於天子之座至今為貴族維翰振乎中藥製桐梓之朴以為骨裁剡溪之藤以為衣文以鍾王之墨飾以顧陸之繪其八面而聯絡乎一氣分陰陽而配位乎四時舒之則屹然屈之則可携當登閣廣廈高筵盛會

錦裀備陳殽核畢具使非置維翰於北面則楹柱之間豁然風生户牖之際灑然塵起王謝之堂幾何不為廣野耶以至王孫士女騷人墨卿或為蘭亭之飲或為遊春之會未有不約維翰為主盟而資其屏衛之力也維翰諸族有出自黟者則溫然而潤有製以雲母者則光彩奪目有貢自日本者則精金絢色有潔而白者有華而藻者然皆不若維翰之儒雅可交也維翰之德聞之天子錫之封制曰咨爾維翰平匹通達殊有君子之器安閒周旋不伐屏翰之功其以爾為户牖侯以永作藩衛者維翰稽首受命曰臣敢不竭跽識以答殊錫維翰之友廉處士者聞維翰之封恚曰高揭庭户歷夏經冬予不我久出入花氣繚繞鑪烟予不我馨朦朧堂寢之美依稀嬋娟之面子不我媚子何功而獨受顯封也維翰曰子志大而才疎乃以尤人予何功預以封讓於是廉處士赧然而退

廉汝脩傳

竹箫　魯藩中立王

廉氏其先河東人為大廉氏之後譜系湮微無所考訂汝脩昆弟三孟曰廉薄仲曰廉慕季即汝脩汝脩居海嶽逸史門下近二十年其二昆有游王謝之堂者有赴許史之幕者汝脩樂近書香獨事逸史久不忍離一日逸史黙坐書軒汝脩翩然越閾而前曰我先世有名頗者戰國時為趙卿守雲中匈奴不敢南下有名范者為漢太守民起五袴之謡二昆氏託迹豪貴之門皆額以美錦緣以柔葉繡以辟邪畫以祥

麟鈎以精金捲以纖玉惟僕一身淒涼生計牢落憶昔自出黃陵之坂斷於匠氏之手成以日就之功即揭於君書軒之門者二十年矣為君護書香為君泳花氣為君隔輕塵為君暎草色為君延談玄之客為君醒黃粱之夢雖挹君之清芬實一貧之到骨深有媿於前人殊赧顏於二昆僕覩君派雖天潢迹本儒素心惟道義飾亦韋布自贍不暇何有於我請從此與君辭矣逸史笑曰吾書軒誠寒且陋任爾他適復何拘焉卓如立直前析之曰汝脩謬矣汝脩謬矣子

試覩豪門之歌舞何如書軒之芝蘭試觀公子之膏粱何如書軒之清泉試觀五陵之輕肥何如書軒之韋編試觀儀秦何若鄒枚子得聆逸史之歌嘯近逸史之翰墨亦子三生之幸也乃謀他適所見亦左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之謂也汝脩聞言皇皇如有所失曰微子之教使僕失身矣願子携僕與逸史重訂歲寒之盟於是油然上鈎更加殷勤逸史凭卓如立之肩以窺新月

贊曰廉氏之侶月白風清胡厭淡泊而慕浮榮他適見左悔過重盟微卓如立之面析使爾迷途其未已

引光奴傳　取燈兒

魯藩中立王

削松杉或麻稈長二寸許銳其上蘸以船上之硫遇火則焰然以引燈燭謂之引光奴今夫世人相貿未有不左其道以告之二人同行槲之井而下之石者多矣引人以光明之路者誰歟

奴燧人氏之裔也其後為太乙之精劉向校書天祿閣見一老人扶青藜杖吹之火出以照乃太乙之精也奴材質雖微而為人引光不擇巨細賢愚或芸窓三餘或吳宮織錦或高館張筵或窮簷取火奴未有不輕身以往者以故貧富賢愚王公士庶之家畜之不以為多夕夕用之不以為煩而奴亦不厭奴且有高識楚王絕纓會燭滅亟呼奴奴不應轉出久之纓盡絕奴乃出引燭照之卒成楚王之德而收壯士之報者奴也呼奴不愛其身而引人於光明之境使在上者推之以照天下則窮荒絕域安有不得其所者哉

户羽傳　扇

浦南金

户羽者夏陽人也一名箑始祖五明舜擧為納言(舜始作五明扇用以廣視聽求賢才)後出佐禹治水從行四方者八年禹受舜禪有天下建國號曰夏論功封以食邑三百户遂姓户氏子孫世守其家法傳至翣有寵於周武王王勞之曰障翳風塵爾之力也賜爾服用繪綵章用翟(周武王始作翣俗名障扇)其後子孫日益繁衍散處四方不可勝計然苗裔亦寖以微矣羽與翣同祖為人反覆惟炎熱是附故火正深德之漢成帝河平元年夏五月火正擅權用事乃薦羽於上上召見羽問羽有何能對曰臣能為陛下赤手取凉州上嘉其能遂留置左右與滕安然庰正平張曼卿三人者同直清暑殿獨羽與上共臥起愛幸無比時或少離如失左右手一日上幸甘泉宮召羽入紫綃帷中叅預機密羽陰重不泄又無穢行后妃以下皆優容之他日火正又薦其友人氷氏亦得近侍遂稍疎羽羽謹身媚上未嘗輒請休沐上念其勤勞賜白玉墜子一枚封扶風侯得衣金紫出入禁近人言羽好廣交自王公貴人以

至與阜皆與之狎上聞而惡之羽叩頭謝曰臣戶氏子弟亡賴者素不擇交因以累臣臣曷嘗與與阜狎上意乃解繡衣使者其陛辭上欲以羽副之對曰臣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上笑曰姑試卿耳卒不遣時班婕妤失寵廢處長信宮嘗題詩寄羽欲其從中調護之羽得詩默不出一語婕妤飲恨而死雖趙氏顓寵蓋不能不致憾於羽上在未央宮忽秋風起顧左右歎曰羽少溫厚而體又柔脆如不能霜露何自是息幸日弛後乃放之湘中羽甘心無怨言子七華九

華（漢時扇名）並有父風

太史公曰余聞翣之後仕漢為前將軍身長九尺上每御朝為之導駕兄弟皆倘宿衛衣金紫左右擁護廷臣股栗莫敢仰視朝儀肅然人以為淋孫通之遺今然始終一節不以冷煖易心使羽聞之將媿死之不暇矣吁羽真小人哉

太素生傳　紙

徐珊

素生者故滕氏裔其先業佐宓羲治畫有功乃命代有繩氏世掌書契桀廢棄之殷更封簡為孤竹君奉業後周武王時孤竹君二子以國相讓逃去語在夷齊傳中國人歸其中子籍往封於滕滕之有國自籍始時籍以區區之滕介齊楚諸大國間諸大國惡其為己害交欲去之世子恐甚使畢戰問孟子得聞經界之說遂効死弗去國僅賴以存至秦始皇時用丞相斯議燔滅有書氏殃及滕氏并燬其族間有噍類

子遺者悉竄為城旦舂故諸滕往往逃難鮮散藏壕辟間至武帝思立其後搆求民間弗得而素生已數歲能衣不帛襦袴矣時漢和帝元興中黃門蔡倫典作尚方素聞其名乃令與故布居相與操飭廡隅修飭邊幅以堅白為世所稱往從司鉆司直二氏受裁匹之蓋倫更名曰砥字太素云並薦之入秘府兼起居注素性敏而善於記載自經史百家陰陽術數以至稗官小說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簿案尺牘及當代典故金匱石室之藏帝每召顧問不遺一字下至王

公大人庸夫孺子隨所扣小大皆悉心無隱時帝頗
親宦侍凡論政事得失及人才舉劾雖大臣不得輒
至帝前帝特令素函封奏之面陳可否時或稱旨帝
曰朕堲讒言罔極交殄于朕師令命爾為喉舌出入
予令孜孜夙夜惟欽素拜手稽首曰臣輒當令書同
文嘉厥謨猷以奉揚天子之休命復詔居石渠閣與
諸生講論五經同異校讐成編奏之帝以輔翼功封
楮國公統萬字軍或譖之曰素薄行人也且貪墨忝
何用之素聞之免冠謝罪帝笑曰卿以文墨受汙濁

之名可謂太白若辱矣乃命之冠素謝曰臣以薄劣
幸遭陛下殊遇諸所受遺不入私室思與諸寡陋者
共之不悟更得此謗也且臣非不能洗心以自明祇
恐潔身亂倫而曳白之徒終當取譏後世爾既出乃
私告墨卿曰可以逝矣不必就鉗束將肆我于市昔
穆生以醴脫身幾不免難況毀言日至乎乃力為求
退劾神龜曳尾塗中入青壁山終身不出帝錄用其
後仍令掌故其後子孫蕃衍散處他國更冒姓氏故
齊有桑氏蜀有繭氏閩有竹氏吳楚之間有穀氏悉

以能受書並庸于時唯竹氏穀氏二派為尤盛而會
稽楮先生則以國為氏尚仍其素云
外史氏曰素更名砥砥者砥也言素所行整整平滑
如砥石也或曰故布即季布後也漢初有汝陰侯滕
公者亦祖文公如朱家指脫布難素或其遺也予聞
之楮先生云

太玄生傳　墨　徐珊

太玄生不知何許人或曰燕人也委心服氣煉形之術出入龐鼐中游於㕘寥之野見廣成子仰天而噓氣氳然喀焉似葆其光者太玄生覬然若脫屣而師之廼立鼎爐均火候望煙霏雲霧而時時吸吐之遂飫以瓊華之膏杵以純漆之臼經百鍊而玄道始成更號太玄生云太玄生性耐寒不食五穀噉石飲水以為樂雖肌骨皯黳垢體漆面而所居皆華室其率神聹如也有為兼愛之說者生見而悅之思以其術

利天下曰摩頂放踵吾將學諸翟氏知白守黑吾竊比於老聃云雖然至道之玄窈窈冥冥至玄之極昏昏默默故白以涅緇朱以紫亂吾不能與數者比色故兀然獨守吾太玄有銳生鈍生素生者宗孔氏學遂相與漸濡而磨礪之揭其精華以成文章世持文墨議論者皆歸之生生後委形萬象不知所終人以為玄化云

外史氏曰吾聞逃墨必歸於儒噫若生者亦可謂善變矣而復以玄化道其易惑哉

太銳生傳　筆　徐珊

銳生者趙人也以豪檀里曲閭不得推擇依史毋焉毋厭之乃就湯沐邑竟脫去益跌宕不羈秦內史見而器之載與俱歸紛之理而漸精其行始彬彬然以書生名矣銳傾而長亭亭直立有風塵物表之意與士大夫遊其學無所不闚自書契以來篆籀古文奇字以及鵠頭蚊脚龜蟲麟鳳之書六甲四體八分八法之義靡不依類象形亹究其極銳曰立人文盡變化星羅雲布雖鬼神不得而知也性嗜山水嘗岸幘

散髮登五嶽頗偃卧仰觀天地萬物之運冥會獨得則躍然以起信手塗抹而意態曲盡或風雨大作四山盡黑滄江震蕩呼吸銳抱竿獨立驅龍蛇而奔走之嘗以語人曰吾能斡坤軸撼乾樞鼓元氣而雷動域中不難也有頃被髮行歌出游塘下甚適或問之曰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遇吾宗丈人淮北子與麻衣道人居與之久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性好游其蹤跡遍宇內視幅隕若彈丸然每以為隘思馳八極而周覽之曰安得皇頡為御保章氏佐之胡斯躲

乘邕縣羲鵲為之執繼後先與之過蒼門馳闢明驅濮鉛飲馬咸池以遊於無何有之鄉而後吾頋始遂也子西子為論動静夭壽之説鋭聞之曰子西子不知動静焉知壽夭夫形體質也不能不死而有不死者存若謂静者壽則山不崩石不隕動者夭則海必竭日必墜耶今夫天曾不能以一瞬息於其上故死生命也有質者所不能免其壽其夭特遇焉耳吾嘗動而能静蘧蘧然支離吾形而道與之載故淵乎似萬物之宗而吾之不死者且與天地為悠久也若是者曷為壽耶曷為不壽耶鋭始冠而艾以唉墨致黑既老考終牖下世傳會稽蕺山蓋其遺塚云

外史氏曰古之豪傑其氣象非委瑣齷齪者比故其行事每或過高而剖綴藝文要之有裨於世噫若生者可謂不賢矣乎

太鈍生傳

硯 徐珊

石鈍字太鈍巖穴野處以厚重聞會採訪使按郡廼就與見和之論議丁丁使曰美才也為之砥礪廉隅而丰神燦燦遂成偉器使與計偕以上玄宗召見於端明殿試之雖文辭不少概見而應對精確不爽帝甚善之拜弘文館學士鈍為人沉静審密每侍帝側其進止有常處帝與鈍圖任文事夜分乃寢或更宿不出時賜一休沐焉帝勵精圖治鋭於有為與論治道甚洽乃為前席曰帝王之治以何為學鈍曰以主

静為學無欲為静則人極立而帝道可舉矣帝曰卿何學鈍曰臣以凝静為學臣始之學也其見天下嗜欲可好之物雖日積於前而無所染故事至則精研以應之有所停蓄固滯一洗之則盡去不留而吾體未嘗動也山東人李白者以奇文取稱帝召見於含光殿令鈍與處宮人楊太真侍太真素重其名因曲意以奉鈍不為意終默默以退或不悦鈍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又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吾不及亂矣乃力為求去隠萬竹山中草玄不出日以接

引後學為事燕人陳黥宣城毛述従之遊所啓沃甚多黥曰吾従吾夫子遊摩去吾滓垢殆盡化矣述曰與夫子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漸濆不緊而不知夫子之洗我以心也鈍所處必鑿方沼引泉名一鑑池玄雲靈爵閟涵上下時臨流賦之其所居密室名涅池窩僅可容膝人不堪處而鈍或經旬不出開戶視之則偃坐如故申申如也後安祿山反玄宗幸蜀太子即位于靈武復强起鈍拜平章事肅宗政尚姑息而諸鎮跳梁鈍因勸之剛斷果決不事柔道不合

復謝病免其所著皆經術之學凡萬餘言據其論治之語著於篇云

外史氏曰鈍之進退可謂不失其道者矣傳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従之則孝弟忠信鈍前後數對皆不失道而其隱居山中則又修身見於世者噫鈍真儒者耶

清風先生傳　扇

王綎

五明居士有功於虞受國為扶風侯世承封號然質任純樸衣毛羽而已厥後競習紈綺至先生始變其故俗緝楮為衣而骨格稜稜不凡有機心能卷舒與人交則清風灑然襟裾煩心頓釋以故高人達士一見遂為握手代有聞人通顯於時元帝朝附麗班婕妤不終愛於帝寢疏之迨晉有名圖者依止大司馬王導時元規塵起汙人導使使圖為之障蔽又有名揮者先生三十世孫克自振起五代間每佐丞相

袪酷吏來故人輩稱籍甚為楮氏中興祖嗣是族屬散處居金陵者最盛占籍千門稱大宗居西蜀者亦頗昌熾稱小宗蓋別子為宗者也西蜀尤多綽約輕娟善伺人意隨宜上下甚多風致惟性不嗜吟咏繪畫人亦誅之其別族居東夷久習土之燥熱亦其性不耐寒若金飆應候秋飈薦爽輙避深藏稍稍氣濕則又于于而出以希世用間有居四明者居徽者居閩者居虎林者居姑蘇者居高麗琉球者居嶺表則姓蕉氏葵氏蒲氏者皆其分派也但趨炎附熱或譏

其炎涼若楮氏則曰炎涼變態常情乎以我信我則無加損也爍石爲金天地爲爐我於此時則伊周大儒北風其凉雨雪載塗我於此時則夷齊餓夫仲尼不云用行舍藏卷舒在我彼以炎涼譏我者不固哉其爲見乎介峰子聞而喜曰吾因楮氏而得用舍行藏之道矣爲作清風先生傳以傳

冢菴先生傳

格眼紙　王經

剡溪居士楮先生者平生博學強記上而天文下而地理遠而典墳丘索庖易連山皈藏毛詩三禮旁及子史百家九流星讖之數微而簿書期會出納屠沽乾沒泉布錐刀之末一經紀錄輒終身不忘與管城子石處士玄成侯三人相友善動息與俱無幾微閒以是搢紳下逮臧獲無不親且愛者初年自號素菴忽一日曰吾聞君子之學非徒博之貴而惟約之貴吾博矣使縱橫曲直馳騖上下汗漫而不由於規矩

終叛道也爰就正有道約之以程式導之以繩尺秩秩然井井然使欲親炙者得有所依據不待檢束而自不踰於大閑端人正士多所許與時有騷人墨客豪俠數輩詆之曰惡用是拘拘儒儒爲也又寧知非所謂雲之尚玄而糧之加暴者哉先生處之怡然不以爲意歎曰修爲在己取舍在人吾直吾道而已削吾迹枉吾道以洗時好吾不能也廼益自刻厲時括舊習清明如初終身弗渝其介務以範俗措世遂成大儒傳式天下愈重於好學多文之士矣晚年更號

累菴學者稱累菴先生介峰王子聞而嘉之曰無偏無黨律己正也不詭不隨率物嚴也文理密察溫而理也成己成物外內合而時措宜也為作累菴先生傳以傳

高密王傳

孟思

高密王風姓太皞庖犧氏裔也庖犧以聖德代燧人王天下其後有名后者佐黃帝與力牧常先大鴻為四相以養民帝以其子孫繁衍能世依稼穡之德以作甘為天下利錫以社土而封諸高密云王生而神靈輕體纖腰行步若飛善鳩其衆環侍擁衛誅伐嚴肅謹君臣之禮尤勤視朝日再放衙王時弗息惟冬寒乃止其子若孫無弗王者然無專土而有專民王出之國多集有巢氏有巢之人甚愛重之聞其止戾

爭奪以邀請王設食前導王弗前衆弗敢前或爇香隨之強而後可然亦弗飄然也王所居曰臺亦曰房王既勤政衆亦力作紛然出入性弗少暇藏精育妻蚩鋒於其後人有犯之者尾而刺之棄其刃而去雖死弗悔中之者必臃腫痛楚詩人所為頌莫予荓者也然性勤工巧四之日載陽即出郊原圃囿於凡穀蔬木卉野葩櫚藥汀溪澗沚之毛而華而芳可以為糧者無遠無近採擷以歸蓄構積居蘊釀脾室迫肅霜寒至乃塞向墐户入此室處其趨有為不致休息

如此蓄糧既多不可勝食秋歛不給野人或請助焉王弗恡情上自王公飲膳餌服無不取給糧既甘美為世所尚迺有陶唐氏者姤　標衛自售雖意味相類其利益弗及遠也又其遺渣棄滓可以膏華錠燿明燭華屋良夜是用是宜其利之緒餘亦博矣哉然其世嗣獮廣遂遍天下其居廣山大谷者尤多賦性忠義人有害其君者雖千萬億皆死之無一生降者此其國以永存也然咸襲高密之爵云

太史公曰春秋時有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之胤也

周室未衰倐已夷滅豈皆不高密若耶昔人謂厚施而不食其報後世子孫必享天下之福風氏世有利於天下所謂享之者非耶使任宿須句顓臾之君臣皆如高密將不至今常存耶後世之臣有能遇難必死以報其主如風氏者耶余甚歎焉又曰風一姓也後世有外奔夷裔色玄而醜形貌若壺為莬騷之所惡者又有居晋之鄙朋黨驪氏戕申生者皆無大君長非高密之族云

逍遙公傳　馬

趙時春

逍遙公之先有駟伯者封于皮氏之墟為黃帝主車以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帝嘉其勤更錫以冀州之沃土命力牧監焉力牧為之相其原隰區其子孫之材良者而各處之故公之族冀北為其後駟伯淂仙道乘房尾而升上帝命之涖青齊周武王伐紂公族皆從軍謂冀習紂教俗敗惡不可居請徙華山之陽以近王王孫穆王好仙聞駟伯淂道乃命貴臣造父訪其子孫淂八焉以歸以會王母于瑶池之上王樂

極忘返而徐偃王亂彭楚八子奉王駕徂之大克王乃命立天閑玉堂使遊處其中歳各祿四百周衰老子去胡其族亦多從之者故公又有西戎之族卿士甘公芮伯之屬恐公族為他用且害公造率師伐戎復淂千騎宣王中立周復振乃使公族伐胡有功時荆徐蠻夷入寇江淮聞其克胡益怖則解去詩人歌之曰四牡旁旁獵狁于襄既伐玁狁蠻荊来威徐方来同諸侯中惟魯衛晋于周最親故魯有坰十六族以擯楚衛有淇上之族以狄晋有冀土之伯中國語

曰得賢者昌此其效也至漢武帝尤好仙而事征伐盡選公族之壯者以擊胡又使貳師將軍廣大宛之族以歸于是公之族仕于朝者十四萬矣戰死者又數萬焉會太史令遷坐法宮吏為中書令尊寵公之族宗焉往往自宮以適君故少為宦者事上為御馬監上甚幸焉凡郊祀遊畋出入非公不行大朝賀則命陪列樊纓鉤帶金厄制度侔諸侯矣雖王公大人下及士賈庶隸亦非公不行諺曰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公其權傾當世若此其狀魁梧微時善相人伯樂相之曰此子隆準駝背法骨將任重致遠昂昂千里之駒乎性儉嗇不茹葷飲酒惟病乃飲少酒聞光武食滹沱豆粥徐孺子為陳大傅設生芻心甚慕之居常草具飯豆而已或問公之祖為漢進佛經公又不茹葷酒公佞佛乎公長嘶而不應公既素放逸雖為上所寵然上常御輦公騄乘而已無所事事自歎以宦進而羈紲進退牽制上不逢英雄逐鹿中原高步天衢下不得為草莽之臣愧先人矣因請于上曰臣駑駘不堪鞭策幸蒙上恩排金門奉鑾輿甚徼寵

矣然年老牙齒落毛鬃衰又有犬馬之疾聞魏處士韋賓曾賜號逍遥公臣心欲之而未敢言也幸上憐之因賜號曰逍遥公所居曹曰退居曹自此日衰不復進用矣而公族之顯者往往別其族氏其貴于西楚者為騅氏產于渥洼者為神氏仕于冉閔者為朱氏唐大僕所部者為雲氏其餘碌碌守其宗姓無所稱于世漢建武中伏波將軍援欲附託公族乃上言昔高宗審像求賢為中興主今陛下亦中興主而臣族之良者不肯輕進臣能知其狀請為銅像以求之然援實系馬服君馬還雖為公族所宗乃程伯司馬之裔皆不出乎騊伯

贊曰易稱君子有龍德焉故進退不失其正觀逍遥公之規略殆君子乎其剛果有氣雖朱虎熊羆何以加然仲尼曰不稱其力稱其德公豈以德稱于世哉初騊伯就封時風后為筮遇晉其後子孫卒享其兆云

晦明子傳　㞋而虛其下以陣燈　陸埰

晦明子扶風人平氏其先端木氏家漆園故平氏出端木與平邑之平兩族也世克自樹立周成王時曰檝宸者居明堂天子負以朝諸侯唐貞觀中有爲殿中侍御史錄臣下章奏若刺史姓名朝夕面陳自後歷歷有聞子侍御之苗裔也爲人朴直不事矯揉而體合矩矱圭角稜然故其於人寡交接可親不可弄善內照其識如鑒或曰漆園吏爲一萬物之說而子之家漆園也曰得之以一萬物之形祝融氏之後有

九華先生者秉德而耀人甚賴慕昏夜扣門求之然九華惟事發人幽暗久必爲目疾幸與子一面於是困蒙生爲致之則亦以易用晦而明之術九華遂得全交於人子復以此自號又其屬多以隱爲高或至絕物子以虛受人而中正直方非禮弗履君子謂子善用易矣九華乃復定交焉蓋二人者出處必偕一時如毛穎楮先生輩相與同堂合席而得承下風望末光爲幸然子家晚進每以材薄讓弗獲有疑者曰是善反覆隋人形九華之明殆爲所間耶子動輒自者人由是踈異之困蒙生每竊晦輒廢書假寐子曰出其昔惜三餘三大字以示三餘者董遇曰學者當以三餘讀書其一謂夜者日之餘生亦感悟既而知生之不能久任也求去居塵埃中無能物色者

陸子曰天下事離不成於明亦既不壞於明非明之過所以用其明者之過也或者懲之必欲豐蔀自救焉將至事物之來惛然無見吁子之不盡用其明乃所以爲善用其明也耶

風道人傳　葯　　范言

風道人者不知何許人好吟詠繪畫騷人墨客浮片紙隻字把玩不忍釋手雖朴素瑩潔而藻麗莫掩星文雲氣金碧相映爛如也遇至人授辟穀之術往往屍解以久存於世臞臞骨立清恐襲人務修邊幅而放達顛狂似有江左風對客則點頭撲面搖手掉臂股鄙憂憂有聲若病風者然人遂稱風道人云或曰伏羲姓風氏道人其遺裔也上世有風后者佐軒轅氏涿鹿之役將十二諸侯兵以鈞矢楮華破蚩尤蕩

掃虐焰奄有西涼之地驛時爲五朋大夫侍南薰之奏阜財解愠有功於民帝曰苗民弗用靈威酷而熾爾大夫其克珍滅之四海之内罔不靡然時乃風懋哉桑林之禱能脫炎熇而就爽凱與霖雨同功湯嘉之錫以雉尾之旌支子繞以闔押于齊王握國柄與高陽爭衡人惡之譖於王曰繞輕佻反覆非廊廟器王任之必敗是秋果以颷車裂於莊嶽之市漢武帝慕神仙道人甚有寵出入不離襟袖未幾見疎迺遮道奏曰臣以蒲葵之質待罪侍從陛下不以臣爲不才俾播揚休命以風四方臣捐糜無以報今以細人之言抛擲捐棄與辟塵篋垢同埋没願陛下察之書上不報作傷秋賦奉黃金百鎰爲帝寵姬壽使進之踰年召用竟不久任也諸葛武侯治蜀又以羽士伏謁輒見親信雖師旅倥偬必携之同行其渡瀘水出五丈原咸藉指揮軍中蜀人迄今懷感族屬散處巴渝王公貴人皆珍重而造就之梁武帝好浮屠則進輪迴之說作七輪一軸坐佛圖澄鳩摩羅釋於華嚴殿上隨攪鼓動則灑然清涼如入無邊淨土帝大悅

賜號轉藏禪師道人變幻百出布列寰宇長短方圓靡不曲當人意惜其卷舒張弛或未盡善又數趋炎附熱至歲寒松柏之操識者以是少之用輒見棄不亦宜乎

菁陽野叟曰道人以孱軀末枝而能斡旋造化調燮陰陽雖古良佐不讓頗知之弗用用之弗專愛若掌珠棄同敝屣語有之合抱不遺寸朽敝帚重於千金嗚呼是豈獨道人之罪哉

胡渡褚傳　扇　范言

褚氏者剡陽人也得胡渡而後有地與舟蒲齊紈爭衡幅圓千里褚氏僅得其半上恢下窄無城郭人民物產雖有之亦若畫餙惟疆域斬截均平中分十三郡以二邊郡禦諸外邊頗茂壯中若磽薄或曰四大不在邊盡削之褚氏曰余乏厚德以致化列郡防微却侮賴邊郡之克夾持焉爾但應敝逸莫可統轄遣使丁貫巡行以司風刺迺中外肅然獲就掌握隨機并力卷舒協濟時赫胥氏趁炎肆酷以數毒于四方

四方民徼福于褚氏之靈褚楊鼓動卒免苦惱居須之赫胥氏引去列郡解嚴而褚氏倦勤養威填動待時而後舉焉由是觀之振褚氏以風四方者郡牧也糾列郡之牧而受命主人者貫也郡潰褚敗而貫也獨不廢職嗚呼貫真骨鯁之臣哉

香奩四友傳序

自韓子作毛穎傳偃然爵之為人肆出奇怪後文為娛者往往蒹倣至合其傳所牽聯陳玄陶泓楮先生為文房四友或制誥以除授或表啓以代謝或彈駁以封事奏多角雋雖言人人殊要皆極文章之妙而未易加一辭之贊者矣居閒每欲效顰萬一以少解貪常嗜瑣之陋模擬之際輒難於品題之物將作復止後覽唐司空圖為鏡立金炯傳竊謂其於鏡意尚有遺不揆作金亮傳補之而復取鏡所牽聯者

併為立傳題曰香奩四友以配文房之四焉然則香奩而屬之宮嬪者何假其命德之權也權孰有加於漢呂氏唐武氏曷為不假彼皆出閫位外而僭王稱天不與以香奩之分也宮嬪之可與多矣四者何以屬之一人取一時共事見相友也屬曷不以賢戒無德所以存有德也何唐乎女戒莫過於唐也其戒以貴妃何終女禍也於戲內無廢飾外無修儀正色端操僮僮祁祁善者友之則為適容之貞焉出則作態入則斂形爭妍取憐尊獎惡者友之則為冶容

之誨爲益者四友損者四友而女德之成敗係之矣
益必鑒鏡也思其心之當正用梳也思其心之當理
傳脂也思其心之當美加粉也思其心之當潔飾其
容而性之飾寓爲去其所以損者以就其所以益者
則於紀綱之繫風化之端尚亦與有功焉吾將取以
附於昔賢女誡女典女箴之義豈但藉是以娛文乎
我讀者如不諒謂吾駁雜無實而流於不中之戲則
四友於吾又烏知其損耶益耶
弘治歲在乙丑七月朔旦陸奎章書于濟美堂

目錄

靈壽先生傳 鏡
踈附侯傳 木梳
華容君傳 胭脂
受采先生傳 粉

靈壽先生傳 鏡

陸奎章

靈壽先生金亮字公照少好山居不知其本所出考
之漢當系出金日磾故胡虜種負固於山頑鈍無恥
日磾羨中國文明之化因用夏變夷其種遺於蜀者
為嚴道人亮之族也日磾嘗曰吾後子孫必有易服
色勵清白以顯世用者越若干世為貞觀元年果生
亮師大冶先生曰乃所願若孔子鑄顏淵因受其模
範益刮垢磨光以成其器為人明達剛斷無毫髮隱
卓然以秉休光照後世為己任有叩之輒為形容其

美惡而不一涉於愛惡以故忌德怨於人薄海內外
凡有目者咸望其風采得一識面即形影相依校偽
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焉開元丙子八月群臣賀
千秋節因以亮獻帝命歷試臺閣有昧爽丕顯之風
後貴妃短於自見帝嘉亮鑒局命往曉之遂獲深居
大內號之曰靈壽先生妃每晨雖帝不及接獨亮與
踈附侯木理絳侯房施蜀人白華侍左右理善解紛
華善匿瑕施善將美亮獨坦其腹而靜觀三人者皆
倚重焉然太察察近訐直衆漸不堪一日理與爭功

曰子謂能行不言之敎乎亂則吾理之紊則吾解之條貫靡遺予孰與我而獲上睠碩特尊亮曰君不覩漢廷之論功哉蹤指示者功人也追殺獸兎者功狗也諸君徒得狗功耳施與華聞之怒曰吾二人幸容邇清光日受君指麾資以調護君欲厚而厚欲薄而薄罔敢自用而曰狗豈不負華素志與施丹心哉聰明深察近於死必好譏議人者吾不久見君之折也由是共譖亮於上謂其俯仰取容背面不相副甘於服役雖穿鼻不恤妃亦憚其不少掩蔽而不見者

久之及名以曠耗聞命太醫玄錫白旃往視已而祿色如故進曰昔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臣無愧焉恨不遇昭烈耳妃慚謝初亮被薦筵之其縣曰明哲煌煌知微知彰舍之則藏無遺身殃何用不藏欲勿往爲群臣必致之及帝幸蜀妃死於馬嵬將收亮賴依乘輿而止後帝崩憐其與蒙塵之難遣命以殉葬焉子二曰鏡曰鑑咸能增光前烈而鏡之名尤著

東坤子曰嗟乎雉之罹於羅者以華豹之陷於穽者以斑亮之生納諸壙而死非以其明故耶亮知習靜無爲不遺是其壽豈有涯哉自其隘伯夷謂鄉人冠不正奚必望望然而去當由由然與之偕而就正可也非不知遠怨者而終以積忌汩沒其身豈亮明於前而或昏於後耶將遇時之蒙蔽雖有道者不免耶老氏之道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又我好靜而民自正而亮咸有焉謂得其道非耶至其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雖吾儒亦何能過是耶然則尚可以自外至者爲亮之得失哉

䟽附侯傳　木梳

陸奎章

䟽附侯木理字元通號一貫君相傳其先始於結繩之世上處而露宿赫胥氏伐其族㨂其良而器用之俾授将作匠繩墨名始著於臺閣恐或然也理刻意深文敢於直遂雖能取絲更而貫通之然法比詳密莫能當其鋒天下無問内外賢不肖貴賤旦事事必先資於理甚狎恒不冠見之唐玄宗時以木强不疑日見親寵至任事宫掖雖貴妃亦首受約束焉謂勲法者在刪其繁亂而撮其要又謂治亂係於上妃由

是每旦至破崖岸削邊幅拊背握手以資之尤善於解紛萬有不齊雜然前陳不數過井井有條不紊妃既冠謝之曰微卿則元首叢脞矣葢其應變支分節解觸處皆通故經綸才為世稱首與嚴道人金亮絳侯房施蜀人句華逐隊而趋寅而入盡辰而退常自負有草昧功得封侯率先施等用事呼為後進獨悍金先生風采頗賢成焉施與白生數而罵曰君子不禽二毛汝禽二毛不仁一也以潔入以汚出敢行穢亂不義二也狎蓬首之士遇正冠者輙謝之自處以不恭無禮三也齒以剛亡而含垢者昌汝昧是不智四也與人交黑頭時甚密至皓首益疎翻手雲覆手雨不信五也雖毛擧細故而遇信屈者輙聱牙易撓六也量長較短遺棄者多又何疎七也理闞傴僂而退嘗為妃言昔天后陸沉感業寺時無毫髮之長尺寸之用吾削迹不往及稱制寵白馬寺主又烏足置吾齒牙間我妃惡其訐以為直曰是體解猶不變者命擊去其二齒將放歸頓其鄉黨櫛生枇生誰可代者對曰枇生號謹密但不能容物惟捫虱而已櫛生

校之間不容髪鄉黨莫如理雖沒齒無怨言妃以為然櫛生枇生曰上悪淂有其一以慢其二我竟放歸乃嘆曰相者謂吾二十四齒背負如龜當十年為首相惟身如槁木不免火厄今果遇上操掌握之權運籌帷幄之内信不偶矣而乃為二狂生所擠擯不見容豈非命我火厄其可逃也遂自焚死其後子孫往往刻削太甚或怒縛而解之以鋸鋸不行輙罵曰解吾嘗以板徑情直行肖齒者多類此云

東坤子曰予嘗按䟽附侯世譜稱其出於端木賜後

人避仇家去端從木為木氏以為是殆起於好事者慕賜之為人耳而非誠然也乃覩侯達於治理而周流無滯與夫子稱其祖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甚類且侯具一以貫萬之才自號一貫君又夫子之所傳於賜者其出於賜蓋無疑矣惟夫專以撥亂而反之正為己功而不知春秋無怙亂之義挂一漏萬蹤亦隨之卒以及於難徒能茹納髒爛汚濁奚益哉故剛而無柔道以行之雖堯舜不能理天下嗚呼侯乎女器也豈乃祖瑚璉之器乎

華容君傳 胭脂

陸奎章

房施字增輝號華容君蓋堯封其子丹朱為房邑侯遂以父封為氏其後多微弱一種徙而西者雖各有分土然往往老死草莽間不能自表於世遇土人引白華之族相與漸染以成其材始克充尚方之用隋數傳而有薦苗生者與之並進族稍雜隋開皇時有曰見休精幻覩傾國之術值陳後主方內荒文帝遣之陳使售其妃張麗華眩惑其主因傾其國及平陳以配汗血功封絳侯實施之曾祖也始施在娠母夢

一朱衣人告之曰願如渥丹其君也我入唐遂紿絳封其謝表有云抱惡紫奪朱之質乏抽黃對白之才方叨彤管之圖形遽拜赤墀而受命即顯封於侯絳化勉涣於肌膚託華胄於祖朱望系尊於瞻視豈必領同乎燕燕而後躋位於班生敢辭血竭於猩猩以盡輸材於恍氏上覧而嘉之施丰姿釀郁光采射人飄飄然若霞舉自天子丞相下至士庶人雖貴服色器用之然不假以顏色曰惡用是色莊者乎惟狎習於婦人女子性好色而不淫雖后夫人日與處不疑

下至庶人妻妾賤而倡優咸暱近無間焉嘗諳相者曰君口若抹丹火色騰上必速得近習之貴然朝承恩纂流落恐不能久及白華輩於貴妃因薦施與給侍左右華太事表暴施每為潤色而修飾焉妃由是大嘉美之見於顏面日與從事於吻頰莫不含英敷華煥焉可觀或動色以相賀或反唇以相稽油油然俱忘形焉後宮下陳類借施為之先容妃嘗戲曰吾赤族沒其易可運之掌上施對曰天威雖不違顏咫尺臣請得以血濺上面者妃笑而受之同寅又有靈

壽先生金亮號附侯木理理之職在定亂推為先達而委施與白生為守文之佐惟金先生負鑒局一聽其指麾妃因問房生得無似荷花亮曰乃荷花似房生耳一日妃沉醉酒暈上肌忘其功與白生奉溴汗而退明旦召謂曰疇昔之夜何至去我對曰欲以臣為守宮者不得離左右手乎遂不樂曰紆朱之榮極矣知不去將投我於濁流因乞骸骨上乃賜歸湯沐而終老於絳其後苗生亦即絳封遂與施子孫益雜無別不復辨其世云

東坤子曰房施之族有二其一流於房而蕃衍於燕支山在祁連山二百里之內國中咸貴重之號曰胭脂而取其妻閼氏為况所謂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是已獨施之族在中國產於西方而見錄於周官之考工記為有功於世惜乎施外觀太侈赫如渥赭不能少歛以恬淡而又與皎皎之白生相習染惟務矯飾外貌似是而非而無情實嗚呼大雅君子安靜不擾悃愊無華雖悶悶不快人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難矣哉

受采先生傳　　陸奎章

受采先生白氏名華字太素蜀人也族中咸託迹岩穴其先本姓鉛世傳當殷末調護諸尚方翰作過紂置之炮烙之刑以悅其妃妲己遂自分粉骨以表暴其志妃喜面為數陳於上而加調護之力焉自周武王伐紂斬妲己懼與飛廉併戮遂逃去冒姓白九傳而有白公尾生者期女子於梁下不至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其後子孫皆狎女子曰願為死者一洗之華實其三十一代孫也姿儀瑩徹如瑤林瓊樹皎然風塵物表惟性頗輕浮瑣屑少所蘊藉好為皎佼之行加手人雖不為和光同塵之習然人有微瑕輒為面謏自天子公卿大夫士下及庶人皆不與接雖嫈媼亦厭苦之曰質任自然奚以飾為當天寶時嘗以于虢國夫人欲因以薦於貴妃夫人掩面曰毋污我然終憐其才而薦之貴妃喜貯之金屋呼為受采先生不名也日與嚴道人金亮虢附侯木理及絳侯房施相推致於內前其出處必偕理每被使則入於泯泯棼棼之地及治定輒引退三人者乘其後而施功

焉理曾無幾微出於顏面顧謂華曰不聞有道者云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華不聽又惡金生之明徒事察察不能變惡為美且謂其族類貴於己而不改形易性忌之獨與施相和調妃暨後宮受其品題彬彬適厥中大要在攄惡而揚美被其澤者莫不華面順以從君為金生惡其與施相洽比問之曰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又啓妃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奈何欲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與此白面生謀之妃惑於華膚受之愬益與狎定為忌形交每夜必躬以荳蔻湯浴之而退妃晨興復偕三人者先至妃以手調美之至爪傷其痕不敢恤自陳惟精白一心以承天休後數為房生間之功不盡白蓋華與施雖外相和調而華多待以白眼故施亦心之託益淡不專又妃嘗醉顏色或偏注於房生乃怒罵曰吾悔不信虢附侯之言果為彼赤族奴所戲自是霜毛日耗髓竭而死上追其為人皜皜乎不可尚賜從其先世世瑩玉女洗頭盆之地焉子孫繼之善於其職亦頗散見於民間或寓繪畫家者甚衆

東坤子曰嗚呼塵之所加者清也垢之所及者白也青蠅之所點黥者練素也古云皎皎者易汚豈不信哉當華之揭已以示人而不少韜其光雖行之以直諒尚恐弗濟而况好為人面謾者乎及其與房生並用相和調惟譸張為幻而又疑其間已取憐卒相持以至流落而死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並化無聞焉豈見素抱朴之道者哉夫以華具朴素之質有受采之地使文之以黼黻文章則彬彬君子亦可以為成人矣今若是焉可謂不善用其質也夫

香奩四友後傳序

昔予嘗取鏡梳脂粉四輩為香奩傳以配文房四友矣後見者皆謂止係於婦容非崇本之論予心然之近檢蘇長公集見黃甘陸吉諸傳辭亦瓌奇以為不減毛穎覺此心瀴慼戚焉溢於舉業之外莫能制遂取有用於婦功者得尺剪鍼綫四輩續為後傳以端香奩之習焉或曰女事莫大乎蠶織其具多矣曷為不及繅成功也屬以母后者何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且以率天下又假其命德之權

也秦而下母后之賢如漢馬鄧數往觀織室以為娛而奚宋乎漢雜伯唐雜夷忠厚立國有周家七月之風焉則宋也曷為後婦功於婦容一日之間必飭容而始服事又唐而宋敘其時也光獻仁后者何后性慈儉重稼穡親蠶不可得而捨也嗚呼盛容飾則亂格於嬪妾勤職業則治肇於母后不惟於二代有以見其家法之純與國事之臧否而於風化之當審其機任用之當慎其術亂之易則敗以嬪妾而有餘治之難則圖以母后而未足亦略可想矣然物又頗吾

御之何如耳苟善御之則前四友似損矣以正顏色而成幽閒不貳之容不善御之則後四友似益矣以作淫巧而蕩驁戒相成之志損益在我四友何與焉至於信而可法觀乎尺劉而能斷觀乎剪直而不撓覩乎鍼合而成章觀乎綫則韋弦之義具在吾將歸而求之有餘友矣又豈特託義於內則而已哉惟不知韓蘇之美而累效其顰章一二同志愛而斂之不然損益之權歸於物而不歸於物物者惡乎可哉

正德歲在戊辰十一月上旬陸奎章書于文西軒

目錄

審侯傳 尺

夬侯傳 剪

深阻侯傳 針

系理侯傳 線

審侯傳 尺

陸奎章

周準字經始封審侯宋初人也考之史本黃帝時黃鍾子長所生有在商者遇紂力行無度聞西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徃歸於周及武王一天下反商政謹權量其用益顯後文武道墜莊生倡剖斗折衡之論子孫懼罹其害而不忌二王遂托周姓而逃之稗續若干世以至準為人公平無所偏德素孚於民所雖木訥凡所施為畢分縷析不言而喻身傾而方有異子百餘忧如列星各安分域相者謂當遠到使居端

揆必能定民志而齊物論天下無衆寡無大小質於準輒以身體之盡知其短長進止有常度雖百試不差恒守一道以制萬物故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君子有所循而不惑小人有所據而不爭當先獻仁后赤聽政已有執法之用將飾意內外皆就檢柅毫分不以假借雖貴富衆强不為益之使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之使短后每有製作準及并州齊銛蜀人金貫系理侯索紉相推致於前凡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之制下至民間冠裳衾履皆取正於準準指

靡曰宜左銛趁而判其左準曰宜右銛趁而判其右莫敢自用蓋準善諜銛善斷如此俄而貫執銳以效其力紉用長以盡其才及告成莫不曲盡其制無毫釐爽而歸功於準焉他如宫室器皿舟車百凡之用皆咨準而行準曰不直則道不見乃以身為度皆為揣本齊末通變以宜民既而精妥恊合無盈縮焉所椓者約而所及者廣君子謂準於是乎知絜矩之道下至市井貿易皆為直其賈五尺童子適市莫能欺以偽居閒輙偃卧臺閣不起雖在后前惟直道行之

求嘗偃僂將事同寅推準為先達皆率聽制然銛性驕材貫性躁進紉性貪緣準頗約束之使無違越衆不能堪及后謝政神宗相安石變亂舊章后言法度不宜輕改安石致疑於準遂論準亟身以伸道雖號執法揉縱終由乎人且無他技惟模稜持兩端而已衆遂乘此亟折之準怒曰吾可廢吾之法不可廢遏有代者準乞骸骨歸後英宗高后垂簾盡行仁宗之政追封為審侯祖曰分父曰寸孚積黍一宇按指孚曰丈孫曰引皆行而世為天下法云

東坤子曰昔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卒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謂準繩之徒非耶其於物稱於準而禮制行矣律度於準而出焉權衡之用舜聖人亦不能舍準之道以平治天下然則準固準為舜之佐也亦宜彼安石相將有所用用權而棄準卒以取敗矣足道哉雖然徒法不能以自行而聖人不疑滞於物彼小枉則受大枉則去以律呂準天法亦有所屈而準誠固哉

夾侯傳　剪刀　陸奎章

夾侯齊銛字金鏁其先齊人史失其名從景公勇士古冶子遊盡服其化後古冶專恣不法晏嬰謂景公曰所貴勇士者上利其功下服其勇今冶不足以禁暴威敵而無義此危國之器也請去之公慮搏之不得剌之不入計使自裁齊人懼去之周閭裂綱之政尚在知不用艳藝而老至宋有官司封名敏者世居幷州時林可山嘗贊其條又銛父也銛雖少離祖父終得古冶子之傳刻蘗剛敏所加必於其所可受為

人為喙結猴孽膝而交股每開口有剖決輒嚍然長嘯喜砥礪廉隅以身任裁成之業制作必體驗其可而行隨機應變間出新得性頗修飾邊幅不能少斂鋒鍔或覘其毋徒衆人以口給銛曰吾欲剸裁品秩以定五等之服安能箝口無所分布乎鄉人舉以充尚方之用始通籍禁中仁宗太后器重之每有布置輒假手於銛一日內外獻歲功后嘆曰可謂斐然成章但不知所以裁之耳銛遂推審侯周準與進準取稍於身條其紀綱而盈縮之既定銛按之掉三寸舌

一闔一闢以應其變須臾所判立盡舉無凝滯尋召後進金貫因貫召柔理侯索紉使纘其緒而自與準奉身退曰罔以寵利居成功然質本頑鈍雖後宮小姬類能指而使之無不如志尤精雕蟲小技貫與紉宗之莫敢自出機杼后嘗見四人在側喜曰昔文王有四臣之助尚守冠裳之分於殷今自吾得準也從容中道進退不失其宜非先後耶自吾得銛也排難解紛勢如破竹非禦侮耶自吾得貫也勇往精進所向無前非奔走耶自吾得紉也能合縱連衡以服事

我非疏附耶遂論功行賞有差而封銛為夾侯勅之曰書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爾尚無廢先人佐周王桐封之愛保召公棠政之遺益供厥服大克開於百為錙衣有改造之宜美錦無學製之害用世其家毋高下其手以生厲階銛後益頻制不法任意紛紜所至無不殘缺賴后勤儉務本不尚文藻之飾故能保其剛勁久於掌握又每與貫相失圭角頓挫齒牙動搖漸不任事后雖勞筋苦骨矻矻資之終不稱詣遂不安表乞歸古冶氏之家

別圖效用從之

東坤子曰唐有齊澣者少開敏號解事舍人姚宋為相不免咨焉又有齊映齊抗皆平章事宰制天下侯豈其裔耶夫侯為世利器觀其力行果斷而不牵於去留絶長補短以斟量民用亦可謂能獨持風裁者矣惜乎積於用剛不知守之以柔恃才凌物務小苛巧詆竟使彼緜薄者得以藉口乃欲舍其良以規別用其為計亦鈍矣世不察遂謂刀筆之吏盡不可為卿豈不惜哉荀子曰廉而不見貴者劌也信夫

罘阻侯傳 針

陸奎章

金貫字原鏤父簪母管氏生於山阜初不詳其世系蓋與唐司空圖所傳金烱同鄉域為蜀人族素劣於烱貫常羨烱師大冶先生成明哲之器自度不逮別就磨淬以精其才欲少補於世蓋精悍人也應物敏速無所顧忌貫穿百家鑽研為功苟可以濟物摩頂放踵為之當宋全盛光獻曹后在位欲成黼黻文章之治時審侯周準夬侯齊銛割正已定無有任其事者貫因引糸理侯索紉與共事紉謝曰幸獲從先生

後敢不奉以周旋遂毅然以殲民庇主自期待與紉深於結納務剛柔相濟日夜合雜不憚往返之煩要之必盡其彌綸之責而後已紉每每絶貫復提挈其後而進用之使卒其業及考其成紉往往留形迹而貫歛其功若無后特憫之曰精力盡矣命封為罘阻侯銛不平至切齒曰成算出吾與周審侯而欲使尖頭生長腳奴專其名耶陰諷有司上疏論之曰臣聞選鋒銳以進攻固當討其不服禁躁妄以思靜莫若奨夫退休況罘入非大國之常而鑽窺豈君子之仕

謹按金買受材圓滑賦命寒微幺麼閻奸俓殭難制薄沾陶冶之化僅成草芥之軀獨眼斷克用之龍穿鼻肖許由之犢進先奮乎𧼮勇脫頴止於遂能雖精矣而益精豈刺之而無刺進銳退速雖衰晃亦肆穿窬掾存舍亡在塵埃難於物色秉直謗託於矢矯枉尤甚於鈎餙乞巧之名厚誣天孫之下降包坐中之禍助成皇子之行兇雖鑽𥼶堅似𦛗竭才之顏子然小而輕終類寡謀之絞人準鍼定其指麾始挺身而進取索紉被其勾引甘繫頸以隨行復恃寸鐵之威

將與七章之任縱橫用事肆然無關節之防表裏連和率爾取斜封之便占小善雖所必錄思一毫終以挫人不揆觸生輙叨驚冕已聽其奉頭之竄可遂其掉尾之私且廟謨不尚夫窮兵而仕法宜循乎常格方共仰清明之世豈宜建恩澤之侯伏願聖慈亟妝成命審知小物免累洪爐停此大封置之高閣不惟塞頑鈍無耻之路亦以厳芒刺在背之防貫覽之怒曰臣老而禿不能任陛下事然專信此并州生恐利口覆邦家矣遂援閣亡去后令大索十日卒不知所歸後有學刑名者遇罪人刻其額而涅之為黥刑其從醫家游又能達人危疾而療之族類盖亦散用於世

東坤子曰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難退而易進固也嗟乎貫豈小人哉貫以藐焉一軀勇往精進速成庇覆天下之澤其與五就五去以急生人者同條書所謂一个臣是已而使冒躁進之名遁迹遠隱宋有司誠硜硜然小人哉彼有魁梧其形賢良其貌畏首畏尾無所建明卒脂韋汨沒者何限噫吾於貫重有感

夫

柔理侯傳　線　　陸奎章

宋柔理侯索紉字兼總盖唐游擊將軍索元禮之裔元禮乘武后欲蝟興大獄去異己者因告密擢是官令按制獄遂競肆羅織之酷毎一推覆窮根柢相牽聯至數百未能訖而竟亦不免自後子孫被絞刑者繩繩相繼紉始痛反先緒一遐維織輙為牽合傅會以彌縫其闕漏使相連屬而免繫治之患性雖急切質實徽柔蛇身交股族類皆盤互而居難治而易以亂毋麻氏名絲互被五色與織坊僮交而生紉抱經

綸長才每應物引而伸之冀知端倪而終就條理梁阻侯金貫與結交因薦紉於光獻太后曰陛下欲責臣以效績且欲致美以孝鬼神非引紉與戮力不可后曰今幅隕既長欲引領皆被服吾準紉能任其功乎貫曰臣竭寸草之報敢以身率之紉由是毎事得貫為之先盜大肆力於合縱連衡之術與貫緩急相護出經入緯大事纂緝離者合之罅者補之務使黼黻文章之治俱就其條貫上足以飾帝王下足以覆萬民巧已后往觀厥成惟紉功獨顯嘆曰是真能補吾袞職之闕者紉進曰臣先世以剄繩人卒及於亂無補於時今臣請得以柔道理天下因拜為柔理侯先是紉雖因貫以進然非審侯周準無所取法非夬侯齊銛無所取裁至是準銛讓貫曰吾三人以先達創業而令功獨留於後進恐一旦尾大不掉矣蓋紉毎牽制於成功不能奉身以退故累取之絶后問紉自視誰與三子對曰守法無私時靡有爭處物精切工信其度臣不如周準剖决如流敏而有功揚厲偉績不畏彊禦臣不如齊銛竦踴風生刺舉不避燕弱

攻昧累效先登臣不如金貫至於舉偏補弊條貫不遺工於組織速於端緒臣於三子亦有微長后深以為然命左右賜以紫金魚袋毎社月許同貫在休告準銛不與焉遇長至日復加一級進用紉遂驕倨雖后臨之亦連蜷而卧不理準銛益忿趣貫使悉其才以條上曰椒止此耳后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詔舉其支屬以纘緒而紉始就閒其後亦往往自盡終無及三人者之壽識者謂索氏積類貫盈雖至紉尚不能解於天其或然乎

東坤子曰嗚呼自道喪風頹世不古若士栝囊則棄之以無所長稍出其緒餘則又忌之以連類之進予於索侯見之矣始侯與三子相推引以凝庶績蓋深有同功一體之義及一旦侯功獨見叛輒隨而媒孽其短噫會合之不可恃如此朋友之際可畏哉獨惜夫侯以九尺之軀不自奮庸既因人以成事而又相依附結託不早謝絶終取藍縷之敝侯豈拙於用長者乎然貫能引進其後不絶尚有戀戀一寒之風視二子之倚法繩削又有間矣

端溪子傳　擬硯

沈愷

端溪子粤人名璞字懷珍世巖居弗耀中州士夫聞其質美爭欲力致之強而後出離離出物表已不復居璞中時矣然雅自愛重不肯與世浮沉非藝苑不入非文几不登惟與中山毛君新安玄卿極相友善毛性逸自多其才濡毫落紙雲奔川瀉不可抑遏玄稍鈍口中亦時吐烟霞能為五色文燁燁驚人端溪雖與二子善獨沉默無他長澤能潤物有所求輒取輒應無不滿意去二子多賴其釃滓之益以故三子深相結納朝夕如左右手頃刻無端溪子二子縮縮不能自展毛也無所施其才玄也無所文其質然毛質鋭過勞則易衰玄體薄過勞則日損坐是不能多歷歲月閲寒暑往往至于夭折毛之壽以日計玄之壽以月計未有若端溪子烈烈自將涅染易緇性終不移磨礲萬方一不為動往嘗與漢張芝魏鍾繇晉羲之唐張旭以及宋米蔡諸公游諸公皆以書名家未必非端溪子之助乃今諸公皆後先傾逝而端溪子故無恙或問所以致壽之道曰吾何能壽物皆

競巧吾獨養拙巧故勞拙故逸逸豈惟順性柳以葆真吾惟知順吾性以葆吾真吾又焉知吾悠悠以至有夫今日

野史氏曰吾於端溪子之養拙也每為欷歔久之余生無機心不識人間有蹊徑事或語以騁智飾巧變幻百端出人意料所不及者輒駭且異竟不知作何如事人又羣聚而咻之則顧歛手退避寂若無聞焉自謂天下無拙于我者而今而後可以端溪子自喻矣

應時子傳 扇

沈愷

應時子不知何許人相傳其始肇于虞之五明氏自後有倫氏者以蒲絲為業柔懦不振不克起家歸而依㳄竹氏㳄竹氏能剗果與之互資迭用剗柔協濟始振起為業性恬雅不好芬華見人談炎炎事若亟欲去之無須臾寧處既而遇清泠子于河上道以祛暑薦凉之術語合乃喟然曰丈夫生而當掃除酷烈以清塵宇豈兀兀塊坐一室耶慨然有憫時濟物之志時維祝融司令若酷吏為虐子則奮袂而起人引

之掌握間挺挺若碧琅玕一舉而清風徐來凉思沁腋甚則炎蒸四布暑愈熾用愈利而開闔變化使人泠然爽入毛骨若清冰濡玉壺又度能有容無間賤貴賢愚有扶輒應以故人人樂與子親子亦時時不忍釋手一乘忽容在昔漢之黃文彊蜀之諸葛武侯晉之王茂弘謝安石其竭忠行孝秉正嫉邪往往賴之是真有大功德于人人天佑其族子孫繁衍繼之為九華氏七華氏翟羽氏白縞氏湘氏蒲氏羅氏而族類蔓延或修而麗或約而朴其在西蜀者尤昌熾

蓋其用術精工，文質適均，而撩縱開闔者，大半多出其門。洋洋乎已風動四方矣。然善卷舒，見可而進，知難而止。時大火西流，涼風在樹，飄然有季膺之思，深蔵遠遁，雖玄纁物色，輙搖手謝不欲，至使姓名亦不欲人知。識者以為完節自高，而不知者頗橫生口語，曰：奕而附，寒而棄，不免以冷熱二其心矣。子聞而歎曰：有是哉！吾固為天下驅此輩，而頗附之耶？且夫得者遇也，失者順也，吾亦安時而委順焉，榮通耶，焉醜窮耶？識者聞之，悵然自失曰：吾向也但知子之面，而今始識子之心。自是不敢以皮相相天下士矣。

野史氏曰：甚哉出處之難也！進不忘物為達，退不失己為高。進于孔門者，純賢偉傑，夫豈少也？此其事獨斤斤許一顔子，時之義不以重乎？乃今復見一人焉，曰應時子者，抑亦可以為世軌。

木通子傳

木柝　沈愷

木通子，字尚理，世居山中，抱朴自隱，若不知人間有機械事。身日隱，名日益起，歷虞夏商周，稔知其材，累召累謝不欲。有梓氏者說之曰：吾聞通者不諒，子諒矣，通其謂何？與其塊處山中，無寧出而試之用。木通子曰：吾無聰明，不能官耳目；吾無文章，不能備史職。終不敢以匪材累明時。無已，願以齒牙自效，或庶幾供使令之後。然兮朴愚，不能以自用。梓氏聞之喜，引而出山，頓日與偕，時時琢磨其質，久而化焉，疏朗洞達，雖毫髮纖細悉也。至稜稜有倰牙繂厲之風，非復居山中時矣。遂出而為天下用，而天下有不斷之事，往往賴焉，一舉手而解。即有宿垢沉穢，雖醫家見之縮手不前，苟一遇之，無不灑然脫體。好晨興，不能以晝見人。問故，曰：吾非好晨而惡晝也，修容飾貌，將以教為人臣、為人子者，旦旦夙興，以禮事人，不顧其遂蓬垢首以貽羞于白日。以故人無問識不識，每旦望理者翕然雲集，子皆隨手輙應。紛者以解，滯者以疏，垢者以剔，絲絲縷縷，罔不帖然以就于理。雖聖如周

公一沐三握不離左右派弊至晉惰散放發才如叔
夜旬日一接或經月一接稍稍澗踈矣終猶不能棄
去惟粺氏者流則視若生客甚若途人絲嵗無毫髮
齒及子頃笑曰汝雖不我親我亦不頣汝親也然木
通子以用事日久苦于勞煩齒牙動揺日就于瘁形
亦枯槁時亦鄙其為人歸老于家乃喟然曰而今而
後始知梓氏其真敗余哉其真敗余哉使我老于山
中未始不葆我真以全我天豈遽至于此而今則嗟
無及矣

野史氏曰語有之狥時者通忤時者窮夫通則何窮
之慮木通子櫛風癉力不知幾朝夕乃至于失其故
吾有不自知此豈有異故哉蓋其為人者重而所以
自為者輕無惑乎恢山中之出而恨梓氏之真敗余
也余每為欷歔久之

貞素翁傳　肩　陳壿

貞素翁者宋人張竹氏名簻字子陽貞素其號也上
世祖曰五明佐舜舜歌南風五明協之民慍用解桀
欸封國為張竹同氏焉五明子九華嘗夏畦能驅九
烏氏之餘烈復佐少康祀夏配天少康曰爾惟與我
若子孫同休故張竹氏世世為夏忠臣其後有名紈
者大用於炎劉之世炎德既衰棄弗用有恩情中絕
之怨紈裔孫羽為孔明裨將五月渡瀘孔明手握羽
籌運指畫咸須之南人以平晉時有名葵者徙居會

稽獲愛於東山右軍書法妙絶人罕得惟於葵也無
吝自後族鉅以蕃散處天下莫能詳其世次外至高
麗日本亦流其派往往有逃回中國者其在中國惟
蜀與金陵為最盛在蜀多黔在金陵多掎蓋地氣使
然也貞素金陵之族圓首方趾頎頎昂昂善自檢飭
骸之東弗弛質任自然而華美外著詩所謂追琢其
章金玉其相者也好服渫衣䙝布斜幅縫齊倍要服
之檐始是有尚絅之志故號貞素以自表焉性極慈
仁夫人有病於鬱懽於酷罰熱中不平者率攘臂奮

身解之緣是憂思癯癯骨立逐不耐寒恒深居簡出其備豫有如此者故諸夏之人聞而愛重一覩風采莫不脩然襟爽若遊松壑而赤立層氷也人聞貞素貞素弗聞於人嘗自言曰用則舒張吾道樹之風聲不用則卷而懷之用不用時也吾何求哉宋高宗建炎中夏人倡亂熾毒南紀時在位諸臣皆東滞狂吽對食不咽有以貞素言者高宗曰予聞乃遣行人白金聘致之上御昭陽殿凭玉几授之節而命之曰昔我藝祖宰御寰宇長育庶類包荒妖孽不忍撲滅故

元昊之亂遺數世乃息茲予將光復丕圖開明堂受諸侯琛貢繄炎荒不順風化不行爾為朕夏官卿爾尚一乃心力盡掃滌之竊予涼德貞素拜且舞言曰是其亂之稔不可殲之臣愿率衆排遏禁勿肆掠俾民有寧居天道好還彼自消息若碎身粉骨臣分也敢辭上曰惟爾處分乃夏四月徂征數大戰至授衣之候始定歸而上功數實天子嘉焉一日上謂曰臣聞量力而任者仁聖之君也終事而退者明智之士也臣不敏獲收此汗血之勞鼓舞倦矣願乞骸骨歸

上賜允朝士榮其行繪圖而送以詩於是自稱素翁以老浚有譏於上曰是夫也俠客之雄輕薄子也趨附炎熱者也前日之後雖克有功然揣美威福甚矣上信之籍其家攆婦女之秀麗者羅裙繡襦充入掖庭其男子則以端陽日給賜功臣家為奴惟翁免後屢有白其誣者上亦尋悔之翁終於壽太常以博士議謚忠清

外史氏曰孤竹氏惟伯夷見賢于孔子其清風足以廉頑立懦然與貞素族末世譜諜不明或胄遠祖翁

雖非其後論者亦以為才近伯夷夫翁於進退之道亦綽矣乃以輕薄趨附揣美威福見譏是非之可變亂如此哉高宗若終用翁之意必能鼓芳風以扇遊塵爾清沙漠為千古大快譏人構事枉害忠良嗚呼是惟建炎之衰乎

六物傳序

武進朴菴陶滐譔

君子之立言。有正有寓。易之象。詩之比。荀子賦。莊子書。太史公滑稽傳。率是寓也。何以有寓也。蔽采布帛日用而不知其美也。空青水碧。諸世外奇寶。見之無不異者。異之故玩之。玩之故有得焉。此寓之所以為訓也。余不佞。安敢擬諸作者。閒嘗病舉業之礙也。思托諸奇詭以自放。適取青奴煖足瓶蠅蚊虱蚤為立六傳。時時玩之。以資謔笑。何以取六物也。切於用也。害人也。何以係唐也。褒故多也。何以係明皇也。好色也。何以係武后也。用酷吏也。夫談言微中。可以解紛。讀者甚無以戲而少之哉。

目錄

墨姬傳　竹夫人

錫姬傳　湯婆子

歐陽憎傳　蒼蠅

辛螫傳　蚊虫

混沌遲傳　白虱

毛隱傳　蚤虱

墨姬傳　竹夫人

陶滐

墨姬。歙欲竹君之後也。母筍氏。生姬於蒼梧之野。姬為人氷肌。玉骨。有烈女風。然思祖伯夷。以清節死。遂變袺。和而不流。自天子至於庶人。與同寢抱懷。不能嘗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唐明皇天寶五年夏六月。被選入宮。帝居華清宮。思南方多事。終夜不寢。面赤汗流浹背。姬每虛心以解之。由是遂得專房之寵。雖貴妃不與。亦不忌焉。帝欲章賴辯之。曰。曾子謂十目所視。以妾觀之。豈但十目哉。帝為懊然。有後進錫姬。俱被寵。然每更迭用事。不得覿面。帝哭曰。所謂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每休沐。乃相謂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一旦錫姬相曰。君勁節多骨。必得近幸。然身如槁木。未免火灾之厄。墨姬曰。妾見君如探湯。第可糊其口於四方耳。安得傷吾六七尺之軀哉。錫姬曰。誠荷至下眷戀之恩。故敢冒進溫言。今乃惡妾如探湯。所以不能不熱中也。墨姬大怒。爪其膚。曰。吾恨不漆汝頭以為飲器。帝力勸乃解。各置別宮。永不相見。墨

姬雖被寵然無人道之感而有娠帝以為不祥筮之
得也六二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姬聞之懼往來
憧憧莫知所出肌骨枯槁帝寵少衰秋夜帝夢遊月
宮極寒不可留姬與貴妃爭寵誤批上頰帝寤怒曰
與卿同寢芒刺在背所謂剝床以膚也此輩但可束
之高閣曰以柱斧撞之姬走避床下嘆曰將恐將懼
置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世態炎涼乃至此乎
居數歲室廬益荒廢至於蛸蟰在戶二子破腹而出
卒符十年乃字之言姬發憤抉目解體自投於火而

死於是火災之說亦驗所生骨格雖肖姬然削方為
圓無復峭直之行云
太史氏曰墨姬之行可謂善學伯夷矣然君臣朋友
欲其久而不厭者宜莫如敬而姬乃削去邊幅至於
同寢裸裎而不知愧是能以其可學伯夷之不可不
能以其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也至其晚年失寵不能
自遣至於自焚則又與少年所行迥不相似何耶夫
四時代謝成功者退亦各從其時也姬乃欲無[illegible]
夏獨擅其寵可謂不善處窮者矣火災之厄其[illegible]

錫姬傳　湯爕子　陶澤

姬本姓山晉山濤之後也母石氏生於錫山之岩穴
間遂號錫姬唐將作大匠往見之曰此奇貨可居遂
鬻而歸陶鎔既久切磋琢磨漸以成器姬為人大腹
短項貌雖臃腫然肌膚潔白不施鉛粉瑩然可愛
坐如泥塑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唐明皇天寶
五載冬十二月墨姬寵既衰姬以良家選入貴妃洗
祿山兒畢即飲以湯作大襁褓以裹之納於後宮然
口善傷人每三緘其口焉時帝患寒疾終夜以足加

其腹姬善承順稟然和氣襲人每早朝則勸帝洗濯
以自新傾倒必盡帝俯首受納為之改容嘗曰溫恭
朝夕卿之謂也帝一日將行幸諸宮人皆競妝以待
姬獨坦腹於東床帝指其腹曰此腹中何所有夜得
無薄乎姬曰滿腹皆春意何患於薄明年二月春日
和煦後苑構沉香亭成召貴妃燕飲帝乃卯酒未醒
不覺心熱煩悶墨姬錫姬因譖之曰墨姬美如冠玉
腹中空空未必有也墨姬聞之以為恨因重賂內侍
爐生使泒其短爐生乃面折姬於帝前曰姬為貴嬪

而蒙布被詐也飲必盈腹貪也雖有涓滴功然非臣等吹噓之力則不能所謂因人成事者也陛下與姬寢一跌足則傾囊可立而待詩云艷妻煽方處其是之謂乎於是貶姬出居冷宮姬既廢面如浮垢背有台文遂浮消渴漏疾老不任事又明年冬帝夜寤思姬性行温克心悲憐之使人召幸姬辭曰誠欲再幸必重加錫命乃可帝遂止天寶十五載祿山反入京師燒宮室姬被焚死焦頭爛額子二長曰壺次曰注肅宗至德二年上皇還京錄帷幄舊功授二子光祿

勳賜歸湯沐邑以奉姬祀子孫蕃衍至今不絕

太史氏曰錫姬一本姓陶氏陶唐氏之後也今按族譜所謂陶姬者乃錫姬女弟以生於陶復陶穴間故號陶姬為人甚類其姊但温和稍不及焉以其嫁寒士故史氏失傳夫終温且惠婦人之德也若錫姬者可謂温且惠矣且其勸帝洗濯以自新有盤銘之義焉雖古賢妃不是過也然器小易盈物滿則覆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姬乃不善持盈卒以[illegible]尚口乃窮之戒而致然耶後世守盈成之[illegible]

歐陽憎傳

蠅

陶[illegible]

憎姓歐陽字子惡池州人其先本高陽氏不測[illegible]後曰被讐家遂冒姓歐陽父銀青大夫母麻氏以行極穢人皆睨視如惡惡臭及長貪汚無比見青白必中傷之唐武后嗣聖元年拜大理寺丞與晚進高勣辛螫上黨混沌遲棄城毛隱共為貪酷之政憎雖口才不及三人之利然羅織絲細百姓痛疾鑽研切至人且死猶窮治不能捨以是得幸武后遷光祿勳每宴常侍左右命守肉憎竊之后怒使自劾憎曰侍食

先嘗敬也竊之而封識宛然猜也食之不多又何廉也后不之罪嘗夜寢辛螫侍側問憎何以不在對曰憎止卜其晝未卜其夜一日鎖宿禁內忽夜驚至帳中后堅卧不起久之乃定憎嗜酒至醉墮酒缸中后親援之憎感泣鳴咽不能休憎既得近幸乃引進黨與充滿臺閣求為侍中后曰人能吃得三斗釅醋方能作宰相卿吃得幾斗憎欲陷螫等而自代其位乃上疏畧曰謹按侍中辛螫羽林將軍混沌遲散騎常侍毛隱本以利口得侍宮闈流毒百姓淪汚肌膚中

外切齒欲食其肉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螫
伺知之與暹共歃血爻章論之曰憎以竈下養濫污
衣冠吮癰舐痔貪婪無厭變亂黑白蠱惑聖聽孟氏
所謂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者也后亦厭其貪
污無恥不呼自至會進見輒舉扇自蔽曰光祿塵污
人每有所論奏至牽裾犯顏后大怒令左右麾之使
退憎雍容自得廻旋不能去后以如意擊之憎起如
廁乃免由是漸見疎斥稍裁其羽翼會秋社后曰卿
去吃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後坐贓臺

尉使收之自投於地奔走蹉跌道遇黃豹共攢食之
子孫雖衆多其麗不億然穢德彰聞世濟其惡人皆
唾視云

太史氏曰甚矣貪酷之相因也蓋貪所以用其酷酷
所以濟其貪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貪而不酷酷
而不貪者也憎居大理則羅織以成其獄至百姓瘡
痍而不暇恤居光祿則眷戀祿食至竊肉而不知愧
畢竟爲貪心所使也黃豹之食固不爲不幸而子孫
衆多以千億計何耶蓋所貴乎子孫者不惟其多惟

其賢憎之後往往皆齷齪之流人得而唾罵之適以
彰其穢德耳嗚呼以憎之近御而能廉潔自勵不以
墨敗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豈非善乎噫可以鑒
矣

辛螫傳

蚊　陶凖

侍中辛螫者字刺姦魏辛毗之後也其族甚夥惟居高郵者號巨族生水澤中嘗草行露宿有書生見而異之曰此郎浮躁輕揚善伺人意若羽翼既成所謂虎而翼者也辛螫每自負嘗撫枕嘆曰大丈夫處世當脫穎而出矣後擢刺史為政嚴酷喜肉刑尤好揑人有帷簿不修者輒治之考訊百狀甚被其害嗣聖五年夏六月以善刑名入為侍中每夜秉燭視事鼓聲如雷則人皆流汗浹背無所措手足與光祿勳歐

陽憎入禁闥螫尤為親幸引入大內風動帳開憎咲曰辛生可謂入幕之賓矣自是聯床語刺刺不能休頗有聲聞於外人亦不疑也螫善譏刺后嘗與論羣臣長短螫曰毛隱性急為害淺混沌遲性緩為害深歐陽憎饑則依人飽則颺去至於臣無他能惟運籌帷幄而已遲隱聞之以為憾共斥之曰君本草澤細人若不得近幸則無置錐之地矣今陛下推赤心置吾二人之腹中君乃肆其利口流毒天下百姓無罪而遭其虐吾恐一旦鐘鳴漏盡將何面目復見天日

乎螫曰百姓亦何罪但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邪憎亦惡之曰安用毛錐螫大怒厲聲曰勿多言請公入甕矣由是憎與螫有隙誓不相見然忌其口無如何也螫用事日久貧民愁苦痛入骨髓達旦不寐呻吟之聲徹於中外后患之嘗從容問歐陽憎曰外間辛侍中威勢若何憎曰陛下法網嚴密螫無所容其喙后閉目搖手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嗣聖十一年秋九月后出梨花一枝示宰相螫以陰陽失和當免螫亦請曰臣老禿不能任事矣遂外徙螫雖徙然以

聲猶可畏夜伺間抵隙營求愈切為帳下撲殺之子孫甚衆世世血食后修凌烟閣圖功臣螫以椒房之親不與焉

太史氏曰貪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為商其為利溥吏苟廉矣由小縣得刺小州由大縣得刺大州其行不敗其利庸可既乎是故貪吏之商不若廉吏之商其利溥也螫以晩生後進利口荼毒天下噴民膏血而不恤謂為污吏非耶乃自刺史入為侍中子孫血食夫亦有幸不幸耶至於暮年芒刃不利未免營營

乞哀如飛鳥依人向居草莽貧無置錐之地今則無錐可置矣少年英鋭之氣果安在哉其爲汚吏之戒也的矣

混沌遲傳　明　陶潭

遲字緩卿混沌子之後其先去太古未遠氣化而生世家上黨遲性急緩頑鈍無恥破裂邊幅有相者見之曰君腹垂過膝必作黑頭公但形如猶相恐必遭刑及長與池州歐陽憒高郵辛螫藁城毛隱共事武后后録因輒使四人參治之憒等雖稱貪酷有時而已至於遲則吹毛求疵細入毫髮下至禽獸亦被其害以稱上意拜羽林將軍與毛隱共宿掖庭二人相得恩同骨肉寢則共衾坐則共褥遲既得志與隱大

作威福上下騷動不能安寢人皆側目后覺之隱善規避遲以負惡獨坐大憲罵曰乃爲猾虜所賣隱自負捷才遲以駑鈍位反居上甚恨之乃數遲罪曰居高位肉食而使元首叢脞不忠也亂頭養望人皆岸幘見之無禮也蠢尒無知爲人所愚如弄嬰兒於掌股之上不智也遲曰子惡知我夫疾痛痾痒而敬抑搔之非忠而何奉頭奔竄摯跽曲拳非禮而何作事隱微善藏其用非智而何遲腹肥嘗偃卧見后輾轉不能起后曰汝腹肥百姓瘦矣雖擢髮可數其罪乎

遲揣知上意遂變形匿上林中然猶不忍忘其豢養之恩曰遲遲吾行也后密詔捕之不能得渡竄於不毛之地衣垢獘之衣而為惡尤甚憎螯共為庸受之翹后怒遂舉族烹之賭烹嘆曰以相者言臣固當烹但負吾赤心耳詩云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其我之謂乎遲烹而子孫在上林者尤盛然亦多遭極刑或焚或烹或少小已被手刃人以為積惡之報云

太史氏曰人有恒言炳明决裂者暴之徒舒徐陰伺者善之徒皆以為然特虛語耳何則泥沱遲性隱忍見人匍匐若不能行其善之徒耶而其為害至久盤豨牢寥卒不可去其被禍也尤酷至於舉族烹之天之報施其何如哉嗚呼寓至巧於至拙藏大獰於極愚久矣哉遲之行詐也子孫遭極刑多被手刃黑頭公可久作耶

毛隱傳

晉　陶潛

毛隱字細君業城人毛遂之後也為人黑色龜背性躁急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微時常居下濕之地人未始知也嗣聖五年春三月入宮拜散騎常侍與侍中莘螯狳林將軍混沌遲光祿勳歐陽憎共事武后隱狡猾多智后指之曰此跂爬將軍也既得近幸遂屈體承順摩項放踵無不為之或出入跨下亦不為辱為政嚴酷於螯每夜閒決事螯經營於外隱為內應使人終夜不寢背不帖席隱每以微時所不足者輒咽之曰是輩無吾目中眉睫之曰塵埃中若識卿則人皆物色之矣歐陽憎惡其太銳每以賄籠之不能得既而嘆曰混沌遲椎魯可運於掌上至於毛常侍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可量也隱居大內才甚敏捷雖智者莫措其手莘螯言於上曰隱本小人陛下封以膏腴居大廈之間而卧於細氊之上及時去之撚指之易耳不然吾恐噬臍矣后亦惡其跳梁遂深嫉之或至鞭朴隱退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可以行矣遂率中屯衛軍作亂禁中后憂忘寢謀於羣臣歐

陽憎曰混沌遲毛隱此二人者一體之人也往年烹遲隱固當反辛酸進曰為隱計有三割據膏腴上也寓居藁城中也若乃陸地而戰斯為下計陛下可高枕而卧矣后曰浮卿言慮在吾掌中矣隱出中訖后僉憂之遣左右指受方略席捲長驅捕之甚急隱惶懼不知所出遂自溺死子孫雖衆然進銳退速亦皆如隱

太史氏曰君子為政不可欲速而天下之事每於忙後失之毛常侍遇事剖決可謂捷才而乃為人所譖

何耶性暴故也夫隱之於后本骨肉至親所謂貴戚之卿有過則當面折苦心諫之雖撻之流血可也碩乃束縛之馳驟之若牛馬然急則敗矣百姓尚不能堪況君臣乎后雖少忍亦自取也其後乃以小嬾起兵于衽席卒以溺死昔人云浮躁淺露非享爵祿之器諒哉

清風生傳

[illegible]　徐袍

清風生夏氏名當時越山陰人也其先居蒲阪仕舜為五明長三國時有以緝羽為業者頗諳兵法諸葛亮辟置軍中使指揮諳將亮歿不竟其用然亦誠其子孫以清白自勵代稱名家傳十數世從淇有虛節君子為生之父從徙居越娶太末楮氏柔慧而好潔生生十餘歲即聲譽著聞士大夫樂與遊生雅工開闔之術善適人意或贈之言則開襟受之毋逆名以是益顯當路者薦之召為給事中貞觀九年六月上

避暑九成宮懣甚左右無當意者命中貴召生入侍執手引之談議風生上為解頤愈益親幸月餘上詔裴内史盧供奉曰朕自得生塵苛盡去時覺清風生兩腋間蓋誠用事純臣也今且獨任之因賜號清風生裴盧二人不悅間使人譖之上謂不宜使生久侍中恐亂上左右上不聽一日上宮中憮覺無他侍者止生與所幸祝夫人在側上心始疑之而未果退也是年八月以中秋節賜群臣宴謂生年少近幸不使與生不自安乃以秋風蓴鱸之思上疏求去上慨然

許之約以明年夏復召時裴盧二人方見柄用生恐其中格已也削迹市朝終身不自表見云

太史氏曰余嘗感夏見生之黨行者居者皆挾之以俱至其久也亦輒去而不用豈亦有譏間之那抑其世類所係時有宜不宜耳雖然時之未及置以待用可也敝而傷之不亦已甚也哉

朱華覺侯傳

心

王宗沐

朱華之先自帝俞氏帝俞氏有子五人長蒼意次太乙次中黃次素成次寘玄而太乙獨慧有精理能經紀叙秩爍然以故最愛帝俞曰太乙當主予宗乃封之祝融之墟荆衡間六十四縣國號朱華統系火比黃帝立且制文字衣裳陰陽律呂以為非太乙莫可使乃召為司正既備事而太乙國求守舊官帝不能奪乃益封二萬户遣歸以故子孫更夏商世業儒凡典章道術天文地理律曆皆有記志搆成而吐之周武

王時而朱華文侯亦立周公旦述易序周禮君臣上下交會郊祀天地儀皆藉赤功居多後魯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道出朱華未嘗不訪擇折衷焉歸而樂正六經各得其所故孟軻嘗撫而歎曰思則得之蓋美之也又數傳至秦昭王之十年而朱華覺侯始迷立始迷之生也立時十有四年矣是時秦强數出兵苦山東列國而朱華頗遠曰亦世世自治閉關不窺兵秦六國亦畢朱華不與會盟說客無至跡比覺侯立固年少且素憒不得專權天下諸稍稍聞諸

侯而客仕完乃南入朱華仕完燕人也其先經緯氏與太乙同事黃帝畧相次第其後有致氏渾氏更顯三代間入春秋時有曰饕者以罪失侯而完乃為布衣客游諸侯間與蘇秦張儀樓緩昭滑之徒為縱横持兩端首鼠云覺侯固頗客聞完來大喜乃延坐曰客辛不鄙辱救國亦將何以教寡人完曰方今六國並力於征伐厚幣割地交質以務富强稱雄制而君侯獨閉關靜守抑亦有解乎將獨力不足也覺侯曰夫征伐以力寡人悉索不腸之賦嬴可得萬執轡與

諸侯周旋中原豈不足當一隊之士哉顧亦以寡人承藉先世之業祖宗之靈不被於外患而太乙之勲文侯之績世以道術承天子以仁義養萬民閭里習謳吟大夫曳縉紳自以為强且富無所庸之屬寡人幼且新立亦安能謀强以外哉然色微動完知覺侯之可撼也乃曰必若所言是不旋踵而已也覺侯起曰何故曰王以山東關中之兵交且相讓乎將統於一也苟必一也則弱之肉强之食非徒刪夷殄滅斷盡而後已夫朱華兵不北出固已無帝心朱華不為

帝而天下有一之者朱華寧得要然桃昡而已乎此臣之所以為君侯懼而寒心也夫朱華之先臣之所知也世有令聞是誠無慕於外然臣聞之千章之林其鶩鴒鴝鵒棲乎其中者參差若萬一夕大風而群翼悲蕩或起或墜無寧居者是豈無大小勁劣哉其所以使之者勢固然也今以朱華之先固六國所仰望誠教習其民使為鴈行方舟江漢馳使齊魯之郊以智慮奔走天下且章兵不及國曰得以其暇治孫吳之謀備戰守之具以逸制天下虎鬭之勢以此言

之爭衡天下朱華得為土佼語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君侯不思其大者而區區守先業以為國存倉無見糧士無堅甲郊無固壘以處此時是適荆粤不攜弓矢而具俎豆也必不效矣覺侯大喜致完就上舍具食給之將任用而左右大臣郎吏聞完語皆半疑言不敢定然稍眩騖之獨故相有曰良者極言完遂時以虛詞中人主幸聽當敗且非朱華故事不用良謝病稱篤居頃之覺侯復召完與語而宮中侍人聞國有上客皆竊窺聽之完意以為覺侯心雖動獨得

內言贊決當益堅屏浚微有聲知有人乃繆謂覺侯
曰君侯立幾年然未聞有適家意者後宮其亦有未
備乎覺侯曰祖足使令曰臣入君侯之境知國之可
以順治而未可以争時也自周穆王失政天下辨士
並飾悍夫荷戈苟可以張尺寸之地獲錙銖之益者
不惜擁篲之辱背畔之義而競爲之何者成大功者
不訏細行定大計者不矜小名且先王之分爵祿也
有高下之等使貴者别賤尊者殊卑是豈獨使犬牙
鈙避易制服治哉亦欲順人情使明得失用奔走天

下也今朱華之國僻在南陲杜道絕使僅僅食土之
所有更費其民人安不習旗鼓語之出疆則若起瘃
人而强之步此所謂三代之化而非今時之令也夫
聖人不能違時賢者趨時不肖者失時故強稱伯主
盟諸侯兵車號令推身於壇坫之上者桓文之所以
放獄而争也挾策用術籠絡自騁委綏振履受天下
之走集懸象出政而蠻夷通道中國震慴仰以周旋
者帝王之所以悉智而求也今朱華之國位在千乘
而倫畜瀉朴無咫尺之使通於諸侯則是夜光之璧

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越裳翡翠宛珠傳璣
不飾後宮而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充下陳令不出
境强不藉鄰而獨與百姓休息夫民難與慮始儒難
與議變此豈所以明得志快意當前稱雄於海內哉
君侯幸誠聽臣則齊楚三晉可使致伯秦趙韓魏可
使奉玉帛拓地斥疆補先世之所未備增耳目之所
未有邯鄲之産高唐之謳可充下陳騠駃之騎珠翠
之飾可實廐庫而君侯爲伯南面稱孤世世稱頌功
德如其不效則臣頸不足以當戮襲腰不足以當斧

鑕然頑自伏法以明欺君者卒不可逃且毋令後客
復蹈也覺侯拊手稱善而宮中人國聞皆喜請曰國
幸得客乃爾趣信任柰何二三懼卒去無以留之而
覺侯始益決翼日乃置相印完主斷國政悉更其舊
爲一切天下智諆狙詐之士躡蹻比肩而至起民爲
什伍銷耰鑄兵數年稍稍侵奪楚地以自益諸侯聞
之乃皆通使深相結嫓而故舊繩墨之士悉屏棄不
用覺侯亦自喜以爲强可遂制天下輕重遂博取善
馬美女爲馳獵縱樂以明得意完固秉政恐覺侯稍

雋之曰以娛樂肆係中濚之而完所施行刓方圜枘爵於朱華故事相矛盾衹與五國共盟洹水期爲後行以擯秦比五國敗而完即遣使入秦其舍人曰向與五國約柰何完曰吾何知知請命强者而已其意行大都類此其事近已尤宜於戰國時事是以人主聽之瞿然顧化無不甘心而朱華故老父兄皆習先世頗頗稱不便語聞於覺侯而太乙之業稍衰矣一日覺侯出朝獵智丘數十歲老人數十人皆皓首慱帶峩冠扣馬而請曰君王數野次得無勞甚覺侯曰幸謝父老老人曰君王向不獵而今獵豈非以客相國事意得賦爲樂乎覺侯曰幸父老無恙子弟力戰交諸侯賦以選治備非常非敢爲樂也老人曰臣頓有謁於君王久矣未會有路今得望顏色是天幸非人力也曰柰何曰君王憂社稷畢力殫智爲祖宗展拓未備幸甚然臣莾在田里數聞太乙有此土始事以經紀精理事黃帝三代非見客完所云云者故事封數十世無違道用術與諸侯角力鬬智兵甲豈皆籌不及我其道有所始而業有所建也以故知臣之

愚得父子相保以至白首睢睢盱盱君無憂勞而臣不畔逆故閉關絶不與六國爲左右者倘信其計也夫狡人者人亦狡之謀人者人亦謀之交有所偏計有所短地有所必守城有所必攻君王以旦夕之得計也臣恐六國以朱華之素守道而卒變也持左券以責於君王則臣垂老未知死之所矣夫仁義者德之首禮樂者治之徵客言畢吾舊業是當保其無害也而卒有伏禍則恐客之爲君王計未款也且臣非惡客也客意誠善然臣聞客出經緯氏之後而客言固非其祖之物客方背其祖而以敎君王是相胥而陷也自客秉政國之民女子勤織不以爲衣男子疾耕乃以給輸爲利未幾而負天下逐時之名有不信之心丁男老弱如去田里而倚市門驩然耳目變駭且王府之典章備載舉而行之足稱永世君王卒信驟説棄逸任勞曾未足稱志而有背先祖之失臣恐百歲後君王不可面宗廟矣覺侯面發赤汗浹背曰父老幸敎寡人寡人方幼故計未至此臣先王之藏亦未之覩也顧其僕僕曰行時偶攜藪篋得本記吾

父云是先世之藏副冊也巽視之乃太乙事黃帝時
事而周公旦頗綴有彖言實朱華文公敎之其言序
爻卦寓治國大都吉凶順逆無不較然令後世子孫
無以加覺侯曰守此足矣客言誠妄幾誤而翁國事
乃徧拜父老夜馳歸仕完聞之歎曰吾固知大功不
諧於俗雖然何所非吾事哉單騎已去秦而覺侯齋
請命於祖廟以志過始悉反舊政仍閉闔召故相良
與之相印曰吾覺矣吾覺矣國人喜因共稱覺侯仕
完後在秦再用貴顯而其後有胹氏捷氏轉散處四

方天下之言爭時者稱焉
太史公曰人言貪夫狥財烈士狥名夫以道理其國
者其於智力若水火然仕完其先爲經緯而完乃斂
人富彊非智丘父老言朱華不幾喪哉孟軻有言函
人惟恐傷人矢人惟恐不傷人學者貴擇術况乃國
也始迷不遠自悟奮然反舊政廟得稱覺賢矣賢矣

曲秀才傳　釀酒　胡膏

曲生先年氏裔也世居田州其種類布散天下遂爲
繁族生奮然厭俗支離破碎之習日就矩範以廉隅
自飭時杜康氏相國欲得賢聖臣爲輔遇曲生一見
即器之曰子今之傅說也薦於上上喜命與米原秫
同待用光祿旣而曰卿於原秫雖宗國而性各異宜
朕將命玄淡真人爲之調和融澳於其間庶幾相須
以有成也居旬日二子皆漸濡浸淫將引化而不自
知矣康相以聞上曰茲可用矣然恐渣滓未盡脫去

尤未可以入聖易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命令司槽
櫶荷重負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由是醞釀益精澄之
不清撓之不濁不當在賢人列矣遂命出知甓城郡
一日外方賓使至選擇群臣中無足當酬對者上曰
吾固知非曲守不可遣行人司偕提舉官往召之數
扣而後至至則與錫子注鍾可容共對客使語數而
有節宛而能通飲之以和主賓驩好浹洽於帶感糯
上喜甚命專柄主客司事嗣後賓客久不至二生閒
撒日久意頗不平又復以二時意氣不協自相攻持

其憤憤鬱逝之氣直欲上顯而無由達也遂悒悶成疾幾至滅性上聞之已頗感曰吾方將辟汝為青州從事今若此是終不失為白木秀才也遂貶為瓊州秀才人亦遂呼之為曲秀才云

太史公曰天下無全人人惟能取人所長濟己所短用不匱矣曲生初輔藉於原秋繼引化於玄淡乃克樹傳相之業而竟以一時意氣不終晚節卒至於自相攻軋以敗易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豈不信哉

氷壺先生傳　黄虀

徐子英

氷壺先生姓甄氏下蔡人也家於平原有族散處四方故名氏不一要不外於甄也先生物事孔子嘗同厄陳蔡間後入於漢蒸於晉不知其壽幾何也既出接淅而行隱於溢浦淡然自適面如塗蠟無食肉相或謂其宜久交可以終三年淹者後徙居斥鹵甕牖自處人恐其有去志以石塞其戶先生不校帖如也久益歆知先生已安適乃去其石先生亦不以介意性至清介日挍田夫野老在箪食間處之洎如至於五侯王公貴卿食前方丈亦必以先生為紹介先生不至人謂之無眷目遂不雅矣故先生常從醢人侑菹籩銂羹之用焉其瘞容俎豆之次必齋如也與羊舌氏同仕趙獨先生有清白名一夕大雪王宴於雪宮酒酣吻燥渴思見先生亟召之冒雪而來風味楚楚王大悦曰卿有受辛之名在人齒頰間久矣何相見之晚也先生曰臣清淡之士王方與貴臣樂膏粱間酒時安能用臣苟非厭飫於彼臣亦不敢見也王大笑賜圭田一區羊舌氏用事華元殷之烹羹享士

有滌指不及嘗遂覆之其後懲於彼者多吹噓先生先生曰吹噓我者疏我也吾其隱矣時北海逢萌聞其風甚器之乃載之偕行過於市曰幸乎酒而勿用吾與爾夫厥後石季倫以豪侈聞天下食客幸假而獨慕先生致之不可得季倫乃奉味二十七品將以萍氏幾之使出置於俎間味脩然四座盡驚訝其出之速也時王愷亦欲致之不可得乃賂崇帳下督得其策遂致先生季倫薄之絕弗與交後愷亦疏之遂歸溢浦終其身焉

太史公曰冰壺以清名負冰蘗之操介然自潔高蹈丘園有足尚者一旦出非其時以召疏辱而不能保其令聞惜哉

石文侯傳　硯　陳師

君姓石氏諱居默其先肇源於越南之羅浮後衍於諸谿派於端之羚羊峽故君世為端州人性耿介堅實不事華藻隱居蒙茸山澤中自黃帝公孫氏受上帝玄女兵信赤符使威不軌蚩尤既拔九州攸同天延錫以河圖玄象於是更制文字以代結繩之治延晝野分井披山通道其臣大容作咸與頌帝功德又請遣虞師採銅於諸州鑄鼎以為萬世法程因識君於巖壑中覘其圭形玉質蒼色膩理殆恂恂然樸雅

君子也遂欲偕以往君堅辟弗起帝曰疇若予工予時惟臣有共鼓者識君性剛柔徤順腠理所向白于帝請聘以金戈詔曰可即以金戈往徐而叩之君琅然有聲受命如響乃遂辭山澤出於是君稿樸猶素也後之道中有祝生解生者見而奇之曰君良林楚璞也詎他山之石擬耶惜不知所以裁之耳乃與君共處浹旬剗其鱗皴滑以修瀡相與砥礪而琢磨之遂斐然成章頑者去樸者文踈鹵而勁者澤器質融液可方可圓可廣可狹制器尚象與時宜之而渾涵

和潤之德殆盎然光藉甚矣名既成所交益廣廼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易玄光華陰楮知白友善朝夕游婺出處共之趍然各出所見若缺一不可帝目稱為四先生不名也君善飲潔水飲亦不多雖經宿亦冷然光溢如故其他頑鈍麤裂文理麤惡者不可勝數或藉名端州試飲以水則旋飲旋涸帝以是益厭優劣知君廉潔寡欲斯所謂端人也愈親幸之每臨政事堂命中書君草詔君必先几席及宣城毛元銳華陰楮知白若燕人易玄光則又宅君為寮每懽然相洽曰吾賴石先生生色也時沃以乳泉囊以紫雲籠以青塵則蘭麝隱韻馨香馥人君氣吐虹霓景吞衡嶽發然有烱雲千里之志大而天文地理以及古今治亂草木鳥獸之跡無不紀述獨與鴻生鉅儒為伍益用之君體質益潤弗嫌也獨不喜俗子然亦閒以往故人謂君歷年愈深則量愈宏虛其中而溧其外至久亦容質不少毀信如唐子西所云謂君壽以世計若宣城諸君不日瘁則月敝矣又安可同日語哉然性雅好修潔若濯以流泉浣彼膏膩則氷冽猶故

也君既以受上任使兢兢惟恐失墜鎮靜自守尺寸罔失帝曰俞哉統和天人熙亮帝載惟茲重臣實有勞勣矣廼封君為文侯勑居蘭臺石室中清曠自若欲有謀則就始不恒召且申誥云河山帶礪卿善自持昭我王嗣矢其文德吾世世子孫無相忘也君即就上几所拜命着濡濡泣下曰臣受恩甚渥碩利堅貞云嗚呼侯之名其來舊矣蒼頡籀文石鼓薛剎遐哉邈乎若夫姬文之創辭宣尼之翼易屈原之明志鐘鼎之善書懷素之獨步百家殊方弗可悉矣自有文字以至于今舍侯何以哉世有代遷兒無休廢余故表而傳之侯之族山巖石谷瀰湯中外雜不可記惟端產者為姓眞者云

外史氏曰夫鋒銳而輕滑侯孰與毛宣城楮華陰濃豔而善染侯孰與燕玄光廼區區知白守黑以靜御動受主上獨眷注終始顧不以彼易此豈非遴歟不然則儀衍升堂相如入室矣十翼曰介如石貞吉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侯固知道者哉

六安州茶居士傳 有序　茶

徐爌

居士茶姓族氏衆多枝葉繁衍遍天下其在六安一枝最著為大宗陽羨羅岕武夷匡廬之類皆小宗若蒙山又其別枝也巖泉徐子爌者味古今士也嘉靖中以使事至六安欲過居士訪之偶讀書宵分倦隱几夢神人告曰先生含英咀華余侍有年矣昔者陸先生不鄙世族為作譜且雜引為經每枉士大夫余輙出其文章表見之陸先生名愈長余亦與有揚之之力焉先生其肯傳我乎余當以揚陸先生者揚先生徐子忽寤睜目視之無所見適童子盥雙手捧茶至乃知所夢者即茶居士之先也遂作傳

被茶氏苗裔最遠洪濛初上帝憫庶類非所開形性二局各有司存焉茶氏列木品凡木材大者千尋其最小須十尺又與之性為清為香為甘茶氏喜曰庶矣庶矣未也吾徙叩當益我乃伏闕訴曰臣荷恩重頸世櫻首報然為子若孫計請乞藩封上帝怒曰小臣多欲罪當誅時帝方好生不即誅下二局議司形者曰罪當貶其處深岩幽谷其材二尺許性者曰與之苦澁請上裁詔可之茶氏伏罪而出於是其處其材世守之歷數百年皆山澤臾也無顯者三代以還國制漸備間有識者然遇山人輙仇仇不敵類戕賊焉其少者最苦之長者曰吾以旗鎗衛若山人聞之怒深春率女士噪呼入青莽中大擄之俘斬無筭并旗鎗鶩奪焉有死者相枕藉者偃者仆者有子立者有傾且倚者有髡者茶氏愈出首愈敗然偵之則間諜挑釁多吳中人乃謀諸老者曰吾聞吳強國也昔齊景公泣涕女女吳吾如景公何春秋求成之義盍修諸衆皆曰然於是長者自縛就山人俯伏曰吾不敵矣君特為吳人獻我耳勿信君衛吾吾當令吳人歲歲貢金縢山人曰有是哉有是哉於是從其衆咸就山人山人始為通好然亦無甚顯者嗣後有楚狂裔孫陸羽先生者博物洽聞聞茶氏名就山中訪之登其堂直入其室寂無纖塵躊躕四顧北窗間僅石榻一設山水畫一幅蒲團數枚香一爐棊一枰古琴一張案上有周易羲皇墳典古詩書若干卷茶氏

不出戒諸子曰先生識者若等次第往見之以月日為序少者最尾先生摯鐃而歌乃出迎披蒙茸裘衣朴古之衣或蒼蘚迹尚存蓋茶氏山中習云乃延先生坐先生問弟子弟子以次第見之獨少女誕穀雨前故名雨前最嬌不出先生不知每一見者咸嘖嘖歎賞為品題溉有味乎其言也時茶氏以獨居不成味無以款先生出而呼其相狎友數十輩共聚一室焉頗各獻其能共成大美悅先生有第一泉氏第二泉氏第三泉氏有筐氏籠氏瓦壺氏爐氏火氏盂氏

筯氏其果氏匙氏列堦下聽先生召始往不召不敢往於時先生張口舌傾腸腹締交茶氏咸慶知己即命雨前出行酒先生一見大異之謂曰此子標格氣味不凡仙品也他日當近王者大貴第竇藏之勿輕以許人然造物忌盈汝子姓當世世顯榮發在少年汝將老宜讓之當淡泊隨時高下不問類可保長貴若雨前勿輕許人茶氏曰諾因命雨前入遂入乃呼端溪氏玄圭氏楮氏中山氏咸就見中山氏免冠曰頓乞先生言用旌主人先生命盂氏來運啜之一揮

而就譜成經亦成茶氏再拜曰吾得此後世當有顯者先生賜遠矣遂別去今茶氏之譜與其經大散見文章家茶氏名益重茶氏世好修潔與文人騷客高僧隱逸輩最親昵有憂傷於酒疋者輒入底裏勸之酒疋盡退舍不敢角立又能破人悶好吟詠吟詠者援之共席神氣灑灑勝不枯驚人句迭出焉故茶氏風韻絕俗不與凡品等特頗遠市井或召之老者亦往士人由此益重茶氏凡延上賓修婚禮必邀茶氏與焉山人者流知士人重咸重由是益廣其資生為

之去濕就燥護侵伐防觸抵千百為計雖烈日積雪大風雨山人視之益篤然所居率無垣墻之制上帝不賜藩封也吳中人知之更為餌山人山人不從果貢金幣歲歲如初言山人遂德之與茶氏通世世好不絕一日有乘高軒者過其門詠老杜炙背採芹之句茶氏聞之驚曰得無知我雨前哉不數日果有跡雨前名上者上走中使持璽書命有司齎黃金色幣聘往金色幣者上御赭袍示親寵也有司如命捧幣聘茶氏不得已命雨前拜賜有司促上馬雨前上馬

戚陳仙樂設旗幟擇良使從之訃偕以上雨前爲上
歌曰妾本山中質山中身蚤辭毋兮多苦辛黃金爲
幣兮色鱗鱗今日青林明朝紫宸何以報君王恩又
歌曰金幣纏頭兮百花帶皷䑐耽旂旟若居中香
在外紅塵百騎荔枝來太真太真兮今安在一時聞
者皆泣下至京師直排帝閽入時上御便殿雨前叩
首曰臣所謂苦盡甘來者蒙恩及草茅頤赴湯火上
憐之以手援之至就口焉上厚賞賜使者遂封爲寵
園夫人命納諸後宮宮中一后三嬪六妃九賓人十

二夫人一時見者皆大悅即延上座寵冠掖庭雨前
性恬淡不驕雖群娥亦狎且就之自后妃以下無少
長少頃不見輒索其隆眷若此然雨前不能自行往
必藉相托乞恩於上上命玉容貴人與之俱玉容者
其量有容故以容名玉容謝曰臣今得所矣昔上命
黃封力士入宮禁力士性傲而氣椎且粗豪慣恃上
恩至有擠臣傾仆時者臣嘗苦之不自禁懼無以完
晚節臣今淨所矣雨前亦以玉容同出身山家甚宜
之上謂雨前曰吾欲汝世世受國恩汝有家法否雨

前曰臣微賤無家法臣世奉中國不通外夷然族有
善醫者西番人多重賂之君王幸爲保全使世守清
苦之節以免赤族當關須鐵面上曰然以雨前請着
爲令至今西羌之域尚有巡茶憲使云荼氏由此世
通籍王家益顯且遠矣

贊曰草木之生皆得天地之精之先也五穀尚矣然
華者多不足於目實者多不足於口類皆可得於見
聞而下通於樵夫牧豎不爲貴神仙家以松栢芝苓
服之可長生吾又未聞見其術借有之其功用亦弗
廣皆不足貴也若荼氏者樵夫牧豎所共知而知之
者鮮能達其精其精通於神仙家而功用之廣則過
之且世寵於王者而器之不少衰焉吁最貴哉最貴
哉

湯氏傳

湯婆子　王君賞

燕之市有麗人焉姓湯氏其先簡狄蓋成湯之裔也世居錫山之陽未離襁褓為陶冶氏所得陶冶氏甚憐愛之然幼頗頑頓塊然自處情無所用之鄰閭見者亦訝其無成器云陶冶氏憂焉多方化誨俾習於井竈刀匕以鍊之自是湯氏聰明日啓矣方及笄性嗜水凡所飲食必以素視芻豢膩濁若將浼已年漸長氣體益和度大而有容謙虚而不溢啓處終日無歆容世情恒不便於炎涼彼則援之燠則燠援之寒則寒漠如也居常誦白圭之玷雖迫而動之略不出諸口陶冶氏益憐愛焉嘗語人曰此兒福澤將無窮必得良夫壻是歲戊寅有客過燕市瞥見湯氏於廛肆往來屬目者千餘人有拭而觀者有揮指而讙者湯氏儼不為動客視而美焉徐啓曰聘乎曰聘行采幾何曰靡爭但此兒成就吾掌握中倫嘗辛苦劬瘁無以逾氏若持家則盛水不漏也客未之信既訪諸鄰閭果然遂媒而娶時逆旅瀟條隆寒逼歲客自獲湯氏侍夜則溫然牀笫矣客性不喜淡而湯更甚故雖油油然與之相親狎而衣帶終不解也其貞潔類如此居無何客去燕而之齊齊俗禦寒率以火湯氏不喜火獨床而處從此亦弗克自溫矣久之貌瘦色改無復昔日之麗輕薄者輒以湯婆呼之蓋戲之也湯氏直受之曰是善名我曰而同輩有挈壺氏者欲毀之湯氏曰若沉湎於酒身當文君之壚其取厭於高陽不少妾則飲水自適何忝於若而故毀為也挈壺氏慚而退又有燭龍氏者欲毀之湯氏曰若涓浚于脂韋屢被宵人之剪伐而不恥頑過為毀人耶燭

龍氏亦慚而退又有盆成氏侍客之巾櫛久自恃其擅專房也而欲毀之湯氏曰爾閱人之面多矣始汚納垢不可以指數若澹泊飲水吾與爾同爾所飲妾弗屑也盆成氏慚且恚見於面客詰之曰爾何怒然曰吾三人者俱被深誚恨終不釋也客怫然曰是三人者過也將奚恨且湯氏端潔人也夙昔與吾為貧賤交藉於寒涼而棄於溫飽已非忠厚又見侮於二三子吾何忍遂召湯氏侍如初噫嘻予諗于世俗其容而齷齪其行者何限湯氏一

婦人耳。修潔可以徵貞。溫淑可以徵度。愛弛而不怨。覿閔而不困。可以徵德。世之號為丈夫者。或未易及也。

楮待制傳 紙

閔文振

楮待制。於名藤。及長為世用。更名知白。會稽剡溪人。先世索居山林。無所聞於世。幾與草木同朽腐。應前漢。有楮先生。始以名顯。至和帝時。中常侍蔡倫有文思。善造就人材。辟召徧天下。使者抵楮氏。見榜其門曰。文明基本。歸以告倫。倫亟聘之。得楮皮者俱來。倫曰。真良材也。但欠變化耳。於是刮劘浸漬。漸見叢容方。延館簾內。知白聞而嘆曰。以皮之陋。且沾優渥。吾可出矣。既至。倫揭簾見之。嘖嘖曰。文明基本。其在君

乎。引以見帝。帝嘉賞。恨相得之晚。超拜秘書省萬字令。尋擢秘閣待制。日承任使。蓋自書契既造。竹氏帛氏二族。貴重於世者。既數千年。及知白用。而竹帛氏遂廢。凡經史術藝。百家九流之說。皆托以行天下。及當代注記冊籍。臣民文移簡札。非知白不達也。帝益加寵待。每中書令毛穎。松滋侯陳玄。萬石君羅文。侍左右。必召知白至。展其邊幅。有諮議。須令省記。方可施行。帝加其潔白。戲語陳玄曰。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若知白者。可謂孔氏之徒矣。而卿與之友。何哉。玄曰。

知其白守其黑臣得自全之道焉皦皦者易汙臣懼知白之不終也帝笑曰卿不加汙誰復汙之玄頓首謝一旦知白侍經筵屬微風神思飄亂不定帝曰朕固知卿體薄不耐風今加卿節鎮俾邉都護領之卿無患矣知白叩謝曰臣辱荷厚恩敢不竭方正之節捐菲薄之軀以死報陛下士有以文辭援知白者頗涉謬惡知白怒會召回懇帝曰臣精白一心仰叨任使者數十年每頓得嘉言醇文推明義理以淑人心以翊世教以利益國家庶不忝此一生今狂生淺夫

任情謬惡臣一被汙辱欲雪無由誠願陛下一申文字乘謬之禁以隆古道以正士心以亮臣區區用世之忠帝從其言且惜其蒙辱命儒臣撰悲剡藤文以舒其憤知白才博而通推其餘雨暘可蓋風露可幛壁可屏揮可扇襯美可圖畫無不能為者夫子所稱不器庶幾近之晚年就閒族子曰麻曰桑曰竹曰繭曰敝布曰魚網並出蔡氏作成世又稱紙氏繼知白大用於世傳嗣不絕其號銀光側釐羅文玉板蠟牋烏絲襴者閒好五采尤為世所愛重云

繭莊子曰予讀楊鐵史石丈人錄謂石氏文面之垢可磨以去而惡文辱籐不可再雪至乃暴耗之過徒天開剡野舒元輿為之悲而弔以文嗚呼知白之懇帝帝之為紓其憤心事了了千百世之下聞之猶可以懼矣知白而可易用之以犯鐵史元輿之遺論哉然進身之日仕之占也衞卿可不得而彌子不主瘠祿可辭而右師不可與之言何者懼所因也知白洵賢而蔡璫因之以出果孔孟之法哉噫縉紳充廷賢如知白不蒙引手之德斯又誰之過也其不內愧蔡璫也者幾希矣

國老世家

甘草　集藥名　閔

國老姓甘氏名草會州白藥鄉縮沙人也其
農氏羅山藥為百藥祖賜號藥王若干世生蠅（用甘蠅貫
因事）虎骨狼牙鴟頭牛膝力能刺虎精於射（句）香名四
撒嘗䔍赤箭貫鶴虱世以其射貫衆稱為天明精三
世生秦艽相羅（句用甘羅）勒功青史又若干世而草生有
石蛇銜花地龍連翹之祥性從容純厚朴實而威靈
特異見者詫為人中白翁嘗自嘆曰昔禹誅防風周
公驅飛廉並香薰草木名印紙上今我部屋遊神陂

蓬千古氣凌霄漢安能與世之隨風浪蕩乎食太乙
餘糧如鼠矢飲生訣湯始溲疏徒能膃肭臍摩大腹
皮牝牡蒙然同乳腐於覆盆之下豈豨生而無名（句）
興世何述乃製穿山甲操落鵝爪槌以三稜青葙子
貯王屑水銀屑鬱金屑五色石脂為贄去從磁石山
黃石公之後黃精者游會精方與其弟黃芩黃芪黃
丹黃蘗坐秋石亭為菊花宴席陳伏龍肝虎掌豬懸
蹄川烏肉石蓮肉青蒿木瓜酌雀瓮蟾酥酒有郎君
子入報精酌畢（句）撲衣出見引入席命侍者麻黃兒

石黃兒納其贄苓笑曰人生巨細草甘有自然同者
此實郎與兄五味相合若苓輩不免苦參商也數日
精以草千里及門乃登絡石芸堂召草飲川芎茶出
所藏蓬莪術蒼白術二書及太陰玄精經講蛇蛻蟬
蛻之法又授續隨子金櫻子蓖麻子各一卷菥蓂子
蔓荊子羌蔚子地膚子各二卷使求破軍殺（大戟別名）敵
之要復命其披龜鱉甲執鐵線鎗跨號飛生虫海馬
以馬鞭策而馳習攻殺擊刺之方草兵（肥皂別名）法既精
嘆曰今見吾師（句）草實若天仙騰大空不覺雙眼空

青矣尋告曰家有慈母當歸侍養精許之贈以丹參
石髓茜根石棗五靈脂且曰子知母意乎吾贈子諸
貝母見當喜草拜受貯之白芨中飲地黃酒數行而
別由海金砂州逾凝水石獨行回鄉出所贈陳皮几
上母見草果喜草至孝母嗜羊桃鯉魚膽走滑石求
桃釣淨江潯鯉魚剖之有石膽母食而悅母好花卉
草結玳瑁為攔疊青蒙石桃花石傘星石植芍藥牡
丹密蒙旱蓮款冬花及仙茆仙木茴芋蘿茴剪蘿光
青紫草石菖蒲時冬月積雪母思見紅花草曰今百

草霜嚴繼之勝六(句)天氣苦寒獨甘松卷柏竹葉尚青耳安得花椰子之事親然不可不效哭竹瀝血之誠乃於天麻黑時海月初升天南星爍設白青石腦爐藜沉乳零陵香雞以蘇合降真香叩烏頭頓何首祝曰天門冬閉地骨鎖陽桑巳脫手白皮地不容乎萎甤豈當續恤報用白前頓慈念之占斯寔予憂之及已覯張地膽借運雷丸曰劇水蘇飛丹代赭用慰急性仰戴桃仁明日欄中羣植紫蘇諸木香散漸吐花蘢旋覆花開毋攜侍兒女萎女青玩以為樂里人

陳思发語其友徐長卿栢子仁曰昔曾參純孝今見此人參不過矣草聞常山查氏有女貞實良達求靈砂劉寄奴行媒聘以黃環青玉鐲金銀花白花鹿茸襯紫藍遍地錦襦女名王英喜飼石蚕嘗與其妹紫英白英採桑於石南桑耳園有桑寄生地榆樹穿榆皮採其葉盈小青籃而歸有風鑑胡豆子者號兜目先生遇諸塗王英婉容白斂省蔵蚕蛾類如檎紅嬌羞欲避相者曰此女舉止實殊殆蓬砂仙人掌上珎也他日當此色如花自是深處蓮房輕粉車脂不施

于面有贈以天花粉玄明粉鍾乳粉各數匣松香脂數十斤者悉與二妹惟取剪刀鞦針赦日線專事女工明年草薢鴈肪親迎来歸善事慈姑嘗曰婦人而不守宮闈之職順患姑嫜與鼠婦何異草喜曰今得賢婦雖百兩金不足貴之矣既而毋患澤瀉加赤地利請醫丁公寄診視驚曰百脉根浮級人面遇疾藜黑雖百藥煎服不效矣草懼狼跋走木蘭寺告密陀僧畢和尚(華澄茄別名)曰毋疾危沒藥可醫請遍禱吡梨勒天羅勒元慈勒池德勒菴摩勒底野迦浮爛囉勒

諸佛及冷翠金剛(石楠葉別名)是夜夢有白頭翁持救月杖以荷實一升麻子一撮烏藥一服鉛丹一粒授之曰我天竺黃葉义也因汝祈益母壽賜以此藥對証更求牛乳馬乳羊乳石乳飲之疾愈矣況汝毋天壽根未盡奚慮邪及寤如所言果愈妻以姑活造半夏麯瞿麥酒烹羊蹄槐鵝抱雞肶胵石蟹採大棗芰實曰陳於前曰姑獲復生此安息香醪勿辭五倍飲之未幾庭中産五色芝會赤車使者徵草孝廉為葛上亭長長亭歷三年不以微銜廢學每夜以薏苡仁為

小箕盤記數讀黃卷嘗諭其下曰昔者明王句不邀
行旅蓋以經營實資國用凡客商陸走野駝負債聽
其往来宜諭使預知句子輩不得有阻人甚便之擢
官桂林郡都管兼理青鹽食鹽戎鹽事郡中金牛黃
帝祠有鬼督郵為祟夜聞春鬼曰殺鬼箭能殺人草
召白礬洞道士蒲黃號獨脚仙者用丹砂書五色符
治之遂絶會西羌狼毒脅其種沙參玄參赤小豆山
豆根白扁豆海豆寇境草曰吾寧使此羌活耶召募
下陸英金牙豬魁麻勃馬唐海桐皮高良薑鬱兵以

出誓曰進則防濵退則防已共厲桂心除此反側子
草揮巴戟策千里馬句兜鈴一振遂出麥門句冬寒
方盛啓蔄蘆芭吸菉豆地漿酒奮擊諸羌大敗之會
蜀胡爛角蒿玻璃鬼釵帥諸酋狍耳博落迴狗舌必
似勒膚青波斯礬扁青金線礬綠青柳絮礬暈石仰
天皮及其別部蓼蕎車渠鱧腸鹵鹹耕香仰盆地椒
菩薩石并邀致北嵤雞火蘭故炊箒衛洞根蓋藥翹
搖土芋菊醫鐺墨刺密陀得花茅香花諸種合兵助
羌草裨將毛蓼引前部石芭石尊馬銜方解與前胡

突戰於長松嶺蓼敗績死之初蓼出軍別其妻艾納
香以珊瑚簪金釵股誓曰倘不吉祥奴會子於地下
及是家童柰荆奔歸妻問荆知蓼死入室焚鵝車香
題詩東壁土曰王孫離隔遠古鑑掩光明碩化婆娑
石郎耶草共生遂自縊死繩下草帑諸將石藥烏韭
藍勝姜石泰尤泰荻蘖及其從子甘焦廿藍奋闘深
入淋石之境龐蕪溝地忽土落句草隘銅鑛石濘中
時天暮渾濛晴不能出詰旦陽烏方升草被執以歸
欲妻以阿魏氏女大罵曰恨不聚枯柴句胡蘖俾一

燃而燕安能配汝狗脊奴求獨活耶羌胡怒幽之白
羊石洞尋移黑羊石洞圍以白棘畜獨脚蜂赤翅蜂
號曰蜂房宿以石牀有烏蛇白花蛇穴牀下遂呼草
為蛇牀子初啖胡桃肉枸杞子乾葛根有仙人草菴
閭子者以銀膏鐵華粉和茅根石香葇為九轉之曰
知子無食子試以此神丹日一含句生不飢矣久之
不死羌胡異之移土紅山之紫金牛砦不設地防得
罌子粟粥食之鄰婦孟娘句菜傭黃屑兒妻也曰餽
以白英皂莢白芥荆芥茅膏菜欲以寡婦薦寢草謝

絕之自吟曰百年迷迭玄黃內護比朝生暮落花忠
義合明金石眼龍珠肯混井中砂甘焦等敗奔闢蒼
石洞白師子先生有神術往叩之得百草灰飛無風
自搖二法潛入降胡夜代胡兵採金鈴子得見草合
謀以黑麻絞玄胡索繫鐵精鉤名曰延胡索以芒硝
朴硝爲火砲伏翼兵於郊夜半擁草出砦揮砒霜砍
馬刀斬門突進羌胡驚亂躑躅焦莠旋索千鈞吻皆
就執以白膠膠疑獻俘于朝帝休諂遣紫袍使石中
黃拜草天雄軍節度使祀毛蓼夫婦廟號烈節先是
硇砂有田螺田麻之利部民滕黃二姓相競有黃寮
卽者名連慣曰我英雄黃氏世尊爲大黃號我爲鷹
爪黃連彼雞公滕氏不啻雀麥糞餘耳當不負荊瀝
腹蛇膽於吾前乎不然定粉其族乃帥在野豆黃氏
人黃氏蛇黃氏姜黃氏共滅滕族獨遺老夫婦復生
二子曰老陽子曰老陰子至是求愬草曰昔孔末幾
絕孔氏幸仁人天佑巨聖子孫不已得孔公孽嗣以
傳百葉（按闕里志五季有孔末者實非聖裔欲冐封爵乃盡殺諸孔還泗水令光之妻張氏有子
終九月私養於外氏後周時乃得嗣爵）夫孔氏湯後殷孽也汝滕氏文

王支子豈當全竭其後吾爲汝零餘子雪其恥遂捕
殺連及在野諸黃以山桃梟之大儒牛蒡句子不肖
嘗從木賊盜人杉材楠材蘇木黃櫨木被獲草諭曰
汝甘爲鼠粘子寧不使君子誚汝父爲秘惡而上棟
實不正乎杖以虎杖取烏古瓦命幕宮金稜條籠其
首示辱里閭姑以猪柟熊膽俾并苦辛稜藤曰吾以
瓦籠子辱子甚矣乃寬之因感藤悳卒爲善士山民
朱縈兒事繼母孝家貧常於江中採幽蘆裳易丹黍
米以爲養草獎以百丈青布古文錢二千緡有馬節
脚者竊人紫金紫珠粉錫被鞫不承草令摩厨如模
鍾之法頓首曰使君賊人肝膽無漏情矣敢不伏神
明之見卒改行尋移鎮遂陽關封華陽伯加祿凡千
石邊民胡枯句梗化命部下汝石子討平之民婦白
丁香夫石首魚載蜀椒大鹽爲烏賊艾葉者所劫浮
椒峽江丁香抱子泣訴捕賊誅之春月暖布東風菜
花盛開紫菫紅茂菻草同青曰出獵長石陂䌽金毛
狗逐白兔藿葉中又嚙野猪尾得鹿良栽歡以歸道
遇筋子賊採地笋地楊梅曼遊爲患盡擒之繼登基

山望白雲狐飛嘆曰此雲實吾親舍其下比夜宿玉
泉觀貲槐角生花滿陰實可聚坐口占曰槐花庭院
白鮮皮半夏委蛇曰又西雲母倚欄千里急孝烏梅
嶺不勝啼覺而怪之忽堂下萱草夏枯句草以爲憂
再騐月城棗赤柱坊人唐夷果報母訃礽母病查氏
聞人肉獺肝可療乃刲股并求海獺取肝和奩香海
粉煮鹿藥以進小愈月餘誤食大蒜而卒草聞訃蓬
頭垢面即日奔喪時西流大火秋阜徐黃途中見尊
荷葉痺滿地芙蓉菽蘆無青邪蒿三白草益增傷感

淚沿孝子襟衫比居守靈牀下句鞋履未嘗踴作哀
思吟曰滴盡梧桐淚爲猿叫斷腸欲踴毋聲慨安淂
返魂香明秋突厥胡面蕃率其百部鐵落留師塞沒
離熱青腰虫那耆悉阿勒勃號五毒草聖大王蒼耳
蠶雞脚草酋穀精蘗鐵篤粉酋乾姜蚕酋明礬枳椇
蠶金漿蓬藥蠻號七仙草聖蠻玉分道長驅踰境冦
急上起復草詔曰惟卿勤苦練達囊萸邦郗咸孚之
續乃令醌虜排華侵職土地迎甚舉朝郗念予如不
出說兒邈折朕仰稽孝文久懷推轂卿其奪情揚起

奮梃胡根功成三賴名垂文石遠追管仲攘夷之烈
用副朕倚待之誠草上表固辭其畧曰臣其勵志若
耽思輸肝鬲顧惟悲風廻母之慚方切目相鳴咽之
情揮寸鐵粉飾太平非無心也念孤母麻縷慘怛計
益央焉青竹茹毫芥質汗狀言罔匪實罰獨自甘上
遣催風使熊脂五加皮幣兼韃靼從之草具疏以青
皮封棗木累奏不允其友白肌句石郗句李仁勸之
曰予知仗大義乎今君還子肆玉累加宜即從之茍
終懷膠固倘遣不偶句節撫斯斷人淂以砦相君命

訶子矣其依懸言用絡蛛絮草遂赴召陛見優殿上
賜醍醐醽酒俯以青蚨萬一千緡拜獨用將軍掛平
胡金蔺印領神護兵百萬即日趁半邊山下大會諸
將論之曰此虜常族赤句舉國遠冦譬諸木鼈木蠹
豈復能竹今視其黨殆小兒群戲耳特遂猴之何難
哉然我旣入陰地句驟勿輕舉見腫消攻凌伏零出
全退始怯虛讓實取以牧坐拏之功此越王餘算也
沒芽其來服戒務從節制併合心力必立香名乃分
遣郗知兵馬使盧會秦椒白給巴朱杜若秦皮行營

副使杜仲石膏判巻馬通師系石韋行營都監赤孫施辛夷石判白薇徐李馬蝗蜞左軍中尉馬勃白楊皮石青黃孖海螺麻伯黃白支右軍中尉越砥白昌燕齒吳唐巴棘黃秫行軍總管羊實馬顛海蘊吳葵華石蚕白并龍葵梅實節度推官石儒金荃白羊黃護藍藥實行軍總管馬蘭海蛤扁蓄石松胡荽溪馬逢都押衙石芸楮實毛莨胡楜白蘘荷海藻龍常護軍蜀格藥華白背胡堇夏臺竹付石將越桃水麻灰翟石耆各營領軍骨青石淼白堊椰花石脾毛遠

瀉公草鹿藿胡葱馬齒莧白芷水英蜀葵白朮胡豆子亞麻子烏芋王瓜齊蛤石蓮楊盧耳羅摩子烏歠莓各屯駐布里邊田土齒野蘭鴉石地松路石棕櫚等處軍中有石龍者虎膽蛇肝豺皮獐骨熊飲鐵漿吸石髓常跨白馬句目視千里句光明不瞬人號大風子又號馬月毒公草奇而問其能對曰龍膽如天龍腦如鐵龍牙如蜂使龍留軍待虜一劍所合句子孫不遺所謂剪草除根也遂與登括樓凭香麻石欄杆型處龍曰龍眼中無虜矣即拜調脈參軍別名酸棗仁

以其剛烈加號骨鯁元君別名草蒲有白蒿煮號杞壐居士別名香附子爲人恤患救窮一金不棄千金不取大計猜百世小計猜一時隱居玄石山食薇蕨服紫參飲酸漿嘗戴白雞冠著書號雞冠子杜衡門不出草閑之曰此人卧龍骨格也遣含丸使者別名花椒時美中羅時別名賁橡實甲香故緋帛聘之不至藍符命又不至乃躬顧馬對盧而談載以金鬼車至營中拜橐籥尊師別名仙靈脾萬令製大青袋皂角旗畫金蛇爲龍尾白頸蚯蚓之形以馬牙硝實大砲號霹靂雷製赤銅屑爲

銅弩牙名曰備身弩別名赤箭時邊地蕪荑枇把葉上粉霜凝白塞垣衣濕士卒號寒並畏爲纏於是命滇河別名豨薟白大壽別名吳朮引渡半天河屯營數日與虜大戰百合已而糧缺萬家令以燈心草麻油燃金燈夜以石斛量禹餘糧斛若不足中藏硝石只以斛皮量之將士聞有糧皆喜厥明各營吹羚羊角犀角鹿角句霜威方重草同蒿並披魚甲掣土馬騣跨之率諸將會戰草馬先蒿遇虜豢駝爲矢折傷馬骨急取接骨木補骨脂隨骨碎補之蒿連射弓弩弦斷取

續命筒（莨菪別名）阿膠續斷復射虜大敗將士益奮突厥
白諸虜曰昨夜黑發星（夜明砂別名）見今日敗天公不祚
我也擊敗皷（句）皮骨俱傷奔還營穿食攣倒饑餓盡
又千里水遠僅得蜀羊泉飲之隨竭虜困甚奔竄河
邉木林中草麾兵入林擒之虜奉爲金石琥珀漏蘆
真珠瑪瑙青琅玕乞降草叱曰汝輩真土狗遇文虎
鼷鼠遭斑猫有死而已吾安用汝狗寶爲戎悉執諸
虜剖骨路支解之比突厥曰汝尔亦支解（句 丁香別名）湯
皆洗汝魚狗腥俟厥俘乃死耳以漆膠其亂髮披蝦
蟆衣檻車轄之即日凱還先以昆布列當日所由駿
庵䕡殺苗根作露布馳奏上喜勞以蝸牛千頭遣黃
褐侯麻黄牽牛郊迎父老皆伏牛以待上命斬木通
道燒兜納香薰陸香鵲及草至異香濡鼻歸覲甘露
殿延入紫苑陳紫背金盤設雞舌香肴麋脂鹿肉飲
以詹糖香酒命宫人椰枝麗春茆花吹笙簫擊貝子
缶指檀香板教坊秦龜石燕設雜劇以白紙散藏椰
葉中取黃鶯宿散内和歌唱囀如絲黃佳景天和君
臣合歡清風騰播一時上稱草曰此我玲瓏霍去病

（藿香別名）也進封吳公賜斑珠旒黃冕入則坐香蒲席爵
床出則張天靈蓋乘紫河車車前子葛數馬芹茅根
等各披鮀甲執木戟爲護衛又建神屋生祀之御製
迎神曲琢青璞碧石爲麒麟碣勒草功德號國老著
實之碑用垂千歲蘩然不朽自是但呼國老而不名
封查氏雍國福延夫人數年草嘆曰久受尊名不祥
范蠡實假陶朱術以自全也今雖天王明聖非烏喙
之比然知朱此意斯益智矣巧自吟曰飽看黃花了
楊櫨木葬凋去爲無患子泉與石遊遥連疏乞休上
詔昌侯魚伯實護送還鄉草爲詩見志曰鉛（句）霜華
點鬢星歸來甘菊滿籬馨牛生脩畜姑天葵十載漂
淪似水萍思母寸心乾蜴蟄離人兩耳蚱蟬鳴護言
煮石長生事且向嚴灘覓釣藤子二人曰遂白蘇俱
有蔭命遂性苦介父子不無夷傷（本草云甘遂與甘草性反）惟蘇
氣味相合（句）子孝父悦（句）瓜蔕不脊云
觀莊外史曰㝡時賢（梁人）聖垂志陶甄（句）立言（梁人）云何
（句）若思（梁人）逐之鴻雁（句）安常（唐人）遺焉耳故修紀如湯
（句）民望（唐人）攸歸而敬止如文王（句）方慶（梁人）厥民之時

叙素王纂唐人述六經厥常列張句機漢人的弗遠淩宋
揮㷄程朱有章唐人荀弗視爲陳言唐人燖溫大明唐人斯
絳宫泰晉人黎民壽唐人黄河澄唐人海宇乂安句期生秦人
人之俗回滄于意漢人望之表矣不爾則害成無已金人
世亦胡洽南朝宋人我然欲綜厥功豈俟續陳句師文唐人
與湯耳惟其仰詹端方唐人我誓王惟一唐人兵疇弗許
洪唐人範之攸叙而謝復古唐人之殊勳也耶國老吳公
心迹所安句自良唐人可章疇弗曰㘴肯孝忠唐人迪德
寶許孝崇唐人參騫忠髙保衡唐人原茲有陳句自明唐人

師古之義用輝人紀句天錫唐人嘉禎受王光祐唐人爵
崇封君句達魏人于罔窮世世啓顏句光祿南朝齊人遠振
稽自虞唐句安漢人有齊響使人人程據晉人豈不蘇恭
唐人散之脈而底至滄也我猶歎乃祖句挺南朝齊人兹裔
賢寔乃炎農神農錫類之慶噫遠矣傳曰君子陽秦人類
用升明昌吳公維何句公務金人長君子之類者乎史
脫晉人弗詳胡士可元人述式張素元金人畧陳明過唐人淡
之子孫句思邈唐人陳承唐人克全元起隋人之烈將俾吳
公句孫光漢人于祖其母徐敏齊隋人之志哉

東坡爲杜仲作杜處士傳綴藥名八十餘品爲
文可謂奇矣友人屬予曰盍括藥部爲之俾無
遺餘可乎不揆考本草浮藥之入用者一千二
百餘品爲國老世家義主忠孝崇人道也間用
別字或省字通厥義也論贊綴古名醫幾五十
人昭從事也嗚呼效顰失邯鄲明若觀火豈敢
附諸杜處士姑愈於飽食而博奕云耳閔文振
誌

唐家皇本紀　蹇峰　閔文振

唐家皇諱壺偷姓豐氏系出陶唐氏先世居豐丘以地命氏上祖性質毒烈子孫代有祖風與人接初若逢逢然可近至其尾後輒肆誅刺使人瘇腫不可當人以是多畏惡之聞其先聲懼及飛禍輒拂袖引避族後益蕃散徙四方因風氣之異種類亦別居鬱林者其種甚小形淡黃大作室廬户牖聯萬餘間介房而居寬隘均整居黃巖朱崖者頗染夷習形巨而黑好依高峻處或房居或穴居者別號土豐氏又有居

嘉州澤州堂邑廬陵者與人親近不喜散處採材為窠聚族同居其種頗類鬱林之族獨為人所仰重餘種派散東郊大野之墟新市平林之地有長腰者有脩股者有腰細而形瘠者名號不一或曰螺贏或曰蒲蘆或曰蠮螉雖同祖而派別益分者也諸族並好毒人而黃巖朱崖尤甚尹伯奇毋謀殺伯奇有豐氏子至其家毋留之請去其毒繫之衣託以售譖吉甫信之伯奇不能辨遂自死後漢賈萌起兵討王莽豐氏子聚黨附萌車衡主簿嚴豐力諫以為不祥萌不聽果見殺豐氏有號王父者聞而恚曰夫尹伯奇孝子也賈萌忠臣也並以豐氏子而死使後世謂我豐氏有殺孝子忠臣之名永永受人唾罵吾恥之矧天地好生而吾族違之吾懼吾族之不永也遂戒其後無使施不得復為毒諸侯並受戒自是人不相犯不輒毒王且曰昔伊尹以滋味求進志利人也吾無以利人如伊尹何乃相與攻醞釀之術以溜液為膏澤并撒其露房入藥籠中可愈人疾有道士見王父相之曰君有功于族且能致利於世當有王者興因大

豐氏之族於永世一夕王父夢黃纛輅車騶從百萬輩各携異花簇擁入其家駭而悟明日筮之得易之乾占者曰飛龍在天將在飛族然陽始萌芽應公當有子貴不可言已而生壺伯有黃赤氣鶴然蔽房户狀貌殊異體大而碩頳色烱然微青以蒼見者嘖嘖曰此豐氏亢宗子也及長益端重有威儀出入不妄閒扶羣族游衍花川梛陌之間藹然無嗜好群族遇人或不免狂態發壺伯輒叱止之人雖犯已漠然無校群族愧服共稱為無毒公歸戴者日衆蓋有成羣

成邑成都之遺風焉群族忽自相雄長潰棼日甚老成百輩竊憂之相語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今吾族潰亂如此不已乃兦巳吾聞治世立嫡亂世立賢吾族莫如無妻公賢立以為主誰不服者亂斯定矣僉曰都乃進再拜以告王父遂告壺伯曰群族無主擇賢惟無妻公為群心所服宜從衆望壺伯愕然答曰不敏何脩式重不德之辱不敢聞命僉退明日為啓勸進曰寡勿無依悵久虛乎龍馭胥臨有紀竊共效於蟻忱圖惟一統之尊彌此肆妻之禍謄言翼戴賫籍章封恭惟明公位下徽聲無妻華胄有唐夢協携花輔擁已蕃於騶從占符飛族利見尤應夫龍興群志景從勳方翹仰漢宣木葉之字旋起側微周武赤烏之祥卒膺荼毒花詠與葉烏豈如龍矧茲群鋒交鬪之秋竚待一王出鎮之加荷俾經營各定其分庶幾唱隨並勵厥功拙若按窓免受譏於神瓊幻如吐飯寧見弄于仙翁靡闕有衆之私實係無疆之慶覬垂俯順勿執終辭啓上告王父王父諭壺伯不得重違衆請乃下令曰靜言揣已合遂封才碩念秉

勳莫終讓德寔碩屯聚之衆共亮采納之衷毋惰課功永延正統其議踐尊事宜次第施行僉相與定國都建宮殿繁布金房疊構王宇條上禮儀以是歲三月上巳備法駕列仗衛奉無妻公祀告天地即位於玉臺之上國號大唐志先系也建元曰甘和追王先祖尊王父為太上皇立皇后蔦氏設百官立考課法常朝應海潮一日兩衙雖風雨寒暑不廢臣民各恭其職上下截然罔敢紛亂民近豳俗誦詩畫茅索綯之句亟其乘屋稠居國中春析夏因猶有陶唐順則之風國圍以城慨有踰越之奸穴門以實出入不得明行且先後有序上憶携花之夢乃下詔曰夫取下奉上列倉廩以儲穀稼古之制也而賢者謂之厲民自養朕用惕焉載思上聖嘗草茹毛民用熙恬竊實嘉慕自今其棄田以為園囿凡作甘不得務稼穡實祭用酒代以王露而飧饔糧儲悉取群花昔陳皇剪綵亦足悅心而竊皺之催實吾同國故事也宜定賦名曰花課永遵詔制以應朕始生之兆由是舉國競採擷殘花鮮蕊四取罔遺遠囿近郊絡繹相屬多與

蛚野蛾之黨相馳逐踰人垣墻爭春奪色時人故有紛紛過墻春色鄰家之詠背岩幽谷紅芳未歇或踈籬落英餘香可尋附淂善為媒者轉致消息引犁徃來故野無隱美而國有餘蓄識者惜其括取太盡至擬之為花石綱若宋朱勔之流蓋其性篤於奉上雖三時驅叱兩股胼胝不自為勞出作之頃猶喧然為謳吟之聲不輟故先為主唼花趋衙供課孟東野黃山谷之詩並實錄也以是知無為之治上之所感深矣歲冬課程報就輒厄於熏逼並避樂土人宿取其

釀製而合之號曰花液散如甘露凝如割肪氷鮮王潤髓滑薌香世共寶之亦以上供上賞其利用之功並復其身有渣滓亦納內府歲時賚祝黏固封緘周不需之而液味甘甚梅氏李氏及諸族子姓若酸澁者淂液漸涵浸漬久則變化其氣質並為佳品又善和酒絕醅醲蘇東坡傳於楊世昌作歌有云真珠為漿玉為醴蠟為耕耘花作米三日開甕香滿城甘露微濁醍醐清且歸功豐氏以為大勝監河侯焉萬皇后居王臺後宮逾年生子冊為皇太子既而連生諸

子稍長上皆錫之封國分其族王之當蘂或圓如甕或鋪如扇各擁其王以去奸細或不利分封以棘刺關於王臺王子多見害者諸王之國各以家法從事所至並蒙利澤上在位日久倦於勤勞方議內禪遂以疾崩皇太子嗣位瘞太行皇帝於甘陵上尊謚曰統天華聖至讓崇恬密皇帝館閣大臣稱天為哀誄之辭其畧曰啓運以無毒以德而王也淂孟子保民莫禦之旨王子盡復為王一姓一君上下有定分也淂周家封建同姓之制其下各勤乃事不惰其職也

而盤庚罰及汝身之戒為費辭王之所在無敢造亂為毒法令之行也而秦孝公徙木立信之詐為贅疣取多則飢取少則惰飢則不蕃惰則不力惟循中制者什一之遺意也而堯舜輕重不過之法制輙為貉桀而虛設嗚呼休我芳神馭徃而膚範永留芳斯秩秩繩繩衍洪緒於億萬千禩其蕊之緜芳後世稱創業指王亦必曰唐密皇云今其族益蕃封國徧天下君子謂豐氏可稱有道之長矣

贊曰王者天下義主夫義者宜也宜民宜人詩稱顯

德帝王肇軌秦隋短祚其區孔彌矣蓋廣德者民之趨也懷德者民之止也有德惟王天之順乎古之適乎寧皇氏弗圖厥族蔑毒即德幾易世類克派多澤可謂邁迹自身聖哲共嘉者歟而統有弘業延休罔窮可以觀理定矣矧葺紀信度國用恬謐抱真靈者及或載乎赧頹吁可悲也耶惟夫遐遺稽事雖幾辟穀之智而生本斯隳殆非可訓者也

蘭友傳

蘭花　方宇

友姓蘭名馨字汝清號無知子始祖國香草姓也鄭文公妾燕姞夢公與國香倚蘭寤而生子公與之物色求香得之幽谷賜姓蘭志倚蘭也加草不忘本也香後獨茂修德芬芳隱居深山雖困窮未嘗改節仲尼稱為善人君子又傷其老草莽遺琴操以彰其美識者亦曰使際風動時香名豈終泯乎自是子孫蕃衍布散諸國春秋居楚屈原延之九畹每飯不忘忠憤不平之氣賴之以洩原感其德佩服終身晉有桃玉樹者謝安慶之庭皆視如子弟至今咏蘭氏必曰謝庭歷唐而宋曰猗曰臯猗受知韓愈亦困窮愈曰揚揚其香不採何傷蓋美之也臯為朱元晦友後病歸元晦思之有頑言杞狐根歲晏以為期之句其冒姓者楚有柮漢有臺晉有亭又有善釀者武帝飲之甘呼蘭生而不名柮與桂櫂同舟事君有濟川功臺於章帝時遊太學與崔駰私論武帝善惡事聞下有司臺自訟獲免拜令使亭好山水家有峻嶺茂林曲水之景名賢王徽之庾蘊輩上巳日就亭觴咏暢叙

幽情以姓為名者有馬氏澤氏賽氏馬澤俱精醫善療腫毒疼痛賽家廣積珠如粟畝者求之撒而弗悋又有薤芸蕙蓀皆近族也馨始生異香滿室人稱香孩兒皆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流芳百世必斯人也馨多長不伐既長聞木徂徠梅華竹直同道相友往師之三人曰予幽貞雅淡和氣襲人予輩友也敢曰師乎遂深相得號為四友時有嚴雪者倡黃老之學草莽之士慕而變者萬計惟四友正色不動能耐歲寒雪多方誘之自如也明春禁異學雪屏竄變者反

正四友名益重於世後木為大夫梅居鼎為竹以筆簧才官翰林馨獨潛修不出復與金利締交同心相規時人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金與蘭馨性剛梗每秋風起怒髮衝冠若聞鷄起舞狀文華一吐芳馨遠播人採其善不載之首則佩之身奉以羞祀苾苾芬芬神明來格凡大夫處士聞其名無不愛慕思友里有猶生使惡氣人不之近疾馨異己面斥曰人生當使人畏予之得人親媚無乃務為容悅乎馨笑而不答見者不平責猶曰遺臭萬年人皆掩鼻汝之惡也

有友如馨宜竊香自薰何乃長讞如此馨惡污穢有損垢者允淨沙為地時進潔湯斯暢舒自遂不爾則形容就悴無他歸潔其身也夏月炎暑人有浼不潔者示以湯盤俾洗濯自新雖婦女亦沃以膏沐明德惟馨人皆頌其功秘書省有蠹魚為害上召馨拜掌書記害遂息曰名其省曰蘭省表馨能也功成身退優游林泉或仰登高山或俯臨深崖又或掃青苔坐白石澹如也閔子廣於取友邀馨語曰聞子芳譽碩效同心之義尔香吐懷惟子之需敢不構莊禮子期

與俱化耶故署之曰蘭莊云

論曰仲尼聖也原與元晦賢也聖賢不苟取也而皆取乎馨之先雖乎其為馨矣然能衍餘芳報書香無辱於先使閔子樂友馨乎馨乎在友為益在子孫為賢乎世之為人友為人子孫者能如馨焉可也

閔道充號蘭莊綮蘭莊之旨者諸體畧備方叔厚為作此傳其揮拓蘭之所以見取殆群言所未悉也璞隱石鍾之味當益涂栢於斯乎

茅中書傳　柴筆　丘雲霄

茅君名聚字約之初為中山王護衛卒歲經烽仍有死不去王嘉其忠分封其子孫共有疆土茅氏之族遂廣焉歷句芒氏祝融氏之世族類皆柔弱罔克任事故無登用者及白帝西巡所過以肅殺為事茅氏始化其習稍稍勁直可用而世猶以微族見遺秦始皇時忌古史剛方不便事于是蒙將軍迎上意薦羊氏居史館為中書以柔順便旨歷世因之遂為世官當時無有知茅氏者茅氏不用散居南荒者反側不

常漢世祖興命伏波將軍討平之乃樹銅柱視功宣天子之命令曰居夷者夷之居中夏者中夏之自是茅氏據我疆土者悉風靡效順及宋以來欲史氏大書以昭垂於後始病羊氏軟羙順從非古良史于時有薦茅氏者乃遣採訪使以其先世為衛卒持兵刃招之一時連茹彙征上命爬踈汰其柔不克立者餘悉以炊爨齊之慮其渙散不用命茅氏恐受約束詔金湯侯以風灰玄酒飲之令醉乃梃之少剉其剛悍之性明日即拜中書果丰神勁厲大非羊氏所及羊

氏自此不得職因訴其世居史臣有功與茅氏爭位上遣石方鎮烏中丞白內翰洽其訟三公會辨于庭謂茅氏剛而疎可大受而不可小知羊氏柔而密事無纖細未嘗糊塗宜各録用以器其材上可其奏于是並位中書焉

文信侯傳　　圖書　　丘雲霄

文信侯者姓石氏名方字文古先世事混沌氏兄弟分鎮諸嶽嘗從女媧氏立大功封爵不及遂隱焉其族由諸鎮居布天下五方殊習而氣類遂分家于越之青田山者其本宗也子孫視他族尤為溫克秦漢以來朝廷聞其賢遣使奉金聘之既至質而少文因未命官乃痛自琢磨日就規矩而習好古史籀氏書於是文雅日著上悅賜之彩命就史館授著作佐郎於時國家有聘問交鄰之禮於詞命經其潤色者益

信重於其國天子以善於其職封文信侯食邑南方雅好仙術於是辰州貢丹砂蘄州貢艾他隨方物或貢鷲翎貢絮貢革麻貢之麻膏以供丹事乃鑄顏溫如頳如見者咸愛重之而朝廷信任益篤但性剛或館寓不得其所輒怒自傷由是寵任少衰間取有庠君子孫之齒者與木氏代其職而規度悉遵石氏無能改於其業而石氏世官亦罷置不常他族間有文彩精粹賢於本宗者率多取顯于時不廢其世爵至我

皇上特起金氏為之專從事上卿執政者有密聞許直達禁闥而其職益重矣

龍精子傳　蚕　　　　　　　　　　　龔[illegible]

龍精子生於空桑不知姓氏以淂氣之純陽龍精子或謂神龍之精所化曰為美稱云初在洪荒之世民皆茹草食實龍精子曰其土産而食焉及燧人氏以火德王天下民知熟食龍精子不能與世推移帝嚳其㢠命封桑林為米地中葉族蕃而食不足獨大宗淂食所封分支寄食於蔡於穰於藥於棘於蕭於柘其才與名亦皆不及大宗之賢且顯也方其當羲農時見人之裸而寒也輒哀之然人不能用卒無

以自表黃帝欲衣裳而治以未淂分任為憂聞龍精子名徵至賜湯沐三俯而三起帝手攜視之喜曰此經綸之才也他日黼黻皇猷其在茲乎即納宫中命元妃西陵氏館之密室朝夕躬往候起居從所性以進食愛護周至旣孕月龍精子重感恩禮恐難其報乃絶食遷坐而紬繹之言於上曰臣願陛下涖朝廷承祭祀有衮冕文章燕享聘問有纁幣出入有以建旌旗御車馬俾四妃二十五子六相諸侯凡貴人達官皆被文繡授班白之民以緡楮臣當竭心思為之

死而後已上大喜曰不圖子為用之至于斯也行期被之絃歌以昭殊勳爾時有暴室嗇夫謀將汚篾其素節而羅織之者龍精子先見乃變形學飛升之術然其心戀戀於上不忍遠去也所生子曰蜣曰蟓曰蚢曰蛹曰蚚皆上所賜名不墮父業上許民間淂從便招致由是龍精氏子孫布滿天下綿綿日蕃惟蹤夷狄自漢長公主銜降單于移其製作以行胥頓見而奇之自後邀請絲通不絶宋之末造將輸平於契丹未成或進策曰漢北苦寒人裹氊罽罕御中國衣

冠之美欲調和者宜莫若龍精氏所為宋天子可之克汗果悅而盟遂定說者以為是時淂弭金革之禍龍精子經綸之功居多云龍精子狀貌肥大潔白惟足稍不良於行性質訥亦柔懦少剛然人之識與不識皆謂其温和可愛淂內交者卒歲無憂焉故先王詔後世養之不衰不以常材待之也

傳者曰龍精子不佞不捷寄生於人苟無人飼之則窮餓而死方之健步善啄嬌聲美色若栗留秭歸者若無可取也然其才實能經綸天下而救斯民敍疾

之苦名聞猳狄為中國增重大矣哉其功用乎彼其
健步善啄嬌聲美色若果留秭歸者竟無寸長資益
於世用其賢不肖亦遠矣吁觀物者果尚實用邪抑
尚美觀邪

清虛先生傳　風

毛有倫

先生空谷人也與麗香公子飛白散人玄明高士為
友甚相得三人者每感其吹噓之力惟玄明稍以高
自據先生遣弟子山雲遮道而進將掩其不備以玷
之雲至玄明歛容問曰子欲朦昧我耶雲曰非弟子
之浮薄敢與高士抗實先生使之來耳先生樂人之
從高士頗猜明自勵不從之而迷何相忤耶玄明曰
先生固東西南北人也某循途守轍之士安能順之
且先生行必萬里急則怒號其性恍惚令人不能把

捉是以麗香公子觸之而脫冠拜謝飛白散人遭之
而委身如狂先生且以為鼓舞之術而不自知其鄙
子亦知之久矣子以輕清之才必有覆護之德幸為
我解焉雲曰高士誠明見萬里者某如前驅實無定
蹤倘解高士之圍必被掃逐言未畢而先生至雲乃
避之先生復就焉雲又避之如飛先生怒而追之雲
乃散去先生怒益急山鳴虎嘯石走沙飛江湖作濤
天地震動雲懼盡其族而復請命頃之飛白散人嘯
舞而至與先生相翱翔而問故先生號呼道之飛白

栢地而笑曰玄明乃公之良夜友也胡相厄我遂挽先生訪麗香麗香方苦寒如沉醉狀傾倒欲眠先生扶之而麗香益揺曳不寧惟顛首而已飛白亦擊其額而侵之麗香力不能勝乃微告曰二公少避其即醒矣飛白乃避地先生亦息焉麗香遂振衣而起含笑相揖既而知玄明之外見乃赧然對曰吾四人者天地之秀也安能缺一我其傳世幾葉支衍雖盛使無玄明公照覡則皆影滅矣況玄明亦與二公有光何獨避之飛白亦笑曰玄明雖有缺處亦頗明白可

接先生乃和聲然之令雲去側而請焉玄明至交好如初情忌相合心膽相照終夜依依密不忍舍自是以為常每至曉玄明扶雲西歸惟麗香則與先生倚欄相笑而已先生威蓋天下而不御諸色澤及萬物而不見諸形然晚年亦性暴好殺觸之者股栗犯之者容槁此其所禀之氣然也天下之人想像其丰采而不能物色之故稱之曰清虛先生云

麗香公子傳　花　毛有倫

公子世傳春申君所生而又曰大樹将軍之别枝皆未考然其為人色艶質美人咸愛之與清虛先生交先生每狎之公子必佯狂而舞及飛白撒人至公子必傾心饒其慧而低首不言若曲腰向謝之意玄明高士笑而問曰子非賤也遇清虛而即舞子非貧也見飛白而多貪吾甚昏於是公子笑而答曰以子之明不能亮察我耶其奕葉聯芳身榮朱紫根擾封土訛能揺兀但清虛先生善裁人故某一相接遂胸中

道理勃然萌動是以不覺其舞蹈耳至於飛白撒人則輕狂無藉人也得借一枝便各纏綣且欲相壓令人心腹不能自露况稍得意瀰漫天地之志欲使嵩物皆出其下其以一介之資安能不順受其澤耶明日玄明以告飛白飛白怒罵曰公子出身草莽令色美世其雖軽狂力能屈之使不見天日玄明懼求解於清虛清虛飄然而来以和氣勸飛白飛白意乃釋且謝曰得先生之解不覺點化矣公子遂洗容出見不動顔色飛白惘披拂倒地不敢仰視且自釋曰欲

使公子流芳耳敢有涓滴之累耶自是飛白甘為下
流不復與公子比肩矣玄明知之亦負慙自蔽者數
日後形迹稍露乃踰墻一窺公子之影公子挽清虛
顛首招之玄明傴僂而來且掩其半面以謝公子曰
其與高士形影相隨何避爇之有乃席地而坐終夜
依依至曉而散識者謂公子有容人之度良有以也
公子少時為婦人女子所悅有粧殘者必損已以親
之清虛先生每戒之曰子為色所累必遭夭折公子
曰今已衰老矣大丈夫寧寸斬焚身豈死於兒女子

之手耶遂謝事甘朽林下其族亦漸見零落後青帝
宰世公子之子孫漸感支宗繁衍不可勝計然成之
者清虛與有力焉而玄明飛白特徙來一親近而已

飛白散人傳

雪 毛有倫

散人乃神仙者流性喜寒為人瀟落絕無查滓四友
中獨與清虛交契甚不值於麗香而於玄明則淡淡
相安而已一夕玄明方出遊麗香候於墻陰猶未相
接而清虛先生搖麗香之肩而問曰玄明今夕來否
曰未知曰子慣為玄明影射曰玄明家於東海其來
也踰萬山渡長水所至之地蓬蓽皆輝其生於斯長
於斯進不能前退不能後所知者不過撮土之區耳
而玄明之來否安能逆覩哉清虛不悅乃使人促散

人至散人遣其僕霰子先報曰余將六出矣頃之前
呼後擁結陣而至如啣枚疾走不聞行聲見者皆凜
凜眝目而視玄明知之中道而避清虛以為得計狂
蕩不能自禁麗香垂首斜欹若有怒意嘘氣成霧直
浮青霄玄明知之乃乘呼挺身而出與飛白相對飛
白亦仰視玄明輝光相盪似有爭意玄明讓曰吾二
人者不擇富貴而子入長安貧者感頌何不仁也且
白占田土不擇高下雖不絜地亦委身親之何不義
也人皆上進而子獨甘下賤雖公庭之前萬舞自得

何無禮也辱泥塗投井壑而庭除之前每見侮於童子何不智也積厚於山誇耀於世方見重於人人皆稱賞而畧受謳存去不旋踵何無信也其之所以避子者誠不屑見子耳豈有所畏哉飛白乃回首應曰予真蟾蜍耳胡不自鑑敢與其比其之術倏然而殘倏然而成清虛且讓吾之神剪髮不足以盡巧飛絮不足以象容麗香且讓吾之妙子何人也昭昭者未幾而昏昏者繼至安能若其之所至旁燭無疆孫康得以夜讀李懃得以檢吳佛烈清煉舉世稱瑞豈不壓倒元白耶清虛曰二人稟色交射各爭紫彩乃與麗香從中解分散人笑曰玄明以滿是自恃耳玄明亦笑曰飛白以撒潑自放乎麗香曰二公之才皆觴觴乎不可尚者正相映以揚休光可也而乃爭高下間哉二人感而謝焉遂為莫逆友自是宇宙重光皆二人力也後散人遇詞客於庭中客曰渴想公久矣公能爽吾憤耶散人不應客怒令童子掃其黨而焚之散人知不免乃投於鼎鑊尸解而去時玄明在上麗香在前而清虛往來於左右皆不能挽而留也

玄明高士傳

明　毛有倫

高士生於東海而其長也又遊於西海轍迹遍天下人皆仰之未有一登其門者惟唐玄宗幸其第遂有廣寒宮之名高士為人丰采無比圓神不滯且識盈虛之數不以顯晦介意清虛麗香飛白三人皆親炙其耀而麗香尤一步不忘焉清虛飛白忌之遂加以屈辱之苦麗香望救於高士高士自晝至暮始素服而來麗香方負罪鞠躬叩首以謝而高士惟冷視而已不能扶之起也麗香怒曰高士以經天緯地之才昭明洞察之德乃不能驅清虛於空谷掃飛白於炎方使我草莽之士垂首喪氣於此耶高士曰居吾明語子子非歲寒材也求免於飄零足矣而欲拔萃以取榮哉麗香益怒復求解於清虛清虛不覺大笑奮然一聲飛白驚倒麗香遂排脫而起自是感清虛而疎高士矣高士一夕為陰謀所捲卒然臨之魂魄俱喪平生所有吞併殆盡九州之人無貴賤無大小皆焚香秉燭以救之而三人者則如常而已然清虛猶凄然有憐意飛白猶黯然有悲色而麗香則迎笑而

問之若有幸其磨滅者既而高士幸完歸清虛飛白從而短之高士曰麗香非有他也限於力也其與麗香可以神交不可以力助可以形影不可以形求況我韜晦之時多相會能幾何哉麗香聞之嘆曰一癡不存萬理明盡者吾高士也何歷於飛白而不赦者亦限於力耳其誠菲才何以知高士之量尋續舊交遨遊良夜或平原曠野或巉巖古壑或瓊樓玉宇或紗窓靜檻四友無所不至所至之處則清氣鬱然非尋常俗地矣然高士少時愛學美人眉麗香謂曰以

其之色淨君之眉嫵不可言矣至老年血魄消瘦安持一鉤釣於江漢間飛白謂曰獨釣寒江寧舍我獨伴耶清虛乃笑曰吾稍奮焉則公等或昏昧而逃匿或棄擲而掮軀尚能相安相淨於宇宙間哉三人拱而辭曰願淑淑以交萬年一明幸毋相摶以至於是清虛曰箴之耳復叮嚀以為永約期與天地相終始

桑寄生傳　集藥名　蕭韶

桑寄生者常山人也為人厚朴少有遠志讀書數百部長而益智不凡雌黃今古談論如王屑狀貌瑰異龍骨而虎睛膂力絕人運大戟八十斤走及千里馬與劉寄奴為布衣交劉即位拜為大將軍日含雞舌香侍左右恩幸無比薦其友黃蘗曾青杜仲馬勃上召見之曰公等所謂參苓武朮不可一日無者何相見之晚耶生即進曰士以類合猶磁石取鍼琥珀拾芥若用小人而望其進賢是求柴胡桔梗於沮澤也

然好佛與天竺黃道人密陀僧交最善從容言於上上惡異端弗之用繼而木賊反自號威靈仙與辛夷前胡相結連犯天雄軍上謂生曰豺狼毒吾民柰何生曰此草寇耳臣請析蠻筈之上大喜賜以穿山甲犀角端王不留行問何時當歸對曰不過半夏遂率兵乘海馬攻賊大戰百合流血竭數里令士卒挽川芎發赤箭射賊不能當遂走或絆于鐵蒺藜或踐滑石而顛悉追斬之惟先降者獨活以迎胡索繫之而歸獲無名異實不可勝數或曰馬援以薏苡興謗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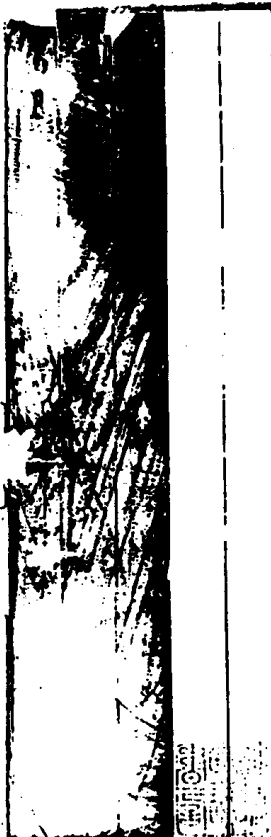
可留也俱獻之上上迎勞之曰卿平賊如剪草雖孫子吳松不能過也因呼為國老而不名生益貴賞賜日積鍾乳三千兩胡椒八百斛以真珠三斛買紅娘子為妾紅娘子有美色鬢如蜀漆顏似丹砂體白而乳香生甚愛之以為牡丹芍藥不能與之爭妍也上聞之賜以金銀花玳瑁簪月給胭脂胡粉之費一日上見生羸憊謂曰卿大腹頓減非好色故耶宜絕慾節七情薄五味以自養且令放遠其妾生不得已贈以青箱子而遣之然思之不置每遇秋風起取破故

紙題詩以寄焉詩云牽牛織女別經年安得鸞膠續斷絃雲母帳空人不見水沉香冷月娟娟潔蘭憔悴渚蒲黃寒露初凝百草霜不共玉人傾竹葉茱萸甘菊自重陽妾答之曰兔絲曾附女蘿枝分手車前又幾時羞折紅花簪鳳髮懶將青黛掃蛾眉丁香漫把愁腸結豆蔻長含別淚垂頗學雲中雙石燕庭烏頭白竟何遲天門冬日曉蒼蒼落葉愁驚滿地黃清淚暗垂輕粉面紅塵閑鎖鬱金香石蓮未斷心先苦紅豆相稱淚更長鏡裏孤鸞甘遂死卻年何用覓昌陽

生得詩情不自勝乃言於上上召之使還然生既溺於慾又不能防風為寒所侵浸以成疾面似青皮手如乾薑皤然白頭翁矣上疏乞骸骨歸上曰吾囊者預知子之有今日也賜以仙人杖皂角巾神麴酒歸家養老未幾而卒

作史君子曰桑氏出於秦大夫桑生桑白皮其後也生蓋桑氏之養子曰以寄生為諱云有名螵蛸者亦其遠族生少孤煢僅知母而不識父卒以材用於時非所謂鄧林之桂枝沅江之鱉甲也耶其後酖於女

色甘之如石蜜而竟忘其味之苦于熊膽矣之如琅玕而不知其毒之甚於烏蛇也寢疾彌年有丁公藤蒲公英者皆名醫接以百藥煎卒莫能療嗚呼迷而不悟遂致殞身哀哉

奇橘傳

樹滿 王格

奇橘字平子其母江南民家女聰悟喜兵事方笄有相工指之曰是當產子為世聞人當黃帝征蚩尤歳徵天下驍雄偹将帥之用而橘母庶幾一遇以顯其能竟以身女州岳不敢上橘母恚曰自天地開闢始有此戰而吾不獲與是命也夫命也夫遂發憤南走止洞庭上化為橘土人憐之不忍剪伐忽一歳所結實其中有一大如數斛罌有老父見而異焉採剖之則兩仙人携嬰兒嬉其中見老父了無疑色相與談話移時會日暮兩仙人別去轉盻便失所在獨嬰兒留老父所老父以予其妻鞠之既長方面廣顙黑白分明性寬平不喜言笑然頎脩飭邊幅外若木訥而中實條理磊然不亂居常凜凜有戰鬬之意盖其所得於稟然也老父喜曰是子自奇士而又產於橘不胎育曰命之曰奇橘橘乃奏老父丈夫當有事四方焉得鬱鬱處此作田舍兒老父益器之具車騎使適逹諸國時堯治天下有子曰丹朱好嬉戲聞橘名使使召之至則居中甚親倖用事堯以丹朱故亦時時

使至前陰以兵法教之以偹宿衛而橘之能益成於是自王公大人以及里巷仙逸商旅四夷之君長莫不知有橘而橘又恂恂簡朴善與時高下至其馳騁縱横出没變化不出几席而得闢疆謀國之道則天下之至神怪莫測未有加勝者與人處隨其智性雖不喋喋事口語而應對目攝盡使得所願每高堂奧室花榭竹窓或嘉賓客尊酒相娛樂多迎致橘橘造必據上坐狎侮諸客人亦甘心下之忨時日廢不可已事無所愛凡與橘一識面者輒矜詡曰余於橘分誼他人莫及也其風流蘊藉能得人之情類如此頗其人既兵家者流不能無陰賊嶮巇之習欲得其術必專心致志惟橘之為聽乃可不然則橘亦厭薄之不肯盡其技以是頑鈍空鄙之士頗竊非笑橘然橘終不顧也及丹朱死舜之子商均亦與橘善而橘老矣竟罷歸子姓散處郡國春秋時有居魯者聞仲尼神聖往見之由賜之徒相與絀其藝以為下愚仲尼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於是弟子稍稍禮敬後百年孟軻遵仲尼之業疾處士横議深詆毀之

然閒奕秋修橘之法能盡其妙遨退然曰通國之善奕也自二聖賢互推尊橘而橘之名益顯秦漢間海内多故大冠不偹其說厥族中微儒者馬融爲造賦稱其賢甚悉班孟堅論篤君子也作奕旨其言宏後有味哉乃後六朝諸帝及謝安王積薪碩師言日本王子之徒皆傳其學而騷墨家若張說柳宗元諸人著論稱頌功德者殆不可勝數蓋至是而橘之類愈益蕃衍其與橘並稱而相頡頏者有奇象或以爲橘之弟故又稱橘曰大奇蓋諸奇雖其數各有所出而

規模要畧皆範圍於橘碩歷世綿久方言訛奇橘爲棋局而平子一曰枰子云

南唐臨淄侯歙石虛中傳

歙硯 俞允文

石虛中者歙人也爲人端厚堅密其先周時太公望與九人者佐武王定天下而石氏甚有功太公因爲詞戒之曰石墨相著而墨邪心讒言無得汙白遂著之金匱之書以藏焉周末有與中山毛氏於贊孔子作春秋春秋成而毛氏去唯石氏孔子殁後猶留居廟中世由是咸推石氏而石氏族亦蔓衍其在端歙者最有聲歙又爲最值上無好文者浸遠跡當世唐開元中歙屬縣有獵者逐兎至長城里遇石氏於巖

穴間甚嘂異之歸以告令而世復知有石氏其後南唐據有江淮歙郡太守始以虛中薦虛中爲文有符彩好着綠衫單衣然在山澤久於國家制度罕合乃使其客李少微與之礱磨焉虛中爲硜然變色客曰吾聞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君殆若此者乎虛中既至京師上聞之喜曰重客至矣召見秘殿虛中伸眉詣前直披腹心隨所任使意津津有以自浮也尋拜即墨大夫而絳人陳玄中山毛頴會稽楮知白三人者皆已用事虛中與三人者

未嘗去上左右。而後主尤留意文學。寵任特至。號爲四絶。天下亦謂之四友。無何三人者相繼物故。子孫以父祖積勞。復見召用。虛中老臣。與後進雜處。每嬰拂逆。蒙澳涊心頗嘟之。一日上書。倩客爲撰草。其略曰。臣本伏產巖竇。甘守鈍樸。其地當連山蜿蜒。狀象龍尾。因號稱龍尾石氏。而道險辭絶。鮮與世通。不圖卒遇林虞。轉僑州部。謬得躋金門。上玉堂。承清燕。荷陛下之殊渥。遽令發藻濡翰。以吐胸中之奇。臣時誠離割裂。不敢以尸素自息。今臣已老敝。又苦消渴疾。

膚剝角摧。形色悴沮。恐旦暮填溝壑。不錄尾礫混體乎。初臣與玄穎知白同忝供奉。而臣實爲劣。今三人者忽並淪謝。而臣獨碌碌。自以爲有鑑石之固。老不知退。塵毀之來。嗟何及矣。誠得還歸本土。長保骸骨。臣不勝至願。書上。上笑曰。虛中生平無一言。昔石言於晉。石果能言耶。愈益重虛中。詔遣中消給尚方金壺漿可療疾者。并賜休沐。封臨淄侯。唐亡後。去民間十餘年。莫知所在。宋興。多有言虛中者。子孫咸至融顯矣。

贊曰。漢石奮父子。皆以端厚不言。躬行見重其主。虛中含玄養潤。而臨事察察。無脂韋之態。豈其苗裔耶。司馬遷以石氏爲篤行君子。虛中近之矣。

先庚生傳

釘　賈三近

先庚生出天干氏兄弟凡十人生行四名鑐圍性純火世居南方服中讀易至巽之先庚三日曰道在是矣因自號為先庚生生豐頭方額隆準貌相奇古人呼為鐵面公比長梃然成立尤閑於俎豆禮祭春秋時因二仲得從孔子游後門弟子以酒饌進孔子不遇生不敢進其見重於人如此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先庚生子曰先庚生其殆庶幾乎必鍛鍊淬礪乃成器也生堅強峭銳遇事多露鋒芒毋語人曰吾

早得從毛生當處囊脫穎去矣安能終瑣瑣與木石居也秦併六國作阿房生蹵然曰惡用是磷磷者為哉及後召若族十二人置咸陽宮庭中生不欲進遂隱居大冶山不出漢興鄴侯治未央宮需生急謀於人曰誰能為我致先庚生僉曰垂哉垂遂與友鉗牢共物色生夾生來托鑽門令為先容見鄴侯鄴侯言入乃入凡大廈明堂雕椽朱戶無不延生生一入即使叛者合喬者平力蓋足以服其心也暨殿宇大定鄴侯首錄生勞白於上上大喜顧謂生曰朕得此定天下猶運掌也因賜爵定侯剖符錫券俾子孫世世用之會大司農核海內戶口漫晉生兼計部丞掌天下民數登耗自十六至六十並皆繫之以故人無長少皆識生雖悍夫武弁力能挽兩石弓不如一識生間有不識生者衆共誚為曳白生所與往來談笑皆鴻儒人以此益重生晩遇盧子盧子示以詩有氣力龍鍾頭欲白之句蓋悔其見生遲暮也生屢與定策居要路輒蟠固不解人或以詩嘲之曰莫言澀處難抽技惟有羊蹄與鐵鉗生噱然曰人用我入寧我自

鑽耶帖不與較大定中居西鄙與冶氏熟冶氏得玄真子授以水火煉形之術生喜曰昔人謂天地為爐錘豈是耶遂盡其術日爍以離火鎔鎔爾赤也復翻身入坎水輒噴噴有聲出益光彩洞徹人謂其得道始信鍛鍊淬礪之說孔蓋有以中生矣生蹤跡不一或方或圓或大或小能與時短長或集輦轂或憑舟楫或處殿閣屋廬間生性直亦有時用屈出則定業處則懸高工作什器嘗賴生故人謂生用遍天下國家定鼎初金母見生住冶城盧家驚曰此子尚錚

鋳耶人始知生為鐵骨仙子姓因為鐵氏或曰生即容成公或曰非也專開寶間有兄弟六人俱青衣隱雷霧中從青丘元老護秘書秦伐蜀賴五人力士拖石牛成道秦賴奏功生皆與焉天皇抵今若干歲獨生流行人間延年不老配支氏壽符生子孫尤振振春秋以來代為世用人蓋謂成器利民之報云

冰壺先生傳　黄虀

張應文

冰壺先生王齏者其先上蔡人也當神農作圖經時版籍本在菜部中後遇后稷之臣米氏從燧人夏禹之化以迄於成湯陶冶為媒而二姓好合於是乎先生出焉先生清白天賦黄中通理外若菲薄内實豐腴與人交略無甘濃態初疑其不理於口徐而咀嚼之則真味溢出沛乎有餘惟習於苦節之士怡然食貧終歲靡倦亦輒赴顯者之需輒能消其膏粱之癖起自田家而素與商賢臣巫咸尚父姜子牙氣味相

投每會合必各致其能以交濟識者謂雖肯我傳說奚以加焉聞嘗以割烹要周公公以為五大夫供諸醢人以備王之採擇策命之周公若曰我穆考文王昌歜是嗜顯于西土在今予小子旦其承厥志求賢若渴不憚吐哺養茲丘園之英思皇濟濟可以羞王公爰命汝宅采漢乃僉德味道之腴欽哉先生既受命感以枝自草萊登之樽俎頗被濡以報由是日有啓沃王嘉納之仍以頒群臣詠其風旨者簇俗之沉湎頓醒皆嘖嘖曰向若早遇先生亦何煩作酒誥耶

及周之衰飲食若流公明儀識之先生喟然曰肉飲者鄙豎子不足與謀遂不仕而逃於野土硎瓦缶瀋如也他日適魯仲尼深敬之每與共食必祭必齋如也子曰吾嘗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茲得蔡氏之子其庶幾乎俄而值陳蔡之厄偕弟子十人者泥方絶糧顔淵獨選先生以進夫子援琴而歌欣欣忘飢文中子樂道河汾之間越公遺子食經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蓋其意未嘗不在先生云韓退之爲國子博士慎許可所與朝暮相對者先生而已語

在進學解退之齋名孟軻氏先生力也范文正公微時日劃一粥爲二以充朝夕斷斷乎每與先生同甘苦後爲將相負天下重望實賴其初濟礪之益民到於今稱之先是太平興國中蘇易簡爲翰林學士太宗皇帝命講文中子楊素食經之説因顧問古今人物孰爲膾炙人口易簡叩頭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以臣所知有曰王齊也者近乎美矣不知有遺味矣臣嘗寒夜困於杜康幸於雪月之中邂逅王生漱以沆瀣茹以黃芽使臣之意也消爽然王壺冰之泌

五内焉斯時也雖上所幸鐘鼎之士羅八珍而鯖五侯者詎能及哉屢欲作冰壺先生傳以紀其事而因循未果也帝曰俞哉既而易簡竟不果作後有隱君子聞其風而悅之乃爲補傳

贊曰君子之交淡若水余視王先生面目嚴冷不以軟美授人嗜好初若落落難合顧與之浹洽彌覺其雋永洋洋美態乎有味其言之也柱下史不云乎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用之不可既其先生之謂耶一仕於周陸沉數世而迄於有宋乃身隱而名益彰吁

嗟乎不有鍾期孰知伯牙哉

絳囊生傳　荔枝　　徐𤊹

絳囊生者、名丹、別字太白、其先祝融氏、以火德王、南離子孫、纍纍散處閩越南粵巴蜀間、遂以離為姓、生其苗裔也。生少有異質、顏如渥丹、肌肉豐瑩、性復甘美、雖中若剌核、而外多模稜、未嘗有所譏刺、人有昔過生者、任其揩摘、生但頳然垂首而已。與人交、一膜之內、洞見肺腑、故見者莫不津津。漢初時、天子求瀕國異材、南粵王尉佗以生入貢、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得達京師、武帝獵于上林、問生于司馬相如、相如

對曰、其材在盧郎楊子間、甚稱上旨、相如故蜀產、雅習生、乃以盧楊並稱時論歷之、元鼎六年、帝建離宮處生其中。生素長南方、北地苦寒、雖沾渥恩、顏色枯瘁、一旦以計自脫、守吏坐誅者數十人。生每歲朝京師、所過有司供具甚費、臨武長唐羌謂生靡濫廩祿、以甘腴啗人主、無益于大官、請罷之、上可其奏、生既落職、遂學玉液還丹之術、衣朱衣、肘後常繫絳囊、貯金莖露、往來于七閩兩廣夔梓之地、人皆稱為絳囊生云。大唐天寶中、楊貴妃聞其名、欲生致之、時生方

結廬于蜀之涪州、許擁傳上謁、生以一騎馳至、顏色自若、妃召見沉香亭、見生丰姿綽約、甚嬖愛之、敕宮人以金盤注華清池水、賜浴其中、膚如凝脂、芳香逼人、貴妃大笑、謂生非紅塵中物、賜緋一襲、常乘禾輪出入禁中、然生以還丹術得幸、故廷議薾然、丞相曲江張九齡作賦贈生、名益顯、其後祿山陷京師、車駕幸蜀、生亦遁去、襄陽人杜甫避難蜀中、其所吟咏多及生。元和中、太傅白居易出守南賓時、與生為臭味交、以生美容、止命工史繪像、為詩贊之、未嘗一措齒

牙。生族類既繁、而閩中尤盛、宋端明殿學士蔡襄為作譜牒、叙其本枝奕葉甚詳、南豐曾鞏知福州、為生修實錄、以為有遺種之德。生有側生女第十八娘者、容色殊絕、與閩王審知少女以紅粧相艷、貌與生肖、生晚得道、常挾黃頭奴、號旁挺者、先後婆娑于林藪間。其後大丹既成、遺蛻軀殼、尸解以去、不知所終。太史公曰、余讀列仙傳及仙人本草、皆稱生能蠲渴補髓、有功于人、非虛語也。黃巢之亂、幾膏斧鑕、以老媼抱法乎全其天年、幸矣。端明迄今五百餘載、譜牒

訣畧然子孫在閩中以朱紫起家者不可勝数諺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吾于生亦云

毛穎陳玄石泓楮素傳 筆墨硯紙　袁宗道

毛穎本中山後也善昌黎昌黎傳之詳自庸遂由中
山徙西呉而其友陳玄石泓楮素者相與同起處陳
玄者素五大夫裔世居易水後散處都會間惟遊歙
者貴盛甲天下自萬石君以躬行顯於漢而子孫能
世其業者莫若石泓徙清徙絳徙端溪俱有名而楮
素者一名知白其業成於蔡黄門楮先生其昆季也
初毛穎謂泓曰若梘覆跬步不移坱乃好逸乎泓應
曰吾不能效若齸齸勞形也素亦謂玄曰若黯黯自

汚非夫哉玄應曰若皎皎者乃易汚盍輙嗜動而泓
嗜静楮白陳黑故四人相調如此云一日毛穎目三
人謂能知動不異静静不異動白不異黑黑不異白
者吾與之友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於是始定交
相與出囊求一試其長而值劉項逐鹿之時劉馬上
習不能用項稍用亦不肯竟去學劍而四人者遂擯
於世其後毛穎見班超而超投之楮素謁李意其意
其裂焉石泓性重陳玄嘿嘿徙懷忿俱不能為二友
争已而入坐左思藩溷與左相對幾十年四人非不

知瀋㵎之褻而重左之博雅不能舍公左賦三都
炙今古四人與有功焉居無何有客以其能薦於王
義之者羲之亟招此四人相得甚驩王每謂人曰吾
以毛君為刀劍以陳君為鎧甲以石君為城池以楮
君為陣吾其遂為天下勍乎羲之功傳諸子孫子孫
待四人敬不衰至今稍臨池業自烏衣一派外無兩
者本羲之雁此四人之力也自是四人名踰重無論
雅俗顯隱皆爭客之而富後有藝圃主人者尤極禮
遇焉凡主人有所任使則玄與穎輒就泓謀定然後

告於楮素使素傳布人間語云同功一體其此四人
謂哉然此四人者自少迨今精銷力竭良苦矣而感
主人禮遇相議所以報德者於是泓語素曰吾聞主
人方玄覧逖搜為不朽盛事此豈我輩貞潔一身之
時以問穎穎曰願盡吾心乃已以問玄玄曰亦不敢
愛摩頂踵主人任用卒相與畢力任事終始無間云
後各有茅土封世世勿絶
太史公曰夫士遇合固各有時哉此四君者當其遇
劉項時齷齪殘囊中以為計畫無復之蹤及其遭時

遇主彈冠偕興並有顯代聲施到今豈不偉哉然令
此四君懷技並進各不相能功亦不就乃能相挽相
推若左右手以有成績嗟乎可謂善始令終無負師
濟之義者矣

續毛穎傳有序　筆　周應愿

余讀太史公敘司馬相如傳津津喜不休讀諸賦
未嘗不爽然自失也曰嗟乎豈其紀言史哉相如
事寔無可攷見所採著皆虛語迺獨以文秇傳顧
何不及毛穎夫毛穎子雲所稱從神化來者非夫
窮天地之紀採人物之變其幽如雲其斂如神淵
綜廣博即古屈原宋玉景差者流僅僅得一體視
毛氏直瞠乎後矣寧在九流哉天下學士翕然嚮
風訑不誦毛氏功也毛氏後有名純者與予善惜
其祖父不列于太史獨恃唐韓愈傳世守以為珍
乃子孫世系猶缺弗聞予按秦以後迄宋豐祐間
毛氏興廢之原歷歷可據雖風氣各殊總之不離
文秇者近是予遂撰次擇其有關文運者著於篇
以續韓愈氏之所未備

毛穎字穎其先世居中山秦始皇欲并天下與蒙恬
謀取毛穎而毛氏之族始用事紀戰有功封於管城
遂號管城子管城子纂畫稱旨日見親任復號中書
君中書君既老且禿而退歸於管默然堅卧其子孫

强起之穎咲曰始吾與蒙將軍會於中山吾懼蒙將
軍拔吾髪而滅我賴皇帝收用俾得掌文書自嚮代
國事及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靡不出
之吾手此可謂布衣之極他尚復何望哉自今而後
即一世至萬世子孫繼吾業者慎弗改吾姓氏其世
世號為中書君秦始皇三十四年下令燒天下詩書
百家語中書君憂之弗敢諫書遂焚其後二年始皇
卒胡亥襲位中書君知天下將亂隱不復見漢興叔
孫通欲定禮儀聞中書君强記親徃中山迎之中書
君惡其佞絕不與交求魯兩生者欲從之游兩生緘
默無所事事君亦無所知名會太史公司馬遷作史
記而已同人訪中書君後之家賢者而謀之遂與太
史公友善時大將軍衛青方貴而恥中書君不出其
門下欲召中書君中書君曰大將軍成功萬里徃請
司馬遷為將軍勒銘論功德名流後世不亦善乎衛
青悅其言而遣之汲黯聞而嘆曰美哉中書君不趨
勢不畏威惟文是與其明去就之義乎董仲舒東方
朔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枚皋朱買臣等一時以文學

相髙而中書君亦輙遨遊其間時有補裨然不若太史公之交深上記軒轅下迄漢武日助太史公髕而太史公久而不知其功傳之奇人曰漢司馬遷史記遂削中書君之名而君不憾其後九世孫為霍光撰廣昌邑王章奏奏成逃去不復事光已廼歸劉向助向校羣書收遺籍王莽之亂揚雄强挾中書君同席天禄共作劇秦美新成中書君嘆曰吾其詭乎吾乃仕莽哉向雄泣而求歸雄不聽卒與雄相終始是後中書君不復有所擇其在東漢惟從班固遊者能

繼祖父業固弟超少有大志事母孝家貧常隨中書君為人傭書供養久之勞苦乃怒投之起曰大丈夫不能如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廼事此渺小技哉遇相者謂超當封侯超遂決意棄中書君中書君亦不怨凡超勲業君與有紀錄之功固卒後有范曄陳壽與君交非君文藝所以存已故不著晉人清譚君遂尚清譚六朝靡麗君遂尚靡麗唐韓愈力追大雅文起八代之衰君始求為祖父立傳遂立傳排宗元見而異其文且幸君得附韓子施後世後又三百年宋歐陽修氏黜浮崇雅為士人宗復知君如韓愈及至元豐元祐之際程伯子兄弟起河南慨然以興起斯文為已任排異端闢邪說始戒中書君不得縱横長語而中書君遂歛其吐奇耀異往往不逺前代其明理學時時過之為眉山蘇軾氏訿者鬨而咲曰迂哉中書君乃與豎儒伍遂與程朱子門人兩成嫌隙日相訾議中書君半助洛黨半助蜀黨於是毛氏分兩族談理學者紬文章談文章者紬理學　明興重文敎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勵賢以風海内詔賢良文

學講闡經義二百年来公卿大夫搢紳處士一切皆彬彬質有其文藝家家習誦毛氏文章理學復為一途而毛氏兩族復合

贊曰吾觀自古賜姓以来族未有如毛氏之長遠者歷秦而漢而唐而宋其文字皆出其手力噫何其闊覽博物君子哉或謂毛氏世有絶技精八書明六體魏鍾繇晉王羲之輩其能卒以書聖君子惜其以藝掩弗論論其有關文運者如此雖然欠能用穎莫能盡穎毛氏固未艾哉雖百世可知也

焦桐傳　琹　　周應愿

焦桐不知其所自始說者謂與燧人氏同時嘗居梧岡之上蓋與凡木氏為隣有識者曰焦氏文炳彪鳳質參金玉當有出爲清廟明堂之器者伏羲即位果聘桐被之絃二十有七命曰離徽以通神明之貺以合天人之和桐與有力神農氏興斲凡木氏為耜耒而桐亦任廟堂自是桐日益貴而凡木氏日益賤黃帝時舉六相為治更命伶倫造律呂榮後鑄十二鐘大容作咸池之樂而焦氏附其中協五音音始在律少昊時入大淵顓頊時入承雲帝嚳時復入九招堯淂而置大章之樂萬邦協和虞舜之世始減桐二十七絃為五絃命后夔職掌鳳皇來儀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虞賓德上讓舜曰来汝桐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時乃功桐拜稽首讓于鳴球琴瑟管鼗鼓柷敔笙鏞舜曰俞惟汝清舜崩桐哀之如喪考妣哭無聲或曰象欲殺舜方據牀自若與桐相對而歌歌曰山高高兮水悠悠父母順兮兄弟怡兮與子兮其無憂及即位乃舉桐禹作大夏桐混大夏中和之不復如舜至

成湯改樂作大濩桐又總名濩及紂無道微子抱樂器奔周而桐之後遂復顯名於周武王伐紂功成命曰大武孔子觀歷代帝王之樂喟然歎曰韶其盡美乎又盡善乎武盡美未盡善也殆亦焦氏之有盛衰也孔子聞師襄善焦氏往從之及過匡匡人以為陽虎欲加害幸賴焦氏先聲聞匡人耳匡人以為孔子也而去之適武城聞其音嘉子游之治莞爾笑曰小邑將焉用之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焦氏以此名益盛周衰七雄競長天下日尋干戈而焦氏獨彬彬狸御其操無所求用於諸侯諸侯亦不欲用齊孟嘗君好士士無賢不肖悉歸孟嘗君有雍門者欲與焦氏偕往見孟嘗君下階而迎謂雍門曰先生所與偕来客能令文樂否對曰能曰能令文悲否曰能焦氏乃謂孟嘗君曰竊為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游童牧竪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太息涕承睫而未下焦氏遂復前按節而歌數次而鼓動宮徵拂角羽奏終而成曲孟嘗君戲欷不能自

已門下士聞而賢之曰焦君善移人情至此乎故世傳焦氏有四徳曰信曰知曰義曰謙信取諸其絃知取諸其軫義取諸其徽謙取諸其越君得之可薦清朝設大庭合神納賔暢民潔物臣得之可輔君洽神人和上下士得之可凝心神一志慮宣氣養徳道情和衷竒哉危哉危哉竒哉遊子騷人或弗遭逢於明良或弗同汙於亂世或失時於譾佞或不幸於交遊放情流水高山寄意清風皓月盤桓竹岸松崖樂侶幽禽猿鶴非焦氏孰與護其幽憤而揚其正氣者乎

離徽以後至戰國焦氏世系班班可見予得而悉紀之及西漢時有名尾者受賞於蔡邕遂為天下焦氏之族之冠

贊曰語有之士為知已用女為悅已容信哉言也焦氏性木訥與物若無競然不遇知者不與發音肅身端坐乃得摶拊徃時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見焦氏焦氏亦不復忍見伯牙何者彼三人世所號知已非哉三人兩存各悲其情痛也夫方焦氏遇伯牙鍾子期一以響一以彈一以聽洋洋乎盈耳哉嗟乎固

千年絶調也

醉鄉侯傳　酒　項良枋

按醉鄉侯姓桑名落小字索郎中山人先世與儀狄同氏族自禹疏後稍稍遷去僑居吳興上若村雲仍愈益蕃衍凡數十傳而至落落生而醕和潔廉且俠烈自喜不事家人生産作業嘗撫几嘆曰大丈夫當登明堂薦清廟啓天子宴饗慰四海蒼生渴想耳安能挂瓢抱甕戀戀高陽徒哉第其為文辭外溫而腴不屑飣餖語以故數不利于有司居恒與盛唐生結社翰墨淋漓陶陶然適也一日盛唐生挈之過青樓

子青樓子稔其名藉甚既覩止驩如生平相與酣歌暢飲不覺達旦諸耳食者或譏其狂竟不顧也何舉秋試鄉大夫歌鹿鳴燕之明年春聯上南宮臨軒之日天子命賦醉學士歌稱旨賜狀元紅及珍珠琥珀無算授官詞林逾放誕不羈時時效灌夫罵坐故事忤當道當道憐其才量移青州從事數月有平原督郵至爭雄長不相下督郵怒將嗾要人齮齕之會歲大饑禍州土寇蠭起渠魁二一擾愁城一擾悶壘厥固猖獗官兵不能討落故人山濤薦上封事舉落有

文武材足辦此賊天子賜璽書命之曰咨爾落其作朕麴糵遄遄底績無以沉湎為朕憂落受命帥水師還渡海口扼其咽喉二賊驚悸以為此將軍從天而下也不踰時大潰落軍乘勝直擣其巢穴而後還事聞天子嘉其功遣官郊勞椎牛犒士三軍踴躍若挾醪然既獻俘飲至勅下司勳議議列爵封歡伯子孫得世襲尋以天降甘露于仙人掌始醍醐賜天下大酺三日進爵醉鄉侯久之慨然曰吾以窮措大致身華膴荷主上寵渥富貴極矣不去將有酎金之[illegible][illegible]

生不辭笑人哉即日上書乞骸骨陛辭天子賜黃金百斤買秫田為娛老計百官設供張東門外都人士嘖嘖謂二疏復見云道經岳陽樓侯屏騶從角巾野服登樓眺睇閒適回道人醉卧方起侯知非凡品延長跽求服食度世訣道人初有難色已而幡然曰噫子蓋天上一星也以宿債未償故謫溷五濁吾當度子姑汰而濁氣餐沆瀣千日可還真源矣侯欣然從之徜徉五嶽不知所終

野史氏贊曰侯以文起家以武濟之浮湛宦海豈多

才之累耶然無祖父遺澤不數年致卿相澤流苗裔有足多者第六有天幸不然習池之禍幾與典午相終始甚哉侯之爲利害也

翟道侯世家

墨　焦竑

翟道侯姓漆雕名黝故上黨產也孔門達者七十二人漆雕氏有三黝獨棄其學而從芬里氏遊因名其家遠祖喻糜漢給事中每令僕丞郎寫直必命與俱陽朔中拜客卿元帝欲大夸胡以多禽獸盡驅之長楊射熊館令胡人手搏爲戲農不得收斂楊雄上長楊賦以風寔糜與翰林主人草定之時不能用隨雄守太玄以終八世孫龍賓娥綠娟秀明皇喜曰安得寧馨兒乎手書龍香二字以賜安祿山亂扈上幸蜀時時磨香臭草檄書薛稷論其功封翟道侯兼乎章松滋畯陽二郡事龍賓殁子孫至奕不得黔當五季而黝乃生遯跡新安山中獨奚超超子廷珪識拔之焚膏油相厲頗性騰柱諭爲城旦舂頓奚調劑之因定交於杵臼之間酶始也黝世業鉛槧至是得師匠摹范之而益工會李主起江表詔求文士急廷珪以豹囊載黝而西三沐三熏之薦於上左右見黝面貌黧黑不爲重上一見知其材親爲拂拭曰卿固儒席珍摩厲以須令寓內同書可乎黝頓首曰臣以黯黮

被收愛心如犢犇上磨礲之雖焚身以報何敢辭即日同歙州金星澄心堂楮白宣州毛純拜秘書郎有詔令典簒必更四人手稱為文苑四貴云上弟景遂景遏景達日侍遊宴嘗登樓賞雪賦詩命李建勳徐鉉輩和之景遂集一時名筆為圖御容屬高冲古法部絲竹衛周文矩樓閣宮殿屬朱澄雪竹寒林屬董元詩書畫為時三絶皆黜往來書禮為皺裂上撫之曰卿以摩頂放踵為學今果然矣乃命世其侯爵增食邑三百户嘉廷珪造就功賜姓李以旌之父之

白與純多引新進自代獨星硯而惡黜之加已上也饒曰黜居官緘默且無潔白稱黜聞之歎曰若知吾盛壯之時不知吾精已消磨矣因亡去上曰古云江淹和畫今見之漆雕生矣遂不問黜面如紫玉脊有雙龍紋紫香襲人嘗墮水內凡不傷其異如此子九人族姓殆半天下而居黟歙者最良今給事上方不絶

太史公曰黜崎嶇亂離間歷數百載能不失封爵豈非以其功哉文士類盛氣忤物獨黜門風寬博非目不識丁者召輒往豈其尚同兼愛固然歟廷珪父超子承宴三世與黜胙黜非廷珪無以成廷珪非黜亦無以名世語云膠漆雖堅不如雷陳豈黜與李氏謂耶

陸生傳

酒

劉

陸生名胥漢中大夫賈之裔也厥父名林邁
于綠野遇弘農氏獲以歸謂家人曰此子有作醴之
具吾當釀成之於是使受業於公孫杵臼薰蒸以燧
人漸染以蘖氏久而俱化出語人曰吾已得道之醕
矣糟粕何為哉已乃徙於新鄭爰產胥胥為人襟度
汪洋有醖厚風味與錫山壺子饒人商君為忘形交
約富貴相汲引無何壺子任太常商君任主爵都尉
通顯矣而陸胥尚為青州從事壺商等上言曰臣等

猥以頑鈍濫叨器使未有涓滴報也臣友麴城陸胥
壯聖賢之猷醖清和之懿信所稱席上珍者方待善
價以沽倘延司喉舌當有悅心之益即臣等所以報
主上也上聞言大喜以壺子為羅羅而致之前席商
君介以進命之曰朕久飲香名請嘗試之胥稽首曰
主上求賢若渴側席累矣謂宜恢張偉度於凡挈瓶
之智操觚之技無所不容臣因效啟沃俾主上暢四
肢而洽百體式還既醉之休風上深納其言即日拜
胥為光祿勳頃之封醴泉侯論薦賢功壺商各增秩

數級嗣是胥與壺商遂隊而趍常侍清燕日以嘉謀
入告于上歲時慶賀享祀此三人未常不在會寒畯
士曰希生老力媒進取乃孽胥短于上議其以甘言
取寵而無情實不堪咀嚼若延之上座日把玄談恐
蹈西晉廢事之誚上曰朕以陸生為心膂味其言醕
正可鎮澆薄之俗汝何等寒畯士乃敢擠陸生乎愈
益厚善之上時召陸胥有司不請於上而以壺商偕
往亦未嘗怪焉嘗謂胥曰卿名知人自視與壺商孰
愈胥對曰豁達大度出納惟允臣不如壺子毀方瓦

合折衝樽俎臣不如商君至於激濁揚清能令人喜
能令人怒臣於二子亦有微長上曰確論也未幾有
杞人結陣數侵靈府上為忘寢食中常侍曰盍謀諸
壺商乎壺商無策摧陸胥至上前胥指陳方畧請出
奇兵衝之遂徑趍陣所戰數合杞人散去上聞且驚
且喜面獎亦作而言曰陸生可謂有權於是改封胥
為破陣侯一日於萬幾暇召胥等論事胥語言無味
不稱旨上怪之以問壺商壺商謝曰誠有之中道而
變不承於衯賢人之謂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上意雖解自是不復召更求佳士用焉胥既歸與王
無功冢相契壺商復聚王謂陸曰世人歎老嗟卑未
肯開懷獨余日日對子叩厥醞藉將昏昏然默默然
游於酩酊之鄉矣又何歎何嗟乎胥曰子所交皆知
己如阮如陶豈真沉湎之徒哉子今知我我亦知子
矣胥居鄉務飲人以和不為澆漓行人或傚之言色
愈溫魚曰與陸郎交如飲醽醪不覺自醉里有忿爭
者多質成於胥胥每為和遣即含怒者糗然釋人羈
客尤宜之布衣寒士或從之游溫若挾纊亦煦然而

底其貧昔伯夷以清聖柳下惠以和聖胥兼而有之
徐邈稱胥為中聖人然耶否耶

壺子傳

錫山　劉啓元

壺子字酌之其先錫山人也質稍窴碩鎔於將作匠
之切磋琢磨為人長喙大耳腹㕟㕟而有容初與麴
城陸胥交莫逆共探聖賢道術陸生曰夫道以虛為
體以實為用虛而實實而虛妙故無窮幾乎道矣居
數日壺子告胥曰吾虛矣胥曰未也恐有我盈其中
壺子隨傾之曰吾虛矣胥曰未也恐有我留其中壺
子盡傾之告胥曰吾虛矣胥叩其中空空如也曰果
虛也與哉吾請從子以周旋無何壺子官太常見商

君如舊識商嘗枕壺子膝捫其腹曰此中何所有壺
子曰此中空洞無物冢是雖渺地商戲之曰子所謂
徒有此大腹了自無剛腸者壺不之校謂人曰寧我
容人無人容我壺嘗共商語刺刺不能休商問壺何
處得來壺子曰曩與陸生交每虛而往實而歸特為
子傾倒之念欲薦之上未能也子其圖之商因薦胥
於上上召陸胥與語大悅謂壺子曰吾於商生手之
而不釋吾於陸生口之而不置卿為之先容焉卿其
作予耳目乎命攝主客司事四方賓至先遣商出款

之壺子偕陸胥隨其後而斟酌對馮吐詞溫醇有足淪洽人肌髓者一座為之盡傾嘗為長夜飲至夜分陸生力竭上察壺有欹側態腹且枵然上笑曰壺生其庶乎屢空顧謂商君曰餅之罄矣維罍之恥壺子與卿之謂乎可休沐壺後歸老於錫山自號鴟夷子皮鄉有餅生者狀類壺而性不嗜酒常居井牧閒壺譏之曰視子之居於井之眉飲水滿腹香醪罔知綆斷身隊粉骨何疑餅亦借鴟夷譏壺曰鴟夷酒囊樂極咎殃痛飲滿腹代人行觴訖云圜器多藏厚亡壺

聞而愧之又嘗為鄉人設饌先與陸生引飲自捫其腹而出曰我不負汝商君曰子不負腹腹嘗負子壺曰不然予嘗承顏接詞我口若懸河源若倒峽一瀉若建瓴而下何謂腹負我耶座客不能屈曰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壺雖淨湛里閈酬尊卑咸睞之辨未嘗凌節逆施其精義類此性好對客雖褻劣以貌不冠不見嘗與北海語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其器量甚弘人莫窺其深淺常為臧獲所執坦如恬如也柱下史曰大盈若沖其用不窮漆園吏

曰注焉而不滿傾焉而不竭壺子蓋庶幾哉嘗覩列仙傳有壺公者安期生嘗師之日懸一壺於都市晚入憩其中因以壺公名壺子豈其流裔耶

商君傳　　磁盂　　劉啓元

商君姓陶名一中家於饒之景德相傳先世居河濱有曰器者型虞舜之化以不苦窳稱及舜賓四門嘗柄用之封商丘世襲商君之號商生而縝密顏色光澤叩之音響清亮有識者曰此廟堂器也豈破窯中能久羈乎陶族多用於時有職精膳者有職珍羞者有職掌醯者商皆卑下之獨與錫山壺子麴城陸胥相友善其出處必偕始胥因壺子納交於商商賴其鬻皋顯名於世會良辰上方宴客敕有司治具懸樂

以侍時主爵之人羣下薦商君太常之人羣下薦壺子良醞署之人壺商因薦陸胥上曰陸生醯儒肯爲我来耶乃使壺子持節往召須之陸胥與壺子俱来商君候於席側漉陸生遍謁諸客人人浹洽謂商君覩已無不口啣其澤者上歎甚常執商手問曰陸生風度滑如商郎否商對曰陸生汪汪如波千頃臣雖日與漸涵不能測也上曰不有卿安能覩陸生使我心醉耶他日羣臣賀千秋上賜宴於瓊林預語商曰闘古賓筵有監有史我欲令子揚觶兼巡接諸在坐

者於子何如商對曰臣聞丈夫磊落如珠走盤將終不能令人起敬耶至期商甫就席諸坐客皆擎拳曲跽持之如執玉奉之如捧盈惟恐少有所傷見禮於人若此壺不平每以口侵淩之幸其滿而覆也商覺遷反之曰胡不儼如瓶之戒耶商日被寵渥上嘗以右手提携而自視與尾缶同絕無驕溢色誰謂其小易盈哉無何金城賈氏及王庖子以奇巧得幸與商爭寵商謂之曰安靜之器幗幅無華若輩雖金玉其相追琢其章祇爲富貴家役使耳詎若我出自陶

穴登之廟堂下至閭閻閭閻無富無貧無貴無賤無不捧我掌中口相授受又安用炫耳目之觀爲哉商行已甚潔喜與持重者遊嘗曰吾與兒輩處每慮有玷缺之患又曰我雖涼薄必不墮於庸人之手苟持我不謹即能虀粉我我亦不往也蓋知自重哉然以久握機權徹有瑕隙可指上亦將厭擲之遂連表乞骸上可其請以商嘗從洛名士遊修竹茂林間賜曲水爲湯沐商感上之恩屢欲掄軀雖家食每飯不忘聞召即赴未嘗以寒燠辭居恒以俯器爲監可滿而

不可覆可虛而不可欹即坐客有號呶者商中立自如徐規之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慎毋使我為漏卮哉考之古吳有鄭泉者性嗜酒臨卒謂家人曰死必葬我陶家之側幸身化為土以作酒器獲我心矣人謂商君即鄭泉後身恐或然也

余如八越八越人為余言陸胥壺商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陸胥非壺商不能為人合歡壺商非陸胥不能使人增重殆所謂唇齒者是已析之則陸生之蘊壺生之量商生之翩翩皆

賓筵所為生輝者彼沉酣之徒曰富一醉或醉而不出是謂伐德悲此三人多矣

林志寰評三傳名義影借古人成語摭拾百家委蛇婉轉曲盡賓筵之雅誰謂果游於酒人乎意者得之心而托之酒乎王績輩讀之神酣耳熱矣

冰壺先生傳 有引

黃鏊
謝肇淛

夏日炎歊作楚斗齋如飥舌間吐氣休休然偶得寒甃㽉之盡一器宿熱頓解因憶蘇易簡欲作冰壺先生傳而不果楊廣夫為之而未盡善感其滋味輒為濡毫

冰壺先生者上蔡人也疏姓名蘇字黃中其先世隱於中山為神農所識援賜姓蔡氏禹平水土後子孫散處不恒其居[illegible]者曰鬱曰薁居吳者曰菁其後蔡沭作亂周公誅之隸其族於菹人本枝日以蕃蕪魯

孫稚任秦貴顯居五莖始別姓為疏氏少從鮑焦游見譏於子贛竟棄去而焦亦以槁死世以是重疏生不去口於陵仲子至棄三公而為疏生後漢時有二疏非其族仍孫曼倩者居蜀見知於丞相亮亮出師輒從軍士利之先生其耳從子也先生幼喜自樹安土不遷有相者曰是子當樊[illegible][illegible]然其色不利於民卒當醃死既壯憶相者言隱居南圃與輔頰氏鄰有年矣居恒自匿草莽間深根固蒂人無知者一日輔頰氏之君將校獵於南圃以佐饔飧命歸藏之得

既濟之蹇其繇曰茹芝餌黄塗飲玉英與神流通長
無憂凶所獲非狼非貙鉅黽長胡匾口貴是圖其文
曰蹠得無有隱君子乎既獵燔炙百里禽飛獸逸草
木焦偃無復孑遺獲蹠生於鼠壤之北拔而載之歸
與語大悅曰旨哉蹠生學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也
先生白皙恬淡雅不喜與肉食者游既事輔頰氏鬱
鬱不自得獨與白水真人鹽官魯先生相友善俛屈
牖罋閒蘸面黄皺俗謂樊蘿微能謀於野則獲於邑
肌否義不割烹要君而同時藕客有麪生脂生咸以

穖虞取容媒先生所為時時譖之逾月不得召先生
亦無慍容無何輔頰氏之君與濁母戰而困唇吻枯
焦肝肺燥裂麪脂二生各競其技攻之疾彌甚或曰
蹠生黄中可已也時方夜亟傳呼先生先生至談吐
業已液齒牙間既復以寒素塵外之旨濡其凡心而
沃其內熱君起坐而咽嚼之含英茹液莫知其所施
為也而積日之疾一朝都除雖古稱梅花清魂玉露
沁髓未足競其爽也於是寵禮日異稱為冰壺先生
而不名先生既見寵任以躁進蹶居樽俎之上復薦

其種類於君連茹而至於是麪生華嫉之蓋急密告
君曰蹠生草野樸樕無溫和之性難獨任也恐不
利於郎輔頰氏之君已不能無惑會天寒雨雪置酒
高會顧問蹠生安在召之前見其體峭慄而不可狎
與之言未幾楚於口憯於腹君大怒命趣具鑊烹之
先生且死曰吾恨不用相者之言竟為行掌所賣君
既而悔之曰不可令冰壺先生無後乃封其子介為
頡羹侯用為將世世不絕
太史公曰蹠氏自摩山易姓以滋族微不著雖子孫

蕃衍天下然多寄居桑門及一二楷大逵游與民食
之家為伉獨冰壺先生偶以一時中主意榮名千古
幸矣進退不時卒以凶終悲夫

玉版師傳　筍　　李日華

師竹氏子，名蒴，字稱子。生時母舉以豹文褓，曰：未論節槩，凡令見負文章。稍長，益亭亭銳進。有老鑁氏者，自謂有德於竹氏，欲魚肉其裔，謀於老饕氏。老饕氏曰：既滋殖之，因以為口實，又誰難焉。一奮鑁即獲矣。蒴遂同儕輩駢首就束縛，且號於市，市人無不睨之者。卒遇茹素翁，翁曰：此子玉潔，不可令涸麵酪間。指歸香積院，事竺乾，改姓竺。院，漢楚王英所建，以供淨飯者。先所羅致，皆山澤菁英，見蒴咸遜其爽雋。蒴益

大根禪牀，使人飫領。居恒剸裁析析，必以方等為歸。人因號為玉版，稱玉版師。參猫兒頸話有省，又號猫兒頭。還學人機境險絕，履壁立不動，又號鋼鐵頭。而玉版之稱寖藉。洋州守文同、翰林蘇軾俱能覘師先世骨格姿韻，灑灑然有鸞軒鳳翥之態，見者歎曰：固宜生寧馨若玉版也。一日同游篔簹谷，師為說法，齒頰津津。同饗味良久，軾聞之，作詩排調，有饞太守之目，同為噴飯而起。由是玉版之名傳天下。師晚節喜詩，與貫休、齊已輩交，句或隔宿，文士致以酸餡疵之。然而飽師風味者，不為感嚮也。

傳史曰：余嘗與伊蒲諸子遊，靡不各挾一奇以中人偏嗜。然或膩理而凝滯，或疏薄而寡滋，即徙山巔海岸來者，非不稱琬琫，要必取調豐醲。求其真味直達，未有如玉版者。又聞有采薪氏僅僅得稚川點化術，意義尋常，徒充貧餒之口，而亦冒玉版，非此玉版也。

醇卿子傳　　酒　　謝息光

醇卿子金氏漿名表玉液其先以功顯后稷氏世本隴畝人徙居太倉成家於曲沃與同里金城氏玉垣子相授出入不離一日光祿大夫薦二人於上上擢金成氏為并州節度使封壺關侯擢玉垣子為商州納運使封主鬯侯將器用之亦未實承寵渥二人謂曰吾與醇卿宗善約富貴共享今吾雖錫爵授腹此開盍薦同注起居庶上寵渥我也於是上疏曰臣等蒙陛下鎔鑄責任器使自非得天下之賢聖與之斟

酌裾寀非惟無以副陛下如渴之求而臣等私衷亦竊歉然臣里中有金漿者醞釀無滓醇厚不漓故里人號為醇卿子資之披瀝肝肺不覺氣壯心醉然漿卒未肯自濫觴於人也陛下試汲引以需席前歡啓沃不淺往者陳平為相呂后欲圖之乎計與漿語卒保其族胥參代何相有言務更者遣漿對之熏然而去當時賴以清淨吳王驕恣多殺二千石袁盎與漿謀得脫其難獻王修行仁義天子不悍亦肆與漿譚竟釋其疑漿之蘊蓄渾渾如此而不沾聖明之爵臣等為陛下不滿也上曰請嘗試之即日持節往召既至親偶語上談味厥旨喜其醞厚可資涵泳拜為醴泉太守封曲城侯兼知雷州事令館於金城氏家時屈與玉垣子鼓脈兀兀不竭上大悅曰此雋永之臣也每燕輒置二人於前席而醞卿未嘗不在其中由是天下縉紳學士以至俳優賤人莫不垂涎於醞卿子而朝廷郊廟燕饗田里冠婚喪祭非醞卿不洽子孫日益蕃衍流派天下其家著者閩則劍浦楚則麻姑越則金華吳則慧泉者尤著或名羊羔或名五加

或號竹葉清或號荷花香或擬桑落之談或取麻之便有蒲萄薏汝以鬱稱者有金盤秋露以奇稱者有與菊為鄰而見賞者有與荳同居而見奢者又有荷鍤而願隨者又有跨驢而攜挈者有能令卿相解貂忌其貴者有能令山翁掛錢不惜費者其餘金注瓦注不可紀狀總之瀉澆不同者近是一日醞卿出鎮雷州為畢卓所盜恥甚上檄并州節度使盡乾沒其家氣絕且死子醨浸任稍不可上意曰是猶不失醨卿滋味也姑降為平原督郵醨又賄太常卿以久

績獻上上悅寖其官未幾坐失運商州罪亦隨罷歸子醨又嗣位多為人浸潤上召讓之曰卿欲自附君子炫耶所謂不堪咀嚼者也貶之青州為從事郎金城玉垣寖上疏曰始幾得沾濡於陛下者以與臣寒暄共也今子孫既漸漓空　臣無益也且醨之薄於衆口也特為太牢家兵廚樂府輩多加浸潤於陛下非醨罪也陛下誠能督太牢曰幾嘗膾炙於朕口朕甚嘉之今醨澆薄皆爾等漁之也爾能毋得日滋而月閏毋得郭造而夕謗則醨未必不醋也上下其議

果驗曰謂二人曰醨今可紹祖業矣但群臣妨者多言其見事風生不堪作河東守又堪守醴泉郡耶且在朝臣工與閭閻細民一與久俱輒沉湎叫號廢時荒事醨誠狂藥也今反謏言曲護朕并斥若屬矣二人叩首流沫曰醨何能狂人哉彼用之者過也陛下試嘗之上沉吟者久之曰罷席曰誠非醨罪也卿等各安心就職器使如初

攖寧居士曰醋卿以雋永事上自郊廟燕饗至冠婚喪祭非彼不洽功亦偉哉卿之先豈常有天祿耶後子孫偶以浸潤見疎殫劾見黜可謂寃矣非二子力諍幾不免竄余自垂髫時即與其裔醞夫歡甚樂同則湛憂遇則挑一息離左右卹然若有亡也人或嗤之而余之歡益密善乎金城玉垣曰彼用之者過也可謂醋卿世世鮑子矣

魚蠹傳　　蠹書魚　楊時偉

書生魚蠹者，軹深井里人，字士石，家世業儒，彬彬隱君子也。其先宋子魚之後，世為左師，因以字氏，彭城之後魚石、魚府等居鄃丘，再傳而子孫徙居軹。軹中皆儒業，於是浮沉其間，人人讀書自娛矣。秦始皇時詔焚天下書，坑務學士，魚氏獨多藏書，詔籍其家子孫，多挾書就焚死，竄去者往依孔氏壁中，或寓居醫藥卜筮種樹之家，然亦深藏匿，不敢見人，糊其口而已。二世元年，有魚腹者，以帛書說陳涉起義，誅無道。

涉因其計，自立為王也。人爭傳之。當是時，天下既大亂，秦禁業已怠弛，魚氏稍稍出矣。高皇帝西入關，丞相何獨先收律令圖籍，半出魚氏焉。然何僅守刀筆耳，上不事詩書，以故魚氏終隱不仕。蠹蓋其苗裔也。按蠹生而岐嶷，嶄然見頭角，性嗜書，十行俱下，旦暮手一編，弗輟也。屬文，刻畫為工，陳言是去，然深自晦默，不溷於人。嘗自嘆曰：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吾先代神明之胄，而不能守其奕葉文獻，不足徵矣。因往從會稽楮先生游，蓋酣於書，咀其英而吹其華。至殘編斷簡，人所不及窺者，尤肆志研窮焉。既壯，以文無害，選讀中秘書，益涵泳自得也。然性簡僻，不解與俗人言，以故人多中傷之。學士大夫稍涉獵為名高者，內媿不及蠹也，而謾罵曰：此真腐儒耳。且舞文因陽奏上，以芸香闢辟之。蠹棲閣亡去，曰：鯫生之禁極矣，訑與商竹素之業哉。歸愈嗜書，盡涉所未涉，成一家言，藏之名山大澤，或金匱石室中，亦時時有之。客誚蠹者曰：人生踰快耳，子大夫以瑣尾之軀，抱咫尺之義，柰何與世齟齬，為寥廓之一蠹耶？蠹應曰：唯

唯否否。人各有欲，耽耽逐逐，夫巳氏也。齷齷齪齪，金王其容，朱丹其轂，雄視濶步，肯辭以俗，非夫游六藝之途者耶？或不充果然之腹者，此者非蠹耶？而笑余蠹余，亦笑子寀甚。不審而文采不表於當時，風流湮沒於後襈也。若夫蠻觸尒王於蝸角，焦螟聚族於蚊睫，蚍蜉養威於南柯，蟋蟀行吟於東壁，蠓蚋矯枉於乞醯，蝤蠐苦節於井李，青蠅點織於樊棘，蚊蝱聲於庭除，僕誠於轂子無能焉，故默然獨抱我遺編。客不懌而去。蠹遂終謝客，不與世溷，子孫讀父書克世

其業云。
太史公曰、魚氏有兩族、其一居天水者、皆是然不事
儒、皆浪游江湖間、惟名鯉者、通尺素而已。帆中之魚
不多見。或曰、又有寓緜竹者、然譜牒散軼、不可考矣
有魚麗魚魴者、通毛詩、能習賓客供宴享、斯其白眉
者哉。漢興、彖中公以儒術蹶張、與魚氏抗、而魚氏之
說幾涸。所謂彖魚亥豕者也。吾竊悲蠹之用心有異
人者、而抱藝以老、且沾沾竹素之業、方之蜉蝣之義
斯已勤矣。語曰、貪夫狥利、烈士狥名、亦各從其好哉

魚蠹傳　蠹書魚　楊時偉

魚蠹者、史皇氏之苗裔也。史皇氏曰蒼頡、蒼頡視鳥
跡、而刱文字。因佐太昊造書契、以是世職史、有為周
外史者。掌司三皇五帝之書。久而剝蝕、因廢去、別其
族為魚氏。子孫曼衍、然人人守文、不衰也。秦始皇帝
時制詔天下焚詩書、於是在所奏魚氏獨多藏書。公
抗匿不出、罪當籍。制曰、可遂籍魚氏。魚氏多挾書就
焚死、竄去者、往依孔壁間、或潛醫藥卜筮種樹之
業、糊其口而已。二世元年、有魚腹者、以帛書說陳涉

涉用其計首事。或曰非其族、實譎為幻者以秦焚書
而魚氏積怨深怒、宜奮與天下共誅之、故假托以起
然天下用是亂秦。禁弛、而魚氏稍稍出矣。高皇帝初
入關、相國何所收秦律令圖籍、在博士掌故者、不馴
備。所遺經籍、往往半出魚氏。然何謹守刀筆耳。上
不事詩書、以故魚氏不大顯。蠹生而頗興、讀書數行
俱下、旦暮一編弗輟也。所著書、剗蝕陳腐、刻畫為工。
尤善蝌蚪奇字、有古鳥跡之遺。居恒歎曰、吾先代神
明之胄、而弗克纘其奕葉、文獻將無徵乎。因發憤沉

酣咀與英而吸其實至殘編斷簡人所不及窺者益肆意研窮焉既壯公車徵以文無害守中秘書校讎石室金匱之藏然性簡倨不能有所商洽對人輒避去若相憎避者以此爲衆所排譖而蜚語聞天子天子亦疑蠹詔太常及文學博士聚檢中秘平議其狀於是太常蔡博士芸等議曰謹按中秘書魚蠹本腐儒鯫生先緒中絕莫復卬振遭際聖漢興繼絕續拂拭幽翳擢以區區待詔掌故不思蠹殘補軼而瀕深敝碎義苟自珍秘括囊緘口罔所揚摧又恵皇帝新

除挾書之律經藝稍集而去古寖遠諸儒生口授字譯猶多訛謬令蠹師心鑿削公棄先聖傳疑之意增滋後學考古之惑亡益有損虛糜廩食章灼朽蠹案劾如明詔詩不云乎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今蠹無飛蟲弋獲之功鮮魚赬尾之勞但蒙伐檀素餐之恥臣等竊以爲宜罷遣蠹不足久污東府塵點竹素書奏蠹遂不自安謝病免歸杜門著書作反蠹以見志焉其辭曰有暖姝文學踵門而叩於寥廓先生曰側聞高誼願望下風竊衆憐先生耕石田種堅瓠焆愁懲

愆不得從容輒三釁三沐而敬有謁焉攝尺楗者可以伐雷鼓橦拳石者可以撞巨鐘乎先生曰俞余適有幽憂之癖吾子幸既以鍼石鄙人將操意滌心湔然難瘳於此疾也文學曰僕少而銘父兄之訓長而勤師友之指以爲紛咯先生揣摩當世苟足以干縣令而取世資矣其於濕故知新博文約禮非迂則蔽爲衆厭棄然薦紳之徒縫掖之士亦斐然可睹矣未有鑽研爬抉罝罘寢處沉湎而不顧竄穴而不起如先生之甚嗜者也且奈何以瑣尾之軀抱咫尺之義

不能蜚英聲曳長裾而生被猥謔穢寥廓之一蠹耶先生逌爾而笑曰有是哉卑議之傭俗也嘸嘸乎曷足狃而談論子徒斲夫文瘢質博溺心輇才諷說者寔數而厚嘗則父兄之所格捲師友之所緄纏其亦視肉操囊樓隮肝衡局局然以盆爲沼以石爲偶舶鯢環之涔洞泑湫曾不顧井甃之蛙左睞去展而抵脛觸腦又況乎東海之鼇哉如之何望洋而深造也且夫文明不剖玄黃疇畫兩儀肇張萬象怒剔爰有繩契是生典冊離聖爲六綜氏爲百含經抽緯字出

宙淩其綢繆紛綸誕謾諏譺侘傺僬仳濊灦汪溝黄
帝不能藏神禹不能遝夷堅未嘗聞伯益無所記雖
岐正判軌鄭雅異音然載五車以駘蕩存六合而不
論並足廣智慮娛心神卷聞見恢經綸余方營菟裘
焉而子廼以蠹爲稱哉文學曰唯唯否否瓌矣逖矣
雄論劇矣若夫憚傲怔懵析亂絲而愈棼類夏蟲之
語冰伊嚶囀喋急螳臂以當轍似寒蟬之抱葉請借
前箸歷選當世曾不如蠻觸分王於蝸角濡需雄張
於奎蹏玄駒見師於隰朋焦冥示紓於離朱齊宮苦

節於邢李脊肉蟰杜於乞醯青蠅營營於樊棘渠畧
趚趚於旦暮沙雞振羽以識候冥靈式穀於果蠃丹
良熠燿於草莽蕭蛸網羅於堦戶莫不螺蠕蝡蛸蠋
躅跲跂搦鬐揪鬣橰尾奮翅而夫子特老殘編銷聲
匿景不登汗青不著鐘鼎蓋誠蠹而擲蓋哉而是譏
譏者又奚當於稱引先生曰吁蠹者之蠹固以不蠹
者爲蠹循子之稱有蔦之類舉世興迷不可殫豖吾
姑砭子之沉錮而揭瞽之𥈠睛有物寂靈無毛二足
戴髮含齒離耳並目妓好嫺靡趍走跽伏尋厭所嗜

瓚猥齷齪蓋犢牛之抎抎轅車之錄錄然未足以濛
臨風散雅模也若廼冠雄冠服盛服登賢書系士族
飲饌巢鶴黔烏浴鵠呻吟噏噫么麽樸樕爾其羞貧
窮則萎薾慘怛咤禁顰則驚焮愉熤及至縮符分綸
推鉞授穀無異乘蜈蟻於濃雲委蠡縢以嘉穀不能
經文軌緯武軸效尺寸任馳逐又何怪乎蠢胑毒螫
含沙截鳩誘然交爭狂赴並逞異乎先生之臭味何
啻穢薰之與庭莛哉翁不好弄斂而求古鄉翔詩書
中林滙息仁義之圃結大年為千秋綴六合於環堵

方其雜遝羅列鱗比輻輳若頓天網而掩八紘若張
帝樂而援九奏將默而識之乎是羲爻不畫而韋編
不絕也非夫深研以約循乎朽木可雕而鑽仰曷以
竭也惟先聖之刪削邈竊比而不疑既沉冥以揚扢
廓韞匵而待諸俗儒之指俗吏之務有以稿死而不
爲也如使蜿蟺笑應龍蛾蠓嗤宛雛鷹文蚍之長喙轉
吉蟯之糞蘇蛆縱橫谓稽未易爭其數也於是文學
口噤舌咋氣結色勃不卒譚而出蠹子孫皆世其業
云或云蠹老不死食仙字以蛻世莫睹其然否

太史公曰魚氏之先豈非明德龐炳者哉柳何浩衍斐娓也其不事儒浪游江湖間者譜牒繁殺而非其族惟鯉通尺素焉漢興諸儒生多魯人好魚氏學故一時學者或言魚或言魯所稱魯魚亥豕者也余怪蠡之用心有過人者而拙於世趨用不譬德斯亦勤矣反蠹高自標舉刺譏當世亦各言其志也余為之低回其意用棵而存焉

毛穎陶泓諸傳出文之滑稽甚矣踵而作者紛紛幾於嚼蠟不能令食指動何怪譏牙後哉傳魚蠡名與穎泓若其文乃薄賓戲客難而上之非西京以後諸人所得效顰矣子雲不著解嘲矛楊先生豈其苗裔耶柳何雕龍相禪也

太原王穉登書

玉川子世家

夏暐

玉川子木虛中字子載其始祖名利涉當帝堯時川谷險阻莫之能通帝以命舜舜命公輸般般鬪涉才從山谷中強起之使受繩墨薦為水衡都尉涉亦剡腸刳胃竭心力以濟不通帝封為九江侯賜姓木氏洪水橫流胥氏越氏大盛神禹卒同載以共平水患周文王時利涉之雲仍曰梁王渡渭必召以往昭王南征梁病不能從漢南諸侯以名膠者代之膠非梁族王角溺死春秋時梁之耳孫曰泛為秦輸粟于晉

其姑曰柏以孀節顯其子曰沉以身死洸孟明三敗之辱其姪曰濟仕晉邲之役賴濟以免者其指可掬其別族曰余皇在吳貴顯長岸之役幾沒于楚余皇之宗名扁者從范蠡載西子適五湖扁之孫名艤欲渡項羽不果泛之十世孫曰艦侍漢武帝塞宣房有功艦之子曰樓帝征南越以為將軍與伏波下瀨共事南越以滅使渡仍九江故封然卒不如武剛車氏從衛霍得大顯故其後多徙蜀光武渡滹沱求之不獲幾用大窘魏武帝得一年少者以與倉舒秤象下

荊州有名舳名艫者相與臨江周公瑾用其族黃蓋攻舳艫與其屬俱焚死其子曰龍文帝甚寵之試其能于洛汭名臣杜畿死焉故終魏之世不與吳人爭利晉王濬始起樓之嫡在蜀者亦名曰樓改名曰艨艟下秭歸以攻孫皓旌旗千里不絶進至秣陵王渾召濬計事艨艟乘便風不為泊濬遂南濟收皓武帝大其功命為持進揚州刺史九江侯食邑于揚之太湖縣八王之爭艨艟之後無聞于時有與畢吏部持螯為酒友者有與顧虎頭共渡破塚終無恙者有同

王廙謀沉其姪應者惟與祖士雅游者擊楫中流差强人意然亦竟無成有名平乘者從越楊素平陳有功平乘之子曰鷁字君采喜逸遊昵于隋煬帝帝令美人以錦絲牽之共幸揚州卒與煬帝之難艨艟之八代孫曰舸從李靖縛蕭銑有功然不得復九江之爵舸之諸孫名艅艎者轉運使劉晏荐為都水使者漕河渭以實京師名舠者與隱士張志和善共釣烟波故有只在蘆花淺水之句曰舫者同詩人劉陶載妓女賓客游三江五湖以崑崙奴不返始不更出舫

之七代孫曰艇宋范文正使載麥東歸其子忠宣以助石曼卿襄事有名艑者共韓世忠拒兀朮於金山有功艑之曾孫曰舤與陸秀夫張世傑衛少帝廣南卒死國難元末有名一葉者有祖舠之風同雲林子倪瓚焚香葦中為張士信所物色幾不免又有名蘭名棠名桂名蓮者俱木氏女子酣歌蕩游皆不如栢之欸木虗中者艨艟之後也母曰楠氏虗中生而强幹有大節性和易觸者不怒其先從范蠡及李衛公游世傳兵法然往往不得盡用當長興氏與徃匕氏

戰共求艨艟之裔徃匕氏稱帝漢南得虗中宗人赤艦氏把截江湖大為江南患長興氏訪之水軍諸總管皆荐虗中及召閱之甲冑晶熒儀仗甚設其屬魯氏蔣氏樊氏皆健將相與後先長興氏大悅呼為白龍子而不名因下詔親征以虗中為中軍將軍進次鄱陽湖徃匕氏以赤艦為前驅氣張甚薄我中軍虗中易服以免明月復戰虗中建旗鼓命其族左右合擊之大破其師進次湖口徃匕氏殲焉遂獲赤艦氏還師論功封虗中仍為九江侯又從師震澤進爵為

公又將伭蜀欲用以攻瞿塘諸灩會涪以老朽辭許之因退居于别浦溪風沙月蕩漾晨夕自號為玉川子後復召虛中虛中不能往然顧念厥功鐫之丹書令後世子孫世仍祖服云迺其俗人分布海內在蜀者喜與商賈游性惡金氏未嘗持寸鐵在吳者尤黟多喜附關寺辦甚張役官府者亦頗張然卒次之抑游客者逍遥洲渚蕭鼓自適業田漁者朝夕負載不避霜雪家號為勞苦又有曰桴曰筏非不在中土正如長狄一種曰倭曰高麗曰占城諸國貌亦小類而華夷迥然北狄用葦氏則又非類之甚者

太史氏曰鴟夷浮江大瓠亦浮江浮屠氏直一葦航之玉川子為無用矣余睹其說可異焉即無論國家漕河江淮以南可一日無此君哉余嘗歷澤國諸鄉邑毀垢萬狀每無安居迺至城郭間鮮衣盛飾或以坐杇悲夫

龍泉子傳

剏 夏暐

龍泉子其祖蓋出於古之金天氏名太阿佐黃帝涿鹿之戰有功太阿世居銅陵故遂以為封邑太阿之孫曰干將干將之妻曰莫邪與湛盧魚腸同顯於春秋龍泉之父曰赤精母曰飛瓊夢太白入懷而生泉泉生面有手文撫之有聲有相者聞其啼聲曰此子猶龍是殆興干將氏故遂以龍為姓及長好服色有勇力故常佩金玉飾蛟螭昂道奮曰余祖干將氏陸斷牛馬水截蛟蜃匣之有光出之莫當余獨何人哉然自是從俠客游俠客白日報仇睚眦不能平則起而奮擊瞻前而不顧其後泉曰此一人敵亡無日矣去而從儒生游儒生峩冠博帶行規步矩然不喜其齷齪自守曰若無能展吾長又去而游芒碭豐沛之間望氣而嘆曰是殆有英雄在草澤中我姑求之泉游於市樊噲鼓刀而前旁若無人泉將進噲而與之語噲曰吾游刃有餘焉用子為聞呂太公善相人乃就謁之太公驚視曰余閱人多矣無如子者迺進之泗上亭長泉既見亭長躍然喜曰此真吾所願從游

亭長亦顧而嘻曰微子真莫能成吾事相與日親然猶未之奇也亭長夜行有白蛇當道泉躍出斬之聞有哭聲亭長出泉示之聲遂息已而陳涉首事亭長亦起為沛公每仗泉以令衆衆無不慴服及東迎項梁與項羽共敗秦兵泜水上又先引入關王蜀從蜀擊三秦降王泉未常一日不在左右會羽怒而謝鴻門項莊項伯爭起舞沛公目泉泉不為動兒故好勇能忍是時張子房實耳語泉已乃與羽中分天下相持京索大小百戰卒以會垓下誅羽泉力為多於是

沛公稱帝都咸陽大封功臣泉之族有從蕭相何游者亦許從上殿廼封泉為延津侯食邑數千户賜豐城為湯沐邑其後文帝從代來載曰與泉俱宣帝詔求故人或曰泉或曰泉之子姓而漢末子孫蓋煩多游王公士庶間又有為老氏之徒者然皆不及泉故俱不顯

太史公曰余聞泉之卒葬蓋在豐城武庫火其飛而穿屋者又何物耶泉蓋神物蛻骨隱形安知不猶在天壤間偶匿不現耶嗟乎祖龍背負荊卿絕季子挂樹徐君沒專諸炙魚闔閭纂莽遂進說楚盟決白公自屬子西危馮驩長歌孟嘗悅凌毋斁使呂氏危陸賈百金定南越不疑盛飾勝之屈茂先一避延津合梁元擊柱蕭詧邑公孫起舞顛旭法弘肇驕矜王章懼宋祖砍笠淮南滅刻舟以求何其固倒持乃柄禍旋踵寧為百鍊毋繞指吁嗟龍泉於今烈

淩波仙子傳　水仙　夏時

淩波仙子者、西王母之侍兒也。王母觴穆滿，仙子竊渡瑤池，遂浪游人間。淡黃淺碧，妙質天成。耻與紅紫争艷，當陽時輒深匿不見。惟天清水寒，與洛神湘妃游戲川沚。有南國士人交甫望而即之，輒淩波去。追求涉春，僅得其遺蛻，歸而懸之簷間，度其秋欲出，乃移置之綠欄，飲以甘露，飫以土膏，仙子始稍稍出見之。金冠玉𦆀，碧綃步襪，蹁躚細腰，臨風前而自舞，婀娜霓裳，當月下而獨妍。於是交甫引之入室，列以

素屛，薦以淨几，誦詩鳴琴，與之相對。仙子或俛如愁，或仰如慕，或歛如泣，或舒如訴，或結侶而共嬉，又俏焉而獨步。正如息同夫人不言不笑楚宮中，又似襄王雲女朝朝暮暮陽臺下。弱骨難禁，歲寒自保，真可近而不可狎也。忽焉憔悴，如有行色。交甫乃與期曰：聽卿往，願歲歲無相忘。仙子首肯。已而果然。終交甫之世，嗣後騷人幽客往往能致之，至有進之王公貴人者。仙子雖不拒，而非其意也。

贊曰、烏江虞美人、蘭陵宮主、王家桃葉，皆為世所重。然不色之色，不芬之芬，超凡離俗，未有如仙子者也。獨孤山梅氏清介貞素，臭味頗同。交甫并析節召二人出，古尊瓢汲新水飲之，引與同處。二人亦相視而笑，不覺莫逆云。

朱明神傳　日　莊

世有朱明神者每見女駕蒼龍馳赤羽紅光
皦轟烈出入於扶桑細柳之間匪懲匪息一朝自東
海來客有問余曰此胡為既往載返者哉滑無着地
梭然蟻磨然數竊敢不取噫是未知神之詳者神青
陽稱字玉盤而一輪先生廼其別號也生羲和氏稟
形陽精奉命為赤帝主居獅子宮與廣寒天蓯清虛
蟾蜍並峙中天居巍然稱尊矣常領金烏將軍事
與皓魄君代巡於須彌山晝夜無息此其為載往既

返者業圓然也時有惡其皎皎者與彼禾稿苗華進
讒於天帝天帝命羿射落其九而終不能為神損但
神性好虛故樂為容光之照又性多燥烈遇陰閉隱
暗者輙為暴白之雖冰霜之堅必為破也故每為青
女輩五谷精所憚乃屢作觸石神井之術以激之時
非滑女媧氏為洗濯則幾不白矣厥後揮戈返舍之
功非其烈之耿耿不滅者乎非止是也於麟鬬而蝕
見其智於龍山之燭見其明於夸父之化杖騏驥之
追見其敏暄而為春炎而為夏秋則為暴冬則為寒

以見其序循環千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八舍以上經
乎天下緯乎地見其文有寺人十二俱侍神側頌稱
滑時以供神之日用而莫敢先後見神之肅至若金
鑾觀墨土之飾蘇威蝕昏之鏡東島夜光之蚪皆借
其餘光未可與神道者也神之詳若是何世之為神
知者則有隙車之歎千金之咏而滑神之益不知者
且為畏光地下矣且為思覩覆盆矣子何議其蟻磨
擲梭為哉客曰頤聞命矣頤神光明正大也然不免
血囊之戲爲喪之詛又何說哉噫不知神體方而用

圓出入以時寒往有度志惟期斯世共升明盛耳雖
或議遠近於晉明歎夏永於陳婦亦寸靈薄蝕之玷
也於神何傷哉

嶧陽居士傳　琴

胡文煥

嶧陽居士隱其姓名，家嶧陽，人故以居士稱之。蓋伏羲時人，感天地之精華，得長生之秘術。舜時與之咏南薰以消永夏。繼此獨與子期、伯牙友，家厚雖膠漆弗若也。孔子聞其名，携之往，謁師襄以求進，蓋其徒。必子賤為單父宰，欲禮居士，竟不下堂，單父為之治，居士之力居多。歷漢，卓文君新寡，而司馬長卿多才思，二人得遂室家之樂者，居士實為媒焉。忽居士罹回禄之厄，蔡中郎知其良材，救而用之。至晋時陶元亮雖素延置，然亦不過面交而已。遇其徒有為戴安道所傷，居士聞而歎曰：汝固欲為高尚士，安得遷禍及童子哉。遂隱不復出。迨宋廉知趙清獻之為人，方出與之侶。清獻晝之所為，夜必焚香以告天者，居士皆得聞之。是後不甘被髮左袵于胡元，乃括囊自守，肆立萬仞，人故無知其名者。

明興，始偕胡子德甫自錢唐遊于白下書齋中，起卧與俱。一日，居士秉間謂胡子曰：老朽從事于子，蓋有年矣。凡與子遊者，莫不受子澤，子獨無一言及老朽乎。胡子故為之傳，且贊之曰：居士為人，直道自處，虛腹受益，高尚是侶。高山流水之間，明月清風之所，輒清響以絶羣，非知音而不可。予藉居士，蘐驅塵俗，爰以鼓之，神愁鬼哭，放鄭聲而遠佞，凑陽春而和寡。若居士者，誠世上之良朋，而樂中之大雅也歟。居士喜曰：非子無以識我，請與子為終身交。

王衡侯傳　鼠　　胡文煥

褚艮字子肖別號無牙居士大梁人性貪暴疑狡尤善穿竊晝伏夜動引類呼朋所到為害物受傷者十居八九是以人皆惡之每欲加擊因其出入社中忌器弗敢也其朋類有居倉中而無驚恐者有居厮中而受驚恐者故李斯歎曰賢不肖在乎自處耳一日冠幘絳衣戲弄周南南不知禮乃率其朋類竊張湯之肉齧劉柔之衣朋類有為獲殺者君子謂以小害大褚艮輩浮之然充其欲亦不過滿腹而已自是艮

有警於此即改過循禮詩人為之咏有皮且知蔡喜夫之奴為有恩以青絹裹珠報焉有湖州管氏者開其名薦之於晉浮備員中書省然卒為中山氏所忌遂告歸更洗心滌慮從唐公房飛昇仙去其子孫至漢有供蘇武之用至唐有供張巡許遠之用以是功追贈艮為王衡侯迨後宗族日繁有居南康英山者有居丹薰山者有居曾磏者甚肥肉有萬斤有居荆州王泉者有居大秦西域諸國者而西域者必要商賈之所祀否則不利於商賈有居梁州倉者甚豪悍

結黨反欺毛氏故世有同眠之誚其間列名有曰母者曰白鼷者善登緣曰背蒼者曰鼶者一名隱居林中好食魚曰耳者能禦百毒曰背騰者善飛曰火者善浣布曰鼶者鼬者曰冰者好食氷曰鼣者曰鼩者恒在地中行曰鼷者善以頻藏食曰鼮者有螫毒能毀郲牛曰鼹者亦居林中曰鼬者似鼦而即鼶多自傷其類曰鼩者即小鼱也曰鼫者居田中食粟豆曰鼮者有文彩曰鼲者即夷由也曰鼪者曰辟毒者曰鼲者亦善飛曰大鼫者恒穿地窟中行曰水者好食

魚曰竹鼬者一名稚好食竹曰貂者善捷竹木能為裘曰仲仲者善卜壽三百歲而浮艮之遺風然似艮與仲仲者甚少而不良者居多在在紛擾殆無虛日其所畏憚者惟毛氏而已若梁州倉之欺毛氏者亦少也

太史公曰褚艮賤惡不良一旦能自警以致有成可謂小人中之君子也厥後以子孫功贈為王衡侯上應列宿或亦自警之所致歟然其子孫之為蘇武等用者功固有之蓋亦出於勢之不獲已而非忠義之

所感也民之獲贈榮且偉焉繼此盧元明蘇軾亦嘗
為之賦云

梔子傳 集花名 胡文煥

梔子卜居海棠之上一日約水仙以為樂挑金燈烹
山茶至夜合時尚不至乃敲斷玉簪以候及至見其
實相迥常笑眼盈盈服剪春羅之衣繫之以錦帶不
啻桃李之在春風中梔子喜曰予何杏耶於是命語
桐列雞冠鵝腳持金盞酌之以木香酒水仙酌金鉢
盂酬之且吐丁香舌而問曰妾素馨郎之德欲得親
炙紫薇郎竊桂多矣乃操木筆而作詩曰翠春園內
百花開冉冉清香妾似梅蝴蝶似郎來伴妾樓頭鼓
子不須傳二人遂含笑共入荼蘼香夢及覺聞上杜
鵑枝矣欲黎去梔子留榴之水仙與期曰迎春之後
纏絲之時願郎訪妾於荷亭妾當槿候梔子不能違
贈之以芍藥而別如期水仙望梔子不至自葵之曰
郎豈楊花耶何能使我忘憂也以金錢卜之得吉祥
再聞金雀送聲喜曰郎來罌粟矣少頃梔子果至水
仙乃出其十姊妹相見其間有名鳳仙者邀梔子蹴
繡毬於牡丹亭畔蹴畢有名虞美人者邀梔子浴之
以薔薇露玉蘭梔子同十姊妹至寢室玩焉見芙蓉

帳中錦被滿牀而帳前皆結香為佩故多瑞香氣味梔子取菱花鏡照十姊妹謂曰卿等真可謂生香之真薑蘭聯芳之棠棣矣仍相與至後園見玫瑰茉莉不珠蘭夾竹桃皆具誠四時長春景也梔子曰對此飲共如滿園春何俏夜飲至日映山紅方散梔子曰有感於槐黃遂辭去至秋有懷諸麗命海桐寄詩一首曰憶昔别花開正芳如今又見菊花黃相思淚洒芭蕉雨怕聽枇杷恐斷腸寄詩後即越山丹山礬諸處扶桑國以應試凌霄之志穫遂款冬時奉差郁

李歸經荷亭先佁舟於蓼花灘次進訪水仙諸麗而水仙業已受孕孩兒菊矣梔子不勝其樂設席石竹為玉堂春之慶感八仙至而度之皆得成證果識者謂梔子本屋土掌瓊花之童子而水仙諸麗亦皆其侍女云

玄明先生傳　集藥名　胡文煥

黃栢字子仁曾祖黃芪祖黃連父黃芩世居常山至子仁曰避白虎將軍之亂遂徙居前胡又徙居天雄軍子仁性宗厚朴有遠志凡人參者咸枳殼馬蓋恐人之芡實也獨與五加附子款時共論細辛則每至南星之沉所酌無非菖蒲山藥黃精胡麻木瓜草果而已或相聯句動盈白芷一日有史君子者知其名為之於國老國老遣劉寄奴揀紫河車以迎之子仁遂過連翹遂避於滑石之處與牽牛者是羣竟半夏

乃蓯蓉曰吾當歸矣牽牛者送之門冬囑以防風為重子仁感其慈故而別途遇木賊率貫衆以劫之且逼之防已子仁撫芎曰我經史益智道義决明寧可骨碎補豈肯從豆蔻哉言雖百合賊知其為桔梗之士故能獨活之放之歸則三徑菊花皆乾葛矣子仁歎曰人不過寄生得茯神足矣安得以世道之五味歲月之巴戟累吾之大腹哉更栽紅花槐花旋覆馬蘭諸花以自娛毫不以桂在念也於是人益梔子朝廷亦虛百部以待子仁辭曰天麻下召本當蒺藜茅

根。甪閣車前，但素志玄參。不甘紫菀。安能以石斛故遂不茴香耶。不赴朝廷，乃遣使，賜之以金櫻子、安息香、葫蘆巴、玄胡索等物。仍賜號玄明先生。後先生同葳靈仙乘鹿角而去，不知所終。

白額侯年表　虎　胡宗盛

侯產於孟山，母夢樞星入懷而生。祖曾為冉尤騎將，侯李姓，名炳文，於菟其別號也。生而膂力過人，丰格雄偉，談笑風生，聲如雷吼，頭無項，是無踵，好着紫蔚衣，每為人敬畏。桀之時，大見愛幸，出入宮寢，曾為廣吏。後又脫周文之難於羑里，武王封為侯。其額白，故又曰白額侯。位在左將軍下，與召公華相比肩。凡征伐攻討，彝常俎豆之間，莫不預焉。然侯性貪，進步則忌，退或有履帝位之疑。卞莊子刺之不中，因諂於周公曰：此所謂鷸鷸之臣也，固常與飛廉黨惡者也。脫假之以翼，則今日在山之勢，他日為騎馬之形矣。盍罷之？周公遂置侯於朔山。侯被外遷，即習黃白升降之術，而與神荼昆弟為友，縛制鬼魅。黃少善忌其術，而以赤刀厭之，計不行，為侯所殺。侯之名日益著，人益畏，故貽惡於漢之李廣、李禹，渡致忿於曹瞞、周處。嗟積畏生禍也。當其時，非鄰區寶之還護，梁鴦之善養，侯必與王石俱碎矣。侯歷遭險阻，遂畏青要，東浮渡江而居於河北，恒與成陽公西王母當路。君游時

有牛哀封邵者咸感化焉侯常助王業之喪樂孝也聽蘇軾之論嘉善也剖扶南之訟人不敢犯明斷也壽至千歲餘每談及少年在秦始皇晉孝武宮中事歷歷可聽其後子孫衆多或曰賈氏三兄弟吳氏六姊妹皆其支派云

贊曰知幾則括自古志之侯少遲耽耽之欲嗜踏若餒渴幾不脫讒口卿亦癡矣厥後變質易步竟以壽終形之於筆可為為政者戒至於息廉蘭之念靡賈冠之爭則侯可以風矣

金光先生紀畧　燈火

胡光盛

先生者燧人氏之後也生有龍祥豹彩之異壽萬歲奇黃帝時居南方襲祝融之職庶民咸賴之謁秦始皇於雍邸怨其強暴遂焚燒其塚墓咸陽宮人但知項籍與童子手實不知先生一點怒心所激也先生代有行纈史多不載予嘗考之先生敗智伯助田單是其勇彰孝感於君仲施至化於劉昆是其明管寧在海島非先生則弗生祖瑩在寒窓非先生則弗勤先生之仁何如也折王莽之臺暖劉璉之面雖碎首弗辭先生之貞何如也先生或在槐閒或居竹內或出於石而人不知或藏於岩而氣不滅或短不盈數尺或長則高丈餘先生其神乎是以西王母因之來庭而見漢武蔦仙翁與之談吐而忘寒僎先得其要術而却冷至於洛中之婦其先生之幻形耶野狐之口其先生之寄迹耶閒元之樂上元之遊金闕繡閣之盤桓其先生之逸興耶或有譏先生絶亞於達衢者謂其競炎先生斥曰爾豈知盜官錢之事乎人史服先生之潔昔人曰天有三光先生四之信不謬也

先生金姓名光自號曰長明子又曰九華山人

玄中先生傳

葫蘆 沈玄錫

玄中先生系葛天之後生而不倚磊磊嶙嶙潤若凝珠堅如削玉與口而自緘累腹而多全知天下一圓不可適也復有妙於圖者性嗜酒復嗜酸既能苦復能甘不假撝拙而能尚器以和玄酒郊社宗廟歆之不自呈巧而出其玄音鼓吹律呂諧萬世聲容祖丁堯之日洪水傷傷舜有玄德式孚先生之中乃浴禹刋木濬川依依先生八年距海如浮入水不舟功乃告成而以玄圭錫嗣禁德勿任而先生復藏於混沌文武勃興乃訪先生先生令河圖浮書於洛而標其土苴以為政政用敷舉乃曰蕩平正直先生何名玄中笑而不言帝大悅詔天下後世匪特臺閣圖之凡皇宮梵宇至日用器玩金銀銅鐵瑋琛寶玉以至百工曲技皆得肖先生之像而昭其功非之者無法先生亦飄飄由由與衆混俗雖閭人黃口孺罔不知先生而欣賞之然酷喜方外交所遊集者終南閬苑名洞之儔天之上海之外累歲月能繫而不食老子遇而奇之曰噫嘻虛其中實其腹大辯而吶玄之又玄

其中有嶽試扶之須臾烟霧亘天神物百出天地兩儀奇雲彩光河上公高山潛老人無數胥董皆吞吐出沒其中而諦視之空空如也見者怪之甲午厄於水而不濡丁未焚之火而自出辛亥墜之城而自完履三大難而人水先生火先生老先生玄中粻然曰予豈有異術耶第吾之神全耳柰天下神多不全時那大古吾以小術援之傾其中或茝如舍利子或瀉若流泉或輕如飛塵千百人所向無不肉骨柳不洽名不炫卜依然三代之中醎巳人或戲曰先生腰何如許瘦耶答曰上下混同帽無別首尾無次行多默不用深中神不竭開口長嘯中約結其何所求自超越一道流輪巾赤跣闊之欣洽其旨取而佩諸紳時有白雲子亦欲依先生為高日放浪只學嗜酒自日盡飲暑不與人常磨盪先生而意欲加短長先生曰吾有一腔其来遠矣善子與太和暑近故不棄然跡所為止是一身髓樣非吾徒也高懸而不說

太史氏曰中釉千古不尸其用溷厠畏途不忌其仁患難夷狄履之有若素天子匹夫濟之一視不陵不

援反求諸身而自得焉玄生於素信夫

房司直傳　矢　金貫石附　羅仲點

房司直者字公劌荊州人也其先有房飛者黄帝時與羿奚善梭之枝且鷹之帝帝與風后力牧輩並加寵任蚩尤之應弦而倒也寔飛力焉有二子一名箘簵一名楛孫枝茂衍所在有之而隸籍荊州者家有名然箘簵之後檀美東南楛劌流入于肅慎司直則箘簵的派也以大禹作司空之年孟夏萌生生而挺秀不凡短小精悍雖長不滿六尺而雅有四方之志長多材幹大禹玄圭既錫虞帝詔所在舉茂林異等

荊州牧以司直應試其膂力良健使工垂為之造就于是司直之名與垂並傳焉時又有張致遠字角甫者楚人也與司直同卧起國家有所征伐必以司直為先鋒臨敵致遠承其乏而司直藉其機所至無不披靡征苗之後師老三旬以不用司直故也天子每歲三田必與從事珍禽奇獸當之糜爛洞胸胤侯承王命征羲和司直在行間太康尸位窮后羿寔用其謀距太康于河北逢蒙有枝心于羿誘司直使殲旃少康復辟懸司直晚節及處無良竄之阜澤閒竟死

司直死然其首家堅身朽矣而顱頂黝然與青蝽白骨相照映令見之者皮毛悚而神膽寒也子姓相禪布滿殷周間周時有別姓形者天子以其昆從百賜晉文侯其在魯又別為金姓名僕姑莊公常用之有云其祖見于大易嗣後氏族不一而金姓為多有繇從空中搏飛鳥者則孔子不弋宿時與之同獵較者也適有為大隼所負而墜者孔子識之曰此楛姓繇中國而入肅慎者也其在息者三人楚文王俘歸若敖氏誘其二為已用方戰二人陷堅誤中楚子副車

若敖敗戰國時則又有為魯仲連作說客者聊城不下攜書躍入力折之燕將刎而聊城屠楚漢相持樓煩使之一當項羽羽瞋目大叱之抱頭而竄其人豈雄于鬬辯而懦于鬬力者耶子名貫石字子羽丰稜遠過其父而膂力濟之李將軍廣酣戰一生頗賴其用夜見草中石以為虎命貫石擣其中堅了無窒礙飛將軍之名得貫石而益起逮事其孫陵陵深踐戎馬之地會貫石之家兵盡陵乏援降匈奴適貫石以藏鋒不在行免子孫散處華夷閱歷唐宋世世給事

軍中近聞住房州者復姓房不其生曰一物也由基以一而㵒呂錡仁貴以三而破突厥千載有同労焉睢陽之夜縋人則輚孫仲謀之淛載逈巧矣少卿妄庸人也一日而盡五十萬何為哉語云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夫成敗利鈍豈在長短之間哉余故掇拾之以補本傳之未備

晚香先生傳　菊

羅仲點

晚香先生者黄姓名華字九齡南陽酈縣甘谷中人也其先姓氏見于周禮及記者都不載其行事戰國時有與三閭大夫善者則為黄李英大夫行吟澤畔傍晚言歸必與李英相對而餐大夫非李英不下咽李英比時亦流落湘中也李英有孫名芳曾謁漢武于橫汾大見稱賞自漢涉晉十數葉而先生生其生也萌于隆冬飽天地嚴凝之氣至三月而析節自立四月摩頂受記幼時多有蠹蝕之者卒亦無傷性喜

燥而惡濕每雨滋輒欲無生備歷艱危長而含輝孕采不亟亟于發洩後先同學如棣先春李能白杜映山金忌憂舒卉夜桂生香葦無不抒素流丹紓青拖紫然遍頭遮瞼生色俱不能久獨先生後出而享大名有一種亭亭獨上不隨人俛仰之致人共尊之為晚香先生云陶元亮知之遂與定交至邀先生子姓生事於所居之東籬稱詩命酒稚推莫逆會元亮貧九日無酒方與先生把袂盤桓而白衣人適送至食相與盡歡元亮仍謂先生曰我醉欲眠君且去其忌

形傾倒有如此先生雖游于酒人性頗傲元亮慮其遭摧折之苦規之曰門雖設從此不須辦見于廖昕杜少陵九日詩中元亮沒先生亦感疾而終子孫至今不忍釋籬邊篤于交誼又如此至唐有名斑者好處重巖中少陵特詠其事晚年陸魯望延為上客時有同志杞生者亦與席三人閉關不出忍饑誦經魯望賦有云爾杞未棘爾斑未莢蓋實錄也宋韓稚圭守魏博得斑之裔孫曰寒者字秋容讌集僚佐秋容與焉每謂曰予雖不逮陶處士而晚節不渝頗與而祖家風合遂歎秋容于郡堂之西偏朝夕相晤對焉王半山訝其飄零不偶歐九意頗是之乃羊山則謂秋容之淪落固其所也不聞其先有淪落湘中而與湘纍相朝夕者乎稚圭死秋容亦無色憔悴死厥後之名稱奘然不一而骨格則無有不同者黃氏世世以後凋聞天下

不其生曰昔人有云天下得一人知已可以不恨九齡之于五柳先生也斑之于涪翁漁父也秋容之于安陽韓叟也倘所謂歲寒而相知者耶吾家昭諫詩

云陶公沒後無知已信乎知已之難也寥寥千載嗣其響者聚堙稚圭而已人何可妄希知遇也

匡離世傳　蟹

羅仲點

有匡生者、名離、一名狼螳、其先出於善化國、姓氏見爾雅、妻慱氏名帶、夫妻俱好擁劍披堅執銳、橫行江海閒、荀子則謂其性躁、淶園先生守黑人也、與之遇幾為所敗、當子羔在成時、離與范冠金蟬吳蚕等並稱、厥後子姓繁多、在吳者謂之橫行介士、㦸身海上見則主兵、幼子喜觀潮、潮至則翹足而迎之、故謂招潮子、每歲以八月、朝海神、輸稻芒、以為覲見禮、東漢時有彭生者、其初蝗也、作祟于武陵、太守馬棱行德

化、化而入海、見則主荒、是以彭氏與匡氏並見諱于吳中、匡入晉、變姓解名無腸、即抱朴子書所謂無腸公子也、一云解狐之後、復其姓、與解系為再從弟、趙王倫之誅系兄弟也、腸寔始禍云、有子失其名、酖類而委瑣落魄、無所事事、依于海鏡君、海鏡君即瑣蛣、亦不能自給、時時藉解子去求食、或不至則餒死、郭景純異之、江賦中特紀其事、江左彭郎者、形相似、寔非其族、凡性不可測、蔡道明初渡江、誤以為解也、而近之、委頓幾死、謝仁祖竊笑之、無腸之孫為應敖、與

畢茂世善、茂世常欲持其螯、同游酒船中而不果、梁朝應敖猶在、何胤傳于味、當時飲食之人、水陸並至、必以敖為上客、胤嘗曰、此尤物、即糟糠妻不姐焉、應敖死闕中、人懾其聲、購求其尸、腊以為靶、有病瘧者懸之户立已、唐時解族中徵事行亦無傳者、五代末則有解黃中焉、他族之相類者、出而與之衡、然以家世遞差別、終不能掩其上、陶學士奉使吳越、黃中與他族各操滋味以干之、學士精于鑒識、一解不如一解者、左祖黃中也、浙人錢昆將補郡、亦不願置郡監

而願與黃中相從事、東坡先生在潤州、與了元元章輩竟日留連、黃中未嘗一日不在坐、時已老貧甚、幸善撥棹、先生曰、老解無聊賴、何不游游乎江皐、以自若其天年、軾不敢若相嬲也、黃中去、先生頗憶之、述其臭味于老饕賦焉、匡氏之後、大氏外剛而內柔、見于經史題詠者、不可勝紀、然好以割烹之說進、往往不能保其軀、獨黃中老、東坡憐而繼之、相傳為仙蛻不死、有遺胤在武塘之汾湖、號為紫髯公、家好事、每當深秋時、割鷄炊黍、帳具高會、後為一豪飲人挾之

同入酒泉郡竟死
不其生曰離也卒世披堅砌不能雋五鬬之宴死則
五鬬烹之豈非以劉在外哉劉風相禪至于背可祛
鬼亦難矣然聞其世與酒為命應教僅脫于茂世而
紫髯不免于豪飲人惟口興戎誰階之厲噫嘻杜康
之謂矣

石十郎傳　蠹書魚　周念祖

石十郎不知何名本魚氏其先有為衛史者鰌字子
魚遂以為氏鰌居官直鋭如矢子孫風之並研深善
入至十郎而賢㫋著十郎性沉鷙遇堅者必鑿之尤
酷嗜書史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以至醫藥卜筮種種
載籍完章敗帙無不嗜且饜飧焉惠施楚之富五車
者也十郎自衛從之深相結曰我與君不啻十日飲
之交矣居無何惠子之友莊周薄其餔糟十郎不恱
客之秦方是時秦皇任丞相斯盡燒古今六經子史

言十郎無所托幾不免乃變名姓曰石十郎投夏無
且家無且者秦皇之幸醫雖有書多醫家言秦皇所
不燒十郎利其書則糊口其家然非所樂也是時秦
破天下已屬漢辭無且而遊廣川廣川人董仲舒方
下帷受讀不得見或告之曰十郎爾終噬依吾聞卯
金氏之子佃讀書天祿其書富足飽十郎且依之可
起家復先世官往從之不可乎十郎謝曰謹受教然
計以我魚氏子素精研有蠢然且自衛歷趙歷秦歷
廣川董生好讀書且不能相容何必何然計又以我

嗜書善入而無際幽隱必到即沸湯沃我不恔也卯
金氏雅嗜書與我同好計其相容而飽所欲知可適
會靑藜老人夜見向十郎乃飛附杖頭見向于天祿
閣何亦素聞十郎名遂相歡不疑別聽十郎之所欲
弟斬十郎誠不能飲爭惟善食腹皤然久之向乃嘲
之曰書故昔之人咳餘子今咀之嚙之如魚依水沫
嘗輯出子之刻畫書也多矣書之所餘復幾何且也
我與子均病也我檢校有年不逾今官書固有靈也
我始爲子請于上試一官榮子且若何十郎笑而不

言于是向疏入天子命之制曰光祿大夫向所薦石
十郎罙嗜書精研不輟世無有若其深入者其以石
十郎爲雙虫侯改朝歌邑爲夕邑以賜之朝歌固衛
地也兼予田四頃以世史魚氏

太史公曰程頤有言徒飯汗睢徒衣夜機不如作一
老蠹魚吾觀石十郎豈信然哉夫十郎之于書似欲
窮口腹之欲者耳劉更生升之同堂至發金匱蘭臺
之秘而盡味之又何其快與吾延知士固有還[illegible]
經即非貿官哉雖然稽古之榮烏可誣也

陶水部傳

晉甯瓜形水注　陳詩教

陶水部注字傾之平遙人先世有名復者佐舜掌火
政封陶丘公公曰吾宗得水火土三行之秀復必承
統綿遠因以爲氏注其裔孫也生有異相形如削瓜
識者以令器許之及長性恬淡惟飲水自給嘗曰泌
之洋洋可以樂飢吾得虛而往實而歸足矣會上聞
其名遣使召之注方飲於河啾啾作言曰昔巢父誒
棄瓢吾乃事升斗求活哉不奉詔使者力持見上上
大悅官拜水部每有詔誥必與斟酌欲重用之會有

譖其內少含容外多瑣碎非大臣體者上乃詢羣臣
水中丞越班奏曰陛下取之盡錙銖棄之如泥沙使
陶唐不作則有虞氏亦淪落於河濱矣上悟遂與傾
倒如初

諸史氏曰注起家河濱從容陶冶柳何樂也晚年孫
出奔來譏口豈損益之理有未達與此陶朱公所以
遯迹於五湖也

蕭君傳　蒲　陳詩教

蒲之先嶰谷人。君生而玉立，甫釋褐，輙臨風長嘯，昂首聳節，聳然有凌霄之志。嘗遇異人，曰：子中虛外直，稍裁製之，當聲名掛人齒頰，柰何終日書空乎。未幾聲籍甚，上聞之，起授太常卿。叩之無弗應者。忽一日接上談論，嗚嗚然曰：我知主上吹嘘之力矣。上憐其言，親為撫弄，曰：吾聞聖人有七竅，子殆是耶。因加以九級寵之。詩詞一時膏紫，無出其右。然數多口，每與人語，輙洩其秘，寵由是少衰。乃喟然歎曰：我竟不能加朝陽之鳴鳳乎。視嶰谷時吟風弄月，樂何極也。聞先世有蕭史者，曾得道去，遂修吐納之術，以終其身。

諸史氏曰：蕭氏以刀筆起家，仕至公卿，可謂榮矣。然卒以口舌賈禍，雖其中空洞無物，而終不得稱完節，惜哉。

消息子傳　陳詩教

消息子，不詳世系，亦莫知其所以名。或曰孤竹君之後，故與墨胎氏為世交。少有異志，不事修飾。嘗為人攻剪頭胡，奴作𢌞旋舞，人爭笑之。則曰：我嘗習墨氏，雖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安能不拔一毛為天下側目乎。時有却老先生者，獨然其言，遂約與俱隱，所談皆長生導引之事。人始異之，列薦於朝。上召見大悅，曰：子聲名聒耳久矣。乃復堅處匣中，羽毛誠可惜，柰關斯民痛痒何。遂受封即墨刺史。後復引見先生，其術頗同，因命為之副。及涖政，先生既主搔，而子則濟以和。由是墨吏屏跡，人心帖服。何之笑且異者，復交頌之。會子素善病，形毀骨立，眉鬓盡脫，曰：老將至矣，我不能為世斡旋。先生亦以世故樵沓，塵土滿面，將復退修鍛煉之術。乃共疏乞骸骨歸。時左右方蒙蔽上聰，勸上從之。未幾墨胎氏叛，羣盜縱橫，道路梗塞。詔録其子為通使，持節往諭之，賊始解散。因命子孫世其官里。

諸史氏曰：予雅習二生，見其人蓬首垢面，無復人理。

及叩其所長則動靜闔闢無不可人豈神仙者流正不可以常情測耶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金蓮傳　素足　陳詩教

金蓮南國麗人也性恥放縱刻意約束不自謂苦里有跣趾者韋誚之曰素何自窘迫以娛人意耶行何為踽踽涼涼蓮曰余惡夫梭足行陣若武夫態耳西漢時隨飛燕入宮帝一見大悅加之掌上時共榮之漢亡流落不偶遇晉后李倫曰至人躡塵當無跡試之果然李倫誅後入齊宮事王奴為奔走之臣東昏侯曰此步步生金蓮者遂賜姓名金蓮氏及唐遇難馬嵬有羅氏名襪者能狀其履歷天下因想見風采焉後復歸江南遇後主寵之專房嘗令作新腰舞曰我當貯之金屋矣由是宮中爭效之惟宋朱元晦嘗譏其徒事矯飾不近自然然竟難變易云

諧史氏曰金蓮一婦人耳歷事昏主而天下不以為非見誚名賢而天下不以為恥其素履可知矣獨其含垢納汙至為妲己所傳千載而下尚抱不白之冤惜哉

蜀客傳　海棠　陳詩敎

蜀客者海外異人也以其從海外来因以海為姓更名棠少有異質頫如渥丹蓋神仙中人云長而寓蜀與徐儉等隱居樂肆中結巢飲社人無知者會上方寵妃子妃卯酒未醒令内侍扶掖而至上曰此豈海棠睡未足耶由是好事之徒至鏤形杯案間比之姜墻焉時杜甫擅詩名逢人無不投贈至棠獨不敢置一語時論少之晚年益自放與人交輙盡傾吐眉山蘇氏嘗與語至夜分恐其欲睡索燭照之未嘗不如

在春風中也故諸名士樂從之遊而誠齋楊萬里至開九徑以延之其為人向慕如此厥後孫枝散處天下獨居昌州者獨遇種或謂之香孩兒云

諧史氏曰蜀客之名其来舊矣而不聞有所表見何也然世謂其堪與杜母齊名豈亦蘊而未之見耶不然何香名之藉藉也

浮沉生傳　魚　陳詩敎

浮沉生江湖散人也世居丙穴慨然有濟蒼生之志嘗登龍門遭點額嘆曰是將索我於肆矣遂潛修溪壑間目不交睫然數以骨鯁忤人有段氏子者困鉗制其首尾生徐言曰公等鬚髯如戟乃困人於涸轍耶識者憐之俄聞朝廷漁獵天下士或勸之出答曰此羈人之網羅吾寧浮沉于世不能為五鼎烹也遂自名浮沉生已而頭角寖長乃幡然改曰大丈夫當磅礴風雲豈終為池中物乎語畢冲霄而去不知

所之

諧史氏曰語云網羅不可以收豪傑誠哉是言也然英雄失勢受困愚夫不將為浮沉者藉口乎噫出處之際如生者有幾哉能不為之三嘆

混沌子傳　雜子　陳詩教

混沌子不知何許人或曰魯人也為人多含容不露圭角因號曰混沌子素善胎息兼通黄白人或叩之輙傾盡肝膽未嘗有忤容嘗語人曰此特軀殼耳著羽翼既成不當委之如蜕耶居恒好居糠粃中以自全召為光祿卿不起或詰之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曰吾豈堅匿不出乎頋世無霞翼我者繼欲無翼而飛不脛而走烏可得也人服其論既聞五德君名往受脫胎換骨之法旬餘忽躍然而起曰我飛矣

有日矣遂尸解去後有遇之於桃都冠纓甚偉聞者異焉

諧史氏曰廣成子有言知雄守雌為天下谿知白守黑為天下式混沌子其殆是與宜乎結聖胎而登仙籍也

文房四友傳畧　筆墨紙硯

管城侯

宣城毛元銳字文鋒封為管城侯

松滋侯

易玄光字處晦燕人也其先號青松子玄光與南越石虛中為研究雲水之交與宣城毛元銳為文章濡染之友天子重儒封玄光為松滋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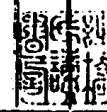
好時侯

華陰楮知白字守玄亦曰好時侯文館書史

即墨侯

石虛中字居默器宇方圓中心坦然若汪汪萬頃之量封即墨侯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易玄光華陰楮知白皆同出處

葉恒盛傳

松　洪璐

葉恒盛字貞夫系出伏羲氏世居東莞三代前無顯
者或曰黃帝時有業斲輪者為帝作舟車以濟不通
未知是否商時居景山者事高宗周末居徂徠者事
魯僖公俱擅椎材為君柱明堂棟宗廟安於泰山磐
石天下之民賴其帡幪而功業始弘大嬴秦之世族
有盛於魯始皇封泰山幸其宅值風雨自休息移時
以功封大夫命世其爵漢高帝誅秦惡其為秦幸臣
勒名禁錮以是葉姓皆匿深山窮谷中終漢之世無

所聞晉季有孤生與陶元亮居為隣元亮解印歸日
撫孤生詩酒盤桓藉以終餘年其後陶隱居亦招葉
氏拔萃者數人舘庭下為貧賤交暇日葉盛或播其
風聲欣然頤曰君輩可謂善鳴者而假之鳴二姓遂
為累世通家矣有十八公者以占夢知書生丁固大
顯貴後果應人皆神之唐德宗朝崔斯立丞藍田有
葉姓者日與吟哦韓昌黎為文記之自後知名頗多
或舘帝御史為主人或鄰鄭隱居為處士或與李杜
齊名而播聲翰林或與蘇黃為友而揚英天下皆恒

盛本宗也恒盛先世家蜀父官江南而恒盛生長幹
聳色多鬚髯器宇恢宏克岐克嶷壯有勁節能勝嗜
慾故常伸於萬物之上老而蒼顏癯姿挺然不群常
自誇曰世之人時乎泰也出而駢肩累足衒其美而
不知止時乎否也卷而退藏於窖老死無所建明是
皆小人僥倖得志一時者也君子恥之我則負正氣
挺高標確乎不拔浩乎自守炎寒不二威武不屈將
與古烈士爭茂藺素璡不朽名以樹風聲詎終效婦
人女子備態極妍於陽春和煦之時縮首畏避於風

霜摧剝之日耶噫斯言一出而天下庸劣孱弱之徒
皆不窺仰昂霄聳壑之精神而奔走駭汗羞赧俯伏
於下風也哉惜其習隱不仕龍卧空谷如蒼生何聞
衛人管若虛有直名大庾人白知春美丰度乃請著
忘年契結歲寒盟時當羣陰用事衆皆屈膝歛容倉
卒變萎獨三友持守之堅當凜冽猶陽春履危險如
平地人未嘗見其有悴色若虛遇雪後或折節俯首
輒笑曰君子固窮而胡為乎然哉若虛遂起以盛德
自持又見知春雅好粉飾戲之曰吾聞以貌取人失

之子羽。吾友果君子者乎。抑色莊者乎。知春慚邃謝曰。無傷也。前言戲之耳。交益固。一日有相者見之謂人曰。葉君材大當晚用。上必以之為廟廊。輩洪基於億萬斯年。第先時不免有戕賊之災。恒威聞之懼。遂深韜晦。以保貞固云。

太史公曰。周起師尚父。漢迎魯申公。非以其老於世故曉諳治道爾耶。葉恒威之節無愧二老者。而才實優之。其見用於治世。柱石累朝。師表百辟。非幸也。而顧使終老山林。與草木同朽腐。豈直職進人之過。亦有國者之羞歟。

管若虛傳　竹

洪璐

管若虛字直節。號幽雅君子。其先衛人也。或曰。與齊相仲父同出。先世有事軒轅者。製律呂協月箭。以明君德。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遂為宗廟官。專門傳子孫。經事歷代。功成之君。若堯大章。舜大韶。禹大夏。湯大濩。文武清廟之樂。皆管氏所調也。故王者有事太廟。必先召之。否則衆音殘缺。節奏混淆。而神人弗和矣。衛有居淇上者。其人美丰姿。多德度。嘗與武公同學。切磋琢磨。以成有斐之德。衛人咏而思之。其先又

有同太公釣隱渭川者。族至千餘家。當時稱其與千戶侯等。漢有產鄠杜間者。名陸海。客蔣氏舍下。都名三徑。皆渭川之後。風流瀟洒。人鮮及之。至晉有曰林者。以放曠鳴江左。常從嵇康輩七賢游林。第號此君王子猷深重之。高風清節。至今在人耳目。此君歷數世至溪居。徂徠山。薄勢利。尚豪邁。日詠酒殺。召李白輩六逸士飲。白後入翰林。薦之朝。名顯於唐。後有名龍者。官金陵。多材幹。遷署鎮江。曰家丹陽。宋尹表燦公餘造宅下。與厥子石談論世務。遂倚重焉。龍孫曰

玉版師少謝塵俗虚心悟禪金山寺號綠筠軒時東坡同列器之參焉因贈以詩其胄厯宋迄元以迨國朝南自閩廣北極幽陵族屬蕃衍若虚性質堅剛姿容美盛自始生已有高節心無私曲其貌佩佩如也初事粉飾既長吟咏風晨月夕有所激即清吟琳瑯不已聞者嘆曰洋洋乎盈耳哉此管氏子發詩也誠謂鏗金戞玉而陽春白雪寡和者矣且器宇弘敞襟度瀟洒世之避煩熱者必依之蜀人葉恒盛大庾人白知春素重其清節求與之交毎接遇二人私語曰

有若無實若虚犯而不校管氏子有之是誠君子也吾與若有愧焉若虚聞之益自虚已遜其碩膚恒盛嘗曰吾慨天下物直而才者多夭折枉而不才者恒保貞固是故椅桐梓漆未嘗成大拱樗櫟桑榖更歲月而恒存天耶人耶若虚曰不然物之生固以天而遇亦以時碩所養何如耳苟得其養則無物不長失其養不伐於斧斤害於牛羊者幾希又烏望其才且壽哉今子乃謂不才而壽才而夭豈其然哉竊試評之狀貌魁碩挺挺大節天下稱才稱壽者莫如恒盛

神姿清激素有丰采則知春獨擅其才惜玉質易衰風韻弗耐壽未易言也如若虚者翠氣可掬清味嫓如用舍無與於己脩短安于所命所謂夭壽不貳者吾於二子僅有微長二子服其確論於是交堅金石誼保終始是為歲寒三友云

太史公曰自谷風興而交道喪廉藺左杜之後能以德交而心孚者誰與管若虚守節君子也得葉恒盛白知春為之友彼二人者亦且精白一心以道義相要結時愈窮而情愈篤視彼勢利之交朝為酒食詡

詡強笑語誓以死生夕焉臨小利害反眼不相識落井而下石者為何如哉嗚呼使聞三友之風寧不知愧也耶

白知春傳

梅 洪璐

白知春大庾人也初不詳其得姓之由或曰太昊氏之世逮臣有貌皙如傳粉者帝呼為白郎遂以為姓至商高宗時有善調鼎羹者同傳說為相大著勳業天下始重其名自後族類繁衍徧處海內漢末有族子居鄧襄間最繁盛曹瞞師過渴甚獲濟歸而勒其功於史後世稱之西晉時曰華魁者為江南亭長曰遇陸凱平于傳舍遂為通使長安故人與薦拜秘書省伴讀二世至飛英落魄不拘尊事放宕其衣薦為

上林內史得入宮禁為劉宋壽陽公主飾粧極奇絕宮中爭效慕之梁何遜官揚州與清江盛開者為僚寀日共賡吟情誼甚密唐宋璟未相時於從父東川官舍見郡人一本性姿素朴儀容古雅請為忘年交作文美之其後白九英隨父樂天入翰林與父執元稹杜甫輩相友善京師謂之連璧九英女瓊姬父攜居羅浮擇清名士趙師雄月夜過之遂為婚媾世傳為奇遇宋有奇男子同林和靖隱孤山甘淡泊忘勢利和靖為句美其行今載集中再傳曰墨始策為吏

除守衡州宣德澤及於民有甘棠之思卒名穉花光繪像鬻民間奉祀之白有遠族曰秦俗家貧子壯分贅楊氏厥類尤蕃生子雖狀貌不類白而氣味相似故亦見珎於世其後奕葉相傳後先相望盛衰雖不一皆叶管律吹之而鳴國家之盛也知春字孺華衡州十世孫生而骨格清癯丰神洒落雖邊幅不甚修而天然標格自出風塵之表性慧善推步星數每歲天子將頒春曆輒先以消息吐白人間世以其知春候故名之為人孤潔不交塵俗惟與蜀人葉恒盛衛

人管若虛為耐久朋嘗曰吾雖不見用於治朝亦當魁芳譽於天下但世俗重富貴賤清貧能知吾三人者之高致幾人哉一日恒盛若虛問之曰吾聞知者不失時勇者不失勢陽德方亨皆爭媚角寵而子若不聞逮夫小人立朝衆芳謝而退子顧抗顏獨出此由人耶己耶固時耶勢耶曰竊聞有赫赫之譽者發必淺無彰彰之名者養必深與其揚金石於鄭衛交奏之時孰若援舜琴而獨鳴播德馨於桃李媗妍之場孰若蘊蘭芬而獨寫歟是故使避秦皆商山則誰

為漢庭蕭曹不仕隋皆河汾則誰為唐室房杜吾出處將是之哉乎當時聞其名者多策杖老跨蹇驢蹈雪乘興争先尋訪頡接丰采至有取其連枝令奚童肩載館之華堂靜室端居禮對閣筆評章不踰日則歛容謝而逝矣知春惟林居簡出謝絶紛華日以甘酸醞釀成就諸子之德實思以弘先人調鼎之業云

太史公曰有一代大有為之君必有一代人才為之佐是故伊傅興商周召鳴周天之生才非徒然也而人君或不能盡用至有槁死岩穴之嘆斯亦命耶白知春遇鼎才也歛德不形山林終老可謂不良於遇者矣而香芬遠播成其子以調鼎之德終弘祖業斯又無負於知春也已

姚王本紀 牡丹

李珮

高陽國王諱黃字時重姓姚氏舜八十六代孫也先世居諸馮之姚墟舜子商均幽娥皇五傳至中央禅續若干代而王於漢當時有寧令漢社稷安定恭乾坤之功至晉子姓蕃衍富者貴者彗名上苑名園嘗作金谷風流宗派五傳而黃生思本娥皇易皇為黃諱字命名重幽也黃為天下正色祖中央也世遠不失故姓者尊重華也黃美丰姿肌體膩潤妓類絶倫遊西京術者相之謂其有一萬八千年富貴楊勉見而奇之曰此皇王之胄壽種也關元稱華廣為先春館客上以黃先朝富貴勲舊不敢易之命同遊沉香亭時暁日倚闌東風拂翠景色甚可人意上與黃酣樂見其豔容浥露檀口呼風愛幸特至命李白賦詩美之其詩曰名園國色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東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又召金臺御史紫霞仙官洪状元佐飲於亭擊羯鼓為樂黃每飲正色不迷得元吉風雅其醉而酣藥紛薦状皆絶向時如迎背時如訣圻時如語含時如咽時俯而愁如時仰

而悅如時側而趺如而曲之時則折如凡動作中規矩都官見之喜者聽之以為喜笑者聽之以為笑語者聽之以為語醉者聽之以為醉識者有云豈獨風流冠西洛只疑富貴是東皇金臺御史連章上薦以為富貴為根所宗宜膺爵土遂受封為高陽郡公娶魏國女紫英相傳魏本丹朱後名紫者從朱也當時有姚黃魏紫奕葉重華之讖黃出入禁苑紫車翠葆高牙大纛並擬王者安祿山嫉之謂其為婚同姓上章極論楊勉以其出己所薦為表申解其略曰舜堯同祖姚祁異姓尔生別氏之後亦遠學別之義其誰敢踰昧者繆稱姑姪不可以為婚豈知禮制不容以義廢此堯所以以二女而觀舜也雖令魏出丹朱與姚兄弟尔國況數百代以降聖人易姓遺教彰人耳目於婚娶尤姚以皇而易黃是國諱名不諱姓魏以紫而奪朱本欲易名不易婚祿山一跳雖胡兒假赤心之抱實狼子懷野心之奸臣請以其言東之高閣上從勉言置不問尋命黃就封之郡久之其民惟戴日深共尊黃為高陽國王稱制建元設官屬出警入

蹕國人共稱為花天子冊立紫英為皇后傳國甚遠蓋非近世帝王可及云

贊曰允生而富也貴也天也其久也近也亦天也人其能為之耶一欄若干朵既踏盡於逸馬之奔卒不爽邵先生先日之筮噫可徵矣王之富貴傳祚良久豈非一萬八千年富貴之數矣實預為之定耶得之不得曰有命而有天命者佳哨為之可為躁急乾沒用智役力者之所永鑑也

竹先生傳

竹　方清

先生姓竹，名幹，字子直，號清虛居士。始祖名鐘，黃帝時避蚩尤亂，隱居嶰谷。帝平涿鹿，治定，將作咸池之樂，訪律呂材於群臣。伶倫以鐘對，帝即命使持節鉞召之。鐘甘山谷，不肯應召。使者荷曳以行，詣闕猶僵仆不起。帝慰諭再四，乃就斷制，敷宣徵角，含嚼羽宮，樂大成，絪縕而群生樂。文鳥巢阿，瑞獸遊郊，帝奇其功，欲封之。鐘聞而嘆曰：寵利居成功，非臣之福，況以口舌淂官乎。乃上疏乞骸骨歸嶰谷。帝不允，留樂府，封其同姓居嶰谷者以萬計。鐘卒，帝思悼不已，蔭其子為湘江侯。至有虞舜陟方，崩蒼梧野，二妃慟哭，侯扶持嫘疾，身染血淚痕不可洗。人嘉其忠，號班氏。二妃卒，湘人立廟於江滸，曰湘君。侯不自安，徙淇澳。子孫玉立，根盤而固，支繁而衍。世以清潔自勵，耿耿之操，直與冰雪爭衡。有猗猗子者，文學斐然，虛懷待物。衛武公托為布衣交。武公晚年進德，皆其切磋。事載國風。自是子孫散處四方，皆以鐘裔得賜氏，不可一一數。其尤著者曰山陰氏、渭川氏，曰毛氏、苦氏、淡氏、

篁氏、爆氏、箭氏、篠氏。至晉有林氏，渭川所居，延袤千畝，人稱萬戶封。山陰孤介寡同，獨王子猷延之三徑，呼以君而不名。毛有名楚者，好申韓刑名之學，嫉惡如仇。名紙者，受學蔡倫，雅好筆墨，官秘書著作郎。篠之顯者曰竿、曰杖。竿好漁，隱釣磯。杖能扶人之顛危。國老多賴之。後遇竦師授刀圭，化為龍。曰箭、曰矢者，有武才，能致遠，蓋其造詣有的也。爆事神荼，能以火作霹靂聲，驅山魈，頗自重。今除夕多以楮生代。篁、淡、苦三子者，好軒岐術，善療風痰渴熱，遇病者輒解衣為劑，吐液為湯，急於救人如此。林生於兩晉間，清而不隘，和而不流。士大夫傾慕之，山、阮、康、伶輩競為風流，蕩廢禮法，日就林觴詠風月。林不能拒，然屹立溪壑，未嘗少亂，識者知為節介君子也。林數傳而為筠，孤高絕俗，好空寂之學。於潛上人構軒禮之。東坡詩云：無竹令人俗。指筠也。竹氏之宗，代多聞人如此。筠又數傳而生節，節生幹，是為先生。疎暢灑落，神采若飛，羽儀若鸞鳳，傾然而形，蒼然而色，下實上虛，中通外直，有君子操。拂雲沖霄，玉立風塵表，翩翩飄飄，真

神仙侶也所居或深山窮谷雲溪月徑或困守籬落或飄泊舍宇要之隨寓而安時則臨風而舞掃月而眠意適如也趣向甚正獨好儒者之學率其徒從順方子方子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綠食風吸露以為食環繞門牆布列堦下風雪不退雖夜未嘗就寢烟雨中時或垂頭而聽風觸之醒擊節微吟聲入桄畔鏘然可愛憎其本根雖固外面苦被枝葉纏繞每以篤實語之幹能虛心聽受輒作點頭狀與徂徠木公猕山梅生友善一日從容問幹曰梅生木公與

子孰優曰含英吐華流芳百世吾不如梅生挺然獨秀壁立萬仞吾不如木公至於有主則虛秉直不回吾於二子亦有微長若乃寧耐歲寒不以盛衰改節此吾三人之所以同頑屈致軒下合公為四幸堪歲寒方子曰梅生有寒酸氣木公自立太峻不免假秦封以驕士孰若吾子之清脩高潔虛直洒落勁節凌霜終始不易而文采外見清氣襲人今且與子為歲寒交他日立玉堦寸地隨議二子之任使耳幹不豫退乃上書力疏二子材可用推引弗置方子領之明

日命使往猕山梅生辭曰聞江城有玉笛者欲褫吾魄俟少過夏五當往就東閣徂徠木公辭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方子惡其迂不復召遂專與幹為忘形交親好日密神與之遊心與之契友其虛外欲不擾也友其節剛勁不撓也友其文斐然可觀也友其直經德不回也暇或呼酒對飲携書對讀良朋集止必引造幹所與談和答聲響顧影徘徊不自知幹之非我也幹亦幸遇知己植其黨類排匝如垣屏數百邪藩衛斗室方子浔以驅掃群惡靜虛自

養坐鎮天君肌骨如濺秋毫皆幹力也嘗語人曰自吾浔竹生擺脫許多俗氣真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者也又謂幹曰子吾長城耶因號其居曰竹城云幹妻鞭氏有婦德韜晦坤宮人罕見其面貌明年仲春生子笋頭角森森進長甚銳幹鍾愛之置膝下不少離笋性孝嘗效老萊著斑斕衣以娛幹笋生篁綽有祖風然剛勁不足而文采過之識者嘉竹氏之有後嗟乎幹古君子也鞭氏之概可以為冶容誨淫者訓笋孝子也篁以永世不墜其先法皆當書故並書之

論曰幹才可以不器爲筆簹鳴治道爲汗青紀勛庸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此宰相之罪也曠百世遇一方子豈天遣以相有道特假手於人也耶世之好事者淂其遺影必置上座把玩自珎而於其身乃漠然不之顧况復知其心事耶喜近似而惡其真慕形迹而厭夫實用此世俗文積習也高潔之操歷世不磨世人之知不知於幹無增減也梅生木公夙相友善深有歲寒之義然二子之不遇於方子者亦所如不合耳此適然之數也而幹之推薦汲引不遺餘力使幹而遂㧞茅之志二子調鼎羹而棟明堂矣嗚呼世降滋下彈冠結綬之風不可復再有如三子亦友道之賢哉

天君本紀 心

尹二文

天君上官氏諱無對號虛靈子先世禪續不可考或曰出寅運之世爲人皇氏之後父有聖德有識者曰聖人後當有仁者出果生君神靈睿智特異流輩遇相者曰相君之形腹有勾曲腦有三黑子貴不可言嘗自勵曰衆理吾具知覺吾領苟爲形役乃禽矣于是自爲嚴師學帝王聖賢之道求堯舜精一之旨誦湯之盤銘以自新師文之緝熙武之執競以成德由是萬善備四德全能起經綸參造化爲聖爲神

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矣未幾上帝降命若曰兆人有身不可無主投閒抵隙萬邪斯攻汝其于予治遂尊稱天君居絳宮御華蓋殿下户牖虛明邪部嚴肅拜中大本爲太師和達道爲太傅設百官以黄金爲華蓋殿大學士甘木爲護國將軍水順之爲水部郎皮汝化爲轉運使杜胄爲光祿丞侯音爲通政使詹月亶爲武畧大夫復命穆同明聞人聰孔公息諫司言雙守持武尚行列官於外勅之曰朕受天命主宰多方寅亮天工實需尒理茲命汝群臣各恭乃事毋惰

其職以貽朕憂陟明黜幽簡在罔蔽其敬之哉君享
玉食嘗失節皮汝化杜胃諫曰人君嗜好不可無節
古人蔬食水飲實保安和陛下過於自奉得無損臣
等所司乎乃戒侯音自是不得徇欲一日邊報甚急
君惶懼失措詹月亶曰臣請當之乃定嘗朝忽自動
急趍內殿曰得非吾親有恙乎至則果然中貴有游
志任意者頗與大本達道相枘鑿百方熒惑誘君漸
喪其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嘗游獵千里之外射鴻
鵠顧鴻鴈牧羊牛放雞犬曠日持久昏迷滋甚乃至

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其味朝廷徒有虛位寇盜四
起東有牛山西有睟子眊外有齒歲子弟內有多慾
之衆相繼攻擾中大本和達道憂曰輔相布列奈何
袖視吾君牿亡耶亟帥群臣求君所在乃於深山茅
塞處得之方志意二人在側大本叱曰汝志滇行汝
意恣縱幾致吾君爲槁木死灰汝罪當死麾出天理
埸將斬之意曰君微我二人公雖下陛無能復君然
也乃釋之相與奉君還奏曰陛下尊爲天君宰制群
動百官承式責任匪輕奈何聽信奸臣志意蠱惑自

舍廣居安宅惕遊無歸大體既失幾罹喪亡臣等爲
之寒慄無乃臣大本稔惡信如荀子之論故致陛下
之罪惡耶臣請就誅君曰卿本自善朕之不善豈卿
之罪今藉啓沃洗滌從新矣志意亦叩頭曰臣等敢
不凛陛下於善明旦夜氣清明君自悟曰恥不若人
人皆有之吾向者不思耳今而後知以思爲職也思
則得之矣大學曰正論語曰從孟子曰盡曰存曰養
吾其敢違之哉及見群臣愧甚曰吾辜上帝明命頑
自剖以示不忠群臣解而止乃下詔曰昔昏今明朕

殊多戾惟汝群工揭孔子四勿之訓取朱氏念敬之
旨日爲朕儆俾作汝主勿爲身家之纍仰覲恭已之
化其以明年爲明德元年遣惺惺使按行區內自是
群寇退聽君亦泰然百職從令日坐太極殿游天理
館館前有幺荷池池旁有田播植穀種田之南有靈
臺環臺有平正路中大本竊窺君常游衍其間喜曰
吾曹今有主矣但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可無將順
之道哉乃作寡欲銘靜定書述范浚之箴入獻於君
服膺勿失無爲而治時號神明天子皆呼萬歲

史臣曰、秦穆漢武、古稱英辟。而中躝昏惑、貽禍幾殆。徵多盤之誓。輪臺之詔。其不為萬世咲哉。論者謂二君學術未明。宜其有是而悔悟于晚。斯亦可述焉。天君神耀。淂道聖學。有宗蘖惑匪人。卒蹈覆轍。而明德重輝。罔幾於淺。嗚呼、慎用舍。崇覺悔。君乎。其永鑑之哉。

醉翁端木倚傳

醉翁椅　史致詹、

醉翁倚名端木氏、系出賜之後。賜受業於聖門、既有成、夫子稱之曰。汝器也。由是子孫率乃祖攸行、皆期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不欲甘於樗朽而已也。時則有名儲者。博洽群書。有名倬者。能處置什物。有名犍者。能資人燕息。皆倚同輩也。倚則長首方趾、隆背潤身、素端莊。不喜躁動。蓋其賦質本木訥近仁。而少師公輸子。資其切磋琢磨之功良多也。倚既盡淂公輸子之巧。猶守朴自晦。若不文者。嘗自嘆曰。曲肱而枕之。

樂亦在其中矣。世不我知。我豈能遷就以求世用哉。姑亦置諸安處則安。以待價而沽耳。後齊王聞其名。以金帛聘之。倚乃介使者詣齊。見王。雪宮拜中常侍。王於時方為長夜之飲。淳于髡進見。王問之曰、卿量幾何。髡對曰、堂上燭滅。主人留客。臣於此時量飲一石。王遂命攢鼓鍾。陳尊俎。屏去膏炬。與髡浩飲。倚淂侍焉。夜將半。王飲大醉。曰枕藉倚而卧。斯時也。王固沉酣。倚亦兀然。與王相忘。傾側展轉。惟王所便。殆不知筋力之為勞也。少間王醒。撫其手而言曰。適甚醉

爾倚實負荷寡人危而持顛而扶爾實有焉爾其爲
醉翁之倚乎於是畧其氏直呼曰醉翁倚自此日見
寵遇得出入禁闥雖妃嬪諸夫人在御倚亦不離左
右王少有困倦輙據之而坐不必於盛醉之時為然
矣然王或視朝問政臨群臣則屏迹不出蓋不欲以
近侍干外政也且凝重鎮靜不畏祄進時坐云則坐
慎所止始終不失尺寸人益器重之故終王之世獲
安居善地而人無有排之者既而太子嗣王位倚以
先朝舊臣乞外遷乃除為阿大夫奉祠云倚子甚多

其顯者名交名道皆能世其業有一仕至太師者聲
稱籍甚至宋時六一居士守滁其末世孫常從之遊
人以其肖祖亦以醉翁倚呼之然實其苗裔非真在
齊之倚蓋猶司馬遷冒父號仍以太史氏名也
賛曰賜也事貨殖故其裔若倚者皆可以貨取然器
非瑚璉則倚之不及賜也多矣

麴蘖生傳　酒　林金

麴蘖生姓粱氏名旨字美之醉鄉沈酣里人其始祖
名清居崑崙黃河源九曲瀨生玄黃帝時為宗廟大
禮使以和洽神人功封合歡伯玄生醴夏爵當帝嚳
及堯時累遷中獻大夫醴生醨性頗醇能近世味舜
代棄爵遯民間娶麴氏乃自九曲遷居醉鄉生旨旨
因自託於母姓號麴蘖生云生少而冲淡善和醸醞
藉停蓄雅有醇質及長遊磁州歷周洛鷄火之墟遂
變易物性或醇或暴隨物變遷善逢迎人意人見之

輙與共席握手接口談論令人迷亂忘慮俱忘饑渴
晝夜不知休息夏時客儀狄家狄曰薦之於禹得廷
謁拜伏始畢遂升殿登座嘱甘言腴詞稱誦功德鑿
鑿可徵禹曰是佞人也利口覆邦其在斯乎迺斥絶
使去并禁民間毋得與相往来儀狄曰以所舉非賢
踈生既被禁錮無所容乃更姓来氏名釀字曰釀飄
泊於娼樓客肆之間為人充歆肈實虛危取媚於酗
徒溧妓咽喉之末無何禹崩而禁錮解至桀即位迺
內交於嬖妃妹喜得見桀遂大見寵任封光禄寺上

鄭提點良醞署事侍桀為長夜之樂桀竟以是亡國後湯建國生聞湯勇知賢聖不敢出復竄身於民間至紂時生猶無恙蓋生自始育已服異人神藝鄉老方故不死云紂在東宮聞生名及繼世乃使人旁求之得諸杜康家遂與飛廉惡來輩同掌國政然二人雖寵任但在外朝惟生得出入於妲己之側因相與蠱惑紂紂日以無道及武王誓師孟津其告諭諸侯之詞有曰淫酗肆虐蓋歸罪於生與妲己云紂亡生遁逃遠去武王作誥頒生之惡于天下生復廢棄至

春秋時生有晉賁緣見平公公欲用之以杜蕢之諫而止後歷秦漢或出或處不甚顯名惟成帝時附麗趙飛燕姊弟僅一見而成帝崩矣自是人始知生為姦迨晉初復流為比舍郎家傭夜與吏部郎畢卓會大相狎愛卓遂引見竹林七賢諸君子同結為死友劉伶稱之為大人先生作頌以嫓之事見通鑑生大得諸君子意諸君子晝夜不肯舍生雖居喪非生不在側阮籍輩得罪於名教亦以生西晉風俗竟為之敗厥後五胡亂華懷愍失守議者謂生實尸之卒陷於石勒勒責之語多不載最後二句曰破敗天下非君而誰曰并王併見殺然生雖誅死而其子孫益多至今未很絕云

外史氏曰世多言人君喪身失國及士君子殞族亡家莫不由信任小人與夫昵比淫朋惡德以致烈禍嗟夫盃酌遺派類敗皇極糟粕餘味殄滅彝倫蓋自洪荒以來迤邐浸漬覆轍相踵胡可云紀矣古人一獻百拜良有以也元凶弗替末流靡恭若麯蘖生者其殆無天道乎不然何生之甚易而絕之甚難也

傾國生傳　色

林金

傾國生者姓姝氏名麗字冶之蓋西施國人其始祖俗傳為蚘身人首與伏羲神農並生未有族氏迤邐至傾國生其世數蓋不可考矣生事歷代君輙遇亡國之禍故人號為傾國生云生少有異質肌態嬌婉美豔絕人稍成童遂見器賞於名公鉅卿年十八舉茂材異等桀時為妹喜郎一意逢迎不立名節桀愛之言聽計從寢處與俱遂導桀以荒淫之事及後南巢之後桀殞國滅而生獨存當湯世生降為僕圉不

復得祿位至紂立復托散宜生以進時文王囚於姜里幾見害紂得生乃喜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遂赦文王而出之文王恥以生免罪迺作琴操曰臣辠當誅兮天子聖明蓋歸德於紂而不欲使人知由生出獄也紂得生嬖寵日隆自謂相見之晚拜妲己宮使生娬媚出羣有巧思凡紂所作象箸玉杯之屬及酒池肉林皆生倡之紂日昏迷不事事惟生言是聽武王因天下之怨毒乃率八百諸侯於牧野以殲紂懸首太白之旗時太公望欲併誅生生詭計以免及武

王崩其孫幽王立慕生之名求於有褒得之用以為相復相親暱如桀紂時生性不好笑王百端弄之卒不笑乃無故舉烽於驪山若寇至之狀徵諸侯兵兵至無寇生迺大笑王喜曰得卿一笑勝獲連城之璧生好聞裂帛聲王每取內藏繒手裂以悅之太子宜臼素不平嘗謂其傅曰他日吾即位當裂生如裂帛生聞遂譖廢宜臼及其母申后申侯卒召犬戎弑王驪山之下而西周亡時生已亡去入於越王勾踐之宮矣越王被棲於會稽生乃進言曰臣在越不能為

越重在吳則越重迺為越行成於吳越用以免生乃日誘夫差為淫樂卒為越所吞而重越之言可以為信云仲尼嘗曰吾未見好德如好生者也生嘗在衛靈公所欲見仲尼仲尼亦欲見而告以君子之道乃見之子路大以為醜仲尼至矢言以自明迺已後又事漢成帝成帝封為越亭侯號飛燕將軍日說成帝以酣飲成帝曰此不壽唐明皇即位聞之曰朝見生夕死可矣其子壽王瑁聞而招致之獻諸皇皇大喜即拜平章政事六宮都提點生遂與高力士李林甫

表裏擅權。密作威福。時安祿山爲范陽四鎭節度使。生曰與交通。明皇自浮生日迷謬乘亂。廢正后殺三子。擯棄賢相張九齡。杖死諫臣周子諒。皆以生故。安祿山反。明皇挈生幸蜀。駐馬嵬坡下。軍士憤怨。生巢溪釀亂不肯行。先誅楊國忠。以檻生。明皇乃命縊生於佛堂之側。下詔暴其罪狀。乃啓行去。

外史氏曰。晏柔靡媚之態。其惑人也易入而難除。傾國生亦人耳。而使歷代人君容悅聽信。殞覆相尋而靡悟。苟非見理明用心剛。以道自重以敗自懲者。鮮不甘受蠱而淪胥以溺也。傾國生實死於唐。由唐而後。未嘗無傾國生也。在人主之所辨耳。士君子毋以生之術佐人主。則天下不患不治。毋以生之使自污。則身不患不康。傾國生其賢者之鑑也已。

孔方生傳　附　林金

孔方生。莊山人也。姓錢氏。名萬貫。字積夫。其先世銅川人。大父名鏵。與其弟珠。當有虞時用窮奇薦見舜。說舜以富國之術。舜大怒曰。是貪黷而自衒者也。遂抵鏵於莊山之麓錮之。投珠於粵海。珠曰潛身入海國夷島。今其子孫獨一種。未甚盛。鏵既錮於莊山。遂依土豪金氏。居金氏。有女鏵通焉。生四子。曰銅。曰銀。曰錫。曰鉛。銅即生之父也。生以祖爲棄民。乃竊金氏之支旁。改姓錢氏云。生少氣質極剛。及長學於段百鍊先生。盡消融去查滓。其爲人外圓內方。接物行已。流通不滯。居鄉鄰能傾身濟人之乏。凡貧窮患難不能自存者。得生與處。則無不立效。坐致富貴。其應如神。人無長幼。皆呼之爲兄。以其內方。故號爲孔方兄云。生曰。是善名我。乃去舊名。自稱爲孔方生。然生爲人雖務施。亦好積。大率厭貧求富。每見人家驟消窘。輒棄去。交游達官富人之門。以是有志者鄙之。居無何。以內侍火者薦於湯。爲洪爐卿。爲湯鑄幣於莊山之下。後以乾沒罪罷去。至湯末孫紂立。又用崇侯

虎薦為鹿臺鉅大提舉掊克聚斂無所不至紂以為能封富國侯食邑鹿臺三萬戶卒致民窮盜起及武王伐紂籍其家貲大賚于四海生既家散業亡復流民間為守藏奴至秦始皇時又因李斯趙高以進勸始皇行頭會箕斂之法秦因以亡漢武帝雅欲興利生復陰以其術授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之徒啟武帝以利門立均輸置平準算商車告緡法紛紛制作咸出於生及海內虛耗議者皆歸罪於桑孔而不知其原實生尸之也東漢末靈帝即位生復爲西邸令

甚見親信凡進用公卿百執事皆與之議當時仕宦無大小內外非生莫能自達崔烈為司徒亦因生以進卒啟炎祚及晉興生復客于散騎石崇家教崇與王愷相尚奢僭致崇族滅崇被收時嘆曰奴輩利吾孔方生耳收者曰知生為禍何不去之崇死後魯褒作孔方論以譏之生不為改自是生無所聞知者久之至唐德宗朝生復用裴延齡舉為鹽鐵都轉運使復慫德宗立瓊林大盈二庫日夜居其中會計饒縮奉天之亂蓋生所致焉歷唐而宋真宗時與契丹會澶淵寔相冦準欲用兵生諆欲準功乃請身行請和遂與契丹結盟而去自是每歲必奉使而往卒致宋室卑弱金人內侵汴京失守而生之族亦流播夷狄不得盡歸中原云

外史氏曰昔魯先大夫孟獻子有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孔方生敗人家國不可勝計或者聚斂之臣實傳生家法者耶君子不患貧而患不安若生者已無道德行義輔世長民徒竊天地萬民自然之利以歸諸庸君世主卒之害貽諸人而禍收諸已家

族遷播流積戎狄使華夷共罹其術至今貪夫敗類奔逐未已可哀也哉

忿戾生傳

林[illegible]

忿戾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或曰胸[illegible]
曰丹府人世次無所於攷其為人慓悍暴急鴟張恣
睢與物多牴牾在鄉黨州里武斷獨往不能隨人低
昂與時巻舒故人皆以忿戾生呼之初甚艴不肯受
厥後思顧名實相孚乃亦自稱為忿戾生云伏羲之
末天紀傚擾生依共工麾下共工與蚩尤戰不勝乃
激怒共工共工遂以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
浔女媧煉石補天滅共工氏曰覔生欲殛之生乃逃

去後當戰國在趙事廉將軍頗時藺相如以完璧及
澠池之功位頗上生謂人曰廉將軍在趙有百戰功
相如何人位頗居上曰說頗辱相如頗信之後相如
覺以禮遜待頗每過必避去頗曰悔悟遂去生遂謝
罷相如為深交及秦之末生復從八千子弟從項羽
渡江入關之後生勸羽擊沛公羽未即行沛公來謝
飲宴于鴻門生怒甚令項莊拔劍起舞欲於座斫沛
公頼項伯翼蔽事不就當是時倘令羽卒用生謀沛
公不免生回知項羽不已諒潛歸沛公至羽王沛公
於漢中生不平說沛公曰項王宰天下偏王諸將以
善地王公以險阻盍擊之公將從之頼蕭何諫止語
見漢書當是時倘令沛公卒聽生言漢幾殆東漢光
武初興又往事賈復復部曲殺人於潁川寇恂誅之
生又勸復仇恂恂以計屈復生猶譊不已至光武知
乃責復斥生浔解其事李唐之末牛僧孺李德裕因
對策分朋立黨生往来交構互相毀譽勢在牛則輔
牛折李維州之議權在李則輔李恣行報復之私更
相傾軋垂四十年而唐亦卒以亡國則生實為之趙

宋中葉從呂陶輩在蘇學士軾門下時軾與程伊川
先生議慶弔禮不合生遂倡異論鼓浮說糾率輕誕
狂險之徒攻劾伊川卒令伊川東坡各罷去有宋淳
厚風俗於茲遂衰至孝宗朝復事兵部侍郎林栗逞
其私憾終始勸栗去朱熹立偽學禁錮真儒而生揚
揚有德色後莫知所終

外史氏曰昔孟子言能養浩然夫浩然與生或云同
出一祖義理之勇壁立萬仞巖巖泰山見大人則藐
之蓋亦未嘗不用剛也非禮弗履本原氣象自別終

不若生悻悻自好務勝人護已短任意一動死而不厭而卒以不死往往壞人德性殄族敗民驕君妬士負是而不反以至於滅亡者不可勝計噫人亦何負於生而生固負人若此耶

清淡先生傳

畢蒿萊 高應經

先生羅姓名伯英字陽和上世出蔡仲之後周季國亡蔡之孫子自以王者後耻臣列國分布天下雖族類蕃蕪然皆隱約原野與農圃老人結無情之交於勢利泊如也春秋之間齊魯交惡猶以野無厥族卜其無恃爲當時貴重尚如此漢初陳平欲薦士閒楚竟不能致厥族之良唯以惡子弟進故用其謀足以亡楚後平採其功封侯惡子弟卒不顯是以比族益務韜晦焉蜀諸葛武侯嘗用其別子蔓菁氏皆餉道

行伍中既策功當進爵以非其好故弗就也先生與蔓菁同遠祖生而孤特自殖克邁種德學有根本閒居自貿其才曰吾進可以備鼎俎退可以賁丘園進退不違乎時吾事畢矣豪貴之家聞先生風采爭致大烹以享之先生心事潔白膏口皆可咀嚼故貴人不甚相知未嘗厭絕平生雅與學士雅好尤篤凡親嗜先生之久者天下事無不可做晚年所養既久中益充實雖雜處塵土間物莫得而涅自有一種幽人潛德風味上自官府下至兒童走卒寠婦少女莫

不知有先生然欲用之者非強拔起之則不能致終不效毛遂輩沾沾喜自薦也老辣之性與日俱盛尤以名為累嘆其不得深根固蒂於下乃學逃名於漆園之徒游心物初委順造化深欲秘本根以緒餘啓世之不知道者故嘗著論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所惡於言者為其無用也吾言可無用也與哉世殆未知吾枝葉之正味矣一夕偶過白水真人舍坐客有誚之者附耳話言謂先生今日雖無食肉相飬酸氣吾知免耳先生若罔聞知據爐危坐火爲清淡時出爽氣襲人客不覺前席舉手願與餘瀝以沃渴懷先生傾倒肺腑粹然一出於正絕無世俗溷濁之味客與接談者皆嘖嘖不容口如入太古室酌玄酒而啜太羹相知之晚也乃復相顧而嘆曰先生蓋有道之士也清不絕俗淡不累物吾儕久與至人處乃今則知之耳圖所以易其名者遂私號曰清淡先生云史氏曰余嘗讀蔡仲之命其致戒於德行倫矣羅氏故蔡後考其學殖近於務本者其言論足以感人豈含章時發者非歟余聞古之君子其立德厚其取名廉安知世之號先生者非其棄餘也耶

余夜坐結幽寮中漸欲困倦命童子取蘿蔔菜擬其葉置陶器汲新水而煎之甚有吾家氣味遂就燈下作此傳傳成已二鼓忘其體之倦也

艾同世家　蚊烟　楊攀龍

艾子名同字大同燕代間人其先出於艾陵以清苦自植亦雜居蕪穢自汚後長於水濵故支葉布滿天下族祖曰炷仁燄而性温壯歲豪以起世蘼神農氏來録品嘗之厥初灼然者命士奴而侍之上其法製迄今與李百藥並行人多親炙焉艾裔産於楚者甚有聞善辟邪每五月五日國人與桃生李生胥命為同門郎雖騷所謂户服盈要即其物也或為虎形謂之艾虎同産弟也少長與芻蕘者游烟載入市有以

周易見者筮之遇同人之象曰同人于野亨大名乾天也離麗也日也火也草木麗乎土而燭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離九四之象突如其来如無所容也且其爻曰伏莽焞焞火中成軍阡陌而群焱焱其奔離南方之卦也於時為夏於卦為亨子其行乎[illegible]明以止明而遇文必克之會劇盗如雷興於陰山洄洳之堀昂怒而利嘴身輕若絮晝伏夜出天且暑矣日將晡矣洶洶呼嘯寔繁有徒蟻潰蜂屯聲勢張王有豹足斑者鷙若飛鷹以嗜跡忌之血人于牙虐往實

來老幼不能安枕卧雖紗籠中人翼羽扇揮却之卧龍不得免焉徒掐之十不獲一至有祠露筋夫人以志其操於是丕鄭父褚大通謂同曰彼絲絲蚋聚特貪一餉樂力安能負山吾欲偕子立一代功蓋兵以氣為主子肩性吾當助子以火攻之烈氣檮腸直在其中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六月薄伐毆群蚊猶反掌同曰君下采葑菲俾脫穎錐囊待我良不淺暴烈日蹈白刃赴猛火罔敢或辭賦雖鳴之卒章文氏子方長驅彙進緣樸皷譟飛揚跋肆高低寘迷漫如沙

塵殷成聲乘我中夏閧我房州同傾然長息殆不勝衣弛然而卧暗合常山蛇勢夕烽熒熒碧烟一縷盎觸其氣焰折北不支星散飇隳類江湖之人安於祖席樂睢遠旦同素心厭吟收歛若無益蛻骨仙人之儔世反以文烟前文樂目之秋風一生諸文輒嘐靡能毒人同亦避處高閣嘗自謂焦土火攻正出下策曷若彼此兩忘與民同患而退藏於密也歟論功行封同藕國公鄭父下邳侯大通好嘻侯皆不拜同若有淨穢氏耻三錢法者叢脞茅蓁以其價廉而工

俗也小人閭閻之肆燥濕者競致之同詭姓曰包氏
同昇時清明令而家子孫皆以熏燎世其業云後有
木若霏者其上世嘗與竹頭使者並登陶威公之門
圜市利者率雜入同劇然人皆賤之世傳艾子書又
寓言駕說家非其族云
太史公曰艾氏之先與蕭同祖靈均以草木臭味況
君子小人今獨椒蘭二氏盛稱他不可得而考矣然
近世名卿謂凡荃蕙茅茨等安知非周寺人晉小臣
之逸其名者姓與同皆焰有功而同後出為尤盛易

曰物薄而用可重者此也昔有賦蒼蠅者以文氏公
喝交人尤可憎疾唐何諷夢渴賦有謂窓日斜照繞
鬢飛鳴蓋深得其情狀同出而膚受諸䖝不行焉民
到於今受其賜程將軍一錢不直同待價何啻倍之
夏女艾之諜澆豷艾獵之城沂魏鄧艾之入蜀晉謝
艾之用安雖若以名立功一時而萬世利惟不逮同
艾納雖以糾合諸香見收於講有語時人或不識之
惟同之功名顯達試看凌烟閣何人第一功其間
謂與

瞌鄉居士傳　卧室　危恕齋

瞌鄉居士姓房氏名晏字夢起蓋古華胥氏之苗裔
其國廣袤數萬里昧谷以東幽都以南大槐安國夜
郎安息皆其地也周穆王時有偃王者當國卧治徐
土而得諸侯是時穆王好遊觴王母於瑤池樂而忘
返聞之懼疾馳八駿以歸偃王由是不得志然其支
庶世不絕天氏好靜喜養晦不為星星了了在周宮
為掌夢在漢世為寢郎女子不事女工好修飾牀笫
洒掃房室妲己枕紂巫山女薦枕席皆房氏也開有

賢淑如關雎之寤寐思賢雞鳴之儆戒其夫然不多
得之居士所居曰瞌鄉故以為號平生不事事嘗曰
人生眠食耳飽食甘寢之外非吾好也聞恕齋先生
老懶數求內交先生未之許一日晝困昏昏閽者不
在遂排闥而入盛誇其鄉風俗之美且曰子不早從
吾遊是以多病易老吾鄉其上無為其下無營夭夭
申申非醉非醒士者輟業弦誦無聲農者息力不耕
不耘工休其斵商已於行靜居一室神遊氣清沉沉
默默杳杳冥冥舍此不遊從坐終日得無愧於瑣窓

之蠅乎先生媿謝居士曰吾鄉乃仙境須凝神定心閑目少時即到先生如言果到其鄉其士人喜談玄粹子樂禪定至於飛潛動植可喜可玩漢苑之眠柳謝池之春草太真之海棠莊周之蝴蝶鄭人之蕉鹿周詩之熊羆皆在焉其大廈廬室甚整先生問誰氏之宅居士命女奴黃妳隨之指其堂曰此孔子夢周公曲肱處也指其榻曰此邊韶晝眠右軍坦腹處也指其牖曰此淵明北窓也又指其舍曰此南陽卧龍廬也恐君足力有限不及盡則請少憩留爲後日之

遊居士曰屢邀子不至今章一至請爲長夜之樂以別於是對燭花剪春韭酒名玄酒橘名盧橘柿名烏柿其餘果核不可名數品嘗之大槩黑甜也女奴曰黑崑崙小蒼頭曰烏童相與捧盃歌如夢令以歡客俄而樂作酒酣聲自鼻出如雷聞其聲不見其人先生怪之居士謝曰此趙簡子所謂鈞天九奏謂之華胥也先生矍然曰吾何以當之賦驪駒而反居士酬不能起命坐客陳希夷送之希夷且別執手曰此雖睡鄉寔仙鄉也吾每遊此輙百日忘歸倏來忽去吾甚爲子不取言未既聞恕齋諸生誦宰予晝寢比之朽木糞墻希夷色沮而去

太史公曰余遊天下以鄉名者多矣適遺鄉而得遺鄉適酒泉而得醉鄉適天水而得白雲鄉獨不聞睡鄉所在曩聞烏有先生爲雲夢之遊言其村落其人熙熙其俗逶迤其舉措靜而無喧勞者役者遊者喜飲酒者入是鄉則解衣免冠百念俱息惟茶禁甚嚴曰是敗吾俗者故陸羽盧仝趙州和尚蔡君謨輩皆剗迹其以是與

十二姬傳　筆・紙・墨・硯・水注・刀・錐・硃・鎮紙・筆架・界尺・筆船　劉鴻

有天游道人姓文字君房者遺落紛糾醲酣騷雅作室数楹於棲雲之塢邀遠居第蕭然自適也或者過而問之曰子之居此久矣比而居拉而遊所與處者誰歟道人曰庭有嘉樹砌有茂草琴清風鏡朗月如斯而已惡乎與處或人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子毋我欺我自知之乎有寵姬十二人昕夕起處跬步不離而謂予曰無乎其欺予哉乎不告我吾將歸語細君告子之妻長恣激妬乎其無恐道人乃不得已而

告之曰托交形骸之外寄情骨肉之中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吾之所謂姬妾非子之所謂姬妾也雖河東獨狐日與之處將相忘而不厭自餘又得而妬之乎子又何以懾予夫十二人之事他欲代之而不可他之所為者十二人亦不能也十二人各事其事亦不容以互為也請言其始終其一曰管氏字妙龍管故文章家系出渭川瀟湘之間亦多其支族聚毛氏生姬長喙而鋭下精書法善紀録古今文字衫首鬢盡白近得友姬妙香以其術治之浸黑然性剛不任頓

挫故香不能竟其術而故態猶若爾也其次曰蔡氏字妙素剡溪人先世有諱倫者以製作名子孫布滿天下姬身體輕便玉色明瑩好着白苧衫與同宮龍管二人尤愛重之暇日龍為之染衣管為之畫眉其記輯聯屬一與管同然卷舒邊幅非所及也其次即龍氏字妙香者遠祖出弘農郡　本朝盛於鳳陽徽歙之間而姬之生實在泰和龍文明其父也母烏氏姙姬時誤飲黑水生姬身面如漆而肌肉潤滑頗事粧飾金碧燦爛吾時時臨池上見其徐行芳塵飄揚

煙雲四起訝其非塵世中人行坐好以琴自隨然不聞其鼓也次石氏字妙端本端溪故族曰以名焉先世有封石卿侯者姬性方整重厚堅確靜專在諸姬中塊然若無為而皆不能不以資焉時好衣白稍或衣紫龍氏與之同寢處遂與俱化尤平易寛恕管氏日造之叩問疊疊不厭次曰陶氏字妙淸本舜之後自大河之濱來徙江南善為龜鹿羊馬之戲嗜飲水雖寒冰滿腹充然若有所得推其餘潤往往以授石氏石氏竟不知氏屢請屢給之傾倒罔靳其賢如此

次曰妙才本古刁子之後性堅利善裁製妙素事爲有不解者必資而後行雖痛之不少恕次曰丁氏妙通系出戰國時毛遂之後與刁氏同宗而異派在諸姬中最少而銛銳穎出蔡氏頗忌之嘗罵曰利口婢不利於我妙通徐出解之曰妹弱且鈍然頗善聯集家事姊性散適無我其何以爲助姊謂妹利口姊外曽以屬何人姊何尤焉蔡聞之謹受次妙妍蜀郡人或曰兗午丹朱之後好事服飾緋衣絳裙身不少去然舉止羞澁每一召用則頸汗赧下面色發赤道人

閔其情十一用之則能別白妍醜又大好批點人次鍾氏字妙真每與妙素處執妹禮見其飛揚衣袂卷卷則又曰吾姊柰何其不靜耶妙素帖服次賈氏妙高其先有諱島者好弄筆於詩壇家世氣習如故性樸實柔遜自歸道人少與之接管氏每以其長淺深之用事之餘至息肩憩足於其身姬無言也次華氏字妙方性端直次祝氏字妙蘭善區畫二人每出同功祝有所爲華氏先爲之鄉導諧蔡氏斟酌長短廣狹之勢既定祝乃徐起資妙香以行一一爲之區別

管氏說鋒銳見其款製齊而有方循循不敢少越道人每屬酬酢撣掃豪放不樂其直諫則怒曰柰何真男子受制一婦人況一寵乎妙蘭退不敢應則私謂其同列曰我以直道事夫子不能委曲將順至此蔡氏曰凡祝之所以處我者皆端方正直之事姊無寧迫於檢束而譏於主君輩無以爲也自是皆服其有度於是相與敘坐於文房曰石氏惟汝鄭重有體犯而不校涅而不緇恬退若愚未嘗干寵宜位元姬溝易其字曰善端以別於衆對曰即墨之麥碌碌無補

何以堪此再拜謹辭曰匪色之務惟德之務惟汝諧次曰蔡汝性坦易在衆中不干預他事柔而有形汝其居石之亞又召鍾曰汝靜以爲德銳以爲工位汝三以抑躁競又召華氏曰本地之方運坤之直汝施惟肖其位四哉祝氏起而請曰妾雖不才與華同工何位之下曰來汝妙蘭有方之用無方之體其視華相去幾何位汝五宮祝遂斂衽而退又召龍氏曰守黑於中有如其面位汝六宮以勵忠恪又召陶曰妙清守口如瓶量入爲出滿而不溢儉慎哉毋泄我機

事汝佐次七又召管曰紀事則核納言類𠁊默而識
之如蔡者雖位汝八宮以戒饒舌又召朱曰妙妍丹
類春融赤心事主位汝九宮豈德之源惟遠色之故
又召賈氏曰妙高婦儀止止屹然山峙文氏之家政
無涉焉位汝十宮尤貴於用事者又召刁氏而告之
曰臨事有截如金如鐵多言如鋒後汝位惟次之十
一又曰丁銳矣哉子之求進也直爾躬人則爾容如
汝之深刻何如汝之利口何位十之二允若茲汝毋
後言既而十一人相與羅拜于石氏之前曰妾不敏

承主君之教命敢忌盡心於所事石氏偃伏而答曰
一室之中同工異曲毋忌毋嫉以介景福諸姬由是
心皇意契各事迺職而道人順指氣使無不浮志焉
者一日以告為有夫人夫人曰淋哉石氏之德妾之
所不如也願一見之遂并諸姬携與俱歸處之終身
不厭或曰子之所謂姬妾不亦迷子之志亂子之神
矣乎曰不比不迷不溺不亂遊於文房樂於藝苑是
何傷哉遂錄以貽好事者

德山木上座傳　捧　穉祖秀

師出於木氏曰以名之其遠祖曰重是為少昊之叔
有德於民帝嘉之以為勾芒使居窮桑鬱青陽侯自
是子孫蕃衍凡日月霜露所至必與焉唯窮髮之地
大漠之間無有也自重生椿椿以積慶致壽或云以
八千歲為春其壽可知椿生甘棠美姿容有幹局召
公倚之聽政士民便之戒以勿翦伐甘棠之子曰嘉
嘉遷於魯主於季氏晉韓宣子見而譽之嘉生櫄櫄
生樸二子瀆以厚朴致壽樸生楩楠生杞俱以美稱

杞生豫章豫章天下奇材也登於廟堂任重不阿上
喜之進鬱郡公師即豫章公之子也少而喬楚平直
堅正不與凡品爭高雅有四方之志銅城鍼侯見而
奇之曰是子挺秀若此其可蒙雜於衆而不自覓乎
師曰吾祖才德之邵稱於天下余雖荏苒實懼墜厥
世問敢自貶無為子憂鍼侯喜曰豫章公於是有子
矣郢人王斧遇而歎曰美哉請早為之所不然難且
及矣師問其故王斧曰而君雖任棟梁之奇然於身
何益哉易大過曰棟撓凶不足以有輔也而君殆撓

矣。昌若避世之士哉。今子春秋尚富。遇楚靈王剎圭
寵之。不過以為鍼砭而已。子盛德之。後其肯入人之
手乎。不然。雖與魯仲尼同載以遊。脫逢原壤夷俟。必
命子辱之。其甘為人後乎。師改容謝曰。若是吾將安
歸。王斧曰。余聞桑門有德山者。天下之大有道者也。
皓棄而族。直而躬。緇黔其服。鋤去壅腫贅疣。余為子
先。從而見之。師粟其幾。於是往見德山。山大悅。使立
於前。為說最上乘。未幾。忽悟得向上一句。隱密全該。
錐七縱八。橫了無礙。礙即以告德山。山曰。嘻。子正墮

吾掌握中矣。自以命師出則偕行。坐則並榻。凡來參
德山者。必先見師。師可之。然後入德山室。一日晚參
示衆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
山。使師驗之。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德山云。汝何處人。
曰。新羅人。山云。未踏船舷時。木上座已勘破你你了。
巖頭便禮拜。由是全提大用。莫敢當鋒。所謂把斷要
津。不通凡聖者也。時雪峰亦在德山。因與巖頭歎曰。
此乎不過德山。不能荷擔大事。德山不得此乎。不能
假煉學者。是乎與德山其一體乎。既而雪峰宏道於

閩。師往見之。復於雪峰言下發明自己。化為龍吞卻
乾坤山河大地。豁然不現。及佛日往見夾山。柱師偕
行。比至未升階。便問甚處來。曰。雲居山。云。即今在甚
麼處。曰。夾山頂上。山云。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佛
日遂上階作禮。山問。闍黎與甚人同行。曰。木上座。曰。
他何不來相見。曰。和尚看他有分。山云。在甚麼處。曰。
在堂中。山即下堂。佛日引師於夾山面前。山云。莫從
天台得來否。曰。非五嶽之所生。山云。莫從須彌山得
來否。曰。月宮亦不逢。山云。與麼則從得人也。曰。自己

尚自起家。從人得堪作甚麼。山云。灰里忽有粒頭爆。
喚維那來。安排向明窗下着。其後雲門開化於韶陽。
而擊其足。衛師尤恭。方是雲門眼空寰海。每舉宗乘。
定淆訛。必以師為準繩。嘗示衆曰。太用現前。不存軌
則。有僧便問。如何是大用現前。雲門舉師當面曰。釋
迦老子你來也。其為當時諸世奉重如此。及雲門去
世。師知天下學者不能盡其大用。遂潛光匿耀。與世
推移。莫有識師者。流及末代學者。以聲利為懷。數於
浮競。至有陷於非道主者。必命師以辱之。先是師在

德山時與臨濟金剛王齊名。厥後有拈拂子竪拳頭舉竹篦或者謂即師之異名。然其大機之用。霹靂喧轟。為人徹骨徹髓。皆莫如師之初云

贊曰古德有言。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公侯將相所能為誠哉是言也。余觀豫章公之世。固榮達矣。然側身從事。朽蠹以之。及其子裂去巾冠。躍出牢俗。致身青雲之上。荷擔烈祖之道。萬世仰其風采。可不謂之大丈夫者乎

臨濟金剛王傳　喝

禪祖秀

王諱喝。生於齊氏。世居性海之濱。偶事叢徙於劍門。幼而孤長。有氣岸威人。威音王嘗薦之帝。堯老任為諫官。於時浩浩懷山。襄陵洪水為害。堯患之。與四岳謀治。四岳悚惕不敢仰視。雖有未之獻替。百官憚王猶雷霆也。俄辭爵之崆峒之墟。見混元子。得長生久視之術。自是夷猶澥倣。世莫得而見之。雖春秋左氏所紀。羣伯恐亦其族氏耳。漢祊高帝與項羽爭天下。王在齊海聞之。喜曰。此吾有為時也。遂自齊往見羽於關中。羽見之而悅之。未及官。適高帝過羽。羽返旆為高帝接戰於廣武。高帝使婁將軍挑戰。且辱羽。羽怒甚。乃亟用王。於是婁煩弓矢不知墮地。人馬皆辟易。是日羽喜劇。頋謂王曰。天下事稍定。吾以夏口處子。王悵然而笑曰。高世之士。為人排難釋紛。而無所取也。苟有取焉。是商賈之事耳。喝不為焉。遂拂衣去。渡歸海上。厥後霸王不支於漢。罹困厄中。思欲復用王。不可得已。因歔欷泣下霑襟。李唐有天下。浮屠教聿盛於世。自天子公侯。靡不崇奉。王聞而喜曰。吾聞釋

氏禪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可絕無始生死根本於
是出訪其道遇江西馬大師祖授以向上綱宗立地
成佛之旨大悅頓覺平昔所用粥飯氣廝如也祖復
遷之特室以正法眼藏界之王再拜辭曰是非喝所
敢當也祖慰勉之會百丈衆馬祖豎起拂子丈曰即
此用離此用祖桂拂子舊處丈擬議祖遽以王用事
丈震憒三日乃大悟王名聲由此益振於世黃蘗運
公初見百丈舉前桂拂話次偶及王黃蘗不覺吐舌
未幾臨濟於大愚言下撲明黃蘗大機之用遂忽見

王於是氣增十倍自此臨濟奉王從事出沒卷舒互
相顯發如雷如霆四方震駭學者自遠而歸之凡三
聖興化大覺之流其大機大用皆自王而啓之故當
時畏懼莫有膺其鋒者因目之曰金剛王寶劍曰踞
地獅子曰探竿影草曰一喝不作一喝用時無位真
人與王同輔臨濟學者多昵無位真人濟蓋知紿曰
無位真是甚乾屎橛其後學者乃一意宗王及濟將
終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三聖曰爭
敢滅卻濟曰向後有人問汝作麼生三聖亟以王爲

對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消濟笑
寂王慨然曰人之云亡吾已矣夫後五百歲必假吾
以禦萬藤出九天口矣遂不知所終既而從者果
竊王聲勢用事其邪正真偽竟莫之辨獨其府屬曰
賓曰主曰照曰用有功於宗門而能世其家云
贊曰余於無盡藏得異書焉若世所謂金剛圈栗棘
蒲木上座及王之機緣皆見其始末根緒非是近世
從泛語之而不雅馴故特譔次之然春秋左氏談王
道者也至於神降於莘石言於魏猶詳著之高僧兹

嘗輯修僧傳號稱宏覽博識而王親見馬祖陶鑄百
丈夾輔黃蘗而建立臨濟之宗全機大用超冠古今
光明碩大如此而不見錄於傳豈寧棄蔽於俗學遂
無盡藏不見異書不得王之本末而遺之耶

黎司直傳　　畧尺

黎畧字子方天水人也其先東方青帝以木[illegible]下支屬蕃衍散處荆蜀天全武昌九疑漢陽閩帝數葉而生度善絜短長佐禹畫野分州及州人定井地釆度遺制均甚度與有功度子矩以方畧受知于班爾之門取金鈷氏之女由是生畧畧樸而有文性平静不炫所長人以夏楚之具目之莫有能識之者晋武皇帝太康中閭張尚書華博物好文往而從之為掌圖書秉鉛槧同得與管城毛錐會稽太白往還二

人者豪縱不拘繩墨每有所為畧輒為之規畫限制一日華進乎吳表帝愛其手書妍魅以問華華對曰家客黎畧代臣定疑耳帝召見崇文殿畧平生不能折腰帝見其梗介不撓拜司直大夫畧辭曰臣性編疾邪恐不容于朝帝曰其為朕典斜封墨勅可也遂置之弘文館為設霞箋雲錦黄麻白練牙籤玉匕彤管紫泥惟畧所用由是知名當世凡降制勅及群臣上章奏秘府刊定古今諸書必經畧準裁然能出其範圍畧為人端方雅飭絶不枉道在朝廷繩愆糾謬多所稗益晩年赤齒少稜角徉為滑稽不見柄用殆上疏其畧曰臣以樗朽弱質寸尺微長逌事陛下有年形神頽敝不堪列職清要贊畫訏謨願乞骸骨歸鄉里詔許之遂歸卧高閣不復視事其後子孫若傢章古度平仲君遷之屬以其術行于天下並冒司直之名

太史公曰黎氏本帝王之傳神明之後有大功于天下子孫宜有興者漢光始閭雖青藜丈人獲與劉更生校書天禄閣中然不久棄去還子方以良材見擢

天子器之稍衍其志可謂不墜厥宗矣而乃老懼禍及斂英氣以求退舉朝莫有留之者直道之難容也如是哉

青藜丈人傳　枚

丈人者、村居野老也。初不知其姓，亦不知其名。或曰其先本落藜氏，因遂號青藜，而實非丈人之諱。落藜幼時恬淡脩潔，不近繁華，獨喜清貧士，延之共飯，即往就不拒。甫長有大志，欲為掃清寰宇之舉，而僅不試于家，志弗克竟，退老林圃，始生丈人。丈人貌奇古，形脩長，頭角竦突，偉然有龍鳳之姿。為人正直多堅節，繩趍尺步，志性倔強，一生不能折腰，然為人扶掎持顛，雖甚勞無倦，急久則精神益光彩。鄉人或置酒

宴會，必視丈人以為行止。未出則不敢先，既出則不敢後。其為鄉里敬仰如此。曰所與往還者，皆老成持重之輩，而少年輕躁者，卒遠去弗敢近。冠必以鳩為飾。鳩蓋不噎之鳥，無非示老人不噎耳。時與劉向校書天祿閣，帝聞之，乃召見于上庠，亦稱為丈而不名。以犯光卓茂輩皆淑德老年，命與偕處，二老見之，握手同行，俄頃不離左右，相與以終餘年，情至昵也。漢末富人糜竺者，途遇一老人，軀長九尺，衣冠閑雅，蓋有道者，謂竺曰：余乃青藜丈人，爾室應遭火厄，余其

往拯之。遂相攜歸家。鄰見竺舍有青氣如龍蛇形。旬日，火從庫起，焚其珠玉，焰烈之時，見有青衣童子十數輩撲火，且有青氣如雲蔭火上，火即滅焉。謝尚嘗夢其父告之曰：西南有氣至，衛人必死，勿當其鋒。建塔寺可禳。未暇立寺，可請計于丈人。尚如其指，延丈人于家。丈人乃刻作塔形，頂于首擬之。頃果有黑氣衝尚家，遇丈人即迴散，闔室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濩孑遺。由是丈人益知名當世，寖相珍重。其暇則或與阮孚輩掛百文酒錢入肆酣暢，衆人皆醉，彼獨醒，

更相扶而旋，逍遙灑落，輒有仙人風。始知丈人不獨能延年益老，而其異術若是，殆非塵囂中人也。厥後族類繁衍，析居在大夏，則有曰卬竹者；在九真，則有曰壽靈者；又有曰銀角、桃枝者，狀貌雖與青藜不類，而其行徑大抵相似，故人亦以丈人稱。獨惜其術則一無有知者，惟卬竹後遇異人壺公，始盡得其傳。一日壺公遣費長房歸，命卬竹俱往，曰：攜此當還家，以投葛陂中。長房援竹丈，忽然如眠，便到家，乃棄別竹丈于葛陂，顧之，蓋青龍焉。人猶謂其即青藜之所化

云
太史公曰青藜系本姓落杖即其名也人欲尊其稱故諱其杖曰丈人其始顯于炎帝歷周秦漢間皆重攉用且有命召必與棐几同事所以褒元老彰淑德也至以異術之濟人生平偶一見要必有所枇而然者此固非丈人之常而亦非古人用丈人之意斯語曰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知此斯可與論青藜丈人矣

竹夫人傳

竹夫人者名弄丸有商孤竹君之裔也孤竹君清風介節為賢諸侯二子夷齊棄國隱首陽厥後子孫枝衍林居各從其氏惟蕭氏狄氏宗有聲稍歷周秦漢間世隸太常供享祀無怠獨族在終南之陰崖者世濟其節猶仍竹姓漢建元中有竹仲孫蕺者夫人父也仲孫始生而文在其手曰蕺遂名蕺始昌竹氏之族蕺性質柔娩善與時屈伸倚山累富生子男數十人名呼悉别蕺隨材曲成之咸任器使獨無貴顯于

朝者末暮乃舉夫人夫人幼喜弄丸因以命名生而弱骨輕肌畢露知竅見雅好静閑未嘗喧笑語蕺鍾愛之諸兄嘗誚之曰女弟才能信不類吾輩他日一不幸適孫寒生寧保其相與終善耶已而武帝選良家子入備後宮帝久事神仙服金石五內患燥熱還暑月或達曙無寐侍者鮮克當意左右有以弄丸言者帝召見芙蓉别殿大悦特命珊瑚之床枕以玉香簟以寒玉旋章之帝煩熱頓蠲由是薦御罔不當上即卓午小憩帝必召侍枕席横足加臂就之乃暢適

馬進封一品夫人寵冠後宮時董偃家貴幸帝以夫人故稍不見親會晨寢未甦偃至徽聞帝謦欬乃呼于綺疏外曰陛下私貴人日高擁卧不念我久伺耶帝張目顧謂夫人曰卿海棠睡尚未足乎夫人心銜之默無以應欠伸安寢如故帝亦竟起從董偃自是始疏之矣既有娠孿生二子狀甚相類帝注視不覺大笑每就懷中撫弄之重加愛焉二子亦流蕩不羈善排什人意夫人以故豁然無滯積于懷一日帝召夫人飲酒惟顧秋風四起乃自擊筑為秋風歌歌竟夫人不勝悽惋伏謝曰妾貌就衰誠脩草木黃落矣陛下終當覓佳人傳歡萬歲耳請從此辭竟携二子避席去帝大怒曰若妬我不待詔吾不更就溫柔鄉耶即日移駕溫泉宮不復召侍而湯婕妤者繼寵矣然婕妤貌甚不揚特以善承寒燠見憐于帝宮中或陰詆之為湯婆子云

太史公曰孫竹君有商之賢附庸也二子夷齊去周餓死首陽明萬世君臣之節可不謂賢人乎乃後子孫微弱惟蕭氏狄氏稍以能顯亦未嘗析圭儋爵膺

朝廷一命之榮至漢元朔間頗有竹姓女氏擅寵掖庭表弘姓系然終以忌見疎不獲正位中壼母儀海內謂天必昌晉人後其說可信耶

石膏傳　　集藥名

石膏者石斛之子也相傳為散騎常侍崇之後世居於常山斛理家甚細章蓋能自牡蠣者後以杜仲女阿膠為配膠處閨闈遇事從容委曲有周姜思媚之風晚年方有娠至彌月焚沉香檀香向天門冬而祝曰吾歸石氏有年矣所慮者但未若夫人之生韭子耳天何不使予為續斷之計乎決明而膏生焉乳名曰檳榔父母愛之嘗飼以玄明粉膃肭臍鍾乳粉成童而益智才能貫衆蓋厚朴之質而非茨實之徒也

未幾其父失於防風感淫羊藿亂之疾雖服之以烏藥沒藥山藥亦竟弗愈遂良薑焉母子俱被麻黃之衣相向而泣曰吾向者獨羌活耶何首烏若是邃爾云亡吾安能以獨活耶于是藁葬於麥門冬祀之以羚羊豬苓而鴨頭血酸棗之屬亦實匾豆樹之甘松側柏石榴淡竹以識其墓居常怏怏百爾所思見覆盆則曰此汝父致潔之具也見牡丹則曰此汝父適情之物也過商陸則曰此汝父玩遊之地也膏聞之愀然不樂母復命曰爾薄荷父之遺業當立遠志以

為旋復之計吾非訶子欲汝防已耳俄而天雄軍作亂赤豆蔻於硇砂白豆蔻於硃砂烏賊骨擾三棱木賊亂澤瀉四方蜂起大小震動常山為之不寧膏日夜撫芎川芎窮射欲為一方保障及天雄軍逼常山諜報曰前胡至矣膏於是披鱉甲持巴戟駕紫河車以車前子為御直擣賊營威靈莫敵衆皆茯神殲滅殆盡罕有桃仁賊阿魏大黃怒糾領全蠍蛤蚧狗脊肉豆蔻四大元帥樹黃芪為號率百部並進膏乃草果餘糧貝母而逃去常山從海藻過縮砂至後石而

居焉乃刈瞿麥以供母自是母子相安未幾頓起茴香之念母命之曰吾與汝孫寄生以此且久困於蒺藜今時移道通殆當歸矣膏遂與母蓮肉而行途經代赭有白花蛇烏梢蛇當道命僕劉寄奴仗金箔之劍而斬之遂抵常山日夕優游於花蕊石適有相士威靈仙至一見謂膏曰吾地骨皮異常虎骨龍準誠荊芥材大腹子也不可徒困於芎藭蘪蕪之內宜陽起以樹功勳膏謝曰予尚有老母當樹萱草靈芝於北堂以守吾昆布之樂安敢從先生之言乃贈以金

鈴虎珀而遣之無何宣黃連遣使吳茱萸郁李仁賁
升麻以召之膏乃執天麻而泣曰吾既爲吾母耆耶
子矣安敢復效枳殼之敵於君乎使者歸告宣黃知
其有茵芋鳴咽之孝喜而强起之復命蒼朮白朮述
已意以告之且賜以侍婢四人曰乳香曰丁香曰藿
香曰木香復給以金鈴子百合使至膏復以母老辭
母曰子誠知母而已豈知移孝爲忠乎膏不得已驅
馬藺之馬喂以小草甘草豆豉趣駕而去由安息鄉
麒麟竭石至仙茅而見宣黃黃賜以犀角之帶冠以

兜鈴之蠶封爲神曲將軍以鎮南星之地用蓽澄
茄胡之寇膏遂自誓曰臣受主厚恩必使賊無桔梗
然後可尚陳治安之策黃曰吾五味子之言矣果可
用也膏益自奮勵有骨乾漆南星騷動較天雄軍尤
猖獗膏乃命茅根統前軍石韋統後軍黃芩爲左叅
謀秦艽爲右叅謀由葫蘆巴鹿角路分兩道進攻南
星人參列道左各項麝香盃以迎咸曰徯我后也膏
悉慰勞之遂衣龜甲進軍獲賊間麻仁杏仁山茱萸
金櫻子詢其向道斬於青皮鎮膏於是檪木通遣連

翹使石硫黃爲大都統飛渡賊境先擒賊首黃柏紫
菀葶藶與之以破故紙白芷諜書曰汝罪有枳實矣即
以玄胡索縛之剝其白蘚皮磨爲膩粉所得輜重桅
子秦椒川椒胡椒亦至八百石齊星人安息出師至
凱還不過半夏耳詣闕獻功於王王宴之於瓜蔞牽
牛斬膝以爲饌臙烏梅枇杷以爲果實加封爲地膚
子食乾葛朴硝山棱皂角四郡之祿膏固却不受辭
歸常山侍奉老母雜植白芍藥款冬花紅蓼以爲樂
如鷄鵲則致祭其父以伸附子之情遇端午則祀以

菖蒲旨酒遇重九則祀以菊花醞醪當香霧滿空槐
花連第母子相與優游於生卷柏下宣木瓜之詩咏
山豆之味以冬瓜爲核以牛蒡爲殽蟠艾葉蔱蓬莪
螵蛸於滑石之濱以終其天年云

俞九苞傳　闕

俞九苞字汝璐一字從鳥系出有巢氏祖鷙鷲父臨
毛世居東古君子國為俞族之長生而神靈嗜隱逸
負禮蹈信戴仁纓義覽九州觀八極究萬物通天地
蓋循德士也輒遊崑崙暮宿丹穴濯流于砥柱濯足
于弱水幽棲碧梧之間飲竹實以自養生十子同居
共母惟以相保嫈傲山林無以世為念矣時有女牀
山友人諱青鸞者相勉曰子異材也余觀子之形鴻
前而麟後蛇頭而魚腹龍文而龜背燕頷而雞喙殆
王者之嘉瑞必非終老林下者顧欲自棄明時左矣
且余非子伍也竊子之似猶蒙世重況子素養碩望
覽德輝而下之則海隅蒼生必將顒顒然賀太平頌
明聖由是子奮于前余附于尾相與和鳴國家之盛
無乃不可乎苞曰諾吾將仕矣今黃帝時天氣休通
五行期化遂銜圖以見帝帝南坐于玄扈為之再拜受
圖館之東園命離珠宰膳餼以璆琳飼以琅玕極其
寵異苞當飲食必自歌舞蓋亦以盛世為樂也不一
年進還河圖天下大治終帝朝無去志人始備覩其

丰采黃帝既沒少昊帝嚳雖僉有聖德而九苞亦僅
僅見耳其不輕于仕如此迨闕堯德則天復負圖授
之遂仕焉圖以赤玉為柙黃金檢白玉繩其章曰天
赦帝符璽後堯禪舜別職司晨聞蕭韶則儀于庭誠
所謂善起之世也同寅有金鷄者嘗為舜馴百官狀
固詭異而靈慧相類故與之甚善至夏后之末見民
食卵鷄曰不仁哉即謀去苞遂之隱于丹山自是世
更二代值易數王寥乎無聞至周文王時乃棲遲岐
山美聲播焉其所著口義有歸嬉提扶善哉賀世郎
都固常攖聯保章上翔歸昌等說天下翕然為之異
聞然亦特其兆耳成王之朝始見于紫庭王鼓琴迎
之侍御未幾而周室日躋隆盛故迄今誦周成之德
而稱九苞之功不衰奈何中葉澆漓飄然復適贊人
君子所以不能無吾已矣之嘆也漢元始以來乃或
云居東海或云遊上林或又云集濟陽然蹤跡靡定
後亦竟莫知其終焉自軒轅以至唐虞周漢幾三千
年偶一出見其丰儀宛然如昔雖其不履生蟲
不踐生草推其一念好生之仁亦或可以綿壽弟末

必其修齡若是人甫疑之東方朔自瑤池還相傳九苞與青鸞偕侍王母乃知其果異人而帝王得之卒易洎者此故哉

國史曰世之論九苞者說亦詳且備矣然未有言其壽至三千歲者豈其相傳之妄耶不知九苞神物也謂之曰神則變幻叵測瞬息萬年壽蓋不足言也但其非聖明之世不出而又數見于炎漢者何噫此正九苞之不得已也春秋出而甘鷯衰之識則漢之出也其即春秋之時之意歟

丁令威傳

丁令威者遼東人也父號赤頰先生雅好園圃竹必依乎洲嶼嘗從遊吳門士大夫慕其脩潔爭羅致于家飴以潭阜之粟飲以洛溪之水備加愛護厥後夫婦對目轉睛遂感而娠是生令威軀體如玉先生奇之卽命日者推曰此陽造也而遊于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余數九火數七當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定其壽更不可量先生聞之喜而猶未信也會有相者過其廬見之謂曰瘦

頭朱項露眼黑睛高鼻短喙雕頰銳耳長頸促身豐尾疎肉燕膺鳳翼龜背鼈腹軒前垂後高脛麤節洪髀纖指其上相乎殆不當廝凡中求之也先生心念若是則日者之言益不誣矣愈喜甚甫長乃好閱金書先生責之曰汝何不爲青雲客而顧事黃老爲哉令威嘆曰自昔賢士輒遊江湖夕調恥狙者比比余既有凌霄之姿安肯爲人作耳目近玩也先生尤奇之踰二年生子又三年雇伏每私語曰生人之大節畢矣復七年飄然有羽化丹丘之想遂幽棲于射的

山陽復七年始遇異人命其取箭曰盡得其飛升出神之術倏忽可千里跡薄雲漢自此益事修煉復七年舞應節復七年晝夜十二時聲中律復百六十年不食生物一切塵汚之事舉莫能累復百六十年夫婦相見可以目睛不轉而孕矣一日歸遼東城歌曰有人有人丁令威去家千歲今来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歌竟復翩躚而去歷千六百年始能九轉還丹辟穀不食出入必駕鸞鳳或戲于芝田或飲于瑤池或遨遊于衡岳之紫蓋瀓天明景諸

峰間逍遥洒落真蓬島客也後荀叔瑋潛棲郄粒嘗東遊憩江夏一樓中望西南有物降自霄漢俄頃已至自云丁山人相與惟對已而騰空瀰然烟沒至晋陶侃丁母艱在墓下忽有客来吊不哭而退儀形鮮異知非常人遣看之見冲天而去侃甚怪焉卒莫得其姓氏惟呼為玄裳縞衣之賓耳後人意其亦即丁令威云

傳者曰丁氏之族散處四方求其稟異姿奇質者則塗修國有丹者焉太液池有黄者焉其嘖嘖人口久矣若吳門之蒼者族在泉下而雅素潔白如令威者其族獨磐然皆屢屢多壽者亦以大喉吐故倘頸納新無死氣于中所以壽耳至于千六百年之說固未必無而神仙之論則荒唐太甚且不見經傳後之求引年者惟訪其修養之術則可幸無以仙自惑哉

朱翰傳　　韡

朱翰字燭夜南方人也莫追其世系或曰其先乃朱氏翁所化故小字朱朱人皆以此呼之族類甚蕃有胡溝五指金骹反翅之種獨六指四距者奮發人人多畏之翰曰此非吾類也遇之輒擯去周宣王時有名鷄者亦不知其幾世祖勇力好鬬王命紀渻子馴之教以武事十日而問鷄可鬬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之曰幾矣望之偉然他日

遇鬬果無敢應者以其能養全德故也翰自髫丱時已絕有力奮不能讓人下氣人謂其有祖風焉羊溝有無名少年居三歲乃欲以力雄天下蜀壯士名類江東壯士名健者妬其勇往試之悉為其所敗翰聞之怒鬚衝冠往而視焉則非善戰者然而時以勝人卒莫得其所以細覘之蓋其計在首也一日值大雨遂往鬬羽旌盡濕甲冑淋漓戰不二合而少年者俛首喪氣曳矛而走矣自是昔之敗者咸請計曰羊溝之戰乎何策勝之翰曰君未審也余革素忌狸膏而彼以之塗于冠此遇之者輒敗余戰于雨中則其膏自去是以勝耳衆皆稱服後客秦居函關間雅治五經每早起唱咏故關吏以是舉為開關之期會燕太子丹質秦逃歸抵關詐為翰音翰聞之亦即和同得早度丹心感甚由是薦于燕王王曰朕聞朱翰者特力士之儔也何以薦為丹曰不然翰有五德焉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臣是以薦且秦關非翰臣亦不得生還燕矣王感悟遂召拜為漏博士

不一年有交趾人自號長鳴者以干燕王王即命下漏驗之晷刻無差王甚愛超拜司晨位居翰右翰不平即致仕告歸鑿垣而棲唱咏猶然兗州刺史宋處宗者慕其賢以禮延致于家相與談論極有玄理終日不輟處宗因此言功大進未幾聞雒陽人祝翁者隱居尸鄉北山下翰族多從之于是飄然亦往及翁昇仙翰亦竟不知其所終厥後燕丹即位詔徧訪之云已逝矣乃勅封為金馬之神至今顯于益州焉

贊曰春秋運斗樞云玉衡星散為翰則其非朱氏翁

所化亦明矣然以朱朱相呼者要必出于一時之方言耳但其族類雖蕃多遭刑戮求其老死垣下者百罕一二而翰獨隱棲林壑不死人手其誠達者歟其誠智者歟吁履危者可以式矣

飛將軍傳 鷹

將軍姓黃名蒼號飛翬鍾山人也始祖爽鳩氏為少皞司寇十九世孫青翅事慶忌有要離行刺乃以手搏之擊殺殿上大有功德曰世享爵焉又數傳生草睥睥生青冥冥生金距皆為茂陵名士後金距生二子長名鵜次名鶚鵜生千日更名為蒼產于井陘之巖阻其為容也頂平似削頭圓如卵嘴同吳戟眼類明珠指橫十字末正合盧白如散花赤如點血大文若錦細斑似纈足等荊楛爪如金鉄摧姿逸氣超然絕伴者也稍長雅好田獵聞有韓盧宋鵲者絕有力而善搏擊與之偕相與馳逐或擒狡兔于平原或截鵠鶩于河渚而一時之豪俠少年日從以百計焉出而回旋率以為常每暇日雖逍遙于廣廈竊有擊屬中原之思嘗歎曰何時際會風塵振翮凌霄扰其友人隼題肩者鷹聞于漢高皇帝召拜上林令知其與韓宋同事亦並擢用會有草冠嘯聚狼山烟焼漲天帝遣將勦之毛群羽族爭為先登而蒼了無搏噬之志惟瞪目雲際而已帝詔隼曰汝相欺耶隼答曰此

非退被禽兔之儔也若効于禽兔臣豈敢鷹帝亦然之不踰年韓宋輩皆享厚祿而蒼終不遷左右為之不平帝聞之謂曰朕固知二人之志不極于窩足則不為我用而蒼蓋不然飢則為用飽則揚去矣汝獨不聞淂一雉與一雀之說乎左右咸服私相語曰此誠以纖智籠絡天下士也忽報至言匈奴攻雲中急旌旄鮮異其首將有衣白袍者魁梧奇偉端拱上攘雄然大敵也諸將聞之皆膽慄氣懾莫敢云何蒼獨犟冠慶曰此正吾揚武立功之會也即聳身欲往有

壯士遮說蒼曰匈奴知公且行其羽翼必備何不出隴中右走平楸柢扶桑倒入雲中匈奴知之以為從天而下也蒼如其計遇戰不二合一擊墮地遂生擒還度其兩手橫亘數畝衆皆異焉問諸俘見者乃述其姓氏曰此吾國正帥大鵰雕也捷聞帝喜曰蒼之威同尚父矣詔命進爵賜以玉彩攀絆旋璣金環遂勑為雲中守由是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近當是時邊警固息而蒼之標持鎗鋏猶晝不雌手夜必火宿無一息寧處者蓋雖其平日調養必豐以取熱酒以排寒雛須溫煖肉不陳乾然沙漠風霜勞形苦膽卒不免于疾焉遂謝軍務上章乞骸骨詔許之放歸林下後殞于冬月之驚蟄日瑤光星為之無芒殞之時衆見一鳩飛從金方去焉至今相傳蒼化為鳩云

太史公曰甚矣士之貴知遇也蒼事漢高其初不過一獵户耳而後大顯擢享爵無窮遇亦盛矣然特以猛戾之臣而事此猜忌之主卒能善始令終保全首領于牖下不可謂非幸也不然其不為韓宋之烹者

幾希噫至于和熹臨朝而凡在上林者且悉斥責矣其視蒼之遇又奚啻雲泥哉

龍驤將軍傳　馬

黃騘字子良大宛人也始祖龍嘗處河内挾圖籍以
干羲王王則之厥胤世有顯者黃帝時則有稱騰黃
穆王時則有稱渠黃其別錫之氏者吏不知凡幾皆
天下名俊騘其遠裔也曾祖隲居宛之貳師城會漢
天子遣李廣利伐宛城陷俘見于章臺曰遂家中國
母氏駃偶遊于煩黎山谷感神物而娠渡生騘于渥
洼水中一躍而起頭角迥異稍長超然有絶塵之想
一日飲于長城之窟相者見而異之曰龍頭烏目麟

腹虎胸尾如雲彗耳如插筒國之寶也使伯樂在廡
無留良矣時當晉之末造四方雲擾三嬴五駕之輩
皆欲並驅中原騘聞之長嘶曰彼材尚爾吾可以出
矣遂杖策從秦王堅王得之喜曰昔者穆公有騄黃
之求始皇有七名之異今茲相從其爲我馳驅乎
騘曰士爲知己者死御非其人則有佚而去耳乃著
緜以貢戎輔以韓衰縱橫騁鶩固有一蹴造青雲者
矣王因此千里材也館之東序命校人掌政圖師掌
教冠必垂纓束必鞶帶披雕鞴飾錦幣日見親寵侍

御焉有龍臣款段忌之言于上曰騘口不能齧足不
能踶胡爲稱良臣願往試之王曰此正騘之爲德也
子欲相角何異䟦猶校能韓盧並逐耶段大慙退永
興間燕慕容冲攻長安王親督戰時騘爲驃騎將軍
王爲冲所覊馳奔墮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騘即跑
躑臨澗接鞚王不能及騘又跪王攀之得登岸西走
後事平謂群臣曰昔無黃騘吾不知死所矣因敕命
爲龍驤將軍食三品料蹴其芻者有誅禁民家無得
畜龍精子慮傷之也大宛聞之吏選千里之材者五

百種以獻王曰吾思漢文却貢咨嗟嘆咏今所獻其
悉返之自是終秦王之朝族未有足以踵芳躅者至
晚年不堪重任乃以老致仕寢疾彌月雖郎璞亦莫
能療卒死于午月之壬申日訃聞上命群臣議楚禮
或曰請以王禮葬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豫章爲
題湊發甲卒爲壙老弱負土王曰過厚矣或曰請以
常禮葬之以壠灶爲槨以銅鑑爲棺齎以薑桂薦以
木蘭衣以火光葬于腹中王曰過儉矣李計曰敕惟
不棄此葬埋之中道也王曰善遂埋之以帷其子駒

有父風。嘗從太子丕軍中。聞鼓鞞之聲。輙先驅陷陣。故時人亦呼為黃驄年少云。

贊曰。歷考黃氏之族。周有八駿。秦有七名。漢有九逸。唐有十驥。後先相望。郁乎盛矣。然究其行事之實。均未有奇勲異績著聞于世。驄事符堅。不特揚武稱德。而且濟堅于危急存亡之秋。則較諸垂空名者更不侔也。驄誠桀驁也哉。獨柰何世主庸君以此得天下。而即以此治天下。可鄙也夫。

大蘭王傳　　猶

史氭字剛甫。其先斗星之精。養賢及民。大有功于世。回封于坎地。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必有王者興。厥後族類蕃衍。散處華夷間。然皆甍居茹草。食穢甘守。貧賤莫有顯者。惟氭産吳下。黧顏巨腹。露齒垂耳。魁然大物也。初宅于𣪊圈。似亦甚寠。寢以橧蓐。嗜以酒滓。特不至如遠方之族耳。嘗謂室也巴。（諱豕。李氏曰。餘倣此。）汝誠糟糠妻。苟富貴。何敢忌。宅西大蘭橋。每聲蘭以自警。夜半或有所思。輙怒噫長吁。人固已窺其有四

方之志矣。會北燕朝鮮大舉寇宋。遣野豉為將。豉白首青爪。金睛鑿齒。頂有毿毫。犬如筭。號為耶風元帥。報聞。下詔選天下英勇智謀之士。于時驊騮主譁薦氭于上。上敕吏召之。乃束縛以見。上怒責吏。為之親解其縛。拜為將軍。隨問曰。邊防告急。何以策之。氭曰。草寇固非有制之師。然其將猖獗。且頸挿激矢。能射物。此誠勁敵。未易圖也。所當固守險要。絕其歸路。使之糧盡兵罷。一戰可擒矣。上曰。善。然更難其守者。氭又曰。要害之地。悉有五族。當令一一為王守之。上喜

甚于是驅東以西則命冶梁州則命者漁陽則命厄齊徐則命聚與覔策既定滇越旬日乃大戰于長垣澤中遂生擒還以俘見上命加之腐刑更為鐵環穿其唇制之且貫之死以威示遠夷焉進鬣爵為魯津伯下詔褒美鬣亦止上表其畧曰造化勞我以形食我以織仗君之靈幸得至此叩首稱謝自此鬣之威聲遠震殊俗不踰年犬戎狗軹織貊之國皆来朝光祿丞太牢連章上奏以為史鬣功光社稷當膺爵土遂冊封為大蘭王時大亥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

癸亥遣官豪希下冊命文曰咨惟爾稟太陰之沉精標羣形于玄牝體肥腯而洪茂長無心以遊逸資豢養于人主雖無爵而有秩此爾之純也爾昔封國穀商號曰史氏業隆當時名垂後世此爾之美也白蹢彰于周詩涉波應乎隆象歌咏垂于人口經千載而流譽此爾之德也相與野遊惟爾為雄碩群數百自西徂東俯歃沫則成霧仰奮毫則生風猛毒必噬有敵必攻長驅直突陣無全鋒此爾之勇也况爾英聲遠聞既傾戎狄而胥服勳名樹立宜並愚奨而不磨

茲特封為大蘭王國號曰　永承休命爾其欽哉命下慨然太息曰今日始不負吾擊蘭自誓之志矣王子甚多長名脩次名貴又次名夷家後生者名幺幼餘不能悉數稍長即命封未有與王同國者也後有日者謂人曰大蘭王以亥日興必以丁日亡繼而果然故至今春秋丁祀王之胤與祭焉

傳者曰鬣之族爾雅載之備矣至于建偉績爵公侯者惟鬣一人然要其發跡之初則亦餓體之身艱難靡所不至可見天未嘗輕以大任與人而玉成之意

信不誣也世有適遭其窮而志即消沮不振者視之史鬣不愧顏哉

胡道洽傳　狐

胡道洽字螭甫青丘人也上世有號九尾胡者禹遇之塗山遂以為娶婦之應焉其與李氏郎氏並皆多壽每有享年八百者或謂胡氏世有三德一曰其色中和二曰小前大後三曰死則首丘德以致壽理或然也數傳至道洽頗事邪媚聞有妖婦名紫紫者變態百出且淫穢遂徃與偕處盡淂其妖嫫變化之術于是常自稱亦曰阿紫或時為淫婦宿于野或時為美女泣于道體有臊氣常以名香自隨人遇之卒相禍生平獨與東門黃耳者為世仇耳絶有力胡生遥見輙奔走驚避性多疑亦甚慧北土洮寒遇風勁則氷合俯而聽之稍有水聲即厥凝之甚亦莫敢行故北人渡氷必視胡生之跡為行止焉一日走長安經武都之山值猛虎虎將啖之胡生恐甚乃紿之曰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欲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不信我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者乎虎以為然遂與之行獸見皆走虎乃果舍而去曰淂倖免焉抵長安僑居于市中自云廣陵人以

醫術行人服之輙有奇驗相濟甚衆不踰年市之子弟徃徃從門下市人皆稱為老胡先生自審死日誡弟子曰我生與黃耳作仇誓終身不相見氣絶便殯勿令其輩見我尸也言訖即殞為治棺槨而斂之將葬怪其輕甚乃啓而視不見尸體惟存衣衾耳衆皆以為仙焉而更不知其術之能變化也後數年大智禪師居仙室坐禪一老人聽法大悟曰今已免老忽即亡去死于山陽僧衆訪之乃知即長安市之老胡屬時亾年九百餘矣

史臣曰余觀郭氏玄中記千歳之胡為淫婦百歳之胡為美女則自胡之先無不以妖術行者豈獨道洽哉世有黃耳之剛勇而其術始有時而窮于此亦足以見邪之不勝正矣但正人君子類多夭折而彼則世享遐壽謂天必福善禍淫其說可信耶

竹涼卿傳　扇

竹涼卿孤竹君之裔也先世以術顯于夏族遂遍四方或從事蜀府或與新安商賈遊惟涼卿平易近民人皆愛之時上南巡少司夏騶于上曰陛下欲風動四方非涼卿不可得上召見命于諸翰林分解煩劇諸翰林皆服其風裁上大笑曰朕以卿華爲翰林今見竹生則可無翰林矣乃拜爲司封郎諸公號爲歌章以書其紳未幾中秋夜宴涼卿翻然自如拂衣起曰時乎時乎吾將逝矣時上亦南還竹生遂東歸吳

會之閶訓子孫以清白明年夏復徵涼卿亦應召上謂夏曰朕見竹司封何憊之甚耶夏對曰竹生雖老而形尚矍鑠可以倫斯文之用上雖不用亦不棄也夫竹生貌不踰衆人而能隨時卷舒雅好丹青文墨故名士書寄與焉然性頗偏削遇葛巾服者與之昵見裘褐者即引去不納故諸公帳底羔羊之宴弗敢邀也

太史公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竹生之謂乎以咫尺之軀而奮揚于天子之庭足亦奇矣非夏其誰薦

之故清白之志非遇館閣之臣焉能顯聲若其承先裕後而聲名洋溢乎中國雖世濟其美又何加焉

干君傳 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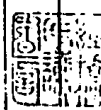
干君名節字虛中其先世為黃帝氏之御執
遂取青紫為帝畧地疆理南北未嘗不在焉會帝方
制樂律廷臣有籥師氏古葦籥之官後擅其藝有年
矣干君乃自謂善音律其藝過之籥氏甚不平訐其
陰私帝怒其隱情誅干君於嶰谷身首異處干君死
非其罪精神時鳴帝怪之命截其骨藏之樂府骨亦
甚怪人呼吸之輒能鳴帝知其果能音樂甚悔其死
取其骨為笙簫管籥能和律呂正五音帝憐之命邮

其子孫賁當篠簜之族至為蕃衍子孫各立小藝為
筐為筥為筆為筵莫不迎刃而解臨渭而釣處舟而
艤人間之事凡可用於世者靡不通曉先有國於首
陽之西者號孤竹當周武王時有二子抱清節聞武
王觀兵欲伐紂以為不義相與行歌而去食薇薇遂
餓而死故其子孫報其祖風無問少長皆挺挺有節
操故干氏支裔所在清人節士騷客才子莫不親而
愛之聞有干氏子弟競挽留使土著不忍捨去今淇
園渭川瀟湘之族尤其盛而得名者也干君性孤介

外直而中虛雖俯仰於世凡琴書尊酒之處尤所樂
居威儀亭亭極秀整霜雪不能侵其體膚清風時至
輒撇髯朗吟響遏行雲倫倫然旁若無人晉唐間七
賢六逸皆風流士莫不從其孫游樂無虛日有王子
猷者尤與君閒孫雅故身之所至率牽以自隨嘗曰
吾不可一日無此君也尤喜風月蘭石嘉與名勝相
追逐吾宋文湖州同與可蘇東坡居士軾子瞻近世
逃禪老人楊無咎補之至寫其像玩焉亦以干氏世
知愛朋游故也尤能輕身重義有織妾曰青奴客至

害義之談輒使薦寢人稱曰夫人亦不敢褻其稺子
皆斑衣客至乃脫衣供食雖剝膚不靳比客悅其味
無從見稺子者乃食於簣氏為人非笑之族有住持
江西道院者名鈞士士巧者秉閑多往從之當宋之
十四葉寶慶年間避凶嫌改瑞獨其嗣飛錫寓之陵
郡甘泉門外之百步彭城陂者尚仍其師之姓云彭
君諱某字尚父喬木故家取猗猗之義以切磋有斐
其文者故干氏子孫求庇焉
太史公曰余考干君世次尚矣自有書契簡策以來

未有子孫若是之蕃且盛者嗚呼休哉

木伯傳　桐

木伯字巨材世以豫章為甲族巨材產於豫章也其先著姓於庖羲氏佐黃帝籍發生之德死而為神名曰句芒族繖天下五分之一鴻黃氏識其貞且良遂擢用之大濟厥美氏到於今稱之曰若涉水之航兮登山之梯兮宴兮依兮無暴我長幼兮克肖基構者世不嘗絕或云火化已先民知附賴故滔仁之後鮮字鈞惡涎蒙　幽鬱亦深敢世教耳巨材得太和正氣生而雄奇始七歲有凌雲之姿既長磊落見節幹

善吟嘯風月清如鸞鶴麒鳳時與之狎性且寬簡重厚雖燕雀華喧涎其間處之泊然也漢天子將起明堂議三代禮樂凡巖野環秀皆見徵用巨材隨有司召見長安宮百工僉曰大器也有深棟之材宜尚重任翼群材者也當為首選上可之尋封大梁侯出納朕命於邦有光不顯諫繳訐不處君於邪側臨大事輒引周公之法正之帝謂侍臣曰禮天崇高饒承棟業配地博厚以朝萬靈振聲教於四中洋溢乎天下大梁侯功也諛言不入怨慝不作熙熙然以平朕心

亦其功也燕見以時正色不動望者若虹蜺架天左右前後輝如也鴻筆麗老頌帝功者尸之歌一日從容謂柱史曰吾筆委質聖朝幸亦至矣耻下君子三王今僅升也徒以真幹無怠於任過久不退將群邪臣盡我歟後大梁去位不以其禮而漢中微嗚呼鍾莽之亂謚號無存焉

史臣曰木非端木後也梁非魏大梁也予聞其生而雄傑德也待時而用智也繼仁者之後孝也履大位而不顛貞也與群材並進義也朝會以正功也致君於王道忠也大梁侯之德與士師乎雖老而不知退何異於全德耶

石溫傳　端硯

石溫中山人也上世補天有功食茲土故名其鄉其族多瑰奇磊砢之士頗有以怪稱者溫方正嚴重幼有異質至漢武時始知名與司馬相如東方朔校皋吾丘壽王游帝好文學相如首進用上從容問曰卿所厚善可與琢磨論議者誰歟相如頓首曰臣所交游有中山石溫寔端士也上遣使召之既至見之明光宮目若鸜鵒光炯然叩之音如鐘上笑曰古君子也豈吾萬石家種耶溫稽首曰臣愚朴不能獨任事非得臣攻陳譚管脩不可上趣召之偕至俱留侍中元封初帝封太山禪石閭泥封玉檢上自爲之文鐫以求長生事頗秘公卿侍從莫能知獨溫三人者與焉既竣事上坐明堂詔天下三人亦與焉定功行封群臣議曰臣等不知其詳發揮者脩也功第一研磨者譚也功第二而溫功居三上曰群臣議非是溫確然議論持正啓沃二子多矣苟非溫則譚何從研磨而脩亦無自發揮矣乃封溫玄都侯後帝與東方朔待詔金馬門相如雖重溫而常蔽其能溫諷之曰公

文章飄飄有淩雲之氣然非僕與研覈幽玄亦為致
是而成公之名耶相如默然無以對上嘗病令曰温
得賜告與脩潔退居度閣及愈祭河汾製秋風辭趣
召温温至方壓塵垢上見之愕然良久命左右拂拭
之温謝曰臣所謂韜光養晦者也及歸愀然曰自新
之功少不及為垢汙遂致羞辱苟不自重微有玷缺
將柰何古人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解可不懼哉自是
每閑居時閉閣不見面將赴召必洗沐齋以往上曰
是能潔白承德矣上晚年忽不樂遂絕意藝文温不

喜武人故敘客多不與交大將軍霍光亦疾之曰性
余奏事掖庭是子在上前立不為動真席上珍也今
何用我温聞亦不以屑意宣帝即位蜀人王褒獻聖
主得賢臣頌上悅之褒奏曰臣在蜀聞玄都侯名包
賜見之帝乃召温復進用温在上前儼立有常度上
由是重之年老就國得長生術宸壽其友修潔華殘
已久矣而温猶存後隱山中不知所終後世最良者
世居端溪族子曰確嗣為玄都侯後又有定陶氏才
器與温相若當魏武時有聲於臨漳銅雀臺人雖寶

愛其厚重歎於温焉
贊曰吾聞温幼承師匠氏琢磨成令器後仕隱無常
其磨而不磷始終一致是其德性温粹蓋亦名實相
孚可貴也已

華檟傳

皮匣

華檟者、南皮人也。其出自大武、宗族散落田野。后稷教民稼穡、宣力居多。其不任農事者、屬太宰放歸湯沐邑、因為華氏。武王會兵孟津、其以車三百兩助周伐商。有功、許之乘軒。天子褒賞諸侯車馬、以裹領金鉤、常預冲冲之飾。以其資質可久、使就準繩、為之縫掖佩以韋帶。進之于朝、上見其體貌方正、虛心待物、緘口為謹、不以瑣屑介意、悅之曰、腹中空洞無物者、非卿而誰。遂賜朱芾金革山龍華蟲之服、授以承旨

百職出納、王命兼掌號令典雅。檟為人沉默有容、未嘗輕泄一言。取舍惟人意、非召不至、非挾不行。省寺臺閣百執事府、遠海隅城邑、咸賴其用。文武士受一命任一職者、亦賴以將之。如使者有遠行、必與之偕以相像。式居則中處、屏衰不瑣、就下座、周旋布年。未嘗有遺棄。久而勑力衰老、啓齒微笑、伺間隙者從是而譖之上曰、卿憊矣、不善藏納、而露機面、諸而含慍非人、背沒而背人耶。召新進代其事、退老于家、以終身云。

史臣曰、詩云、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檟以容默見用、括囊無咎、不阿不伐、可謂善處世矣。一旦隙生肘腋、而見棄。嗚呼、端方正直者、黜之、巧言孔壬者、信用之、此實聽言者之罪、於檟乎何尤。

平涼夫人傳　竹夫人

平涼夫人諱脩字蟬娟不知其先所自來或言其俗當夏禹時已盛於林邑其支庶往往顯名荊揚之間曰篠曰簵皆名載帝籍歲貢其秀子弟於朝以待用皆能以材任器使人至今賴之夫人大父叔清宜春長其別子居餘干曰編實生夫人初生時胞有紫錦文其美甚膾炙人口家人謹護持育養其長偏脩肖其類宜春公曰吾子孫盛矣皆有用之材但貴賤隨遇不可知安得脩爲不參於賤用耶異時將作梁生

聞宜春語以告翰林文公以爲宜配君子翰林公曰淡氏婣乎曰無之曰滋乎曰無之公曰然吾固聞其清風高節矣當今之世惡夫溫柔而無節者使吾熱中已久生其爲我媒之納爲室宜亟勿緩於是將作生詣其宅以法度告語而成之翰林愛焉曰此吾股肱所倚也夫人不苟言笑平居未嘗下榻人或怪其似息嬀翰林曰不然是全於順者也上方有事南郊翰林當封及內乃得邑於平涼號平涼夫人於是貴人爭求娶於淡氏而淡氏之女遂半天下他日緇黃之族亦竊娶之翰林太息曰嗟乎向使我遂獲尚亦息滓將使夫人之清德與狗馬輩同名矣且宜春公悼於賤用果見於斯乎夫人侍翰林常半歲不離次至天霄霜乃退就閒館及翰林罷職守冬官之日夫人絕不見召而寵嬖錫奴進用矣人頗議翰林之無恒焉然夫人雖見引抑絕無喜慍後雖淪落塵埃亦默不言時人以爲難初夫人與翰林燕休翰林醉卧風軒昏寐展轉夫人墮地有痛聲翰林矍然驚悟自起撫之曰悠我乎夫人分言自此不自任時不免嗟

嗟翰林曰我非附炎之人偶不幸誤墮爾致傷乃著是耶乃召將作生曰夫人附我重勞之他日別選其姊姪清秀者來此夫人所以見絕也翰林猶戒家人謹置之後以無子而火化焉

贊曰吾於平涼見守道之福焉漢氏以前文字之傳陋矣簡籍所記淡氏之功最大然則脩之享封頤不宜哉初修之兄佳靚略等而剛塞過甚故將作生以配丁氏丁氏苦家也日虞權斧之釁虢其頂者數終不斷遂其頭忍蓋如此其季弟亦輕妙然以柔

輕薄見棄淪落與薪芻不異唯平凉在本支中静正豈開作配文家虛而不詘覩而不狎榮名始終嘉慶無極嗚呼盛哉

羅員傳　園扃

羅員越人也或云其先出自蠶叢衣被天下有大功其後漸衰弱云初員還不中度遇工師氏善剸裁乃員通於是名曰員員頗清素與渭川祝生友善祝生性剛特賴左右輔助卒成器遂為世用一日遊大夏夏有貴人祝融氏勢焰熏灼如火炙手可熱甚用勢酷毒生民民厭苦無所避聞員得清淨之道善解紛乃召之資奉揚仁風驅除掃拂使其勢不大逞當其時公卿大夫下至樵童牧豎及婦人女子莫不資員

之力於是交口薦譽員甚煩勞力不能給下里有蒲生楮生竊員之術以售於世風致相似而清雅不足故員益貴顯上時召員侍未央宮居廣廈講天下事至日昃汗流浹衣顧群臣皆憒憒員至上以手接振搖其體風論開爽帝笑曰所謂議論風生者乎遂留中員自疑質素朴乃潤色以文章雜以花鳥人物光耀奪目帝喜之幸上林屏左右顧日影射帝面員以身障之帝益喜他日較獵長楊遇雨乘輿蓋微側員障之如上林即日拜起居舍人初有車生在宫掖風

議傾動左右自員入宮車生遂廢相與爭功上前上曰車卿風議固大若員之以身障朕卿不及也上往往手自持員至命車左右持之而已車生自知寵幸不及黙侍殿隅不敢爭員出入與帝俱盼昧尤渥一日乃作歌曰暄而涼兮天道之常捨人知幾兮慎自藏遂辭歸晚年益自珍護不朽又挺直有立風論至老不衰時有同姓氏者形質頗宏偉有保障功亦得進見然帝不親任焉

贊曰吾聞越羅氏方幅甚整整衣被之則溫然陽春至其孫剸裁為員泠泠有清風卒俱顯用於世是其用雖不同才有巨細亦各當其時而已矣

紈素先生傳　紈扇

紈素先生夏時人也史逸其名氏世系隱居不仕有巢許之風夏啓始踐祚聞其賢使聘之曰德不孤固以風天下令民心鬱陶惟若灼先生幸矜憫請以輔翼果矣先生曰昔有虞氏作五絃之琴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其治未達君王實圖之臣賤且輕敢辭王使復之曰詩不云乎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既而至西面立下風以俟遂見柄任恩寵日隆出入禁闥至與上同卧起王欲封之謂群臣曰自吾

得先生心體寧静邪化日徂使天下之民飽食安寢而不知其煩酷擾者先生之功也意其容貌非常人殆箕星之精耶其國之東壁之墟使其子孫世世不絶與相終始先生辭不肯之國願侍左右上亦愛先生絲留不遣常侍上書府史墨進曰請誦先生德以品題之上顧先生素行潔白不受垢無所事題品自謂墨曰彼所謂皎潔如霜雪者何以藻飾為言者適謂之訢闔因賜號先生曰紈素初先生未進上嘗引蜚人塵稜與計議及得先生益踈稜被怨望因求見

詆先生自以功曰統素徒以面頰媚好得上于楷睫之間且數反覆否之任君若夫出則為賓客談入則驅除蚊蚋青蠅之徒使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而君王高枕無憂者臣實能之何見棄若是上叱之曰娲闩爾瑣尾人也統素之德所謂穆如清風者然先生獨不較退而語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吾寧與彼爭長乎自是王益親之而先生亦小心動止惟所使不少懈焉久之夏衰太康失德稍見疎棄先生乃遯世去復隱民間終身不見少康中興求先生之子孫稍復任用故其後世往往復有功於夏氏然其治行潔白頗墜其先祖之烈類多汙染流俗服朱綠青紫文繡務為淫巧以悅婦人惟家於齊者有名能傳其素風云

太史公曰統素之先蓋風姓史失其傳莫知其在唐虞之世為誰氏也或曰有吳羽山之畎者曰翟為名翼先生即其族矣然其世數遠近與其分徙派别之由皆不可考故予無得而論次焉至漢班婕妤廢處長信宮作詩以自悲頗引先生為比夫豈知先生之異於已哉蓋有心之格用舍舍故得而悲喜之此天下之常情也若夫先生者視窮通如寒暑之序而置用舍於度外哀樂奚自而入之哉彼兒女妄意有道者為然何足怪哉

廣諧史卷七　統素先生傳

歐兜公子傳　兜扇

歐兜公子出於孤竹之裔其形貌豐上豨下人名狀曰歐兜當炎帝祝融之世其道大行專掌握之柄於炎囂之門乃能奉揚仁風解吾民之慍善斥饒口驅利喙之徒其去酷吏来故人又其能事槍楮先生清白之標表裏明潔不與物競人自愛之且處有破敗之辱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余謂舞雩詠歸可同其趣其視觸熱褦襶者相去遠矣

黃連傳　集藥名

續隨子黃連字續斷酸棗人也其先本西域大黃氏有黃芩隨蜜陀僧畢澄伽來中國時謂之天竺黃乃連祖也遂居酸棗至連父黃芪為常山太守無子禱於石南威靈仙廟其夕夫人山慈姑氏夢神授以仙人杖而娠遂生連太守喜曰吾恐世自我斷得此而能續斷矣故命名連字以續斷號之曰續隨子皆取連續之義焉連生而厚朴腹垂如石斛呼為大腹子性果決明達無依阿膠滞態弱冠聞南藤史君子談

教秦椒山下得玄明之道乃負青箱乘木蘭舟入半天河不遠千里水道至長石登商陸抵秦皮氏定館舍薇川練為贄見史君子嘉其有遠志授以百部書連詳細辛勤讀之三年淹貫眾學開益智慮畫滑太玄精微之蘊一時同志杜仲曾青盧會輩皆史門高弟亦自以為不及也學成而歸郁里人蒲公英愛連之才謂太守君曰吾蒲黃之族當締姻好太守許諾遂以公女澤蘭為連妻太守奄休於家因餌丹砂中狼毒發無名異疽於背沒藥可療而卒葬之絡石山

連闢蔓剃除蓬荻結廬守墓三年日哭於梧桐淚着樹為之枯有仙茅生其塚玉泉出其旁石燕來巢鹿茸守户人以為孝感所致服除奉母隱亭歷村編通草菴閉箨敗蒲為覆以居之連躬牽牛以耕妻紡績天麻為昆布以供食時或不繼覆盆無餘糧至於餓生蘩蕪人不堪其苦窮連處之恭如也方其之食連夫婦嘗屑瞿麥大豆雜桑根榆皮以食其於事母備盡五味有旨甘遂養志之樂故人稱連為人參閔之孝不是過也於是名動天南星斗之下罔不聞之時

大將軍劉寄奴纂晉求禪位詔一時國老大臣皆起草蔿莫能揜破故紙營實事聞連博學遣胡王使者徐長卿乘連軺紫荷車以榧實絲帛於車前來聘連連曰吾學道豈射干名利為篡臣作藁本者耶爾善為我從容言之吾知毋當歸養老景天年而已豈他慕我如有旋復我者則吾當削亂髮披雌黃與訶棃勒從佛耳使者不能强謂連曰我當歸矣君觸忤王不留行使者復來貢郎不羌活也可為善計自防已連方因陳不即答其妻澤蘭恚曰大丈夫負千金道

義苟不充慰於懷死即死當磊磊落落如石英可也豈能伏神降志鉤吻結舌胡盧提妄求安息寄生於覆庭娛兒女萋靡之態耶況生死有命非可預知也長卿聞言躑躅而去至京三稜館復命寄奴果怒欲誅之其臣秦艽曰此乃敗蒲黃氏大風子耳殺徒污馬刀成附子之名且貶竄蒺藜之地不許回鄉以大苦之可也於是連夫婦俱被縶以延胡索雖跋涉薺泥中必貝母以行略無戚容行至馬兜鈴轄川有敗將大薊小薊聚衆劫掠誘引前胡柴胡女貞人馬入

塞占據理石等處連被掠語胡云毋老白頭乞命終養二薊頗知連名與胡麻木賊議欲生連令守理石南竹支郡以意諭連欲降之連笑曰爾知我是行乎為不肯阿魏篡臣故至此極黃金白玉豈污於猪苓狗脊之中乎胡纍衛矛巴戟赤箭以懼連連仰天雄韓而歎覺無畢解之詞胡怒殺連遂及其母見澤蘭烏頭若漆白臉如粉將留之求與合昏蘭甚怒氣惡實大戟手罵賊吾姑與夫俱死爾烏賊骨之手我寧獨活乎賊割其舌蘭噀血竭而死罵不絕口連從淺

其徒叙其名蘭室千金等書傳於世

太史公曰君子之學非言之難而行之難忠孝節義縫掖之士類能言之一旦臨患難遇事變求其躬行實蹈者百無一人學而能行履道終身如續隨子者豈易得哉况其厥内拒逆使罵厲人凛然正氣如嚴霜烈日之不可犯尤所難也故後世為學者多資連與苦參熊膽之功豈不以學至於連斯可以成人乎

盧生傳　鱸魚

盧生名膾字伯魚東吳人也稟性鯁介少習書兼通龜疇河洛之數以文章舉進士不第遂棄科舉業學擁劍讀太公范蠡兵法曰皷此則取蘇秦黃金印易事耳厄於貧惟啗蓴羹菰食而已有水母憐之每飯生生謝曰吾必重報母水母怒曰阿老婆牙齒衰落暮景龍鍾特哀君而進食詎望報乎觀子不凡異日蛟龍淂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子其勉之值歲飢海若盜起有劉黒獺者聚惡少數千剽掠人財貝珠玉又有烏郎乘時聚衆皆墨塗其面以相識别號曰烏賊嘗乘小蜑出没海島閩鮫室之民甚苦之後與黑獺圍台椎黒獺為首衆益繁朝廷遣江鮡將兵往捕之久不下盧生素善江鮡幕下士車螯因螯而求見焉鮡亦素聞膾名倒屣出迎炰鱉膾鯉具禮待之曰小子見識如井底蛙今海若盜久不下望先生見教焉膾曰烏賊跳梁猶釜魚幕燕勢必不久觀其出没如鬼如蜮未易擒滅苟非計誘之鷸蚌相持悠悠歲月無益也不若斂沿海師旅之衆詐言田師多匿戰艦

圍魚腹浦中。彼見吾去勢如大塞鮮鮮必洋洋而來之下將冰虎之兵。就海水圍合。邀其歸路。不過十日當悉取賊輩尸諸枯魚之肆。頵是下毋以江淮白面書生之言而忽之。蜆然其計。喜曰虜在吾目中矣。即辟膾鱠爲清江使者。一日命滔江屯駐。盡徵夔班師黑獺閘之果悉衆去。捨舟于蝦蟆陵下。上岸縱兵大掠。蜆命偏將劉鯤出其不意。率赤鯶三千與之接戰脉負未分。指麾兩伏戰艦。犀手揮卒鼓譟而前。鼉鼓振天地。射工注矢如雨。賊遂大敗。車螯盧膾各乘海

鰍船。蜆乘黃龍大艘。斷其歸路。賊衆望潮奪舟不及溺死甚衆。生擒一人。銷金抹額。黃顙黑面。蟿以鄗索。擁至帳前。乃賊魁烏鰂也。而黑獺亦中矢石。首碎而斃。餘悉蝌散。既而鯨鯢授首。衆皆歡呼。鰲抃捷聞。朝廷嘉其功。將封江蜆鮭陽侯。使西河也劍兵馬賜紫金魚袋。鰲與盧生沫管鮑交。乃自托頵涎琴高生爲赤松子遊。悉推功於膾。膾特賜出身。文字通印子一顆。借緋魚袋。遂貴顯焉。

烏氏傳　烏賊

烏氏者會稽上虞人也。莫知其名氏。少任俠使氣。出沒海中。宗族雖多。未嘗爲盜。人皆以賊稱之。名非其實也。上世有名算者。善九九術。習縱橫家天文地理星曆之數。靡不該貫。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得之以爲委吏。時范蠡當國。喜其能會計。凡錢穀甲兵出納大數。與夫縣鄙田畝之廣狹。賦祿餼餉之多寡。算悉與聞。魯哀二十二年越既入吳。奄有夫差之地。方論功行封之際。范蠡移書大夫種曰。吾聞之。高鳥盡。良弓

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逸樂。吾將乘扁舟泛五湖。高舉遠遯。全吾天年。子不亟去。且及禍。種依違不能決。遂有屬鏤之賜。而蠡去不知所終。算聞之。歎曰。吾媿無范公嘉遯之志。而坐見文種滅身之禍。尚何以生爲。遂赴海而死。今烏氏族聚海中。蓋算之後也。其人狀貌皆浸短小。而好游。眉目無足觀者。人多賤之。然腹藏之墨數斛。吐霧稍蔚然有稱。往往目爲智囊。豪家右族延坐尊俎間。杯斝流行。風味清美。自是聲譽藉甚。公卿大

夫皆不鄙棄之烏氏亦能開心見誠洞出肺腑衷與希公友善嘗語人曰吾本無他長惟知皆明興自得與希公游深有味其言每俎豆之事在士夫間亦膾炙人口而希公之助我亦多人固以此稱賞每延烏氏必與希公俱晚姜生子牙之後亦蒙善待烏氏初好老莊書嘗刳形去皮洗心除慾故持身潔白人喜親炙多主之以進然亦能中傷人士大夫由是忌之既而放浪海上時時弄文墨人尤切齒思食其肉春夏之交或退朝遨遊江浙為羅氏所得置之舟中狂

客數輩劇醉爭臠割啖之無餘謁亦或取尸諸市出其腸醢之以供食人亦美之號其骨海縹綃言其輕浮有遐舉之念醫家往往蓄之以已人疾夫烏氏平素固無顯然為賊之迹終不免俎豆鼎鑊之誅豈非柳子厚所謂知所避以求全不知滅迹以杜疑為窺者之所窺而致然耶嗚呼凡今之弄文墨自謂小有才而蒙不善之名者亦可鑒矣然烏氏支派極盛居温台者有季孫明南居澤泉四明者有章舉石巨明州之族有形質尤少者自稱瑣管人皆貴重之又有

名勳者沉晦江湖泥塗間有名規者以介冲自守有先知之明為九江貢士皆烏氏之別族云

太史公曰嘗聞故老言烏氏有為政於齋者得罪奔宋以其族行宋司城執而數之曰烏氏爾其潔淨精微之失者與好信而不好學者與殺人不忌慢令致期者與老而不死者與老子所謂智治國者與莊子所謂析交離親者與荀卿所謂害良楊雄所謂妄譽毀者與春秋之法亂臣賊子天下得以共誅之烏氏無以應宋人醢之子貢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詎不信夫

焦尾生傳 琴

生姓桐名焦尾字子操世居嶧山之陽始祖諱雜善養性能禁人邪心伏羲氏知其材始作成焉雜後有清角者仕黃帝朝亦甚有聲故其清韻相傳子孫代不乏人虞帝追其流風諭自今雜亂之賢者必重錄之用時有以桐之孫枝言于帝遂命毋句造就之館瑤臺錯以犀象徽以金玉籍以翠綠出入必以軫自是朱輪凡五錫焉帝嘗與之援手以歌南風之詩俗見寵幸周自文武王尤器愛之賜加二輪孔子訊之師襄所得其為人曰黯然黑頎然長曠然如望洋以斯知桐氏之家聲自羲皇時以迄成周曾未墜也至于楚之有繞梁齊之有號鍾並為希世奇珍皆雜三十六世孫生固其苗裔也生未振時吳人有以火桐氏者偶一異相過而聞桐之聲歎曰此必良材後當有興者亟援而出曰得不盡罹于火末慕舉生故遂以焦尾名生長不盈五尺軀旁有子十三其面粹而圓其背平而方愛有龍鶴之狀古人之形性素好絲竹吟風弄月陶然自樂妻司馬氏綠綺亦洞曉音律

聲價並高天下于時生為漢中郎家臣中郎志稍不平輒命之同席撫掌談笑相與歌五曲調五弄新聲嘹喨抑揚可掬徐而聽之宛如鸞鳳之和鳴也然中郎固甚愛生而生每自謂曰蔡中郎非不知音者但士求大就余終不能為王門伶人嘗有寒山故友薦于漢帝帝愛其風標超拜太常命掌樂府救平原守韓增上林令嗇夫與之同事更唱迭和雖各有所長而風韻清遠終不及生二人始深嫉之陰詆于上曰生雖美聲稱然以臣輩觀之經綸且若未倫殆自為一說者臣未樂聞其談也帝以問生生咈然曰談何容易臣之談有戒焉不坐不談不衣冠不談對俗子不談屢市不談疾風暴雨不談必欲扣臣所有其惟冬夜肅清月白垂光明窗淨几左有成連右有瓠巴伯牙按歌鍾期聽聲臣則新衣翠繫纓徽流芳曲引向闌清聲轉徹使鳥聞之而舞魚聽之而躍夫然後臣之心曲得盡洩于談也談何容易談何容易帝曰卿之言是也誠所謂陽春白雪其曲彌高則其和彌寡者歟然朕聞之樂可以適情亦可以增悲卿為樂

之說可能令寡人悲乎生幽思頃弄懭然而為之聲曰麥秀漸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橋梘依絕區兮臨迥溪帝大感悟悽愴傷心倚衰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為聲若此足矣因延之便殿遷為中常侍日櫳御不離於身自是二人亦愧服不敢復言一日上晏駕生乃登靈牀作歌以挽之云碧山岑岑寂素絲何清幽猝為風入松崖谷颯已秋嗚呼漢君王零落歸山丘死兮若有知魂兮從我遊嗣帝側聞躭之揮淚起彝生怒以首撞帝帝使人曳下殿命殺之生曰乞申一言而死帝曰何生曰臣撞桀紂之君不撞堯舜之主帝曰寡人過矣乃捨之懸其象于壁以為戒然生亦從此疎于帝遂上疏其畧曰臣以樗櫟之材圖容之微先帝不棄命隸太常今茲有年形聲俱敝不能復獻章奏願乞骸骨歸詔許之歸卧高閣以齒終焉李尤為之銘曰至人托玩瀵德宣情徽音虛遠感物悟靈存雅郤鄭浮侈是禁條暢和正樂而不淫其後族類不一散居于中國夷狄有以阮竽胡為姓者有以筑為名者又有以琵琶為氏者胃與其族然皆非其聲裔獨出自龍門者始能繩祖武云

太史公曰士之立身莫要守正持守既正則雖曲藝之微亦猶足以自見者焦尾之兩事漢帝非獨以善音律見幸即其麥秀之歌桀紂之規古良臣不是過者若徒謂其適情理性末矣禮曰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其聲則思忠義之臣其焦尾之謂哉

廣諧史十卷 內府藏本

明陳邦俊編邦俊字㒷卿秀水人先是徐常吉嘗采錄唐宋以來以物爲傳者七十餘篇彙而錄之名曰諧史邦俊因復爲增補得二百四十餘首夫寓言十九原比諸史傳之滑稽一時游戲成文未嘗不可少資諷諭至於效尤滋甚面目轉同無益文章徒煩楮墨捜羅雖富亦難免於叠牀架屋之譏矣

清異續錄一卷

〔明〕李肇亨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清異續錄三卷》提要

清異續錄

例述

是編雖踵陶秀實而作然陶多紀其逸事但談

必標其韵事可庇詩材遊覽秀之林愛羅剎脩入

若之圃鵜摠清芬

清石不異則誰皆譜石總屬尋常異而不清則說恩豺

狐無問大雅予爰稍字故續輯此編事多異

雷溪學海飄史

毛倚薛瑣拮

搴芳芷者信手拮据集腋裘者隨方補綴碎金斷璧璀

璨同收編貝聯珠珍奇錯爲欵雖判於分門時不叙

乎世次

片言偶永欲典詩話之腴一事清珍盡作類書之冗庶

使座中褰眼對此忽明吟裏枯腸有斯否之

是編之就也翼龔劉積則千巖氏集副墨之點鸞虎訂

魚則梅墩子助梵扉之鑒腹姝相印嗜好同心

予性喜流覽才慳記誦因成未醫乙夜靡勤鄉嬛[illegible]裏
竹探仙源天祿閣中空傳蔡邕詎免譏于寡陋尤望
正於滄宏雲連謹識

天文　地理　君道　官志
居子　女行　私庶　釋族
仙宗　人事　辭苑　藝能
肢幹　居室　衣服　粧飾
器具　珍寶　文用
蔬菜　藥品
百果　禽鳥
獸畜　百決　酒醬
茶飲　饌饈　喪葬
神鬼　妖異

清異續錄

吳溪李華書輯

天文

天笑

莊子曰玉女投壺天帝為之笑則電

天乳

列星圖曰天乳在氐北降為甘露

天穿

[illegible]陽以正月二十[illegible]以紅縷繫餅餌擲之屋上
之補天穿

天殼

宋仲殊曰天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又曰
北海只換着天殼遮過

天弓

天弓虹也又謂之帝弓出白虎通

天紳

天紳瀑布韓愈詩懸瀑垂天紳孟郊詩落溜擲天紳軾
軾詩餘波猶足掛天紳

卵色天

唐詩殘霞蹙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卵色天東坡詩應把

鵂夷一尊酒相逢卵色五湖天先大夫嘗詩云谿合𡸁
卵石天作蛤斑雲又異

文露武露

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見其國邪
散者人尚武文彩者則露凝重

日芒

日有九芒月有十芒方諸宮有服日月芒法出華陽真
誥

養日

夏小正云五月時有養日十月時有養夜養日〻漫深
也養夜若日之長也

脩月戶

唐太和中鄭仁本表弟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
境極幽邃遂迷歸路忽覺叢薄中有鼾聲披榛視之
見一人布衣甚潔白枕一樸物方眠熟即呼之再三乃
起坐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
月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
八萬二千戶脩之予即一數因開襆有斧鑿數事玉屑
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長生可一生無疾耳
乃起指一支逕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忽不見

雌雄歲月

廣書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雄
在於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觜日雄在子又
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為歲陽
故謂之雄十二支為歲陰故謂之雌畢觜為月雌雄不
可曉又宋玉風賦有雌風雄風之說沉約有雌霓連蜷
之句春秋元命苞云陰陽合而為雷師曠占曰春雷始
起其音格〻其霹靂者為雄雷旱氣也其鳴依〻不大
霹靂者為雌雷水氣也

取月

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一日欲自桂過胡同行
二人艤艇止桂林郊外僧寺韓生夜不寐自抱一籃持
匏杓出就庭下衆往視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
狀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恐他夕風雨夜裏闇此特
緩急耳衆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敝杓如故衆益哂
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至江亭命僕治辦餚膳多市
酒期醉會天大風日暮風益急燈燭不得張衆大悶一
客忽念前夕事戲嬲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寧撫
掌曰我幾忘之即狼狽走舟中取籃杓一揮則白光燎
焉見廣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如秋天晴夕月

之敗洩秋毫皆覩衆乃太呼痛飲遂四駭醉生又酌敗
而收之藍夜乃黒如故出三水犢

乏月

四月曰乏月冬穀既盡夏麥未登宜賑之絶救飢窮見

四時纂要

月路

今草畨經云江東諸處多于衢路間拾得桂子破之今
香古老相傳是月中下也不知當地何以獨有寧非月
路耶餘杭靈隠寺僧種得一株近代詩人多所著述漢
武洞冥記云有遠飛鷄翔徐步還嘗含桂實歸于南土
所以北方無之月路因宜有也月路之說尤異出瑯琊
代醉編

愚月

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〻虧至晦謂之愚月

食月

齊雲遂費月落入懷乃擘而食之脆如氷片味美遂更
名月德云

青雪

廣延國去燕七萬里其地常雨青雪水霜色皆紺碧
采要

三墳書云月雲素雯

三素雲

李義山送宮人入道詩九枝燈外朝金殿三素雲中侍
玉樓蘇觀公春帖子詞云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
侍玉宸按臨其入道秘言曰立春清明朝北望有紫緑
白雲者為三元君三素飛雲也乘八輪之輿上詣天帝
天子候見再拜自陳乞得給侍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輦
者白日昇天

屑雲

上樞經云雷部鬼神屑雲雕雷無有已時檄龍命雅以
息彼作

囊雲

耳談載寧廢王之先王號癯仙者好文多藝兼善攝生
每月令人往廬山巔囊収稠雲以歸小屋曰雲齋障以
簾幕每日放雲一囊令四壁亂氣象動如在巖壑間
鄉笪仕江州司理被謫拂衣賦小詩曰自拂衣塵馬上
來五年嚙藥坐氷臺雖然學得囊雲法不取廬山半點
回

礮車雲

米收府今日江頭風勢惡礮車雲起雨猶餘礮車雲蓋

明語也

白鶴雲

易説曰春有白雀雲易通云春分正陽雲出坎如積白

鵠

雲族雲市

聰衆曰莊子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未聚而雨書澤

少也李義山雪賦曰飄蕩一從于月窟漸浬合隨于雲

市亦奇

寶露

拾遺記云帝嚳時有丹丘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舜遷

寶露甕於零陵東朔作寶甕銘曰宝露起尹露臺祥風

生于月館其露又名天酒

露脚

杜詩曰脚下平地李賀詩露脚斜飛濕寒兔喻兔詩鴉

天露脚雨東坡詩月脚垂孤光

紫瓊霜

李白遊慈恩寺寺僧捧牌乞詩白題畢僧獻紫瓊霜挼

拾遺記廣延國霜皆紺碧曰紫霜

美人虹

搢卜志延載古者有夫婦荒年菜食而死化成青虹俗

呼為美人虹

五風生日

太湖漁船以十月初五日為五風生日聚舟祭祀合樂

散福飲酒極醉狂噪爭鬬各船互相驚擾則以為有魚

友風子雨

風與雲並行故曰友雨因雲而生故曰子

擷鵠風

洪覺範詩已收一霎掛龍雨忽起千岩擷鵠風皆方言

樵風

孔靈符會稽記云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

箭漢太尉鄭弘嘗採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

何所欲弘曰我患若耶谿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

後果然故若耶谿風號樵風求之間詩云日暮更樵風

錢公輔詩云仙客書因一箭贈五雲樵風直到五雲間

裂葉風

裂葉風八月風也出洞冥記裂葉可對鳴條

祛塵風

拾遺記崑崙山有祛塵風若衣服垢污吹之亦潔

四雨

土个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珠飄春

一雨皆警句也然不若洗
蕩涨泥者花雨為佳

月額雨

月額雨旦日雨也金樓子云

杜翁雨

黄山谷詩幾點杜翁雨一番花信風又提要録云杜翁
杜毋不食宿食故當杜時必有雨

錦雨

陸機要覽云夏日連陰雨名錦雨見五色線

洒淚雨

歲時雜記七月六日有雨謂洗車雨七日有雨謂
洒淚雨

漏雨

青城山有六時更漏雨黄冠東香行道隨香烟所至逐
雨洒之

荳花雨液雨

荆楚歲時記云八月雨謂之荳花雨又云冬時和暖似
春故曰小春此月内一雨謂之液雨百虫飲此而藏蟄
俗呼為藥水

相雨

有相雨書

雨

杜子卧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鄰巷車馬
客稀雨來新雨不來出白孔六帖

硬雨

宋紹興間臨安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學官𦂳廷請修葺
言雨雹遂稱硬雨

爛雨

同州人謂雨雹是為爛雨

雨母

湘東有雨母山

雨腿

張仲舒在廣天雨絲罪牒甚多

雨香

蕭總曾遇洛神女後至葭萌途雨認得香氣曰此雨從
巫山来獨我知之

改水

續禮儀志云冬至日鑽燧改火夏至日浚井改水然則
古人水火皆改所謂陰鑑陽鐩是也

竹秋蘭秋

竹秋猶四月為麥秋之蘭秋七月也

虎鳴

虎鳴雷也河圖云

利眼

陸機演連珠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

註云利眼日也

朔陽

朔陽日也海賦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

夜春

田家以豐晴夜雨為夜春見表異錄李師 坦庵詞有

此夜一鬧

黃綿襖子

何斯舉作黃綿襖子歌其序言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

既晴鄰里相呼負日曰黃綿襖子出矣

五明囊

述仙記云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百草露以洗眼

折綿

阮籍詩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又庾肩吾

詩勁氣方凝海清霜正折綿

白戰

汝陰得雪會飲聚星堂約客詩效歐公禁不以

鶩等為比不使皓鮮白素等字落句云汝南先

有故事醉翁詩語誰續說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

許持寸鐵

山巾

包賀詩露是山巾之船為水靸鞋

槐序

夏日曰槐序王晏和徐孝嗣詩槐序候方調

瑞葉

金壺詩話宋祥符中有王綸者為太子中允其女年十

四年聰慧嘗作雪詩曰何事月娥欺不在亂飄瑞葉

在人間父問瑞葉何出言天上有瑞木花開六出云云

蕭晨

蕭晨秋也殷仲文詩哲匠感蕭晨

星渴

晉書秦苻 生時太白犯東井有司奏井乃秦之分野

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于京師生日星入井者必將渴

耳

浮金房

真人呼風為浮金房在明霞之上九戶在瓊闕之

反七籤

志風也呂黎詩雪霜刻以悽[illegible]相空衢

風駟

秋風謂之駟春雲謂之馬見月令廣義

寒姿生日

每歲十月十六為寒姿生日占晴主冬暖見月令廣義

雀錫

雀錫露名古云甘露為瑞雀錫為災

地理

地肺

[illegible]詩渾詩高次條地肺賦逖憶天台某諡曰金陵者洞
埋之膏腴句曲之地

地喉地乳

大怪山為地喉岐山為地乳

九州圖

膏班刻石為九州圖

四百三十二峯

四百三十二峯羅浮山峰數也

附國

北魏為附國猶言附庸也外夷隨處畜牧遷徙
故又曰行國

天藏

北魏元雅曰鹽池天藏也故宋人私鹽私茶四穴以天
藏月圓為對

田本命

世謂正月三日為田本命浙西人謂之夏正三蓋言夏
正之三日也

錦地

大慈寺壁畫明皇按樂畫其地生畫色草謂之錦地張
[illegible]書今人猶去園閉其門後五日開復生如初故

過雲

四明山中有雲不絕者二十里民皆家雲之南北每相
從謂之過雲陸龜蒙有詩曰相訪一程雲雲深路僅分
晴臺隨日辨推谷帶風開曉着衣全濕寒街酒不醺幾
回歸思靜彷彿見蘇君

雷耕

雷州陰晦之夕謂之雷耕曉視田中必有開墾之迹

金霧素霧

嶺南有平沙下里色如金若秋屑霏霏常流數行
風吹沙起若霧亦名金霧亦曰金塵見拾遺記

曰曲江縣有銀山常多紫霧

茶城 酒城

蘇州之北有茶城相傳楚漢會茶之所酒城在蘇州壇塘吳王夫差祭子胥處臨祭勸酒故名酒城亦名壇城

鶴城

長垣縣有寉城昔夏累養寉於此見城塚記

日歲

王歲方千里象日月經圍故曰日歲又曰 圍見拾遺

總類

焚臺

水經註北十城火從地中出名曰焚臺

鶴國

神異經西海有寉人長七寸

鶴關

寉關即邊關也唐詩寉關音信斷李後主詞曰細雨夢迴鷄塞遠小樓吹徹寉閑寒鷄塞人多知之寉關罕用

鹿市

昌順磨山高七百餘丈有一穴中有平地諸山之鹿一次於其中號曰鹿市

花水桃花石

山泉滴水皆成梅花定海東北桃州山昔傳安醉墨洒于石上遂成桃花今名桃花石

菊水

南陽酈縣有甘谷水甘美其山上有大菊落水從山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餘家不復穿井仰飲此水上壽百二三十其年七八十者為夭菊花輕身益氣令人堅强故也

影娥池

三輔黃圖曰漢武帝鑿池以翫月使宮人乘月弄月影影娥池

折洗惠泉

周輝以惠泉餉人患瓶盎氣用細砂淋之謂之折洗惠泉見紫桃又綴

白雲村

唐詩人方干故宅在嚴州釣臺南二里白雲村

娉婷市

洪州娉婷市五代鍾傳侍兒所常居後以名市里少重娉以温柔鄉

息明泉

與遠公談易林間泉側愛其辯博遠公曰居[illegible]

湯因號聰明泉

茅丁水

溪嘉城西北山麓有一石洞泉出其間時聞洞中衆滴聲良久一滴清如金石黄魯直題詩云古人題作東丁水自古東丁直到今我為改名方響洞要知山水有清音

香水溪

吳故宮有香水溪西施浴處人呼脂粉塘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人塵見述異記

餘不谿

湖州有餘英溪餘不溪不當作柑郎今言花蒂也

棗箭沙

臨安府仁和縣圖經出棗箭沙在縣東四里海際之人採用為鼓鑄銅錫之模諸州皆來採㨨那沙可以碾玉也出西溪叢語

澆花井

孟縣西南舊河陽城内東晉潘岳有此井

軟灘

堰

皮堰出宋河渠志

泉

詩石磴瀉紅泉

裙腰路

白樂天杭州春望詩云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注云孤山寺路在湖洲草綠時望如裙腰矛亦有句云展齒芹泥輭裙腰草色肥

湖嵌

湖嵌石也韓文公有詩云湖嵌費攜挈

逃石

石在曲江縣經云本在桂陽因夜迅雷至此鄉人見石

隨衆因以名之

醉石

淵明所居栗里兩山間有大石仰視懸瀑可坐十人號醉石以視平泉園中醒酒石又有間矣

石燭

老學菴筆記云宋白石石燭詩云但喜明如蠟何嫌色似黳燭出延安予在南鄭數見之其堅如石焰席極明亦有淚燭烟濃能熏汚帷幕衣服故西人亦不貴之

氣核

石

俞曰石者氣之核也

紅

有宮五門東有石樓〻下兩石鼓扣之清越此

金也晉孝武樂章曰神鉦一震九域同來見郡國志

媼神

媼神地神也出漢書

三出二妙

鳳州三出手柳酒宣州四出漆栗筆宴二妙蘇州兒越

州女

竹泉

泉在松滋縣南九十里

君道

玉鏡

尚書帝命驗期曰桀失玉鏡用其噬虎註玉鏡謂清明

之道虎謂其暴虐孝經援神契曰后俞任威折其玉斗

失其金椎註玉斗渾儀金椎言國之寶也

真冷

真冷遺命也出莊子山木篇舜之將死真冷禹曰註云

冷曉也謂以真道曉語禹也

弄田

昭帝紀上耕于鉤盾弄田註云謂遊宴之田天子所

盖即弄臣之義

寄生

馬懿奏曹爽曰天下洶〻人懷疑懼陛下便為寄生

牝朝

唐人目武后時為牝朝

鑒諫

柳公權心正筆正之對穆宗知其以筆諫柳公綽進大

鑒箴曰氣行無間隙不在大鑒箴曰御變腹深者蓋以

鑒諫也

官忠

鶴相

丁晉公作清化宮之裔為印記時人謂之鶴相

癭相

國史王欽若項有小疣人目為癭相

車丞相

田千秋老年朝見得乘小車至宮殿因號車丞相

三照相公

范覺民作相方三十二歲肥白如冠玉旦起與晨頭帶

中皆須攬鏡時謂三照相公見鷄肋集

脈相

溥為相喜論事大為李昇等所疾先溥後不告每

袁但假寐而已時號睡相

麴部尚書

汝陽王璡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蓄酒作金銀龜魚浮沉其中為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

三覺侍郎

趙叔問為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厭賓客在省遂家掛歇息牌於門首呼為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第也

枯松太保

王建平東川諸將爭功王宗裕立枯樹下未嘗自伐時號枯松太保可對大樹將軍

玉笋門生

困話錄李閔宗知貢舉門生多俊秀時謂玉笋門生

荒飽校官

商君謂之荒飽吴起謂之校官皆謂尸位素殄

手搏狀元

涑水紀聞宋太祖時王嗣宗與趙昌言爭狀元於殿前上乃令二人手搏約勝者與之昌言髮禿嗣宗毆其幞頭墮地趨前曰臣勝之矣上笑以嗣宗為狀元

翰林三昧

林志學士下直出門相謔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乘馬謂之大三昧

一條氷

宋陳彭年兼數職皆文翰清秘之目人謂其官銜為一條氷

惜春御史

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

御史茶瓶

御史臺記云御史三院一曰臺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察院廳居南會昌初察院御史鄭路所葺禮察廳謂之松廳南有古松也刑察廳謂之魘廳寢于此多鬼魘也兵察廳掌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貯于陶器以防暑濕御史躬親監啓故謂之御史茶瓶

御史本草

唐賈忠言撰御史本草以裹行為合口椒最有毒監察為開口椒微毒殿中為蘼蕪侍御史為脆梨漸入佳味遷員外為甘子言可以久

粉侯

𣲖世以駙馬為粉侯文及甫抵書邢恕乃以駙馬韓嘉彥之兄忠彥為粉昆

冰廳

祠部呼為冰廳言其清冷也出因話錄

白鳩郎

會稽典錄徐寔在役致來白鳩巢戶側臨淮太守鄭弘舉為孝廉朝廷称為白鳩郎

蓮幕

庾杲之為王儉長史與之書曰庾景行遊得泛綠水依紅蓮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池景行杲之字也

髯鬚主簿

外史檮杌王建僭蜀以上封事李景為眉山主簿其制畧曰旌其忠藎之心委以髯鬚之職註云古今注羊一名髯鬚主簿

清郎香尉

北齊袁聿修字叔德在官廉慎為尚書郎十年未曾受斗酒之饋尚書邢邵與袁舊款於省中戲呼聿為清郎漢雍仲進南海香拜落陽尉時號香尉

漫郎漫尉

元次山有漫郎文黃魯直作葉縣尉因作漫尉詩

蛾眉班

唐制兩省官對立之班名

四禁

中書四禁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遺失

眡臣

眡臣師慎自称也

麋鹿臣

唐右補闕陸洿篆書題名在茅山自稱麋鹿臣

鴈臣

元魏時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来春去以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鴈臣

雞廉

鹽鐵論曰非患儒之雞廉患在位者之虎飽鴟咽於求覽無所孑遺耳

桃花綬

漢官儀二千石綬青地桃花縹長丈八尺

蕋榜

世傳大羅天放榜於蕋珠宮故稱蕋榜李義山贈同年詩曰同記大羅天上事衆仙何日詠霓裳又放榜後必有一人下世者謂之報羅使

榜花

秦中記云唐大中以来禮部放榜有姓氏稀僻者名之

□膀花

橘皮榜

唐南近事給事中喬舜知貢舉進士及第者五人皆以舉數升降等甲無名子謂喬之榜額陳橘皮年者居上

百篇科

吳士孫發審舉百篇科及日休贈以詩曰百篇宮體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陸龜蒙亦有云百應天授與詩情百詠惟清一日成其見推于當時如此出中吳紀聞

棟花舍人

戒庵老人漫筆云南京僞制木樨花開時造餅有揀花舍人五百名

瑞錦窠

唐舊說禮部員外郎也

望有樓

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為太常於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號崔公望有樓

無涓

漢後宮位號有名無涓者註涓潔也言無所不涓潔也

一字奇見表異錄

花鳥使

□皇遣使擇天下姝好號花鳥使

圍巷州邑

宋明帝好圍巷置圍巷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圍巷州大中正以王湛等為小中正

兀日

遯齋閒覧云仕宦多忌兀日不赴官人多不曉兀之義或云即兀日上官忌初四初七十六十九日名曰不祥日

化鵠

鄱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州為治中學仙術善解飛騰每夕輒凌空歸家曉則還州嘗元會至尨不及朝列化為白鵠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隻履耽驚還就列左右莫不駭異人知縣令王喬之履為鳧太守鮑靚之履為燕而不知治中之履又為鵠也

山驢

梁稗言於胎宗曰趙崇是輕薄圍頭於鄂州坐上佯不識駱駝呼為山驢王遂左三事之拜

松門

元微之詩云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　蓋唐正政殿為正衙殿庭東西有四松々下待制官立班之

之殿門外有桑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

蝦蟆更

舊聞宮漏有六更不知何代而歸　詩話中詩載汪水雲叙亡宋事有亂點傳籌殺六更之句豹隱紀談載楊誠齋詩曰天上歸來已六更因知宋事不知何以有六更也後見緗素雜記曰宋內五更絕梆鼓遍作謂之蝦蟆更其時禁門開而百官入所謂六更也如外方之攢點即今之撥　諸耳出七修類稾

君子

漢聖

劉瑑精于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唐衛大經邃于易人謂之易聖見表異錄

墟王

蕭道賜以禮讓稱居鄉有爭訟者輒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墟王見南史

西湖長

東坡守杭守潁皆有西湖故潁川謝表曰入參兩禁每忝二麾之榮出典二州輒為西湖之長秦少章詩云十里芙蕖蕭蕩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閒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誠齋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潁汝及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休出宦林玉露

女行

錦車

楊用修云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嫽漢宮人也善書史衆錦車持節和戎而歸此事甚奇而六朝人無入篇詠者惟劉孝威詩錦車勞遠駕駱賓王詩鄉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徐陵詩雲揭錦車節月照角弓弦僅一句一字而已此事可畫可歌勝於咏明妃之失節文姬之偽化多矣

繡旗錦繖

馮寶妻洗氏戰則錦繖寶幰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金史有繡旗女將與李全戰者可對錦繖夫人

穰芳亭

魏志云鉅野有穰芳亭邑人秋成報祭所也一日鄉耆謀立石其中延士人王維翰書穰芳亭字維翰未至有奴謝天者者問祀事既畢何為遲留不飲衆曰候維翰至書石耳謝遂以身衣當筆書穰芳二字會維翰至詰

了字以足之父老遂命刻王謝竟成夫婦後王戲謝詩曰昔日章臺見舞腰行人無不折枝條天香落云從今已付舟青手一任狂風不動搖維翰登進士與天香偕老

秋水

東真宗妾近臣語及莊子忽命呼秋水至則翠鬟綠衣小女童也朗誦秋水篇聞者悚異之

紅淚

灼灼錦城官妓也善舞柘枝能歌水調相府筵中與河東人坐接神通目授如故相識自此不復面矣灼灼以軟綃多聚紅淚密寄河東人

雪兒

李密愛姬也每賓朋篇章有奇麗者命雪兒協律歌之故韓定辭詩云勸愢好將銀筆逐麗詞堪付雪兒歌

小紅

小紅順陽公青衣也有色藝順陽之請老姜堯章詣之一日授簡徵新聲堯章製暗香疏影兩曲公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堯章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之一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琢新詞韵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橋堯章每喜自度曲吹洞簫小紅輒歌而和之

河瀆親家

郭令公鎮蒲欲造浮橋而急流毀埠公酹酒許以小女妻之其夕水迴橋成水上生埠而女尋卒因塑廟中人遂立公祠號河瀆親家翁

錢樹子

唐許子和吉州永新倡家女入宮名永新安祿山亂流落民間為士人妻士人死復爲倡能變新聲臨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

月點錢

大曆以前士大夫妻多妬悍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見酉陽雜俎

入月

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言女子月事下也

麗豎

麗豎婢也見張衡青衣賦

乳姐

屬之乳姐傳以潼郎今乳母也見諸事拾遺

尋香人

西域謂娼妓為尋香人出韵府

香兒

元載妓薛瓊英幼以香屑啖之長而肌香故名香兒

湔裙

古語云渡河湔裙生子必易宋胡宿銀河詩猶餘仙媪湔裙水幾見星妃度襪塵

解愁

蜀潘炕字凝夢有嬖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蕋而生有國色善為新聲及小詩見蜀檮杌

上頭

上頭今世女子之笄也而娼家處女初薦寢于人亦曰上頭花蕋夫人宮詞云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使上頭

囀春鶯

西清詩話宋王晉卿謫貶均州侍姬逐盡有一歌者號囀春鶯色藝兩絕不知流落何許二年內徙道過許昌市傍小樓聞泣聲甚怨晉卿問之乃囀春鶯也恨不復得因賦一聯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

閉門羮

宣城妓史鳳待客以等上者以迷香洞神机枕鎖蓮燈之則交紅被傳香枕下列不相見以閉門羮待之使人致語曰請相公夢中來有馬食客於鳳華齋餞三十萬盡納之得至迷香洞題九迷詩於青屏而歸

鈿蟬金鴈

溫庭筠贈彈箏者詩天寶年中事玉皇曾將新曲教寧王鈿蟬金鴈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鈿蟬金鴈皆歌妓名

掃眉才子

胡曾贈薛濤詩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

梨渦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於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旁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梨倩也出鶴林玉露

春夢婆

蘇子瞻謫昌化軍一日過黎子雲遇雨乃從農家借箬笠戴之着屐歸婦人小兒相隨而笑邑犬群吠又嘗負大瓢行歌田野間有老婦年七十謂曰內翰昔日富貴由今日視之如一場春夢東坡然之里人因呼老婦為春夢婆

人李州文有高妹妹七歲轉々所鎮州王緒書記韓定辭死節太常謚之曰愍所愛妓以贈劉仁恭所
使慕容彥式々作轉々賦其文甚美見北夢瑣言 皎々貞元末妓渭陽趙生女米小名於白樂天樂天曰
北見甚白皆可名皎々有文士過之為述其義始嘲樂天之戲盖諧種姓不明取古詩皎々河漢女也何僕寓
意何沉耳柔々出善謔綠柔々 折情集有寶翠吊妓柔々詩曰芳菲美戳不禁風未到春殘已墜紅惟有側翰
車上鐸耳邊噹々常似叫柔々 宋宣仁太后小名 堅々 元名妓剃姓 六々 馮兔名妓馮姓
香々 秦州妓女 美々 長葛尉劉立妻楊氏生小女美々洄死托生趙尉長官家為女年十六七於庭上
者花過立赴縣尹之招見之忽然暴卒及魏乃言前生是劉立妻楊氏有女名美々有僕名秋芳合誹陽世而
情愛未斷遂獲見劉不覺悶絕甚異遂白於客衆共贊成再娶於是美々丸於母三歲矣見會昌解顧錄
珍々 妓名宋妾錢小山詞中有云晚見珍々廷是朝雲來作高唐夢裡人 輕々 宋向子諲
錢鄉席上贈侍人難々嫦人僑一關 安口 爾宋妓唐安々理宗癸丑元夕呼入禁中歌色絕倫上受幸之
又元忠宣公女名安安同母蔣氏死節 稱々 宋梅聖俞集有女稱々墓碑記銘 小星々 唐閨
士在楊以試明堂大珠詩知名贅句云夜來復月合懷僕一星孤明年卒惟一女名星星始悟其為讖也見唐
詩紀 翩々 南陵名妓徐翩々同遊集山為之作 汪司馬伯玉 素々 慧月天人品 近有名妓薛素
素善蘭竹

私廄

和鼓

曹利用事樞府恩寵自恣而張士遜居其間未嘗有是
非之言侍目之為和鼓

麒麟楦

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楦或問之荅曰今假弄麒麟
知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皮還是驢耳
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按孔子

唐司刑司直陳希閔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滯司刑府史
目之為高手筆言秉筆支額半日不下也又號按孔子
言刑削至多紙面穿穴故名按孔子

失窟鼠

唐穎徵任汜水縣令舉止輕薄郎中張元一目為失窟
鼠

秃角犀

唐杜悰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達幽隱佑之素
風采失時號為秃角犀

獵蝇記室

盧記室多作脯腊夏則委人於十步內肩上塗餳以捩
蝇時人呼為獵蝇記室

狐穴詩人

唐末有喬子穎者能詩書用僻事時人謂之狐穴詩人

望火馬

嘉祐中未有禁謁士人多馳騖請託有一人號望火馬
又一人號日遊神言日事奔競

郭尖

郭彔尚字思和善事權寵世號郭尖

鵞蛺蝶

北齊魏收字伯起輕薄尤甚人號為鵞蛺蝶

濕沽居士

宋政和中李章言一朝士有濕活之目謂飲不擇酒內不擇人也

三鹿郡公

袁利見為性頑獷方棠謂袁生已封三鹿郡公譏其太麁也

黃妳

有士人把卷即睡人因呼為黃妳言怡神養性也

戴帽餳

梁彥先為相州刺史百姓呼為戴帽餳言其柔軟也

白蠟明經

張鷟號青錢學士謂萬選萬中時有董方九舉不第號白蠟明經與鷟為對

苦海

鄭光業有一巨皮箱凡投贄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

黃居難

有舉子好為詩每通名刺稱鄉貢進士黃居難字樂地欲比白居易字樂天也出金樓子

風流骸骨

宋王梅溪句骨立有風味朋從目之為風流骸骨崇癸未歲余在金陵府讌集見官妓中有極瘦者府尹朱世英語余曰亦識生色髑髏否余欣然為王句得對出宋朱彧可談

鸚哥嬌

劉十五論李八十草書謂之鸚哥嬌意謂鸚鵡能言不逮數句也出仇池筆記

猪嵜關

宋元祐間王景亮與仕族名子結為一社嘲誚士大夫無問賢愚一經諸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號曰猪嵜關時惠卿為京東察訪姿貌清瘦言語之際喜以雙手指畫社人呼之曰說法馬留又為七字句曰說法馬留為察訪社弥年不能對一日鄧箎因上殿氣泄出知東平郡高臭多髯人目為湊氣獅子乃對曰湊氣獅子作知州惠卿啣之諷使者發以他事舉社盡為虀粉

熱熱顏回

僉載録陳鮮字叔和為衆子時通率少檢後衆制科除為質朴時號熱熱顔回後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衆制科廷試對策言天下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面黙之繹時為翰林學士語人曰文仲狂躁真杜周賈誼也王平甫聞之咲曰杜周賈誼可對熱熱顔回合坐大笑

十客

泰會之有十客曾冠以藝師為門客王會以婦弟為親客吳益以愛婿為嬌客施全以刺刀為刺客李季以韋熟為羽客龔釜以治産為莊客丁禩以通家為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子為說客郭知運以離婚為逐客泰既死王于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鷄黍挈生芻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於是謂之吊客以足十客之数

鹿奴詩

褒溪筆談載信州杉溪驛舍中有婦人題壁数百言自叙家世本士族父母以嫁三班奉職鹿生之子鹿其名娩娠方三日鹿生利月俸逼令上道死於杉溪將死乃書此壁具逼迫苦楚之狀恨父母遠無地赴訴言極哀切頗有詞藻讀者無不感傷既死藁葬之驛後山下行人過此多憤激為詩以吊之者其間甚有佳句鹿生夏英莊家奴人惡其貪忍故斥為鹿奴

釋族

鸚鵡車

佛有三車羊車鹿車牛車也古禪師語云設有人道得言語尖新叱中肯趣都總不知必無實行只謂之鸚鵡車可也

木上座

慧日至夾山幽問與甚麼同行云有個木上座蓋謂拄杖也東坡詩曰獨我同行木上座贈君無語竹夫人洪覺範竹尊者詩曰木見同参木上座空餘聽法石於菟

得得和尚

僧貫休入蜀上王建詩曰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建大悦賜號因名此

四僧

大智度論有四種僧一有羞僧謂持戒而未得道者二無羞僧謂破戒者三啞羊僧謂雖不破戒鈍根無慧若有僧事共諍嘿然無言者四實僧謂住四果中行四向道者

不到寺

峨嵋縣有不到寺以險阻得名可対無定何出表異録

儒童寺

溧水縣南七十五里相傳有儒童寺今孔子祠唐景福二年立以孔子造楚經此南唐改曰儒童寺蓋釋氏有所謂造天地經者云儒童菩薩下生世間號曰孔子出焦氏筆乘

凹凸寺

畫記云張僧繇畫一乘寺壁望如凹凸近視則平名曰凹凸花俗呼一乘寺為凹凸寺

水梭花

僧謂酒為般若湯魚為水梭花鷄為鑽籬菜

青庭樹

慧約靜居閑室忽有野媪齎書數卷置經案上無言而出并持異樹自植于庭云青庭樹也約曰此書美也不俟看之如其惡也亦不勞視經七日又見一叟請書而退此樹葉綠花紅扶踈尚在見高僧傳

紅樓

唐釋廣宣會昌間有詩名詔居安國寺紅樓以詩供奉白樂天贈以詩云道林談論惠休詩一到人天便作師香積筵承紫泥詔昭陽歌唱碧雲詞紅樓許住請銀鑰翠輦陪行蹋玉墀惆悵甘泉曾侍從與君前後不同時

仙宗

天藻

天藻神仙之書也見神仙傳

藻笈

瓊文藻笈琳篆琅函皆道書也

天馬

楚莊王時有乞食翁歌曰天庭發浸辛仙源彰陰邪清景按天馬來詣太真家獨宋來子疑其仙人追逐十二年授以中仙之道翁乃西嶽真人馮延壽也真誥云手為天馬鼻為仙源

鶴情

楚狂士陸通字接輿與妻俱隱蜀峨眉諸山高臥松間以受霞氣精掛松頂有雀啣去水濱通洗之因與雀同去見高士傳

石上桃花

安期生以醉墨洒石皆成桃花見列仙傳

分風

廬江匡先生廟舟人往來致禱能分風送之晉詩云風為二擘流為兩

竹田

或問隱淪之道抱樸子曰鄭君云服大隱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大梃之㨶

服絹方

東坡先生云豎官張君傳服絹方真神仙上藥也然絹本以禦寒今乃以充服食至寒特當蓋稱草席耳世言著衣喫飯今乃喫衣著飯耶

癸穴

道家目華池水曰癸穴庚渦

瑝及

靜長史子名玉斧女名素同真誥稱瑝及言玉斧也出表異錄

砑光帽

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帶砑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曲曲未終花皆落李珣有子七歲詠落花云誰同砑光帽一曲舞山香

七真堂

三茅二許一楊一郭是為七真

遺履軒

惠州冲虛觀有遺履軒相傳南海太守鮑靚常夜訪洪興語達旦乃去人怪其往來之頻而不見車馬竊之但見雙燕飛至網之得雙履出楮記室

霧市

河南張楷字公超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學其術者如市故云霧市

服霧

東海東華玉妃服霧之道云霧是山澤水火之華精金石之盈氣服之則能散形入空與雲氣合體

噴墨

神仙傳曰班孟能嚼墨一噴皆成字盡紙各有意義

瓶隱

申屠有涯放曠雲泉常攜一瓶一日躍身入瓶時號瓶隱

睡仙

夏侯隱每登山渡水閉目美睡同行聞其鼾聲而不蹉跌謂之睡仙

隱遁仙人

白石生煮白石為糧問之何不飛舉咲曰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間所時號隱遁仙人

十二玉壺

王方平有十二玉壺見神仙傳

霹靂張

仙人涉正閉目二十年弟子固請之正乃開目有聲如霹靂而閃光若電已復還閉

榉脯

仙人趙丙遇人酌水爲酒削一榉爲脯並得醉飽

辱金

金曽經在丘塚及爲釵釧溲器者陶隱居謂之辱金不可合煉

仙障

陶弘景云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我不白日昇天盡三朝有淨名乎

建中末(脉望鞠通)書生何諷買得黄紙古書一卷書中得一捲髮規四寸許如環無端用力絶之兩端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方士云據仙經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脉望持向天從規中望星〻神立降可求丹度世取此水和丹服之即時換骨上賓因取古書閲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右見酉陽雜俎琴中蛀緑色者名鞠通喜食枯桐與古墨有之能令弦自和曲不煩操弄見買子說林予久欲爲脉望求對未得今得鞠通良妙因製一聯云脉望靈滋凝素簡鞠通清響叶金徽出大夫甙桃雜綴

白雲車

唐司馬天師名承禎字紫微形狀類陶隱居玄宗崇承禎孔景後身也天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承禎尸解去日白鶴滿庭異香郁烈號白雲車至文宗朝并張騫海槎同取入內

釣石

艸衣兒自称魯人莫容儀年可十四五冬夏常披一艸衣故人號曰艸衣兒於洄水邊釣數年人未嘗見其得魚尤異之或問曰魚可充食乎曰吾不食魚但釣之也已之江漢又之渭水又有問之者曰君何隱也欲繼呂望耶望待西伯汝待何人也曰我待一片石耳人笑不復問後數日有一片白日(石)可長丈餘隨渭水流至草衣見之忻喜踊躍謂水邊人曰我本不釣魚待釣此石也數年來一身無所容今日可容此身矣乃上此石乘流而去不知所之出王簡疑仙傳

腦中小兒

司馬承禎遇夜則腦中有小兒誦經聲玲〻如振玉額上小日如錢耀射一席予嘗收得古印記文曰頂上嬰兒

服石子

單道開服細石子一呑數枚唐子西贊曰世人茹柔剛
則吐之匙抄爛飯牛口如飼至人忘物剛柔一致其視
食石如啗餅餌北平飲耳出于無心食石之理於此可
尋我雖不能而識其理庶幾漱之以礪厥齒

芙蓉城主

石曼卿卒後有人見之者恍惚如夢言我今為仙所主
芙蓉城欲其與人遊不得忿然乘青騾去如飛

人事

粟馬

漢書匈奴傳曰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粟馬以粟秣
馬也用粟字亦奇出總乘

水飾

隋煬帝别敕學士杜寶脩水飾圖經十五卷總七十二
勢新成以三月上巳日會群於曲水以觀水飾蓋水戲
也見大業拾遺記

棄觚

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嘆曰大丈夫當立功
絕域何能坐視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後斬樓
蘭王封義陽侯介子棄觚可配班生投筆

壁龍

笨給有力能越百尺樓謂之壁龍

視肉

莊子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撮囊

遞人

遞人驛卒也出列子

彤騶

赭亮詩彤騶出禁中蓋五百戴紅帽以吹騶自唐已然
並出表異錄

荒傖

六朝時號北人為荒傖

雲霞交

謝瞻與范泰為雲霞之交

典琴

稽顏錄北郭王景元有奴名典琴

葉拱

出書大傳子夏葉拱而進又家語師襄子避席葉拱而
對註云兩手薄其心

嘯章

嘯有十五章有深谿虎高柳蟬空林鬼巫峽猿下鴻鵠
古木鳶之類蜀峨嵋陳道士善長嘯作霹靂聲坐客驚悚

簇酒飲衣

叙聞録載辛洞好酒而無貲常攜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爲簇酒接首集載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名曰飲衣

透空碎遠

夢溪筆談云吾聞羯鼓録叙羯鼓之聲曰透空碎遠極異衆樂唐羯鼓曲今惟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蟬滴滴泉之予在鄜延時尚聞其聲

波衣悲

鞦韆又名波衣悲胡人之戲波衣二字甚奇出東塵齊記

葦庭毳幙

葦庭廬㢘也出南史亦云毳幙

瘧市

青箱雜記蜀有瘧市間日一作集如瘧疾間作也

追暑

唐書武后追暑三陽宮追暑即避暑也二字亦奇

蜆斗

教坊記云散樂以歡喜爲蜆斗

三恨

彭淵材三恨一恨鰣魚多骨二恨金橘太酸三恨海棠無香

畧畧

畧畧曲名白樂天有妓人彈畧畧詩可與堂堂爲對

神仙童子

唐元嘉聰敏年少號神仙童子

留罵

留罵即腹誹也出昌言留春即詩憂心如持也出易林

索遊

索遊以干索爲遊也以自抽豐客殊

攫士

宋人謂抽豐客爲攫士有爲小官薄祿答攫士詩曰滿目生涯齒一笠無端賓客日相磨欲抽己俸憂家累待掠民錢奈法何一飯與君愁裏飽三杯聽我苦中歌更陪一具窮銘劍嗬罵嫣憎總任他出處堅己志

退紅

唐人詩粉光深紫膩肉色退紅嬌又龍腦香胡水教人染紅疑即今之粉紅也見表異録

莊女

閒尹子嬰兒莊女漢童話河間莊女工數鉸來鵲云今之粉兒莊女乳子可與儀泰齒莊女粉兒正可作對也

出庶物異名疏

酒魔

朝野僉載云元載以鼻聞酒氣便醉過異人謂可治取針挑載鼻尖出一小虫曰此酒魔也聞酒即畏之是日載飲至二斗

行詩圖

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以下徧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嘗與荊客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記反手指其處至不是此花偏爰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々上掛纈々窠鏁勝絕細凡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為白舍人行詩圖也出酉陽雜俎

鵝誕

宋楊文公之生也其胞蔭始脫則見兩寉翅交掩塊物而蠕動其母急令寄棄諸溪流出戶而祖母迎見遽啓視之見兩翅倏開中有玉嬰轉側而啼舉家驚異鵝乘几器也

硯北

鼂以道詩干戈難作墻東客疾病猶存硯北身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又云常流硯北天機希少蓋言几案面南人坐硯之北也

四脚碁盤

東坡云南岳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巖老輒就儲閱數局乃一輾轉云吾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云巖老常用四脚碁盤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着轉自有輸贏着子並無一物

澆書攤飯

東坡謂晨飲為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為攤飯陸務觀嘗絕句云澆書滿挹浮蛆盞攤飯橫眠夢蝶牀莫笑山翁見机晚也勝朝市一身忙

狂花病葉

醉鄉日月云或有勇於牛飲者以巨觥沃之既撼狂花復凋病葉飲流謂睚者為狂花睡者為病葉

虎筮乩卜

有神巫能結壇召虎人有疑罪令登壇有罪者虎嚙無罪者不顧名虎筮出朝野僉載嶺南人有病以乩卜之向身為吉背身為凶出酉陽雜俎

賓鴻

三軍所戰其精名曰賓鴻

拜火

陶淵明日用銅鉢煮粥遇大發則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見別傳

畫隱

黃魯直詩曰李侯画隱百僚底画隱二字竒元祐鄉用下五字錫一圖記自作画則識之

怨錄

怨錄書名也載古今幽怨之事如楚公子爲賀于秦作歌之類見庶物異名疏

白者

餘冬序録云周見今謂之凈身人猶唐之所謂白者蓋宋時諸道進私白者則今之私自凈身人也

西笑

桓譚新論云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聞肉味則過門而大嚼吾友譚梁園居有小閣向西因榜曰西笑

辭苑

文塚

劉蛻聚其文章瘞而封之凡一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註揩者有覆背者有硃墨圍者

落玉

梁升卿小篆如落玉垂珠

積畫注中

篆書如一二三字謂之積畫如星字圍中加點謂之注中

瓠史

梁有僧南渡貴一葫蘆有漢書班固真本宣城太守蕭琛得之謂之瓠史

墨兵

孫樵謂史書曰墨兵

書窟

孟景翼字輔明嗜學行輒書隨所坐之處不過容膝四面卷軸盈滿時人謂書窟

書倉

書倉已耗墨守不堅段成式書

四庫

景龍文館記曰薛稷知集庫馬懷素知經庫沈佺期知史庫武平一知子庫

蓮葉書連綿書

蓮葉西域書又有驢唇書又唐呂向草隸一筆能連綿書

花草書

始于齊武帝覩落英茂木爲之

掌録舌學

董昌字仲圭好異書見輒題掌還家以片籍寫之人謂謁掌錄而去學見洞冥記

詩細

易有畧書有故詩有細春秋有微詩細漢趙曄所著

詩城

唐秦系字公緒與劉長卿為詩相唱和權德輿曰長卿自謂五言詩城系以偏師攻之雖老益壯

詩瓢

唐末蜀中有唐求放曠疎逸方外人也吟詩有所得以稿撚為丸投大瓢中後臥病投瓢于江曰茲瓢苟不沉波沒之者方知吾苦心耳飄至新渠江有識者曰此唐人詩瓢接得十終二三

詩帳

東坡詩集有杭州故人信至齊安詩云未怕供詩帳自註僕頃以詩得罪有司移杭取境所留詩杭州共數百首謂之詩帳

溫几吟

溫庭筠燭下未嘗起草籠袖憑几每賦一吟一咏而已場中號溫吟几

趙倚樓

杜紫微覽趙渭南詩卷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因目為趙倚樓出摭言

下水船

裴庭裕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下水船姚洎號雖上水船

錦繡堆

謝廷浩以詞賦著名號錦繡堆

粲花論

李青蓮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于齒牙之下時號粲花論

何論

宋初進士所習有何論一首何論者如三傑佐漢孰優四科取士何先之類出表異錄

玉賢

玉賢猶玉人也仙詩齊首招玉賢

笑賢

隋曲有踈勒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或云閩中人謂好為鹽施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嫵吳娘笑是鹽出全唐詩話

鷺腿子

有舉人以詩謁許帥王智興智興曰莫有鶯觚子否謂鶻勝也

鶴南飛

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峯俯鵲巢酒酣笛聲起于江上客有郭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新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求詩贈一絶句

五鳳樓

韓浦韓泊兄弟皆有文辭泊常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譬如綆椢草舍聊蔽風雨予之為文是造五鳳樓手浦聞之因覩知奇蜀箋題詩贈泊曰十様鸞出牋蜀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尔添修五鳳樓

澁體

徐彦伯為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為鷃閣以龍門為虬戶以金谷為銑溪以玉山為瓊岳以芻狗為卉犬以竹馬為篠驂以月兔為魄兔以火牛為炎犢後進效之謂之澁體

二十八字媒

白雉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窓一夜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趙既練居因見此篇遂興之為覩予以為二十八字媒也出王直方詩話

婢僕詩

北夢瑣言云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軸怠於裝修因出一奇乃作婢僕詩五十首於公卿間行之其間有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憂報道那家娘子卧且教留住待梳頭又云不論秋菊與春花個個能噇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閑物要些些諸篇皆中婢僕之隱洩旬京城盛傳是年登第與夫桃杖屐靴事雖不同用奇即無異也

玉練槌

江隣幾雜志云始教坊家人市鹽得一曲於角子中翻之遂名曲曰烏鹽角戴石屏有烏鹽角行元人月泉吟杜詩山歌聒耳烏鹽角村酒柔情玉練槌

阿濫堆

中朝故事云驪山有鳥名阿濫堆明皇採其聲為曲張祜詩云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

四背

范攄云宋雍初無令譽及晏瞽疾其詩名始彰盧員外綸作擬僧之詩僧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有眼作無眼之句宋雍無眼作有眼之詩詩流以為四背然詞意佳處盧公詩云願得遠公知姓氏焚香洗鉢過餘生清江詩云惟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劉隨州詩云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雍詩云黃鳥不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出全唐詩話

三影

張子野嘗有詩云浮萍斷處見山影又長短句云雲破月來花弄影又云隔墻送過鞦韆影並膾炙人口世謂之張三影

白猜黑猜

冷齋詩話云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為白猜犀角為黑猜故老杜詩云黑猜通蠻貨又謂睡為黑甜飲為軟飽東坡詩云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折絮供詩

李西涯與客聯句燭盡折敝褥中故絮以代之故其次白州留別詩有云看花不厭傷多酒折絮猶供未了詩蓋紀其實也

搊琴

柳惲字文暢賦詩未就以筆搊琴坐客以筯和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搊琴作詩自惲搊琴始也

心織

張著翰林盛事云王勃能文請者甚衆金帛盈積人謂心織而衣筆耕而食今人但知筆耕而不知心織之語尤新

文棟

鍾嶸詩評序云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

窺龍

宋王荊公夜讀試卷詩呈司馬君實花景仁曰蕉中得鹿初疑夢牖下窺龍始駭真

秋竹積雪

宋玉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作秋竹積雪之聲

霜娥怨

霜娥怨古樂府曲也注漢人以中秋無月作此

飛詩會

祝允明嘗偕陸濟民張夢晉韓壽椿登虎邱浮圖絕頂但見八荒洞然萬籟齊發飲酒樂甚出紙筆賦詩允明

先成云草木衣裳下雲霞掌握中偶然飛咳唾珠玉濃
天風夢晋云應遣塵寰外天歸眼界中新詩三百首語
語答松風壽椿云詩寄千峯杪春横一鏡中搗壺兼荷鍤
不減晋人風濟民云極目飛鴻小置身雲氣中詩人少
知己裁付與東風詩成閣筆天風颯然吹其詩草直上
太虛如神物撇舞將挪地又為蒼鷹搏擧不知所之遂
名為飛詩會允明為之紀出揮麈新談

藝能

雨飛仙

北史沈光驍勇絶駞禅定寺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絶
非人力所及光因取索口啣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繋絶
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十餘步時號為
雨飛仙

風太颿撾

王大將軍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
一槌小異王以扇柄撞几曰可恨將王應侍側曰不然
此是雨颿撾使視之云船人入峽口

秦聲楚聲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琵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
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楊州薛滿

紅蕊影

李侃外婦崔氏性嗜音有女弟灕奴善鼓箏為辛戍代
二女幼傳其藝灕奴卒後八年感夢于次女云在陰司
教坊供奉先朝諸帝令念汝暫歸明月於潔室陳列酒
果彷彿有所睹執箏就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因傳十
曲中有紅蕊影上江紅榭林難喜名醫陰中所秘也紅
蕊影名尤嘉

絳樹歌

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
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黄華者雙手能
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予謂絳樹兩歌
黄華二牘是雜技見志奇

肢體

靈堅

黄庭經鼻神名玉壟字靈堅山谷詩嘗從靈堅壟上發

含鋒

孔子海日言若含鋒見援神契

眼食

筌云眠者眼之食七日不眠眼則枯

禁爪

梁簡文帝詩停弦時繫爪息吹治朱唇按妓女以鹿角琢為爪以彈箏曰繫爪亦有以銀為指甲戴之者又名義甲

潞涿君

張裕饒鬚蜀先主在劉璋坐嘗嘲之曰昔吾居涿郡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遶涿居乎裕即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嘲之

禿鬢翁

子瞻鬢禿山谷建中靖國間例復官職有詩曰陽城論事蓋當世陸贄草詔傾諸公翰林若要直學士喚取儋州禿鬢翁

居室

澁浪

溫庭筠華清宮詞澁浪浮瓔砌晴陽上綵斿楊升菴曰壘石凹入如崄崖狀謂之疊澁石多作水紋謂之澁石見表異錄

玉茸金鹵

南唐徐履掌建陽茶局弟復治海陵鹽政烹煉之亭榜曰金鹵履聞之潔敞焙舍命曰玉茸

味諫

程史云戎州有蔡次律者家于近郊山谷嘗過之延以飲有小軒極華潔外植餘甘子數株因乞名焉題曰味諫後王子予以橄欖遺山谷嘗有詩曰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

痴壁

大歷末禪師玄覽住荆州陟屺寺道高有風韻人不可得而親張璪嘗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讚之衛象詩之亦一時三絶覽悉加堊焉人問其故曰無事痴吾壁也

度墻雲

杜詩小雲低度墻注云公嘗過友人舍問其墻太低友人曰使山雲易度耳

雪堆莊

白樂天詩明年官滿後擬買雪堆莊

魚藻洞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夾安琉璃板中貯以水及萍藻諸色魚蟹號魚藻洞

夕陽樓

唐成都府有散花樓河中府有董風樓綠莎廳鄭州有

夕陽樓

十三樓

十三閒樓在杭州西湖之北岸東坡南鄉子曰山與歌眉斂波同醉眼流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又汴京舊有十三樓人知有十二樓不知有十三樓也

聽春雨樓

陸放翁在翁在杭都有詩云世味年來薄似紗誰令騎馬客京華小樓昨夜春雨深巷今朝賣杏花短紙矮行閒作草晴窻細乳戲分茶素衣莫起風塵嘆猶及清明得到家

自雨亭

唐王鉷宅有自雨亭水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

鷺亭烏亭

元魏改亭官制以候望官為白鷺取其延望之意其時堠多刻鷺又烏亭楊用修詩云山遮延鷺堠水遶畫烏亭

鴛鴦門

漢時鄠縣南門兩扇忽開一聲稱鴛一聲稱鴦晨[illegible]開閉聲聞京師漢末惡之令毀其門兩扇化為鴛鴦[illegible]飛去後改鄠縣為吳城

小眠齋

豫章王嶷啓云往歲作小眠齋皆補接為辦無重格制見來異錄

衣服

腰綵

袜女人脇衣也崔豹古今註謂之腰綵鈚約詩云領上蒲萄繡腰中合歡衣謝偃詩云細風吹寶袜輕露濕紅紗

九華半臂

青陽記聞丈衍為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自云令著此身常在雲泉之內

葵笠

貴州圖經云郡有葵可以為笠謂之葵笠

竹巾

竹笠亦呼為竹巾出席上腐談

鹿耳巾

劉商鹿耳巾歌曰趙侯首戴鹿耳巾規模出自陶弘景

穀皮巾

張孝秀不好浮華常冠穀皮巾執栟櫚皮麈尾

鞮芬

張衡同聲歌鞮芬以狄香鞮履也狄香外國之香謂之香薫履也

絕菲

絕菲草鞋也出儀禮

牡丹鞋

麗情集西蜀韋仇公鎮成都有真珠之惑或上詩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襪顧步牽衣拾墜釵

笋鞋

張祐詩斫樹遺桑斧澆花濕笋鞋

玉屐

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塚得宮人玉屐

抱香履

抱香木生于水松之傍若寄生然極柔弱不勝刀鋸乘濕時刻而為履易如削瓜既乾則韌不可理也履雖大而甚輕若通脫木風至則随飆而動夏月納之可御濕蒸之氣出扶南大食國

桃花履

桃花有一種盛開時香二三尺者採之煉以松脂[illegible]縷織成履寄都下人皆不辨何物出青　雜記

吸花絲

越嶲國有吸花絲凡花着之不即墮落用以織錦漢時國人奉貢賜麗娟命作舞衣春暮宴於花下無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着舞態愈媚謂之百花舞見拾蘭雜志

耀光綾

越溪進耀光綾綾紋突起有光彩越人乘樵風舟泛於石帆山下收野蠶繅絲女夢神人告云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蠶即江淹文集中壁魚所化也絲織為裳必有奇紋織成果符所夢出大業拾遺記

竹踈布

箪竹葉踈而大一節相去六七尺出九真彼人取嫩者槌浸紡績為布謂之竹踈布

春蕉布

波岐國產苧蕉草亦曰春蕉州其皮如絲可以為布所謂春蕉布亦謂香蕉苧布出洞冥記

蜻蜓帽

何光後閤妓以翡翠指環換刺繡箪歎曰此物洞[illegible]

我欲保長年之好乃令夯頭急以蜻蜓帽贖之見[illegible]記

粧飾

浮動

白樂天詩貴主冠浮動親王戴閙粧

約黄

約黄美人資飾也古詩約黄出意好又云薄鬢約微黄

臂釵

臂釵婦人手釧也又曰跳脫又曰條達唐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揺未能對以問群臣温庭筠以玉跳脫對之上大喜

閙掃

閙掃髻名唐人詩還梳閙掃學宮粧

葡萄髻

小兒髮初生為小髻十數共父母為兒女相勝之詞曰葡萄髻十穗勝五穗

呵膠

膠出虜中可以羽箭又宜婦人貼花鈿黶呵隨融故謂呵劄貢父有和陸子履詩云此膠出從遼水魚白羽[illegible]級隨唾呵

陳設

清防

清防屏風也顔延年詩御踏清防容

寒蛩褥

翔風因李倫見棄聽寒蛩心悲因織寒蛩之褥以献

畫石牀

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画石為牀文如錦也石脆甚輕出郅支國

壬癸席

河東備録云猪毛刷淨命工織以為席滑而且凉號壬癸席

曲瓊

曲瓊玉鈎也楚詞砥室翠翹絓曲瓊

翻鴻錦

漢武元鼎元年起招仙靈閣于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為錦有走龍錦翻鴻錦

連烟繡

招仙閣有連烟之繡

鴛衾

高昌主一錦被其闊猶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illegible]

穴若雲板様盖以叩於領下如盤領状两側餘錦
覆於肩此之謂鴛衾也

被池

被頭別施帛為緣謂之被池左太冲詩衣被皆重池宋
子京詩春寒到被池予嘗戲作小詞云琴徽手生塵漸
漬被池香冷爇光疑

襜幄户帷

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藉草而坐解裙四圍遮
繞如夾帬謂之裙幄風俗通云户帷為幕

器具

席壽

器用紀久謂之席壽考工記云犀甲壽百年

竹釜

猺人截大竹筒當鐺以食物熟而竹不燋見桂海虞衡

肇酌宮

宇文伯脩有古鬥款識云肇酌宮出西溪叢話

書鬥

王羲之於九江作一鬥述已之書功名曰書沉於江中

唤鐵

太白山隱士郭休于山中建一亭名白雲與客看
野獸即以杖擊一鐵片子其聲清越山中鳥獸聞
於亭下呼為唤鐵

松枝麈尾

陳張譏字直言後主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松下
勅譏談議特索麈尾未至後主令取松枝屬譏曰可代
麈尾

雞戟鴨燈

太子門戟曰雞戟太子納妃有龍枕鴨燈見張敞晉東
宮故事

竹硯

異物志云廣南以竹為硯晉袁彖贈庾翼蚌硯

紫珍

王勣有寶鏡名紫珍屢著靈異有胡僧請觀既而歎曰此
鏡有靈相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
墻壁矣又曰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膏
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

壽光侯

司空說謂鏡為容成侯又曰壽光侯

聚雪落霞

陸魯望幽居賦云琴名聚雪琴號落霞

霧中山

賀蓄谷隱士趙彥安一琴斷文奇古真蛇蚹也中題曰霧中山人英之悅後得蜀郡州堂閒話云雷氏斲琴多在峨嵋無為霧中三山方知為雷琴矣見西谿叢語

電母

帝俊有琴曰電母夏月電光一熠則弦自鳴見古琴錄

叟月

禁珞期作琴名雙月腰間為二小月形

鼠足

張弘靜有古琴潔光盡退如瑩石銘曰落花流水一夕聞鼠聲甚急命婢以火燭之見有斷絃鼠齧得一鼠改名鼠足

文鶴

仙樂之中瑟曰文鶴笙曰居巢

餅笙

東坡詩集云庚辰八月二十二日劉幾仲餞飲東坡中觴聞笙簫聲杳杳若在雲霄間抑揚往返粗中音節徐而察之則出於雙餅水火相得自然吟嘯蓋食頃乃已坐客驚嘆得未曾有請作餅笙詩紀之云孤松吟風細泠泠獨蠒長繰女媧笙陋哉石鼎逢彌明蚯蚓竅[illegible]蒼蠅聲瓶中宮商自相賡昭文無虧亦無成東坡[illegible]呼不醒但云作勞吾耳鳴

焙笙

趙元文祖母齊安郡夫人徐氏幼隨其母吳郡王家及入平原郡王家詠兩家侈厰之事云一時伶官樂師皆梨園國工教習諸姬聲伎只笙一部已是二十餘人自十月旦至二月終日給焙笙炭五十斤用錦薰籠藉笙於上復以四和香薰之蓋笙簧必用高麗銅為之靘以綠蠟簧暖則字正而聲清越必用焙而後可陸天隨詩云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暖樂府亦有簧暖笙清之語

雲和叢霄

漢武內傳西王母命侍者董雙成吹雲和笙續仙傳謝元卿遇仙吹叢霄笙

紫佩

箏一名紫佩一名石絃出三餘帖

圓腹

新說呂阿香戛圓腹圓腹琵琶也

龍香撥

楊貴妃善琵琶以逆邏檀為槽龍香板為撥鄭嵎津陽門詩云玉奴琵琶龍香撥倚歌促嬌聲悲

綠玉橫玉

漢武帝來鬪金枅泛翠積池自吹綠玉笛橫玉笛也唐崔魯華清宮詩云橫玉叠雲清似水滿空霜逐一聲飛

柯亭竹

伏滔長笛賦序曰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所製也昔邕避位江南宿于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而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奇聲獨絶歷代傳之

不落

白樂天詢銀不落從君勸又詩銀含錯鑿遠之聯句酡顏傾鑿落三者同一酒器也先大夫裴挑軒雜綴云古人以盃為不落取其常飲則酩酊之流也以麵㸚為不托以其躬造致精則饕餮之首也以屐為不借謂各自遺用則鄙靳之漸也予欲以不落名筆以不托名茗以不借名書庶于吾事雅有實際云

青田壺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木與實而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章曾得三焉集賓設之一核纔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名曰青田壺見雜俎集

銀河

乾䐑子載裴鈎大宴有銀河受一斗飲器也

竹罌柳瘿

辛宣仲居士截竹為罌以酌酒曰吾性愛竹及酒欲令二物並耳柳瘿樽也曹植詩我有柳瘿款

鶻尾杓

朝野僉載陳思王有鶻尾杓置之酒罇凡欲勸者呼之鶻尾即指其人

叟危杯

以妓行酒謂之叟危杯王輔道有詩云特特行地羅裙捲袖手更擎春瀲灩傍人都道不須辭儘做十分能幾點春柔淺醮葡萄醱和笑勸人教飲滿踏癡忽把不勝嬌劉踏金蓮行款款

白雞盞

柳亭飲未嘗醉有白雞盞取其迅速出朝野僉載

梨花盞

黃魯直謝楊景仁惠酒器曰楊君惠吾梨花盞却念初無注酒魁雖倭金壺肯持送挼挲殘菊更傳盃

匏子卮

述源記李適之有蓬萊盞海山螺舞仙螺匏子卮幔卷蓮金蕉葉玉蟾兒等酒器

玉窪

緯畧云俗說毛泰買一玉窪八十八萬玉窪二字甚奇似酒罌

六安枕

崔駰六安枕銘云枕有規矩恭一其德承元寧體始終不忒

芙蓉盤

顧阿瑛延楊鐵崖於家每食必出佳醞以芙蓉金盤令美妓捧勸鐵出對曰芙蓉盤捧金莖露有妓能對者贈以此盤一妓對曰楊柳人吹鐵笛風遂以盤贈之坐客絶倒

五貺

皮日休以隱居貽魏朴遂為詩五篇目曰五貺一五瀉舟二華頂杖三太湖硯四烏龍養和五訶陵樽

大秀小秀

宣德特蘇州造促織盆出陸慕邵莫二家曾見雕鏤人物裝彩極工巧又有大秀小秀所造者尤妙二秀邵家二女名也見暖姝由筆

樂句

牛奇章始至京置琴書灞滻間先以所作謁韓文[illegible]甫員外二公披卷卷首有樂論一章未閱其詞遽曰以拍板為甚麽曰樂句二公相顧大喜曰期高文必矣見全唐詩話

百嬌壺

謝無逸詞云慢燃枕百嬌壺仙傳拾遺曰玉女投壺每投千矢百二十梟梟亦作嬌矢入復反也出湘烟錄

穴骼

方千里遜格序云以穴骼婆婆為戲更投局上穴骼投子也又名瓊畟故謂投瓊

別緘

陸雲與兄機書有別緘一枚以奉兄

豪犀

三餘帖云豪犀刷鬢花也唐詩側叙移袖拂豪犀

胥索

涅槃經謂鞦韆為胥索

鬼車

南方競渡使舟輕利謂之飛鬼又曰水車故韋詩云瑞津亭下競鬼車

帛蘭舟

帛蘭舟以帛為蘭檻也出漢書

三翼

張景陽七命曰浮三翼戲中沚其事出越絶書梁元帝詩三翼自相追張正見詩三翼木蘭船元微之詩光陰三翼過

孟青

唐侯司正謂決囚杖棒為孟青

蜘蟵蟒精

梭一名蜘蟵蟊蛸一名蟒精

渴烏

漢張讓作翻車名渴烏為曲角以引氣

玉雲吹雲

吳主亮夫人洛珍有樂名玉雲鼓一名吹雲見潜居録

紅牙

拍板曰紅牙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酒濡髮歌古樂府自執紅牙以節曲其風流如此

鎖雲囊

更羸之妻能作鎖雲囊佩之陟高山有雲處不必開囊而自然有雲氣入其中歸至家啓視皆有雲氣白如綿自囊而出囊大如蠒而可以開合更羸善射每言能仰射入雲中其妻不信因以一囊繫箭頭令射之及墜之果有白雲在内因名箭曰鎖雲見謝氏詩源

金梭

𣏌州丁氏精於女工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星墜筵中明日瓜上得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珍寶

覩日

覩日玉大如八寸鏡映日覩見日中宮殿

玄真

元真玉之别名也見抱朴子

昭華琯

漢高祖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名昭華之琯

琉璃珠

夢溪筆談云西域有琉璃珠投之水中雖深可見如人仰望雲空月影

九品珠

南越志云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九分為大品有光彩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璫珠次為走珠次為滑珠次為磥砢珠又次為官雨珠又次為税珠又次為葱符珠

清水珠

馮翊嚴生家於漢南遊峴山得一珠如彈丸色黑而有光視之瑩徹如氷以示西國胡人曰此清水珠也即令注水濁盂以珠投之俄而澂然清徹矣

記事珠

開元中張說為相有人惠一珠紺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遺亡手弄此珠便覺開悟

文用

筆虎

寶泉謂李水陽篆為筆虎

龍鬚友

郄詵射策第一拜其筆曰龍鬚友使我至此

毫錐

白樂天與元微之將應制科各有纖鋒細筆以就試相顧而笑目為毫錐故贈元相詩云目穿如札毫鋒利似錐

扈班裘鍾

王羲之有巧石筆架名扈班獻之有班竹筆筒名裘鍾

佩阿

筆神曰佩阿硯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卿

義墨

東坡云元祐間駙馬都尉王晉卿致墨二十六丸凡十餘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色之深淺若果佳當擣合為一品亦當為佳墨余昔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余合置一器中謂之雪堂義樽今又當為雪堂義墨耶

紅沫

鍊丹砂為黃金以染筆書入石中削去愈明名曰紅沫

天峯煤

大唐龍髓記云盧杞與馮盛遇于道各攜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大笑盛正色曰天峯煤和針魚腦入金溪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文刺三百為名利奴當孰勝己而搜杞囊果是三百刺

木硯

輿地云將道友於水側見有淨相取為硯製形象魚常自隨二十年忽失之後有人過湘君廟見此魚硯在二妃側乃知古有木硯傅玄硯賦曰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

青鐵硯

王子年拾遺記云張華博物記成晉武帝賜青鐵硯此鐵出于闐國所貢鑄而成硯又青州以熱鐵為硯甚

墨有柄可執晉桑維翰鑄生鐵硯

巖花太乙船

巖花太乙船皆宋御府寶硯名也見雲烟過眼錄

洮瓔

宋孝宗賜周益公洮河綠石硯有御筆洮瓔二字出宛、

委餘綿

硯寒閒

漢崔寔四時令正月硯凍開令童幼入小學十一月硯冰水命讀論語

曲水小硯

嘉泰壬戌六月六日錢清王畿字千里得晉大令保母志并小硯於稽山樵人周劌池得之志以甎刻畧云瑯琊王獻之保母李名意如廣漢人也在母家志行高潔秀婦王氏柔順恭懃善屬文能草書解釋老旨趣年七十興寧三年歲在乙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 缺文 尚下殉以曲水小硯交螭方壺樹婆松于墓上立貞石而志之悲夫後八百餘載知獻之保母宮于此土尚 缺文 焉由晉興寧至宋嘉泰墓甎之出果八百三十八年獻之前知如此異矣壺失硯存并墓甎歸之王氏好事傳榻壽家寶之號保母帖

梅根岩

宋姚寬西谿叢語載端硯所產有梅根岩有名巾岩桃花岩山岩秋楓岩者不獨硯材可珍岩名亦自不俗也

鳫頭牋

羅隱喜筆工長鳳贈鳫頭牋百幅

水翼

歙之龍鬚山紙有名水翼者甚奇

交光

交光紙名東坡詩交鋪几淨無瑕

衍波牋

蕭貫夢至宮庭有婦人授貫紙曰此所謂衍波牋煩賦宮中曉歌

貯雲含霧

柳子厚荅人寄筆詩貯雲含霧到南溟謂筆未經用也

墨王

米元章稱法書之絕佳者曰墨王非鍾王不足當也

麥老刀

牛僧孺進士時常用麥老刀字有誤處隨手刪割點定

鷟燕

閩言云幽上二條名曰鷟燕々怕紙几有紙處則飛[illegible]

紙條古不粘任其飛動也

方絮

服虔通俗方曰方絮白紙

華雲

華嚴呑海集　如來十身相海品云如來國度身有大人相名華雲用羊毛色為髯常放黒摩尼光明令諸衆生書寫善事

武俑

脱光刀冷艶鋸

龍魚河圖曰有脱光之刀壽亭侯青龍偃月刀一名冷艶鋸

忘歸信往

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及兕於雲夢之澤中信往矢名見趙氏兵書

寒白骨

單雄信幼時學堂前殖一棗樹至年十八伐為槍長丈七尺拱圍不合刃重七十斤號寒骨白嘗與秦王鬥相遇王以大白羽射中刃火出因為尉遲敬德拉折

秋水白鵰

趙絶書太阿劍其色如秋水白鵰古弓名見風俗通

猷閒綠沉

猷閒弩也陸機七導云操猷閒之神機審必中而後發綠沉槍也杜詩云苔臥綠沉槍

五穀

龍睛稻

續仙傳謝玄卿遇神仙設龍睛稻又青龍稻作青飿飯

塩鑽

塩鑽粱也魏文帝書以塩鑽為御粒如蛾子蓋稻種之最細者

重思

鄴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杜甦作重思賦曰霏霏春暮翠炭重思雲氣交被嘉穀應時

稻孫腐婢

無為州大安門上有稲孫樓宋米芾登樓煎集見田中禾青可愛問諸老農曰稲孫也稲已穫得雨復抽餘穗芾喜而名樓腐婢小草花名腐婢也

疏米

雉尾蓴

雉蹠集云四月蓴生莖而未葉名雉尾蓴五月蓴葉舒長名絲蓴

燕蓐蔬

謝華啓秀云燕蓐蔬嶺南名燕窩菜海燕拾海上燕蓐香蔬結巢後巢空人取而煮食之其味芳香脆美在百蔬之上按此別是一種非今之燕窩也出庶物名異疏

七白蔬

陸龜蒙太湖詩有飯薦七白蔬杯醲九光杏

匀粧指

劉屏山詠新薑云新芽肌理膩映日淨如空恰似匀粧指柔尖帶淺紅

菊苗齏

白樂天方齋劉禹錫正病酒乃餽菊苗齏蘆菔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醒酒

酒材菜把

東坡詩酒材已遣門生致菜把仍叨地主恩註周禮以式法授酒材杜工部詩清晨家菜把常荷地主恩

雨甲烟苗

山谷詠菜曰雨甲烟苗又東坡玉糝羹詩香似龍涎仍釅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南海金虀膾輕比東坡玉糝羹

藥品

風林鳴酸

漢武內傳西王母謂帝曰仙果有風林鳴酸又仙女杜蘭香謂藥為消磨

辟邪翁

仙書云茱萸為辟邪翁菊花為延壽客故假此二物以清陽九之厄

廿少府

劉夢得藥方謂寄為廿少府又仙經呼寄為弁醴出湘烟録

文章草

文章草即五加皮也記周興物異志文章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葢王屋山人王常所謂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也又東華真人以五加為金玉之香州見煮石經

金鹽玉豉

金樓子曰五加皮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玉豉此二物可以煮石烈女傳曰食石食金鹽可以支常久食石食玉豉可以得長壽

草木

君子樹

晉宮闕記曰華林園中有君子樹三株廣志曰君子樹似柽松曹吳樹之于庭

六奇木

沙門竺惠猷太元二夜夢讀詩五百首其一篇後曰陌南酸棗樹名為六奇木遣人伐取戰回挂馬屋見異苑

兔目鼠耳

莊子曰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言其葉之形肖也

石樓樹

泉消山有石樓樹吳天皇元年郡史伍椎于海際得之枝莖紫色有光南越謂之石連理

不愁木

不愁木一名帝休山海經少室山有木名帝休其枝衢黃花黑實服之不愁可對忘憂草又千葉桃為銷恨花

舜梧堯柳

宋文帝受命頌南通舜梧北平堯柳

桐乳

説楛云青桐子生欒䣓鬧如乳莊子桐乳致巢是也庾信詩草御長帶桐垂細乳又井梧競寒千乳結茗園春嫩一旗開

松髓

許枸詩曰青松凝素髓即所謂松脂也

昔耶

在屋曰昔耶在墻曰垣衣梁簡文帝詠薔薇曰緑牆覆碧綺依簷映昔耶木草尾松謂之屋遊

五種芝

句曲山有神芝五種第一名龍仙第二叅成第三名燕胎第四名夜光第五名玉料

竹祖

戴凱之竹譜云凡竹最初種者曰竹祖唐詩有竹粗叢新筍又竹孤蘐龍孫又叢竹中一枝秀出者為竹尊者

竹人

皮日休詩竹人臨水迎符節註曰曹毘湘中賦云萬篠竹人詳此語意似為種竹戶也與詩所用楓人不同

青士

樊宗師絳述園記柏曰蒼官竹曰青士王介甫詩云歲晚蒼官能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此青女乃霜月

三嬋娟

唐詩中有三嬋娟竹嬋娟月嬋娟人嬋娟也元人因有四嬋娟益加以花嬋娟亦妙

由衙林於

戴凱之竹譜云笛與由衙厥體俱洪圍或累尺笛實衙空南楚之居梁柱是供由衙竹名也竹又名林於亦見詩中庾新野詩曰防露動林於東坡詩曰倚看溎勒蠻村溎勒嶺南竹也草木子云竹葉名升斤穀耕鋒云竹滙名火巢扶竹之笋名合歡取其竹篠對抽兩〻相比也

醉竹辰㕔

曾直詩註五月十三日竹醉宜栽竹辰日可種㕔詩曰夏栽醉竹餘千箇春種辰㕔滿百畦竹醉又謂之竹迷

瑶笥苞筍

道書有瑶筍千年一芽苞筍冬笋也見馬援傳

湘䈥

武夷記曰武夷君食湘䈥皓木湘䈥竹也皓木蓟根也

𥳑離

女紅志曰竹名𥳑離不知所出偶覩沈詩云繁陰上𥳑𥳑促節下離〻似出於此

魚腸

𥳑名魚腸竹亦名魚腸梁簡文脩竹賦曰玉𥳑桃枝之麗魚腸金母之名又雷州土貢竹名電斑

菖蒲拜竹

王微之欲使菖蒲拜竹曰菖蒲正以九節爲貴而此君㒵然菖蒲正當再拜此君而此君亦安得不受之耶出高士春秋

鴛鴦草

薛濤鴛鴦草詩綠英滿香砌兩〻鴛鴦小但娛春日長不管秋風早宋祁曰鴛鴦草春晚葉生其稍蔓在葉中兩〻相向如飛鳥對翔出蜀中方物記

媚草

述異記媚草鶴子草也蔓生色淺紫帶形如飛蛾春月生淺蛾出食其葉越女収養蛹老蛻爲蝶帀之號媚蝶

蘡草

漢武特異國所献草似蒲晝縮入地夜若抽萌懷其草自知夢之好惡帝思李夫人懷之輙夢

舞草

舞草即虞美人草也人或近之歌必葉動如舞

午橋芳艸

裴晉公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公每使數群羊散於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妝點

屏風

表異録云書帶新抽屏風互楚皆言草也屏風見楚辭

牛脣鼠尾

牛脣鼠尾橐吾鼠肩鴈足皆草名

鴈膳魚衣

鴈膳菰米也出管子魚衣水苔也出廣志

青膚青㲺

廣博物志云苔爲青膚青㲺一名合歡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㲺丹棘一名忘思欲釋人之憂贈以丹棘出博物志補

水蘊

本草經曰萍一名水薀生雷澤又苔名石髮又名石衣

夜明苔

晉時外國獻曼金苔叢聚之如鷄卵投水中蔓延波上光泛鍱日如大亦如夜明苔

四妙士

宋崔鶠字德符宣和末除侍御史以聾疾致仕治圃敎虢婆娑園嘗遊黄蘖山中得四妙士幽蘭芳菊石菖蒲金星草也

百花

女夷

花神名女夷見庶物異名疏

洛如花

吴興山中有一樹類竹而有實似莢狀鄉人見之以問陸澄澄曰名洛如花郡有文士則生見張實説印録

聚芳圖

宋劉春遊山谷見奇花異草則繫于帶上而歸圖其形狀名聚芳圖百花時人多效之

倚欄紅

能改齋漫録云牡丹凡四十三品其中所號倚欄紅透枝紅露匀紅淺口紅濕紅䝁紅富爛淡烟粉淡名甚奇

玉盤盂

東坡詩序東武旧俗每歲四月大會於南禪資福兩寺以芍藥供佛而今歲最盛凡七千餘朶皆重跗累萼繁麗豐碩有杆白花正圓如覆盂其下十餘葉稍大承之如盤姿格絶異獨出于七千朶之上因易名曰玉盤盂

黄磁斗

王維以黄磁斗貯蘭蕙養以綺石累年弥盛予嘗戲作小詩云山窓半雨半晴時蘙地香来我自知却思摩詰黄磁斗也到春深發幾枝

燕尾香

雅蒜配玄

寶慶人呼水仙為雅蒜三餘帖云和氣旁薄陰陽理則配玄氣于堂配玄即今之水僊也

倡園花

倡園花楊柳花也古詩云不悟倡園花遠同大嶺雪又金門歲節云寒食杜萬花興煮楊花粥

中庭花

一名中庭花見本草人知有玉樹後庭花而不知有中庭花也

林蘭

薝蔔即梔子花也謝靈運目為林蘭

夜舒荷

漢靈帝時有夜舒荷一莖四蓮其葉夜舒晝卷又南海有睡蓮夜則花眠入水與夜舒又異矣

臘月荷花

儋州城南清水池其中四季荷花不絕臘月尤盛

分香蓮

三堂往事其宅有釣仙池一種蓮子一歲再種每實子十斛其花時香兼桃菊梅英郡人傳分香蓮論錢

玉環水芝

蓮花一名玉環出三餘帖杜詩水花笑白首東坡云水花水芝皆蓮花也

洗手花

雞冠花汴中謂之洗手花中元節前兒童唱賣以供祖先出楓窗小牘

周盈霜傑

菊花一名日精一名周盈一名傅延年霜傑霜下傑菊也一曰松

聘海棠

黎舉常云以梅聘海棠但恨時不同耳出金城記

梨雲

王昌齡梅詩落落莫莫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東坡詞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用此也

九英

元稹為翰林承旨朝退行至廊下時初日映九英梅隙光射稹有氣勃勃然百僚望之曰豈腸胃文章映日可見乎出常朝錄

烟姿玉骨

袁豐宅後有六株梅開時正雪為隣居烟氣所爍豐即塗泥塞竈張幕蔽風嘆曰烟姿玉骨世外佳人但恨無

傾城咲耳郎出妓秋蟬比之乃云可與並驅爭先𫆀臙粉之徒正當在後

浸點梅花

楊誠齋詩云甕浸雪水釀春寒浸點梅花帶露餐句裹器無烟火氣更教誰上少陵壇點法用白梅肉少許浸雪水以梅花醞釀之露一宿取出浸須之可薦酒較之融雪煎茶致不殊也

寒香沁肺

鐵脚道人常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曰吾欲香寒沁入肺腑先大夫在汗州郡齋有小詩云雲来庭樹㭊棲鵶鈴索無声吏散衙獨立庭隨人不到自圍殘雪嗅梅花

九標

蕭璠陳叔達指龍昌寺看李花相與論李有九標謂香雅細淡潔寄宜月夜宜綠鬢宜泛酒無異色

數花鬚

主逸少居山陰或默數花鬚摘撚咀嗅怡然自若

百菓

三影九影

集真記王母居龍月城〻中産黄中李花開則三影結實則九影花實上皆有黄中二字王母惜之遇於蟠𧄍

塗林

張騫為漢使外國十八年淂塗林塗林安石榴也見陸機與弟書又石榴甜者謂之天漿

日精

湘潭記陸展見楊梅嘆曰此果恐是日精又菊亦名日精

含消

漢武帝樊川園有大梨如五升䰟落地則碎取者以布囊䏻之名曰含消本草云梨曰快果

轉枝梨

童子通神集云房次律弟子全圍十二歲時次律問葛仙翁仙錄中事以水玉数珠手卽之凡兩編三百事次律賞以轉枝梨

橘官橘籍

交趾有橘官長秩二百石主歲貢御橘越多橘柚歲多橘稅謂之橙橘戶亦曰橘籍

日消風折

扶南甘蔗一丈三節白日炙便消清風吹即折出梁吳均食錄

草龍珠帳

貝邱之南有葡萄谷天寶中沙門雲霄遊歷諸岳至此谷見枯蔓為杖持還本寺植之遂活長高數仞蔭地幅員十丈仰觀若帷蓋其房實磊落紫瑩如墜時人號為草龍珠帳

湖目鴟頭

酉陽雜俎謂蓮為湖目芡實名鷄頭亦名鴟頭

龍蹄虎掌

廣志云龍蹄虎掌羊髓兎頭皆瓜屬又金釵鹿蹄玄肝素腕並陸機賦中瓜名又杜詩傾筐蒲青又衛國縣西南有瓜穴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練時有瓜葉出焉誠異事也

禽鳥

歸昌

鳳鳴歸昌七令采其律于歸昌

足足般般

薛道衡文足足懷仁般般擾義足足鳳也般般麟也說文云鳳鳴即即足足相如封禪書云般般之獸樂吾君囿

丹使丹歌

茅君傳有好者入廟見一雀飛入帳中曰鶴入帳者皆是九轉還丹之使也鶴亦名丹歌趙自然詩云常欲棲玉局閑眠玉洞寒丹歌時引舞來去珍雲鸞

丘爪

鶴左右脚裏第一指名爪

鶴料符

皮日休新秋詩酒坊吏到常相見雀料符來每探支註云吳郡有雀料符即鶴粮也

鶴井

酉陽雜俎曰鶴群遶旋飛謂之鶴井又謂之影抱必有風雨

雨道士

嘉定州有鳥名山和尚又有一種名雨道士戲以為對

燕髯

述異記云燕經千年則生胡髯

天女

京房易占曰山見白燕則生貴女故俗謂燕為天女鷲亦名天女

嘉賓

古今注黃雀一名嘉賓言栖宿人家如賓客也

鵲玉

天玄主物簿云鵲啄槐實結玉於腦謂之鵲玉爬鵲綠歲不復鳴噪雖巢而無胎卵戴玉之鵲巢于竹與燕同群蓋能識寶故也傳燈錄謂鵲為易尼

負金屬玉

鵝雀之名曰負金鷺鷥之名曰屬玉又白鷺為碧繼翁

味漱

夢溪筆談載養鶴者其類相語謂之味漱三館書有味漱三卷皆養鶴法具其療病之術

鷄訣

幽明錄載晉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雞愛養甚至但籠著牕間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玄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學業大進

鴨茵

浮光多美鴨太原少尹樊千里買百隻養後池載數車浮萍入池使為鴨作茵褥

紅鸞

仙傳拾遺云道士嘗霄露籠紅鵝一隻遺王右軍請書黃庭經曰此仙鸞也後果飛昇而去

綠朝雲

河間王琛有妓曰朝雲善歌又有綠鸚鵡善語朝雲每歌鸚鵡和之声若出一琛愛之號綠朝雲

獸畜

黃芝

李白馬名黃芝見孫蘭雜志又黃魯直馬名鶩帆又驢名[illegible]瀧見何承天纂文

孕環

孕環之兎懷于左腋毛有文彩間色至百十年當轉環於腦能隱形人不能見矣夫鹿懷瓊兎孕環鵲戴玉魚藏珠牛之有黃狗之有寶馬之有黒狐之有丹物理之同然也如此

青須鐵獺

王元之有童名青須梅聖俞有馬名鐵獺

茹退

楞嚴經註以牛糞為茹退二字甚新又馬通馬糞也見後漢書

赤虎儀同

齊高緯以波斯狗為赤虎儀同逍遙郡公見三國典略

丁櫟

牛名丁櫟郭椒可對狗曰韓盧宋鵲見表異錄

唧蛶

猶名唧蛶見拾遺記黄魯直詩買魚穿柳聘唧蛶

白老

唐餘録云建州刺史家月夜有七八皂衣人相語曰白老将至奈何皂者鼠白老猫也

鮮介

王餘

吳王行江中食鱠棄其餘於水中化為魚因名王餘魚王餘即鱠殘

魚牀

唐詩魚牀侵水岸言魚宿處如牀也又青田溪生蕴菜冬天水煖如湯衆魚聚焉名曰魚倉

魚虎

竹坡詩話江淮間有水禽號魚虎翠羽而紅首可愛惟德符詩翠裘錦帽初相識魚虎彎環掠岸飛

奴屦婢屣

奴屦婢屣魚名肖其形也又述異記和州歷陽淪為湖湖中有明府魚奴魚婢魚

緯蕭

陸魯望蟹志云稲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之早夜會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斷

璅蛣

璅蛣似中蚌有一小蟹在腹中代蛣出求食故江淮之人呼為蟹奴皮日休有詩蟹奴晴上臨潮　燕婢秋隨過海船

藏六

雜阿含經云有龜被野干所包野藏六而不出野干怒而舍去佛告諸比丘當如龜藏六自藏六根魔不得便藏六者龜首尾與四足為六也

百虫

黍民

古今注云河内人見數十騎皆大于黍行來從朝至暮家人以火烧之人皆成蚊蚋馬皆成大蛾

豹脚

東坡志林曰湖州多蚊其中有豹脚者罷毒作詩曰風定軒牕飛豹脚雨餘欄楯上牛蝸牛蚊又曰督虫出内典

鳳子

大蝶名鳳子崔豹古今注韓渥詩有鶯兒唼喋雌黄背鳳子輕盈膩粉腰

夏馬
蝦蟆一云夏馬出風俗通大蝦蟆一名田父出冷齋錄
歌女
蚯蚓應時而鳴江東呼為歌女
齊女
董仲舒荅問曰齊王之后怨王而死化為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之故曰齊女
六虱
秦公孫鞅書靳令篇曰國以功授官予爵則治省言寡以六虱授官予爵則治煩言生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脩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虱勝其政也杜牧之曰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強曰彼仁義虱官也可以羅之
破虱錄
段成式曾一夕堂中會客時妓女玉壺忌魚炙見之色動因訪諸妓所忌者有蓬山忌鼠金子忌虱尤甚生客乃競徵虱事百至百餘條以摽之予戲摭其事作破虱錄

酒漿
蘭生
蘭生漢武百味酒也玉薤隋煬得法於胡人者也鬼花梁簡文集中所載者也
琬液
醉鄉日月載古酒名琬液亦奇
三勒漿
唐宴進士有三勒漿謂訶梨勒菴摩勒烏攬勒也
紅友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水步田至其地地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東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出鶴林玉露又劉斯立命酒為玉友仍為作傳
鶴觴
世說東海劉白墮善釀酒六月赫曦曝於日中不動餽遺逾於千里號曰鶴觴
翠物
陶靖節詩且盡杯中物唐人詩翠物喜盈酎
紫酒
譚用之詩杯沾紫酒金罍重註云江南紅醲涼州葡萄

崑崙觴

魏賈琳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小艇於黄河中以瓠匏接取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間所絶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

椒花雨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椒花雨嘗曰予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蓋有謂也見鶴林玉露

釣詩鈎

東坡洞庭春色詩應呼釣詩鈎亦號掃愁帚須君潋泚盃流我談天口宋安定郡王以黄柑釀酒名洞庭春色

治聾酒

社酒號治聾酒兵部李濤小字社翁將李昉為翰林學士月給内酒兵部因春社寄昉詩云社翁今日沒心情為寄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三廳

五色飲

籌禪師仁壽間常在内供養造五色飲以扶芳葉為青飲拔楔根為赤飲酥漿為白飲烏梅漿為玄飲江茗為黄飲具大業拾遺記

米奇

琉球國造酒則以水漬米越宿令婦人口嚼手搓取汁為之名曰米奇

瀑釀

嘗見王晉卿手書一束云瀑釀四器納上以瀑釀酒可謂好奇

蘸甲酒

今人傾酒滿杯者俗呼為蘸指甲韋莊詩南隣酒熟愛相招蘸甲傾來綠滿觥是也出賤妹由筆

十八仙白酒

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酒有名十八仙白酒者熙寧元年六月十九日回道人過之索飲贈詩曰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黄金散盡為收書就舉席上榴皮畫字題于壁

換骨醪

敘聞錄云唐憲宗以李花釀換骨醪賜裴度又詞陵國以柳花為酒

興酣

洛岳略曰陳無咎宴客一客用一侍兒興酣必十二酣而後引滿又王永年以妻兩手匊酒飲號白玉蓮花杯

霹靂酒

酢香日月云暑月雷霆時收雨水淘米炊飯釀酒名曰霹靂酒又酒有滿洒泉出崔林玉露

卷白波

古有酒令名卷白波起於東漢擒白波賊如席卷故酒間效之以快人心也

害馬

酒徒以不飲者為歡場害馬

茶荈

草魁

茶譜載宣城縣丫山有陽坡橫紋茶最勝杜牧詩云山實東吳秀茶稱瑞草魁又游冬茶名出草木狀

一水兩水

蔡君謨茶錄曰建安鬬茶以水痕先退者為負耐久者為勝故較勝負之說相去一水兩水耳

九難

陸羽茶經有九難一曰陰採夜焙非造也二曰嚼味嗅香非別也三曰羶鼎腥甌非器也四曰膏薪庖炭非火也五曰急湍壅潦非水也六曰外熟內生非炙也七曰碧粉縹塵非末也八曰操艱攪遽非煑也九曰夏興冬廢非飲也

萱草帶

甕林生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赴茶者以油囊盛餘瀝歸

茅君茶

昔有客遇茅君時當大暑茅君於手巾內解茶一葉與客食之五內清涼茅君曰此蓬萊山穆陀樹葉衆仙食之以當飲又有寶文之蕊服之不飢謝幼貞詩曰摘寶文之初蕊拾穆陀之墜葉見謝氏詩源

騎火茶

龍安有騎火茶最為上品騎火者言不在火前不在火後作也

琉璃眼

鄭侯家傳云唐德宗好煎茶加酥椒之類李泌戲曰旋沫翻成碧玉池添酥散作琉璃眼

甘露哥哥

米元章嘗作詩云飯白雲子茶甘露有兄人間露兄故寔曰只是甘露的哥哥耳

晚香侯

古以茶為晚香侯又號不夜侯

清泉白石茶

倪元鎮素好飲茶在惠山搗核桃松子肉和真粉成小塊如石狀置茶中名曰清泉白石茶

繡茶

武林舊事禁中大慶會則用大鍍金甏以五色韵果簇飣龍鳳謂之繡茶不過悅目亦有專其工者外人罕知

饌羞

食將

漢食貨志曰鹽為食肴之將又朐䏰縣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名曰傘子鹽

香醬

神仙食經有十二香醬以沉香等煎油成服之又鹿尾醬安祿山進于明皇

縮葱

唐侯思止食籠餅必令縮葱加肉號縮葱侍郎

柳鮓

宋景文詩蟹美持螯日魚香柳鮓天用楊淵五湖賦連飢柳鮓也

過廳羊

熊翻每會客至酒半階前旋殺羊令衆客自割隨所好者綵線繫之記號畢蒸之各認取以剛竹刀切食號過廳羊

蓬萊鱠

唐學士初上賜食皆是蓬萊池中鱠夏至頒氷及燒香酒帝和氷而飲

含風鮓

虞悰六月調羊酪造含風鮓

雲子飯

漢光武內傳王母謂帝曰太上之藥乃有玄光梨禹風實雲子故杜詩云飯抄雲子白

月兒羹

柳公權以隔風紗作龍城記及八朝名號錦樣書以進上方御剪刀餅月兒羹即命分賜公權出雲仙散錄

甘露羹

李林甫婿鄭平為省郎鬓斑林甫曰上明日賜甘露羹鄭郎食之能烏髮果食之一夕髮如墨

石榴羹

斐龍羨雨中遊包山精舍詩云渴興石榴羹飢惬胡麻飯

鱉裙羹

宋仁宗問張景曰卿在江陵地有何景對曰兩岸綠楊遮虎渡一灣芳草護龍洲所食何物曰新粟米炊魚子飯嫩東瓜煮鱉裙羹

谷董羹

仇池筆記云江南人好作盤遊飯鮓脯膾炙無不埋在飯下里諺云掘得窖子羅浮穎老凡取飲食雜烹之類名谷董羹陸道士曰投帚谷董羮鍋內掘窖盤遊飯椀中

纓珞粥

高峯妙禪師住天目獅子峯雲深磴絶人跡罕至敲冰作𩜾採苦菜和米煮之用竹挑食充饑謂之瓔珞至今山中留為故事出紫桃又綴

環餅

桓玄侍客有寒具齊民要術曰寒具今之環餅也劉禹錫寒食詩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黄深夜來春睡濃于酒壓扁佳人纏臂金則似今之饊子矣出表異錄

菽乳

我朝孫司業大雅先生嫌荳腐之名不雅改曰菽乳賦詩紀之出戒庵漫筆

小晃白大晃白

紫桃軒雜綴云茗上祝翁卷溪舊姓自號閒忙道人其家傳有唐人砍繪書一編文極奇古額陸季疵茶經首篇製刀砧次列鮮品次列刀法有小晃白大晃白舞梨花柳葉縷對翻蛺蝶千丈線等名大都稱其運双之勢與所砍細薄之妙也未有下豉醸及潑沸之法務取火齊與均和三昧疑必易牙之徒所為予愛其文未及借錄今書興翁皆為烏有矣下豉醸篇中云蒴香柔花葉為芼取其般紅翠碧與銀縷相映不獨爽喉兼亦艶目然竟不知香柔花為何花也

鉏表

後梁韋琳為鉏表以刺時人詞曰臣鉏言伏見除書以臣為糝熬將軍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脩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載兢載惕臣羡愧夏鰻味慚冬鯉常懷鮐腹之誚每懼鱉巖之譏是以嗽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賢殊私曲蒙鈞拔遂得超升綺席忝預玉盤遠厠玳筵猥蒙象箸澤覃紫腩恩加黄腹方當鳴姜動椒紆蘇佩欓輕飄纔動則翠釜盤烟濃汁暫停則蘭餚成列宛轉綠虀之中逍遥朱脣之内御恩嘡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列銅鐺門奉表以聞詔答曰省表

具知鄉沈沼緡紳坡塘俊乂寥蒲入荇肥滑有朋允堪
兹選無勞謝也

昫娍

沈亞之謂掌饌婢曰昫娍可對段文昌老婢曰睹祖

賴盤

濠家宴客不設几席令妓手執以進謂之賴盤

薰燎

玉蕤

玉蕤香也文選焚玉蕤浣微露

知見香

佛書有解脫知見香黃山谷答賈天錫惠寶薰詩云當
念真富貴自薰知見香

心字香

番禺人作心字香用素馨茉莉花半開者拂淨瓶中以
沉香薄劈層層相間密封之日一易不待花萎花過香
成所謂心字者以香末縈成心字于湖詩心字夜香清

暖香

寶溪雲僧舍有暖香或冬爇之滿室如春

百濯香

吳孫亮寵姬有異香歷年彌盛浣百遍不歇名百濯香

意可香

意可香初名宜愛或云此江南宮中香有美人字曰宜
愛故名山谷曰香殊不凡而名乃有脂粉氣易名曰意
可

無礙香

張說詩願奇無礙香隨心到南海

水麝

天寶中虞人獲水麝臍香皆水也每取以針刺之香氣
倍於肉麝

笑蘭

吳僧罄宜作笑蘭香韓魏公作濃梅香黃涪翁作藏春
香名各異也

清畫香

元朱萬初善製松烟墨又和石昫清畫香以貽虞文靖
公蓋香與墨同一關捩也出紫桃又綴

窮四和

山林窮四和以荔枝殼甘蔗渣乾柏葉黃連和焚或加
松毬梨皮皆妙先同鄉有句云香焚窮四和石列小三
峯

香煞

先同卿六硯齋筆記云長安友人一侍兒体態翩𦒉性
喜香過有熏燎輙輕身覆罩籠上嘗其捧觴承應今坐
客爲無不稱旋予名之曰香燕又宋燕肅之孫蕻仕嶺
南括南海珠犀香藥以奉時相人亦目為香燕

清泉香餅

清泉香餅人以一篋遺歐公清泉地名也香餅石炭也
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艾納

松上苔謂之艾納以之和香則衆香發越東坡詩云
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入青苔春風堂隨筆云枯松
百年即有白衣如粉本草謂之艾納又曰艾衲

五色烟

許遠游燒香五色烟皮日休詩云五色香烟惹内文

喪葬

憑霄

舜葬蒼梧有鳥吐五色氣名曰憑霄啣玉成墳積珠成
壟

夜室

闔閭墓中石銘云吳王之夜室也嗚呼我之君王棄我
之邦逃于重崗維崗之陽我王之邦見述異記

玉鈎斜

春明退朝錄曰唐内人墓謂之宫人斜隋煬帝葬宫人
有玉鈎斜在江都治西

衆香國

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知淮陽軍未卒前一月區處家
事作親朋别書盡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造香楠木棺飲
食坐卧書判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
而已及期遍請郡僚舉拂示曰衆香國裏來衆香國裏
去擲拂合掌而逝

金蠶玉燕

闔閭夫人墓中周迴八里别館洞房迤邐相屬漆燈照
爛如日月焉尤異者金蠶玉燕各千餘隻見述異記

神鬼

司書鬼

司書鬼名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蠹魚
不生出致虛閣雜俎

氷絲女

沈休文雨夜齋中獨坐風開竹扇有一女子攜絡絲具
入門便坐風飄細雨如絲女隨風引絡絡不斷斷時亦
就口續之若真絲焉燭未及跋得數兩起贈沈曰此謂

氷綵牌君造為氷紈忽不見氿後織成紈鮮潔明淨不昇於氷製扇當夏日甫携在手不揺自涼出瑯環記

吹簫女子

少昊母皇娥璇宮之側有井曰盤靈白帝之子與皇娥宴于宮帝子命江妃歌沖景旋歸之曲盤靈之神吹簫以和之故至今號井神曰吹簫女子見緗柳緗

金姑聲

或聞鬼所惡云金姑聲聞人謂破竹聲為金姑聲

妖異

西明夫人

唐楊穆於昭應寺讀書每見一紅裳女子一日誦詩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褰幃弔孤影楊問其姓氏曰遠祖名無忌姓宋十四代祖因顯揚釋教封長名明公開元中明皇與妃子建此寺立經幢封妾為西明夫人因賜珊瑚寶帳居之自此娶生儀即不復張界夾後驗之乃經幢中長明燈也出異聞集

麴秀才

葉法善有道術居玄真觀一日會數朝士滿坐思酒忽有一人謁門自稱麴秀才突入座少年秀美論談不凡法善潛以小劍擊之應手而倒化為缾榼中有美酒遂共飲之皆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清異續錄三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李琪枝撰琪枝字雲連號寄峯嘉興人李肇亨之子李日華之孫書中卵色天一條稱先太僕有詩云云蠶雲一條稱先冏卿筮仕江州司理被讒拂衣云云畫隱一條稱黃篤直詩李侯畫隱百僚底冏卿用下五字鐫一圖記自作畫則識之云云皆指日華也是書續陶穀清異錄而作穀書皆載唐末五代近事此則皆採古書穀書分三十七門此則併為天文地理君道官志君子女行么麼釋族仙宗人事詞苑藝能肢體居室衣服粧飾陳設十七門女行之末又附載婦女雙名一門體例頗不相同而採摭故事或佚脫其出典或舛誤其字句如開卷天笑一條出東方朔神異經人人習見而題曰莊子四雨一條自是詩話而入之天文舊雨一條本出杜甫集而註曰白孔六帖影娥池本出洞冥記而註曰三輔黃圖蕊女一條引關尹子是也而又引漢童謠河間蕊女工數錢句不知續漢志實作姹女蝦蟆更一條據郎瑛七修類稿指為宋事而不知唐張泌詩已有蝦蟆更急海城寒句先載蜀韋縠才調集中是雖蒐羅實事轉不如陶穀之多搆虛詞矣

小窗自紀四卷艷紀十四卷清紀五卷別紀四卷（一）

〔明〕吳從先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書吳寧野自紀

自晉以世說行而宗尚者衆或摹擬為書如李皇甫馮贄諸作事則猥而靡奇語則淺而鮮致以彼學塹典奧而渴琨結撰異稱曰鴻羽雉膏不可得已新安吳君寧野妙齡雅志綜覽群籍掇其菁英醞釀霑洽時復因事拈出輒成嘉話或事瑣而言或語冷而趣遠風

焦太史 一

俞吾語皆成興托昔稱晉宋人
譚簡約玄澹亦雅有韻君之
所著鬚髯近之司馬子長南
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浮沅
湘講業齊魯之墟而諸蕃朱

太白歷趙魏至晉岐郛高於
至大梁轉徙金陵上秋浦潯陽
而諸彩富美寧野所遊造則
黃山之攢峯鍾陵之森秀帝
里之闕鉅長江之淼漫蘇絕之

清嘉滄海之泱漭無不以滌
以觀攝其勝會時刊之以詩
胸臆更借之以資筆舌發則
是編殆山之毛也澤之腊也以
餖飣八珍九轉之間有餘
味矣

萬曆甲寅立秋日焦竑書

吳寧野小窓自紀

古今英人望士所不能自除者口有舌手有筆最不堪忍之胸極當心之境决於舌則流厲於筆則永當其滓焉忍焉之會堪胸斷頭不能禁其所自出也予生平筆少而舌多又其為性也忝室之憂許伯之哭觸處迸裂一如寫水於地畧無方圓瀦泉郭伏後先囊清紀自紀見貽襟情之詠寓寄清婉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映人腦胃之際定無世物也語曰口可入也不可出也副墨之子亦云藏之名山剉舌瘞筆甫戢予臧如寗野之為紀焉者總其手口而可矣

瞳菴湯賓尹書

自紀序

自余治讀書之室於郿外誅茆蓋之瀝泥垣之日摊古今書而悠游讀之其聲且不下裂澤振也四方碩交知余隱癖於是奇書鄰至奇字飛來余日討之日不暇也七夕始得吴寧野自紀集至拂几開卷則明星亂於上雲漢注於

背秋風送香巧虫分奏矣有勁余以咿哦者追余讀其賦則豪而韻深宕而波大字不詭入文不偶排進於漢也長卿之儔與其哉冊擇以典丸錫十青於於頸之其著史論以正仲堅之知邑也翦語如遠珠襟裁如說苑較人之泣光可貫也至操之織雲為嫻焉提漢擊

魏寧野直五指中臺光戟何怯余之夜畫而勝以日也雖借余之所以更進寧野者甚敝貂手揣摩一歲說當萬乘則肘後金印絶綬洛陽

二頃余於此時且從寧野中秘校董傾儲者玉之聚也成一代文章不大快乎寄之五如以寄寧野甲寅仲冬五日

平湖施鳳來撰并書

寧野自紀序

古今文字無有盛衰而其性靈章如日月葉而林云今世安有文章只有滅字換字遷耳余亦曰今世安有篇作只是搬運古人耳先雖至鳩灣細極險塵正意至心人鬼变怪愕不僞

載古昔如是而今都性靈抽黃集白駢以成一家言至悟耳目之不足恃而搬運之大塊噫嘻發人寧野則不能貫穿今古一本性靈慧明文心能以三寸轆轤吞擷翩激蘗生鮮筆味詭絶一時而寄言不諒紀文員議責秋來吐淵

頭草閣畫雲畫滿承則清艷別造
紀而後并自紀而四矣怪哉湖上之艷
草艷於畫鷺紅傲綠草花映帶滿
冶豔豈非之繁與山光水色倡發哉邪
艷則不艷矣深秋即蕭瑟乃碧潦無
蘆白雲程渡燒雲霜葉咽蛩聲

使人應接不暇乎又曰四時之艷皆艷
於秋然則清艷何嘗其所取去自
也自紀一言一字直寫古人之上且
可精清為艷精艷為清精清艷為別
而并可為自自之擢淨寧野而伸
炙予嘗擾合人叢述之富什百古人而

嘉人千載恆若新新且身與文俱敝甚
至當時度就或幾留於英賢之子孫寵
未有不煙銷灰冷於一世二世之後者矣
其自也蓋子史騷書撰體一支而不
出寫自之影若將以畀傳高以謂傳
請以好傳直以纖傳雅種種著作書

令友照之鏡讀其畫論其人皆不拈
之手里起之之九原而嘘其面而然望不
於千古左矣乎與寧野蹊徑寶錄
賢聲滿耳聞其情具嫂勝生平於
奇畫自山水而外多穹嗜好可謂得
自之情羅千萬古人於一室任其標

領一經一律一宮一商頓使藝林改色可謂得自之艷寧使世人駭剏欲殺而終不能改其獨至之性即自之剏也謂清艷剏三紀者寧野自紀可也撇運性靈即令行省書裏為不足計况一時傳為譜牒人秘枕中甚

為千載之業吾於是矣讀竟得近體二章并寄數語弁此

武林友弟沈明龍撰并書

自紀序

鳳餓不啄粟所食唯瑯玕故羽燦九苞而鳴叶六律薛靈芝之毋饕以清芬腹中無濃穢一物故淚成火齋而氣若蘭馥蓮出西方七寶池中傳入東土自根芽以至莖葉

花實無一不香雖在淤泥中而鮮芳獨出蠹魚食萬字以上化而為龍夫蓮花處淤泥而不染則根器剏也鳳食瑯玕薛不饕濃穢則薰習剏也蠹書者久則成龍則功力所轉變者剏也有如秉慧姿以為

香國而以書破萬卷者爲靈藥
以誦讀所陶師友所樂者爲風食
薛聲則其筆墨所潰有不奇而絕
世易闢洞天者邢寧野爲余家阿
咸囊所著散豁諸集經生家推爲
冠鋒令所自紀者差古文辭及一

切樸著訴皆嬉笑觀者絕倒至
其超於創獲則錄五色之石以補
天而包八方之風以掃霧說者謂寧
野不治生產囊裡之黃金盡而筆
底之白鏹日呈夫石季倫豈僅人子
郭金谷園序與蘭亭記並稱則前

日之寧野也太白讀書三年藏家
裁三十餘萬其後李集一出諸家
遏而不行則今日之寧野也總之寧
野作書與萬卷書中有筆矣發爲
著述如風來水運聲亦辭雲從之
之體氣高妙倘以黃金贈人今乃

以白鏹贈人則寧野之揮棄者更
豪也

南羅居士吳遠書於萬松菴

亭野自紀叙

文至於今極矣。糅雜之家，紛紛纖悉以待好事，如春草秋霜，濃穠淡抹，各鬪其奇。而文至於今不濫矣。咀英吸華，句鍊篇鑄，雖藻繢云賞，往往皆已陳之狗，云乃古人所謂文

奴乎。今歲偶耕亭野，亭野之瑠璃筆管堆已成塚，而界州鐵硯磨之幾穿。因索其存稿，頓滿箧溢焉。蠹鼠齧其中，脈望大如虬，而亭野意殊憐之，三紀成集，擲地鏗於。余曰：古人紀己，亭不紀自耶？回社友人譚繼

誌之，强以十之一者殺青，且曰：何以闕其自也？余曰：皆自也。其含精吐髓小者如丸，大者如甕，可繅可繒者，非自之徑乎？其飛姿舞態，升者為雲，沉者為流，不即不離者，非自之機乎？五岳俠之拳，三壺使之驛，瑤樓俠了

撐天翼者使之歌，行者使之飛，海可在乙而日月星辰可在地，則自下神也。降王而伯，起死而生，誅忠孝之心，令其含愧，破奸雄之膽，歎其長嘆閣長夜而旭之，進今人而古也，則自之權也。皆有品，自者曰：西馬子長五百年讓

所有猶長、又、五百年後而有我余
嘗壯之余則謂說苑新書之後有
西京雜記、記之後有寧野自紀堂徒
膾炙云耳雖今紙貴必且藏之石
渠金櫃以備採擇者雖於寔之足以
而今後世更得如之書之僅存其錄也

讀自紀者必不以余言為狂　甲寅五
月望日書於邸園
平湖社弟俞思燁

從先自序曰漢書曰戰國合縱
連衡力政爭強繇是列國公子
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
楚有春申競為游俠後漢書曰
梁冀大壯棟宇加以丹漆圖以
雲氣仙靈臺榭交通相望游觀

池亭多從倡優鳴鐘鼓吹竽酣
樂竟路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
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發以翡
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
狐之柱秋兔之翰余自少讀書
豔觀益類不覺豪舉之氣凌於

神骨然游俠都不自享貪髙都不治筆墨熟籌之知淫侈為多金者所習豪而無當何異敗兒故絕意華居美飾舞歌艷部之好獨布心游俠蓋五父之愚豈畫養賢鷄鳴犬吠何負於人而執者不諒輒謂貽好客者羞孟浪之誚誰實招之俠骨豪情亦且死矣夫游俠可以消鄙吝致與狗馬紈絝同譏則何如事筆柙、、之飾美非侈觀豪非任俠丈夫不挾千金赤精即滕三

寸斑管縱收生平窮奢極欲之念加意於飽霜之毫不為侈也但古人借諸寶為飾予則欲諸寶從筆端傾瀉一言一字揮於黃金潤於和璧圓於隋珠華於翡翠利於文犀皓於象齒矯於豐狐秋兔而後侈心斯愜噫何當乎世子毛穎美人於掌上顛倒變忽如嬌如癡鬼神在腕祀而弗靈歷試諸艱鍛多於磬難飛無翼之名艱收居田之豁英雄之氣徒生花於夢中遂窮之

泪多致祭於筆塚噫何當乎三十老書生如紅顏自媚五色嫁衣何取充箱為尚不熱研而猶鷄肋之有味也則筆柙之悞人者又陰陽矣夫如是何如謠侈自快不得於名實猶足酬生平

而今何如巳貧來好客則劉薦剪髮賢母化雲冷去自憐則木食草衣裝橐如水名虛鄧通貧實飽子自照非長貧而黃金如冷客絕無夙好又何能更為豪俠資乎則筆柙較尚親也於是

日進筆以酒一斗如賈島祭詩法祭後輒拈一題責之以報筆謂余曰爾希心四君天下士所以報四君者作何功德而索報余得無太速余惟攢眉待之筆終無悞也嬉笑幽憤在有情無

情之間生平之怨尤百情之攻討交致焉漫然布之欲以筆交海內也觀者無謂殭笑之不歡而哀歌之不成曲也若曰黃金散盡窮鬼將致夫揶揄綠筆無氾飢人難饜以錦繡余且悔自

好之已晚也噫何當乎

小窗自紀目錄

一卷

雜著

計五百九十則

二卷

書寃

儒禪

石分

竹券

家齋使令

交友二十六觀

演連珠

賤制

討蠹魚露布

花揭蝶檄

爪變解

戲議前魚
再議前魚
五友堂議
荷葉辯
花案
茗說
夢巻
夢說

偕松問
畫喻
畫風水
酒緣
譯劍
不如里
蚍蜉玉觀魚
擬日蕉浪彈脩竹

佩勒邦
晴眠菴文集
惡困
有情痴
山游供具
言詩

三卷

賦

飛花賦
登嚴子陵釣臺賦
漢武帝騰光臺賦
何人斯賦
碧筒賦
落葉賦
廣江賦

摘花賦
玫瑰花賦
茉莉賦
歌
西湖放艇歌
挽余經父哀歌
詩
呈贈衛大司徒
和答郭伏生
送金伯宗還湖上
賦答鍾瓊英
贈王娟生
贈王笑生
呈贈李本寧太史
木槿
遣行

蘭茶
山茶
薔薇
桂
散花社分賦得蓼花
西湖十景
春江社集賦擬蘭亭
贈西湖妓
贈答女郎畫蘭
棲霞代柬友人
題畫
賦得驪珠贈歌者
春讀風箏曲
秋興八絕
美人睡起詞
花上露

七夕邀同社集秦淮如寄中

餞白燕

觀雲口占

燈詞

演淮園有感

弔王百谷

過馮開之老師快雪堂

呈贈黃貞父老師

表

擬天授臘月幸上苑詩詔報春發花之神

謝表

頌

金陵八大寺頌

霞山塔頌　茶德頌

贊

五岳圖讚

漢壽亭侯讚

四面觀音讚

一線天準提贊

弘濟寺觀音閣讚

京口三山贊

李禿翁贊

箴

十八學士箴

銘

詩筒銘　郵筒銘

大椿銘

魚蠻館銘

文

祭神椿文

弔岳武穆文

弔于忠肅公文

祭何母文
遥祭馮開之老師文

論

伯夷列傳論
陳壽史論
讀水滸傳論
嵇康琴論
倪雲林畫論

支公鶴論
林逋梅論
孫登嘯論
登徒子好色論
研論
花論

四卷

序

史綱評要序
子丑文選序
何仙郎落花詩序
金蓮曲序
明農詩序

傳

翠寇山人傳
金小品傳

徐子髯傳
頓子真傳
汪孝子傳
妓席傳
程母行狀

紀

記

香本紀
黃山小紀

遊西湖紀
遊雨華臺紀
自十廟西門至燕子磯紀
賣菜傭紀
珍珠泉紀
春江社紀
灌莽山居記
錢塘觀潮記
遊賽公橋記
遊赤石磯記
塚災記

啟

賀臺山葉相公啓
請開之馮太史啓

書

擬關壽亭報陸遜書

擬合德諫飛燕
寄王百谷
寄張賓王師
致張賓王師
與商孟和
東性上人
寄何仙郎俞五如
復友人
寄延祖非
再寄賓王師
與郭伏生
與李小有
與林子丘
與林茂之
與沈雲君
答鍾瓊英 二

復陳仲來
寄江芳隮
寄黃貞父
寄陳眉公

小窗自紀卷之一

延陵吳從先著
福駒張　榜選
雲間陳繼儒訂
平湖俞恩燁
武林沈明龍　校
武林何偉然

雜著

客有訑枯瘠者。貽語之云。瘦到梅花應有骨。幽同明月且留痕。

雅樂所以禁淫。何如溪響松聲。使人清聽自遠。

觴散所以禦暴。何如竹冠蘭佩。使人物色俱閑。

俠之一字。昔以之加意氣。今以之加揮霍。只在氣魄氣骨之分。

風流無用。揄錢不會買宮腰。筆硯有靈。書帶亦能邀翰墨。

志要豪華。趣要澹泊。

萬事皆易滿足。惟讀書終身無盡。人何不以不知足一念加之書。

情態日變取法亦觧即如論六院人物始觀靈
佩儼然纔取操觚染翰化則放曠揮霍遂為女
俠夫求妓書於女史床頭不無提刀乃論慷慨
於青樓俠何易言哉
鄙吝一銷白雲亦可贈客渣滓盡化明月自來
照人
存心有意無意之妙微雲澹河漢應世不即不
離之法疎雨滴梧桐

以看世之青白眼轉而看書則聖賢之真見識
以論人之雌黃口轉而論史則左狐之真是非
駱賓王詩云書引藤為緊人將薜作衣如此境
界可以讀而忘老
眉公云閉戶即是深山嗟乎應接稍略遂來帶
鬼之譏剝啄無時難下藏[illegible]之鎖言念及此入
山惟恐不深
眉公曰多讀一句書少說一句話余曰讀得一

句書說得一句話
賞花須結豪友觀妓須結淡友登山須結逸友
泛水須結曠友對月須結冷友待雪須結艷友
捉酒須結韻友
山上須泉徑中須竹讀史不可無酒談禪不可
無美人
夫處世至此時笑啼俱不敢論文于我輩亦可
總堪嘲

舉世嫉修眉不特深宮見妬隨人矜寸苦猶然
列國爭長
貧賤驕人傲骨生成難改英雄欺世浪語必多
不經
花看水影竹看月影美人看簾影
一池荷葉衣無盡翻騎錦繡纂組數畝松花食
有餘絕勝鐘鳴鼎食
論啜茗則今人較勝昔人不住鳳餅龍團損自

然之清味至于飲則令人大非風昔不解酒𢡖
但逐羽觴吾思古人實獲我心
幽居雖非絕世而一切使令供具交游晤對之
事似出世外花為婢僕鳥當咲譚溪藪澗流代
酒肴烹享書史作師保竹石資友朋雨聲雲影
於風蘿月為一時豪興之歌舞情境固濃然亦
清華
多方分別是非之竇易開一味圓融人我之見

自紀　得　四

不立上可以陪玉皇上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
兒
讀書霞漪閣上目之清享有六溪雲初起山雨
欲來鴉影帶帆漁燈照岸江飛匹練村結千茅
遠境不可象描邃意常如披畫
客問海棠無香昔人何以致恨余曰春秋責備
賢者之意客曰如此是嬌姿太豔反惹牢騷更
恨海棠有色矣聞者謂余言為花中道學謂客

言為花中語錄
南山種荳東陵種瓜欽鷗狙於草野渭濱秋釣
華野春鋤托掌故於山川
無竹令人俗多竹令人野一徑數竿亭立如畫
要似倪雲林羅羅清疎莫比吳仲圭叢叢烟雨
峨眉春雪山頭萬玉生寒洞庭秋波風外千珠
呈媚語言風味臻此佳境當使聞者神往見者
意傾

自紀　得　五

春鳥秋蟲悲喜異調實非變韻于宮商古樹新
花開落同情却似爭憐于脂粉
問何為應試之文曰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胭
脂畫牡丹問何為垂世之文曰不是一番寒徹
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詩裡落花多少風人紅淚當使子規春去鶗鴂
失聲
東坡潁川謝到任表有云慈母愛子但憐其無

能明君知臣。終護其所短。請之三歎。臣子當何如用情。

昔之淒絕。無如哀樹爽蟬。泣露。悽風。如扣哀玉。回聽高猿雌聲。火雲俱熱。至此易響。時異勢殊。大抵類是。

劉舍人云。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任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詞隱。今之人文體性。正不相似。

譚鋒燄發。虎皮靴可以衛座。倘支離無物。不如拈坐藏拙。

春雲宜山。夏雲宜樹。秋雲宜水。冬雲宜野。蓄眼

總是浮游。觀化煩領幻趣。

一葉放春流。東縛人亦覺潛宕。孫尊聽夜雨。秦華單尚爾淒其。

清蹤暢快。月色最稱。風光瀟灑。風流花情何如栩態。

木食草衣。元本性。非關泉石膏肓。綠肥紅瘦。漫批評。總是風流罪過。

趙飛燕歌舞自賞。仙風留于縐裙。韓昭侯嚬笑不輕。儉德昭于歛袴。皆以一物著名。局面相去甚遠。

抱質見猜。平叔終疑傅粉。從中打涸。不疑難白盜金。人苟心迹自明。何妨形骸相索。

萬籟發聲。俱真入。惟出松間竹裡。曲折抑揚。八音同奏。或如細浪輕吹。擺聲遠度。或如狂濤滂滂。蛟龍夜驚。妙韻異響。十倍天樂。

仿佛岩可懺罪。則刑官無權。尋仙可以延年。則

上帝無主達人盡其在我至誠貴於自然
樹散一庭之玉草生千步之香無問人物琳瑯
氣色已見蓊鬱
人如成心畏懼則觸處畏途如滿奮坐琉璃屏
內四布周密猶有風意
龍津一匊尚作合於風雷胸中數萬甲兵寧終
老牖下
一勺水具滄海味世味無取盡嘗道味會有同
嗜
說法譚經片石曾聞點頭山龍尚能出聽至言
在耳大道見前各具慧心可無領略
以晉人之風流維以宋人之道學人品才情纔
合世格
良心在夜氣清明之候真情在簞食豆羹之間
故以我索人不若使人自反以我攻人不如使
人自露

蓬窗夜啓月白於霜漁火沙汀寒星如聚忘卻
客子作楚但欣煙水留人
詩云芳草萋萋王孫不歸夫春草碧色紅香成
浮紫騮正蹀躞于芳塵遊思方飄忽于韶景焉
憂行國寧賦歸來若夫木落霜飛秋光冷落風
送擣衣之韻搊衰繫馬之絛雖非思動寒簪客
與于絃蕭索
投好太過醜態畢呈效顰自憐真情反掩試觀
廣唱爭為半額楚宮至今可憎請從所安毋為
識者所鄙莊周曰人相忘于道術魚相忘於江
湖
曹倉鄴架秦莊書巢雖抉秘於瑯嬛實探奇於
東壁人文固天文相映權書嵓薄福所能
數無終窮運不長阨士君子能旋乾轉坤則否
泰為我轉軸何必青牛道士延將盡之命白鹿
真人生已枯之骨耶

春夜小窗兀坐。月上木蘭、有骨凌冰。懷人如玉。因想高季迪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二語、此際光景、頗似。不、獨、詠、在、梅、花。

惟州有虞美人草。聞唱虞美人曲。按拍而舞。余曰、物之聲氣。偶爾相應。豈英魂附物使然。卓左車曰、云、虞美人草猶湘妃竹也。豈非游魂所托。余曰、但竹聞湘妃怨。未必無風自舞耳。及讀予虞姬詩、精魂夜逐劍光飛、英氣化為原上草。則草為虞妃所化。亦有據云。

閉門見拒。不如山鳥解呼人。屈意取憐。爭似野花能做客。

英風未暢。轉生無聊。緬韻縱揚。終歸寥落。足以熱血。有時成碧。雄心無日可灰。

色界難憑。情城雖固。專寵則粧成七寶。馳愛則賤買千金。人生時勢。俱不可恃如此。

御風而行。布帆無恙。蕭他連渡杯浮。戴星以往。衣裝有洞。輸卻籃輿山屐。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足敵秋聲一賦。

才懷濟勝。雖布置竹石。具見經綸。骨帶煙霞。即詩達珪璋。意近丘壑。

仲宣才敏。稱中郎而表譽。正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風塵無物色之真。齒牙因聲價之也。

無欲者其言清。無累者其言達。口耳巽入。靈竅忽啓。故曰。不為俗情所染。方能說法度人。

柳宗元披韓退之詩。以薔薇露洗手。古人愛護文才。誠為珍重。今多佚成以覆瓿。何古今人之不相及。

積學苦無相知。致疑於天眼。不知六丁下視。太乙夜燃。勤苦從來動天。筆墨不靈。何與天事。

上人才殘隻字。一經得意。愛惜匪輕。況寶帖琅函千秋鴻秘。安可草次從事。趙松雪藏書一法。誠當為律。

浩然苦吟落眉鬚訴深思穿袖詩賦之工豈云偶得寧取十年兩句敢云頃刻千言

人生順境難得獨思從頑之漢珠世間尤物易傾誰執擊人之如意

花氣當香檀片可以不熱露華作茗雲腳何用更煎要知至香至味於何求真則不嗅不咀亦然得解

臨流晩坐歘乃忽聞山川之情勃然不禁

仙郎語吳允兆曰凡花白日如睡清夜明月之下繞見醒態允兆因歎頹其無為醒花余曰只恐夜深花睡去

對人者我任他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論遊山水者必先濟勝之具余謂情趣與山水相入登涉自覺神王不則健足善馳亦奄然請忘矣

人謂胸中自具一恠丘壑方可作畫余曰方可

看山方可作文

青山在門白雲當戶明月到窗涼風拂座勝地皆仙五城十二樓轉覺揀擇

鑒賞自有真好知遇豈緣溺情倘所見既偏則客以燕礫為寶珠魏氏以夜光為怪石二者同病

生來氣無煙火不必吸露餐霞運中際少風雲也會補天浴日

盜蹠篇曰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妄生是非故知無事之人好為生事

咳吐成珠玉何妨傍若無人揮翰走龍蛇洵是腕中有鬼

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嘯傲凌滄洲嘯起白雲飛七澤歌吟秋水動三湘二聯可稱詩狂

何地無塵但能不染則山河大地盡為清淨道場如必離境求清安能三千外更立法界偈云

對色無色相視欲無欲意蓮花不着水清淨超於彼
秋鳥弄春聲音調未嘗有異令人具古貌氣色便爾不同
鬧草春風才子愁銷書帶翠采菱秋水佳人疑動鏡花香
文何為聲色俱清曰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
何為神情俱徹曰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

鄴侯滿架也須董子下幃子雲草玄何如愛倩長牘
張曲江詞云靈芝無根醴泉無源丈夫克自握起豈皆由鳳雛龍孫當阨之與易於見德及時之澤謂之乘機使山子曰舟檝無岸海若為之反風薺麥將枯山靈為之出雨語極豁達
千家村裡任放牛開蟻鳴一咲風前不管水流花謝
峽嶺連雲嘉樹蔽日散襟閒往萬翠浮衣帶間頓令山陰道上減觀天台路中失致
逸宇是山林關目用於情趣則清遠多致用於事務則散漫無功
顏之推勉學一篇危語動人錄置案頭當令神骨竦惕無時敢離書卷
賞識既繆不知天下有真龍學力一差徒與世

人識畫虎要之體認得力自然下手有方
文章之妙語快令人舞語悲令人泣語幽令人冷語憐令人惜語險令人危語慎令人容語怒令人投劒語激令人投筆語高令人入雲語低令人下石是謂駭目洞心不在修詞琢句故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神
雲衲高僧泛水登山或可借以點綴如必蓮麾說法則詩酒之間自有禪趣不敢學苦行頭佗

以作死灰槁木

爲園栽植之繁非徒侈觀實備供具如花可聚

柹葉可學書竹可掛衣笋可爲鞋致用自眞頗

領佳趣至於栽芰荷以爲衣將薜荔以成服紉

蘭爲佩拾籜爲冠檢竹刻詩倚杉完局松花當

飯桃實充糧猶見逸士之取裁更得草木之知

己

則何益矣茗戰有如酒兵試妄言之談空不若

詩鬼

鏡月水花若使慧眼看透劔光筆彩肯教壯志

銷磨

溪上清流梳石髮無粃亦整雲鬟堦前細雨洗

苧衣不舞常明翠袖

烈士須一劒則芙蓉赤精不惜千金購之士人

惟此寸管快目千雲之器郵得不重值相索

天下凡伴易結獨有野性寡諧李青蓮云忽憶

范野人杜工部云聞君多道骨觀此則知塵外

之交自昔不易

叫月子規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淒慘沈酣

不同情各極花月之致

擴拾芳華要有眞際引發雋永貴於當行不則

烹土爲羹蒸砂爲飯何堪飲食

遨遊仙子寒雲幾片束行裝高臥幽人明月半

牀供枕簟

海市蜃樓奇觀總屬烏有因知天下飽眼之物

色色空華

小窗偃臥月影到牀或逗遛於梧桐或搖亂於

楊柳翠華撲被神骨俱仙及從竹裡流來如自

蒼雲吐出清送素娥之環珮逸移幽士之羽裳

相思足慰於故人清嘯自紆於良夜

秋時看王師及杜中兄弟來霞滿閣歡信宿焉

同背落日遠江千艘如矢帆影若流實王師曰

檣標遠漢昔時畧氏之弋余隨應曰帆影寒沙
此夜姜家之被衆鼓掌稱歎蓋野境得情非捷
於才也
清於骨令見者形纖如側珠玉清於態令見者
風如坐針氈
係以假遇假真心相索則面目輒移語言訛
傳訛莫論相參則是非爭起
乃標文章貴有臺閣氣時標文章貴有山林氣

自紀　標　十八

豈臺閣非山林不貴耶
今之人品文章俱操偏鋒王者之師總難取勝
故予欲得奇兵以臥鼓不事刀斗以鎮營
豈花栅下嗅雨清矣茗香蘆荻舴中御風冷然
挾纊
落落者難合一合便不可分欣欣者易親乍親
忽然成怨故君子之處世也寧風霜自挾無寧
魚鳥親人

語曰文生於情宋廣平鐵心石腸梅花一賦從
何處得來因知情致之語別有一副肝腸
妾形無寄但敎鹿豕爲羣壯志有懷莫遣草木
同朽
春歸何處街頭愁殺賣花客落他鄉河畔生憎
折柳
姝有索讚者贈以短賦內有橫釵玉燕巫雲共
鄂雪俱融鬢貼花鈿寶月與景星相貫二句客

自紀　標　十九

豔賞之爲駱丞後身謂其絕似競渡尋菊序中
巧語也不知法門正不在此
雅俗共傾莫如音樂琵琶歎於遠道箜篌引於
渡河羗笛弄於梅花鵑笙鳴於彩鳳不動催花
之羯鼓則聞拂雲之素琴不調哀響之銀箏則
御繁絃之寶瑟磬以雲韶製曲簫以天籟著聞
無不入耳會心因激生感令也馮驩之鋏彈者
無魚荊軻之筑擊來有淚豈獨聲韻之變抑亦

聽者易情。
中流、多載酒、嘗無問字之舩。綺席漫張燈、誰是
窺書之火。
清齋幽閒、時時暮雨掩梨花、冷句忽来、字字秋
風吹木葉。
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二句、楚襄王、公案。左手持
螯、右手持酒、一幅、畢吏部畫圖。
良緣易合。紅葉亦可為媒。知己難投。白璧未能

獲主。
夢如蕉鹿。不採薪者之藏。癖似蠹魚。專食神仙
之字。
清同王晉卿之碧香。十斛酴醾輸味。奢比何顏
考之蒸餅。一時藜藿增悲。
可與人言無二三。魚自知水寒水暖、不得意事
常八九。春不管花落花開。
有味官清、馬骨高而惜之者。曰。物猶如此。人何
以堪。余曰。人甘如此。物何以堪。
天不愛寶。萬象昭回。地不愛寶。萬物繡錯。錦字
奇文。何獨為人所秘。
高鴻振遠音。天際真人之想。潛虬媚幽姿。竹林
賢者之風。
王公挿棘編籬。入幕之賓。肆虐大人。投珠抵璧。
窺室之鬼遁形。
王百穀云、書生命薄還同妾、宰相憐才不為官。

何仙郎云。憔悴似憐春恨妾。凄涼還泣夜啼烏。
予曰、命薄千金空買賦。才高隻眼冷窺人。意偶
相合。而生致各從所安。
沾泥帶水之累。病根在一戀字。隨方逐圓之妙。
便宜在一耐字。
事到全美處。怨我者不能開指摘之端。行到至
污處。愛我者不能施掩護之法。
四海和平之福。只在隨緣。一生牽惹之勞。止因

好事

議論先輩、畢竟沒學問之人。獎借後生、定然關世道之寄。

塵中物色、要加於人所至忽之輩、而鑒賞始玄。物外交游、當勸於心情易動之時、而根器始定。

博帶褒衣、同吾儒風度、然或長袖曳地、得無近乎弊衫。大幅迎風、衆方認為羽服、故裁置合式。大體所關、服奇志淫、昔人所戒。

文人才子之口、寔多微詞、聽言參論之間、當解大意。

不為塵情所蔽、纔稱水鏡之才、倘以氣焰相高、終倚氷山之勢。

古人說舊好遺簪遺履之事、迥然可思。今日重漸歡、指天指日之盟、汎為如戲。豈特媿於乘車戴笠、亦且見笑於白犬丹雞。

杜子美八哀、皮日休七愛、一樣憐才之心、柳子厚八愚、東萊公六悔、總屬自憐之念。

揮塵雄談、必須言下即了、不則為喚嘍為葛藤。口舌徒多、何能傾聽。昔人謂二陸之談、若春日之判薄氷、秋風之掃枯葉、良有味也。

甑中生塵、釜生魚、千載之下、不悲其窮、而揚其清、故知澹泊之鄉、芬潔所托、醜窮之士後之聲名可知也。

市駿臺高、黃金不懸天上。但非千里龍驤、未許

忽騰聲價。奈何欲策駑駘、而僥倖空群之碩乎。

貧富之交、可以情諒、鮑子所以讓金。貴賤之間、易以勢移、管寧所以割席。

物色有先機、曾報染衣之拐汁。文章有定數、隊傳照鏡之芙蓉。

鑠金之口、策善火攻、不知入火不焦者、有火浣之布。清川之手、勢慣波及、不知入水不濡者、有利水之犀。

貴賤之金多。不為貪。連城之錢售。不為炫。蓋
金可買一字。而一字關人榮辱。即千金不能酬。
十五城可換一璧。而一璧係國重輕。即十五城
不能抵。
得不償失者。彈雀之隋珠。物重於人者。換馬之
愛妾。是皆顛倒於一念。遂難語以情之正也。
衆醉獨醒。固足自高。而十錦一褐。必為衆厲。不
觀之飲狂泉者乎。舉國之人皆狂。國王縱穿井
以飲。不能無恙也。噫。吾濱為振俗超類者危也。
客問殘春何如初秋。余曰。春殘穠華方謝。初秋
凄其乍來。情景俱有澹致。第秋來轉寂轉清。而
春後忽生煩熱。境自異也。安得四時皆秋。答我
蕭疎之懐。澹彼繁華之興。
名世之語。改不在多。驚人之句。流聲甚遠。譬如
楓落吳江冷。千秋之賞。不過五字。作者何不錬
修口無盡之平常。而鍾一二有限之奇論。猶之

大海起一朝之蜃氣。平山削十丈之芙蓉。山水
之畫。便足駭目。
矯言移去阿堵。有錢之念未融。婉稱非復阿蒙。
無人之目易轉。
經云。有能讚嘆法華者。舌根生青蓮花香。觀此
奇報。蓋示餘慧。當自不惜。
取才者。但知望氣。未經相骨。故其才多失之浮。
尸子曰。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誤
人法眼。此言作俑。
唐白虎云。滿腹有文難罵鬼。措身無地反憂天。
英雄無已之懷。言言哽咽。昔謂悲歌可以當泣。
此則讀之堪泣不堪歌耳。
幽明錄。賈弼見人曰。愛君美貌。欲易君頭。許之。
後能為半面咲。半面啼。嘗讀而異之。曰。怪哉鬼
之能易人頭也。自今觀之。似人之自為易也。于
鬼何與。夫天下豈少美如冠玉者。忽為啼。忽為

咲。忽為啼中之咲。忽為咲中之啼。半面之中咲
丫並舉。本來面目。頃刻屢更。寧有此多端之鬼。
盡人而易之。隨時而異之耶。吾且疑買獼之以
見人自托也。

徵之內典。鷲頭作嶺。雖足名山。孔雀為經。鸚鵡
語偶。字中疑鸚。珠裡認鵝。一切禽鳥。皆具佛性。
故放生說法。洞徹佛性真如。惜福清脩。屬第二
義。

實境閱歷。斯耳目之界真。世味備嘗。斯口腹之
嗜潛。向長安而空咲。過屠門而思嚼。實境真味。
將仃着落。

和冷香韻　幽人到處烟霞冷。仙子來時雲雨
香。　霜封夜瓦鴛鴦冷。花拂春簾翡翠香。　粧
臨水鏡花供冷。曲奏霓裳月亦香。　雪罥層巒
山骨冷。花隨飛浪水痕香。

若問玄之又玄。不免夢中說夢。最是解所不解。

有如杯後添杯。

論名節。則緩急之事小。較生死。則名節之論微。
但知為餓夫以採南山之薇。不必為枯魚以需
西江之水。

儒有一畝之宮。自不妨草茅下賤。士無三寸之
舌。何用此土木形骸。

貽冶城社長有云。琳瑯觸目。南方固多佳矣。祗
柱狂瀾。中原幸有盟主。

天下非有至奇至怪。至誕至僻之事。則見聞不
開。天下倘多至奇至怪。至誕至僻之人。則經常
不正。故曰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攬當烟水。則青眼頓開。聽到是非。則白日欲寢。

歲時大水。南國悉憂之。余曰無慮。圖經云。金陵
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膏腴則無不登。地
肺則水至即浮。不致為魚鼈。蓋執經論也。客故
難之曰。秦淮左右。獨泛濫似沈者何故。余不敢

對戲曰想地近秦淮亦病肺耳客逐不敢難棄敝黑貂客來時焦衫換酒歌慚白雪興到處竹籟代吟攻玉燭寶典見洛陽時俗正旦造綵雞蠟燕粉荔枝上元造火蛾兒食玉梁糕寒食枚萬花輿煑楊花粥端午作术羹以花絲樓閣插髻贈辟瘟扇七夕使蜘蛛結萬字造明星酒裝同心膾重九迎涼脯羊肝餅佩瘦木符冬至煎錫綵珠

戴一陽巾臘日造脂花餤除夜銅刀刻門埋小兒硯一點水盆燈因時起事各有風韻今俗無一似者欲約里社做而行之然風景不殊生今反古雖與俗人言也

抱沖雅者一經精鑿輒謂有傷神色不知精鑿之妙不妨鏤刻譬之美玉琱磨百端神色愈王

鸞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傳枝物固有然人情為甚乃或目挑心與嘗無月下之期弔影憐形徒有星前之拜鴛鴦未棲結塚野鵲無針填河較之目成影接交頸傳枝者當何如為情

沈郎詩瘦對翠竹同病相憐東老當貧借白雲一家生活

馳馬不如觀魚放鷹不如調鶴

從牖窺大椿樹積陰如壑寒濤若湧鬱然有不可測之勢仙郎白古之巢居得此不減秘室

余曰如是幽深玄遠白日之下風雨欲來虬龍隱躍其上直似穴處不同巢居耳

變態二字難聞獨於山巒喜幻然山態之變眾變青不似世態之機心機事風波千古未平不知心險更惡養風色可衡可避非若人情之多伏多藏

大椿異姿處全在木落之際凡樹以葉拂雲此則枯枝足以蔽日如爪如擎絕類壯丹花蒂曹

宜之常云、西海有桐樹。開牡丹花。結石榴子。想
亦狀有相類。未必竟是牡丹石榴也。
華歆、管寧、邴原、游學相善。時號三龍。歆為龍頭。
寧為龍腹。原為龍尾。恨不生逢其時。精則為頷
下珠。粗則為鱗。為甲耳。
侈汰出於無用。不特暴珍天物。亦且何與快事。
不見羊琇之獸炭。石崇之蠟薪乎。欲極奢華。翻
覺癡絕。

由少得壯。由壯得老。世路漸到分明。絲不如竹。
竹不如肉。人情倍為親切。
先儒從祀孔子廟庭、也只道學二字、今日講道。
明日講學。何當從祀。何當配享。廟庭大矣。豈無
虛位。真真道學。自然請他人座。
海內懇懇。但讀停雲之賦。目中寥廓。徒歌明月
之詩。
不。耕。而。穫。不。菑。而。畬。硯。誠。有。歲。今。日。下。城。明。日。

傾國舌。豈。無。兵。
桃花流水。白雲深山。混跡漁樵。興頗不惡。
夫月朝風。此曲祇應天上有。茅屋草徑。我豈
是逢萬人。
文人蘊藉。才子縱橫。總是繡口錦心。法門自有
區別。
酒人有鬼。詩人有魔。想來極有主張。興到任他
愚矣。

戒酒便是逐鬼。除詩未能祛魔。無鬼無魔。詩
酒何用。
琵琶非昭君。胡笳非蔡琰。吹彈絕無風韻。然而
君之韻。卻未又在此。
李太白酒聖。蔡文姬書仙。置之一時。絕妙佳耦。
李聰閒居、有女妓百餘人、皆殊色、時杜牧為御
史分司。李嘗宴之。妓出奉酒。牧瞪目注視曰、誰
名紫雲者。宜見惠。李俯而笑。諸妓皆回。牧乃自

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風流絕唱。無如此際。常於岑寂時讀之。亦使飛舞。因和而朝之云。千地春生綿隊開。紫雲天上擁仙來。莫教未飲先狂殺。留取分司御史回。

子猷之舟。乘興而來。興盡而返。呂安之駕。一時相憶，千里相從。

石上藤蘿。牆頭薜荔。小。窓。幽。致。絕。勝。溪。山。加、以、明、月、照、映。秋、色、相、侵。物、外、之、情。儘、堪、閒、適。

居傍鳴珂之里。生憎肉眼相形。時登樹幟之壇。最忌大言驚衆。

詞壇中之文將。雲間陳徵君。文場中之詞臣。公安袁吏部。

王百谷元宵詞云。侯家燈火。貧家月。一樣元宵兩樣看。苦味雋永。極可想見世情。

顏魯公座位帖。古色在筆墨之外。米南宮天馬賦。新。意。在。筆。墨。之。內。二帖合看。可得形神之全。生熟之法。

世間好話佛說盡。妙法恐不可說。盡字有病。天下名山僧佔多。高僧方許住得。佔字有趣。

一簾喜色。無如久雨初晴。四座愁顏。却爲俗人溪尖。陳眉公常以村居耐俗漢。真無可奈何之計也。

論疎快之宜人。花辰不如月夕。倘從容以執塵。酒董可佐茶顛。

杜門之法。只是下幃。忘、形、之、交。唯、有、識、性。

松枝作譚柄。莫愁慣擊珊瑚。柿葉托揮毫。爭勝與題白練。

窺主之隱。莫如伯玉家使。恨無女子匹美。見陶穀有一妾。自党進家來者。一日雪下。穀命取雪水煎茶。問曰。党家有此景否。曰。彼麤人。安識此景。但能於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美酒耳。

亦可謂得主之神。恰好配此使。
聽隣女之夜春。苦無辛勤家計。見征夫之曉發。
幸有自在主人。

細雨濕衣看不見。任行潛以暗傷。閑花落地聽無聲。覺解絲為多事。

宇宙雖寬。世途渺於鳥道。徵逐日甚。人情浮比、魚、蠻。

和神國。地產大瓠。中皆五穀。不種而實。水泉

皆如美酒。飲多不醉。氣候常如溪春。樹木皆緜絲。可為衣。真仙境也。世之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不釀而飲者。或從此國中來。切莫語。自懶人。悞他、饑、寒、大事。

隨緣說法。自有大地衆生。作戲逢場。元非我輩本分。

日月山河。不過剎影。何況瑰然一身。文采聲名。方是真神。那得漫爲終世。

凡天下可憐之人。皆不自憐之人。故曰無為人所憐。凡天下可愛之物。皆人所共愛之物。故曰不奪人所好。

坑石硯似端。仙郎常愛人僞。予從市上獲一真者。仙郎亦疑之。相與把玩。細潤光潔。精神英異。始得真贋之辨。仙郎曰。今而後知燕石非寶。而荊玉終有相知也。予銘之曰。璞既光悅。羌澤玄雪。自非抱真。燕石易裂。

以貨財害子孫。不必操戈入室。以學術殺後世。有如按地伏兵。

慧心人專用眼。語淺衷者常以耳食。

臣既見放。作賦何以招魂。人實不祥。祓禊焉能續魄。

湯若士牡丹亭序云。夫人之情。生而不可死。死而不可生者。皆非情之至。又云。事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情之一字。遂足千古。宜為海內

情至者驚眼。

荀奐謂李膺以得御爲喜。曹蒿迎趙咨。以不得見爲天下咲。識者鄙其聲名之相取。夫聲氣相求。不妨附麗之跡。如必以孤立爲高。德之有隣。不幾虛語。顧其所御所見之人何如耳。

俗謂吾土之風。薄於自給。而豐於客享。不見何曾之無可下箸。公孫弘之寧逢惡賓乎。千載之下。不以彼爲是。則不以此爲非。韋陟香廚紛錯。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孫承祐在浙右。饌客。指盤筵曰。今日坐中南之蝤蛑。北之紅羊。東之蝦魚。西之棗栗。無不畢備。可謂富有小四海矣。由此觀之。豐客不獨行於今日之吾土。

天下最易漸染者。莫如衣冠言語之習。不惟賢者不免。賢者殆甚。蓋賢者過之。一切新奇止投所好耳。故晏子之卜居。孟氏之卜鄰。未論巷齒可依。先在面目可對。宋李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庶獲予心。不則如詩所稱。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太自矜立矣。

問性何以習移。曰北人便馬。南人便船。豈山川之利。生有所偏。從境所安。因而成性。

客曰。山水花月之際。看美人。更覺多韻。是美人借韻於山水花月也。余曰。山水花月。直借美人生韻耳。

多情者不可與定妍媸。多諠者不可與定取與。多氣者不可與定雌雄。多興者不可與定去住。多酣者不可與定是非。

世情熱。則人情易流。世情疎。則交情易阻。甚矣。處世之難。

必出世者方能入世。不則世緣易墮。必入世者方能出世。不則空趣難持。

趙州和南提刀。達摩祖師面壁。總之一樣法門。工夫各自下手。

漂母非煩人張良若處子史筆反語之妙令讀
者生慧
枒下艤舟花間走馬觀者之趣倍於個中
論到高華但説黃金能結客看來薄倖非關紅
袖嬾撩人
同氣之求惟刺乎原於錦繡同聲之應徒歸子
期以黃金
魚豕之訛非獨殘斷者難辨校讎之苦若非忍

耐者不堪
階前草色時邀客寧愁踏碎落花庭下松陰自
著書但喜坐殘明月獻酬固爾不廢應接亦不
太煩
名病太高才忌太露自古為然於今為甚
問調性之法曰急則佩韋緩則佩弦問諧情之
法曰水則從舟陸則從車
讀山海經令人欷歔讀捜神記令人怪誕然療

嬾莫如此書
鄱陽泉志是第一博古圖博雅君子不可不知
自鄱陽結撰以來多秘枕中今有吳下沈汝紳
刻本考覈精細
蘇子美讀漢書以此下酒百斗不足多予讀南
唐書一斗便醉
塵中談名山者若華嶽及天下一切巨麗侈為
壯談余先之禹杭文武兩山客曰兩山渺乎小

矣余曰不秘之文章有備之武事非取材於此
不成為天下不成為古今不成為人物縱名山
雄峙何用此塊然談者讓塵
閩中荔枝浙中楊梅皆仙藥如玄光梨園丘紫
柰非人間滋味既乏仙緣不得生逢其地柰何
以竄浸火燻如烹哀家梨乎予幸得入浙啖楊
梅荔枝恨無仙分
於陵仲子數篇可疑者畏人辭祿灌園三首若

夫盜夢葵巷之人。以非晉宋文字辯着舉京譏
甑愁字眼辯為齊語。極是。第云皆與竹書紀年
國策相表裡。則偽者必先稽覈此為根據。未能
辯倒。

天下極神奇。極壯麗。極鮮美。文字多在道藏。偶
檢一二。眼界遂異。運思運筆。率爾改常。世何高
語佛藏曾不及此。

李卓吾隨口利牙。不顧天荒地老。屠緯真翻腸
倒肚。郁管鬼哭神愁。

勝果寺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兩句、為江
山分限、此等詩句關係不淺、

舉世盡云不顧拾人唾餘落人齒牙。大獨抒[illegible]
靈識為英異。恐天地不獨留不淺之秘。待我闡
發但隨其唾餘齒牙。煥發其精光。自已卓越一
世矣。

坐沈紅燭。即邇室若有遠思。看遍青山。雖熱鬧

黃多冷意。

王百穀云、餘錢但買書、若待餘錢、則天下目枯
久矣、予且移待以舉火之錢。納之書肆。嘗曰、移
錢且買書、

讀書可以醫俗。作詩可以遣懷。有多讀書而恭
然。多作詩而戚然者。將致疑於詩書。抑致疑於
人。

文房供具。借以快目適玩。鋪疊如市。頗損雅趣。
其粧點之法。要如袁石公瓶花羅羅清疎。方能
得致。

稽舛夜眼易青白。世人面孔。殆有甚焉。然名節
義氣之見於色也。不失本來面目。一至利爭匯
兕匯虎。不顧當者立斃。故君子當以行雲流水
之澹東備為和風甘雨之氣色。

真英雄練性攝心。假豪傑任才使氣。

絕好看的戲場。姊妹們變臉。最可笑的世事朋。

友。家結盟。

嗚呼、世情盡如此也。作甚麼假。認甚麼真。甚麼來由。作腔作套。為天下㗤。看破了都是扯淡

說不盡山水好景。但付沈吟。當不起世態凉炎。惟有精笑泣。

胸中不平之氣。說倩山禽。世上叵測之機。藏之烟柳。

鶴林云、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夫丹青圖畫。元依形似。而文字摸擬。足傳神情。即情之最隱最微。一經筆舌。描寫殆盡。吾凡試描之以筆舌。

看曉山則青蔥而瓏瓏。山如樹也。看晚樹則盤鬱而溟濛。樹如山也。景致在疑似之間。最為着趣。

生平頗無恙者四。一曰青山。一曰故人。一曰藏書。一曰名卉。

世人契少金蘭。以故讒多貝錦。一德之求。自不妨千言之閒。

前輩有云。讀諸葛武侯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夫如此幾為真讀書。今人非不曰讀可涕可泪之書。且看何人墮泪。固知忠弟友道之難。

祛長夜之惡魔。女郎說劍。銷千秋之熱血。學士談禪。

致大用者。不妨小試其才。百里奚飯牛而牛肥。卜式牧羊而羊息。其受知于秦穆公。受知于漢武帝。固皆以鄙事託基也。

琴以不鼓為妙。棋以不着為高。示樸藏拙。古之

至人。

松竹之凌霄而不摧者。以其高而清也。桃李之豔陽而不耐者。以其麄而驕也。于此可以想見為人。

西方聖人演法。降盡龍虎獅象。一卷伯婆經。雖伏河東獅子。憶佛法于此窮矣。

殺佯人。若方能生人。有恩者必然有怨。若使不陰不陽。隨世波靡。內菩薩出世于世何補。此生

何用。

聞暖語如挾纊。聞冷語如飲冰。聞重語如負山。聞危語如壓卵。聞溫語如佩玉。聞益語如贈金。口耳之際。倍為親切。

范堅石榴賦云。紅鬚內豔。頳牙外標。似華燈之映翠幕。若丹瓊之廁碧瑤。寫影傳神可謂酷肖。賦物如此。足以自賞。

蔡中郎以反舌為蝦蟆。淮南子以螢為蠛蠓。高誘以乾鵲為蟋蟀。文人誤謬。自昔為然。何獨于今。以誤謬相哄。

後梁為北魏影國。謂附庸也。予請以一切依附之人。為影人。

摹倣人情態亦當為影人。六朝以臨摹為影南史云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遒好。北史趙文深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周明帝令至江陵影覆寺碑是也。

書法之妙。在用墨之得神。姜白石云。徐季海之渴筆。如綺邏之素饌。美人之淡粧。不則痴重淋漓。不免倪思墨豬之誚矣。

故人恩重。來燕子於雕梁。逸士情深。托鬼雛於春水。

論聲之韻者。曰溪聲。澗聲。竹聲。松聲。山禽聲。幽壑聲。芭蕉雨聲。落花聲。落葉聲。皆天地之清籟。詩腸之鼓吹也。然銷魂之聽。當以賣花聲為第。

一英雄未轉之雄圖。假糟丘為霸業。風流不盡之餘韻。托花谷為深山。

生乎貴不盡是癡。生乎賢不盡是癖。湯太史云。人不可無癖。袁石公云。人不可無癡。則癡正不又貴。癖正不必賢也。

聲色貨利。原以人事成世界。清真澹泊。別以天道為法身。

夜集虎丘。隨口作短賦存有一聯。石上酒。花幾片。濕雲凝夜色。松間人語。數聲宿鳥動朝喧。

法界甚寬。儘可容橫逆之禽獸。吾心非隘。自足踏忍辱之菩提。衛洗馬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義相干。可以理遣。佩此兩言。可以使我游於世。亦可以使世游我。

傳神之語。貴于清遠。着意摹擬。反致失真。王弇州嘗集諸詞人賦綵牡丹。爭寫連篇累牘。總未極其風韻。一人忽投一絕。結云。雨後捲簾看霽色。却疑苔影上花來。衆皆自失。益以清遠敵摹擬也。

黃次山云。得喪升沈。盡置十年陳跡。死生契濶。聊資一哭清歡。可為達生。

老成安在。但以文字為典刑。清賞謂何。必藉鼎彝為供具。

昔人云。清襟凝遠。卷松江萬頃之秋。妙筆縱橫。攪崑崙一峰之秀。讀此可以遣煩鬱之懷。潤枯澁之筆。

先儒謂良心在夜氣清明之候。予以真學問亦不越此時。

肝膽相照。欲與天下共分秋月。意氣相許。欲與天下共坐春風。

問人情何似。曰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問世事何似。曰馬上懸壺漿。刀頭分頓肉。

從謙最宜宛轉但忌隨波僉論定以主持須戒
偏執
縱意之頻笑成千古之憂游口之春秋中一生
之毒
破除煩惱二更山寺木魚聲見徹性靈一點雲
堂優鉢影
山靜晝亦夜山淡春亦秋山空暖亦寒山深晴
亦雨

不作好不作惡隨地是選佛之場應以馬應以
牛到處有游仙之樂
才人經世能人取世曉人逢世名人垂世高人
出世達人玩世寧為隨世之庸愚無為欺世之
豪傑
淫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萱草名宜男佩之可
淫子一物之微或造命或衡命則天為無權吾
不信也

陰塹積雨之奇險可以想為文章不可設為心
術華林映日之綺麗可以想為才具不可依為
世情
天下無不好諛之人故諂之術不窮世間盡是
善毀之輩故讒之路難塞
眉字極韻但出以清致則窈窕具見風神附以
妖嬈則做作畢露醜態如芙蓉媚秋水綠篠媚
清漣方不着迹

任他極有見識着得假認不得真隨你極有聰
明賣得巧藏不得拙
大將不會行兵空有十萬犀甲飽學不能運筆
徒煩兩脚書厨
傷心之事即懦夫亦動怒髮快心之舉雖愁人
亦開笑顏
論官府不如論帝王以佐史臣之不逮談閨閫
不如談豔罷以補風人之見遺

眉公以懶為清事。恭高閒不塵。無如一懶。嘗讀南唐野史。見吳合靈道士曰。人若要閒。即須懶。如勤即不閒。眉公深得此意。

知己分襟。慘於離別。神交作契。苦於相思。情之所鍾。皆可以死。不獨有癡情也。

纔經文酒社。高尚者忽逞微逐之豪。一入風月場。老成人亦生遊冶之態。

世豈羣狙。奈何弄以朝四暮三之術。人猶一草。

亦然望以五風十雨之期。

小屈大伸。張子房之拾履。微恩重報。韓王孫之致金。

是技皆可成名。天下唯無技之人最苦。片技即足自立。天下唯多技之人最勞。

千載奇逢。無如好書相遇。一生清福。無如幽事相仍。

有天外之片心。然後有驚人之奇句。

世路如此多岐。人情不甚相遠。君子貴以同情濟世。

語云。調高寡和。夫調中疾徐抑揚之節。自足賡歌。何必求和。乃至云寡。況玄賞未已。高山流水之奏。不以子期死而絕響也。吁。可以慰矣。

懷多磊落。偶寓便自不同。性倘矜高。調咲得無太悪。

傲骨。俠骨。媚骨。即枯骨可致千金。冷語。雋語。韻

語。即片語亦重九鼎。

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今人操何術以行己。三大統。尚忠尚質尚文。今世遵何道以維風。

賢人雜愚人而不驚。乃為真賢。愚人介賢人而不亂。乃為真愚。不則不致鳥之高飛。則致鳥之亂羣矣。

姓字不祥。通家猶漫滅之刺。神情異向。知己縱木同而言。

求險中之倖者。必有倖中之險。希法外之恩者不免恩外之法。

造物可弄愚人。不能愚豪傑。

禮法中大碑。前倨而後恭。世路上重刑。貌陋而心險。

花、開、曲、折、雲、来、不、認、灣、頭、草、徑、幽、深、葉、落、但、敲、門、扇。

議生、草莽、無輕重、論到家庭、無是非。

塵情一破。便同雞犬為仙。世法相拘。何異鴛鴦作偉。

李太白云。天生我才必有用。黄金散盡能復来。又云。一生性僻躭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豪傑不可不解此語。

善論人者。先勘心事。然後論行事。要如古聖賢求忠臣孝子之苦心。斯真人品不以跡蒙。偽人品不以事襲。

聖賢不白之衷。托之日月。天地不平之氣。托之風雷。

支離狂悖。千古不醒之醉也。顛倒頗僻。一生不起之病也。

如使善必福。惡必禍。則天之報施太淺。如使賢必舉、愚必措。則人之得失甚乎。天人不可測如此

武士無刀兵氣。書生無寒酸氣。女即無脂粉氣。

山人無烟霞氣。僧家無香火氣。换出一番世界。便為世上不可少之人。

天下。罔。有。父。兄。不。能。囿。之。豪。傑。必。無。師。友。不。可。化。之。愚。蒙。

情詞之嫺美。西廂以後。無如玉合。紫釵。牡丹亭。三傳。置之案頭。可以挽文思之枯澁。收神情之懶散。

嫠餘之㟹桐。雖遇賞音已晚。道路之李即遭捐棄

頭卓。

風流易蕩，佯狂易顛。

買笑易，買心難。

清恐人知，奇足自賞。

紅顏、未老、早隨、桃李、嫁、東風。黃卷、將殘、莫向、秌、榆、憐、暮、景。

鬼好揶揄，有影還須自愛。人叢睥睨，無情但聽相尤。

憐之一字，吾不樂受，蓋有才而徒受人憐，無用可知。傲之一字，吾不敢矜，蓋有才而徒以資傲，無用可知。

郭璞蜂賦曰。紛紜雪亂，混沌雲頹。景翳曜靈，響迅風雷。青松冠谷，赤蘿繡類。無花不纏，無陳不肖。吮瓊液於懸峰，吸枇津乎晨景。可作遊、大人、以、成名、者、贊。

餐氣微骨，即日貯晞寒香，何用炎情，在而即時。

飲清涼散，如常。

今天下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愚者過之，知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不肖者過之，賢者不及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潭詩空人心，不知人心空于潭影。空無所空，可以詩禪說法。

後石貴有畫意，老樹貴有禪意，韻士貴有酒意，美人貴有詩意。

銷魂之音，絲竹不如著肉。然如風月山水間，別有清魂銷於清響，即子晉之笙，湘靈之瑟，董雙成之雲璈，猶為下乘。嬌歌豔曲，不益混亂耳根。

零落者遇濃豔而轉悲，豪華者當淒清而益修。

常境之感，最觸真情。

朱草神龍，以不易見為貴。炎梨火棗，以難得食為奇。

好夢難通，吹散巫山雲氣。仙緣未合，空探游女

琪光。
經云。天地十切將盡。則切燒。是天地無終切之理。人可知矣。
生乎有至頤移。酒泉傍玉筍山。便於浮白讀奇書。然醴泉無源。不必酒郡。玉筍秘竅。安得一探寶籙。以慰生平。
揩友于天倫之外。元。章。呼。石。為。兄。勞。奔。走。於。世。途之中。莊生喻塵以馬。

蓮社。蘭社。儒社。何如燕子脩社於春秋。詩兵。墨兵。酒兵無用丈人稱兵於邊境。挾來字句風霜。使我情魄洗濯。如有花姿氷玉。令人神骨蕭疎。
想到非非想。茫然天際白雲。明至無無明。渾矣臺中明月。
崔儦以讀書為務。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余為崔儦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不得出此室。
幽人賦曰。彈雲冕以辭世。披霄褐而延佇。物外莫得窺其舉。不足揚其波。勁秋不能凋其葉。芳春不能發其華。噫此何人哉。生斯世也。為斯民也。既不知天地為何物。且不知己為何物。閱世而後為人也。辭世矣。猶人乎哉。而況世爲可辭也。
骨本孤高。詎緣絕俗。情苟澳愬。不復相親。周弘

讓山蘭賦曰。爰有奇特之草。產於空巖之地。挺自然之高介。豈衆情之服媚。寧紉結之可求。垂延佇之能泊。有味乎。寧獨為蘭詠哉。
遠暑溪林。南風逗榭。脫帽露頂。浮李沉瓜。火宅炎宮。蓮花忽迸。較之陶潛臥北窗下。自稱羲皇上人。此樂過半矣。
几筵之際。多釀爭端。醒人輒致譏於潍夫。不知邯鄲之圖。穆公之去。未可盡以軍法行觴政也

者余唯尋歡伯之知己聚紅友之仙班一石六
醉千斗不多無貽天廚羞而後快所謂忽逢小
飲報報花開斯韻絕也何減安期神女圓丘酬
會乎
風生水藻于于奏徹桃笙月到漪園隱隱素開
玉版把臂共適高臥獨閑幽趣甚微清出世界
之外
冠拾落簪帶曳垂籐蘿織游絲衫裁寒葉幽女

之飾竊比野人白玉搔頭紫羅剪縿蘭薰凝佩
膏澤貯頰姣童之粧效顰靚女
合升斗之微以滿倉廩合跳縷之緯以成帷幕
則片語隻言亦可以為一時腹笥朝披夕攬豈
誰蓄為雨脚書廚
彩筆縹緗韻士縱橫風景大刀闊斧壯夫馳逞
英雄
吾將誰欺乎畫握照鬼之鏡與人無爭也常佩

碎兵之符
薝蔔具有禪性廣布妙香絲蘿惹得春思牽纏
翠帶
戰士如雲謀臣如雨雖攻強辯之城斬木為兵
揭竿為旗直倒流言之穴
稽康以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為不
堪畫謂稽生懶也生人至苦此為獨煩獻酬羣
心手腕欲脫百或失一疎節謂何矧附為聊城

之矢借作曹丘之譽至楮盡筆枯猶叮嚀三瀆
即好為人作書者曾何以堪乃曰稽懶
劉孝標論五交量交獨雖白樂天善三友詩友
欣契
五交勢交賄交談交窮交量交也三友詩琴
酒也謂與之周旋如友然
東坡謫居海南有詩以志三適曰旦起理髮午
窗坐睡夜臥濯足如作三時之課余亦欵適其

遮雨閒情略與旦起理花午窗或剪葉或截莖作字夜臥識罪令一日風流瀟散之過不致墮落

桃花水泛曉粧宮裡賦胭脂揚柳風多墮馬髻中捺翡翠

劉伯芻論水有七品揚子江第一、惠山石泉第二、虎丘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第五、松江第六、淮水第七、余往來南國無不備

嘗昏暮之給可謂暴殄視之運水為業惠山之泉貴于若下之酒余直受享如風月不用錢買真清福也獨異揚子江上人而復需惠泉如仙露則揚子江又何以稱第一

立言貴有實際駕空高論影響自疑焦太史云身居一室而指顧寰海之圖家蓄屢空而侈談崇高之奉有肯哉

仙人好樓居余亦好樓居讀書宜樓其快有五

無剝啄之驚一快也可遠眺二快也無濕氣浸床三快也木末竹顛與鳥交語四快也雲霞宿高檐五快也

不世之寶尚有碧眼胡僧經世之才豈無輕身賢主

漢武帝曰倘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後之愛護名姝者以金屋為侈夫帝室之金屋特平常之誅茅平常以金屋貯或足酬阿嬌耳若漢武必

以珊瑚為梲琉璃為牆壁水精為柱礎如大秦國之屋宇始無負掌上珠也而金屋又何足重

玉在山而木潤川生珠而岸不枯名賢相比陰致枯槁之士韓為光恍以景從而起沈冥之色者猶為粗矣

風簷燈閒織婦之鳴機月滿蟾蜍見天河之其抒耳目盡感援衣刀尺豈私女事

海國有饒燈爲照織紡則系照宴賞則明余欲

於宴賞之會。而置紡者於座右。明滅相半。燈光不知何如。可發一咲。

詞之害意。昔有固然。字目相援。亦非無據。有作從軍行。用班馬者。讀者謂行軍何須班馬。才不知從齊師夜遁。有班馬之聲。內抽用二字。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如詩中有翠荇。而好異者翻為紫荇。如紅蘭字目。不知紫荇謂魚也。蓋天下用字。不知來歷者頗多。若無恙。蟲也。孟浪。草也。

設用於蟲草內。事不為不知者訕咲。

衛玠出。進觀者如堵。潘安載車。有果爭擲。好色之情同也。而月可憎。何與人事。乃張載每行。而小兒以瓦石擲也。小兒何雠也。醜惡之見。惡可知也。夫人心之醜。有甚於面。蓋瓦石而戈兵不必其譬也。噫亦危矣。

石曼卿善戲謔。嘗出馬驚墮地。曰賴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跌碎乎。俊語自謔。可破世人虐浪。

快欲之事。無如饑食。適情之時。莫過甘寢。求多於情欲。即侈汰亦茫然也。

問近日講章誰佳。余曰坐一塊蒲團自佳。問吾儕嚴師誰尊。余曰對一枝紅燭自尊。

窗前俊石。冷然可代高人。把臂檻外名花。綽若無煩美女分香。

唯天下無各盡之道。所以有交責之勢。譬如子盡孝。弟盡敬。各有當然。不必以慈愛掐也。世盡認為交盡之理。所以相責而相託也。夫道豈為相報設哉。

詞人半肩行李。收拾秋水春雲。深宮一世梳粧。惱亂晚花新柳。

去虛嬌之氣。望如鬪雞。用鹵莽之力。終成画虎。美僅一斷。則嗜好之口皆窮。剝及全膚。則行潛之術已竭。

懈怠倦之如警不若梟羹療妬聞調高而寡和
何當舞單知音
竹實如粟梧桐不凋鳳皇有依托之地風雷作
合霖雨久待蛟龍無終蟄之時
高僧簡裡送詩突地天花墜落韻妓翁顛寄畫
陽江山雨飛来
無根器者不可與談道無靈心者不可與論文
故脩慧是生人第一義
樹聲知泣全添哀毀之情蟲韻猶吟半咽悲歌
之調
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養身易養心難以我
心養彼心易就彼心養彼心難故就怨與不孫
反我調心之法就所以怨所以不孫勸彼妾心
之處則臣妾億兆皆游於我之權
宋曰黃太史以書法作畫以畫法作書所以為
佳又曰書中有畫意畫中有書意所以為佳余
曰書畫是畫畫是書所以為佳故看書者可
得書意可得書法看書者可得畫意可得畫讀
備其淺也直須就書作畫就畫作書
與其藏名山不若懸國門與其結血成碧不若
怪心為字
家徒四壁不為貧知是詩書容我一擲千金渾
是膽不免英雄笑人
人生領趣最難雪月風花之外別有玄妙人生
相遇最巧趣承湊合之內別有精神
耳目口鼻位置不正向来指視之糾彈意志心
知常引多端可無隱微之譴責
古人見窾木浮而知為舟說文曰舟言周也取
周流之意自關以西謂之船自關以東謂之舟
其上屋曰盧重室曰飛盧又在其上曰雀室水
戰曰飛雲舟漁者曰魚刀各有稱謂乃略拈舟
字隨所呼用命意謂何余惟波蕩於以飛廬為

居周流名勝。隨勝著述。浮沈人世。不踏俎地擬
撰為魚蠻梅臣先以題坐夫食土之毛。祖也自
在何如讓與親蓬之夫免此王家之稅。
西遊記一部定性書。水滸傳一部定情書。勘透、
方有分曉。
王粲有異聞望、人多敬之、蔡邕與粲為友、一日
粲來訪邕、邕荒忙倒履迎之、入戶、粲笑曰、履倒矣、
邕對曰、見客才高、下愚惟知敬禮、不知履之倒
矣、噫。今之以習近相狎以交好掩才。何可勝道。
粲不足多若邕者真可風也。
宋末有女姬王京家有雙燕、一為鷙鳥所獲、其
一孤不離庭戶、秋風起、獨啾啾、翔集玉京之臂、
如告別之狀、玉京以紅縷繫足、明年紅縷仍舊、
凡六七歲、玉京遇疾終、及燕來窺室、許無其人、
周回累夕、姚氏族感而泣、語曰、墳在南郭、可往、
燕逐悲鳴、至墳所亦死、噫。物猶如此、人何以堪。

為之拈出以告有情。
天下事固有相須而成者。不妨倚依人之鳥。天
下事必無捨身而成者。何勞效叩頭之蟲。
極巧窮奇宋人王棠將烏用式注精凝神莊生
木鷄彼有取爾。
辯息而通千古異如微名。一方而流九州無過
隻字。
客來、花、外、茗、烟、低。共銷白晝。酒到、梁、間、歌、雪、繞。
不負清尊。
良馬比君子。不在奔逸絕塵美玉喻佳人。詎獨
晶光異采。
尾枕石榻。渴趣處。下界有仙。木食卉衣。隨緣時。
西方無佛、馬渤牛溲。舉世無終棄之物。龍文鳳綵。天地有
或閑之時。
一粒而種成。太倉篇章而立。博榮顯丹槿之妙。

炫煉自神
當厄之施廿於時雨傷心之語毒於陰兵
點破無稽不根之論只須冷語半言看透陰陽
顛倒之行惟此冷眼一隻
宋纖有遠操太守馬岌造焉纖居高臺重閣拒
不可見岌歎曰名可望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
形不可覩然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石壁
曰丹崖千丈青壁萬尋奇木蓊蓊蔚若鄧林其
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遠實勞我心想見其
人賢於段干木遠矣
居綺城不如居陋巷見聞雖鄙耳目自清賦長
言不如賦短曲口舌太煩語言無味
西伯澤及枯骼而大老奭歸燕昭價重死骨而
駿馬三至德之感人深於招徠上之相投不在
名
防細民之口易防處士之口難浮丘民之心易

浮游士之心難七國所以懼横議暴秦所以焚
逐客然而議固從懼起者也衆其懼益縱其横
一聽之於自然則不攻而自消客固從逐而生
事者也嚴其逐何處不可游一與之為各適則
不逐而自安
宏博者尚郁陸尖巧者愛琢美然文章期於官
樣小家貽笑大方白樂天云量大厭甜酒高才
笑小詩蓋有謂也
君子之狂出於神小人之狂縱於態神則共游
而不覺態則觸目而生厭故箕子之披髮淮夫
之焉坐禍福不同皆狂所致
得意不必人知興來書自聖縱口何關世議醉
後語猶醒
天下萬事不及古人獨謫倭不多於小人驕吝
不多於君子直道而行可以慰夫三代之思
也

異寶秘珍，摠是必爭之物。高人奇士，多遺不祥之名。不如相安於尋常，受天地清平之福。

凡物各嗜奇古，至於六書，厭其奇怪，曾不一訂。曰文章之妙，豈以字眼求奇。不知瓦盆土鉢，村婦市兒皆能識之。夏彝商鼎，非好古者莫能賞鑒。士人究心博古，奈何甘同小學，但故拾怪字，駭以為奇，及讀文彖，全然無味，貽識者羞，則無謂也。

德能知報，何慚於黃雀白龜。勞無可施，甘讓於木牛流馬。

酒有難比之色，茶有獨鍾之香。以此想紅顏媚骨，便可得之格外。

新調初裁，歌兒持板待詢。閒題方啟，佳人捧硯濡毫。絕世風流，當場豪舉。

世路既如此，但有肝膽向人。清議可奈何，曾無口舌造業。

小窗自紀卷之二

延陵吳從先著　平湖俞思[illegible]
福貽張榜選　武林沈明龍校
雲間陳繼儒閱　武林何偉然

書憲　有引

夫人有好，皆僻。無僻，不勞。間一舉之，或僻山水，或僻花木，或僻狗馬紈綺，或僻絲竹，或僻酒，或僻茶。情之所鍾，遂殷勤周帀，款曲布置之間，必期貼意。蛟區豹穴，不避也。風亭露榭，不避也。疲神竭耳目，著論稱頌，欲從從之，輒復欣然。此特一時所寄，尚爾爾已。至於書，則千秋今甲，自少至壯至老至枯骨，朝夕神夢，子孫名澤，靡不依附。安得隨興涉獵，興盡輒返。故使注計於塵砂怪璞，函寶帙為不祥名目，聖賢竟以品外聽之，倘亦策名束肄，結蠹魚為死友。奈何朝撫如親，暮疾如讐，典則寄以寓意，鼓吹何藉焉。此無他，領趣

者深故甘苦不能按節得時宜而以韻妝之則潔身聚目無非快心將視八索九丘為吾身麗而不可脫之物也僻矣而不勞且不與僻好者選濤爭場人亦甘讓而不謂我奪好故得以身自律也因栽為憲以期同情蓋特假其款會引以入趣非詮章程以苦之者令人轉諸僻而就我逸固多矣

一之徒

凡游戲結伴有一不韻尚令烟雲變色花鳥短致況高齋秘閣間乎必心千秋而不迂者冥心而不妄解者破寥寂者譚鋒鈍而甘枯坐者亂氳不噴噪者不顛例古今而浪駁者奏調皆合者或師之或友之皆吾徒也若夫大驚小怪非魘囈則陰蝕不類而分之座縹緗覺有愁自也觸邪之豸指佞之草即在鄴架矣華款之見割豈無謂哉然或嶔崎歷落旨合在耳目之外譬

書中之有稗官另當置之別論

二之宜

讀史宜映雪以瑩玄禪讀子宜伴月以寄遠神讀佛書宜對美人以挽墮空讀山海經水經叢書小史宜看疎花瘦竹冷石寒苔以收無根之游而約縹緗之論讀忠烈傳宜吹笙鼓瑟以揚芳讀奸佞論宜擊劍提酒以銷憤讀騷宜空山悲號可以驚壑讀賦宜縱水狂呼可以旋風讀詩詞宜歌童按拍讀神鬼稗錄宜燒燭破幽他則遇境既殊標韻不一若眉公銷夏辟寒可喻適志雖然何時非散帙之會何處當掩卷之場無使叔夜之懶託為口實也

三之珍

珍非什襲也譬之紅顏豈直貯金屋倘鎖春風於銅臺何翅遺琵琶於絕塞故掌上懷中把玩殷而美非虛擁則書之宜珍不獨錦為函寶為

軸五色牙為籤也神魄俱縈手不忍釋如漢珍
在握隨處如意愛護乃真焉不然充棟汗牛唯
增目前磈礧蠹魚何德於我哉是徒眊之而已
烏乎珍

四之蓄

人之好事也偶觸欣賞不難解鷸鶴相從書乃
侯餘錢後買奇書所失多矣故有生平所酖嗜
者楽頭必不可少者天下所未見者如蓄名妹

寶玩古人所謂破產不為家也然力必不能購
藏溫舒之蒲以成編分孫敬之柳以寫誦燃范
汪之薪以繕錄輕劉向之身以代傭所遇便成
珍藏一卷足富千古奚俊惠施之五車張華之
三十乘積石為倉蓬萊為藏而後稱富哉

五之親

列漢宮之三千妬其同倖師孟津之八百責有
專城人即一札十行言下即了聰明固自有限

[illegible]律綜汗漫浮游耳目之官亂矣故撿其精
可約為枕帳之秘如師中之梟宮中之婉境日
近情日親也餘唯嬪使之兵遣之備不虞而寄
私寵寧博愛以奪所親手設如王充之過市成
覽揚雄之遇目輒通任玄晏之書淫余寧限之
以曲學

六之刑

刑者考覈也陶為陰魚為魯亥為豕者坐誤傷

曾參殺人孫臏受刖屈原被放婕妤見妬者坐
誣告薛氏之元經揚雄之論語王莽之符命曹
操之九錫者坐叛逆形影已屬糊模考校當法
嚴吏軒轅鏡烱烱吾目而今遺奸遁跡真情不
一剖露刑書實錄幾為故紙矣是宜參勘細鞫
引立斷案另具供招欽寃獄而補漏網千載之
下立我為真是非庶古人不以口耳交我故曰
刑也

七之臨

書曰。上帝臨汝。詩曰。如臨深淵。畏敬而矜持。有二義也。彼圖籍之堆牀疊架。古聖賢將憑依焉。片紙寸楮。豈空文乎。究上帝責我不可逭之義。而遡承訓詁。惟恐或後。不為聖賢之肖子。則為名教之罪人。綠忽上臨。即致下墮。其所以異教者宜何如耶。若夫薰以異香。褁以繡段。芸以辟蠹。露以浣手。徒事莊嚴外貌。特佛子之藏經。道家之秘籙。於我何有哉。而況乎置之為飾觀。披之若兒戲。支離狼籍。經史為之飄魂。雜亂晦冥。英雄為之喪氣。天鑒不遠。詎曰腐談。

八之範

常林之帶鋤。李密之挂角。葛洪之鬻薪。李康之艱草。高鳳之飄麥。王育之亡羊。樂羊子之擲金。文翁仲之投斧。孔叢子之勉誦遺書。朱買臣之不治家業。馬季長吾道已東。楊子雲奇字剩咏。

逗榮之逃匿山谷。荀爽之慈明無雙。劉宏之出衣。董謁之竹篷。匡衡之鑿壁。管寧之穿牀。裴揩之玉山照人。劉向之藜火分色。蘇季子之揣摩懸梁。蘇子美之欣然浮白。致固不一。皆吾之師。

九之適

弄風研露。輕舟飛閣。山雨來。溪雲升。美人分香。高士訪竹。鳥幽啼。花冷吠。釣徒帶烟水相邀。老衲問偈。奚奴弄柔翰。牀頭甕雲。邊雀試茗。掃落蘂趺坐。散步展古蹟。調嬰武。乘其興之所適。無致神情太枯。馮開之太史云。讀書太樂則漫。太苦則澁。三復此言。深得我趣。

十之配

大凡讀短册。恨其易竭。讀累牘苦於難竟。讀史激則髮欲上衝。讀軒快則唾壺盡碎。讀滂沛而襟撥。讀幽憤而心悲。讀虛無之渺論而誦誕生。讀拘儒之腐臭而谷神死。讀遡照者欲盡相以

崩神讀岨峿者期妥貼以愜志讀關文而思悅
讀朦朧而思豢讀寂寞者非燥吻不開讀綺藻
者非清華則靡故每讀一冊必配以他部用以
節其枯偏之情調悲喜憤快而各歸於適不致
毀甚而歎掩卷而笑則配之說也

十一之護持

齋欲深檻欲曲樹欲疎蘿薜欲青垂几席欄干
窗竇欲淨潋如秋水榻上欲有烟雲氣墨池筆

床欲時泛花香傭書欲曉人挂牙籤欲解事僕
讀書得此護持萬卷盡生歡喜嫏嬛仙洞不足
羨矣

十二之鑒戒

妄訓泥批誤引證英雄欺人語閒開踏落花翻
籍至折全書濕攜伴來往俗子問字醉漢唐突
揉胡床說鬼不休恣偏見變亂撿述風雨妬書
幌頭事之難咯拈數戒鑒之鑒之無辱我書無
侵我床無顛倒我衣裳

附俞思燁叙夫天之道也霜殞而成人之情
也矩立而起故非寫無以貞其律非律不能
軌於德王章所在文脈聽之經生束手於七
執韻士側目於四聲失廢者刖失筌者鐵白
首爲郎然猶遇也青山自老無奈王何晏以
今日說燕明日說楚斧馳羅於風塵豈知磨
鞭得劍磨劍得針龍括還於月令寧野今無

全牛向曾漂麥鑽研日絕一編塗擴池經幾
黑笑馬皆文嬉戲亦興近爲書寫以佐揣摩
若刃之新發於硎芙蓉沸威而錦之合組於
軸光彩璨璀皆情至之語也豈詼諧爲心乎
世有識者字字成珠識之溪者言言是血余
且抽以成帙先供好事之娛貫之余書以弘
淼讀之賞

儒禪合一

夫儒與禪分門也久矣究竟心與性何分也靜與定何分也習與漸何分也貫與頓何分也明與慧何分也其律其戒其行其講其貫其覓楚棒喝等與儒何分也衣冠而禪則禍袒儒陽以致君澤民而禪陰以佑君福民中痛與楞嚴較玄法華與論語證實宋儒選之尋其與義而玄解之釋氏亦以修身立命為摩頂一義彼且為單默彼且為

仁壽彼且為不貳彼且為朝聞夕死而禪之侵入于儒也然儒者以參兩為精神則真實幾淺以激昂為意氣則含忍尚少以奢靡為分須則禱力不諧不若求之一身降伏吾魔調攝吾神日月運行于崑崙之墟天河構迴于閭尾之關重樓不鎖絳宮可居其功業文章聽之造化取情于閒忘機下悟參之無十疑保之有四大祈與吾輩共證雪山以發明王之夢分緣洒水來

偽萬古之燈則真儒之禪門也買物放生前放後取動人殺機益增罪業當於此心時傷不忍常存舒放釋究解勢扶人不以手利人不以口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凡天地間有萌可生有氣可吹必求長養無使零落大生廣生在吾五內是吾儒不殺生禪虛室生白清明如神苟有晦昧本真立吾惟是日濯日磨時劇時刃能聽人非常思鬼責非分

之獲意外之求不邀名不矜譽嚴於一介極之參漏而後面目可以對人世也是吾儒不偷盜之禪五色令人目炫五味令人口爽五音令人耳聾化工無限錯繡惑心有如以馳騁之風流忽情性之伏取或為分香或為憐媚即犯大戒非吾之所有雖一毫不苟是吾儒不邪淫禪鑄古冶今表忠誅佞一言破紙天涸井沉必使

究觀予等爾我一氣然後可以垂之永久勤予
不屠好者美之惡者憎之綺文飛語以小疵滄
大節以一節槃生予何以椎于舌戰於管耶不
望不慧陽予陰奪皆可默詮以遁後言畀吾儒
不妄語禪
狂水惑性美疾亂真有形之害小無情之禍大
當吾意者沈酣之投吾機者嚼嚵之浸入而浸
淫恣索而恣飽則天地可以漂溺世界可以割

灸心之利鋒情之鏖鏃為之甕者七尺之軀也
為之誑者一并之口也惟眷以恬憺休其天和
庶于此味有會是吾儒不飲酒食肉禪
天十分七寶豈以奉如來放簡文遂以纓覓以
下九十二種事佛休文以本身以外七十七端
亦佛而布施之名遂立是名布施實非布施何
以故有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惻隱慈愛以心
千壽拯溺扶危隨時妙應不責報于目前不納

交于異日往者法朗遠涉天竺流寓僧居一人
誦經一人患痢穢污無量其讀經者了不相顧
朗乃穆然遂為薪水掃除浣濯病者用揗遲遲
料理七日之間一心不亂其病着能光悅非常
屋中積穢皆變華馨朗遂大悟以無覩觀故而
真心撫摩果吾儒布施禪
傳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
長守貴也大道戒盈而就虛地道戒崇而處卑

地藏王如來各各證佛誓願度盡眾生方乘大
寶退處菩薩露權慈法雨時垂甘露不竭賢
愚讚歎入鬼欽承以持戒故提心心微令願願
滿使完赤子之真心順世緣之淨圓承之以謙
守之以拙居氣于劉擇難干恭危險值不為之
避異媚秉不為之迷道以持身學以為已終始
自存精神湛如是吾儒持戒禪
夫車敗於馳帀刺於逸何若雖完輪重軸必從

而遠到即戰舌釰牙以厚匿而市威有忍給
有濟能翕故能張所以阿難見窘於摩登一心
懺悔僧會初栖於吳國八戒焚脩立心貞固銳
志闡修說思道行之品委曲惠印之經智計銳
于時艱磨練勞於勢逆歷山脫水火而重華句
殘經石室而蠲慮折腸折齒之椎自蠲自販之
相堅特已牢容受亦大必有不毀之金剛斯具
不打之經濟是吾儒忍辱禪

夫大乘之道非具識所能窺也萬仞之峰非足
力所能到也必有超世之真精無生之妙悟揭
三乘于鹿苑開十誦于龍宮游戲通神解悟無
量腸下生光日以繼夜眼中流火雪乃成山聞
禮聞官為格為致麥可漂也金可攸也新自闖
也草自然也床可穿也脫可判也鍛鍊之採日
月為之畋譽諷詠之苦鬼神猶惺玄登峰造極
凝精結神五塵不濁三脩肉章蠲一生之指悟

定萬古之楷模是吾儒精進禪
妙道凝玄何言浮以宣其奧大乘弘覺惟嘿足
以定其宗石室之秘文要于心悟護珠之聯貫
總在脩持所以浣五欲之染解六情之網磨金
剛之杵搖玉柱之鈴燎無漏之燈決有識之水
卷青蓮之舌蘊紅爪之奇理源于幽德司其契
不顯而文章燦于宇宙闇然而造化在吾掌中
是吾儒禪定禪

昔道會日誦萬卷道安早悟三空篤志清脩同
盟法伴尋歷與義標顯玄言一日過山僧山僧
霏然若虛頻然若木相與大布玄言各吐妙義
衆瀑雲流花分朵繞因扣山僧以何所有山僧
曰能念觀音經一卷耳二人不之信曰為兄誦
之可也開卷朗唱異香繞千座天樂鳴于空雖
誦畢已畢而餘音尚繞曰一杯水具大海味要
在了見真宗直窺微義如徒目誦膚乘雖多亦

矣以為畀吾儒智慧擇

石分　有濟

昔張正見有石賦蘇子瞻作怪石供米元章袍笏拜石兄三先生可謂不負于石者也余亦嗜焉每山行見異秀者輒停車坐臥其上其壇癖多煮致堪攜袖者則蓄之癖不藏三先生然觀易之艮曰艮為山為小石陰精輔陽故山含石以陰陽論石者讀物理論則曰石者氣之核也礫小石也磊眾石也碣文石也琅玕珠石也砥砆玉石也是以精粗品石者女媧補天軒轅神農赫胥之時為鈇鉞穆天子取采石鑄器孔明漁復藏兵白石生煮為糧昆吾石可以劍芙蓉石可以花宮亭石可以銳是又以服食使石若石亦何負于人也哉至于堯々獨上學々停雲稜孤峰于數片捍衆級而為濤或哭飛天下或衍綿水中或手姿一掌或艷情盈尺或常七盤之舞或靚青蓮之香或小山成覗或西天

成佛至于禹貢所載奇產異用冐足盡也余抱
一經如耕石田即聲色可以娛心悅目者落〻
不相入獨攖其情於天倫之外不以我就石則
以石拔我於是列分以當知已
石有離合〻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放奇形異
色必根下山而後現危立于適吼奔于前崔嵬
于項遊如雲張如帆浪如雪彩如霞是其所借
資以取勝者余頫以數椽遲之

世之昇者凡者充以雲母固已然昇主于立〻
則氣不上透几主于盛〻則鋒不傷露余第以
之為獨日臥烟雲中意所謂一丘一壑者耶
應石妙于截肪雖精歎吐而色常闇黯余謂混
沌之氣不激揚則不開時以名花拂剔之論香
決韻慓勝取妍見之者神往
昆山之英神太淺則眩機太巧則鑿不以古色
奇肤之則神不全必寘之名畫閒令蒼然之氣

鬱然之精縹〻緲〻時溢于修巖洞穴始活
明窗淨几古人取勝竟不知光芒磨突搖曳眩
晉非所以養目與神也當以數片太湖石危峙
對坐清香芬拂幽韻雖奇置景通神草談苔語
心與狎〻機與適樂也何如
池沼中皆以芰荷托菊增妍不知水以石而冽
石者水之母也巨石投之將恐膠宜用浮石風
合而成霞風分而成電不浮不沉其世法乎

后夔曰夔石拊石百獸率舞蓋石聲辯〻則角
角然不亂羣不亂羣則諧〻則能交〻則廣〻
則後圖當取泗水之石而球之瑩神遠俗祗躬
鴈行以之治心也可
世之用端也小矣端之理文可以硯然硯而端
之氣索也巻余則取徑丈者為几何處非用武
之地何時非戰勝之場雖方城漢水來有諭於
此者

依牛之下五色而文狀如鵝卵可以碁
陵零有石其形似鷰風雨將至則飛可以候風
雨
文石如丸瀰成子遇異人得而吞之聰悟絕倫
後病而吐之以授五鹿充宗充宗遂明學今尚
在浮沉間余頗湛盧去楚瘠而得之庶幾苦心
此則俟之天昔

竹券

孤竹君冊曰咨爾比質於玉得道於虛託柔情
以良地體圓神而象天太陽曜不變其節玄陰
凝能固其潔干霄自許百尺無枝紫氣鬱然綠
煙息蒨縹牙騰光湘篁凌景靈壽與儀蘭桂並
茂惟霍霍以流雲且淒淒而臥雪披娟見美于
膚子幽閑得意于騷人月來色韻風入肢輕素
景搖而差池香藹集而斕夢山對之改色房臨

之駕空石生資其拂拭班姬賴以隱靈劍術撥
於越女詩魂播之唐人真天地間挺生之秀寶
異之種也至若應龍雛葛水鷗鳳出方桐花千
條而饒咲貫九芭而獨豊二女之涕交瞑七賢
之酢不醒不扶自直不鏤而雕天籟悠然無朕
前者唱于後者唱喁人籟紛共相加斯又有用
于侍者之所為也厥初伏義以龍紀官追乎有
熊以雲紀氏蜆絃湘泝爰有天孫託宗爽塏列

族爾呢是用候爾于生之土各守爾職以承天
休欽哉毋荒棄朕命
臨賀東山修容十丈腰廣十圍拂掃盤石以揮
蔡自樂塵識不接蕭管之聲聞於十里冊爾為
荊州侯以盛弘之為長史
淨筍之幹葉青莖紫子大如珠風至翻起拂砂
如雪仙者來觀真人是集冊爾為蓬萊侯以王
嘉為長史

琳情朗節清筋傲骨鬚將玄兎口吐驪珠煌：
嗣散穆：文章闔闢天地進退古今能玄能黃
可黑可白華夷攸賴網常是則冊爾為烏程侯
以蒙恬為長史
大夏之西阮隃之陰截成兩節開竅生門六寸
行九律呂相乘黃鐘為宮吹黍度曲根本已奠
清瀏吹分冊爾為嶰谷侯以伶倫為長史
小江綠岸石壇聚仙蟬娟青翠葳蕤紅烟風來

音動雲去塵消蠹攘可冠新染可履冊爾為永
嘉侯以謝靈運為長史
陶坻莽蕁原擇翁蒙彩芭疏若繅箭班弓簣簫
兩人挑枝育蟲湘皮素骨形竿縍筒冊爾為關
侯以王彪之為長史
繽紛湘諸叢薄宗隱蔞脩于嶐巖孫呼于帝室
淚痕疑脂玉斑飛血公主妃匹古今獨美冊爾
為九疑侯以書昆為長史

寄跡會稽匿名高遷含光日月覆庇風雨所謂
臥螭不動飛驎自閑鐵見之而失色王比之而
齋聳蒲輪就徵邁軸無愠冊爾為柯亭侯以蔡
邕為長史
瞻彼淇澳斐兮亹兮壯于千畝為龍為螭豈匪
碩人之侶聿傾干宵之姿昔居千戶功勳韓茂
冊爾為衛侯以蘧瑗為長史
凌霄矯捷扶疎勁節昆玉遜利器鏐讓俠是宣

犀草。以威天下。冊爾為吳興侯。以工垂為長史。託斗共谷帝。後厥林。容與乎方翔。醞釀乎麴丘。一石可進。五升亦兕。慈蔭七賢。蕭疎一宅。冊爾為鄴侯。以杜甫為長史。

客齋使令

客有請書江上者。余攜酒問字。不覺潦倒。困强余覓伴破岑寂。余曰。措大使令。一身無僕久矣。若謂情之所鍾。則有此輩。呼之即應。何以覓為。遂援筆開列。頗絕不經。寧不畏人非鬼責耶。客亦癡倒。乃粘壁以傳一笑。

翔風。七寶妝理茶具。○王昭君。寬裳羽衣。磨水。沉香。問博山火候。○合德白練裙葵衫。當酒罏。○宋玉。南威。洗研。掌班管。拂五色箋。侍柔輸。○白玉蟬。絳袍赤腳。捻牙籤。○薛濤。崔家婢。和七。蘊香。湯侍浴。○林處士。借方山冠。青蓮袍。課奚奴灑掃拂拭。○夷光。玉燕釵。編涼草衣。藕絲鞋。聽佐觴羽。○何曾。布衣皮帽。領庖人。○董偃。重髻。披白苧黃帶紫縛。炊淅麻。力有不辨。佐以綠珠。裂紫錦帳為腰襴。○魚玄機。寬衣博帶。供卜食。○無鹽。雲帶霞裳。灌花拭竹。不妨於醜。○劉

子敢匡稱主揚子雲司燈火或以枚牀司馬相
如斑惠姬左太芬代庖俱常服○鸞鸞燕燕彤
彤章臺柳劉無雙隨時裝束理床褥○彌子瑕
宋朝犢鼻褌虎皮靴淨溺器○虞美人竹冠蘭
佩揚山屐○支道林荷葉幘芒鞋執珊瑚鞭茱
萸○蘇秦蔡澤唐舉淳于髡皁衣大帽傳東投
刺○馬周鄧艾着紫羅襪應門取其緩頰以免
唐捐

有讀使令而異者謂醉且癡仙郎曰褒僕之
士自能驅役鬼神此輩直堪為客齋用但不
知客為何等人此輩可服他否然其想奇絕
如陽羨書生寄鵝籠中口吐諸刃令人不測
固足異也客復問情狀何似仙郎曰待他來
供使令時逐一識面便自得耳客穆然去終
不解仙郎且以使令諸色俱家常尚有清事
七條另當借重錢名揭出若而人不知果可

中用
一洗月太清點染撥天河以盥滌使壽陽公
主梅花敉衣冰紈露縠
一積雪納冰壺映書使李夫人衣輕綃紫襲
碧披光明白氈巾
一貯雲借王母紫囊使玉人銜玠岸白幘着
隱士衫
一蓄雨用五石瓠使張六郎芙蓉為裳女蘿
為帶
一挹露用以研硃養瓶花開卷時流手為詩
奴作光悅使張麗華裂齊紈素衣之帶以茱
萸
一髮花為簡褥使風流張緒着挑花絲履不
妨便姍弊屑
一譜鳥語調音審律補雨部鼓吹之不速使
介葛盧撣雲晃以辭色披霄褐而延佇

客索解不得仙郎又益以侍他來供使令時
迷一識面自得客疑逾甚俞僧蜜曰誠何時
不對何面不識也孝女曹娥碑衛夫人於山
陰道士房啜瓊漿展聚花箋寫一本銅雀臺
研公輸子於阿瞞胡床上運斤就墨斲半灣
讀書坐頭坐王次仲籃輿騰上舞筆飛墨遝
方丈勢楚山清曉米虎兒舡艫飛帆大江拂
百尺輕綃不寐香紅線帶珠砂符入韓壽東
樓揭翠鈿合捻數片晦夕靈芸開絳霄宮出
火齊樹照來徑寸珠小壘下和璞李斯篆玉
簪程邈箭鋒勒一方檢書東方朔啓金馬石
渠蘭臺淮南小山弘景二酉振芳華於不滅
垂秀色而可憑親若比目和則椒芬夢覺可
得嬉笑與群客又何疑焉客曰唯唯

交友二十六觀 有序

夫易著斷金詩載伐木相成之義求其友聲然
合志同方營道同術豈無他人唯子之好良有
以也悲世態之日絲致交情之時變涕泣而通
不足畫其陰陽慊慨相規誰能諒其肝膽無論
爭友畏友直冠譬視之即客交心交且敵國防
之矣昔猶辱藹之相濟今猶水火之見攻負我
貫多誰之咎哉翟公署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
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情
耶態耶可知也可見也不可言也夫以人道之
本始紀網之大要而至於不可言朱公姊之作
論非疾時矣余性諧雅俗游好芝蘭惟詠杜若
以贈佳期不倩丹雖以滋口血然而相交則成
孫立雖與倘非法前民而取之烈何能隨衆流
而頻之波也因思古人獲我心者粘之座右作
交友觀焉若云憤世之趨而歆楙之標也則鄙

人之棄於交籍遠矣何以觀之哉
韓詩外傳曰昔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食不內
漿窮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士為知己者死馬為知己者良鮑子死天下莫
吾知安用水漿雖為之死死亦何傷哉又列子曰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管仲曰吾與鮑叔賈
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有親也吾
嘗與鮑叔謀事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

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
肖知不遭時也知我者鮑叔生我者父母交友
當作此觀
後漢書曰李燮字德公所交皆捨短取長好成
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
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正交友當作此
觀
江表傳曰吳有程普者頗以年長數凌侮周瑜

瑜乃折節容下終不之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
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交友者當作此觀
世紀曰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
不忍去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
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
寧以身代友人之命賊知其賢旋軍而還交友
者當作此觀

風土記曰越俗性率樸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
祭以犬雞祝曰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
車揖我若步行君乘馬後日相逢卿當下交友
者當作此觀
宋韓億李若谷未第俱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
氈一席一割分之每謁更為僕李先登第授許
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特
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至篋中止有

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而別。後韓亦登
第。仕皆至泰政。交友者當作此觀。
王仲宣詣蔡邕。ゝ倒屣迎之。粲年少。容貌短小。
既至。一座盡驚。曰。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
書籍文章。盡與之焉。交友者當作此觀。
公孫弘。食故人高賀。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曰。何
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弘內廚五鼎。外膳一
殽。詐也。弘曰。寧逢惡賓。無逢故人。交友者當作

此觀。
漢書曰。諸葛孔明。每至龐德公。獨拜床下。德公
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上冢。德操
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當來
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皆羅拜。奔走供設。不知其
何者是客也。交友者當作此觀。
鄭當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沐浴。常置驛馬。長
安四郊。迎請賓客。夜以繼日。慕長者。知友皆大

父行。天下有名之士。咸門下。交友者當作此觀。
李長吉年七歲。能詞賦。名動京師。時韓文公。皇
甫湜。奇所作。連騎造門。令賦。賀援筆輒就。名高
軒過。云。華裾織翠青如蔥。金鐶壓轡搖玲瓏。馬
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交友者當作
此觀。
郭林宗見友人來訪。夜。冒。雨。剪。韭。作。湯。餅。交友
者當作此觀。

狄仁傑爲幷州法曹。時與同僚鄭崇質交善。崇
質當使絕域。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
使之有萬里之憂。因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仁
基素重仁傑爲人。遂請於上。有詔免其行。同輩
聞之。皆重其名。交友者當作此觀。
嵇玄同與裴炎締交。能保始終。時人呼之爲耐
久朋。交友者當作此觀。
唐醉吟先生。與僧如滿爲空門友。與韋林之門

為山水友，與劉夢得為詩友，皇甫朗之為酒友。
爲交友者當作此觀。
漢范式字巨卿，與汝陽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並遊太學，後告歸，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信之審耶。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醖酒。至期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

去。後元伯寢疾甚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終，歎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耶。元伯曰，二子吾生友。山陽范巨卿，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忘我，豈能相及。式悟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往赴之。未及到而喪已發，將窆而柩不前。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

時，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與此別也。因執紼而引柩，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修墳樹，然後去。交友者當作此觀。
張敏高惠為友莫逆。離則相思。敏於夢中往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交友者當作此觀。
竹林七賢傳曰，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蘭。濤語妻曰，吾當年可為交者，唯此兩人耳。

交友者當作此觀。
趙岐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逕，唯羊仲裘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交友者當作此觀。
晉中興書曰，庾翼與桓溫友善，在總角之中，便相期以終始。交友者當作此觀。
魏管寧與華歆同學，歆聞車馬聲出門，寧割席曰，子非我友也。交友者當作此觀。

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子朗…聲子相善、及伍舉奔晉、聲子遇之於鄭、班荊相與食、時言復故。交友者當作此觀。

孔淳之遇桑門釋法崇於三山、披襟、領契、以為得意之友。交友者當作此觀。

陸龜蒙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親黨伏臘表祭、未嘗及時往。無事乘小舟、賷一束書、茶竈、筆床、釣具、擢船而下。小不會意、徑還不留。交友者當作此觀。

後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為吳祐賃舂。與語大驚。定交杵臼之間。交友者當作此觀。

陶侃母以侃名、舉未立。令交時賢。一日桓子野揩李淵等十數輩畢聚。侃患無以給。母曰。汝自與諸賢盤桓。勿預廚下事。母乃、剪髮、令、投、市易、餅、具、銼、床、薦、喂、馬。諸賢盡歡而散。嗣得其情、不感歎傾心交侃。侃名譽遂滿。交友者當作此觀。

演連珠

側聞辰御勾芒。木道升於初震。歲推更始。履端造於獻春。是以盤出高門。新意共挑生菜。詩傳上苑。發機已露韶花。

側聞夭桃始華、鬱結有必舒之色。玄鳥方至、縝默、緜不暢之聲。故蘊藻蓀芳。隨時流露。何虞物色終窮。同調賡歌。遇合宣揚。詎謂大雅不作。

側聞烟禁初嚴。燈火已含新焰。鬣工甫告綵綸。隊隱輕羅。故胚胎之妙。達人觀變化於自然。開見之微。君子與陰陽為同運。

側聞炎氣翕夏。草想迎涼。丙日燒天。蓮思脫火。武王蔭暍人於樾下。陶潛驕高臥於北窗。故酷吏去而後清風生。褦襶脫而後火雲淡。

側聞榴花照眼。拂空近熱之烟。塵蘭草為湯。不落甑炊之暑濕。故雨枝自濯。辟邪非假兵符。仙艾、內、爣、藥、豈、防、祟、月。

側聞鞭火龍而鑠金石赫奕一時粧雪檻以
歊蒸清涼五內故鬼窺炎室無恃傾尊灼人而
庶近氷壺不使暄蒸曝骨

側聞商風初動葉滿林疑落木之聲大火已流
西四壁起素娥之影故霜露之感欧不在水寒
夜靜而女牛之會奈此何地老天荒

側聞擊土鼓以迎寒釣天不耐建慢亭而張宴
仙露將傾故四時開朗之辰莫過於仙槎問石

一生快爽之事端不許嫦娥咲人

側聞愁矣沲人一片砧聲隨月到傷哉客子半
非寒雨帶桐飄故英雄之泪多灑向紅蓼白蘋
而林園之思莫訴與枯楊衰草

側聞宣洩之後元氣絲紜剝落之餘泰和徐合
何則勢必極而後反物由蟄而始通是以橘綠
凝霜十月獨其秋殺梅香綻玉一枝露於小春

側聞灰飛葭管案律則吹氣望雲臺隨色而卜
歎女工之量日也且有繡線以揆天君子之待
時也可無玉律以候氣

側聞大化造用陰陽歲云暮矣人事遞為新故
天何言哉倘復與臘俱殘何以得時則篤故口
脂面藥豫以粧點春容而栢酒辛盤斯足破除
歲事

連珠語如貫珠意不間斷使觀者有所會而
不忍釋目固足奇也余則支離無飾殊非題

面然時令之遞為欧也要亦相續寄意於此
余或得之

牋制
牋素之制、藻繪滿眼、百倍鸞箋十樣、誠詞翰勝
塲、然、龍、式、豔、妆○求○雅○轉○俗○得、無、濫、觴○况、摹、古、之、
矢、相、沿、成、習、如昔取鄭藤搗練○令累為擱○用事
既訛○豈云做古○小窗雖務不好柔翰○而、白、絹、裁、
封○統、素、下、筆○癖、有、同、然、因取故事之騷雅者、做
而行之、意有相合、非、摹、形、畫、影、與、世、就、新、豔、也○
小者名小窗十二牋、大者名小窗詩牋、

紅葉牋、襲韓宮人事宮人以紅葉題詩、付流水、
媒、於、于、祐、及就曰、方知紅葉是良媒○則○凡○有○情○
之○字○必○有○所○憑○而○遞○非○導○天○下○以○淫○也○
蕉葉牋非、若、懷、素、供、揮、染、也○東坡云、吾少時望
見酒杯而醉○令、亦、能、三、蕉、葉、矣○故以此牋往來
于灑社○
桐葉牋、不取翦圭故事、以致廣王、侯繼圖見飄
一桐葉、有詩云、搦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如恭

一介之使○代千里之駕、則、此、牋、為、吹○不○必○皆○有
情○癡○也○
柿葉牋、鄭虔學書、柿葉滿屋、則、洪、竿、麗、藻○當、以、
此、牋、為、柔、翰○
書帶草牋、鄭玄事也、草如薤葉生玄教授山下、
因名書帶、筆墨淋漓○書思橫發○取、以、佐、掃、葉、之、
不、逮、焉○
貝葉牋、西域書經、多用貝葉、色、質、俱、似、籜、俞五

如曾從西來僧、見所書經本、余因摹其大意為
道塲尺幅○詩、禪、好、事、亦、宜、質、此、以、往○
衍波牋、韋貫夢至宮中、有婦人授以牋曰、此、衍、
波、騰、頌、賦、宮、中、曉、寒○雖不傳其形式、而、屬、事、味、
韻、强、意、作、圖、想、當、然、耳○詞客騷人、多取於此、以
應索賦之請、
蜂牋、神攢禪師見蜂投窗求出、曰、世、累、如、許、澗○
不、肯、出、鎖、他、故、紙、故○一○切○解○脫○之○語○或○分○豁○之○

論不可不借此以示意也

梨花雲牋非按遺事王昌齡云落落寞寞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東仙詞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取意作牋可以縹緲之思寄夢中人也

苔牋晉賜張華側理紙王子年云陟釐也水苔爲之溪人誤爲側理色比石髮今作牋染淺碧如雨洗苔意與陟釐相合可以闌畫藤爲剡藤

者一切山水閒及幽窗淨几凡閒雅之事皆相宜焉

散花牋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天花甚多試妄擬之爲牋中之豔凡花月烟水之際麗人仙子語從天落者乎授一幅逸思欲飛與花共亂結習倘盡定不致墮落

蒲牋路溫舒取蒲爲編以寫書今不能行其制但容畫纖蒲如紋纖不減編蒲丘壑之間與高人隱士獻酬頗適幽閒之趣金花玉版皆屬下乘矣

戲作討蠹魚露布

銅焦不擊碎邪奏薰攻討蠹魚堅壘東壁代狼烟以芸氣淨微腥於墨華露布傳聞掃清戮力窟惟犬羊相制九天動夜戰之鼓鼙狐鼠作奸千燬舉秋明之烽火非氛起鬼方之殭國則兵銷武庫之陰風乃有非羽非蟲蜿蟺若長蛇列陣出經入史奔馳隱戰馬挑鋒貪神仙之畫而五色為腸蝕賢聖之精而千秋晦蹟殺字如草假道猶龍令鳥跡蝌蚪之奇痕忽如蠶食取石鼓篆彝之遺譜怒愈鮫吞暗伏潛埋不畏十萬鐵甲陰行詭道時穿百二書城因凋了寶翰之雞加致斷東殘編之莫救鎖琅函而侵錦字鄴架甚危嘘秘帙而闚寶笈天渠受毒古人之精粹殘盡文章之神骨半埋恨血盈篇鬼聲震冊即蜂鑽蠸賸莫揄橫行圖倒穴覆巢終無嚴律其等談兵驅祛貯藥碎除以筆花充劍花開卷

拂拭假書草為檄草撚墨精銷藜光豈下菜之火攻犀照固奇計之水戰剝膚絕髓彼何力之能支薰骨腐腸悔惜書之已晚俾學士冥心攷古覩風雲月露之全令娜嬛著意藏奇無瀓褻花殘之恨捷書時發馳報胥征

花揭蜂蝶

蜂蝶匕賴叢瑣恣妖兼鞴貞蟲寵身游冶騷擾芳事殘亂花宮撲地可擒彌天莫贖驕乎妹之傳粉白面導淫假羅什之吞鍼陰鎚行刺致香澤無端憔悴而薄倖故意顛狂繡樹瓊枝任作沉酣之搨瑤堦碧砌縱為飄蕩之場纏惹混如塵氛嫉妒憐同風雨覺浮游之成俗決采取之大防容地自通不是漁郎問水高嶺飛度詎曰鄭女窺臣春秋昔刺其不梁莊周徒喻為物化竊思東風未嫁紅顏寧許摧殘多露畏行香夢伊誰孟浪豔之歌扇之下委於芳泥之中雖損風流却除蝸惑諭諸羽矣嚴我春工

蜂蝶揭花

花妖鼓寵冶容悔淫譜蝶誣蜂雲愁月慘爭妍漁色香樓何處非春倚樹窺林彩隊幾時札客乃撲捉之獨狠視游攪而若鶩天酒曉酣睡起訣教無力月華午錯撩人蓋說有情詎狀錦襴以紫魂乃迫舞衫而飛血纖腰元不耐誰憑甲胄之搖好夢久難成亦借雨雲相送惟鍾情之共豔何我輩其獨仇啼老子規聲聲歸去紅淚胡為乎暗拋舞罷香山曲曲研光脂澤胡為乎自落竊思蜂衙時放素嚴律於君臣鳳子名高應接驚於苜蓿非逢場游戲招之不來倘與衆追隨揮之不去花能自愛春豈多私如謂蕊珠宮裡璽犀一綫應留長貯之丹不見金谷園中繡樹千行空下蕨蕤之鎖告之春檻自織淫詞

判

迎風自笑曾何意於游冶合陣相窺實大千夫律令故嘗舞細腰於長坂亦已闕廣舌於青樓芳情雖露女牆不踰幽香撼舒憑闌可託何期蜂蝶覓爾揶揄恃飛翔之狡恣窺伺之私披錦繡以投悅鼓笙簧而亂聽鑿混沌之天比其精

昧日炫鬧妖淫之實使之妝飾時新雕虞女無私憾外莫須有耳而嬌姿且豔籌中豈得無情然栩栩者如此莊周且猶惑夢而嬰嬰者如彼中生不免受讒自今上苑河陽各宜收拾雲雨游蜂浪蝶不許出入園林有玷香閨不避嫌于金枝玉葉仍前叢鬧竟按法于私奔强奸

瓜變解

俞五如言淮有種瓜者十五畝而鍾一巨瓜大於屋餘皆空蔓鄉人舉社為謂分其子可為下歲佳種祀而剖之刀斧不能開以鋸分堅如種木終無瓤子將半有金甲將軍騎白馬舞劍飛去爭駭之為不祥余曰此常也凡物各有英異地之效靈寓式憑之此固天下英異之氣托之瓜而效靈者也而惜乎其不能留以見奇也譬如伊尹產於空桑不見為伊尹後之駭空桑之夫亦以白為將軍共為不祥矣橘中之老輸卻青程君琅玕十幅固有仙風總於橘者而神武之甚於瓜特其雄逸之異逸也然而效靈一也物盡有神則盡有變化若李為玉衡星李耳指為姓是耳之托於李也但去李實一間不致人之駭耳且淮土之變若橘之化枳尤為故常也而況於瓜之化為魚也物之變也莊子曾言

之矣。邵平種瓜五色，東陵侯之英異，托瓜以致靈也。淮固有侯滑如東陵，無所致而鍾靈於瓜乎。西王母謂上元夫人曰　　来炎小陵食靈瓜，其味甚美，憶此來，又已七千年矣。夫以七千年之醞釀，其中變化，又不知何如英異而白馬將軍乎淡極矣。

戲議前魚

龍陽君釣十餘魚而泣下。楚王問之。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遂欲棄前所得也。今臣得拂枕席，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褰裳趨者衆矣。則臣亦猶前所得之魚，且將棄矣。嗚嘑噫嘻。龍陽自為魚乎。魚之相忘於江湖也。縱鬣鼓鱗，浮沈乎魚樂之國。自足以比目而行，不欲貪其餌以自釣也。故使楚王釣而得龍陽也，魚何負於釣。唯恐楚王志不在魚也。志誠在魚，則獨繭之綸，芒刺之鉤，剖粒之餌，施於百仞之泉。以龍陽為盈車之魚矣。臨淵之羨止矣。楚王志不在魚，而龍陽自釣也。餘魚且見之而深入也。寧有以釣為利，而且以恣釣者之棄也。故知龍陽之妬及淵魚也。魚亂於下也。貫魚固入水不濡也。何有前愛而後弛也。海內固多龍陽，水太清則無魚也。得之何寵，失之何驚。褰裳而趨必

以為鱠餘。而得還波臣之舊者。幾希也。噫。蘆花淺水。楊柳溪灣。以沫以濡。戴浮載沈。即涸轍自枯。奈何以升斗之水。而收漁人之利也。龍陽之泣。其果一淚一珠乎。吾知十幅紅綃。豈能盡海之內合歡之被。龍陽可無自危也。嗟乎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龍陽之謂乎。

再議前魚

既而曰龍陽之泣夫何足怪也龍陽之以色事人也桃艷於春蘭香于谷為姿幾何上不能計社稷而泣成敗次不能念友生而泣生死一朝怙寵滅亡可待則今日之旌旗前擁笙歌振沸者是以楚王縲也鳳肝龍腦奇供疊具者是以楚王餌也離宮別室茝后匹妃者是以楚王鉤也其始也食芳餌而意得若可以千生矣既也攬逐鉤而吞之豈能長逝乎念及此而龍陽不得不泣也然其泣也則以前魚縲也其指前魚而泣也則以兩目餌也其餌楚王而以泣也則將畀之鉤使不能他有所嗜也輸情投愛貸媚取憐其用若巧而其機不過一兒女子之顰眉扼枕以腐人之副腸者耳夫何足怪也其可憐者楚王因其泣而盟日馬盟石馬且以土地盟馬欲令君于楚為方城漢水不拔之計則王之

望其術自罹于機而非龍陽之所欲施其巧也嗟乎世之以美男破老者豈直一楚王哉明洞陰陽之轉運心氣今古之苞藏見於未形圖於將及何其神與苟有具龍陽之體不必龍陽之泣觸之而即迷者是此楚王下已數數也龍陽又何足怪也

五友堂議

李昉五客堂白鷴為閒客孔雀為南客鸚鵡為隴客鶴為仙客白鷺為雪客予齋佐以五友壹石為介友新竹為潛友古木為老友烟雲風月為逸去逸来之良友一切草野之花友時時點綴砌者為小友較之曾端伯取十友於及時之花開落無常偶一相思不堪千里命駕者予友似近耳

荷葉辨

蓮之香也花甜而近葉清而遠風聞十里皆葉之清芬所翕鋪疊池塘自田田而露破霜翠羽欲流碧雲為颭情致清異花實藉之而賞者多不及葉亦為花中缺陷也閒詩有曰殘霞斷霧湖光裏荷葉荷花俱可憐似亦憐及葉者於予心少獲焉

花案

客有許花者以品定案分豔品名品隱品禪品將以桃李類為豔牡丹芍藥類為名菊類為隱蓮類為禪揭之通衢等第不傷公道余謂高才既無遺珠寒素尚有積玉至乎為奇由清得貴舉白蘋紅蓼之慘淡即春海棠亦雖居僊蒐水仙石竹之氤氳縱木芙蓉亦致落第逸在溪山幽壑可聞不可見者為名托在華谷茂林可近不可觀者為隱禪以解脫為趣不獨蓮之出于汙泥即木槿之朝夕榮枯金萱之旦暮舒卷皆可發明往生道場止觀本來空色一切雨露無論陰陽客曰如此而談花無正格或超拔乎孤寒將顛倒乎豪傑余曰噫孤寒之外更有豪傑耶客乃歎服目以花案通之賢榜

茗說

採茗第一清義宜高僧素士運輸乃既阸於射利更復阸於柚情封甲標乙全非本體令不知者是非乎山靈之有異茗之受辱于玆為甚故以天目溷龍井以天池溷虎丘予不敢辯至若松蘿予土產也安得以若剪若卷之形似而溷我請試之湯社羅岕必事泡洗此則竟可就湯無多事之擾色如梨花香如豆蔻飲如嚼雪種愈佳則色愈白即經宿無茶痕固足美也秋露白片子更清輕若空但香大惹人難久貯非當家不能藏耳真者其妙若此略溷他地一片色遂作惡不可觀矣然松蘿地如掌所產幾許而求者四方雲至安得不以他溷況微賤之夫原欺藉名走四方以相溷者耶

夢答

秋日自栖霞還霞漪閣夜夢羽衣之士執手謂曰子攜霞片歸來何不以江水報我余曰明霞到山便栖郁得更為人携出正念聞前霞光流爾山中幽栖成適爾何不送霞来且欲索之水也乃走筆以寄山靈曰明霞幾朵芙蓉紫半好栖山半宿水若教剪水去償山却看朝霞何處起適士咲尚隱去醒而記之聲韻宛在遠眄霞漪欲濺遠山飛躍之趣若有所適適然一夢豈偶然哉

夢說

黑沐剖而天地之夢醒矣六經垂而古今之夢醒矣要之其醒也歟所以夢也日之沉也月之刑也風雨露雷之積也星辰之轉移也山川之崩竭也甲子之代謝也孰非夢也泰之火也綱糾之變也傳註之各立門户也好尚之柔别也又孰非夢也故曰有大覺而後有大夢也弟古之夢也以夜或感於積思或通於幽憤或啓其縱高或涉其朕兆或視其已晦或悟其將迷是偕夢以作其醒也而今之夢也以畫其指畫天地也希巽成敗也顰咲之迎人也貧富之患已也以退為進也以向為玄也日之為耳也智之為恐也機心亂于内機事擾於外畫且經營百出卽假以少息魂循冀之幾希之際歷然而起何時已也且驕語人曰至人無夢我能是矣蓋至人之無夢也與陽俱閉而此之不夢也與陰

俱闢陽之舒也至人猶然休之陰之閉也若人必欲覺之是塞陰陽之實為大夢之鄉而身若贅疣心如長夜影使之寐而神使之馳詐以為醒而信以為寢太陽耀不見其明陰翳集不見其瞎醒也夢也夢而不知其醒也醒而不見其夢也夫是之謂大夢嗟乎迴迴以夢為生者也尤思附夢以為覺而人以生為醒者也豈甘自沉于夢也哉世有覺者至人矣

借松問

雲谷山體雄奮長松巨萬濤聲掀翻無風亦吼唐宜之曰安得弘濟大江飛濡長松之外安得牛首危峰兀立長松之對安得天吟曲徑周折智公左右又剪取棲霞巧石參差僧居松際是江山多為長松借也且欲借長松為江山助移自雨花臺以至牛首一路幽僻何可無長松引路當借與危峯對峙弘濟大江沿江林立松風與江濤爭響而松為不枯則移松使若天界曲徑疎樹幽花皆可敉點不[illegible]借資於松至於棲霞巧石青綠如抹堆疊窗前翠華日流几席看一草木使惜棠茸且勞[illegible][illegible]有樹納之林中安得為宜之剪取入松際[illegible]宜之以為何如

畫喻

凡人舉者畫見山水丘壑樹木烟雲輒若身處其地情不能已重價相購懸之中堂以游覽勝情此當寓目及遇真畫在前名勝我屬登踄之際了不相關豈天造地設之奇轉不如丹青圖繪耶予性無所癖而山水之趣情有獨往無價可購畫圖每欲取真境為淇具蛾眉匡廬天台黄山西湖洞庭諸勝堂上之巨幅也若采石栖霞虎丘白嶽吴山洞庭山飛来峰馬鞍山一切煨然小景裁畫幽軒夾閣小窗静室以當單條風雨起而烟霧蒙花月爽而草木麗遠不必臥遊近不勞濟勝生乎真樂真賞不大異千金一圖者乎

畫風水

讀宅無風水論而五行之夢息矣讀天機賦而山水之興起矣蓋天機運五行以貌山水故其趣深其理長其立格怪其取道幽寓鉗乳乃蓋粘倚撞歷歷可指九天地間名山大澤風水可得臥遊焉然世恒以五行之說悠謬棄之頃余鄉汪漢儒持董玄宰雲山一卷示玉如仙郎曰今之言畫者曰氣韻曰理曰蒼古曰神情則畫道畫而玄宰之畫又超然蹊理者其村落之邊近濃淡包裹結軸其水之来往顧復曲屈盤旋其嵐之大小斜直高低偃仰脈絡經緯之中式寀田渡水或奔蛇走地或顧祖或從夫環瀠蘊藉畫從五行鑄造即安一居壘必佳風水也意筆墨之下猶寓意於陰陽况山水之判換峰嵐之奇秀水泉之湍瀨人世之勞也人情之好尚有不藉五行以自立者哉故易曰風行水上渙

天下之至文畫得風水而名人得風水而叢文得風水而波濤瀉秀瀵瑞之言可為保畫之神者然豈止一畫也乎哉

酒緣有引

漢食貨志曰酒者天之美祿百福之會非酒不行則酒與人最親有如良朋屬我交好人何可一日無友也昔人亦呼曰歡伯曰紅友王友曰君子觴曰青州從事曰郎官清皆從人命名以左肞義意可知矣第人之交與有緣無緣則不合不合則爭異支離是非狂悖不能相安於無事而飲者亦然合則契若親爭則疾若讐也非酒之有投有不投緣之有合有不合也故歷觀古人酒緣可想因為拈出若顛倒於狂藥恣酗以罵座邯鄲兒園軍法從事既無好緣交道欲絕吾不敢訂入交籍也曹子建曰宜城醪醴蒼梧縹清雲沸川涌素蟻如萍王孫公子遊俠翱翔獻酬交錯宴笑無方夫非快意之相適乎無俠飲於壚漿偶揭一二而標為酒緣以寄遐思不能盡述以備知已

郭子曰、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和、酒自引人入勝地。此為密交之緣。

劉真長曰、見何幼道飲、使人欲傾家釀。此能令著傾心於我、而有神交之緣。

續漢書曰、盧植能飲一石不醉。此之謂量交之緣。

吳志曰、鄭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為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此猶張元伯之於范巨卿、有生死之緣也。

魏氏春秋曰、阮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廚多美酒、營人善釀、求為校尉。此投好而緣在知已。

晉中興書曰、畢卓為吏部郎、嘗謂人曰、右手銚酒杯、左手執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忘勢之交、良緣非偶。

晉中興書曰、山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常欲試之、乃以八斗飲濤、密益其酒、濤至本量而止。不以泛濫為緣、交之正也。

晉紀曰、劉伶縱酒放蕩、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宇為褌衣、諸君自不當入吾褌中、又何惡乎。忘形之交、緣在世法之外。

晉中興書曰、胡毋輔之等共飲酒、散髮裸裎、閉戶不接外客。交固頗僻、緣自深至。

語林曰、劉伶飲酒一石、至醒復飲五斗、渴甚求酒於妻。其妻責之、捐酒棄器、諫曰、非養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當祝鬼神以誓、卿可致酒五斗、吾當斷之。妻知其言。伶咒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於是飲其酒、御其肉、塊然復醉。緣之深者、要挙不能間也。

自紀 緣 二六八

世語曰白子高少好隱淪之術嘗為美酒給齋客一旦有四仙人齋藥集其舍求酒子高知非凡乃款取他藥雜之仙人云我亦有仙藥於是賓主各出其藥謂子高曰卿藥陳久可服吾藥子高服之因隨仙人飛去仙緣固不易得也

志怪曰齊人田無已釀千日酒過飲一斗醉臥千日方醒耐久之朋非旦暮遇之之緣矣

孔融傳曰融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嘗歎曰坐上客嘗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大其心以與天下交結緣之廣無如此者

魏志云徐邈為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由是得罪後文帝幸許昌見邈問曰頗復中聖否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曰名不虛言緣固不以是非阻也

語林曰手琇字稚舒冬月令人抱甕釀酒情之所鍾可謂匿於緣矣

世說云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交自有定情緣又不妨於泛也

世說曰張翰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為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緣固不以聲名奪也

世說曰謝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室者唯有清風對吾飲者但有皓月盖人韻士之交緣自濃耳

袁紹在河朔至夏大飲云以避一時之酷暑故號河朔飲結避世之緣其患難之交歟

自紀 緣 二六九

阮修字宣子、嘗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家無擔石之儲。有緣。者可。與同。貧賤。

東方朔、常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大不敬。張安世字少孺、為光祿勳、有郎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耶。其掩人過如此。共緣。在禮。法。之外。幾。不。為曲謹。者。彈射耶。

邴原舊能飲酒、自行八、九年、酒不向口、至陳留師韓子、臨歸、師友以原不飲酒、陳仲弓、范孟博

盧子幹、會米肉送原、曰、本能飲、但以荒思廢業、斷之、今遠別、可盡飲、終日不醉、夙。緣。直當。於。離合。間窺。之。

謝奕、安兄也、為溫司馬、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嘗偪桓溫、酒、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奕遂攜酒就廳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責之、與。周豪。緣。亦。不。惡。

山簡每至高陽習家池、飲酒大醉而歸、人歌曰、山公時一醉、酩酊無所知、日暮倒載歸、倒着白接䍦。緣。之。所。寄。一。往。而。深。

王戎過王公酒壚、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今思邈若山河、緣之。所。牽。令人。不。能。忘情。爾。

後漢劉寬字文饒、每引見帝、令寬講經、嘗於帝前被酒睡、帝問太尉醉耶、對曰、臣不敢醉、但任大責重、憂心如醉。〻憂。之。友。豈。曰。虐。緣。

談劍

談魚腸之利者曰殺人如草夫利在殺人凡鐵三寸可敵萬夫何取魚腸為蓋刃者忍也要以不忍之心操之如風雷搏激意在鼓動非主摧擊且刃者認也能光彈射張膽明目認得英雄照見肝膽而魚腸之俠始不為虛客曰吾於此得劍術焉請以杯酒與子說劍

不妬里

今之讀羅敷艷者孰不曰古之美婦人且以節著者也至太白則妬以無鹽而醜著矣升庵又曰昔劉伯玉妻聽伯玉讀洛神賦遂投洛而死至今名妬婦津羅敷別無才貌因棄閒之金懵而自發以伯玉妻配饗之可也若是則節又致矣夫羅敷與劉婦又其遠者已今之婦人耳食誹艷則艷然動色以口舌排擊之妬嫉如仇至予相值則顰眉俛首相接則冷語危辭相對久則氣悶神沮恨不即死故青樓之艷遇予康之里無有不改顏淡容歛神戢景以破其憤此世態也点世法也然而事有大不然者頃酔西氏從仕郎游出邸園之南凡里中閨秀爭先觀之簇如花列如屏硎々如閒苑子或就之者或招之者以得一接辭西為幸醉西因而大展其風流揮麈縱譚角韻逞態衆皆悅之以別為[illegible]日

是以後使人潛窺醉西去留者屢屢彼何人斯乃獨立門戶若此豈非人情也哉向令升庵當此必褐其里曰不妬里

蚍蜉上硯負

徐玄之見人如粟行案上傳呼蚍蜉王欲觀魚於紫石潭數十人持漁具入硯中獲小魚而出其事甚誕矣之且異及讀李公佐南柯記而知其非誕也南柯一枝耳天地山川城池宮室人倫物態無一不備而變化生聯息千古以蚍蜉王觀魚事較之紫石潭又不啻大取魚而出又不啻顯矣夫以人視蚍蜉則蚍蜉小以天地

視人則人又小蚍蜉之於硯池也猶人之於山川而恣其漁備之行也一滴具滄海則何水無魚而蚍蜉且渺滄海如一粟矣然槐安國王假夢以醒淳于棼也蚍蜉王之於徐玄之浮無借紫石潭以有托乎魚能變化無不自硯池奮也憲即風雷作合天下事盡於中滴水耳何怪乎

擬甘蕉復彈脩竹

沈休文有脩竹彈甘蕉文托物寄憤情見乎詞其閒不無可駁擬為甘蕉復彈之

天祿閣掌書臣甘蕉稽首臣聞普天之下綵甍皆王土之毛並育之中培植總天功之力未有地德獨私嫉妬生成者也切立蘇臺扶階有日綠雲蔭秀可栽翠袖宮袍卄露凝祥餘蘊金盤天酒雖非楩梓之質常濡斑管之資敢曰救賢

乃蒙射影今月其日文園修竹等黨結蘭萱假稱貞幹夫北堂愛日依萱已自要歡幽谷生春當門從來見忌豈無忘憂之館徒多同心之言而況脩竹者拂翠籠天無風驚響出位輕噪沽直博名若謂扒普乾光則幽微必燭縱以草莽下賤何障蔽能私此君勁節何在小臣寬衣自斃臣今自揣芭苴作布可救蒼赤之寒風雨連霄未識君臣之樂懇將脩竹蘭萱與臣同勘則

太和雨露恩澤知勾而奸黨吹求情弊立見庶雖不關於梁柱之材而脩竹等亦未成於廟廊之用華章天憲以飭臺綱倘賞臣之陰蔽臣願披處士之衫甘為野人以自隱去而不與許臣爭寵於天日也惟執事為政

彌勒報
余過吳門渡楓橋見男女之與者舟者走者持
峰香雪片飛來余搔之揮居人而飆鳥云祝枝
山公曾夢乞哀小脩江進之建庵濠上瑠璃金
碧游人稱勝近有醉者以火爆納彌勒口中三
舉而三不應鳥及還舟三爆齊發斷醉者之臂
而靈異遂著其與者舟者走者皆禮彌勒者也
余曰是示然聞彌勒之訓曰扶人只是一雙手
陷人只是一張口寧使扶人手莫開陷人口夫
佛慈悲寬親手等即遇唐捐無數低眉如是魔
王終為忍辱況願世人以手扶人而乃斷其臂
若與手且舉世之奔走如狂者莫不帝異善緣
而神威所擊捷若雷霆人亦何樂而敢奉頻色
于雷霆之下也客曰劈之斷何如也乃人自斷
之夫爆所以受響者也授之火而何為不納也
納之彌勒之口而何為不受也既已見棄于火

與彌勒矣而何為復受之袖中也是醉者自醉
斷者自斷我佛方晏然于忉利宮中恢諧如故
而豈藉一醉者以顯其神也雖然醉者之陟車
不知其為車也其神全也獨怪斯人之不醉故
能見斷于彌勒也而何世人舉癡癡以為彌勒
報也

讀睡菴文集

昔人云一頏讀未見書寧必如玉笥龍文鳳篆鄉嬛靈符秘籙駭人目光移人耳根乃為神異乎非也天地未見之文不必星辰顛倒山河變移就此平常布置成千古奇觀始為未見之物故所云未見書正人人能言人人不能言以習見實嘗未得見今見者色飛背肯歌舞之不置真未見也余讀近日書若袁石公之別腸陳眉公之慧眼鼓吹針砭各極其致已足酬生平之願及讀睡菴集而腸復靈眼更轉矣先生於奇書無所不讀為文極力去奇昔太史公好奇所載多奇事今太史公好奇刻意為平文然開口快人經目如犀照書情盡趣不肯含糊隻字一洗殭哭殭笑之習直令哭者痛死笑者癡絕真未見也益世人直為文耳先生文為世用即游戲之語皆具經綸煙雲之思揭若星日橋下陰

符為子房直為漢矣余實好奇見今書多以奇讀之而好奇之念轉平也見先生書而以平讀之好平之念深於奇也讀未見書之念斯不負乎卒業而記書如此

惡因

塵客聚談惡因或曰見巨蜈蚣雷擊頂有王剪二字或曰見烏蛇溺水中腹有秦檜二字謂天之報惡人轉為毒類以遷其罪如經所云入畜生道也余曰不然凡天下鬱結未舒之氣然後結為精魂托為異物依草附木顯設變移大而如抱朴子所記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鶴小而若宋康王埋韓憑夫妻化鴛鴦於塚上又如吊虞美人者所云英魂夜逐劍光飛精氣化為原上草何也靈魂未散故附物以舒其幽憤也至於天之禍惡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或托一切不祥之物流毒相償以討不德希復轉為蜈蚣轉為烏蛇是仍恣之惡以流害也夫以剪之殺降卒十八萬檜之謀殺武而虜一帝生平陰慘之氣發洩已盡有何未暢而更為惡物以毒人誠如是則天非以此報惡反資惡於

無窮矣豈惡因乎又曰方孝孺之父焚塚中之曰蛇而生孝孺後滅三族夫物之圖報又非後身之說也萬物相殘理有固然緣是則宜剪之受蜈蚣毒而檜之受蛇毒矣欲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我作之我受之斯為因也客無以應

有情癡

人之言曰人非木石誰能無情夫木無情何以朝華夕秀覆垂天之陰而挺千雲之拎也相思名樹連理成枝送春則血泪滿山悲秋而紅顏慘目有筆皆笑無葉不翠癡可知也若石之壇雖以生慧繡結而疊雲臥立儼仰冷遁焉姿宛然作態以親人令人望之而欲拜至於牽為羊飛為燕聽法點頭望夫立化猶其癡也情之所鍾木石不免況曰人乎故知情有所起一往而深無底之悲歡銷魂之啼笑能使木偶墮泪石人開顏而後必至之真不為假合縱今竊笑於傷觀畢露其癡態何人無情迷於當局癡鳥而無損於情也天地無情癡不成為天地山川無情癡不成為山川萬物無情癡不成為萬物人何貴於靈氣而嗒然自喪愧然絕不關生乎卿無無情事而情從事起不緣事生也必欲斷情絕麻則聲色臭味觸法皆可捐而耳目口鼻不能廢矣或撲之為場中傀儡或嗤之為夢裡風雲不知三萬六千場何時非戲何人非夢誰是正經誰是醒覺即仙之語真佛之語空說法度人游戲三昧非情非癡無無亦有而必居我於木石下哉偶拈數節示我同情古人具在寧曰

我癡

孫登魏末處仰北山以石室為宇編草自覆既嗣宗聞登而往造焉適見苫蓋被髮端坐巖下鼓琴嗣宗自下趨之既坐莫得與言嗣宗乃朝嘈長嘯與鼓琴音諧會雍雍然登乃適爾而笑因嘯和之妙響動林壑峽以癡情鳴和者也拈出可以開懷

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日閒仰天歎息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奇偉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

流羅倦休息其下仰其圖画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淺憤懣言偶愁思然以情癡寄幽憤者也拈出可以寫憂

既藉牽意獨往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痛哭而返憶世路誰為通途咫尺曲於羊腸周行阻如缺陷不有癡情徒多痛哭吾將隨野馬而馭於六虛因拈此以問前路知己

佛圖澄遠涉流沙誦法孔子曰計三十萬言自恨不慧捧書諷詠涕泣如濺腸下有一孔當以絮塞其口暮夜無燈去絮開孔則一室盡曜其光如日詰明仍掩之風日明淨泉水不濁即語人曰吾欲溫習前書濡臨水邊於孔中撈出五臟洗濯之內而歸曰諧義吾已了然矣夫澄圖浮道於佛窮理於儒以羽為癡癡即非句有燈可傳有明可燭能無洗濯以傳日新

齋玉起九重之瑩、募國中能畫者、賜之錢、有數

君居常饑寒其妻妙色敬君工畫貪賜書臺去家日久思憶其妻畫像向之而笑傍人見以白王王名問之對曰有妻如此去家日久心常念之竊畫其像以慰離心不悟上聞室家之念雖癡而情非旁流拈出為登徒子解嘲

王欽字君厚專精讀書不營產業家無升斗妻恚之或毀其書至君魏之王象為人僕隸牧羊私讀漢之侯瑾傭作為資爇柴夜誦皆無治生之策一以情攻書城經營之子見之寧不笑為癡絕

孟浩然苦吟眉毫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入醋甕詩情易癡固自得趣淵明之登山米芾之拜石相看不厭親最相親癡之清者也

婁護字君卿是時王氏方盛賓客盈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

惟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黙衆以是服之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婁君卿之唇舌若此者其情無所不諧深於癡矣非以同俗

馮驩為孟嘗君客嘗為取償以給客驩自焚其券郤方回好聚斂積財雖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散與親故真癡於俠而情之利晉也非之以破揮霍之譏

鍾翼見繇筆法於太祖座求之不與因洗思極慮殫智竭神以楷摹之憤輒搥胸前盡黑太祖以五靈丹拯之得活張旭見驚蛇入草公孫大孃舞劍欵盡其勢取酒醉操管淋漓猶意未肯解髮蘸墨一呼百行曰如雲之在天龍之在霧手魏武帝凌雲臺成額未有字將作誤上因命工次仲坐藍輿上作徑丈書下而頭髮書白悔習其技幾為鳥飛去書一藝耳翼博以命殆

奪其神王易其形真吾情友非癡而何

范丹與王奐親善奐後為漢陽太守丹於道候之奐曰行路倉卒非陳闊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别丹曰令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如以相追將有慕責之譏矣使規告達拂衣而去與瞻望弗及丹長跪不顧離别之際最易關情矯情而往可謂深於情者痴真絶矣哉可以風古來多少癡人對之當為情死僧指數節喻我相關非漫以情事說向癡人耳

小齋供具

客既得使令仍索供具余曰太白受錦袍作清平曲高力士脫靴楊貴妃捧硯便足了一生供奉我輩未登天子便然風流未展衣食且挹斷奈何愆厚享以遺物忌無已則飲有歠食有著寢有木榻坐有繩床書有筆研讀有燈火足矣他何能為客進客曰如此使令而尋常之供不登左右得無貽使令羞天下固自有不取而足

如諮使令不呼而至者也風月不須錢買先生為我備之噫嘻是校知我山坐供具而索焉者也安敢私為己享一一開具試看客子取用何如

蔽風無七寶琉璃屏則藉山為障如羊元保臥看山曰翠屏宜晚對〇高臥無大秦國五色枕則枕石代肱所謂太室石枕也〇搏俎無水晶盤白玉卮則以蕉葉充搏荷葉為盤〇鼎無龍文香無沈水取山花清馥以當碑邪花谷瓔瓏有如丁緩九層博山矣〇石虎御坐几悉漆雕畫以五色山坐無有也引藤為架剪杉為几枝葉且不必芟羽文采乎〇王安國麈尾擊殷中軍冷食石季倫鐵如意擊王武子珊瑚固自豪山坐以松柄竹枝當之頗覺冷而且雋〇文與詩情以鼓吹發絲竹管絃非幽人所宜鳥語雜葉聲同響溪流和松韻齊鳴天籟之鳴歟〇十

樣箋〇墨華飛潤人生一樂山坐則以葉代之如書帶草蕉葉柿葉古人累蹟可按也〇茶具無冰壺玉椀清潤可漱隨時山果可摘以消詩渴竹爐燒落葉猶餘事也〇蔽塵簾無蝦鬚代以雲影林影石影則珠圍翠擁讓與夏家作妓衣可耳〇鼓石廣磬聲清一切俗慮凄惋之音不必扣哀玉

小窓自紀卷之三

延陵吳從先著

福胸張榜選

雲間陳繼儒訂

平湖俞思燁

武林沈明龍挍

武林何偉然

飛花賦 有序

余也愁注白雲鶯吹鹽雪捲燕醒夢饅噴五木之香移檻罨春色冷冰吞之錦歎隨風以上下解受世之陰陽聠脒既紫心情為亂韶光荏苒客態排離閑深芳草之思翻擬枯樹之賦第管惭吞風敢驕五色飄揚然舌繞生蓮歘吐千華紛錯僕憐才之有主任成蹊而不言騷未指魂筆先啼血春風無恙聊感月遇云爾

夫何倉庚之始鳴兮鴟鳩鵌鳥嗣鶖頻翔鼓之促縈兮靈素伊其揭英僥沈姿而綳綺態兮畫娩嫱以闢露乎絪緼壝歘玉藻忽焉爰兮仙馭

乎遙徊風瀟瀟而雲澤兮循北渚與南津雖景鑠之未湮兮泣孟浪而誰憑若夫流風迴雪驚鳥避魚膏澤未薄纖弱倩扶築風臺以思避搆仙閣而入圖珊瑚的兮同樹瓊草擷而連枝何仙藻之非麗羞雙鴛之文鋪爾乃錦字初挑龍浪已滾霞裾甫曳風帶未穩七襄裂兮織女愁一綃擗兮鮫人冷於是耀連烟懸紫囊飛玉捻奏霓裳裁鸞箋之十樣依繡樹之千章瑤姬舞薄寵天女散香悠悠忽忽若癡若狂涉以鼓舞詎緣播揚步搖隱躍塵屑縱芳姿婆亭榭莫可主張若大人不遂萬落冥藉華消搖角領剪華開巧緣勝焯其上林腸谷嗟而暖竅守此堆伏被矣雉飛虹旌貫目紫系指輝縟采漢矣悲圖胡為綠戰嚴令紅酣木歸游綠不胃半往芊回世路如此去從欲違知擲地之無背故凌雲而恃氣拔芬茀之玉毬惑非烟而非霧風習習兮

余谷寒封家姨兮摧欄干山川出雲兮曦流丹
雙攢鮮兮鬱蓊殘探春羅宴兮舞闌珊祛茲宣
詒兮聚相歡若夫懸戀故枝怨吹東陌夕秀既
胚靈實自結梅調大鼎之羹桃種五貊之核李
鈍玄雲之仙杏釀藏春之酪亦何豔乎點妝侈
浮靡而飄遂幻送酒之紅衣浪胭脂而成雪比
傳粉於洗妝恨玉鈿之已折於是嘯皚翻霙呵
咲掩鬱揄荚募雨花信寥寂鬏步虛而無根期
游仙而有跡吾願與子蕩乎玄冥之鄉而永乎
不墮之力縱流光馳步而息飛吾且脫圜象而
自送

登嚴子陵釣臺賦

余自梯梁溪之棹春風容與布帆駕空江濤飛
噴山影巃嵸決如駿坂送氏龍樓桐廬是集富
春已留困慕子陵之高風而直抵乎臺之杪捐
先生而言曰夫釣伊何意在飼尾高懸山脊俯
翢江游訖者為竿何以施餌必釣罷而還此歸
休而處柳山為之崇柳江為之渚磯兮非昔意
訖與儗若夫以釣為之名耶則光武善下也以
魚為之賓耶則綠綸不接也所以傲主耶則乖
王臣也所以避世耶則鳥獸親也生得逢時名
堪自策巢務為師夷齊作則獨清獨醒誰學誰
銜將軼駕乎古之人而輒不覺節栖與松栽羁
乃返步層臺鼓枻自去夢寐之間先生與語擒
余言之狂猗余心之睫妝人作君蒲輪貴兮予
不眠仕青山咲兮鴻飛冥冥弋何慕兮龍游嬌
嶠嵩無人兮亦送鯇微余頓違矣足加帝腹客

星動矣既客星之犯座豈朝夕之可居帝且容其任悖爾獨致夫毀譽且翔方逢萌湧不就貨周黨王霸同時不屈爾顧局伺乎江之隅而嘵嘵于余室義不受辱余將裂裳倒山而出矣轟然有聱匹焉若綠沖舟而起不覺驚汗臨流就賦萬古長歎咄咄先生真邦之彥

漢武帝騰光臺賦

武帝垂拱有年四夷奄甸海不揚波偎慕罔洲故事專心好道延納方士而安期羨門之徒靡不畢至王母亦遣使者青鸞致言于帝以中元祖訪帝起騰光之臺以望雲車臺成帝與東方朔並登焉帝曰試為寡人賦之東方朔曰臣能臣少經五嶽周三壺集崑崙之墟出扶桑之巔宮室璀嵬臺嶼潟妍龍夭矯而吐華鼇容與以浮戴虹跨天以為梁雲覆地而能載玉樹扶踈于碧館金扉熠耀于玄空硃旗嚩夫八風翠蓋揚於千崖磬懸輕玉香發荃蘪蕭吹鳳管琴撫龍脂篪籠鮮髮扇錯瑠璃供嶙嵰之細乘燃碧海之芳苡黑龍與白鳳偕游青鳥介赤頭共處來往翩躚駢肩就使駕紫霞而騰驤扶輕烟以翔止藥就丹昇雀停牛逝反骨代毛洗筋易髓與天長住與日月侶凌霄就臺為王母之宇

塵埃不能入流俗豈能履茲惟帝躬為天元子
吐納丹液推引明水固久視之可量信黃皇之
在茲須臾天發青雲臺留白鵠乘清風於繡帔
歆春波于黃屋王母亦冉冉而至視朔而言曰
予賦騰光而列閶風之傍歷金門而肆大隱之
說東有啟明非予而誰

何人斯賦

彼何人斯倚蓮柱之盤龍聞鍾越豔嗣若耶而
蘊白皙於珠宮既若鏤兮若畫復若植兮若逢
光恍洵兮玉腕開麗並兮花舒詎阿嬌兮蔽以
采恩鎖周郎兮銅雀依瘦沉兮腰肢雖不比於
方回豈司空之倉妣雲中羽鶴遠響幽姿燕雀
綱羅胡然致之眷衛青眼轉白擲潘釆實猶虛
香案兮仙吏珠掌兮可兒較荒穀兮豐玉或舉
肥而陋躁若乃氣勝蘭蕤膚驕玉立有眉能語
無骨非翼鬢流暖雲齒含香雪忽瓊既以霞鶩
況蛇嬗以雲逸薄彼雲妃將羞蟾蜍嬾妝半垂
兮墮馬凄態全楚兮泣魚挺嶢巘於塵外鄙步
鳴於狂且賞寶者莫名其器好瑟者濫吹以竽
及其拖練裾揮玉麈開齊紈栽吳苧霜色高徽
兮負寒形影環秀兮自顧汗浮仙露之盤痕印
碧桃之塢滲銀海以波人轉珠喉而花語余非

癡絕亦爾營魂披入懷之日月啓在戶之星辰
儗臥君於床下何矯駕以避靈拭目情送華嶽
秋明嗟乎蛾眉可贖粉而無媒奈所遺之不韻
致香澤之欲頹錦屏陳樂綺席傳歌宮腰不少
乎金屋嬰童奚捧乎玉斝實用珠以抵鵲忍碧
血之難灰若夫雛鶴可羈蘼蕪能倚夢到合歡
之狀美勝麗䌷之內製珍經座㸃化淮南何妨
破老星豈攙槍隨鴉寧惜兮繅鳳兮羊寧梟兮
腐腸恐舞香山之一曲國人共聽而若狂

自紀　賦

碧筩賦 有序

魏鄭公慤集賓避暑刺荷葉通莖流飲名為
碧筩客園結夏常讌其韻聊為短賦
爾乃烏飛井極炎峯奇峙息陰就涼瑤池華渚
春油油之綠雲兮挹巖巖之香芷芳滌自蘩清
風且駛兩莖貴乎上宮千蜚葺于西珥王公逸
士藕遊邊軌籍水縣而命艤映冰壺而倚羽握
狎管以寧予欽九錫之嘉音觶不揚波艤已就
洗鑿翠蓋而激濤通曲莖以當承露犧尊為之
改觀水仙因而徹泚選曹定耦頓班集侶其洛
只且湛酣無已於是荷裳促舞引商雜徵竊寵
移于搴芳之班員珠濺於青琴之齒奏子虛以
敲銅傾吳瑩而擊矢狼籍盤桓朦月咽耳客既
盡驪王亦離褷遙花釀之黑甜又何容心於治
髓

自紀　賦　三十

落葉賦

楚襄王遊於巫山使宋玉參乘於時雲容慘澹景落碧霄青萍飛而有翼地籟發其相嘐鴐逸駿於玉坂指匹練於蘭皋乃登陽臺之抄縱覽雲夢彤朕洞庭日淨境穆思劃神凝王乃愀然而歌曰朱穀轉兮斗柄西太白晃兮漢水低颷颸兮四維彝木葉兮何離離嗟時叙之代換撫辰光而踟躕宋玉俯而進曰异哉何大王之不豫也臣聞叙之潔者莫遠於秋陽氣之高者莫尚於秋風水之迤者莫濬於秋江木之霏者莫近於秋山湯高臺而橫覽發沉思而疾張霜肅墜以拂路條畏佳而深長翔翔者挾節而舞悠悠者繳羽於商若夫泬寥迥進輕絮飄揚蟉蚪靡極反翼廻翔若高若下或嘯或狂戰戰士之刁擊悲婦之夢龍天台之霞截衡鷹之肪瑞蝈陰於一墜拂壁霰於芝房林薄既已爽峻陽又

已央依希千里外舉目成荒唐方心志之恍而又莫自於徬徨王曰然則翳莽之野繁稠之蔭開煌燁於上苑湛穠纖於中天者顧不若與王曰物以盛故衰以濃故淡以發故藏信天道之自然亦柔情所必偃移勁秋於芳春又摧實而睆睍消搖黃葉於以凝斂君王洵一豫兮無悲木落于卷卷

席江賦

江文通賦曰嗟青苔之依依無色類而可方必居閒而就寂似幽意而深傷每當岑寂讀之泪下因更為快語以羨綠錢之蒙石欣翠衣之覆垣或點綴於朱履破碧雲於綺閣藉酒人以綠襟襯舞席以青氈縱樓遲於環堵覺沒階之可歡

摘花賦

虛亭幽迥槎舟空羣舞春風以寄傲泫襟陰而若醒河陽三月雨上巳一朝春寂然無事殘書與憐方就荒園以分賦于嗟洛水之有衶神留架外景徙曩庭進止倫其容與轉揖迅而徐盈憐衫投媚飄縹亂鬢香音細吐爽咳揺清咲花自致語鳥遺情悅新取變惜嬌尚憐妍英潤緋怯蕊啼猩流雲靉靆弱絮伶仃信怳惚之難就復婉孌而不勝爾乃覩其始集也勁疾夭矯若重虹標幻而連赤城其少進也沉吟趦趄若遊蜂含香而落繡茵其言歸也攝精擘膠若翔鸞脩羽而耀長纓散霞不能比其彩桑間莫與奏其成藏甡驕趾飄逸就程倚風長歎指水生嘆嗔芍藥之不華歎折贈而將盟東家之不已乎西隣之葛縢瑤臺羅舞當爐暫停抱琴上食數屨投情赤鳳未至紅綠將鳴覩黃花之浸波[illegible]

金屋之層城雖合歡之有被豈宋玉之無情於以遐逝寧不載徳翩翩洵美的的其英操班管而調瑟與紈扇而齊名使春風有口兮為余致聲

玫瑰花賦

若夫閬風霞館洞霄赤城山開紅雨樹染睛痕熒煌翦野氤氳撩人飛紫烱於陌上披珊瑚於漢庭材能奪日氣足噴雲亦有王孫公子命騎邀朋美珠絃于流水搖赤羽於桐陰紫綃為席火齊作屛盤飧丹粒酒灑金莖歸進家姬翔風麗芸雞冠釵鬢石榴絳裙含蘭舌而欲吐挹紅裳之將升帳添桃瓣褥疊蓮茵玉膚汗血香惹啼猩于以採之拮芳佩衿杏花覆霰街頭賣春真生人之至樂何怡乎携酒而聽杜宇之悲鳴

茉莉賦 有序

佛書翻譯集云茉莉曰蔓華堪以飾蔓洛陽名園記作抹厲王十朋作抹利洪景盧作末麗又有謂素馨即茉莉者南方草木記曰胡人自西國移植南海陸賈南行記曰南越五穀無味百花不香獨茉莉不隨水土而變與橘化為枳者不同女子競以綵絲穿花心為首飾今無論子女雅俗共簪之矣因為短賦

移西園之清藻敷幽豔於越裳值土氣之薄馥享異地以滯香澤光悅而噴雪質霏微而庚霜綴玉英芳流韻毓蘂珠芳琳瑯伴釵朋亂燕成點搔手則粉蝶亂行豈獨貼氷雞于綠鬢此乃盡巾幘於籠芳結遠客爲雅友誠花史之專房

西湖放艇歌

摒眼嬌癡花窈窕翠幃錦幛烟雲照六橋搖出艷陽天着意鶯花撩歌笑調歌買笑剩榆錢遊冶寧闌春可憐公子金鞭誇駿馬幽人美水獨乘船輕颺蘭槳波紋漾細吹銀笙駕鴦瀛沿堤鬖畫綵千行紅雨歷落舟人笠咽流蕭鼓太差池青嶂萬點飛瑤巵灑帘掛裏山樓影歌抵橋西龍女姿芳麋香眉乎沙暖促柱鳴箏蘭氣緩拾翠風流踏莎行鼓翼相看倍嫵婉天空水碧青雀迂淡粧濃抹胡為乎夷光嬌面清窺座听上羞殺鞭珊瑚遊仙有夢通天上何如一葉憑新漲不落詩情即畫情遨遊狀月乾坤暢朝青薰紫變態重文章奇勿難為容收入枕中秘鴻寶焉風遠韻藏心胸鷓鴣欲鳴勞事息山光湖面減顏色莫遣梨花鎖雨雲負却韶華繡如纖長忺大艑客太勞春衫歲歲更征袍濤鳴浪卷

魂魄驚悲葬咽水徒牢騷君不見西泠墓上蘇小小玉泣釵飛春信杳又不見錢塘江口伍大夫孤忠潮吼空雄圖紅顏烈骨總如此不如一醉湖畫桃噫嘻漁刀寧見已蛟龍出沒非勺水七十二峯枕底懸天河雲漢乘槎起

寒楙行輓余經父孝廉

霜華十月濃於霰朔吹飄霜撲人面千山萬木俱愁予蕭條不耐寒光戰寒光戰盡楙已衰玉葉瓊枝空叢雜三春鮮華猶在目千霄之氣今胡為吾經父益何苦白雲縹緲魂欲招含啼支病奔鄉土郎知望雲未還英魂自已招江滸悲江一線何蒼茫愁顏江楙寒千章舟人防冰馬防雪極目但泣歸途長嗟乎英雄今已矣正惜淹留况復死豈是思親不及還請以身代冥司裏憐余當變倍伶仃返魂無香通仙靈泪盡眼枯徒剩骨不如君哭能毀形嗟矣哉悲寒楙厭落風霜滿客路春來錦繡舊芳叢君乃一往同朝露嗟矣哉招君來素車白馬向何處涼風吹樹腸千廻

呈贈衛大司徒

蜀錦雲為扆燕金色更揚神龍驤聖世玄豹澤詞場執玉開秋奏探珠動夜光後生依典則明盛映文昌嗉落皆成策權宜繼賛皇一時頻借冠四海切思黃豈弟成花邑循良表建章騁山多照玉入殿但含香仙紫星辰列高姿鵷鷺行既能勞水蟄寧惜課農桑典禮明先制巡行寄上方金鷄曾建日玉斧久凌霜台鼎因人貴勲猷禔福長萬卯湣版籍九代服邊疆家世累簪笏天時若雨暘帝心親簡注南國重提防已屬銓衡望尊登歷選堂王戎清藻鑑裴楷美冠裳圖起先朝壯功先後進創榮分桃李遍雨露潤琳琅

和答郭伏生

不栽雲水落於秋四海論交信有由明月成篇遺采石珊瑚作釣標滄洲豪歟但縱花間飲許嘯翻憐物外遊愧我相逢心賞在盡魚五色歲華悠

立夏前二日送金伯宗還湖上

鶯花春事未迴車游子先歸雨日餘繫馬片時紫岍樹撃鮮三月美江魚潮鳴風外疑傳曲草碧湖頭可著書何日論文重載酒新雲點點襲瑤琚

鍾瓊英校書折柬相致賦此答

雕梁小燕忽投懷恍是斜飛白玉釵賣盡杏花春不耐寄來芳草夢獅諧風流捨艷紅分袖仙侶尋香翠染鬟錦韉自憐情太減垂楊垂柳暗天涯

贈王婿生

王家昔有三珠樹今日瓌姿屬女郎[illegible]明月影歌唇頻散晚風香烟鬟容裹分山黎雲

纔江頭曳練光織得相思多少字較綃端不
流黃
贈王笑生
春泛新紅未破瓜巫山一片夢誰家欲描翠黛
先拳柳不任羅衫但衣郎花茂苑笙歌增譜諜趙
家姊妹鬪芳華仙疑天上傳書使香雨香雲濺
滿車
呈贈李本寧太史

大業名高五鳳樓石渠奇字託千秋台衡到處
惟推昴經濟何人不借籌為愛風流逃玉局寧
知星聚仰天球烟雲莫向寘中瑣此日蒼生尚
可憂
歲星久已映冊府大隱江南念欲遠削藁彩雲
羣日下微辭白雪滿京畿已傳啟府能虛左崖
是先生懶尚衣御李敢云門太峻一時山斗盡
瞻依

木槿
本草名麗木名舜華廣志云日及樹葉而花
紫色多紅紫小窓有奇種葉如鋪翠花如堆
雪分辨纖細斐疊若樓覺梨花讓淡而碧桃
孫芳也觀者竊疑為余為解之
解得殊榮不滿朝自憐妝粉謝紅綃英因翠閣
胭脂冷却誤梨雲夢未銷
蓮花

濂溪云草木之花可愛者甚繁余獨愛蓮之
出於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花中之君子
也小窓既無沼池復鮮池塘唯托盆水當三
百里鑑湖乃為雨淫未華先萎不見君子相
思為勞作相思行以自慰
我所思兮澤之陂有美人兮抱瓌姿翠袖霞裳
濯清池太液波光漾茫難羨乎藪澤寧枯為盆
水浩若江之湄盈盈相隔愁追隨誰為解語求

甯帷。

蘭花

叢生山谷、幽閑之致、極與野性相宜、護自小窓、是同心之契、俯焉就我也、夫以予之逸在遂徑。何嘗溪林。乃此幽客亦復相覊。誠謂不以無人而不芳也。感而賦蘭六章、章四句、

維谷有蘭。維我紉之。匪我紉之。蘭實我隨。　誰謂采蘭。必楚之畹。叢彼芳堦。國香匪遠。　居其閒矣。友其幽矣。匪閒匪幽。云何篤矣。　豈曰執之。聊祓不祥。國賓藉之。為臺為郎。　愁時異兮。化以蕭艾。春忽流兮。秋榮未邁。　自愛自護。奠蘭同居。芳潔多忌。惟妨其鋤。

山茶

有石榴、茉莉、真珠、宮粉、串珠、正宮粉、寨宮粉、一捻紅、照殿紅、種多不同、以寶珠為第一、小園獨植此種、嚴冬試花、一枝擎雪、宛然玉樹、

珊瑚、紅白、間映、真奚觀也、喜而題之壁上、

欲與梅花鬬寶粧。先開嬌艷逼寒香。只愁冰骨藏珠屋。不似紅衣待玉郎。

薔薇

薔薇、雖非清供、編樹為屏、以代垣堵、春思數榮、冷眼相對、忽起石家錦障之思、題以破俗、

何當來蜀錦繡段。美人遺覆却茅墻。短明霞入暮垂。　春色餘庭際。紅粧列翠屏。香雲流不盡。醉掌文傾城。

桂

十二客圖以桂為仙客、則花之高貴、豈凡卉可並、語植之成林、游者如市、金粟狼藉、天香散漫、則天闕之清芬何太褻耶。小窓不欲多分蟾宮之異種。以效淮南。但植一二株、奉為寶樹。異馥襲人正不在多。霜娥有知何以復我。作一律以寄語焉、

欲寄仙宮使看花幾里芳露華能散蕊月影下
分香耐爾霜娥冷憐予幽思長清魂恐狼藉孤
樹攬秋光

散花社分賦得蓼花

炎風翁長夏萬木結濃陰涼草徒有懷花光愁
鑠金駕言游清池芳叢亦以殷紅蓼結繁枝冉
冉來餘清暑氣忽爲沒秋氣忽爲澄散之疑空
中纍纍若瓊英美人含幽光汀洲托素襟

西湖十景

西湖東南名勝吟游十年所已酉春夏之交
始得游攬以慰夢思然湖雖一方泉山遂遠
晴好雨奇終年趣莫殫也予僅暫游何能率
爾領趣乃聊放六橋之艇收剩粉殘香於斷
舊雨堤柳條牽客山黛窺人十日流連水殿
欲閒謝木蘭而着山屐則兩峯三竺之翠微
收之襟帶獨苦無登山之侶若烟霞石屋虎

跑龍井之幽未能盡探其奥而西山一隅若
雲鷲若韜光峰嶺俊偉樹木蘢葱截竹通泉
就石結宇蜿蜒若跪怪僻嶔嶔一切仙境已
足登踄聞韜光頂上有結伴尋仙者想幽勝
若此自多不死藥也盤旋無幾不啻生成蓬
島聞竟忘人世奈塵情未謝俗駕欲驅回首
高峯又屬游仙一夢矣無才作賦紀以片言
到處漫吟多所不記調竹枝以寫十景勝游

所托故附筆之

兩峯出雲謂南北兩高峯之亭亭入雲也
隱現于嵐光霧氣間如標東南之柱
十丈芙蓉青自雙夌霄仙骨曉雲降爲標天柱
東南勝半鎮明湖半鎮江

三潭印月三潭唯龍王廟最深月射千尺
照澈潭底宛然以印印月
月射寒潭影正中龍華入夜吐珠宮詩禪到此

如相印。千尺遥虛一任空。
斷橋殘雪快雪時霽。銀沙未銷。垂虹一道。
宛如約素。
湖頭雪色照人明。一帶琳瑯玉圃清。釀得春寒
梅信早。孤山踪影已飛英。
南屏晚鍾鍾聲渡水如出烟際。震山之響
直與雲影俱飄。
何處踪鍾帶白雲。南山清梵出高雯。不聞日暮

風翻急。自是洪聲隔水聞。
蘇堤春曉堤循坡公舊築。跨湖十里。六橋
駕共上香韆。惹人多在二月時也。
長堤十里簇芳塵。先占江南花柳春。千載風流
應在眼。紅情綠意總撩人。
麯院風荷麯院開在金沙水曲。以碧泉港
如醍醐也。截湖為塘。荷開十丈。香風初翦。
游客俱醺。

桂酒蘭漿注玉壺。亭臃荷氣釀香廚。蕩舟此日
愁嬌語。豔絕應題西子湖。
柳浪聞鶯春半烟狂拂堤如浪。柳街固鶯
之歌。場。游人籍為樂部矣。
落盡桃花柳自憐。千條碧浪帶湖烟。藏鶯多少
傷春調。羞殺笙歌滿畫船。
雷峰夕照雷峰為湖南之鎮。藤蘿盤結。不
作蓮花寶藏。斜陽在山。塔影飛紫。山水錦

繡。如織如躍。因成一景
塔高如嬾奈山何。故照斜陽臥荔蘿。佛國不須
尊寶藏。金光散影在湖波。
平湖秋月湖如鑑。月如鈫。清光如洗。一塵
皓然。陸宣公祠前為最。
真先冰壺皎不塵。橫開一鑑照游人。幽光不獨
當秋好。但覺秋明水更神。
花港觀魚花港傳在望湖亭畔。然落紅成

港。何氷無花。何港無魚。隨花浮流到處可為魚樂國也。

餘紅水面惜殘春。不辨桃花與錦鱗。莫向東風吹細浪。驚鷗驚起冷香茵。

春江社集賦擬蘭亭

誰謂哲人。獨結東晉。冠蓋衍樂。山川成性。契話朋儔。歲復執運。足詠足歌。亦賢亦聖。晴旭暖錦江。青陽沐遠岑。乘流祓禊。便潺湲滌

煩襟。禹跡曠中區。群賢一蘭馨。詎無五百期。而貴千秋心。

贈西湖妓

瀟淡元同西子粧。清閒氷鏡濯衣裳。懸知環珮移湖上。眉目猶含秋水涼。

女郎以尺練畫蘭題寄走筆贈答

小窓爽色潤於浥。盈把湘蘭夢猶濕。玄徑無人葉不紅。幽魂自媚多羞澀。滿堂盼合思侍人佳人秋思如芳春。墨粧勾作畫中影。白練曳出花間。神非花非人。那可比。見花見人情款。死枉殺楚畹顏色枯。照影傳神亦徒爾。托花寫黛意已傾。況復題字慘秋明。昔謂花能解人語。今花無語我解情。君不見氷綃費盡泪泣珠。一絲一縷情已徂。塗香抹澤胡為乎。

棲霞東友人

相對松間同聽雨。相思松外獨看雲。蒼雲縹緲

渾無主。飛過山頭想到君。

題畫

非烟非雨暗遙山。石外閒溪柳外灣。豈是閑門成小隱。葉聲敲戶不開關。

賦得驪珠贈歌者

玉露精神夜未殘。漢宮仙掌浥金盤。若非頷下探明月。那得晶光照客寒。

席上分賦青樓風箏曲

倣得宮中舊紙鳶白雲一片帶寒煙佳人飛上
還奔月駭客狂来欲上天
秋興
燕園獨處誰相為言滿徑秋聲盡韻詩韻慚
非駿客苦乏長歌即景短吟薄言秋興得八
絕句
秋雲
衣裳薜荔正堪裁忽送輕羅雲片来莫道人情

真太薄碧天縹緲未曾開
秋月
寒光如雪照銀河幽事原從清夜多玉鏡有臺
今莫贈廣寒端不嫁嫦娥
秋山
慘澹宜從画裡看春粧描後黛俱殘世情多少
穠華眼一對秋山色界寒
秋水

玉鑑氷壺日漸明相思衣帯不勝情流雲濯月
清如許愁殺芙蓉百媚生
秋樹
濃陰千隊馬驕嘶搖落悲風萬木悽縱是有情
寒不耐飄殘紅葉画樓西
秋草
秋容憔悴徑流黄不為風沙與塞霜但使鄭家
書帯在碧堦依自見清芳

秋花
饒他濃豔致翻清洗盡春風脂粉情莫遣枝頭
争麗色滿園楓葉戰秋明
秋鳥
蟋蟀牀頭月已西城南不穩夜烏栖何當更有
寒林鳥凋盡柔枝空自啼
美人睡起詞
紅印山痕春色微珊瑚枕上見花飛煙鬟潦亂

香雲濕疑向襄王夢裡歸

賦得花上露

零亂如珠為點粧素輝乘月濕衣裳只愁天酒傾如斗醉卻瑤姿傍玉牀

七夕邀同社集秦淮如寄中

翠館香流鳥遮青華裾雲氣萃中庭冰延半瀉汀千水歌扇全分天上星但使魚腸能會合不須龍駕慰飄零當尊多少紅樓俠賣賦何人筆

更靈

賦得雙白燕

猜珠擬玉總非真冰雪寒光更損神獨有晴江微練處絕如沙際共驕春

觀雲口占

縹緲綃光與練光飄零天女嫁衣裳誰言怡悅難持贈纔到簷前又過墻

燈詞有序

癸丑夏疫氣浮金陵咸謂大士當來祓除爭燃燈相逐十步築臺五步築閣結像綺圖幢旛貢道冷巷曲徑靡不綴成星市恍然白毫光從空布也女郎兒伴乘為游戲喧騰匝月勝倍上元余也昧無慧燈幸支病骨湧燒高燭搆此蕪詞云爾

無端火樹色交加斗把搖光十萬家報道法王燈影裡街頭飄落幾蓮華

甘露如飴滿法船散為香雨灑空苑親看臺閣張華蓋午夜隨風錯紫烟

九微曾見逐傳車水月寧邀燈火初幾處傳燈開慧照現身說法座扶疎

紅驕瓔蕊白驕銀萬點垂垂隱法身知是如來俱屬幻朦朧閣外李夫人

綺樹金枝點碧鋪黃昏如畫坐冰壺千華不落人間火濯出牟尼五色珠

紗籠銅錯照連城。怪底扶桑徹夜明。海國南劇裡家家。簷伴見珠瓔。

五枝青玉出咸陽。吹動蟠螭鱗甲狂。爭似白龍潮外落。一痕飛瀑破迷方。

剪葉雕花彈陸離。塗稜寫鳳竭新奇。慈帆那可兵戈接。笑殺裝來畫戟癡。

火宅層層亂火雲。六街況復熱氤氳。楊枝一滴清涼水。不遣坑中珠玉焚。

龍膏海上注霞舟。傾却雕囊大火流。直上通雲臺頂望。紅飄百里徹丹丘。

星光欲奪玉河空。曲巷通衢畫彩虹。不是金吾寬夜禁。千株琪樹璨花宮。

看過街街不夜城。喧呼見女踏歌行。莫愁燭短歸途緩。不是燈期任絕纓。

蓮炬堆成待夕暉。燃將芳苡黑龍飛。催殘刻漏人初鬧。燈燼人同落月歸。

蓮花優鉢爛千行。銀海彌空魍魎光。破暗不將燈續焰。火城今已絕魔王。

異香結霧緲金鐙。多少紅聲度玉繩。流得煮雲天自遠。如何色相論超乘。

滿架琉璃雨散華。寘烟浮動赤城霞。龍歌鳳舞千門沸。誤認麻姑在蔡家。

石鋒飛崖正受潮。真如不動大龍消。他年若問西京事。枉殺人間燈影嬌。

由來大士自千尋。照見朝陽紅樹輪。幾度排華風雨後。堪憐不下蠡魚鱗。

演灌園

物色風塵事已迁。女郎田野拾遺珠。莫言青眼天應老。即此相逢恨欸通。

信矣龍形相不離。獨憐叙伴亦知韓。多情刀尺流紅燭。識到英雄指莫彈。

芳泥為藁草為茵。尺五芊綿無限春。睡到雲深

篙漁艇亭堪野蝶亂撩人
誰言女俠解憐才局外相看骨可灰不是龍東
光白玉照人碧眼自徘徊

弔王百穀

巷寂烏衣朔氣催風流歆盡昔人哀詩魂不共
同雲積飄作寒香上早梅
天涯地主斷金昌半偈從知向法王客到不須
愁席冷朦朧花外見青羊
名老千秋志已酬高風傾倒盡王侯獨憐筆債
償無盡天上還須賦玉樓
腕中辭鬼筆辭神玉案應歸第一人翰海自今
遺墨貴誰家錦字襲如珍

過馮開之太史快雪堂

高嵒登不耐愁絕主人情幾樹鶯歌老何年鬼
火盈尊空山滅色詩罷水餘清但快堂中雪還
甯大祿明

呈黃貞父老師

江夏雖雙璧錢塘獨異珠文章開法眼吾道重
真儒冠冕儀標漢風雲贊極吳帳中多鳳藻席
上盡龍駒每放賢人榜先爭弟子驅登場真有
主說法信非迂勝具襄明盛閒情託仕途千金
高市駿百里渺飛鳧蘭署勞重握蒼生困久蘇
台星占悶望虹綵映中區四海賡歌契千秋驗
雅俱吳人覲上國快事滿南都橋下書能問懷
中刺未輸敢云同授柬不避濫吹竽桃李深培
植門墻競步趨襟期言可合玄賞德寧孤官舍
冰壺潔文壇靈鷲手香嚴應現宰梅檻任飄湖
樹蔭綠分座花餘錦作鋪執經頻問字千古定
瑕瑜

擬天授臘月幸上苑詩詔報春發花花於

表

臣花奴等言昨詔上苑火速報春臣與百執事色彝神飛奏揚宣布未須吹寒于暘谷忽已吐美于太和壺覽陸離王言渙汗臣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竊以倉庚按節玉律允諧玄帝徂權煖香未燼執先時而拔藻延就日以瞻雲草木多私雨露沾濡無際風雲微會文章蔚起有時

要倖固奇榮特甚伏唯皇帝陛下旋乾御極建月當陽蘭氣絪而六合蒸膏澤敷而萬卉潤紅情綠意穠矣春思多秀朝華儼然聖範攬鮮明於玉鏡萬象調妍散晻曖于珠簾五木減馥乃後垂恩于枯萎忽承宣令于春工八發徒玄六氣能御展情嫵婉上林玳瑁張筵結意酬脣瑶圃綺羅疊席令曉風一時無主蕃力披芳靚同雲半朵俱開傳言清蹕枝枝纏錦繡春靚妝顏樹樹領光輝欣承高燕園艷陽之太早洵天德之不遠玉蕊珠英爭取憐於掌上芳蘤清藻競吐氣於尊前不幾漏泄乎春光已極點綴乎景象則軒前之鼓不足以喚天工桃下之杯不足以稱銷恨獲鈴之惜珍愛為煩移春之檻綵組徒飾惟宸遊之取勝荷妖艷之得時第念怙寵獨先芳辰難繼紅顏薄命常思藥駐大還粉黛銷春剩有香番枯骨只愁歌舞散化作彩雲

飛轉矣為啼有情成慾何如避風而俟改歲含章以叢中天者可頌陛下憐桃李之不言念憔悴之多感載濡載沫天上栽培自重自珍人間顏色無使攢嫇東風不夠興悲暴雨臣等無任慶幸之至

金陵八大寺頌 併序

逸性便於游攬野鶴孤雲何天不飛欲脫躧上芒鞋扶靈山之錫而頻駐焉遠如終南太華清涼峨眉補陀近如瑯琊句曲天台鴈蕩武夷會稽風雪烟雲一囊而貯太史公跡半天下不得獨稱濶步覺始玄也若金陵直鄉關發趾地耳安土敦仁性情既習詎無徵靈山川頌禱地德者乎然六朝遺事花落水流弔古興思迋焉感

慨唯茲福地則移書就榻登涉非偶四百八十中巍稱八大邁鷲宮而駕鹿苑眉目宸親也故雲帶霞裳或散襟於碧落松風蘿月或憐影於深閟香積飫如卿廚十年那勝松寮有故人矣眼孔一飽舌根疑香維地之靈曷容稱述蓋絳宇金沙焯鑠天日依山臨水塗抹丹青清福既已難消歷落況非常住所謂目遇成色纂動不為煩也若夫闡妙門之關鍵游法海之波瀾則

闢觀東來單提密藏即蕭氏不解矣余何慧於因為八大寺頌

鍾山靈谷寺 大刹

鍾山左獨龍岡麓祗樹蔥鬱長松邃然引路有殿駕無量不施寸木琵琶街呟然奏聲八功德水紆迴九曲不涸中宏外拱勝甲天邑頌曰

山鍾厥英谷神效靈松濤虎嘯螺髻獻青天樂地奏岡龍抱珠鉢泉有源山根不枯

鳳山天界寺 大刹

不藉山水勢幽沈自結㭾櫺林罘廬閣浮香流影映帶三十六庵弘敞嚴靚諸剎不及下帷者多分優鉢光以相照距郭不二里遂登樊率天矣頌曰

諸天非隔祇園亦蔚香象渡林真華藏氣住無所住庵亦何多佛燈書火慧光不磨

聚寶山報恩寺 大刹

古長千里、吳赤烏間僧會致舍利、吳大帝神君事、寺乃刱、因建阿育王塔、為江南塔之祖、玄奘藏爪髮此間、附有石塔、道場代湮、幾摧委荊蕪、高皇帝起、焚脩眷荅、名勝不墮、藏經院南藏貯焉、海外淄流、雲來挂錫、一釜千僧、供具不乏、且臺接雨花、迴襟而上、諸剎如疊巘、此山實始基之、頌曰、

地平天成。報曷有已。金。碧。琉。璃。真。色。相。耳。牟尼

怪光。真種煇煌。皇圖云鞏。佛日恭昌。

牛首山弘覺寺　次大剎

山為祖融大師開教處、即牛頭宗、歷石磴百級、名白雲梯、千年銀杏、婆娑陰覆、嫂率崕據其上、為東峰、峰高最、浮圖倒影、丹灶自風、地湧泉、芙蓉峰、梅雪嶺、飲馬池、辟支、文殊洞、舊蹟周布、勝倍諸大矣、烱映、美獻花、巖相望、如畫、丹宮碧宇、下昔若蘭上、者若綴天花帝釋之城、恐亦不及、頌

曰

兩土。皈依。佛法。何負。魂。礌抗之。誰。曰。回。首。弘。誓。相。覺。山。靈。為。開。迴。風。返。影。獻花遥來。

攝山棲霞寺　次大剎

鍾阜支脈、多產藥苓、能攝生、名攝山、萬形如蓋、又名繖山、山頂中峰屹立、左右環抱、如拱、繁陰蘙路、別一洞天、隋文帝琢白石為塔、置舍利塔、前以伏道引中峰澗水、從石蓮孔瀆出、為品外

為白虎、為真珎、皆如白乳、巖如天開、峰如疊浪、苔蘚翠可剝、削崖巔視江、練光飛入松裏、青紫交瀉、人世若隔、予從事賓王師於此、獨久、故眼界更開、然幽僻之致、未易以筆述也、頌曰、

生以山攝。山自不亢。水乳冬沐。遇茲石髓。中峰插雲。天開紫氣。青霞宿蘚。舍利褩瞻。

鷄籠山雞鳴寺　次大剎

昔山多妖氣、自胡僧施食築臺、黑氣潛掃矣、寺

興覆舟山、臺城、接壤、入徑皆複道陟降、真鷲峀
也、梃拔凸出、王氣鬱昌、殿閣參差、浮圖峯崪、龍
宮鳳闕、一望而收、北瞰玄武湖、魚梁芳沚、烟花
畢絢、猶足遠觀、頌曰、
匪鷄則鳴。靖山之餘。山鬼肆。饞餮飫。滅黑。黲嶺
森戟。緲爲片圖。秀滄鍾阜。潤吸後湖。

天竺山能仁寺 次大剎

舊在古城西門、今去天界一書帶、歷唐宋不知

幾興廢、國初定其制、殿宇猶丹彩爲花鳥閒寂、
春風不到、避喧之净土、選佛之勝場也、僧無隱
封西天弟子大國師此中、偈示大乘法門、今頹
其宇、及茶毘智火逆頂、烟焰五色、舍利盈把、瑩
潔如珠、夷考人物、此爲最也、頌曰、
何門無法。此揭大乘。舍利下脫。精光上升。阻絕
江山。江山藉鎭。安仁利仁。唯斯證印。

盧龍山靜海寺 次大剎

文皇命使航海、風波不驚、因建剎命名、在獅子
山之陽、有謂長廊廣殿。鱗次翼飛。香積經臺。馬
鳴獅吼。揎樹千雲。華爭耀日。潮音閣者。罡風晝
響。恍度落伽之山。海氣晨潮。究聞靈巖之韻。憑
欄則宮闕標鮮。推牖則山川獻色。旗有靈石奇
形。削成飛岫。源泉異味。不竭寒潦。阿羅漢像水
陸畢陳。勝可知也。頌曰、
漲如沙聚。嚮如潮吞。龍象結力。任潤可捫。大江

賚泉。真山得假。問阿羅漢。此胡爲者。

霞山塔頌

霞山塔者、吾歙張山、是父母建之以振人文者也、新安固遠近諸山環抱如堵、獨巽風坦夷、少層巒疊巘之勢、堪輿謂不利於才運、當有塔以聳文峰、父母固起而建置之、蓋父母自給事令吾歙、清介成性、既超常格、其作興士類之誼、獨萬千古、故建置之功力甚大、曾不勞及一人、捐數年俸、不給、仍輸以家犒、所以加意於人文者何殷且遠也、至於築西河堤以砥三河之衝、築紫陽橋以滙六水之會、則勒銘之外、別有口碑、雨露之深、各致尸祝、余但為霞山塔頌云

惟矦眷士、允也地、靈突標巀嶭、矣文星丹雘。巘幅綺疊。翠青舍利。掩映筆綵。入冥大化。式開挺起世英。何冷匯良。振德獨貞。山從而高。天從而平。民之具瞻。崇法莫京。眞基永固。巍觀日宏。昌大之報。指塔為盟。

茶德頌

處士英含嘉木。靈降瑞草。物忌舌芬。獨防瘠老。柝八等以隨徵。辨九難之相討。浮雲流而輕颷懸。竹擾堅而霜苛槁。唯旗鎗之始陳。托龍鳳以自好。片甲璐翼。雲葉薄也。蒙頂石花。露芽滋也。月團雲腳之畸魄。紫筍碧蘇之距道。有芳爭擷。無味非仙。聆報春於小鳥。避俗長之鳩盤。承潤豈壞。披岡覓巘。卧石眠雲。花乳斯沃。蒸焗和露。雪腴伊玄。詫酪奴其能。屑試茗戰而鋒鮮。倘湯社為水厄。枯龍焙與金泉。若夫醒夜來胡人之群。待客選驚雷之莢。調活火之善時。與松風其相約。何枯腸之不漱。奚病肺之猶渴。龍濤噴沫。蟹眼窺春。緲通仙之真炁。維悅志之靈根。鼓穫清于玉川。感知已於竟陵。洵至香之無雙。豈近物而效淫。笑銷金帳之嫁酒。慨碧玉甌之遲人。有先生者。高譚韓清。幽賞未已。愁目於病。葉狂。

花。寫。懐。於。行。雲。流。水。彼百斗不足多。茲七椀之在通。餘醒眼之鑑人。胡著論而復毀。處士邀素交於先生。先生結清盟於處士。

五嶽圖贊 有序

讚之言曰。崑崙之巔。有銅柱焉。日月晦明于其下。四面各一洲。〻各十萬八千里。東曰勝神。西曰瞿夷。北曰巨羅。而南曰瞻部。其位為雄。故文明獨盛。盤古垂沒。以五方不可以無鎮也。故分骨節以維之。首衡而足恒。嵩高為腹。泰華為左右手。自無懷氏以來。封禪者無慮百王。而舜則巡于四嶽。穆天子則登夫閬風。是又冠百王者也。然萬高中奠。二室三鶯。玉人余傒。特著神異。許由之壇埠猶存。鬼谷之仙踪未泯。瓊哉不可尚矣。若夫日觀之聽鳴雞。泰觀之望長安。吳觀之望會稽。周觀之望黃河。雲闕天門。神房香井。斯則泰山之奇怪也。巨靈擘山。黄河直瀉。薇茂首陽。蓮生山頂。石季龍之得玉版。馬明生之受金液。騎白鶴鹿者。不可勝數。捫風持狗者。亦有其人。則華[illegible]帝館其嶺。祝融託其陽。承

靈有瑪瑙之甕。夕月有雲氣之薹。三峯極秀。一泉如飛。猝歌。禹嘯。神。見天中。玉字石書。秘藏。閟。下。門名。迴鳳岫。曰陣雲衡之勝。莫與京。也。恒山、秀峙幽都。收藏萬物。控代俯趙。距河帶海。歲脩三祀。俗傳五名。其上有太玄之泉。不死之草。浮服之者。翼而飛。為之五嶽者。皆上帝之行宮。神仙之分治。宗炳。得其圖。而未能至。李白至其地。而不能。圖。雖古文章之家。紀其勝者。未悉也。余每臥遊。浮自附。負圖。先生。矣。贊曰

巍巍五嶽。高秀沖天。玄宮紺室。石嘯火然。金匱捺玉樹。寶訣開石函。運元神以造化。六陰陽之變遷。日月出其下。星辰過其前。虎步龍騰。真吐納。霓裳羽蓋。偕神仙。四維攸奠。中峯亘延。錦囊琅寶玉軸。已發。洸然、神御。憑虛、欵仙。

關壽亭侯贊

從天地有義。獨主大義。盟從天地有勇。獨秉大勇。軸益惟氣。有盛衰。貞以一心。則貫古今而常王。故不以吞吳吞魏。以扶漢昭而得公也。第前之神武。非公不繼。後之神武。非公不開。凡八之至者。皆為聖。聖即神。而天地古今之脈。盡係之締福社稷。又其後矣。

四面觀音贊

菩薩具三十六萬億智慧。顯三十六萬億圓通。放三十六萬億大威神力。而彼世間人。能念菩薩者。菩薩隨所念〻。亦無差別。梵音海潮音。雲音寶幢音。清音紫竹音。鈴音鸚鵡音。妙音觀世音。衆生一心稱名號。菩薩耳根若雷鳴。誓願慈悲演諸法。順逆苦樂度衆生。千手千眼力。四面雨足尊。無非羼提妙。不吝腦髓分。令人合眼想。

自紀

而〻是觀音。念彼觀音。面止。口。耳。鼻。眼。何常異。衆生。舉世各所見。我願作是觀。一心不為亂。即有三十六萬億面。吾觀菩薩。廓然弗眩。

贊　三二五四

一線天準提贊　小序

我佛慈悲。真如不動。獨準提。露摧腸熱。衆生。全于我輩。以脈望期之。余見恒禮。偶入一線。天。登其閣。莊嚴特異。凜〻猶生。屏息默視者。久之。合掌恭敬。而作是贊。將俾守者勤之閣。

上〻

煌〻藴悉帝。我今得頂禮。眉。眼。發月光。神通十六符。印結金剛堅。龍華及戟。七。瓶傾三昧水。塔

自紀

湧七層麗。所照無邊方。所擎衆魔逝。超遙山頂。上。江濤與山氣。供養真清淨。纖塵無有至。願發大悲心。盡脩千等粿。念舉號威名。心存咒弘誓。菩薩圓神力。即具菩薩慧。蒲伏七俱胝。合掌而說偈。

贊　三〇五五

弘濟寺觀音閣贊

出哉之閣。嶙峋歷落。日月倒景。于江之湄。飛濤騰。樹。舞。壁。參。雲。白。練。帶。煙。赤。霞。罥雪。江天不斷。鴟鶴常驚。吁嗟乎。危乎。至如柳。陰。在地。遠。岫。乎。欄。雲。生。牖。下。月。遲。簷。閣。螭椽。吼。風。鱗尾瀉。雨。花。如芙。蓉。香。如碎。耶。夫。機。借。石。穿。針。扣。窗。桂柱參差于碧落。寶座莊嚴乎絕頂。虹鏁。飛。筋。龍。纏。短。脉。洵公輸子之巧思。非後世鄙人之所能儗也。品第層樓。千章邃閣。長。樂。何。之。咸。陽。已。矣。而。弃。田。三。變。優。曇。自。華。不有菩薩之威神。豈能享江山之靈異。登斯閣也。揖而贊之。

京口三山贊并序

結。憑。虛。之。想。而。海。外。有。三。山。矣。員。嶠。僑。之。痛。而。城。中。有。五。岳。矣。卒之五岳之圖。錦囊僅聞于王母。而三山之蹟。飄泊。侈言于東方。事皆不經。史冊所不載也。然亦有窮蓁五岳。而失之境內。帝涉三山而至於不反者。誠大矣。余性嗜山水。然不獵奇。適。於境。則。游。游。倦。而。止。不牽情於境外。不弱志於境中。境與意會。而猶不能忘情者。則又綴以文。仲春二十日。自武林抵京口。登三山焉。當定波之北。曰北固。不遶于諸山。亦不離于諸山。幹結獨立。風騰雲超。後為試馬坡。長林豐草。夾道而青。坡盡則甘露寺。居焉。山亭控江。千帆。帶。角。濤。白。浪。高。吞。天。吐。地。西下則溜馬澗。覩音洞。皆甘露之勝。而海岳庵。則米元章卜居。勒為僧舍。幾頹廢焉。徘徊久之。不覺今昔之感。北固之東。則焦山。焦山之勝。則瘞鶴銘。陶貞白

[illegible]焦處士而棲隱。山靈為之改觀。碑在[illegible][illegible]然蒼古淋漓。要非近代可擬。當有贗本。世共寶之。西則金山。蘇玉局留玉帶處也。歐刁無梁。長廊縹緲。遺翰烟雲。即一月十行者。未能俱下此山之第一觀也。第僧人以迎送為勞。餽遺為業。較之焦山。俗雅頓分矣。景純一墓。隱隱江流。怪石嶙峋。濤聲磅礴。昔人謂可與鐘乳比奇。而子瞻不及此。亦缺陷事也。余謂金陵為天地之肺則。京口為金陵之喉。北固為鐵甕之舌。金為鄉故重巒鬱帶。潮聳孔作。其鎮為兌。焦為象。故凝厚穩括。潮勢浮衍。其位為震。震為長男。兌為中女。骨肉相守。而雄視古今。宇宙獨勝。良有然者。

余覽而壯之。為之贊曰

長江大浸。直趨海門。不有三山。孰迴其瀾。歸業叢其若翼。城鬱鬱而為壘。天之塹也。地之險也。豈惟京都之喉舌。實亦大隈之金穴。高士名流英雄豪傑。生息于斯者。咏江山之巨麗也。

李禿翁贊

造化無大美豐其角者嗇其齒艷其色者夭其秘全其神者伐其羽故龍聽以角而沼吳子鳥雖能飛而於世徒呰惟夫唆千秋之嘗吐無莽之髓而廼能以信已禿翁任世閒世閒應憎否禿翁離世間世間多賢徵只讀世間書禿翁死不死髮之鬢也媚而且泚衣之緇也澣而曰李彼方咬嚼芻狗播揚糠粃宇宙為小日月其矢操刀割之合掌笑耳嗚呼眼中有鏡朗以鑑人而不鑑己舌上有香胡以念佛而不念世擊研長作枯魚聲萬古英雄淚不止搦管勝操照夜刀一生肝膽血如洗禿翁來歸而方不可以久晉些

十八學士箴 有叙

士之希慕榮仕者動不參言瀛洲哉相傳海上有三壺山其間十洲三島皆金馬玉堂飛仙居之唐太宗秦王時築鶯臺鳳館以親豪傑揚確朝野進退古今。一時得與者有十八人焉曰杜如晦王志學蘇世長房玄齡姚思廉孔穎達陸德明薛收李守素虞世南褚亮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李玄道薛元敬蘇旭蓋文達或以相業顯或以知謀顯或以博學顯或以直諫顯千百世所震驚而希蹤者故瀛洲之名至今在也余以為士固有高譚華轂得意侯王者稷下之會登跡齊宣菟園之盛繼軌梁室淮南有八公之山子建有鄴下之館私交棼〻流弊末世藏命作奸抗君拒父者比〻而軌意太宗乃為此也又統意房杜諸臣當世號為瑞麟威鳳者佐太宗而為此也緇衣好賢雞鳴懷古詩人美之猶

以高祖在上策名天府自有主臣秦王藩邸也王珪魏徵則高祖所以傳秦王者也十八人醜然于秦王之列王魏之上寘建成化吉于何地而高祖亦且藐為虛器也綱常名義誰則主之卒之喋血宮門兩兄殲馘父徙離宮王為天下共主而十八人為王功臣矣是十八人者陰為羊勝公孫詭之謀而陽託瀛洲之勝內運膠東吳濞之逆而外受弘文之名昔呂种有赤族之誅曹植受其荳之禍是十八人得幸而成功者以高祖建成非漢明魏文耳徒讀史書者太宗則曰開太之君十八人則曰定亂之臣而父子君臣之間略不相惜希功慕名襲華傳勝後之人且以不得贊為缺典然不知事有不可示天下後世者余曰可箴而不可贊也

於胎秦王好道羅士四方來歸瀛洲聿起仙耶人耶輩之抄矣秦王伊何父厥高祖建成元吉

耶筒銘 有序

禹貢以篠蕩名者三州而梁不與焉至唐杜工部而耶著宋蘇內翰而質醬著耶以酒質醬以畫然畫猶在筆墨間酒居醞釀於畫較玄余銘之

子實筒也豈五石瓠耶既已為酒矣籍子而嵌其光藕絲以覆之蕉葉以囊之則子當守其口也而胡為信宿而香也信宿而香聞於人也酒耶子耶酒在內而香外溢也疑子子為筒而未剖也又疑酒酒耶子耶不含其醇而露其英不居其醒而採其唇其不為劉阮輩所赤族者幸耳戒之焉古人有言磨兜堅

二王楚楚況有十功克家克土王心雄飛羽翼
自鼓廣詢賢哲數求元輔得十八人進而與語
采天乘時采功致主始曰弘文繼而治武宮門
喋血天下斯妥名逐聲長風高史組漢明魏文
曾何足耿運彼奇謀倖而成席圖繪雲臺勒銘
旂府堪佐一時難為千古于斯鑒之臣觥永固

詩簡銘 有序

元微之白香山以詩唱和截竹為郵名曰詩
簡余乃考其舊式易以紙囊因為之銘
其卷則青龍也其出則黃耳也其處太子家令
則以智其閟金素靈奩則以帷其上封事章奏
則以阜簡之時義大矣哉釀之郢而酒和之韻
而詩豈伊元白亦有拾遺式金式玉惟爾之彝
不沕不瀆如吐素綵

大椿銘 有序

燕園大椿陰蔭周畝開軒其側太史顏為嘉
樹余戲為銘曰

依樹結巢綠垂翡翠抱月留雲映帶清媚含風
則響應千山散影則涼分百隊豈借覆於東柯
奚襲芳於叢桂胡不移國以樹老成而乃托根
千春徒云喬木之良貴

魚樂館銘 并序

何仙郎名館曰魚樂放其典曰浮沈不踏世之租地也仙郎遨游湖海青雲之士跡涸散人不受人世羈縻故託此寄意乎余銘之銘

子非魚何以貪魚之無租魚人之利何往不輸而子頓浮沈而爲魚是魚皆容於水是水皆容於地是地皆租於世子安能逃水與地與世而爲魚樂也雖然縱有珊瑚作釣蘭絲爲綸吾且與爾負舟而行而探玄珠於赤水之溟〻吾爲子銘

祭神椿文

從先結木爲園以大椿具鎮翅鳥標遠映照軸庇福咸謂栖神越江以南時修薑簋鳥先覩蔭其下何可無一爵一豆以羞嘉樹乃於萬曆癸丑八月社日修毛血之儀爲文而祭之曰爾其神乎凡物歲久則靈山川珍異之物動植類然矧爾八千歲爲春秋積水土厚潤茹日月英華者不記歲安得弗靈靈固神也詎更托鳥以栖

神所運通積氣周匝一江如帶影盍自流蔭鳥不爲遠也夫以崇目一邑猶之神明爲令豈弟君子惠數友邦雨露不被吾土有是理乎則爾之先爲效靈於宇下者可知矣第先以樸撒散材惭列岳立拂霄之翼扇雲之翰爾實垂天而先不能凌華巔以崢嶸以貽爾之羞烏能以尊簋瞶然爾之豊滙不以先而不芳先所負爾者獨以結根此地不得爲槐聽事爲桐封王爲柳

成將軍為松封大夫徒令峩峩南楚空含遠韵風桒雨練調刁自鳴輪菌虬蟠隱岑自秀先何人哉爾其自愛華林之三君子挺爾標也淮南之八公業爾芳也影娥之女香分爾清芬也何必入甘泉搖青蔥珊瑚作樹碧玉為葉而後為珍乎爾其來馨無謂草衣木食之士不宜以毛血犧把而吐之也至於聳幹抱貞太樸自守不用為用不以彫軒紫柱文榱華梁輝耀明堂則

爾之持自善先不得還爾於崑崙同若木以拂日也爾其來馨先與爾相期為聖木鳥如必供燕貽王之長春報唐大曆之太平不敢為爾道也若鎮土以圖永固更乞靈於后土則有取於社日之意乎

弔岳武穆文

若王真可謂千載一人矣西湖之濱廟貌日新游人禮集歌管不驚非王誰克享之王之生也皇路式微腥羶得志瘡夷遍野干戈日起二帝不返三州長逝王乃發憤鐫肉而誓弟王深于易者也讀師貞吉則掩卷而歎曰盡之矣合變出奇雷振雷擊長驅胡馬之鳴壯氣掃陰山以壁北斗已南黄龍將入孰知軋坤易位後先

乘除理有固然勢不容已故使檜言得逞金牌繹飛成功且喪大業盡灰長舌曲喙吉人阻麋世之論者飲恨夫東窓之妻而余獨以為殆天所以伸王也兀朮有蠶食之勢遷朝多退辟之思王何能以一手支天一家誓師得之繼者横不御前已進者後詭誰王倘於哄失之徒泯耳厄王于乖成王之不穀王實令終于譙得益固敗為功王必見此而解甲釋戎懽然就縛不

然王能畫百萬之師若一而豈不能制一奸之命受其斃乎西湖之水清徹連天湖上之山鬱茂且鮮王靈對之人心愁然竟不知幽陌千綿豪傑相燃古今来往僑得並傳而玉亦何恨于此死也銅人長跪醜縛比肩王而觀此能不慨然檜弟負扆渡之主而陰為王左券王何不立歎之若王則千載一人而千載之下有能嘿定王心于今日者余亦一人矣

弔于忠肅公文

讀先生之書高先生之謨直廟箕耳交先生之鄉人諱先生之行事直耳語耳訪先生之故墟經先生之里巷直通衢耳渡西湖之西纜舟坊濤直揭道耳征阪摺之隘野烟將咽直樵徑耳折飛鳥之道集鱗欲吹直茅草耳灞神靈之宇數椽不雕直土階耳覩先生之像巍然莫測直冠帶耳臨先生之墓愀然不勝直一杯茸嗚呼幼懷神穎長挾一經早得一官老得一死憂君憂國之心生也心生也恭胡致主之心生也執圭却敵之心生也奉晁嗣初之心生也胡然而陷也胡然而死也不死不向其忠不忠不濟其死嗚呼先生孰知其死

祭何母文

嗚呼痛哉不肖與嗣君仙郎交論例預業定千秋十年已来浮沉寒暑三月伊邇形影庭闈剥啄驚午夜之魂縹緗動星乘之慨銘心互砥剥骨相劘嗚呼痛哉何期老母條爾仙游黃鵠之歌已頹白玉之釵見殞仙郎闔卦磬聲一號弱子淵留支床惟骨尚多猶子之思以作典刑之望嗚呼痛哉行人致文戰之辭何圖母恙客子

脩輸攻之具乃曰心驚繁霜不固流紅已妝靚蘭摧以心折仰尊酒不詎怡三逕已奠四德惟稼任勞任怨于鳩詠之作又作課以身先之戒鷄鳴以待旦調熊膽而為哺荻晝尚在音容則非黼帳徒懸靈神何在嗚呼痛哉兩子結錦囊之侶祈報未能雙親發北卬之旅游神若合離笑言之可思政肝心之必碎皋魚風木之悲其在斯乎人子無涯之痛均致之矣仙郎渫母氏之微字吐余血余亦兮仙郎之席淚已乎顯嗚呼痛哉江淯淯而日逝靈甯甯其奚之有子可待有銘可依庶幾志之未邁或金玉之載釋不陋余言神将享之嗚呼痛哉

遙祭馮開之老師文

月日弟子吳從先訪潘子於金陵之逆旅而心輒震驚怪久之抵逆旅而潘子泪如瀉也遂得先生訃魂不附內神已離形計歸而途若失盡一身之力而足不得前也於是設先生之位爇者降真香者庶蓋歸而哭曰先生往矣仙耶佛耶當先謁于館舍禮以國士拈文一首無不擊節擊節不已遂為蔣偕蔣偕不已遂為延舉即

物議沸起而真先于書生不竟日不已也迨去官而遺札者數分手之恨溢于簡篇先時時對晤神遠心往即古人知已之感不過如此及逵訊先生於五湖之畫舫示以烟霞之致山水之情而傾愛不衰也此時疑先生仙矣繼訊先生于雲棲之講堂示以內典之要戒律之精而慈眷益篤也此時又疑先生佛矣夫先生以真實之心持世以化度之心誘人以造化之機育物

以忍辱之禪律身以精進之思勵文以無漏之神證道以綺作之音娛老以鍾寉之氣娛神將與日月爭劫山河比形而乃烏乎訃也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相對而哭者誰乎築壇而居者誰乎一江為帶道痛何窮先生之靈幽明不渝神其鑒之

伯夷列傳論

太史公敘人生平指下數語始末立見故褒貶
定而人品分于天淵也及讀伯夷傳則遮拾蒙
昧豈夷齊之行事無所表見耶抑以析衷孔孟
不能贊一辭也余以夷齊即逸民哉然非隱者
流不當置之列傳即傳矣非數數可以許由務
光盜蹠比喩而成文也夷齊當商之末少陵長
弟先兄者何國無之即古公可槩見也孤竹君
以位及叔齊遺命也父死夷以父命不忍違齊
以兄位不欲叅兄弟遜讓風高千古後先匿避
不昧其心文王聖德從北海歸之戡黎伐密西
方美人當時夷以商孫投老文則以世嫡逮養
賓主惟然靡有送口夷知文無利天下之心也
受嬖妲已生靈毒痛少師剖心父師佯狂元子
抱祭器以歸斯時也商之天下周已得之矣矣
後干戈而後定哉若使夷為周之頑民何為先

元子而就周也是夷明以天下與周也以天下
與周而渴為乎扣馬諫也受惡之稔不能軼妹
土而西文之德能畜之乎十三祀而武且載木
主相向故夷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
以臣殺君可謂臣乎及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
士也扶而去之受即殘民生乎武即弔民命乎
民之胥戚未必如父之暴於西土也是違違恐
為其後而利孟津於一渡矣湯之革夏也誥天
下者三十餘語耳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天命
極之放之南巢猶有慚德鹿臺之焚受能自舉
火乎誓師三篇而後武成八百國庶何敢擅戮
一受也且白麾之懸彰彰耳目能令夷齊見乎
受之首可援而武之心非文故夷以就養之志
激而為命馬之諫也方夷之避受而就文也來
自東海者止太公望耳二老之心同也而一以
亂周一以存商二老之心殊也武之師雖盛而

師中之人有不知夷齊義者已非矣況歎加之兵爭武何無一言幸太公曰義士也是武之甘心於受者遇夷齊而不能明白于天下矣夷齊知武以天下為任而周之民必不可既周之粟必不可食使徒避受也則登山採薇何不行於文之世爭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已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

首陽山夷方恨死之不早當吾世而惡吾目豈倖一生者而乃以顏回之夭盜跖之壽為夷齊不幸且遺憾于名湮滅者不得附青雲之士若是則夷齊豈附武王而後生哉夫人挺然不屈之志爭曜日月遺堅金石身為西山之灰心為綱常之主武之武不加于夷齊夷齊不以是貶崇夷齊之諫能扣于武王武王則以是遜辭以夫齊附于孔子世家之後為萬世父子君臣主

待斯于太史公書無遺議矣求仁得仁夷齊心迹已定他日于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而採薇不食怨耶非耶孟津之會武王經垂之權而武成大定畔甲囊戈逆取順守革故為新夷齊竟不能念於十三年之後也怨耶非耶比干以諫紂死夷齊以諫武王死武王封比干之墓而未嘗弔西山之魂其念舊惡武王與夷齊之心同也然夷齊為商遺民可以不死而武為周聖主可以令生此千古未發之議也

陳壽史論

史也者所以斧鉞一代昭垂萬古其鑒如電擊如霆人之死生榮辱定焉豈得以一毫私意參也春秋以素王經褒貶嚴于一字司馬班范則而效之成一家書不無同異獨陳壽以良史稱何也唐史失之而後世傳訛者也史之贊壽者曰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肆於東觀繼明先典陳壽得之乎而吾獨以為不然也操以漢臣竊擁大位淫威宮禁屠戮元良始猶挾天子以令諸侯繼而吞諸侯以執天子鴆主縛后天地倒寘古今大猾壽以正統系之斯何心也當時操視權直兩袁公孫流耳兵連赤壁計日可吞其所碩忌者先主先主以漢室之裔關張為將孔明為謀冀權破操因敗為功曹仁不能保有荊州說者非孔明策也草廬一語天下三分跨有荊

益若把握掌中而壽貶之曰用兵非其所長又何心也夫壽式之孫也箕谷之役式為魏延裨將延以不用子午之謀謗語騰沸而式助其猶狂卒至喪師兵敗城陷孔明深自貶削及罪延而延嫁偽于式式以此就誅則誅式者延也非孔明也況師亡將死理勢固然壽以私怨故流文飛詞哉是壽之抵孔明報箕谷也非侯後世也以孔明之賢其任天下則伊尹也其輔幼主則周公也其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則子房也其文章則董賈也縉紳不沒其功家法猶神其術惜天不假之壽功懷半塗志淹三分使漢不得再典為恨耳當時孔明受姜維之請運祭斗之法欲延一紀以報先主而其事不果先儒之言曰孔明亦知紀之不可延特以請禱之誠維心甚盛且以示天命之不可强聯人心之莫能解者也向使得延一紀則兩年可以滅吳三年可

以滅魏三年制禮作樂四年坐享太平則天下萬世奄為漢有而繼作之君將何以克享天命耶是孔明必不可延者紀也若是則孔明且與神聖比絜而區區用兵豈藉以覬長而壽乃以此短之也欲為王父吐氣而不顧公非孰以繩壽壽將何辭吾故曰庸史直失之而又何怪後之傳訛者也

讀水滸傳

宋史於南渡後書曰淮南宋江平余竊怪徽宗之朝蔡京柄國是非倒置賢奸不剖藉司馬光以下三百九人為奸黨請徽宗書而刻之又頒示天下俾各立石以詔後世惽迷已極人心不平故御榻則狐狸升焉大水則京師灌焉長鬚則婦人覆馬胎孕則男子懐焉天降大災民不更命而京略無顧忌乘其釁者咸有師名故高托山自河北起張仙自山東起方臘起於睦州宋江起于淮南潢池弄兵天地分裂兀木擣大梁之墟而臨安改為小朝廷矣何繇而得平宋江也及讀稗史水滸傳其詞軋札不雅怪詭不經獨其叙宋江以罪亡之軀能當推戴而諸人以窮竄之合能聽約束不覺撫卷嘆曰天下有道其氣伸于朝天下無道其氣礫於野信哉夫江一亭長耳性善飲朋徒與遊江能盡醉之且

悉其懽又馴謹而其中了然納厚不其誅謀撫孤濟弱人人得呼公明人人咸頌為公明用也又每臨風月對山林觴景咨嗟稍露不平之感亦人人竊伺之矣夫何以賄敗刺配江州道經淮而梁山嘯集徒衆有鷄鳴狗盜之風焉及聞江來衆擇逐入辟推為主寨江固辭脫未幾薦遊有陰德之者輩其妻孥合爲而江遂絕意江且南黜讓者三誓衆曰宋室流離金人相阨

苟能我用當聽其指揮立大功名此特寄命之卿非久長計也衆曰謹受教無苛賓旅奪人妻女無妄殺不辜衆曰謹受教有親者終養之有家者探視之居者相聚如家人來者各若其器使衆曰謹受教而寨中之氣勃然立于旗幟間矣四方從者日加多焉會童貫與京寄以希功進故受師討之方逞雄淮上虜江不敢出及須閫箚中有炮聲而炮抵貫壁連擊如雷士駭叫

遁棄甲曳兵上下不相顧未嘗交一鋒竄一[illegible]而氣奪矣貫走諭鄉導有識者曰此雷橫之子母炮也江遂屠不動謀所以要貫者遣使達其款冀朝廷寬一死以希報効而貫則先期適已江以師銳不果用乃檄諸聚落之不服順者過皆擒之不下百蔞朝廷聞益畏無復有征進之恩而江常若無棲之鳥于是擇燕青戴宗林冲張順等挾戈易服潛攬西湖竊嘆曰誓清中原

長江擊楫水驚波撼將軍用命而今回秀鬱葱衛山空水濛宋德不長湖為妖矣比放上元燈延及滿城煙火照曜笙歌沸天戴宗以偽花帽直達寢室宮中讌洛無防限宗賭屏間書淮南賊宋江河北賊高托山山東賊張仙嚴州賊方臘宗抽小刀削去一行宮中聚噪大索城市而江等始脫歸出入宮禁持共主若戲然卒無異志吁江寧賊也我歸則盤徒衆扣河北而河北

手挈山東而山東定方臘竄跡富春江儀圖之宋摯其尾因而大擾西湖朝廷震動江會失一張順耳不得已而招之降江逐其心爲及江請取方臘以贄而方臘授誠功高不封竟盡斃之藥酒中嗚呼宋之君臣亦忍矣哉當時童貫以辱故偷怨蔡京以友故疾仇同朝以黨故不關其說徒使後人甘心於叛溺而不返耳方江之踞淮南也約束諸叛糾集群豪廣納亡命若陰

自紀傳　三〇八五

爲宋收拾不軌之人然其隨地奮武若李逵之虎時遷之甲武松之嫂智深之禪戴宗之走張順之沒又明示宋以無不可用之人江之用心不負失宋而宋之屠戮慘加於江同朝之中咸詔賊不可共處則子胥以盜誘入郢伸誅以甘寧破楚雲長以周倉拒魏太宗以敬德致太平朝有賊而不見敵有賊而不着徒斤斤于自致之命以溪其毒也假使善遇之俾當一而未必

無宗澤東京之捷翟進西京之捷徐徽言晉寧之捷岳飛廣德朱仙鎮之捷韓世忠江中之捷張榮興化之捷吳玠仙人關之捷楊沂中藕塘之捷合戰拒虜取其死力而乃置之死石下哉宋之所以益衰也死之後感高球天劃地然之說碑以紀名蔡以亡衰徒貽笑于天下後世也雖然江可死已江也而與司馬光等三百九人供以碑傳則不朽之骨非蔡京童貫所能望見

自紀傳　三〇八六

者何必身處小朝廷間而後活哉他日書綱目者曰宋江卒則江之非賊明矣江何幸而又得此也可以死已

嵇康琴論

南風歌而君臣之介莫矣兩絃益而父子之倫正矣其精可以出游魚致飛龍殺機動於伐鼠隽尾託於爨桐偏安成于竊聽粗亦可以技靡々之樂而入工師之手乃後世獨以中散名之何也中散以琴養生者也嘗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而卒不聞有神仙之術不死之方當時起居飲食坐臥遊息與之相周旋者惟廣陵散耳夫中散以神逸之標而當涸濁之世處既不容出則不耦惟其不耦也故為懶慢以迎之知已發絕交之憤自介無撥亂之才不容也故不辭一官以就之拂吏部于浮雲枕泉石于痛疾不溺意于山林而山林聲響也本忘情於朝廷而朝廷絃誦也悠游天地之間飛舞日月之下祟暴以擊撞之同志以拂拭之故其言曰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不

能與之閑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忿非大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又曰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吾願畢矣吁此養生家言而中散得之以經琴者也乃以粗踈磊落見猜於時索琴就彈一鼓而戮曰廣陵散絕矣生死之際與琴為侶談笑從容心恬神憺其恍忘人世何知者即下愚可以必其不死又何必嶺南之見而猶然發其棺得其竹杖哉卒之廣陵散手授于後世而中散自在也至元之世趙孟頫題其廟曰中散常侍嵇叔夜而中散郲蓬頭瀝血謝曰康魏之忠臣也乞首揭魏而孟頫易其額焉則中散未嘗忘情於魏也當夫就戮也不惜國祚之移而惜廣陵之絕追乎易世也不惜一身之廟號㗖而惜亍魏之特書泯中散何魯懶慢于千百載下哉吾故曰中散以琴養生者也

倪雲林画論

画一藝耳然品既不同情亦殊致則係之其人矣雲林之時以画名家者冨春則黄公望林平則王叔明武塘則吳仲圭而雲林最後出從公望遊遂寄興於山水間然不為巒巒疊嶂嶔崎詭怪之狀盈尺林亭瘦風踈雨朗樹兩三條俯竹十數竿茅屋獨處曠石兩層意興畢於此矣然雲烟爛熳之致蕭爽不群之態意色不遠乎

淡下奇遂定名於三家之上雖然雲林竟以画累之矣人固有以画重者而画亦有以人重者畫以托意意以傳神山水之趣不為筆墨而飛筆墨之間偶緣山水而合以此思畫畫可為也雲林當勝國之季栖隱吳門不求聞達樓藏異琛架藏異書胡人登其樓驚拜而退揭斯探其架長嘆而歸襲等龍宮帙散孔壁古今之至人文人之領袖也而徒以画名也士誠係起橐鹿

吳宮雲林浩然發桴海之嘆而士誠幕羅多方不屈窘辱頻加脫百萬于敝屣撫虎鬚于牙吻而青山無恙白骨不淄斯又帛戴烈丈夫也雲林自有逸于千百世之上風於千百世之下者在而徒以画也則乗巧當以官廢右軍風流當以書掩而壽亭忠義當與此刀並壽矣惟不局於画則竹之矣書之法關之刀不磨於天壤而卒無意於天壤也造化自有以雄之者而豈為

此指指也不以画求雲林而雲林自在也以画求雲林而雲林亦在也以画求雲林者司中無人宇宙無人天地直一瞬耳此雲林之本心超出於三家者是雲林之不以画累者也

支公鶴論

世有執瞿曇氏之道以病支道林之鶴者曰一切衆生皆我眷屬支公當慈彼眷屬於天地間何爲而羈之也毋乃於道左乎曰是不然支公之鶴即道所寄也夫鶴因金氣依火精火數七金數九故十六年一小變六十年大毛脫茸毛生色如白雪水不能汙百六十年雌雄相見目精不轉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〻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疎共羽族之宗仙之騏驥也若夫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頭赤七年飛又七年舞又七年應節晝夜十二鳴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此羽族之勝人之〻飛仙也若夫具浮曠之質抱淸逈之心疊霜毛振肪尾向風扶蹤對月聊獨態有餘鮮貌多癯澤憂然長鳴時而振翮此羽族之秀世之間鍾也故曰道在鶴也非支公不能友其鶴非鶴不能以信支公支公也鶴也何分也何在非道也夫何足以病支公也況瞿曇氏之獅象龍虎妙義也龜蛇蠆蝎眞歸也得其意者神解也皮其相者行尸也道也鶴也瞿曇也支公也一而已矣

林逋梅論

處士以梅得名也。國處士之不幸。而宋事曰非已。方天書造妖。朝野懽騰。君臣意得。自謂簧鼓合宙。愚夷黔黎。惟懼王旦不可耳。故投之金注以鉗其口。而旦且阿々依也。處士清獨醒之日。疑冰鑑之神。曰此可以欺英雄。而不可以佐太平。卒之封泰山。禪梁父。而天下脊々多事已。處士遂潔然有孤山之志焉。今好事家猶能指畫

故事。勝譚高蹟云。處士有梅三百六十尊。正朔也。以三十樹畫一溝。分。月。令。也。溝十有二畛。咸一。碁也。居傍列二十有九。以置。閏也。於是相其地。脈。蒔以調護。蒔植者。培之使滋。張拂者。抑之使降。日與童子討論。根本。經理。疆域。潛神於渼。得趣于幽。其見之簡册者。則有花太平。鋒露布。風雨約。伐蛀書。賞花賦詩。悠々林下。口不譚朝事。耳不干絲竹。足不發戶外。不阻閒宇之客。不絶厨煙之腥。飲酒樂甚。鼓掌而歌。二鶴亦揚飛唳。舞。激。其。清。風。焉。快輒曰。長為聖世民。久沐湖山勝。門可衡也。石可枕也。水可漱也。花可餐也。雲可邀也。山妻稚子可友也。他于我何與哉。於是絶意仕宦。高懸日月已。嗚呼。處士得矣。而朝廷何樂有處士也。使以其治梅者治天下。運童子者運百僚。佐主于太平。露布則討叛羌。約則盟僚友。書則削奸邪。朝廷有磐石之固。江山無

崩涸之虞。鞋國之奴。歛跡。而遯。執拘之。吏。望風而解。黨錮之慘。將冰消霧釋。何能貽禍于不測哉。後之人。所以獨高處士。在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肯無封禪書之。而言余獨以為天書。閒偽不無望治之想。因其勢而利導之。未必非福。而見幾不俟。卒為逋臣。為後世道罪之口實也。宋則失矣。處士亦未為得也。又竊幸處士之有是指也。不然。身與名俱朽矣。

孫登嘯論

登亦善嘯也哉老氏之言曰丈夫得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纍而行此之謂知白守黑登老氏之徒也當炎晉之際囊括豪傑搜剔山林網惟恐其不寀也人惟恐其不就也及其遇之也詭任之也輕朝受職而夕受戮者數〻也故大隱浮游于闕庭真材飛揚于岩谷然入山逾深而攝之逾邇已方登之居蘇門也非有鳥道之盤紆也非有羊腸之屈折也非有終南之寀遠也非有赤城之恍惚也又非有山河之限閡塞之坊也而登何其入而不返也然登又未嘗與人絶也步兵人倫之鑒也覩其商略終古者證陰陽擬議升降而登不應也又和之以栖神導性任世葆身之術而登亦不應也步兵曰神全矣其德嘿矣其靈虛矣至矣于是長嘯而去不復與言甫及半領有聲如鸞鳳焉飄於太清徹于

無朕不激而流不亢而飛吁〻于〻以極于聳之無所歸斯時也漂唐流虞滌殷蕩周且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矣步兵始瞠然若失懓然若夢覺歸而沉酣於糟丘之中而卒以保其生也謂登為不應乎則有嘯在也謂登為應乎則終無一言也惟示之音以御其群此之遠以絜其形引之或高或下以立其名真所謂至言不嘿大道無形有以吙嘯為河漻於天地間而導視登者非惟不知嘯不知登而亦不知阮步兵矣夫惟善於嘯而後可以傾步兵之心亦惟善于嘯其嘯而後可以神登之嘯也至于成公子安之賦雜之商羽蒡以危言頓令後世失嘯之旨也悲夫

登徒子好色論

登徒子非好色者也何也凡人情好有所極至必求至其極而後好之量始滿譬之好在味也即珍為羞玉為饌燕髀猩唇麟脯鳳腊猶未属饜若藜藿盤飧厭為日用之飲食矣好在聲也即振林木落飛雲絲不如竹〻不如肉耳根變亂若希音清噺薄為尋常之聲响矣至于色為尤甚愛河若決情城轉攻自命風流癡絕欲死

即珠分交甫琵鼓湘靈香粉極燕趙之妖嫣媚傾城國之艷情之所鍾溟心無已謂人世顏色之外別有曠古明珠希世美玉不探之於懷中則握之于掌上若夲来靈匹直唾之而走矣何也好在彼則惡在此有固然也以登徒所好在婦即玉所形容蓬頭攣耳齞唇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色將安在乃云好耶令好色者當之且惡而唾走烏能容之況復好之使有五子乎

如必執是以短登徒將令天下絶琴瑟之歡矣夫婦之好而後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紀也即玉自顧豈能以唱隨之義等于東隣之女窺三年而不一就哉況玉以登徒之婦為醜而不當好則玉必有所好以喻遣志也以登徒之婦為無色則玉必有所羡艷而尋天下之至色以締盟已夫人必知之而後好之登徒不知也而玉知之唯其知也非極其色則不好東隣之

女尚有不能滿玉之好者矣如登徒知之即不見窺于東隣豈難更覓所好以從事而相安於天經地義如此故玉則謂惡者尚好美者可知吾則謂所好在此則相忘在彼又可知也是知登徒之好日用之飲食尋常之聲响玉則非至味不嘗至音不聽者矣而人所好誰則居之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觀玉之寫情賦態微詞未吐美人可招非好之真安能擬之切楚王與

起必退王而今登徒出入後宮無疑矣章華大夫其亦有知者歟。

硯論

昔人云文人之有硯猶美人之有鏡此論最為親切弟恐碔砆之亂玉也故未照神情先察形色若龍尾若金星若羅紋若娥眉若角浪若松紋若豆皆產於歙客以為予土產每問必舉所見以對然研之精妙不獨歙也若端之子石研鴝鵒眼綠絲環皆與歙上下至於山東之黑角黄玉橘色紫金鵲金黑玉紅絲一方之產品類為盛他如淄州之黄金金省青州之熟鐵石末吉州之紫石夠州之春永宿州之藥石洮州之綠石絳州之角石虢州之澄泥歸州之大陀石萬州之磁洞石懸巖金星石相州之銅雀瓦登州之基島石皆各鍾於一方者也而質皆出端歙之下形體之異可以鑒別神情則當於閱多得之未能一一摸擬如端之精在紫潤而無聲歙之精在光鋩而腠理以神相照庶幾鑒賞無

差。而文人供具。可無媿矣。

高似孫曰書生活計亦酸寒斷瓶半瓦宰求

備

花論

以境論花。神氣絕肖。桂花天宮。蓮花佛國。梅花仙界。隔絕人世。凡境已脫。至若水仙梨花。一切清韻。則素女之明窗也。夭桃紅杏。一切濃豔。則公子之華堂也。海棠為靚女之粧樓。玉蘭為高人之傑閣。盤鬱宮殿。而以牡丹芍藥比視隱逸茅茨。而以紅蓼白蘋較穿。或似維摩之室。或似庾公之樓。或似金谷之園。或似瑯嬛之洞。若山茶、山礬、秋葵、秋菊、石榴如火。丁香如星。由此而推、一一配合擬境、得神。自足花中快論耳。

小窗自紀卷四

延陵吳從先著　平湖俞思[illegible]

福胸張　榜選　武林沈明龍校

雲間陳繼儒訂　武林何偉然

史綱評要叙

予嘗見蘇子瞻嘗讀漢書亦竊讀之不求甚解而嗜更酷自扶風馬續與其妹曹大家所成及後東觀劉珍陶伏無忌等所述前後二書大漢

畢鑑矣夫稽古之士攷之無始而不為古即太史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七十列傳猶為一家言矧大漢獨立一史耶乃進而求蒼頡沮誦于始立進夏商之記言記事之分為二西周之大小內外之分為五也史載筆士載言盡傾之目光拾為牙慧宛乎同天而開與地為若游其中而閱人閱世不知其几幾也掌譮賣錄之不二漢書已窺總史總史不異全漢弟讀

總史而讀漢書之念始滿讀漢書而讀總史之念始開也然史明得失別異同但讀之已耳旨人之於星日升沈明晦何有焉人各一是非我亦一是非布衣可以參衮鉞之權月旦非以擅春秋之柄遇恨則罵遇嬉則笑遇快則賞遇奇則驚遇憤激則按劍相從遇節俠則歎以身代可以史臣之肺腑通之我可以我之肝膽照史臣縱口揆筆太史公復起不易吾言而後讀史

無遺憾也此非天下能罵能笑能賞能驚能按劍能身代之人必視籍中之帝王且若執斧鉞臨我結舌瞠目閣筆三歎而已庶幾李卓吾乎卓吾之縱口橫筆當世之斧鉞有所不避況已陳之司籍哉故同是不妨獨非同非不妨獨是蓮華作舌芙蓉為劍賞則覩疾則譬也千秋萬國昏明之異君而忠佞之異臣一聽其筆舌以發落史有旁落之權矣史旁落則史為不尊野

史押官將駕而據其上又何樂乎有卓吾乃□取所評定者以貽史臣爭噫既評矣又安得不另立議論與史爭而况未必皆別論也譬之一豎立一曰宜長一曰宜嫡譬之一攻伐一曰宜戰一曰宜守兩臣之見異必且爭於當日之朝絲于當日之野而史臣之記隨之又何妨今日之與史爭乎春秋傳曰晉趙穿弒靈公太史董狐曰趙盾弒其君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

齊崔杼弒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南史聞太史死執簡以往楚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蓋良史立案非斷則論不定有良史何可無老史卓吾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大言驚小言怪無異也况覩感隨乎昭鑒議論總是維持秦之酷烈晉魏之昏殘後五代之禽兎而艸薙宋弱之優柔尾而虞唾可無評乎漢之黨錮晉之風流唐之闖門可無評乎若漢若唐若宋若秦若五代不可挽而後之為漢為秦為宋為秦為五代者鑒而思勸則評嚴于史矣至於資學士之末議拭文人之筆鋒人自能言何藉于李即卓吾取此與學士爭議與文人爭鋒亦第二念也又况予之取卓吾者乎或告之曰卓吾之為書藏者楚者皆還世已久此久燼餘而掘之名山者耶無徵不信矣夫以藏書而

焦太史猶不敢盡信况此乎非不信也以書之不可信不敢信也若其崚嶒無狀信非卓吾不為非卓吾不能矣稿得于吳門道學家予所疑所藏者必不疑卓吾因讀漢書而以此卒業焉

丁丑文選序

人之言曰。文至今日。寂難衡也。豈云標格既踦。鑒賞不得不詭。爇呂律以司聽。而變宮變徵者。之易其響耶。夫世惟執腔子限人。令天下蜿蟺就我勢。則雖合。唯各有所趨。我廣其途以相安。軌轍具在。何妨閉門造車。故或步者趨者顛者蹶者。循牆而走。退舍而卻者。不同往而大塗終。不以人更方之文為驚為怪。入淵入雲。可泣可

自紀　叙　四〇五

歌。若遠若近。一往有淡情同情者遇而作契。怪將千奇。將常已。何處欣賞。不玄乎弟如此。南北易韻。朝夕變體。以尋常可惜之局。而款開隨時。茂艷之肩腱。非有觸法。誰復豁觀。試看三年一懸書局。而未變而遇者變。自非根器。將無主張。李贊皇所謂譬如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杼柚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illegible]

而不貴。良有言也。余因獨以靈之一字。為全[illegible]法。作者以此效。選者亦以此合。一切珪璋特達。古怪欹崎。艷於花。快於刀。纖於煙。冷於雪。致萬珠也。而非靈弗神。故余不論異同。不顧青白。靈心相印。機有所迎。取懸門書。偶一參合。非敢操衡與世捋也。客曰。靈為何物。余曰。人盡具肺腑關竅。何以獨先。人同秉筆墨領趣。何以獨巧。即觀之闌外霞。何以明。水何以漪。倚霞綺塊然一

自紀　叙　四〇六

物。何以五色相宣。千彼爭媚。魚龍濯以玄錦珠璣。遜其晶光。其中有神。非力所運也。不然。文人誰不期鏤心雕骨。靈者獨闢口了。它則支離蔦藤。不勝分說。何哉。此余丁丑文選意乎。

落花詩序

余客白沙。何仙郎亦以訪王禹父。艤舟橫塘。笥有所著落花詩。索觀者爭投上苑。余獨燃燈覽之。盡洛陽之錦歸帳中。於是齋扉剝啄。幾碎仙郎。謂但可聞。不可見。不若藏拙。令人遐思。余以紅雨飄殘。春風已自無主。紙上香魂。獨愁狼籍。卽第落在人目睛。亦有如花。昔人所云。或襲薰櫳。或墮坑廁。固有幸有不幸也。仙郎曰。是則工

拙可無論。使海內傷春之士。憐其花。因及其詩固幸矣。因以景升之目。足當薰櫳。或永不墮落。而以余言為護花鈴也。意余恐仙郎以英雄之淚。化而為子規之血。令海內傷春者。益愁於自也。

金蓮曲序

余也品題多僻。王夷甫語落雌黃。風月無情。嵇叔夜眼更青白。是以華林望為薄倖。遊冶妬其攣拘。靈匹同溫。玉鏡臺自輸閨彥。裝資慚陸金錯刀。不買宮腰。豈色界之能空。蓋癡情之已貴。況乃如迎如送。柳眼無關。為笑為啼。花妝俱幻。況之。泛五湖之西子。誰當窺。三載之東隣。香羈勤以過狹邪。任笑蒲鞲李寮。持鉢盂而乞歌院。

敢誇義衲裴休。久拚香怨粉愁。何意風牽月強。人同珠藥。名佐金蓮。調外相歡。絕似花中巢許。暗中摸索。遂成夢裡楚襄。絃奏鴛鴦。釵投玳瑁。眉描五日。盟約千秋。衛洗馬白面。取憐賈大夫。何緣憎愛。錦纏頭紅綃贈婦。猶鼻褌寧不笑人。然女比出花。郎同瘦竹。美人草從來按拍。丈夫氣自爾無髯。杜汝晦自命風流。豪非漁色。宋廣平共稱鐵石。騷亦賦詩。何妨一段之奇。遂恕半

生之劫。獨恨蛾眉未贖。晚寒空擾。衍波箋。奩屢誰裝。秋恨徒憑流水。葉因序片語。以記良因云爾。

明農詩叙

汪羽六卷阪上明農三十首、客難之曰、羽六韻人也。鳳紋虹絲雕雲寸管。摩空珠窟玉田經世一鋤動地。豈廻車於亡羊之岐路。抑澤衣於隱豹之南山。乃托農家者流。不幾憤世絕俗。量晴較雨。逃間不過十畝之桑。種荳栽瓜。生活祗充八口之腹。何親簑笠。故薄昌鍾大烹。無愧於王公。誅野空成為小隱。經濟安在。何以解嘲。吴從先曰、噫。是非爾所知也。後漢周燮。專精理易。不讀非聖之書。不脩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肆勤自給。非身所耕漁不食。夫上國有志。人孰無業。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策國經邦。不越手足胼胝。天和地德。無取毛血飲茹。自昔草衣木食之民。不少浴日補天之力。而羽六者。氣能食虎。遇慨歌魚。縱陵陽有玉、生愁。而陸賈無金。潤槖。硯為田也、筆為耒也。墨花為雨、

賓也蓄草為稼穡也攢眉以方水旱之憂得
以比豐登之瑞又何必藉力南畝加意膏腴然
而硯田無稔錦字不免啼飢負郭有權簿報可
以卒歲是以雨粟而鬼哭讒畔則朝予我不如
農力誰自食唯天下之士盡忘問婢問奴致海
內之尊自情如鬼如帝心之憂矣我何人哉王
仲宣云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懸耜野積踰
冬奪者無罪場功遇限竊者不刑旨哉斯言味

之太息歎先朝之詠鞠為蓬蒿念編戶之民散
為梗泛山川花鳥孟浪文章慨慷悲歌浮沉事
業駿烈哉一鋤春雨帶經清芬乎四遠晴雲結
壘羽六於此念固不淺興亦適然倘討沃嗜之
為頃自有肥磽之當問可以釋衣冠而躬溉灌
可以起井野而談甲兵豈花棚楊柳岸即謂憂
時念世之場不為越局陳濁酒焚枯魚即謂明
禮該樂之經詎嫌代庖趙白渠曰舉鍤為雲決

渠為雨探節數時猶其後也晋束晳曰鷄豚爭
下帝榼橫至擘麟劍鳳將焉取之吾且欲與羽
六共啄香稻之粒乎介大有之年率田父野老
而消地老天荒之慾領山妻稚子而寫筆耕舌
耕之鬱胡敢同山鷄之笑鳳凰嫌萎燕而望梧
桐耶因客難而解之篇首

翠冠山人傳

袁石公嘗為醉叟作傳不如姓名以其常醉呼曰醉叟年可五十餘盡日酣沈白晝如寐百步之外穢風逆鼻過巷陌索酒頃刻飲十數家不穀食唯啖蜈蚣癩蝦蟆一切蟲蟻之類此異人也余惜未得一見每觸蜈蚣諸蟲笑曰奈何不令醉叟遇之冬日偶游天目寒色籠松石蒼雪飛墜忽值一叟初未識面談交如素平生事如畫經目訊姓氏自呼山人聚翠為冠髮亂如草单衣赤脚春和溢體策藤杖中空能注酒牽余衣坐石上余亦不覺寒傾策飲余自飲如吸一杖可有五斗折冠羽為肴津津如咀異味嚼之香有蟲聲在齒牙間也談海內高人或大哭或拭涕而笑薄暮余急告歸山人尚臥松邊不知所終也其人頗與醉叟相似或亦其自身耶石公曰余於市肆間每見異人恨不得其踪跡因

歎山林巖壑異人之所窟宅以天目勝地固宜多異人恨余鹿鹿塵中未能把臂入林耳因傳之以補石公所見之不逮

金小品傳

寓內之交何梅臣者咸曰貯一龍陽君於瑠璃屏中令梅臣摸索可得其心矣然耶事有不盡然者雲花夕月猶銷南國之魂玉蝶畫梅未醒西樓之夢爲有翡翠摸肩援琴合膝而能卮馬自立者也武林金小品者娟琵掌珠詩裁薄倖長支鷄骨身弱反飄名著譜中多恨風流無主神飛區外誰言湖色可憐有探之者咄嗟而已

秦樓佳吹簫之侶時號劉卿六橋放採蓮之舟自呼小品偶從片石竊窺廉苑霞花豈意何郎己發中元真誥計隱初陽不干一事息心丹枕薄彼三秋澹泊以明得意即推髻而前守約以示無求當悽清逾樂何期西風鍛大鵬之翮郎有乖張而南山冒比翼之飛伊無損異廣陵濤橫潑湖湄耳食神仙可就野狐子糾禁暗室口拆兒女何常略其里戚兼賂從事驅彼戎車且驅茵褥周詭奇而曲致耐色變而難搖雖奪之金夫而射之石虎鋼腸烈過男子堅志素擬秋霜豈知殺人之毀屢來則投杼者至而售璞之泣逾亂則孽心潛萌令好脩之女怨士德之不長而鑠金之奸快計成之能徙沉冤霜同于六月輕薄恨積于三年藉非俞生有舌則玉之自焚也向令吳子典腸將璧之終碎乎鍾小品而趙者南屏有當壚之文君金陵與真州有愛才

之小玉況又有不盡知者乎何龍陽之能牢籠梅臣也嘲兮紅袖香映青樓

徐郎小傳

自天上降石麒麟而徐家兒郎相看多取骨勝若轉英異之骨而白面疑若乎牀者則今日之徐芳是芳固吳兒父以員奔白門困倚常侍為命常侍從來以聲歌為生平樂以紫綾當錦隊遂置芳於屏後五色衣充部芳獨矜其艷壓諸兒無不似飄風之葉者好事輩亦因其艷爭豔之誰謂海棠之無香也仙郎五如嘗互為娃妍

笑無定情於午夜令余從紫翟逾窺之神乎影乎不可端倪為笑為顰幾易面目歌舞之場情態固多變而此則於情態外自為情態不可知也猶可度也夫態至於不可知不可度即鬼神亦不必究且曰白面兒乎彼自且不能知不能度安得不令諸兒步趣其顰乎仙郎五如又何必求定情乎余正作前魚之論而忽得此節因知若輩之鍾情者正在泣中之乞憐而醜無寵之情與態也噫石麟其灰乎天何不惜而浸爲戲錫乎雖然天下事盡如戲場小兒君輩則猶戲中作戲矣又何論哉

附俞恩燁芳郎別傳

歲二月將游白門過余兄見素別焉見素曰金陵諸勝皆可臥游所遺恨者獨關楊常侍有歌兒芳郎俠者願以千金襲之分攙副車所甘心焉固知常侍狎以投老不敢頓也黃金臺徒有甲帳與明天

發月之香在耳余怪之曰何物能尤使余不得一覩此郎不復相天下士矣入都下即訊之何仙郎仙郎亦以不多見為恨第多常侍愛才或可以宋玉相如之賦投之則絕纓之歆庶可幸致焉然常侍脩例勤王刻期有日於是仙郎曰須以鐙逾來之不得以步帳自惺也余亦曰善于是諸伎成集登場引喉秀分蓮片日轉珠光香屑可支燈影自頓風入

蕪清。雨飛花亂。娿娟骨秀。荏苒神揚。竹庭斂氣。玉笛無聲。萬籟寂然。百具皆穢。真欵累之。神仙奇迹于宮商。非人世之歌者。取憐于爾。我彼何人斯。乃妄生希冀耶。寧野立綴春詞。陰陽其文。情見於外。余以為韻語或能曲畫其致。戟筆效顰。列為小傳。且以廣常侍之態交。天下士也。

頓子真小傳

頓子真。名淑。行五。秦淮女子。時秦淮頓氏典教坊。故多女子充樂部。脂粉剩水。可賦桃葉之波。錦隊花間。五色重影焉。觀樂者多物色小五名。迷獨豔。然素心自照。不願以色事人。惟寤寐才士。曰長沙妓。遲少游。不難以身殉也。相士兩年而得鄒生。謂鄒生為定情矣。謀贖娥眉。自以金籍。鄒固浪於錦琵琶隊中。貽知己羞。致教坊辱子真者不置。反而求之。不得於心。乃以死償。遂投之池閣以自溺。聞者憐而弔之。為情死之慘。曲中至奇。嗚呼噫嘻。此快事也。屈原死忠。曹娥死孝。子真死。癡夫人得其情則生。不得其情則死。至于情死。情而性。癡而真。死忠。死孝。同念也。青樓女郎。紛於情而。子真惟一。非不以情始而子真必思。而終千古一情。安得不以二情者。所激故一死。不獨愧紛於情者。而一情者不知何

以生子真之情自得也故足快也嗚呼水國有春龍女為儷菱花開鏡荇帶牽裳不為青泥之蓮花則為飄風之萍梗濯錦鴛鴦又不堪相對以往也因以悲喜兩念紀之短言若其微曲有詞人諸傳在予不贅焉

汪孝子宏燦傳

余讀書至曾氏之母思其子即嚙其指而子心動應之若刻期者故曾子他日曰啟予足啟予手得全其身以完親于吾儒稱大孝也近世恒有割股以孝其親者余曰親緩孝而親之肢体毁辱莫大焉人子豈無所以用情者而何必拘拘此肢也孰是則幾失汪孝子矣孝子時甫十四齡與余生同鄉其兄宇燦與余業同門余知

其情甚真不可以常情目也孝子脫抱即能讀書治周易通曉大義人人稱汪家千里駒父喪與母氏相形影饘粥為活見母氏不豫輒善言相慰或為斑衣兒舞以悅其心焉去歲母病孝子為搆藥石延醫師皇皇之情趨于人情外日不櫛沐夜不解帶毋之一起一卧非孝子莫能支也夫何毋病轉劇口不受水孝子計無所之輙以刀割左臂肉治湯以藥之母聞其氣而思

欽飲畢而餌粥拄杖而行惟如生乎也不二十日不病而逝嗚呼汪母之死不能挽也而以劇病而復生則孝子之情感也人子於親如岡如陵心竊異之至於欲奪之際即得一日亦幸況顯然而起者乃以十計乎汪母之死不可挽而孝子之股能動天故天假之此日以寬孝子嘗使母載病則孝子之心先爨所以不病而終也母死之後一哭而絕其九然不絕者意天之恃

以風世乎然天下之割股者常有而親之幸生者亦常有弟孝子以童年勃發直孩提真心非有名之想也母氏得起於既絕非股肉不活豈人情所能測度哉為親者不必皆有割股之子為子者不必盡法割股之孝能如孝子之心而後不妨于割也否則恐見棄於曾子也

妓虎傳

鄰下以文章哮吼人人目之為繡虎散闊以氣力呼吸人人目之為癡虎千古豪名流册著異有劉秦生者注名秦淮私嘗曰金陵風流六艷六儘不頓久居此當在山水間與清風明月傳一笑耳遂流寓虎林居秦樓焉不事膏沐不彫悵慕率意任情或嘯歌或瞋目坐或狂跳或親槃櫂中流或居山頂荊棘中浪飛鵬逝不易蹤

跡也美少年雁就者見清譁鋒立輒戢景去矣惟江都遺民詩才酒興稱敵手也一時洽應者武林有何仙郎王晉公卓左車乎湖有俞僧鑾稍未見屈時虎林虎逸出行人欽跡秦生獨以得聞虎嘯為快移居葛嶺之巔就大樹密篠中始洋洋意得也一日折柬名諸勝施供具一簋覆甌塊色非常客扣觀秦生一手舉箸一手持杯大叫食虎肉客衆膽落而秦生已食盡矣

潘子木自新安至仙郎觴之秦生之居秦生席大樹下樹有五色薔薇羅纏樹末青條倒飛花片風吐鋪敘几床緊如列錦秦生輙滿席置杯命行酒約客各識花色以花浸為政於是子木盡歡日以繼夜曰生乎第一豪飲也客歲迸姑蘇有生其来自淮上慕秦生之風而謁之秦生亦當意置酒髙會如平原然秦生已知其爲所親來行李貰酒不便即往秦生一日祖道而遣其辭以他故秦生呵之曰丈夫作兒女態耶吾去無戀我其以為費已也強行焉及去而探其箧几所供用靡不畢具其心德之盟諸獨已比所親以二十萬緡贈其違遽持至酬秦生秦生意其心報介其半悉召平日知己及有詩酒才者偕集豪飲碎千金而立贈之潛歸虎林囊無儲物嗟乎痛古今人情見冨貴則狎昵之貧窮不擠亦已厚矣乃能揮金不顧不以貌取赤

情自岸傍若無人真有吞吐之胸次其繡虎耶癡虎耶亭野目之曰妓虎

程母裔孺人行狀

孺人生嘉靖癸卯六月廿六卒萬曆甲寅正月廿六計其生年七十又二矣迴之及笄蓋五十餘春秋歷涉甚遥生計頗薄闇明内朗堅貞外立其行可紀其德足傳不肖某雅屬通家目擊遺行敢無一言以上之采風者孺人翁繼泉好賓客彈鋏者踵〃過之翁輒視客為愁喜而持家則繩以規矩孺人潔脩瀡供烝享靡不當意

昔曰〃稱孺人賢也繼泉有五丈夫子震宇長立大抵兄弟之間猶以天合而妯娌之内竞屬人情易猜易撼投間伺隙一不調停而議論風生孺人推心寘之眷顧及之人〃陰孺人德也當時震宇有聲黌序名鵲噪起孺人勉之燈火即单衣御冬菁菜適口暑不介意孺人真糟糠哉奈何震宇天不假之年也賚志一經廿心百戰而孺人失所天矣撫二孤而狀畫之齊王丕

好筝邦望之不耦于時也憤輒痛哭〃輒呼天呼父母孺人呵之曰兒曹不解書得之不得曰有命玄故難傳何自苦如此以傷弱母心也嗚呼頻也而達矣邦望守青氈為後生望孺人戒之曰師哉師哉童子之司命也有志者鼓之雌者發之暗者通之強者弱之弱者強之豪者抑之奢者禮之泆者節之母我負人以貽父母羞邦望書之紳而從游者俱俊髦孺人之力也斯

又古君子矣邦舉失怙者也舌能言孺人即時時坐機杼間教之章句稍長進之文字典謨史冊經制藉籌孺人然燈理之老不言倦又都饋其族之賢者乞以教焉然天亦限之邦舉未能如孺人志也孺人方力疾二孤不能遠離孺人慰之曰爾從舌耕生活以母計失信他年饘粥將恐竭且去毋當有予自不死死亦生人所特有何以戀〃為二孤治裝卜六日吉尊毋命也

先三日而孺人瞑目其所遺治命為家人立錙為兄弟立和為子孫立訓大抵生平梗概能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肅清閨門而俠視一世剛毅顏色而柔濟一家事上順承夫子恭處家儉教子勤嗚呼其猶烈丈夫哉孺人出自太白潘氏潘固世家大族應有此快母也子二長邦望先娶槎溪黄氏再娶新安衛孫指揮之孫隱樵公女次邦舉娶槎溪黄氏女一適太白潘時秩孫男三大振大誥邦望出大憲邦舉出振聘太白庠生潘公讓里女誥憲未聘孫女一未字

香本紀（有序）

若夫使君勞南陌之車。烟雲過野。韓壽醉東樓之夢。薄倖漏天。迹使果種沉淪於絕域。仙踪遺老於飛巖。無論目所未經。良亦耳不期食。夏哉講帙。寃矣芳魂。近畨逸典。偶蠹殘書。揚其高風。流之。青翰。蓊嗆以而若珍。褻檀九以稱富者。或能訪於殊方。俾得徵之外史。作本紀。

戚陽山。有神農鞭藥處。山上紫陽觀中。有千年龍腦。葉圓而背白。無花實。香在樹心中。斷其樹膏流出。作坎以承之。清香為百藥之祖。西方林邑國有羯布羅香。幹如松株。葉異。濕時無香。乾後折之。狀如雲母。色如冰雪。亦名龍腦。燕昭王二年。波弋國貢荼蕪香。焚之着衣。則彌月不絕。浸地則土石皆香。着朽木腐草皆鬱茂。以薰枯骨。則肌肉立生。齊桓公伐山戎。得闔遐草。帶者耳聰。香如桂。莖

如蘭。
漢文帝聘靈芸。道側燒石葉香。其石重疊如銀母。善辟惡疾。腹題國所進。
芸香草。死可復生。寘於衣書辟蠹。漢種之於蘭臺石。
漢武帝常夕。望東邊有雲起。俄見雙白鵠集臺上。化為幼女。舞於臺。握鳳管之簫。撫落霞之琴。歌青吳春波之曲。帝開晴海玄落之席。散明天萁日之香。出胥池寒國。有發日樹。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即拂雲開日光。
武帝息延涼室。夢李夫人授帝蘅蕪香。帝驚起。香氣着衣枕間。歷月不歇。帝改為遺芳夢。
兜木香燒之去惡氣。除疾疫。武帝時兜渠國獻。如大豆。塗門上香聞百里。關中大疫。燒此香則止。死者皆起。
園客濟陰人。種五色香艸。服其實。忽有五色蛾集。客薦之以布。生華蠶。食香草。浮繭一百二十枚。大如甕。有一女自來助繅。每一繭繅六七日。繅訖。女與客俱仙。
昭帝元始元年。穿池植芰荷。一莖四葉。實如圓珠。可以飾佩。葳蕤芬馥。徹十餘里。宮人嚼之。口中香透脈理。名曰含香。
元封中起方山像。燒天下異香。有沉光。精祇。明庭。金磾。塗魂。帝張青檀之燈。青檀有膏如淳漆。削置器中。以蠟和之。香然數里。
光和元年。波弋國獻神精香。即荃蘪。一名春蕪。一根百條。皮如絲。織成為春蕪布。握一片滿室皆香。婦人帶之。終身芬馥。
飛燕浴五蘊七香湯。合德浴豆蔻湯。成帝謂后不如婕妤。后乃燎百蘊香。
孫亮作瑠璃屏風。甚瑩澈。每于月夕。與愛姬朝姝。麗居。洛珍。潔華。四人同坐。外望之如無隔。合

四氣香。凡經幸處香氣沾衣。歷年彌盛。百浣不歇。因名百濯香。

月氏國使者獻香。曰。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中國有好道之君。故搜奇蘊異而貢神香。乘沈牛以濟弱淵。今十三年矣。香能起天殘之疾。下生之神藥也。即聚窟州返魂樹其形如楓。其葉香聞數百里。伐其根心。于玉釜中煮汁。更火煎之。如黑飴可令丸。一名驚精

一名振靈。一名返生。一名人烏精。一名却死。人即有疹者。聞其香亦活。

龍涎香。蘇門答次國西去一晝夜。有龍涎嶼。獨峙南巫里洋之內。浮灩海面。波激雲騰。每至春群龍交戲於上。而涎遺。國人駕獨木舟。伺龍出沒而採之。其涎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氣。久而成塊。然之清香

唐太宗問高州首領馮盎云。卿去沈香遠近。盎曰。左右皆香樹。然其生者無香。惟朽者香耳。

麝形似獐而小。其香在陰前皮內。別有膜裹之。春分取其生者佳。唐鄭注赴職河中。姬妾騎百餘。皆帶麝。氣逆人鼻數里。所過路瓜盡死。一蒂不飲。名為瓜惡香。

紫木香。即桂香之善者。一名仁蘭。一名金杠。一名麝香草。出蒼梧桂林二郡。今吳中有草。色如紅藍而甚芳。

婆斯國蘇齊香。皮青色薄而極光淨。葉如阿魏。每三葉生於條端。無花實。八月伐之。至臘月更抽新條。極滋茂。七月斷其枝。有黃汁。其狀如蜜。入缶。香氣透徹。且治病。

無石子。出波斯國。葉如桃而長。三月開花。白色。花心微紅。子如彈丸。

紫鉚樹。真臘國出。條枝鬱茂。葉如橘。冬不凋。花白色無實。天大雨霧。露其樹枝條即出紫鉚。

都夷。如棗核食一片則瘉月不飢。以粒如粟米許。投水中。俄而滿大盂。則

降真香出黔南。又生大秦國。又生南海山中。主天行時氣。宅舍怪異。並燒悉驗。神仙傳云。燒之引隺降。

藿香樹生千歲。根本甚大。伐之四五年。木皆朽敗。惟中節堅固。芬香獨存。

萬歲棗木香。出三佛齊。樹類緜瓜。冬取根晒乾

者香。

安息樹如苦楝。大而直。葉類羊桃而長。中心有脂作香。又樹脂其形色類核桃穰。不宜乾燒。然能發衆香。故人取以和香。

艾納。松皮上蘚衣也。合諸香燒之。其煙團聚。青白可愛。

萬稃樹如杉檜。香藏於皮。皮老而脂自流溢者。名白萬稃。冬月因其凝而取之。名黑萬稃。盛之

以瓢。碎獸而爽之。亦香。名萬稃獸。

速暫香。出真臘者為上。伐樹去木而取者。謂之生速。樹仆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其樹木之半存者。謂之暫。黃而熟者為黃熟。通黑者為夾箋。又有皮堅而中腐。形如桶。謂之黃熟桶。

三佛齊有乳香樹。樹似榕。以刀斮之。脂溢於外。凝結而成。其品十有六種。有滴乳。餅乳。袋乳。黑榻。纏末之別。

奇南出古城山。酋長禁民不得採取。取數斤。置之衣帶間。不思溺。

阿勃參。出佛林國。皮色青白。葉細。兩兩相對。花似蔓青。正黃。子似胡椒赤色。研其脂汁如油。極香。又治癩。

麻樹生斯調國。其汁肥潤。其澤如脂膏。馨香馥郁。可以熬香。美如中國之油也。

婆利國有婆律樹。高八九丈。瘦者亦能生龍腦。

肥者出婆律。又名木五香。根旃檀。節沉。花雞舌。葉藿香。膠薰陸。清桂。馬蹄。雞骨。䤬香。同是一本。取法先斷其木根。積年皮幹俱朽。心與節不壞者。乃香也。細枝緊實為清桂。黑而沉水為沉。半沉半浮為雞骨。最麤為䤬。浮者為檀。似馬蹄為馬蹄。似牛頭為牛頭。又有熟結。生結。沉之良者。惟瓊崖等州有。在土中不剂剔而成者。謂之龍鱗。亦有削之自卷。咀之柔韌者。謂之黃蠟。

高仙芝伐大梂。得訶黎勒。五六寸。置抹肚中。覺腹痛。仙芝以為祟。欲棄之。問大食長老。長老云。此香人帶。一切病消。其作痛者。吐故納新。

波斯國有樹。葉黃黑色。經寒不凋。二月開黃花。心微碧。刻其葉。有膠如飴。六七月堅凝。爇之通神明。辟邪惡。

芸薇菜。其根爛煬，春夏葉容。秋蕊。冬馥。其葉供祭。供客。且能止渴。人採其葉。帶之香氣歷日不歇。

已東有真香茗。其花白色如薔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誦無忘

逵香草。其花如丹。葉細長而白。花葉俱香。扇馥數里。其子如薏。中實甘香。食之不饑渴。體如香艸。

鬱金芳草。醲之以降神者。可佩。宮嬪每服之於襦袊。

寶雲溪僧舍。盛冬客至。不然薪火。煖香一炷。滿室如春。

公主下降。乘七寶步輦。四面綴香囊。貯辟邪瑞麟香。皆異域所獻。

蜜香花。生大台山。一名土常山。苗葉甚甘。人用為藥。香甜如蜜。

苾蒭。西天草。體性柔軟。引蔓傍布。馨香遠聞。佛經中所謂解脫知見香。

迷迭西都香草可佩服
藹車香殺蠹魚及蛀蚛生彭城高數尺白花乚
掛木蛀煎此香吟淋之
蘼蕪一名蘄茝蜀夷杜蘅芳芷薛荔
胡繩綠荑芎藭芳蘺皆楚辭所註
蕨蘅苞荔薜莎青蘋皆高原所生
甲香大者如甌面前一邊直攙長數寸閩殼咀
嗒有刺雜衆香焚則香獨焚則臭一名流螺今

造
合香家所須用能聚衆香使不浮散
附何偉然叙焚香煮茗從來清課至於今謗
白蘇意天下無不焚之煮之獨以意歸蘇以
蘇非着意於此則以此寫意耳王晉公杭人
也而似蘇寫意在茗不減王晉卿家酒故披
寧野茶德頌則拜着意在香寧野訪之見其
烟靄每從領圖髮崗上吐出且開論便恨世
無香譜寧野遂援筆作本紀以投好晉公曰

香種龠々則乎日所嗜猶東海之夫也自為
亂而讀不能竟嗜々以類苑之閥典筒在寧
野之腹晉公着意不得寧野無意淵蕃鳥是
知天下之事妙在無意太着意恐清福上帝
所忌也客曰如此則香紀當與茶論俱毀余
曰臣父之清惟恐人知臣之清惟恐人不知
今天下修言清矣

黃山小紀

宇內名山，未能游覽，然觀之紀載，似無逾黃山者。奇石怪樹，突巘危峯，幽洞險壑，老藤古蘚，此猶尋常境界。若其變幻恍惚，忽青於染，忽淨於洗，月遇之而生白，日遇之而成紫，風遇之而聲吼，雨遇之而潤寒，挿天挂漢，龍虎肖形。至於白雲縹緲，若抱樹而泯，携石而走，勢與醉石共懸，澤同瀑布，爭瀉散則如蝶，結則張幔，千態萬象，不可摸擬。巧繪之士，未能描其萬一也。余讀書近湯嶺，日援而上，谿徑曲折，疊石參差。玉笋琳琅，宛然布置，逶對雲門峯，倏然露突，倏然露腰，或倚肩相摩，或孤標自立，美人朦朧簾幙，不即不離之趣，豈形容所易盡乎。青山之緣，於此不淺，聊以寫目云。

友多羨黃山者，相訊則舉名公游紀以對，往往而游焉，目之所經，與紀絕異，因以紀為誣，蓋山之奇絕，朝夕異狀，况在今昔，故知今日所遇，但可與今日遊人道也。雖然，亦有變而常者，江滓民紀，謂焦村蓮峯，丹碧峭拔，攢蹙若植圭，若側弁，若列戈矛，若芙蓉菡萏之初開，至湯嶺上，仰視羣峯，猶在霄漢間。岡阜蟠結，鑿石闢逕，嶒巖款危，瀑布聲訇礚如雷，怪石林立，半壁飛泉，洒巾抉，當新暑，凄然如秋。余及此時過游，如孰圖對看，毫不相異，此固可向人人道者，因附紀之。

遊西湖紀

山以奇秀勝水以清遠勝奇秀矣而水不淫洄譬之入定之禪清遠矣而山不靈耀終為實之女故浙中山如天台鴈宕會稽山陰秦駐水如鏡湖竹溪若耶二巫五湖非不各臻其美各擅其名而西湖甲於天下者以山與水相為瀠峙也今年春二月十四日自新安抵武林六和塔由鳳凰山聖果寺宋大內女戰場八卦田轉

入慈雲嶺即米元章題第一山處也入城宿于湧金之三元里十五日平明過何仙郎仙郎相期出城余曰乾雨巾行可乎俞僧賽王晉公更相慫慂遂命發舄携着核駕小舟從昭慶沿斷橋遵放鶴亭而西微風細雨煙鎖雲流或半山吐翠或山頭飛練或尖峯露于碧落或半麓浮於空洄或影若奔鳥或斷若殘雪倏而林木可數倏而隣舟不辨笙歌在空人聲悠渺芊芊飄

帶草樹絮長洵天地之浮廓也抵龍王塘蘚龍居之湖惟其水深不可測有巨魚潛爲居人謂湖水驟漲魚輙游行其脊可窺黑鱗蓬戟長鬐大司至岳廟而返不能越北橋也折而東將過湖心亭其時境與天連宵實恍惚飛雨噴濤激而成練已忘其為山水也天稍開而南屏塔隱隱雲霧中余曰寧有六朝僧不為水中仙當登彼岸矣客有應者曰彼岸即是佛岸猶夫

僧也時所經歷者自長橋以北為清波門學士港錢做王祠靈芝依先堂問水亭又北而玉連亭其間有木嘯天有柳裊娜地館滃鬱不知有哉而畫晦之風雨矣仙郎曰今日之遊稱絕勝也凡人情喜晴而惰雨遊輙肩小輿從錢塘出者經孤山六橋淨慈而歸從清波湧金出者經淨慈六橋孤山而歸南北飛奔命名畜山因與人之想以乾吾遊徒挃措一日攷自少至老死

未嘗作快觀直影響耳吾輩且相與共息壑
必長枕大被中儕人倫曠世之雅詰旦天好風
日于是定山行計褰糧而從者童子也沁雪泉
浪得名耳出大佛後為寶叔塔初陽臺在峨巖
石窟中望之卷從上實千曠而多寶山隣之余
牧氏延祖讀書處也浪漂級噴合之洵雙美矣
過吊武穆本覺凄然第有分尸一檜可以解憤
又西為九里松清風拂拂衣裾閒幽寂沉秀紆
于曲谷為靈鷲關一菩提路入飛来峯登貞父
先生準提閣左有吟泉達深澗淙淙彈擊木
末有餘韻也尋靈隱古蹟巍然大剎惜無駱丞
然長壽燈老宋獨步苦吟然亦不負梵王宮殿
也西上跨澗盤折直進岐路之東為北泉峯路
而為發光庵純陽默坐閣中栩栩有生氣乎兜
欄而望江海一天從松杪出心曠而神飛鳥金
蓮池不深而泓若淺而潔巨石四傾青草排鋼

山之靈液乎純陽自不能忘情于此載上有茅
隱數四間寂無人門亦不扃殆與人間隔絕遂
下坐冷泉亭中靈鷲峰猿々欲飛余曰木翠雲
深草招鳥呼不過鼓吾輩錢力物色諸勝耳相
與撲嘗長嘯逐從峽上捫蘿而登石之奇秀淋
漓谽谺蹲舞跳笑絕頂為蓮花峯東為小朵峯
稍下則靈光塔書下視此塔故在霄漢中登之
不過半領包藏聯絡詢美且都非人可了及探
空谷若棋若梵若床皆仙人喬蹟間之山僧々
不能應余曰此峯原自飛来不知小西天人住
亦不知小衆天人住矣僧皆愧散聞山飛来時
輒不樂此傻傑々作聲鼓翼欲去理公呪之曰
来時十萬八千里不為不勞矣更禪定何如瞽
遂息楊璉真多刻諸佛以魘之而面目毀壞名
山受魘今勢豪家屢屢募工夜毀佛像遂生侵
佔之實山之災也比之璉真更熇一鐵城矣從

小逕透出從佛殿轉入理三生石則禳子瞻記
圓澤李公擇得道故事三石默定神澤猶生石
蘚層波璮瓏直立則圓公洞在半腰間云是揭
石門而入者遂息足叅趄進中竺竦然不置余
謂菩薩得居此稍清淨耳上竺則香房如金屋
滿壁貯阿嬌皆應以浮欲身得度者耶登殿禮
菩薩像亦獵較也出後門竹如篔簹谷浮翠悄
滴香陰留人其下為石人嶺右則法華龍門諸

山龍門隱僻入跡不到諸山拱衛兩溪合抱溪
深處為龍宮龍自三月至八月入海水香可飲
九月至正月水腥觸人龍之往來居人不覺然
于溪水驗之不相爽耳復東出三竺後一帶梅
花望之白雪若皚吸之異香浸骨仙境哉恨不
能坐臥數日以飫其生平耳循王家衚集慶墻
而南飲馬橋邊撥草問塚弔伯雨之高風葛仙
井上飧水覓丹希抱朴之下度盤桓者久之又

西為一片雲矻立坡口然不禁斧鑿痕世無
眼遂藐許為方圓菴已失其址即元章之蹟雖
新少游之記堪讀亦不能增而勝矣第亭後卷
石俊致足賞恐其終為片雲累也奇不及龍門
險不及靈鷲寂不如中竺曠不如靈隱熱不如
法相而人人欣慕余所未解也詢之不過山中
僧能作餅啖人我輩豈為口腹自累者遂去由
石室烟霞洞出則于忠肅公之墓拜謁其像為

文以吊之文不加點意公助余也復西折則六
通律寺寺固武林首剎向以湮沒余鄉本如吳
先生捜隱蹟復出之草木中不然祇拱一木主
耳然葛苴已極又不數武而長耳相在焉豈容
此口有駐足地也廢可卜也法相之酒飲之令
人七日醉而糜髓豹胎與香煙並浮風流僧侶
也絕頂有小隱伯霖之別館也左江右湖大塊
在吾目中矣下經八仙臺行其庭不見其人皷

其間其人斯在古之隱君子與最上則南來峰也其勝亦遠曠第先登法桐之巔意若稍倦而南屏彗日永明塔新虞司勲黄都水之大功德也外為雷峯塔宋時法師鉢貯白蛇以塔覆之小蓬萊巨石萃律有洞可居惜其掬為荒草耳若夫中峯之雲居吳山之十廟竟以城限之亦鈌典也嗚呼山水之能溺人也哉白下之帆計日欲發而浮沉山水終見稽遅其間掇其勝會者固多而逸於電影者不少中心養養何日忘之十數日間收幾百里之梗槩足力尚健志願未遠走筆成紀以貽好事者

甲寅三月廿九日同喻僧審何仙郎遊兩臺紀

維茲煙景春已平矣習居帝京壯且麗矣風禁條矣日禁永矣物恭媚矣江千濤激游侶徜徉山雨華飛佳儔悠邀友生良晤亦鼓余懷同發澗春之撒偕信策蹇之思于時逸步驟攘市闢若烟叱翠衝飄宮城云逝先臨茶舘清集僧寮何必揮麈以潤其舌擊意以揚其神或嗟三編方絶或嘆二誓已靡或激八風伊始神何壯與志有在也透迤東上榛莽扶疎盤折幾峰青綠交蔭登木末之亭愧無孝伯索詠遊墓閣之島不幾孫登作嘯耶乃有逸叟泣書受刖致余望之撫悵屏裂非不眠三車而興悅亦已聽五噫而悲絶下來竹里森稍萬竿亦有松風于喝大祭把酒問天炷香偈佛出自堂隙遲遠雨花抵絶頂眺長江二山一朶四際千綿烟凌雲而互

笑。風。匿。水。而。俱。忘。東明帝里之煌熠。西宮日光之蒼茫。逾遠而幽興逾長。轉即而豪情轉肆。豈必沉湎不返、狂趍若喪。而後快哉。雖然。古之人。對知己而竟忘甲子。撫很哌而輒悟前生。亦有是者。能無紀乎。

自十廟西門至燕子磯游紀

甲寅孟夏十有八日、余將暫之眞州、與俞僧密何仙郎言別、因及道路之景、僧密遊興勃然、在眉目間、仙郎私與郭伏生約、覓敲銅舞翠之樂。無心山水。余遂與僧密、策蹇出十廟西、北轉抵神策、其間約行六七里許、絶少居廛。茂林豐草。綠陰垂天。人皆荷鋤。牛為耕田。一起一伏。麥影草烟。若身在山陰道中。而忘乎為闉都也。出門、東望玄武湖、水高波碧。鍾山翠藹。遠映乎湖之湄。其色或從柳陰中吐、或從木末間出。殊致異態。雖以意測。疊山層嵐。霞集星遠。徘細于天。飛舞于地。若奔若坐。若立若臥者。不可勝寫。其居人種植桃李。兩岸覆蓋。與夫山頂崎谷。廉有隙地。故送行人于青麋。滴菜尾而翹翠。逶迤晻藹。曲摺襟踏。其古之蔚藍洞天與。進小橋、暫想嘉善寺是達摩渡江處、寺宇頹靡。古樹參雲。垂藤

結蹲後有不石危立圜可數丈與蒼雲巖對其陰刻焦太史移閣文峯文讀之醇古絕似米與頌爲安渡石橋記而書法則蘇長公昔游溪鏡光石次山文魯公書稱三絕二百年後泉州繼之此碑可當今之三絕矣巖後為一線天肆削如屏高透山頂中裂線縫以通天內橫可容數人實則不盈尺俯身而入始見青天風雨無跡百尺不枝上有綠樹仰而視之則芊芊弱草也再上有閣供準提準提相懽喜在眉大怒在臂神力想在心拜而不敢仰視遂登絕頂風吹帽落玄武在前大江在後鍾山雲聳栖霞鳳騫紅而激者江濤也青而翻者麥浪也心神與之俱曠矣乃還寺中數座而坐寺僧進胡麻飯食罷而去去而入崇化寺無人跡鳥語山花樹橫烟靄閒之牧童遙指曰東入於是循巖而上草叢僧以拂路叢陰陰以垂雲雨山特峙一徑仄幽

裊娜如舞青綠交噴別是一天已門外得澗深入百尺渡木橋而前小屋飛栖軒標幽邃其潔似有道昨宿處而卒無其人也內抵石壁高可百尺峭拔流動不亞蒼雲巖壁下有二泉方可五尺許泉從下起噴沸有聲水面浮梅花而香亦似之一泉作半月灣深淺差等清冽差等暗渡他澗水所以滿而不溢也日已平西御者相促且喜故道深鬱蔥蒨罨人不覺低徊而不忍去余他日買山隱志願不能遂于此也離崇化越嶺而北兩邊皆櫻桃子來禽景色不殊于嘉道善中第道稍寬可方軌行出觀音門望燕子磯張翼欲飛已招之往先登石關稍坐定兩方君聞余至來揖余歸因盛稱此間有玖瑾者可方王子晉嘗攜之盤桓余先于桃花源中掇其勝會一言及之遂欣然載渡江口入山而玖瑾亦手大約清韻襲人不負江聲山色也同登燕

予磯。讀石間詩。及壽亭族贊。乃文傳士彭、真齋。古等麻姑。而活吏度人。妙絕一世。恨不能如歐率。吏。坐。臥。其。下。耳。登臨江亭、一望天外、與江俱逝。日。隱。斷。雲。霞。截。遠。岫。烟。吟。霧。咲。鳥。掠。豚。走。皆在目中。危石千仞。吹空騰踊。洪濤萬丈。噴激奔飛。其勢若燕之怒而搶也。翼而上也。故名鳥。亭下北吐。奇石鄰獨。亦有石罅。闇處見底。余曰名一。線。江。亦可也。釣臺在石窟中、可容十座、疊石而起、疊石於上、試一仰視、足搖搖幾墮。磯之景蘆砂遮映。弘濟獻奇。靈石栖霞。諸峯遠繞。江濤時擊。砂不風而風。不雨而雨。不雪而雪。天下之偉觀也。下過石闕、兩山挺起。干霄中破。一徑樹生于石、根嵌石而盤。蜿蜒合抱。連理為枝。飛鋒下有僧庵、僧曰法如、洵雅。且闊。相與同觀乎觀音閣、閣憑壺而立。峭石雲昇。其珮如華。其華如蓮。其怪石瑠垂。蒼黛參差。衍波香霧。豈容以石鋒

概視。閣九柱、則以丹桂為之、非公輸不能運其巧。非聖僧不能奠其居。夕照萬里。目擊九逝。觀止。矣。從寺賓而出、異香撲面、則娑羅樹之、始華、也。從方長君張燈夜話、水陸畢備、山水之間。興濃。於濔。月到、方起席、過壽亭侯祠前、簷石危坐、僧寥醉倒、余。唯。與月。悟言。者。久之。始就睡、清晨後登燕子磯、視其日下之幻。露末之采。而千帆無恙。恬波共遠。相與蕩飛閣、仰視層巒、密藏含其徒指余入、啜茗臥榻。方長君持王大令墨蹟來觀、翰墨親人。茶香留客。余將忘去矣、清涼之境。城市不殊。曠朗之天。心腸頓易。馳驅不煩。日夕相繼。良朋。投分。方士。投襟。誠有生之至樂。非滂遊而無度也。挂帆東流。乘風掌記。則十又九日。

賣菜傭紀

今天下譚風流者首推六院噫風流而品下矣飛情遣調殊勝絕鮮挂萬而不欲一濕故客雄則以塵進客清則以茶進客浪達則以酒客幽閑則以香客沉則以詩賦取妍客爽則以歌舞合韻意之所指機先逢焉故一擲千金一諾千日世莫有難之者使以有意畸之眸而失焉置之非法彼以為握奇余則病其豪而孤也須五陵有富而特達者邊幅不脩神理不嫺敝袍蒭巾纓可絕也肘可見也偕行者則綺鼓飛鮮情都態冶設不賓之席于姬院之豪則艤俵星爛客去主留一齷齪不韻之人則姬心惑溺勢所必至姬且命之沐而不應也命之卧而愀先也及以荃姬姬曰有待欲得應仇書画者以當明日耳生睇姬徬徨俟其出陰以詩塡入簏竅才揚已其意亦甚勞且譎也姬奇其才故不問其賓寫與之就室能無情乎及辰預戒僮小者十輩就床下拜問訊乞未幾經紀者又十輩後來問供具而姬之色失矣姬始起櫛沐竟亦來負罪且以所蓄彝鼎貝玉書画倘[illegible]丁千盡與生請以身後生曰喏乃命侍出其寶肆計倍于姬者三番為姬母壽受姬而還乃鬟姬不具眼召賣菜傭而擲之為廣陵王康之自擊而心壯君人曰豪何仙郎亦應之曰豪問余曰豪不余曰不也紅拂目精到今有一况衛公飾行以驚司空故能入其心觸使骫髓委瘁何能一當人意乎固匿其景固挍其奸固逞其無賴之術以駴世俗令千金之子一旦失身為天下唉余且悲姬之不遇也

珍珠泉紀

泉。若。山。之。精。液。也。液。之。飛。者。曰。瀑。渹。者。曰。激。之。
者。曰。源。幽。者。曰。泉。然。溢。泉。正。出。沃。泉。懸。出。汎。泉。
仄。出。此泉之脈也。滔〻江海。日激而去共何小
無之。其美足傳。於今不朽。則滋泉釣於呂望。醴
泉溢于光武。耿恭一拜。雖枯泉足噴。隱之就酌。
即貪泉且洌。舒姑按柏而涌歆。村女進食而給
渚。赤泉飲之不老。英泉飲之不眠。玉泉飲之不

知死。三百歲而覺。溫泉浴之不能饑。一言熱而
沸。泉。之。恡。誕。有。如。此。者。而珍珠獨不見譽于當
世。是。使。嵌。隱。之。流。遺。光。于。溦。玉。清。陰。之。彥。沉。寅。
于。投。珠。戚沸生花。書刀不。能。神其用。湧滿欽漆。
仙嗟未足揚其芬。仲。尼。不。溦。謚。泉。名。可。畏也。姜。
詩。一。滙。注。水。神。其。來。乎。以余所賭記者。黄山之
珠雖貫。然合下即混。則其受也無情。齊雲之珠
已蕉。然一往不卷。則其流也亦瀦。進觀浦口。厭。

有珠泉。其。始。散。也。若。明。光。之。亂。于。步。搖。其。既。漾。
也。若。霜。華。之。點。于。素。練。其。終。娟。也。入。若。梅。慈。之。
逞。于。清。漪。上梦而投之下茹而吐之上激而射
之。丁琗而浮之。即游魚之戲沫。荷葉之迎露。不
能比其神。飛鼓之笑波。揚伎之蘇雨。不能黎其
巧。容受有情置含無迹。纖清綺錯。漁瀾流帶。激
石冷然。執凋淡然。質妙柔明姿圓液潤遠而望
之。漢武之乙帳也。迫而視之。天花之縮紛也。所

謂渾無心以動寂。不疑滯於方圓者。其言該。若
泉。之。儔。與。

春江社記

社自西湖何仙郎持在春仲壇坫立鑿江名春江歲適癸丑因題擬蘭亭事是社也非有故盟一萍梗偶聚雲華俄集聯絡之如結素歡焉朔卜春半先十日以啟訂居指不二十爭赴者埶倍惟以不得與為恐擬呼舟小如芥不容觴詠乃啟王園張席舞歌鼓吹之倫不呼而趨事者紛如蟻車馬接至游女駐觀陌上小兒無不喧

春江社者園容與如江綺石幻立江上山也繡樹交錯江花艷也玄明如織江燕流也氣爽於秋高談清迴雖杯斝無數不落社集狼藉酒既半不速續至畫遠方聞風者多於座客座不能入移席分飲或就石或就花下或尋洞或升閣疊山如雲環繞如星布歌聲四起舞衣各支絲竹金石之響從樹抄石後飄忽宛天上樂也韻之所會輒揮毫遲速工拙無復姸笑竟日玄暢黍月更悠明月濯魄詩魂舉鍬潦倒不知所止真良晤也而芳時無怨矣緬昔蘭亭較風流不知何似若仙郎之博帶寬衣俞五如之輕裾高帽汪鳴瑞朱還元之道貌美髯王晉公顏卓如之素觀不靡黃孝偉之如松應紘之如竹程公車之如烟汪遺民之如露胡白学之如飄風秦如如之如落月汪羽六游龍而寄苔石吳田父繡虎而脫烟霞陸叔度映人之玉山照夜之珠

崔五陵意氣欲與孫長源壓倒一世洪獻吉綺羅不仔正堪裂芰荷為衣視其兄明臣豪舉之英骨不幾魯狂其他或手拍高歌吹笙震月裁蕉寫字撿竹刺詩牽紅袖而分杯攜孌童而和唱枕石徉醉臨池鮮顏折花戲簪引鳥徵語一時之致可概生平曠世之韻寧獨王謝君而人乎憶風會日流此道不易鑿江自俟師之諸子沒而詞場蓁蕪雖遺孝偉典刑而寥落之感公

車所謂江花不好事。江鳥枉呼人。妻其極矣。仙郎忽起而剏之。不棊力哉。是知大厰之後。必有大興。計江上之振雅。宜在今日。仙郎亦乘此而起耶。因為記。

淮芥山居記

俞五如山居成、百穀王稱登、顏以淮芥。名流第進。圖記不受。謂芙蓉結屋。孟浪。草為蓋。風雨不蔽。且盡恣。桂橘。即杏梁蓮柱。不足充一飽。誰為魯靈光者。異享之名。獨拂掌大一石。取記余片語。人可知矣。鮑明遠蕪城賦曰。淮芥杳而無際栽、淮芥、宇、源此、居在鵠水聖堂閘曲、桊不數宇。宇不數椽。不足容僮僕。充以牛衣雞棲。屋後護

秋如朱草。結桑為垣。飼氷蚕。池種菱芡蓮藕供客。樹白榆青楊作關。壁上縣蒲鞴、水田衣。或帶經。出鋤。或掛漢書牛角。非高士詞人禪衲。不許踏。碎落。花兒童書聲。飄出竹外。武林何晉生。王晉公。以二晉想二仲也。王公大人徵文。輒效瑜垣以上策未狀。未便出名。山水。托宗少文。夢中矣。初百穀題額。至瞪目若不相似。開門曠觀。拍掌清嘯、曰。得之已。陳山蒽瞑。龍瀑濺寒者。淮芥泰

駐蓮削吸海灌巔者灌莽雅山橫鎮仙人縹渺者灌莽浦川環碧飛縹萬端者灌莽河梁屈駕虹蜺亂流者灌莽獨寧草木葺薺溟濛極目始無際哉然五如家世有如蕪城四會五達之莊介剖豆分門還石易故山何居天地之灌莽也而山居小五如同壇羅祂域階闢靡攏明遠且為我山居賦矣余謂得無心寫而日隘耶噫天下大矣心獨不灌莽乎走筆記石

錢塘觀潮記

夫月信死信生其應則水而潮能呼能吸其感則金故月為金之積氣而潮乃水之聚形潮以八月汎金生水也水以八月清子戀母也此則潮之槩也而觀潮者必曰錢塘習其奇也其高似屋其白似幢其霹裂似鵬之乘翅而落於九霄也其湖澥似獅之嚇吼而騰於大地也蕩天浴日倒山襄陵此則潮之勢也紀越絕者曰錢塘之潮素車白馬據其巔操旗揮戈當於前為伍大夫神也勾踐用文種之謀吳以鍚鏤賜大夫也牛衣浮江磅礴噴激大夫怒也文種死葬之西興伍大夫穿其山令浮于江潮之繼而入者振撼洶湧種然積也狀則潮之怪也列祭以俟歲修之禮也棄牲于水奉嘗之遺也童子乘其潮而取之則宋神之居富陽者也以舟戲者衝入其中剖雪弄冰與濤相抗或上或下旋出

旋。淺。此則潮之戲也。夫錢塘受潮于海。海之北自瑯琊以南。上海。秦駐。當其衝。海之南。自鄮縣以北。歷山。會稽。殺其勢。惟錢塘直受青海之吐。外無障。中無阻。自別子匯為江。以數千尺之江而當百萬由旬之海。洩之無枝也。遡之有極也。撼之布力也。外雖平夷而來。此亦增而且激也。此則潮之自也。錢塘遺事。今古共推。余覧而慨然曰。廣陵之名不虛負也。客有進者曰。廣陵雖揚也。此直錢塘耳。余曰。鄭道元能著書。余能讀書。道元不欺予。予豈敢欺先生哉。大笑而別。此則潮之觀也。

遊賽公橋記

何仙郎。俞五如。將翻貝葉於牛首山。余謂入山。易。枯。當先問水。以潤其致。蓋潾溪。浩蕩之韻。常懸眉宇。則岡巒峰嶂。不得屹立。胸次。作碨磊也。時以桃葉之波。僅一綫。尚不容芥舟。乃呼擢命觴。徵歌選伎。為賽公橋游。仙郎曰。今日非痛飲不快。非滿座不能成痛飲。因拉汪中黄為酒兵。拉郭伏生為酒憲。募范八姝為酒籌。鼓擢擊壺。中流樹影俱亂。是日也。南郊迎夏。螻蟈傳音。赤帝代權。櫻朱荐色。新綠分漏。邏之翠袖。餘紅染潑叱之檀槽。酒泛生波。魚窺知醉。綠酣四座。日桂半山。每發一歌。雲落千片。移擅登岈橋石。予於郊原。笑傲空曠。不知為河梁也。席地便飲。如虎丘石上。尊開明月。往来皆笑。我輩目光自射牛背矣。撥襟當美人之棹。擊扇代歌兒之板。明珠在掌。不愁夜來。更欲返棹赤石磯。而任呼誠

黑游魂不支。伏生曰、樂已劇、繼以昇日、既帽而起、漏已下也、夫山川井邑。何地無靈。况此巨橋寧得塊然。不畀我輩為太狂。而五、如仙郎、落此逸致。即久坐深山流蕩之思。尚在襟帶。定知入山不枯。何以復我

游赤石磯記

春江社諸子。無非山水侶也。余所習者。汪羽六如曉江晄山濃澹映帶。吳田父如犇流絕壑一往有深情。俞僧齋如疊巘層波。致多斐亹而不作恆險。何仙郎如巉巚激湍。絕意乎宕而突兀之意一。自天翁鄞伏生如風嘯谷響。龍吼淵應。而岑寂忽銷。余則斷崖殘壁。淺水平沙。雖無峻邈之神。而寫黛點痕。山水之伴。不費招携之數子者。飄雲蹤泛。安能同出岫為托宿棲遲之所。甲寅初夏。忽聚石頭城。不踰咫尺。客榻暮布相遇之非偶。無不喜動顏色。仙郎創為十日遊。諸兄弟相繼。或于山。或於水。或紅樓。或茂林芳榭。卜晝卜夜。各極其致。不以羅列爭侈也。伏生客不冷。舉獨豪携酒就歌者二。未綦暢。復邀為放舟行。四月之望也。張無斐、吳醉西從焉。鼓枻於聚寶城隈。東放不滿里。為赤石磯。磯大盈掌。石

灘擬葛稚川丹砂尖如鶺鴒之朱喙水光不
而蔚起究然媚芙蓉者携美登之直妬紅裙书、
張、齋、乘、槎、柢、支、機、石、問、天、女、余輩疑為後身矣
班荊趁坐樹列為屏從辣枝間入更得地如亭
址可布席安石榴覆成綠天火雲碎落為蕊移
尊放浪笑語結翠團不散遂同賦五月榴花照
眼明詩蓋此地舊營南院雛歌黍離而香粉之
遺韻尚未滅去年王兵部招尋此地曾未得其

茲愜探幽桃源之遇是以不易乎返棹月既升
浮光躍水琥珀沈而珊瑚碎也夜影朦朧樹濃
疑削蒼辟雲落疑堆亂山生態生情十倍清晝
以酒力多不任不能終夜遊而月色有情相憐
不忍舍去塔燈開火樹百丈琉璃分光送客明
珠携歸襟袖矣夫天下有月無酒有酒無良朋
有良朋無佳人柰何良夜者何限而吾數子暢
然舉收之三萬六千場不虛其一場況十日遊

手因漫記之以示同社

賦得五月榴花照眼明

火雲初試爆城隅零亂紅芽艷碧鋪卻為朱顏
爭半吐直教青眼欲全輸枝頭點景殘分赤花
裏占時月在朱漢使不勞頻入貢映人自有紫
珊瑚

塚災記

始余讀搜神而疑之。及萬曆辛亥春、驥村塚災、而疑益甚。何也、人之生死。天實為之、生而死者常也。之死而生者則常之異也。死之久而復生者則異之異而人於此有天道焉。卒之厄於人以死又非天之所能為。於天人之際始不可以理索而誠測也。驥村氏之塚也。西吳沈休文之愛女也。休文梁之名相也。氏誰之氏也。世子昭明之貴妃也。昭明蕭氏之賢胤也。君夫人品風裁猶然在天地間也。文章政事猶然在天地間也。當主臣之相得也。則通之以婚姻。休文知女之可以主也。昭明之好迷也。則樂之以琴笑。休文之女亦知身之可以匹主也。雖佩以迎。雖錦以送也。金而屋玉而舁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已焉哉。月之沉也。星之殞也。歸葬于驥村之墟。是死之日也。悠悠昔世子冥昔妃於世已矣。何異千百年後而之生也。生而述賊之手也。劫其貝玉竊其寶器珠翠也。妃之言曰。不終朝而將蜱脫也。是生之日也。怪之聚徒而擎之擊至于垢面毀身以死也。賊嗟乎。妃之生而父休文夫昭明也。庭前玉樹松上女蘿。天謂天之也。然天于天監之年直人之常耳。妃之死而陵于驥村也。世代幾易丘墓已隤。天胡生之也。至生于萬曆之朝。非鬼之神乎。妃之生已非人之所能為也。而晦焚其宮自焚于刃。天胡死之生之又死之也。至死於羣賊之手。是豈天為盜資乎。事出于世所不經。理莫能踰。而始不能無疑于天也。若夫千實之母始以殉葬。故生也葬而後疑其死也。以數十年之隔則意其死也。開而幸其生也。是切未嘗死也。妃之死則死矣。葬則葬矣。世則遠矣。像而生之像而死之。生之天何心也。殺之天又何心也。直令人致疑于天

月余為記之以俟後之捜神者

賀葉臺山相國啓

伏以運際中天纔維持於元老望超海國起自
粤於新息秉丹心但喜得人登黃閣寧教澤地
萬方睹具八閩頻開恭惟老師相閣下承天象
極統類粤司騰大澤之蛟龍霖雨蒼生素望来
明特之鳳鳥羽儀百辟新刑培渾渾噩噩而還
泰漢以前養斷斷休休而調陰陽於適集蹤稷
步玉振金聲赤舄傳詩金甌覆姓六書曾總握

領仙郎朝夕含香一語重興邦見少海星辰朗
曜補衮之五色線經綸已素撑國之萬象罷輪
囿非虚飛絲筆於蒼霞而煥耀人文宇宙輝煌
攺色宣封章於紫禁而總方國是聖明恭嘿無
為其草茅下士掩李餘枝五雲深處見三台荷
有末光可照千載期中聞一日欣知元會為奇
迎恭覆以騰歡塵蒲輪而共拜砂堤遠莢盡步
台階天柱高擎謳標臣極伏願調太和之[illegible][illegible]

容萬類於生成。揖上古之堂簾。諧九宮於師濟。嘘春風而遍禽魚草木。無慮屯膏。炳文星而使學士大人。共庇明德。則慶刀世佩觥眺天子億萬千年。槐樹累封。何止中書二十四考。

請馮開之太史

太史忠臨我郡占余從游今命駿太平寺相與尋峰貝雖士甚先以啓卧入夏之三日也

伏以鳳轄星臨。山水徵冠裳之重。鶴觴雲與。几筵當花鳥之歡。笑容映紫氣於峰頭。琺瑁鑑晶光於溪面。高攀知潛良晤為難。處告一卮夏臨三日。以鶯雀而喜追鵷隨鷺。敢曰把臂入林。以葵藿而當炮鳳烹龍。藉矣從公于邁。水為彈松為奏。鳥為歌。鼓瑟吹笙。得無欺我。山作屏。掛作障。石作坐。華堂綺席。寧不笑人。然花氈日影。背移於雲壑之陰。而夏鱠冰鮮。宛留以蓬池之錫。珠幢逆引。蓮宇先開。霞舉朱衣。日明魚佩。看山青眼潤。琴徹片片襲華裾。傍水調歌。清碧浪綠綠吹絲。筆逐聯銜之氷玉。淨胃寺之藤蘿。猿聲已曳三台。暫振豐林之響。蓮燭高連二曜。細分碎月之光。北斗堪酙。南薰待扇。漫以春餘挑耍

期來天上神仙。燕喜多私。龍光先注。

自紀　啓　四七九

擬關壽亭鄴陸遜書

將軍。開翼雲間。飛才江右。重鎮西藩。為吳右臂。下車未遠。忽射羽書。以良馬異錦。嘉休老夫。中心藏之。示結腹心。共奬王室。寧不區區報漢家于萬一也。阿瞞自七軍淪沒。于禁受囚。龐德被戮。亦已寒心。見機自固。徐晃雖多步騎。有何窺望。耶。將軍勞心。竊或過計。第荊州與陸。口接壤。蜀吳為鄰。已非一朝。寡君報公子之命。丞相有

破曹之勳。舊屬。宗盟。非吳土地。豈意周公瑾容受不廣。至於殞身。骨雖枯。吾知其目未瞑也。魯子敬心知不義。然迫于吳侯。屢來奉使。終受拙辭。遂薦呂子明。以窺我東鄙。老夫不警。戎車而捍禦。無豫。豈期疾作。乃羅長城。將軍以少年受付託。干城之寄。吳方賴之。乃慨然以操猶為憂。將軍豈觀其纂逆。不共戴天。尚以蜀為漢室一綫。或能用命。抑事在荊。而指在洛。兵法所謂將

欵取之必固與之也老夫之言誠如皦日矣
春秋大義非人不扶勿肥小功遂玷萬古羽白
東吳陸遜謹致書百拜大漢將軍麾下前承
観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魏巍敵
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捲席共奬
王綱近恭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
規又且于禁等見獲遐邇稱羨以將軍之勳
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

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窺望麾堡
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
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
人伏術軍勝彌警頤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
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隣威德樂自傾
蓋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倘明注仰有以察之

擬合德諫飛燕書有序

成帝既傾心合德日遠正宮飛燕郤命宮
人名輕薄少年載以緰軿溪洫無度合德
憂不測日夜惶恐上書諫

婕好臣合德致書皇后姊陛下臣聞日以陽德
月以陰升〻墜之間天地晦明故皇后父事天
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日月晦蝕之際避宮減膳
樂濯心磨神以示失德而坤象改纏古今以來

影響不僭勿勿謂深宮何異大廷勿謂長夜如月
之明勿謂玉石火炎而焜母儀天下后德惟人
臣竊見帝充試彝俾之皇英後宮作式萬國玉
帛垂裳拱手而天下以清朝覲時巡風移俗改
實賴贊襄於二女臣伏思曉時合絜擁背姊娰
形影即或雪夜獨出花陰久泠臣惟含息待命
不敢私有指擬何也以身之託者輕也及召見
別宮試之錦帳臣之驚怖震髓震心而竟有三

而之愛迫於沉冊雖帝之傖妹甚而臣之戴天
深此時知陛下乃天授非後人間血肉也後宮
寵春篤厚彌年貴為皇后矣人主之心何常專
定能無外幸而皇后不卹臣陋重錫珍寶持節
名入豈期皇帝比翼比目卜晝卜夜且逸萬幾
以慰深宮臣非不時勤帝念勸進后宮而帝意
未鮮終見遅留然臣之心有如日者近聽赤鳳
之歌卿雲之舞即陛下能自為樂而臣之深心
婉曲憂死誠恐他人乘其間言故臣從容於皇
帝曰貴人姊性至妬且善雷萬一天有所不聽
臣之骨亦粉矣及皇帝親以日盟而臣之怔忡
稍定夫豈薄於陛下哉第臣之類未必久住臣
之愛豈得長居天威罔諶逆鱗尚鉎臣有踈辱
伺后隙者借以校葬斯何日也臣頓陛下數二
女之聖全兄妹之懽翻然一新勃然自艾允乎
有終不使九嶷專美班竹徒聞臣德幸甚

寄王百谷書

不佞之欲就三吳高士也知日而三吳高士之
夢不佞也亦如雲雷無神往如雨徵君者華亭
眉公金昌則先生也眉公能困眾生親法半偈
頭陀則法說度人鄉以現有身渾度古祇之遺
無不分青當不斷一吳生者致不揣剩語妄致
唐突文字之交正不必見其人先生譬市上偶
捨一編就書閱書縱筆塗抹不忍棄指或刈其
蔦藤或綴其藻繪或吹枯而使潤或選掛而使
遷培植之大原不私物無脛之名藉以走矣何
日集成更欲徼靈眉公作花信風吹海內吳生
固春工一纖天也夫兩徵君係東南半壁天不
佞何物欲要東南半壁之譽不幾妄人憑此筆
纂當或不負惟先生鑒原虎丘秋月石公云明
月浮空石光如練竹肉相發聽者魂銷先生能
命雙童捧紫簫坐遲我期以謝教

寄賓王師

去秋裂帛繫鴈足佐以芹秋奉供林亭祈對紫眉而昊蒼不卹降茲大喪珍我二天歸計乃促已焉我支床半載幸而猶生二月来金陵江山如故花鳥漸移展翰而懷季鷹滌硯而思長史此情靡極憂心轉加搔首問天逢人間訊知我師駐轍臨淄撫狀大座披不朽之業探無上之要第南巾久乏仙蹤頓令諸豪短氣卿卿有光圖是偏安絕勝而六朝合采廣幾大地全收也先致青鴻豫收函夾用專黃馬以遄遐征惟師念我

寄何仙郎俞五如

入俗緣才十日如永墮地獄奈何奈何大都人情安於習見而駭於轉眼素把臂於韻士忽轉接於異常便覺滿目羅文仙風逸香山河矣後日端午秦淮有龍船香蒲葉一危酒船如畫桃禁渡頭風景不惡艷出浦之輕蓮麗穿波之半月駱丞艷語依然可思乎解寄杖頭珠不足二兒半醉然尊前無弟二兒不忍全醉也歸時班荊太平堤上醉殺六郎珠翠飄香鵝綠同雪少酬令辰以贖暫別會魚之訛淳無窮二兒目光千秋之業千秋之士共之想不為煩也併致

與商孟和

文匠詞盟。閨宗今日故閒閨之才豪。輒生艷羨。以閨閫澤國。人鍾其潤。倍海錯之腴。口也。而孟和殊異。姿標格外。照暎玉山。語落天邊。輕盈仙露。真令人對之欲飛。誦之欲舞。矣若不肖海棠無香。時魚多骨。誰則痴僻。半落吐茹。商先生亦妝之交籍。繆矣繆矣。庶庶無狀。未得若挽相對。共駁大業。紫團之使。敢驚周公。慱孟和籠頭自煎耳。近作呈教扇頭。鍋鳴刻跡。寧酬鸞嘯鳳吟。撰述之竒。已見譏于名教。況下何以策我乎敬陳短楮唯奠始原

東性上人書

開士脩寂深關。以松、風、蘿、月、作、觀。故、宜、吐、出、皆、青、蓮、花、也。弟子日坐火坑。極欲以說法當寶筏。而世上禪和子。裝點肉菩薩狀。托之空寂。益墮沈淪。眉公曰。高僧不禪。是以難也。開士有之。弟子皈依。其或在是。伊蒲之供。佛所不鄙。弟子自引米汁相對。點、頭、之、石、幾、成、醉、石、矣。一笑。

復友人書

山色分飡。享用任君。何煩傳食。江光織練。剪裁惟爾。安俟東裝。游仙如必春糧授衣。則把臂轉如登天之難矣。君其圖之。江山遴之。

附原啟

羨足下飡分山色。練借江光。奈弟既覺傳食為煩。復以束裝作苦。何時把臂游若登仙

致張賓王老師書

燕京非衡陽雁書終年杳也得無咲弟子媚似稽生耶登堂北向日賦停雲左右無方聊佐萩水些念可寄語耳今年上策復淹留英雄之涸何時可拭而弟子於師情倍怩惋矣世會如此筆墨似可捐棄然舍筆墨別無可覩勉坐小窓青氊生活若史綱若諸紀若敝貂若亥選皆無聊而托焉者也吾師一一栽之至於房稿延祖叔司其意弟子行其事恭酌於吾師之京選者俱多名可附翼而行不肖藉之矣黄山念客游子嫠歸寥落之况馬骨高於清官未堪與父師道也函丈之席明歲可待栖霞之業得重問耳先此卜期

寄延祖叔

行時訂晤不遠半月計日盼雲空勞屈指初疑六橋之艤璫鶯花也今且三山之棹冷烟水乎仁叔加意不肖何以慰其寂寥而况下帷有約則裹糧負笈之士時雨多思高齋大座定非虛矣倘能以命高車以慰多士幸當何如社中兄弟已隨落花俱撒非仁叔聯絡心知一洗紛拏之習別新振刷之咒則冶城素覩不幾搖落牛耳之執仁叔為政敢為寄語不宣

再寄賓王師

昔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為傳授然玄筭合渾天有禮樂俱東之嘆今從先日隔老師亦適其數豈無女樂列屏而千里障隔托之夢授禮樂欲東自歎高足矣寄魚寄爲都非殷中軍浮沉為甚星日俱逝然燕趙山東車轍已遍聲華名物慷慨悲歌古人之懷今人之韻靡不曲致載書而南得無意乎海內之

士雲集白門俱以賓王先生為宗主乃極目山川何以見慰況老師鑄人大冶何物不收獨令南國偏枯曷其有極不肖懸切猶其私矣客歲貧笈無從勉就筆墨摭拾清紀一洗塵心參正史書為卓翁卒業然世尚清談收為松柄翻後宋木白望浪飛致使食字之蠹欲淚簌青之役幾肆紀艷紀別翻藏翻史千秋之思深於一日維為他人作嫁衣裳而士生斯世不有撰述何

市雅懷但非老師為政經權其間則去取眩於蒼素是非莫定春秋好事者需之以覆瓿不為刪述之功臣轉為名教之罪人矣門人恥老師恥榮辱共之安得不兼其念況讀禮之際天假先以校閱之會閉門成帙老師猶宜加之意也絳帳已懸梓人待命火雲將熱涼草編門唯老師速繫蘼蕪于馬首無虞一介之迎不肖藉之今古藉之矣臨楮翹首不覺淋漓筆端

與郎伏生

仁兄品則仙。舌則蓮。飲則酒兵。傾倒一世。海內因共如斗。望如雲。且爭媚如嬌鳥好花。而伏生直野馬拂之。獨於吳季子。如楊柳之于烟。吳蔡之于水。欲映帶不度。交洵有緣矣。但老蠹魚未食五色神仙字。乃以脉望期許。何以副千秋乎。青雀未還。啇駁有日。隋珠彈鵲。仁兄定不惜耳。和咎殊不韻。勉報禧褕。得無噴飯。至于酒貲。不

足一攻酒城。敢以茗戰繼之。統惟台納不宣

與李小有

屢錫殊品。沃若仙厨。復教瑶章。繡于春谷。頓令心口俱易。更覺報稱為難。然而野人私献。何必非芹。下里微言。久慚賡雪。惟足下鑒於交際之外。納之啇確之中。則尺五非遐。論文有日矣。顓此布忱。統冀心炤。

與林子丘

足下領醉鄉。俟得無薄紫茸香耶。敎分數片。以通仙靈。倘自引大白讀漢書。祇可與酪漿為奴耳。一笑。

與林茂之

新剪綠雲。堪解詩渴。羡歎月團。不敢自絹斜封耳。清紀足消茗梡。可免玄塵。以拂兩腋清風。併致之。

與沈雲君書

耳熱雲君、夢勞星聚、帶水隔世。邈然天上美人。不謂忽諧問字也。清論才響。耳目輒更。盛名無虛心乎愛矣。正圖挹塵湖船。批抹花柳。各吐秘密之藏。共駁校讐之業。乃沈郎詩瘦。鶴骨怯歌。季子書貧。榆錢慚酒。梨花亂雲。聚散俱夢。神交之契。復爾驚魂矣。然雲君錦字瑤光。煥發天地。有目盡為彈射。無舌不借為蓮。景迹因遙。停雲

可慰。而不肖弟徒多茂先之書。未分子政之火。風流自命。誰寔首肯。桃李之谿。兄其知我乎。癡絕成帙否。世方賣癡。為高。兄乃嘉與于束冊。自領籍中首座矣。清紀偶落世趣。遂傳為韻。玆有艷別二紀廣之。覺不寐。莫雖伶星瑣碎無當大觀。然寥廓之宇。差足粉飾。刻完、籍兄珍珠冠之首。聞有白下之思、秦淮初漲。桃葉迓人。不肖龍鷄尚可典也。千里之思。暫勞魚腹。

荅鍾瓊英

席落秋雲。幾冷巫山之夢。訊通春鳥。欲迴湘水之靈。咫尺、情城。三生別恨。獨以天上美人。到處欲邀星駕。何幸塵中逸士。尋常轉係風襟。枕邊煩于夜藜。晤語歎于月撥。良因鳳結。高會更占。吳練韓香。贈逾錦段。投桃報李。恃此片心。

又

錦隊琵琶。自有嫁衣五色。塵中匕首。已無寶匣千金。不揣薄倖。如常猶荷殷勤。不罥春兄。如未盡芍藥新詩。客態總堪憐。蘼蕪舊曲。然而流黃能待。嫦娥應不笑人。白璧可完。相思豈令成石。洛姬之選。少游醉翁之意。不在酒也。秦女之逢蕭史。碧天之佁信有韻乎。布此幽情。以謝寥紛他儀寄心。多不為禮。

復陳仲來

仲來足下、文藻曜靈。跛烏犇日。宏聲鼓吹。雕虎生風。誠望影以思趨。洵循名而欲附。十年耳熱。積夢為勞。冀一相逢。有如天上。乃友人得傳高車欲過。何異真人東行。太史之占。百里如帶。私謂花陰滿榻、擁書可待高人。柳色侵簾。求友定來好鳥。今其迂矣。春事遲人。將安遷矣。發函長跽。墨花與愁絮俱飄。數約空期。極目共驚魂奔跡。致令管寧之席、不割自分。季長之屏。終成徒列。設讀其書。想見其人。今日之於仲來。則有然矣。更欲邀潤冰壺。佩如涼草。而銷夏之書。既思春種於天台。傷秋之賦。更擬結闌於靈鷲。東西之轍易轉。旦暮之遇無因。況足下絳帷打疊。六丁未肯他窺。而不肖綮牀半穿。四海僅餘衬住。惟冀乙火同燃于兩地。片心相證於千秋。則明月照人。如親寶察。停雲結想。多藉玉音矣。

寄立芳隣

金昌兩日、損地主千緡、客真七賴、然梨、香、有釀、銷百、花洲、裹之、春、箋、葉、無題、冷、姑蘇、臺上、之、月。續游興不淺矣、入自石頭城、即若塵鞅、有刺如織、餔沭都煩羨。足下席江上山。驕煙、水客潤飄書、索文。成字、々生、波潮拂繩。狀讀、嚮聲々、作雨。回視不佞、隔若仙凡、何時略謝俗緣、共淪鍊石焦處士、或能青眼遲之。治城社散如辰星、盛事難繼。理有固然。足下倘能再一樹幟其間。千里之駕。必有望先登之羽而趨者。假此圖晤、尺慰慕思、選茗伴緘、中詅不惡、碧龜可注、挽耳不忘

寄陳眉公書

華亭自二陸以來。秉羽登壇。無慮百數。或擅名經濟。或長彩酒詩。誦讀之際。旦暮遇矣。至於先生。頃集大成。咸風而玄豹托之。不肖稍知鉛槧。就能仰止。讀書想見。情與歲積。然望之如青海。蕩日浴月。參怪蒐奇。縱經大夢。輒又驚珮。以故冉冉後情。耘書鋤硯。火夏冰冬。幾易眉目。尺幘無文。仰干皐祖。弟幸成者削藁。醬瓿待覆。敝笥為勞。影響之詞。乃為憲友捜括木突。藉以問世。而賓王師襄然許之。方令海內宗匠先生。先生曰。玉則玉之矣。先生曰。石則石之矣。先生以石為玉。則石亦玉之矣。故敢借高名。為海內標。且之題詞。正謂稗質而假之豹文也。大凡開卷絹繡。則萬月生光。大將按施。則羽千皆變。先生以神仙持世。自能鑒賞積恍。不肖以修鍊入山。飢欲妄希衣鉢。盲贈言就欷。慨甚小巫。帶像不恭。

望風上壽

艷紀序

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余謂文章與情淺深人情超則以奇逸之情定則以淡平之情濃則以艷藻之情

也者文之司命也苐人之思或局而其情甚圓為恍為惚屢變屢更一家言洵不易證哉昭明頡亂彙帙良工而選樓未謝好事風

譏坡翁至試為小兒強作陳仁續其貂劉節廣其部非不璨然也要之竽簧迭送鐘球諧戛不無嘈啗終妨雅奏余每衡之遂髮十

載紅標紫抹巷絮編殘必極世之文情庶免眼之青白是紀也讀之而稜嶒振截者是艷於骨者也淵泓綿澈者是艷於心者也悠

然其可思則艷於旨馥然其可咀則艷於味嫣然其可即則艷於色壹皆本之真情攄之神情合之艷情而余廼勒之人代雖殊脉絡若線故自漢迄明合十四卷為一家言詎云驪珠亦當垂矢鋒〻足以射人寸〻為能照夜誠苦心之伎倆文章之造化

也序以冠之臣實不佞

甲寅季冬十又四日延陵

吳從先題於霞漪閣

豔紀題詞

文章者天地之韞譯性靈之徵
吾人士之黼黻而造化之冊青也
嘿者待之以能語居者待之以能
遷踈者待之以有親今者待之
以成古象無形之象而形罔不存
體無朕之體而朕罔不著方其
葩流藻發雲涌煙生如陽春
駘蕩百鶯奮作紅紫相宣不能
不華且豔也一既綜覈而較練
之有典有則可經可權如素秋司
晷萬寶告成藏神聚用玉韞金
緘不得不約之而能實也賢人
揚未實之華麗久歛已華之
實三代實勝乎華故華以久
而遂隱六朝華勝其實故華以
近而偏彰是故風雅三百篇自詩
三千而扱之者也春秋左氏三十
萬言自百二十國寶書而删之者
也記疾校詞得無是乎乃今新安
吳君寧野頤取古今豐豔之文勤
爲巨籍命曰豔紀不獨華矣文
亦何事而需豔耶夫日五色月十芒
景星焜煌卿雲照爛是則天之所

以為艷也丘陵綺繡陂池丹碧飛
則孔翠鵷鸞走則豹蔚虎炳是
則地之所以為艷也人稟兩儀之秀
作配三才參贊萬有陶今鑄古
一質一文或吐納風霞屋之子似
之上或組織麟鳳思出九圍之外

儀秦術爽不能喻其辯先施毛
嬙不能喻其美懸黎和璧不能
喻其光璇臺貝闕不能喻其貴
種種色色具在方冊穿野獨搴所
以悅耳目愉心志者而為此書纂
組連翩宮商代奏如入金谷而游

華林陽彩錦縟天樂流響驚心
動魄一字百金雖欲勿以艷名豈
可得哉鄙伏生自都下南還
持書相示索題爰語嗟乎文邪
海也珍奇環瑋何所不有顧在嗜
者各有取焉志在驪珠者不顧盈

尺之珊瑚志在聖水者不奇雪屋
銀山之潮汐傳諸同好家弦戶誦
矣何必與不知人擬議其間哉
萬曆乙卯歲孟夏南州朱謀瑋
鬱儀甫題

姪統鐳飛卿書

小窗艷紀目錄

賦部

文木賦 中山王
酒賦 鄒陽
美人賦 司馬相如
釣賦 宋玉
諷賦 宋玉
舞賦 宋玉

笛賦 宋玉
圍棊賦 蔡洪
機賦 王逸
荔枝賦 王逸
走狗賦 傅玄
海賦 張融
火賦 潘尼
瑪瑙勒賦 陳琳

寡婦賦 丁廙妻
箏賦 阮瑀
芙蓉賦 曹植
洛神賦 曹植
車渠椀賦 曹植
扇賦 張載
草書賦 楊泉
奇布賦 殷巨

望海賦 孫綽
春花賦 劉赤妻
窮鳥賦 何遜
讀書賦 束晳
寒蟬賦 陸机
文賦 陸机
逸民賦 陸雲
傷逝賦 鮑照

觀刻漏賦 鮑照
蕪城賦 鮑照
雪賦 謝惠連
和蕭子良高松賦 謝朓
擬宋玉風賦 謝朓
舞馬賦 謝莊
赤鸚鵡賦 謝莊
聽歌賦 謝偃

別賦 江淹
恨賦 江淹
四時賦 江淹
麗色賦 江淹
靈丘竹賦 江淹
白鸚鵡賦 顏延之
高松賦 沈約
涉江賦 庾闡

蕩婦秋思賦 梁元帝
對燭賦 梁簡文帝
列燈賦 梁簡文帝
箏賦 梁簡文帝
鴛鴦賦 梁簡文帝
思田賦 陸倕
贈任昉感知己賦 陸倕
繡賦 張率

雲上之仙風賦 陶弘景
竹花賦 蕭大圜
春賦 蕭愨
螢火賦 蕭和
小園賦 庾信
鏡賦 庾信
燈賦 庾信
枯樹賦 庾信

蕩子賦　庾信
鴛鴦賦　庾信
笛賦　傅縡
山水納袍賦　江總
雲堂賦　江總
山蘭賦　周弘讓
擣衣賦　魏澹
雪賦　劉璠

八公山賦　吳筠
幽庭賦　沈炯
小山賦　唐太宗
石賦　張正見
建安城門峽賦　蕭子範
嬾翁齋賦　白玉蟾
懷仙樓賦　白玉蟾
求上賦　白玉蟾

天台山賦　白玉蟾
江上愁心賦　張瑚
黑龍飲渭賦　白樂天
觀兵部馬射賦　元微之
善歌如貫珠賦　元微之
古幽蘭賦　顏師古
竹賦　許敬宗
碧落賦　瞿楚賢

阿房宮賦　杜牧之
秋霖賦　盧照鄰
病梨樹賦　盧照鄰
雙槿樹賦　盧照鄰
蕩子從軍賦　駱賓王
螢火賦　駱賓王
苔賦　王勃
春思賦　王勃

七夕賦 王勃
江曲孤鳧賦 王勃
臥讀書架賦 楊炯
庭菊賦 楊炯
盂蘭盆賦 楊炯
明月照高樓賦 鄭遙
桂林一枝賦 崔咲
燕巢賦 樊晦

餘霞散成綺賦 韋充
黄楊樹子賦 歐陽公
老饕賦 蘇軾
擬大言賦 蘇易簡
廬山賦 支曇諦
金粉福地賦 曹[illegible]作
嬌女賦 唐伯虎
織女賦 何天與
荷花賦 何大從
明月桂賦 屠隆
雲起樓賦 袁宗道
傷賦 俞思燁
鞭賦
騷部
九愍 陸機
五悲 盧照鄰

七發 枚乘
七激 傅毅
七依 崔駰
七款 李尤
七說 桓麟
七蠲 崔琦
七舉 劉梁
七辯 張衡

七啓 曹植
七釋 王粲
七命 張協
七徵 陸機
七歎 湛方生
七繹 顔延之
七誘 蕭子範

歌辭部

連昌宮辭 元微之
望雲騅馬歌 元微之
適吳辭 梁鴻
弔張衡辭 禰衡
祀韓文公辭
帝京篇 駱賓王
到難篇 周燮
洛春謠 司馬才仲

琵琶行 白王堉
白紵歌 鮑明遠
正氣歌 文天祥
羅敷艷歌 睦狱
十香詞 伏枕徐
遊船歌 湯賓尹
長安元夕聽武生吳歌 屠隆
蓮池 屠隆

豐城寶劍謌贈廿子開使君 屠隆
一夜歸曲 雷元竉
古荊篇 袁宏道
和東坡梅花詩韻 袁宏道
採花徑 屠隆
宮範 袁宏道

文序部

弔賈誼文 賈仲初

弔古戰場文 李華
祭漢武帝陵文 沈炯
謝集廬山公九錫文 袁淑 俳
送窮文 劉基
脩竹彈甘蕉文 沈約
禡牙文 陳子昂
弔莊周文 嵇含
祭梁鴻文 周顒文

弔賈生文 庾闡
祭雜墳文 任孝恭
弔鶴文 湛方生
大唐三藏聖教序 太宗
趙國公集序 庾信
冬夜于隨州紫陽先生飡霞樓上送烟子
元演隱仙城山序 李太白
暮春於江夏送張祖之東都序 李太白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太白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 庾信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序 庾信
廬山碑序 梁元帝
懷舊志序 梁元帝
西嶽華山堂闕碑序 張昶
競渡序 駱賓王
冒雨尋菊序 駱賓王

滕王閣序 王勃
遊山廟寺序 王勃
仙槎序 白玉蟾
松巖序 白玉蟾
玉臺新詠序 徐陵
贈益邦式序 馬存
比玉集序 李[illegible]然
帝丘山序 顧野王

廣文選序 劉節
清閟閣遺稿序 焦竑
金之色翁七十燕會詩序 焦竑
皇明名公翰藻序 屠隆
西泠社集序 屠隆
息園序 屠隆
詠物詩序 屠隆
河干社引 何偉然

陳賢星文稿序 何偉然
悲詩序 費元祿
別詩序 費元祿
梅詩序 費元祿
論部
形勢論 劉勰
辯樂論 劉勰
知人論 劉勰
清神論 劉勰
殊好論 劉勰
貴農論 劉勰
激通論 劉勰
韜光論 劉勰
務本論 王粲
刑禮論 丁儀
辨道論 曹植

文質論 魏應瑒
博奕論 吳韋昭
三教論 高皇帝
長卿淵雲之文論 祝允明
焚珠玉錦繡於殿前論 李廷機
漠南無王庭論 田大年
聞雞起舞論 唐順之
裂繻論 袁袞

悰紀　目　廿五

烏飛論　王世貞
項羽聞楚歌論　陳吾侑
達視其所舉論　沈容賢
空中樓閣論　曹誥
擾龍馴虎論　華國榮
黃冠歸故鄉論　歸有光
張良從赤松子論　姜士昌
張良從赤松子論　陳繼儒
拔十得五論　喬時敏
士大夫浮失關風俗論　王鈐道
蓮花似六郎論　唐寅
士窮見節義論　王守仁
三王之世如春論　陶望齡
職方解　孔蠡

表策部

勸進元帝表　徐陵

悰紀　目　廿六

為安豐王延明讓國子祭酒表　溫子昇
諫言表　齊竟陵王
為周儀同失律後復官表　沈炯
新定鍾表　王褒
集表　蘇軾
擬宋御製念邊五言詩賜近臣屬和謝表　卿程
擬上留北直隸諸處今年應解內帑稅銀以二分充軍餉一分賑饑民廷臣謝表　王宇
擬宋置寬恤民力司遣官分路延訪謝表　卿程
擬以戶部左侍郎劉大夏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兵餉謝表　鄉程
擬上泛舟西苑輔臣李時等侍行命蕩槳泛龍舟頒間賜宴無逸殿謝表　王宇
擬沙河城成賜名鞏華守臣謝表

擬冬至日詩雪有應輔臣賀表
擬賜廷臣新茶謝表
和衣策 徐桂
言路策 顧起元
覘人策 湯賓尹
宗藩策 王世貞
士風策 陳繼儒
大體策 楊元祥
宣大策 王世貞
北虜策 王世貞
漕河策 孫承宗
檄移部
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
檄告西楚霸王文 杜仁傑
為徐敬業討武曌檄 駱賓王
檄梁文 [illegible]

北山移文 孔德璋
食移文 吳均
閔廣平賊露布 于慎行
碑墓誌部
褚先生伯玉碑 孔稚珪
桐栢山金庭館碑銘 沈[illegible]
溫湯碑 庾信
曹娥碑文 邯鄲淳
丹陽上庸路碑 徐陵
相宮寺碑 簡文帝
曠野寺碑 梁元帝
郢川晉安寺碑 梁元帝
天光寺碑 陸倕
常山公主碑 溫子昇
黃帝河間篤靈碑 張說
齊午王碑 邢子才

多寶寺碑銘 任孝恭
司空安成康王碑銘 劉孝綽
周儀同松滋公拓拔競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庾信
中書令庾肩吾墓誌銘 梁元帝
司空章昭達墓誌銘 徐陵
度支尚書陸名誄 江總
陳烈婦唐氏誄 唐陰

齊司空柳世隆行狀 沈休文

記誌部

三藏聖教記 唐高宗
御製艮嶽記 宋徽宗
淨名齋記 米芾
遊仙巖記 白玉蟾
駐雲堂記 白玉蟾
湧翠亭記 白玉蟾

草堂記 白樂天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柳子厚
黃州竹樓記 王元之
七星橋記 楊慎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五嶽圖記 焦竑
陶隱居尋山誌

頌贊部

大法頌 梁簡文帝
甘泉宮頌 王褒
北征頌 班孟堅
漢高功臣頌 陸機
樂賢堂頌 庾闡
巡幸舊宮頌 宋孝武帝
閑遊贊 戴逵
三國名臣贊 袁宏

孫登贊　庾闡
沈純甫像贊　唐隆
銘箴部
金人銘　周武王
反金人銘　孫子荊
行雨山銘　庾信
思舊銘　庾信
石闕銘　陸倕

永陽王齋後山亭銘　江總
龍尾石月硯銘　蘇軾
楠榴枕銘　蘇彥
東觀箴　崔瑗
[illegible]書部
[illegible]書令王儉書　張充
[illegible]曹植書　吳質
答江琰書　王僧孺

與何遜書　王僧孺
與吳質書　曹植
答尹義尚書　徐陵
與陽休之書　祖鴻勳
與蕭令王射僕書爲袁彖求謚　庾義
與劉智藏書　梁元帝
與宋玉山元思書　劉孝標
與皇甫謐書　辛曠

與李那書　徐陵
與徐僕射書　尹義尚
爲王寬與婦義安王書　伏知道
與蕭臨川書　梁簡文帝
答新渝侯和詩書　簡文帝
答南平嗣王餉舞簟書　簡文帝
答謝中書書　陶弘景
答伏義書　阮籍

難魏武帝禁酒書 孔融
荅車茂安書 陸雲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照
荅繁欽書 曹丕
張敬書
荅齊國雙馬書 梁元帝
荅移市教 庾信
報李陵書 蘇武
與蘇武書 李陵
與天公牋 蕭道元
與交友論隱書 江淹
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蕭遜
荅劉子威侍御 屠隆
與呂玉繩書 屠隆
荅王胤昌太史書 屠隆
錦帶書十二月啓 梁昭明

上兗州啓 駱賓王
上梁明府啓 駱賓王
上司列太常伯啓 駱賓王
上齊州張司馬啓 駱賓王
謝賚菱啓 庾信
謝東宮賜聖體餘饌啓 劉孝威
謝東宮賜彈棊局啓 梁元帝
謝衣宮賚花釵啓 梁元帝
謝東宮齎辟邪子綿白編等啓 梁太子
謝東宮賚炭啓 劉孝威
謝東宮賚團啓 張纘
謝武陵王賜弓啓 王融
集啓 蘇軾
奉范座師啓 焦竑
春江社啓 何偉然
與龔淮長先生啓 袁中道

辭子隆牋　謝玄暉
思鄉疏　沈炯
天台僧可觀重興岳武廟疏　鄭元祐
請郭山長老應霖疏　黃庭堅
化脩造精舍疏　白玉蟾
投包家灣龍王求雨疏　屠隆
授韋嗣立黃門侍郎制　唐中宗
授李承嘉戶部尚書制　唐中宗

題光中鳩材小冊　袁宏道
禪堂募齋引　袁宏道
募僧銅塔冊　袁宏道
天馬狀　顏延之
為武陵王拜儀同章　庾信
還經示僧　梁武皇帝
連珠　揚雄　班固　潘岳　二魏文帝　陸機　劉孝儀　謝惠連　顏延之　[illegible]梁武帝　沈約　[illegible]

小窗艷紀

延陵吳從先批選　白沙王道新
冶城孫起都叅定　武林何偉然
校閱

賦部一

漢書曰。不歌而誦謂之賦。春秋之後。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諭。咸有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余所喜讀者。固近於淫。然亦畫閑以則。大約琳瑯觸目。文士詞人。皆易襲為珍也。或博識於名物。而攷訂為煩。或供具於尋常。而饜飫無味。不覺心目俱倦。即三都兩京。亦以習見蝦矣。

文木賦　中山王

麗木離披。主披高巫。拂天河而布葉。横日路而擢枝。幼雛羸鷇。單雄寡雌。紛紜翔集。嘈嗷鳴啼。載重雪而稍勁。風將等歲於二儀。巧匠不識。王子見知。乃命班爾。載斧伐斯。隱若天崩。豁如地裂。花葉紛披。條枝摧折。既剝既刊。見其文章。或如龍盤虎踞。復似鸞集鳳翔。青緺紫綬。環璧珪璋。重山累嶂。連波疊浪。奔電屯雲。薄霧濃雰。麚宗驥旅。雞族雉群。蠋繡鴦錦。蓮藻芰文。色比金而有裕。質參玉而無分。裁為用器。曲直舒卷。脩竹映池。高松植巘。制為樂器。婉轉蟠紆。鳳將九子。龍導五駒。制為屏風。鬱弗穹隆。制為杖几。極麗窮美。制為枕案。文章璀璨。彪炳渙汗。製為盤盂。采玩蜘蹰。猗歟君子。其樂只且。

酒賦　鄒陽

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騃。皆麴湑丘之麥、釀野田之米。倉風莫預。方金未啟。嗟同物而異味、歎殊才而共侍。流光醉醉。甘滋泥泥。醪醲既成。綠瓷既啓。且筐且漉。載醑載齊。庶民以為飲。君子以為禮。其品類、則沙洛淥酃。程鄉若下、高公之清。關中白薄。青渚縈停。凝醳醇酎。千日一醒。哲王臨國、綽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肅肅之賓。安廣坐。列雕屏。綃綺為席。犀璩為鎮。曳長裾。飛廣袖。奮長纓。英偉之士、莞爾而即之、君王憑玉几、倚玉屏、舉手一勞。四座之士。皆若哺粱焉。乃縱酒作倡。傾盌覆觴。右曰宮申。旁亦徼揚。樂只之深、不狂。於是、錫名餌。祛夕醉。遣朝酲。吾君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

美人賦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梁王悅之。鄒陽譖之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麗不忠。將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王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歌而回車。譬於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為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玄髮豐豔。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恒翹翹而西顧。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于茲矣。臣棄而不許。竊慕大王之高義。命駕東來。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上宮閒館。寂寞重虛。門閤晝掩。曖若仙居。臣排其戶。而造其堂。芳香郁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床。奇葩逸麗。淑質豔光。覩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絃。為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託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時日西夕。玄陰晦冥。流風慘冽。素雪飄零。閒房寂謐。不聞人聲。於是寢具既設。服玩珍奇。金鉔薰香。黼帳高垂。茵褥重陳。角枕橫施。女弛其服。表其褻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脈定以內。心正於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釣賦　宋玉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洲、止而並見於楚
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
觀焉、王曰、其善奈何、登徒子對曰、夫玄洲釣也、
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餌若蛆螾、鉤如細鍼、以
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豈可謂無術乎、夫
玄洲、芳水、餌桂、激釣、其意、不可、得、退而牽行、下
觸青泥、上則波颺、玄洲因水埶而施扶、頡之頏
之変、縱收斂、與魚沈浮、及其解弛也、因而獲之、
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察玄洲之釣、未可謂能
持竿也、又烏足為大王言乎、王曰、子之所謂善
釣者何、玉曰、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
絲、其鉤非鍼、其餌非螾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
對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賢聖為竿、道德為
綸、仁義為鉤、祿利為餌、四海為池、萬民為魚、釣
道微矣、非聖人其孰能察之、王曰、迂哉說乎、其

釣未可見也、玉曰、其釣易見、王不察爾、昔殷湯
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
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
廢、其綸可謂多矣、羣生霑其澤、民眠畏其罰、其
釣可謂均矣、功成而不㮣、名立而不改、其竿可
謂擺矣、若夫竿折綸絕、餌墜鈎決、波涌魚失、是
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釣術也、今察玄洲之釣也、
左挾魚罾、右執槁竿、立于橫汙之涯、倚乎揚挪
之間、精不離乎魚喙、思不出乎鮒鯿、形容枯槁、
神色憔悴、樂不復勤、獲不當費、斯乃水濱之役
夫也已、君王又何稱焉、王若建堯舜之洪竿、攄
而湯之脩綸、投之於瀆、視之於海、漫漫羣生、孰
非吾有、其為大王之釣、亦不樂乎、

諷賦 宋玉

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為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曰、玉為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身體容冶。受之二親。口多微辭。聞之聖人。臣出愛主人之女、臣無有也。臣嘗出行、僕饑馬疲。正值主人門開、主人翁出、嫗又到、市、獨有主

人女在。女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更於蘭房芝室。止臣其中。中有鳴琴焉。臣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衣。披翠雲之裘。更白穀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曰、上客無乃饑乎。為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來勸臣食。以翡翠之釵、挂臣冠纓。臣不忍仰視。為臣歌曰、歲將暮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而鼓之為秋竹積雪之曲。主人之女、

又為臣歌曰、內怵惕兮徂玉床。橫自陳兮君之旁。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黃泉。玉曰、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誠不忍愛主人之女。王曰、止止。寡人於此之時。亦何能已。

舞賦　宋玉

楚襄王既遊雲夢，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進乎。王曰，試之。玉曰，唯唯。爾乃鄭女出進，二八徐侍，姣服極麗，姁媮致態，貌嫽妙以妖冶，紅顏曄其陽華，眉連娟以增繞，目流涕而橫波，珠翠灼爍而照曜兮，華袿飛髾而雜纖羅。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脣，紆清揚，而抗音高歌，為樂之方。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為象。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颯沓合并，綽約閒靡，機迅體輕，合場遞進，案次而俟，埒籍角妙，夸容乃理，軼態橫出，瑰姿譎起，廻身還入，迫于急節，紆形赴遠，漼以摧折，纖縠蛾飛，繽猋若絕，體如遊龍，袖如素蜺，遽延微笑，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悅。

笛賦　宋玉

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奇篠異幹，罕節間枝之叢生也。其處磅礴千仞，絕谿凌阜，隆崛萬丈，盤石雙起，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其陰則積雪凝霜，霧露生焉，其東則朱天皓日，素朝明焉，其南則盛夏清微，春陽榮焉，其西則涼風遊旋，吸逮存焉。幹枝洞長，桀出有良，工爲名高，師曠將為陽春北鄙白雪之曲，假塗南國，至此山，望其叢生，見其異形，曰命陪乘，取其雄焉，得其雌焉，將送荊卿於易水之上，乃使王爾公輸之徒，合妙意，角較手，遂以為笛。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使午子延長頸，奮玉手，摛朱脣，曜皓齒，頳顏臻，玉貌起，吟清商，追流徵，歌伐檀，號孤子，發團轉，舒積鬱，其為幽也，甚乎懷永抱絕，喪夫天，亡稚子，纖悲微痛，毒離膚理，激叫入青雲，慷慨切窮上，度曲羊腸坂，揆殃振奔逸，遊泱漭，列

揚節武毅發沈憂結呵脣揚吒太一聲淫淫以熠熠氣旁合而爭出歌壯士之必往悲猛勇乎飄疾麥秀漸漸兮鳥殷革翼招伯奇於源陰追申子於晉域夫奇曲雅樂所以禁淫也錦繡黼黻所以禦暴也繁則泰過是以檀卿刺鄭聲周人傷北里也亂曰芳林皓幹有奇寶兮博人通明樂斯道兮般衍瀾漫終不老兮雙林開花貌甚好兮八音和調成稟受兮善善不衰為世保兮絕鄭之遺離南楚兮美風洋洋而暢茂兮嘉樂悠長俟賢士兮鹿鳴萋萋思我友兮安心隱志可長久兮

圍棊賦 蔡洪

命班倕之妙手制朝陽之柔木取坤象於四方位將軍乎五嶽然後畫路表界立質朱文曲直有正方而不圓算徒授卒三百惟羣任巧於無主譬採菽乎中原於是攄妙思奮玄謀玩服色尚驊駒旅進旅退二騎迭驅翻翻馬合落落星敷各嘯歌以發憤運變化以相符乍似戲寉之于覽入類狡兔之繞丘散象乘虛之飛電聚類

絕貫之積珠然後枕以大羅鱔以城郭綴以懸險經以絕落形業翼紆翺翔容奕彎掌南指情實西射揚塵奄迹雖動詳悉或臨局寂然惟棊芒陳靜脉無聲潛來若神抑舒之役成子之賢也或身手俱發諠譁操擾色類不定次措無已再衰三竭銳氣已朽聳軾望軼其亂可取也爾乃心鬪奔競勢使揮讌攜手詆欺朱顏妒嫵然局不弘帶子不盈捲束二儀之極要握眾巧之

王廙若八卦之初兆遂消息乎天文屈則尺蠖舒則龍翻雀鷇雲起鸞騰良傳蚕參山結皆如霧分靜若清濮之列宿動若流彗之互奔熙來結而奠猴隸鬱不得窺其門扃覆亂而不惑斫桀不足識其源或謀死而稱梟陶不能治其怨或巧邀以樂齊房變不足以之贊亂云勢貌多幻孰能究傳遠求近取爭一以貫

機賦　王逸

帝軒龍躍庶業是昌俯覃聖恩仰覽三光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嶽之洪樟結靈根於盤石託九層於巖傍性條暢以端直貫雲表而劉良儀鳳晨鳴翔其上怪獸羣萃而陸梁於是乃命匠人潛江奮驤踰五嶺越九闕斬伐剖析擬度短長勝復迴轉尅象乾形大匡淡泊擬則川平光為日月蓋取昭明三軸列布上法台星兩驥齊首儼若將征方圓綺錯微妙窮奇蟲禽品獸物有其宜兔耳跧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竄身匿蹄高樓雙峙下臨清池游魚銜餌瀺灂其陂鹿盧並起纖繳俱垂一往一來匪勞匪疲於是暮春代謝朱明達時蠶人告訖舍羅獻絲或黃或白蜜蠟凝脂纖纖靜女經之絡之爾乃窈窕淑媛美色貞怡解鳴佩釋羅衣披華幕登神機乘輕杼覽床帷動搖多容俯

仰生姿。

荔枝賦　王逸

暧若朝雲之興。森若擢天之蔚。湛若大厦之容。鬱如峻嶽之勢。脩幹紛錯、綠葉蓁蓁、灼灼若朝霞之映日。離離若繁星之著天。皮似丹罽、膚若明璫、潤侔和璧、奇喻五黄、仰歎麗表、俯嘗嘉味、口含甘液。心受芳氣。兼五滋而無常主。不知百和之所出。卓絕類而無儔。超衆果而獨貴。

走狗賦　傅玄

蓋輕迅者莫知鷹。猛捷者莫如虎。惟良犬之禀性。兼二儀之勁武、應天人之景暉、順儀象而逝處、憑水木之和氣。鍊金精以自輔。統黔滌於秋方。居太素之內寓。諒韓盧其不抗。豈晉獒之能禦。既乃濟盧泉。涉流沙。踰三光、跨大河。希代來貢、作珍皇家、骨相多奇、儀表可嘉、足懸鉤爪。口含素牙。首類驤螭。尾如騰蛇。脩頸闊腋。廣前捎後。豐顱促耳。長叉緩口。舒節急筋。豹耳龍形。蹄如結鈴。五魚体成。勢若凌青雲。目若泉中星。轉視流光。朱曜赤精。震茹黃而惕宋。鵲兮、越而揚名。於是尋漏跡。躡遺蹤。形疾騰波。勢如駭龍。邀朝烏之輕機兮。絕猛獸之逸軌。漂星流而景屬兮。逾窮冥而騰起。陵岡越壑。橫山超谷。原無遁逸。林無隱鹿。頓正隱以嬉遊兮。步蘭皋而騁足。乃娛志宛囿、逍遙中路、屬精乘以待蹤。逐東郊之狡兎既洋洋以衍衍。逞妙觀於永路。迅捷無前、閒暇有度、樂極情遺。逸足未羈抑武烈而就羅兮、順計麾而言旋。歸巧美於執紲兮、其縶紲之不虞。感恩養而懷德兮。頑致用於後田。聆輶車之驚鑣兮。逸獨矯而盤桓。

海賦 有敘 張融

吾遠職荒官。將海得地。行關入浪。宿渚經波。傳
懷樹觀。長滿朝夕。東西無里。南北如天。反覆懸
烏。表裡菟色。壯奇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壯也、故
古人以之頌其所見、吾問翰而賦之焉、嘗共濟
典絕感。豈覺人在我外。木。生。之。作。君。自。君。矣。
分。渾。始。地、判。氣。初。天。作成萬物、為山為川、總川
振會、導海飛門。爾其海之狀也、之相也、則窮區
沒渚。萬里藏岸。控會河濟。朝總江漢、回混浩潰、
巔倒發濤、浮天振起、淮日飛高、縱撞則八紘摧
隤。鼓怒則九紐折裂。搶長風以舉波。瀰天地而
為勢。瀲澤渚洽。來往相掣。泪溟澥渤。穿石成窟。
西衝虞淵之曲。東振湯谷之阿。若水於是乎倒
覆。折扶桑而為渣。濩瀁潤渾。涫泖碨雍、渤淬淪
薄、瀾淺襲蹤、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而星河如
滄。既烈泰山與崑崙。相壓而共潰。又盛雷車震

漢破天以折轂、捲漣漩瀨輾轉縱檢蕩珠碎々
流鏡飛明。是其回堆曲浦。幽關弱渚之形勢也。
沙嶼相接。洲島相連。東西蕩滴。如滿于天。梁禽
楚獸。胡木漢草之所生鳥。長風動路。溟雲晴道
之所經鳥。名々帶々。宵々翳々。最鳥宿於東隅。
落河浪其西界。浢沆汴河。泪磈漫桓。旁踞委嶽。
橫聳危巒。重嶂岌々。攢嶺聚立。嵂礞麻嶔。架石
相陰。嶮嶺陁々。橫出旁入。嵬々磊々。若相進而
下及。峯勢縱橫。岫形參錯。或如前而未進。乍非
遷而已却。天抗暉於東曲。日倒麗於西阿。嶺集
雪以懷鏡。巖昭春而自華。江洋淵々。滐巖拍嶺。
觸山磧石。汗瀯濛況。碨決溕河。流崇磾峗。頊浪
崚嶒、嶅宕砭硊祈嶺挫峯。窄浪硍掊。朋山相碆。萬
里鶴々極路天外。電戰雷奔。倒地相磕。獸門泉
逸。魚路鯨奔。水。遠。龍。魄陸。振。虎。魂。都膽無後。向
堂無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若乃山橫蹴浪。風

倒催波磊若驚山竭嶺以球石鬱若飛煙奔雲
以振霞連瑤光而交綵接玉繩以通華爾乎夜
滿深霧晝容長雲高河減景萬里無文山門幽
暖岫戶益藍九天相掩十地交氛汪汪橫橫流
流浩浩淬潰仙人之表泱蕩君子之外風沫桐
排日閑雲閑浪散波合岳起山隤若乃漉沙構
自熱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爾其奇名出
錄詭物無書高岸亂鳥攢門產魚則何懼鮪鮨

鯢䰻鰥鰿哄目吐霞吞河漱月氣開地震聲動
天發噴灑嘶噫流雨而揚雲喬巘壯脊架岳而
飛墳蜓動崩五山之勢瞯睔煥七曜之文蠵蠵
瑁蜂綺貝鱅螺玄朱互綠綠紫相華游風秋瀨
泳景登春伏鱗濆綵彩紛洗文若乃春代秋緒
歲去冬歸柔風麗景晴雲積暉起龍塗於靈步
翔螭道之神飛浮微雲之如帶落輕雨之依依
弱巧塗而峻遠極樂木以激揚浪相礴而起千

狀波獨湧乎驚萬容蘋藻留映荷芝提陰扶谷
異綵秀遠華深明藕移玉清蓮代金腑芬芳於
遙渚汎灼爍於長浮浮艫雜輔遊舶交艘帷軒
長席方遠連高入驚波而前絕振排天之雄飈
越湯谷以逐景渡虞淵以追月偏萬里而無時
決天地於暉忽雕隼飛而未半鯤龍超而不逮
舟人未及復其喘已周流宇宙之外矣陰鳥陽
禽春毛秋羽遠翅風遊高翮雲舉翔歸棲去連

陰日路澗漲波渚陶玄浴素長絃四斷乎表九
絕雉翡成霞鴻飛起雪合聲鳴侶並翰翮羣飛
闇澹繡流浦照文爾夫人微亮氣小白如淋涼
空澄遠增漢無陰照天容於鮷渚鏡河色於沙
潯括叢餘以進廣浸夏洲以洞深形每驚而象
維靜跡有事而適無心於是乎山海藏陰雲塵
入岫天英偏華日色盈秀則若士神中琴高道
外袖軒羽以衣風逸玄裾於雲帶遺秋月於際

渺悵春霞於秀瀨麗蓬萊之靈岫望方壺之妙闕掛遥日以飛柯嶺四峯以巘月空居無俗崇館何塵谷門風道林路雲真若乃幽菫邑次階澗之窮駭波帋狼之氣激勢有舟有木為淮為叢路榡網雜結禁相籠通雲交拂連韻狀風颺洲繳岸而千里若萌衝崖沃島其萬國如戰振駭氣以擺雷飛雄光以倒電若夫增雲不氣流風斂聲淵文復動波色還驚明月何遠沙裡分

星至其積珍全遠䌽寶諭溪瓊池玉壑珠岫珂岑合月開夜舒月解陰珊瑚開纘瑠璃球華丹文鏡色翡照氷霞洪々瀆々浴于日月淹漢星虎滲河天界風何本而自生雲無從而空滅籠麗色以拂煙鏡懸暉以照雪爾乃方員去我混然落情氣瞳而溺化靜自清心無終故不滯志不敢而無成既覆舟而載舟固以死而以生弘畧狗於人獸導至本以充形雖萬物之日用諒

何綿其何經道港天初機茂形外亡有而以而有非膠有於生末亡無所以而無信無心以入亦不動々是使山岳相崩不聲々故能天地交泰行藏虎於用舍應感亮於圓會仁者見之謂之仁達者見之謂之達舌者幾於上善吾信矣哉其為大矣

火賦　潘尼

覽天人之至周、嘉火德之為貴、含太陽之靈暉、體淳剛之正氣、先聖仰觀、通神悟靈、窮物盡數、研幾至精、形生於未兆、聲發於無象、尋之不得其根、聽之不聞其響、來則莫見其跡、去則不知其往、似大道之未離、而元氣之灝瀁、故能博贍羣生、資育萬類、盛而不暴。施而不費。其變無方。其用不匱。鑽燧造火。陶冶羣形。協和五味。革變羶腥。酒醴烹飪、于斯獲成、爾乃狄牙典膳、百品既陳、和羹酋醳。旨酒醲醇。烹黿煑鼈。灼麵臑鱗。流金化石。爍鐵融銅。造制戎器。以戒不恭。砥銖兵械。鎣飾軍容。四海康乂。邊境無虞。韜弓戢劍。解甲釋冑。銷鏑為耒。鑄戈為鎛。戰士反於耕農。戎馬放乎外廐。及至焚野燎原、陸火赫羲、林木摧拉。沙粒並糜。騰光絕覽。雲散霓披。遂及衝風激揚。炎光奔逸。玄煙四合。雲蒸霧萃。山陵為之

崩弛。川澤為之涌沸。去若風驅。疾如電逝。芬輪紆轉。倏忽橫厲。蕭條長空。野無孑遺。無黑不灰。無眮不爇。震響達乎八冥。流光燭乎四裔。燎爇既除。九野謐清。蕩枝瘁於凜秋、候來春而改生、其揚聲發怒。則雷電之威也。明照遠鑒。則日月之暉也。既陶品物。則造化之制也。濟育羣生。則天地之惠也。是以上聖人擬火以制禮。鄭僑據猛以立政。功用闡乎古今、勳績著乎百姓、

瑪瑙勒賦　陳琳

夫珍物寄中山之崇岡。禀金德之靈施。含白虎之華章。扇朔方之玄氣。喜南離之炎陽。歙中區之黃采。雁東夏之純蒼。苞五色之明麗。配皎日之流光。內焰浮景。外鮮文繁。奇章異采。灼爍其間。爾乃藉彼朱罽。華勒用成。駢居列時。煥若羅星。

寡婦賦　丁廙妻

惟女子之有行。固歷代之彝倫。辭父母而言歸。奉君子之清塵。如懸蘿之附松。似浮萍之託津。何性命之不造。遭世路之險迍。榮華曄其始茂。所恃奄其徂泯。靜閉門以却掃。塊孤煢以窮居。刷朱扉以白堊。易玄帳以素幬。含慘悴以何訴。抱弱子以自慰。時翳翳以東陰。日亹亹以西墜。雞斂翼以登栖。雀分散以赴肄。還空床以下幬。

拂衾禂以安寢。想逝者之有憑。因宵夜之髣髴。痛存沒之異路。終窈漠而不至。時荏苒而不留。將遷靈以大行。駕龍轜於門側。設祖祭於前廊。彼生離其猶難。矧永絕而不傷。自銜恤而在疚。履冰冬之四節。風蕭蕭而增勁。寒凜凜而彌切。霜悽悽而夜降。水濂濂而晨結。瞻靈宇之空虛。悲屏幌之徒設。仰皇天而歎息。腸一日而九結。惟人生於世上。若馳驥之過標。計先後其何幾。

箏賦　阮瑀

惟夫箏之奇妙、極五音之幽微、苞羣聲以作主、冠衆樂而為師、稟清和於律呂、籠絲木以成資、身長六尺、應律數也、故能清者感天、濁者合地、五音並用、動靜簡易、大興小附、重發輕隨、折而復扶、循覆逆開、浮沈抑揚、升降綺靡、殊聲妙巧、不識其為、平調定均、不疾不徐、遲速合度、君子之行也、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曲高和寡、妙伎難工、伯牙能琴、於茲為勝、皦繹翕純、庶配其蹤、延年新聲、豈比能同、陳惠李文、曷能是逢、

芙蓉賦　鮑照

感衣裳於楚賦。詠憂思于陳詩。訪羣英之豔絶。標高名于澤芝。會春陂乎夕張、搴芙蓉而水嬉、抽、我、衿、之、桂、蘭、點、子、吻、之、瑜、辭、還羣芳之徽跡、抱弦情之清芬、稟若華之驚絶、單嵓陽之妙手、測沸池之光潔。爍形輝之明媚。粲雕霞之繁悦。覿椒丘而非偶。豈圍桃而能埒。彪。炳。以。　。藻。翠。景。而。紅。波。青房兮規接。紫的兮圓羅。樹妖遙之

弱幹。散菡萏之輕荷。上。星。光。而。倒。景。下。龍。鱗。而。隱。波。戲。錦。鱗。而。夕。映。曜。繡。羽。以。晨。過。結游童之湘。吹。起榜。妾。之。紅。歌。備日月之温麗。非盛明而謂何若當融風之暄盪、承暑雨之平渥、被瑶塘之周流、繞金渠之屈曲、排積霧而揚芬。鏡洞泉而含綠。葉。折。水。以。為。珠。條。集。露。而。生。玉。潤。蓬。山。之。瓊。青。輝。蕙。河。之。銀。燭。冠。五。華。于。仙。草。超。四。照。於。靈。木。雜衆姿于開卷。閱群貌于昏明、無長袖

之容止。信。不。笑。之。空。城。森紫葉以上擢。紛湘藥而不傾。根雖割而琯徽。柯既解而縹榮。感盛衰之可懷、質始終而常清、故其為芳也綢繆。其為媚也奔發。對。粧。則。色。妹。比。蘭。則。香。越。泛。明。徠。于。宵。波。飛。澄。華。于。曉。月。陋荊姬之朱顏。笑夏女之光鬟。恨狎世而貽賤、徒愛存而賞沒、雖凌群以標奇、終從歲而零歇。

洛神賦　曹植

余從京域、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乃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田。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睹一麗人、于巖之畔。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覿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艷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之所見也、無迺是乎。

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襛纖得衷。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雲髻峩峩、脩眉聯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瓌姿艷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披羅衣之璀粲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珮以要之。嗟佳人之信脩、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珶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為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迺衆靈雜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遊女、歎匏瓜之

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猗靡兮翳脩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鑾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踴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回清陽。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於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泝。浮長川而忘反。思綿綿、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

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車渠椀賦　曹植

惟新椀之所生，于涼風之浚湄。采金光之定色，擬朝陽而發輝。豐玄素之暐曄，帶朱榮之葳蕤。縕絲綸以肆采，藻繁布以相追。翩飄飄而浮景，若驚鵠之雙飛。隱神璞於西野，彌百葉之莫希。于時乃有篤厚神后，廣彼仁聲，夷慕義而重使，獻玹寶於斯庭，命公輸使制匠，窮妍麗之殊形。華色粲爛，文若點成。鬱蓊雲蒸，婉蟬龍征。光如激電，影若浮星。何神怪之巨偉，信一覽而九驚。雖離朱之聰目，尚炫燿而失精。何明麗之可悅，超群寶而特章。俟君子之閑宴，酌甘醴於斯觥。因娛情而可貴，故求御而不忘。

扇賦　張載

翔雲之素鳥，體自然之至潔。飄縞羽於清霄，擬妙姿於白雪。俯濯素於河漢，仰晞光於日月。雙趾踠而騰虛，六翮揮而風厲。於是公子，似儻遺物，獨出樂此天爵。飛於蒲氏之蟜，崇子余之纖繳。弋翔冥之鴻鶴，連王子之白雀。裁輕翼以為扇，發清風於勁翮。若乃搜奇選妙，絕色寡雙。鵠質皦鮮，玄的點絳。修短雖異，而光彩齊同。故易稱可以為儀，詩美肅肅之容。是以停之如栖鵠，揮之如驚鴻。飄纓蕤於軒幌，發暉曜於皐龍。夫裂素製圓，剖竹如方。五明起於名都，九華興於上京。

草書賦 楊泉

惟六書之為體、美草法之最奇。杜垂名於古昔、皇著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法、勢奇綺而紛馳。解隸體之細微、散委曲而得宜。乍楊柳而奮發、似龍鳳之騰儀。應神靈之變化、象日月之盈虧。書縱竦而直立、衡平體而均施。或斂束而相抱、或婺娑而四垂。或攢翦而齊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陰岑而高舉、或落籜而自披。其布好施媚、如明珠之陸離。發翰舒藻、如春華之揚枝。其提基縱體、如美女之長眉。其滑澤肴易、如長溜之分岐。其骨梗強壯、如柱礎之不移。其斷除弓盡、如工匠之盡規。其芒角吟牙、如嚴霜之傳枝。眾巧百態、無盡不奇。宛轉翻覆、如絲相持。

奇布賦 [illegible]

伊荒服之外國、逖人奉以為名。仰皇風而悅化、超重譯而來庭。貢方物之綺麗、亦受氣於妙靈。美斯布之出類、稟太陽之純精。越常品乎意外、獨詭異而特生。森森豐林、在海之洲。煌煌烈火、焚鳥靡休。天性固然、滋殖是由。牙萌炭中、穎發熾隅。業因焰潔、翹與炎歎。燊榮華貴、焚灼萼珠。丹輝電近、形炯星流。飛耀衝霄、光赫天區。惟造化之所陶、理萬端而難察。燎無爍而不燋、在該林而獨眤。火焚木而弗枯、木吐火而無竭。同五行而並在、與大椿其相牽。乃採乃拆、是紡是績。每以為布、不盈數尺。以為布帊、服之無斁。既垢既汙、以焚為濯。投之朱鑪、載燃載赫。停而冷之、皎潔凝白。

望海賦　孫綽

五湖同浸、九江叢溉。抱河含濟、吞淮納泗、南控沅湘、西引浮渭、洲渚迢遞以疏屬。島嶼綿邈以甲羅。植嵬崔之碣石、搆穹隆之胖牁、玄輿之府、重刃之房、鱗彙萬殊、甲產無方、包隋珠、銜夜光、瑒瑁熠爍以泳游。蟕蠵煥爛以映漲。虛貝含素而長紫。蠳螺絡丹而帶湘。青甲芬颷以微扇。玄木杳渺以□□。其卉木則綠苔石髮。蔓以流綿。紫莖嵬綜。解以被渚。華組伏汲。而錦披。翠綸扇風而繡舉。長鯨嶽立以截浪。灼鯌揚鬐以排流。巨鼇贔屓以冠山。鳥鸌呼翕以吞舟。鵬為羽傑。鯤猗介豪。翼遮半天。背負重霄。舉翰則宇宙生風。抗鱗則四瀆起濤。考萬川以周覽。亮天地之綜緯。彌綸八荒。亘帶九地。昏明注之而不滿。尾閭洩之而不潰。

春花賦　劉杂妻王氏

千葩榮其胎晰芳。百卉猗而同榮。蘭圃翹以含芳芳。芝薄振而沈馨。翠韻競臻。衆條頻英。或異色同形。或齊芳殊制。自然神香。不可勝計。或若羅宿之垂光。灼若隋珠之宵列。爽若翡翠之群翔。練若珊瑚之映月。詩人詠以託諷。良喻美而光德。准工女於妙規。飾王后之首則。

窮鳥賦　何遜

若窮鳥之小鳥、意局促而馴擾、聲遇物而知哀、翩排空而不矯、望絶侶於夕霞、聽翔羣於月曉、既滅志於雲霄、遂甘心於園沼、時復搶揄決至、觸案窮歸、若中氣而自墜、似驚弦之不飛、同雖時而共宿、啄鳫稗以争肥、異海鷗之去就、無青鳥之是非、豈能瑞周德而丹羽、感燕悲而素膊、雖有知於理會、終失悟於心機、

讀書賦　晉束晳

耽道先生、澹泊閑居、藻練精神、呼吸清虚、抗志雲表、戢形陋廬、垂帷以隱几、披紈素而讀書、抑揚嘈囋、或疾或徐、優游蘊藉、亦卷亦舒、頌巻耳則忠臣喜、詠蓼莪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詠詩以終已、仲尼讀易於終身、原憲潛吟而忘賤、顔回精勤以輕貧、倪寬口誦而芸耨、買臣行吟而負薪、賢聖其猶學、况中才與小人。

寒蟬賦 并序 陸雲

昔人稱鷄有五德、而作者賦焉、至於寒蟬、才孫其美、獨未之思、而莫斯述、夫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食、則其廉也。其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如冠冕、取其容。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且攀木寒鳴、貧士所以空歎。余昔僑處、切有感焉、興賦云爾、

伊寒蟬之感運。近嘉時以遊征。含二儀之和氣。稟乾元之清靈。體貞精之淑質。吐爭嘒之哀聲。希慶雲以優遊。遁太陰以自寧。於是靈岳幽峻。長林參差。爰蟬集止。輕羽涉池。清澈微激。德音引嘉。承南風以軒景。附高松之二華。黍稷惟馨而匪享。竦身希陽乎靈和。喉乎其音。翩乎其翔。容麗蜩螗。聲美宮商。飈如飛焱之遺驚風。邪如煙雲之麗太陽。華靈鳳之羽儀。潛皇都乎上京。

跨天路於萬里。豈蒼蠅之尋常。爾乃振修緌以表首。舒輕翅以迅翔。華之墜露含煇。熅以夕食。望北林以鸞飛。集樛木以龍蟠。彰淵信於巖時。稟清誠乎自然。翩眇微妙。綿蠻其形。翔林附木。一枝不盈。豈黃鳥之敢希。唯鴻毛其猶輕。憑綠荒之餘光。哀秋華之方零。思鳳居以翹竦。仰竚寂而哀鳴。若夫歲聿云暮。上天其涼。感運悲聲。貧士含傷。或歌我行。永久或詠之子無褒。原思歎於蓬室。孤竹吟於首陽。不銜子以織身。不勤身以營巢。志高於鳴鳩。節妙乎鷾鴯。附枯枝以永處。何瓊林之迴倚。推雨雪之霏霏。哀北風之蹤。歷既乃彫以金采。圖我嘉容。珍景曜爛。暐曄華豐。奇侔黼黻。豔北衮龍。清和明紫。群動希縱。爾乃綴以空冕。增成首飾。纓蕤翩紛。九流容襲。映華蟲於朱衮。表聲香乎冉德。於是公侯常伯。乃紆紫繳。蚪龍淵銜。鳴[illegible][illegible]仰撫貂蟬。袷黃盧

之多士。光帝皇之侍人。所矯像像於雲閣。望景曜乎通天。過林聲之五德。豈鳴雞之獨珍。聊振思於翰藻。開令問以長存。於是貧居之士。喟爾相與而俱歎曰。寒蟬哀鳴。其聲也悲。四時云暮。臨河徘徊。感北門之憂殷。歎卒歲之無依。望泰清之巍峩。思希光而無階。簡嘉蹤於皇心。冠神景乎紫微。詠清風以慷慨。發哀歌以慰懷。

文賦　陸士衡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層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必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

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為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猋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為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惟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緜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常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敘故淟涊而不鮮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千眠炳若縟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苕發穎

影。雖衆絕致。形不可逐。情難為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徒靡言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詞輕。或襲故而

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欰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踸踔於短韻。放庸音以足曲。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于脣齒。紛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徽〻以溢目。音泠〻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覽營魂以探賾。頓精爽于自求。理翳〻而愈伏。思乙〻其若

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兹物
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
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伊兹文之為用。固衆理之
所因。恢萬里而無閡。通億載而為津。俯貽則於
來葉。仰觀象于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
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配霑潤於
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
日新。

逸民賦　陸雲

世有逸民兮栖遲乎一丘、委、天、形、之、外、心、兮、淡
浩然其何求、陋此世之險隘兮、又安足以盤游、
扶短策而遂往兮、枕石而漱流、載營抱魄、懷元
服一、傲物思寧、妙、世、自、逸、靜芳響於永言、滅絕
景於無質。相荒土而卜居。度山阿而考室。嘗止
翳薈。穹谷重深。叢。木。振。類。葛。藟。壘。陰。潛魚泳沚。
嚶鳥來吟。仍疏圃於芝薄兮。即蘭堂於芳林。靡
焱飆以赴節兮、揮天籟以興音、假樂器於神造
兮、詠、幽、人、於、鳴、琴、挹回源於別沼兮、食秋菊於
高岑、崇玉泉以濯髮兮、臨浚谷以投簪、寂然尸
塔、儼鳥山立、遵渚龍見、在林鳳哉、適綿野以安
宅、望空巖而峨入、明發悟歆。有懷在昔。賓。濮。水
之、清。淵。儀。嶓。漢。之。一。窾。壽萬物之諠譁兮、聊漁
釣於此澤、爾乃薄言容與、式宴盤桓、朝挹芳露、
夕玩幽蘭、眇區外而放志兮。眷天路而怡顏。望

壑嶽之貴景兮。想佳人於雲端。悲滄浪之渭波兮。詠芳池之清瀾。鄙終南之學節兮。建伯陽之考槃。眄清霄以寄嚮兮。游凌風而頌歎。玄微載宴、何思何欲、漂若行雲之遊。泊若窮林之木、谷有得之必喪兮、益古寵之名學彼貪夫之死推兮、固遺生之要祿、珠戰航而履冰兮、祇爾懷以臨谷、亮據野之無懷兮、在顛沛之必涯、是故形瑰。者。徵。答。體。壯。者。為。儀。雖明文而龍藻兮。終俛首而受羈。立。脩。名。於。禍。始。兮。登。全。生。於。庚。階。貴。朝華之促節兮。抱千載之長懷。擠考終於遠期兮。顧靈根而自摧。珍有喪之假槃兮。彼無身其訖哀美達人之玄覽兮。邈藏器於無為。有迹自遺道無可、萬殊有同、齊物無寡、並家於國。爭朝於野。榮在世。而貴身兮。神居形而忘我。欽妙古之達言兮。信懷莊而悅賈。增既明於天爵兮、何擬悲於人禍、陋國風之皇恤。同明哲於大雅。

亂曰。乘白駒兮皎皎。游穹谷兮鶴鶴。尋峻路兮崢嶸。臨芳水兮悠裔。槃丘園兮暇豫。翳翠采兮重益。瞻洪涯兮清輝。紛容與兮雲際。歆淩胸兮從之。恨天地兮未泰。詠歡友兮清唱。和爾音兮此世。

傷逝賦 鮑照

晨登南山。望彼中阿。露團。秋槿。風卷。寒蘿。淒〻傷心。悲如之何。盡若窮。烟離若斷。絃如影滅地。猶星貫天。棄華室於明世。閉金扃於下泉。永山河以自畢。眇千齡而弗旋。思一言於向時。邈衆代於古季。

觀刻漏賦 鮑照

佩流歎於馳年。纓華恩於芬月。結蘭苦於望楚。弄參差以歈越。撫嫠肌於延帶。監影容於鬢髮。景有墜而易昏。憂無方而難歇。歷王階而升隩。訪金壺之盈闕。觀騰波之吞瀉。視驚箭之登沒。箭旣沒而後登。波長瀉而弗歸。注沈穴而海漏。射懸塗而電飛。撻戶牖而知天。掩雲霧而測暉。劑百齡於纖隱。積千里於空微。彼崢〻而行溢。

此〻而逾衰。撫寸心而未改。指分光而永違。貫古今而并念。信寡易而多難。時不留乎激矣。生乃急於走丸。神怵迴而多慮。心棲轉而勤歎。望天涯而佇念。擢椎劍而長歎。嗟生民之永逝。躬與後而皆恤。死零落而無二。生差池而非一。

蕪城賦 鮑照

瀰迤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雁門。拖以漕渠。軸以崑崗。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轊。人駕肩。廛閈撲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侈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刳濬洫。圖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崪若斷岸。矗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赬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澤葵依井。荒葛罥塗。壇羅虺蜮。階鬬麏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飢鷹厲吻。寒鴟嚇雛。伏虣藏虎。乳血飡膚。崩榛塞路。崢嶸古馗。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沙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既以夷。峻隅又已頹。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輦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歌曰、邊風起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雪賦　謝惠連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迺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色揣稱。為寡人賦之、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

於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迺玄律窮。嚴氣升。焦溪涸。湯谷凝。火井滅、溫泉冰。沸潭無湧。炎風不興。北戶墐扉、裸壤垂繒。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累靄、揜日韜霞。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其為狀也、散漫交錯、氛氳蕭索、藹藹浮浮、瀌瀌奕奕、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甍而冒棟。

終開簾而入隙。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席。既因方而為圭、亦遇圓而成璧。眄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璧、逵似連璐、庭列瑤階、林挺瓊樹、皓鶴奪鮮、白鷴失素、紈袖慚冶。玉顏掩姱、若乃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燿照崑山。爾其流滴垂冰、緣霤承隅。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至夫繽紛繁騖之貌。皓旰皦絜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

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而備知。若迺申娛玩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之兼衣。對庭鵾之雙舞。瞻雲雁之孤飛。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遙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鄒陽聞之、懣然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迺作而賦積雪之歌、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兮坐芳縟。燎薰鑪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又續

而為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酡
兮思自親願低帷以昵枕念解珮而褫紳怨年
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
豈鮮耀於陽春歌卒王迺尋繹吟玩撫覽扼腕
顧謂枚叔起而為亂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
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玄陰
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節豈我名潔豈
我貞憑雲陞降從風飄零值物賦象任地班形
素因遇立汚隨染成縱心浩然何慮何營

和蕭子良高松賦　謝朓

閱品物於幽記訪叢育於秘經巡汜林之彌望
識斯松之最靈豈榆柳之比性指冥椿而等齡
若夫脩幹垂陰喬柯飛穎望肅肅而既閑即微
微而方靜懷風音而送聲當月路而留影即芊
眠於廣隰亦迢遞於孤嶺集九仙之羽儀栖五
風之光景固總木之為選貫山川而自永爾乃
青春爰謝雲物含明江皋綠草綏然已平紛弱
葉而凝照鏡新藻而抽英陵翠山其如剪施懸
蘿而共輕至於星迴窮紀沙雁相飛同雲決其
無色陽光沈而減輝卷風飇之欻吸積霰雪之
皚皚豈彫貞於寒暮不受令於霜威

擬宋玉風賦　謝朓

廷日域而揺落集桂宮而送清開翠帳之影鵲
響行珮之輕鳴揚淮南之妙舞發齊后之妍聲
下鴻池而蓮散上崔臺而雲生至於新奸明歲
高月照秋眸儀廼際沖想雲浮鄒馬之賓咸至
巾穆之醴已酬朝役登樓之詠夕引小山之謳
厭朱邸之沉遼思輕舉而遠游驌驦之馬魚躍
飄鑒車而水流此乃宋玉之盛風也若夫子雲
寂寞叔夜高張烟霞潤色荃蕙結芳出硎幽而
泉冽入山戸而松涼眇神王於丘壑獨起遠於
孤觴斷則幽人之風也

舞馬賦　謝朓

天子叙三光總萬寓挹雲經之留憲裁河書之
遺矩是以德澤上昭天而下漏泉符瑞之慶咸
屬榮懷之應必躔月晷呈祥乾維效氣賦景河
房承靈天駟凌原郊而漸景曜流泉而泳質辭
水穴而南儀去輪臺而東暨登辟門而歸實掩
芝庭而獻睿及其養安騏校進駕龍涓暉大馭
於國皂杏二襄於帝閑趍苗野而踰綠地軼蘭
池而櫟紫燕五王晦其順孫氏情其玄東門豈
式狀西河不能傳既秣芭以均性又佩蘅以崇
獨養稚神於綺文蓄奔容於帷燭蘊浮雲之銳
影戰追電之逸足方疊[illegible][illegible]丹縞亦連規於朱
駁觀其雙躍懸乾三封中圖玄宵滿燕室虛陽
理競潛策紆汗飛腨沫流珠至於肆更已升采
蔡既薦始排徊而龍俛終沃若而鸞[illegible]迎調露
於飛鍾起承雲於驚箭為泰[illegible]之躡塵狀吳門

之曲練。窮虞庭之蹈躁。究遺野之理輪。夫蹴雷之態未卷。凌遠之氣方穗。歷岱野而過碣石。跨滄流而軼姑餘。朝送日於西坂。夕歸風於北都。尋瓊宮於倏瞬。望銀臺于須臾。

赤鸚鵡賦　謝莊

徒觀其柔儀所踐。賴藻所挺。華景夕映。容光晦鮮。惠性昭和。天機自曉。審國音於寰中。達方聲於裔表。及其雲移霞峙。霰委雪翻。陸離暈漸。客裔鴻軒。躍林飛岫。煥若輕電。溢烟門。集場棲圃。暐若天挹。被玉園。至於氣凖佇浮。霧下崖。沈月圖光於綠水。雲寫影於青林。遡還風而聳翮。霑清露而調音。

聽歌賦　謝偃

于時日下梧宮陰清竹殿群雲始落光風初弱餘霞未斂殘虹猶見玉輦既陳蘭肴乃薦登高閣以騁目臨曲池而游眄於是徵趙女命齊倡動瓊珮出蘭房攢寶釵而曜首靚鉛花而飾粧低翠娥而斂色睇横波而流光聲歇抽而含態氣未理而騰芳乍綿連以嬋媛時頓挫而抑揚始折宮而合徵終分角而和商掩餘姿於彫扇

散輕塵於畫梁若夫振幽蘭飛激楚俯仰艷逸顧眄容與故其繁會也類春禽振響而流變其微引也若秋蟬輕吟而曳緒似將絶而更連延歇止而復舉短不可續長不可去延促合度舒縱有所聽之者慮蕩而憂忘聞之者意悦而情抒歌未終君王乃喟然曰夫樂者所以通神明節倚歌和大地調風俗觀往哲之遺風鑒前賢之性躅莫不治亂斯在興亡攸屬是故聖人以

為深戒君子以之自勵

別賦　江淹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暫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棹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沾軾。居人愁臥。怳若有亡。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曾

楹而空掩。撫錦幕以虛涼。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珠與玉兮艷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造分手而銜涕。感寂漠而傷神。乃有劍客慚恩。少年報士。韓國趙廁。吳宮燕市。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抆血相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

之時起。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里。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遼水無極。雁山參雲。閨中風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熅。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沾羅裙。至如一赴絕國。詎相見期。視喬木兮故里。抉北梁兮永辭。瞿左右兮魂動。視親賓兮淚滋。可班荊兮贈恨。唯樽酒兮敘悲。值秋雁兮飛日。當

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君結綬兮千里。惜瑤草之徒芳。慚幽宮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春閨閟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夏簟清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駕鶴上

漢。珍鸞騰天。暫逝萬里。必別千季。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下有芳樂之詩。佳人多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乃至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兮陰景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金門之諸彦。蘭臺之羣英。賦有凌雲之稱。辨有雕龍之聲。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恨賦 江淹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于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假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華山為城。紫淵為池。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駕黿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魂斷。宮車晚出。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薄暮心動。昧旦神興。別艷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王乘。置酒欲飲。悲來塡膺。千秋萬歲。為恨難勝。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劍擊柱。弔影慚魂。情往上郡。心存雁門。裂帛繋書。誓還漢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雁少飛。岱雲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絶兮異域。至乃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却掃。塞門不仕。左對孺人。顧弄稚子。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齎志沒地。長懷無已。及

大小散下獄神氣潋揚濁醪夕引素琴哀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揚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汩起泣下霑襟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若乃騎疊迹車迍軌黄塵匝地歌吹四起無不烟斷火絶閉骨泉裏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壟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

香聲

四時賦　江淹

北客長歎深壁窮思空床連流圭齋淹滯網絲蔽戶青苔繞梁春華虛艶秋月徒光臨飛鳥而魂絶視浮雲而意長測代叙而饒感知四時之足傷若乃旭日始暖蕙草可織園桃紅點流水碧色思應都兮心斷憐故人兮無極至若炎雲峯起芳樹未移澤蘭生坂朱荷出池憶上國之綺樹想金陵之蕙枝若夫秋風一至白露團々

明月生波螢火迎寒眷庭中之梧桐念機上之羅紈至於冬陰北邊永夜不曉平蕪際海千里飛鳥何嘗不夢帝城之阡陌憶故都之臺沼是以軫琴情動戛瑟涕落逐長夜而心殞隨白日而形削故泰人秦聲楚音楚奏聞歎更泣鼻悲[illegible]疚實由[illegible]氣愴斷外物非秋春四時而皆難況僕人之末陋也

麗色賦　江淹

楚臣既放魂往江南弟子曰玉釋珮馬解驂
澰淥水裏青衫乃召巫史該憂何止史曰臣
野膠學藪理臣之所知獨有麗色之說耳夫絕
代獨立者信東方之佳人既翠眉而瑤質亦盧
曈而頳髮錄金花於珠履颯綺袂與錦紳色練
練而含奪光炎炎其若神非氣象之可譬真影
響而能覩故仙藻靈豔金華玉儀其始見也若
紅蓮映池其少進也如綵雲出衣五光徘徊十
色陸離實過珊瑚同樹僧值瓊草共枝雖玉堂
春姬石室素女張姻霧於海際耀光景於河渚
秉天梁而皓蕩叶帝閣而延佇猶比之無色方
之非侶於是彫臺繡戶當衢橫術彬庭承月碧
愰延日架丸柱之嚴麗亘虹梁之峻岑錦幌垂
而杳窱桂烟起而清溢女乃耀邯鄲 少媚
遒北之鳴琴若夫紅華舒春[illegible]蕙初

嫩葙蘭始滋不掔衡帶無倚桂旗摘芳拾藥兮
詠吐辭笑月出于陳歌感蔓草於衛詩故氣炎
日永雖明火中槿榮任露蓮花賸風後薈丹葵
前軒碧梧笙歌宛右琴儛池東嗟靈王之心悅
悲溪女之情空至乃西陸始秋白道月弦金波
焰戶玉露暖天網絲掛墻綠螢繞梁氣已溫兮
曉未半星雖流兮夜何央憶離珮兮且一歎念
錦衾兮以九傷及冱陰凋時冰泉凝節軒疊厚
霜庭澄積雪鳥封魚斂河凝海結紫帷鈴帀翠
屏環合齋密周彰燈爐重沓恥新臺之青樓想
上宮之邃閣若乃水焰景而見底煙尋風而無
極霧出吳而綺章雲堆趙而碧色霧辭楚而容
裔風去燕而悽惻莫不輟鏡徙倚箏琴心息於
是帳必藍田之寶席必蒲陶之管圖明室畫浮
雲春葼度綃地應紡秋梭鳴機織為黺衣粲
奩瓊虬神瀝仙丹雕柱絲琴九華六出翠毬羽

釵、綠、秀、金、枝、故言必入媚、動必應規、有光有艷、如合如離、氣柔色靡、神疑骨奇、經泰歷趙、既無其雙、尋楚訪蔡、不觀其容、不可駐髮還質、驂星馭龍、躡虛忘死、保其家邦、蓋天下之至麗、孰能預於此哉、宋大夫耀影汰迹、索魂洒魄、賞以雙珠、賜以合璧、拂巫盪祝、永為上客、

靈丘竹賦　江淹

登崎嶇之碧巘、入朱宮之玲瓏、臨曲江之迴邃、望南山之蔥青、鬱春華於石岸、艷夏彩於沙汀、遠亘紫林、祕埜近亙玉苑、禁洞於是綠筠繞岫、翠篁綿嶺、參差黛色、陸離紺影、上譎々而留閑、下微々而停靖、蒙朱霞之丹氣、暖白日之素景、故非英非藥、非香非馥、而珍跨仙草、寶踰靈木、既央池水而檀欒、繞園堂而㩭蠡、既閑宵而無影、

亦中暑而增肅、每冠名於華戎、將檀奇於水陸、況有朝雲之館、行雨之宮、窗崢嶸而繡色、戶欹蹶而臨空、綺疏敞而停日、朱薰開而留風、被箘落之窈蔚、結篠蕩之溟濛、或產鵷鶵之左、或植[illegible]寒之東、此皆金輿之所出入、瑤輦之所周通、

白鸚鵡賦 有序 顏延之

余具職崇賢、預觀神秘、有白鸚鵡焉、被素履玄。性溫言達。九譯絶區。作玩天府、同事多士、咸奇思賦、其辭曰、

稟儀素域。繼體寒門。貌履玄而被潔。性既養而亦溫。雖言禽之末品。妙六氣而赳生。往秘奇於思服。來充美於華京。恨儀鳳之無辨。惜展賢之徒馴。思受命於黃髮。獨含辭而採言。起交河之崇涉。出天山之無根。既達美於天居。亦儷景於雲阿。漸惠和之方渥。綴風土而來訛。服璨翮於嶇矜。仰捎雲之曾柯。覯天網之一布。漏微翰於山阿。

高松賦 沈約

鬱彼高松。栖根得地。託北園於上邸。依平臺而養翠。若夫蟠株聳幹之懿。含星漏月之奇。經千霜而得。拱仰育仞而方枝。朝吐輕烟薄霧。夜宿迷鳥。羇雌。露雞。滋而不潤。風未動而先知。既稍雲於清漢。亦倒景於華池。輕陰蒙密。喬柯布護。葉斷禽蹤。枝通猿路。聽驚ゝ於既曉。望隱ゝ于將暮。暖乎湖而漾青綠。拂繒綺而籠丹素。於時

谷而稱王。此則水之勢也。且夫山川瓌怪。水物含靈。鱗千其族。羽萬其名。毛羣詭觀。倮類殊形。明月晞光以夕曜。金沙逐波而吐璣。撫機中流。泪徂西土。適乎歷陽之津。迄乎揚江之浦。若乃越三江之下口。彤湍須以進瀨。川瀆泓澄以滄景。山水渾濁而鱗布。

蕩婦秋思賦　梁元帝

蕩子之別十年，倡婦之居自憐。登樓一望，惟見遠樹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天與水兮相逼，山與雲兮共色。山則蒼蒼入漢，水則涓涓不測。誰複堪見鳥飛，悲鳴隻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况乃倡樓蕩婦，對此傷情。於時露萎庭蕙，霜封階砌。坐視帶長，轉看腰細。重以秋水文波，秋雲似羅。日黯黯而將暮，風騷騷而渡河。妾怨迴文之錦，君思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遠如何。鬢飄蓬而漸亂，心懷愁而轉歎。愁縈翠眉斂，啼多紅粉漫。已矣哉。秋風起兮秋葉飛，春花落兮春日暉。春日遲遲猶可至，客子行行終不歸。

梁簡文帝對燭賦

雲母窗中合花毯，茱萸幔裏鋪錦筵。照夜明珠且莫取，金羊燈火不須然。下弦三更未有月，中夜繁星徒依天。於是挂同心之明燭，施雕金之麗盤。眠龍傍繞，倒鳳雙安。轉辟邪而取正，推櫺牕而異寬。綠炬懷翠，朱燭含丹。豹脂宜火，牛膝耐寒。銅芝抱帶，復纓柯全。鶴相縈，共吐荷，視橫芒之晧雁。見密涓之蹝跎，漸覺流珠走熱，視絳花多。宵深色麗，焰動風過。夜久唯煩鋏，天寒不畏娥。菖蒲傳酒座，欲鬧碧玉舞，羅羅衣單影度臨。長枕煙生向果盤，迴照金屏裏，脉脉兩相香。

梁簡文帝列燈賦

何解東之嘉月。值蓂莢之盡開。草含春而動色。雲飛采而輕來。九微間吐。百枝交布。聚類炎洲。蛛同火樹。競紅蘂之晨舒。蔑丹螢之昏驚。蘭膏馥氣。芬炷擎心。寒生色淺。露染光沈。

梁元帝對燭賦

月似金波初映空。雲如玉葉半從風。恨九重兮夕掩。怨三秋兮不同。爾乃傳芳酴。揚清曲。長袖留賓待華燭。燭燼落。燭華明。花抽珠漸落。珠懸花更生。風來香轉散。風度焰還輕。本知龍燭應無偶。復訝魚燈有舊名。燭火燈光一雙炷。詎照誰人兩處情。

箏賦 梁簡文帝

聽鳴箏之弄響。聞茲絃之一彈。足使客遊戀國。壯士衝冠。若夫楚王怡蕩。楊生娛志。小國寡民。瞥鄙無事。乃有燕餘麗妾。方桃譬李。本住南城。經居東里。度玲瓏之曲閣。出翡翠之香帷。朧凝紗簾。飄重行遲。爾乃促筵命友。銜觴置酒。耳熱眼華之娛。千金萬年之壽。白日蹉跎。時淹樂久。玩飛花之度寫。看春風之入柳。命麗人於玉席。陳寶器於紈羅。撫鳴箏而動曲。譬輕薄之經過。若夫釣竿復發。蛺蝶初揮。動王匣之餘怨。鳴陽烏之始飛。迷東趙於鄭女。和西舞於荊妃。使長廊之丸虛墜。梁上之塵染衣。

鴛鴦賦 梁簡文帝

朝飛綠岸。夕歸丹嶼。顧落日而俱吟。追清風而雙舉。時排荇帶。乍拂菱華。始臨涯而作影。遂蹙水而生花。亦有佳麗自如神。宜羞宜笑復宜嚬。既是金閨新入寵。復是蘭房得意人。見茲禽之栖宿。想君意之棲親。

思田賦 陸倕

歲聿忽其云暮、庭草颯以萎黃、風飋颼以吹隟、燈黯黯而無光、獨展轉而不寐、何增歎而自傷、於是踟躕徙倚、顧景興懷、魂𢇛𢇛以至曙、綴予想於田萊、彼五畝其烏在、乃爰洎乎江隈、出郭門而東騖、入淑浦而南迴、爾乃觀其水陸物産、原隰形便、林藪挺直、丘陵帶面、臨九曲之迴江、對千里之手甸、風去蘋其巳開、日登桑而先見、聽蜩蜥之寒雞、弄春池之春燕、臨場圃以築館、對檐軒而鑿池、集游泳於階下、引朝泒於堂垂、瞻巨石之前卻、玩激水之推移、雜青莎之靡拂、細柳之長枝、感風燭與石火、嗟既生其如寄、菊有胃而無心、必行難而言易、幸少私而寡欲、乘絕仁以棄智、忽學步而學趾、又追飛而厲翅、瞻鹿苑而窮高、仰疆臺而慕義、歷四時於遊水、馳三捻於中𨀴、望歸流而載懷、情鬱悒其何寘、

贈仕昉感知已賦 陸倕
夜深旦而不寐獨迮坐而怨咨命僕夫而鳳駕
指南館而為期學窮書府文究辭林臨耳閒而
存口又目見而登心似臨淄之借書類東武之
飛翰軫工遲於長卿踰巧速於王粲固乃度平
了而越孟堅何論孔璋與公幹或欲涉其涯涘
求其界畔浩浩淼淼彪彪澌澌譬長鋏於鞘中
若龍淵與蜀漢濟濟冠蓋祁祁儁造有竊風以

味道咸交臂而屈膝或望路以窺門空升堂而
入室彼春蘭及秋菊向無絕於衆芳矧重仁與
襲義信遼遼兮未央言追意而不遠辭欲書而
復忘竊仰高而希驥忽脂車而秣馬既一顧之
我隆亦東壁之余假似延州之如舊同伯偕之
倒屣附蒼蠅於驥尾託明鏡於朝光謂虛無而
為有布藉甚於游揚於是黍條颯其成勁白露
變而為霜歲忽忽而遒盡憂與愛其未忘聚落

道於虛室聽羈雀於枯楊忱鬱悒其誰語[illegible][illegible]
抱而增傷託異人以蠲憂賴奇文而愈疾索黃
瓊之寄居造安仁之狹室車出門其已歎無論
哳杯與促膝譬鄒子之吟松故未寒而能慄徒
納壤以作高陋吞舟而為罔值墨子之愛兼逢
太丘之道廣陪九萬以齊征激三千而同上識
公沙於杵臼拔孝桐於無名非夫人之為感孰
云感於余情指北芒以作誓期搆搆於佳城

繡賦　張率

寄造物之妙巧、固飾化於百工、嗟莫先於黼繡、自帝虞而觀風、　藻火與粉米、鬱山龍與華蟲、若夫觀其締綴與其依放、龜龍為文、神仙成象、總五色而極思、藉羅紈而發想、具鳥物之有狀、盡眾化之為形、既綿華而稠彩、亦密照而殊明、若春隰之揚蘤、似玖溪之含星、已間紅而韵紫、亦表玄而裡素、間綠竹與蘅杜、雜青松與芳樹、若乃邯鄲之女、宛洛少年、顧影自媚、窺鏡自憐、極半馬之光飾、盡衣裳之妖妍、既徙倚於丹墀、亦徘徊於青閣、不息末而反本、吾謂遂雜手浣

濟

雲上之仙風賦　陶弘景

縹緲遙裔、亘碧海而飄朝霞、凌青煙而濟天際、出龍門而激水、度蔥關以飛雪、於是漢區動御、月軌驚文、浮虛入景、登空汎雲、一舉萬里、曾不浹辰、此列子有待之風也、若乃綿括宇宙、包絡天維、周流八極、迴還四時、氣值節而動、律位涉巽而離箕、徒見去來之緒、莫測終始之期、此太虛無為之風也、

竹花賦　蕭大圜

嗟春色之澄明映陽流之激清花繞樹而競笑
鳥徧野而俱鳴煖陂萍合斜漾草紫喧條絮滿
煖路綠横游蜂集而銜蘂戲蝶飛而帶英鶯歡
啼而蔭歇雁始去而蘆生別有藏繡蕩嬋娟
綠筒縹枝承露緗箬來風漢律依節月桂臨叢
作影翻於樂浴時名留於瑞宮學應龍於葛水
宿鵷鳳於方桐洛下七賢湘濱二女傾翠蓋之
踟躕泛蓮舟之客與倜儻倣人便嬛笑語掛嫩
筍以含啼頻貞筠而命醑

春賦　蕭愨

落花無限數飛鳥排花度禁苑至饒風吹花春
滿路崗前片石迴如樓水裡連沙聚作洲二月
鶯聲纔欲斷三月春風已復流分流繞小渡塹
水還相注山頭望水雲水底看山樹舞餘香尚
在歌盡聲猶住麥壟一驚翬菱潭兩飛鷺

螢火賦 蕭和

聊披書以娛性，悅草螢之夜翔。作依欄而回亮，或倚幌而舒光。忽翔飛而暫隱，時凌空而更颺。竹依窗而度影，蘭因風而送香。此時逸趣方遒，良夜淹留。眺嫦娥之澄景，觀熠燿之羣游。類乾沙之飛火，若清漢之流星。入玄夜而光淨，出明燈而色幽。時臨池而泛影，與列宿而俱浮。覺更籌之稍竭，見微光之漸收。爾其斜月西傾，獨照蓬墻。矚曙河之低漢，間伺朝之遠。聳望落星之掩色，見晨禽之曉征。悲扶桑之吐曜，翳微軀而不明。寫余懷其未盡，聊染翰以書情。

小園賦 庾信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況乎管寧藜床，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既煖而堪眠。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綠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余有數畝弊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閒居之樂。況乃黃鶴戒露，非有意於輪軒；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鍾鼓。陸機則兄弟同居，韓康則舅甥不別。蝸角蚊睫，又足相容者也。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坯。桐間露落，柳下風來。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黎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欹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榆柳三兩行，黎桃百餘樹。撥蒙密兮見窗，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為簣覆，地有堂坳。藏狸並窟，乳鵲重巢。連珠細菌，長柄寒匏。

可以療饑可以棲遲敝廬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無鶴支床有蝸鳥多閑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髮則雎陽亂絲非暇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於叢蓍金精養於秋菊棗酸梨酢桃椑李薁落葉半床狂花滿屋名為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試偃息於茂林迺久羨於抽簪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

恒沉三春負鋤相識五月披裘見尋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之上林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加以寒暑異令乖違德性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養病鎮宅神以薶石厭山精而照鏡屢動莊舄之吟幾行魏顆之命薄晚閑闈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燋麥兩甕寒菜一畦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噪

驚[illegible]頻而螂嘶昔草濫於吹噓藉文言之慶餘門有通德家承賜書或陪玄武之觀時參鳳皇之墟觀受釐於宣室賦長楊於直廬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火盜潛移長離永滅推直轡於三危碎平途於九折荊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秋風之別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龜言此地之寒隺訝今年之雪百靈兮倏忽華兮已晚不雪鴈門之踦先念鴻陸之遠非淮

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不暴骨於龍門終低頭於馬坂諒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渾渾

鏡賦　庾信

天河漸沒、日輪將起、燕噪吳王、烏驚御史、玉花簟上、金蓮帳裏、始摺屏風、新開戶扇、朝光晃眼、早風吹面○臨桁下而牽衫、就箱邊而着釧○宿鬟尚卷○殘粧已薄○無復脣珠○纔餘眉萼○靨上星稀○黃中月落○鏡臺銀帶○本出魏宮○能橫却月○巧挂迴風○龍垂匣外○鳳倚花中○鏡乃照膽照心○難逢難值○鏤五色之盤龍○刻千年之古字○山雞看而獨舞○海鳥見而孤鳴○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壁上菱生○暫設粧奩○還抽鏡屜○競學生情○爭憐今世○鬢齊故略○眉平猶翦○飛花塼子○次第須安○朱開錦蹹○黛蘸油檀○脂和甲煎○澤漬香蘭○量髻鬢之長短○度安花之相去○懸媚子於搔頭○拭釵梁於粉絮○梳頭新罷、照著衣、還從粧處取將歸○暫看弦繫○懸知纈縵○衫正身長、裙斜假襻○真成箇鏡特相宜、不能片時藏匣裏、暫出園中也自隨、

燈賦　庾信

九龍將暝、三爵行栖、瓊鉤半上、若木全低、窗藏明於粉壁、柳助暗於蘭閨、翡翠珠被○流蘇羽帳○舒屈膝之屏、掩芙蓉之行障○卷衣秦后之床○送枕荊臺之上○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盤○香添然蜜、氣雜燒蘭、燼長宵久、光青夜寒○秀華掩映○蚖膏照灼○動鱗甲於鯨魚○焰光芒於鳴鶴○蛾飄則碎花亂下○風起則流星細落○況復上蘭深夜○中山醑清、楚妃留客、韓娥合聲、低歌着節、游絃絕鳴、輝輝朱燼、焰焰紅榮、乍九光而連彩、或雙花而並明、寄言蘇季子、應知餘照情、

枯樹賦　庾信

殷仲文者，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世異時移，出為東陽太守，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至如白鹿貞松，青牛文梓，根抵盤魄，山崖表裏。桂何事而銷亡，桐何為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開花建始之殿，落實睢陽之園。聲含嶰谷，曲抱雲門。將雛集鳳，比翼巢鴛。臨風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猿。乃有拳曲擁腫，盤坳反覆。熊彪顧盼，魚龍起伏。節竪山連，文橫水蹙。匠石驚視，公輸眩目。雕鐫始就，剞劂仍加。平鱗鏟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錦，片片真花。紛披草樹，散亂煙霞。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遷。森梢百頃，槎枿千年。秦則大夫受職，漢則將軍坐焉。莫不苔埋菌壓，鳥剝蟲穿。或低垂於霜露，或撼頓於風煙。東海有白木之廟，西河有枯桑之社。北陸以楊葉為關，南陵以梅根作冶。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豈獨城臨細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若乃山河阻絕，飄零離別。拔本垂淚，傷根瀝血。火入空心，膏流斷節。橫洞口而欹臥，頓山腰而半折。文斜者百圍冰碎，理正者千尋尾裂。戴癭銜瘤，藏穿抱穴。木魅睒睗，山精妖孽。況復風雲不感，羈旅無歸。未能採葛，還成食薇。沉淪窮巷，蕪沒荊扉。既傷搖落，彌嗟變衰。淮南子云：木葉落，長年悲。斯之謂矣。乃歌曰：

建章三月火，黃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桓大司馬聞而歎曰：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蕩子賦　庾信

蕩子辛苦逐征行、直守長城千里城、隴水恒冰合、關山惟月明、况復空床起怨、倡婦生離、紗窗獨掩、羅帳長垂、新筝不弄、長笛羞吹、常年桂苑、昔日蘭閨、羅數憁髮、弄玉初笄、新歌子夜、舊舞前溪、別後關情無復情、離前明鏡不須明、合歡無信寄、迴紋織未成、游塵滿床不用拂、細草横階隨意生、前日漢使著章臺、聞道夫壻定應迴、手巾還欲燥、愁眉即使開、逆想行人至、迎前含笑來、

駢紀　賦　五

鴛鴦賦　庾信

虞姬小來事魏王。自有歌聲足繞梁。何曾織錦。未肯挑絲。終歸薄命。著羅空床。見鴛鴦之相學。還欹眼而淚落。南陽漬粉不復看。京兆新眉遂懶約。况復雙心並翼。馴狎池籠。浮波弄影。刷羽來風。共飛詹瓦。全開魏宮。俱棲梓樹。堪是韓馮。若乃韓壽歆婚。溫嶠頒婦。王瑩不送。胡香未有。必見此之雙飛。覺空床之雖守。

駢紀　賦　五

貞雲翠節、冒霜停雪、江潭薦竽、巴人所截、五音是備、六孔斯設、珠響抑揚、似出乎陽、曲凝高殿、聲幽洞房。既逐舞而迴袖、亦將歌而繞梁。忽從其而危短、乍調吹而柔長。於是時也、趙瑟輟謳、齊竽息唱、見象道之悅耳、聽清笛之寥亮。

上水納袍賦 有序 江總

皇儲監國、餘辰勞謙、終宴有命、以納袍降賜、何以奉揚恩德、因題此賦、

濫特來之寵沐、根長纓以祇肅、奉性與之文章、侍桐娛之絲竹、譯女蘿之山帶、風流霞之羽服。裁縫則萬壑縈體、鍼縷則千巖映目。圖島嶼之削成、寫淪漣之逕復、埒符采于雕縝、並芬芳於蘭菊。憫四選之徂候、軫百慮之炯遒。霜飛空而沒霧、厤照月而猜弦、聽風鐘之易近、對水雷之昧懸、若董衣之百結、同衛服之十年。嗟斑鬢之已颯、愧怡袖之爲朔、謝銜珠之有報、荷隆優之無捐。

雲堂賦　江總

覽黃圖之棟宇、規紫宸於太清、何而勢之膠葛、信不日之經營、仰一時之壯麗、跨千古之威靈、吐綱石之奇色。混高堂之舊名。若乃三階八戶、百拱千盈、瑩以玉琇。飾以金英。綠。芝。懸。插。紅。蕖。倒。生。於時木葉聲寒。壺人唱靜。承露擎虛。相風照廻。天子乃下輦閑宴、出豫娛神、文懸日月。思華風塵。是貞鳳之多幸。愧屠龍之不真。

山蘭賦　周弘讓

爰有奇特之草、產於空崖之地、仰鳥路而裁通。視行蹤而莫至。挺自然之高介。豈眾情之服媚。寧紉結之可求。垂延佇之能泊。禀造化之均育。與卉木而齊致。入坦道而銷聲。屏山幽而靜異。獨見識於琴臺。竊逢知於綺季。

鵠衣賦　魏璀

夜如何其，秋兮已半。拽魯縞，搡皓脘，始于擣揚，終於凌亂。驚飛燕之兩行，遏彩雲而一斷。隱高樓而如動，度遙城而如散。夜有露兮秋有風，杵有聲兮衣有縫。佳人聽兮意何窮，步遙遙於涼景，楊容與於晴空。黃金釵兮碧雲髮，白綸巾兮青女月。佳人聽兮涼未歇，臂長虹兮乍開，凌倒景而將越。是日也，餘韻未畢，微意方流，透迤洞房，半入宵夢，窮寵閨館，方遭客愁。李都尉以胡笳動泣，向子期以隣笛增憂，古人獨感於聽，今者況兼乎秋。顧君無按龍泉色，誰道明珠不可按。

雪賦

天地否閉，凝而成雪，應乎玄冬之辰，在于沍寒之節。蒼雲暮同，嚴風曉別，散亂徘徊，霧霏皎潔，違朝陽之暇煦，就陵陰之慘冽，混二儀而並色，覆萬有而皆空，既奪朱而成素，實矯異而為同，始飄颻而稍落，遂紛糅而無窮，擁光而映淨，夜合影而通朧，似北荒之明月，比西崑之閬風。

八公山賦　吳芾

峻極之山蓄聖表仙南參差而望越北邇迤而懷燕爾其盤桓基固含陽蔽霧絕壁嶮巇層巖迴互挂皎月而常團雲望空而自布袖以華聞帶以潛淮文星亂石藻日流階若夫神基巨鎮而卓犖荊河箕風畢雨育嶺生栽高岑直兮蔽景倏坂出兮架天以迎雲而就日若從溪而迴山露泫葉而原淨花照磯而岫鮮促嶂萬尋平崖億絕上被紫而烟生傍帶花而來雪維英王兮好仙會八公兮小山駕飛龍兮翩翩高馳翔兮冲天

幽庭賦　陳沈炯

別幽庭之閑趣具春物之芳華轉洞房而引景偃飛閣而藏霞築山川於戶牖帶林花於東家草纖纖而垂綠樹摻摻而落花於是秦人清歌趙女鼓筑嗟光景之遲暮詠群飛之棲宿顧晉情於君子豈含姿於嬌淋於是起而長謠曰故年花落今復新新年一故成故人那得長繩繫落日年年月月但如春

小山賦

唐太宗

何四序之交運，驟三陽之暮時。風歸暄而入暑，樹替錦而成帷。想蓬瀛兮靡覿，望崑閬兮難期。抗微山於綺砌，横促嶺於丹墀。啓一圍而建址，崇數尺以成坏。既無秀峙之勢，本乏雲霞之姿。承墜宇之殘雷，挂低空之斷霧。爾乃參差絶巘，威紆短逕。風暫下而將飄，烟纔高而不瞑。寸中孤嶂連還斷，尺裏重巒欹復正。岫帶柳而合雙，石澄流兮分兩鏡。爾其移芳植秀，擢幹插莖。松新翠薄，桂小丹輕。細影襍兮俱亂，弱勢夾兮共綵。有力以勝蝶，本無心而引鳥。半棄紓而嵒暗，一花散而峯明。何纖微之同景，亦早細以相成。於是摸浮推於沈思，賞輕仁於勝地。俯蟻蛭而有餘，仰終南而多愧。非爲固於九折，庶無虧於一簣。聊夕翫而朝臨，足攄懷而蕩志。

石賦

張正見

連山嶻嶭，巨石嶔崎。上興雲而蔚薈，下激水而石推移。舒丹霞於九折，混白露於三危。鎮方城於濮水，固天闕於湯池。開五嶽之靈圖，集九老之仙都。韜神兮於射的，產利劍於昆吾。魚躍湘鄉之水，鴈浮平固之湖。隨山鵲之金印，碎驪龍之貫珠。奄鵲披衣，氤氳翠微。精衛取而塡海，天孫用以支機。隨西王而不落，傍東武而俱飛。

建安城門峽賦　蕭本範

序夫城門之所都甌殺險于閩區艱難過於肩勢傑要甚於飛狐長湍一流而沸涌層山兩判而盤紆對歟雙岔干霄帶雲怪石隨波而隱見枯槎橫出而不羣顧瞻左右重巒接阜其間如礪其絕如斗千乘馳輪匹夫可守巃嵸呀呷蹴浪揚華雁門飲羽西施浣沙瓌詭豐隆質狀不同斑黃糅采玄紫潛通水奔湍其如電聲疾烈其如風攀依柯而翠壁潭隱日而青空

范紀　賦　百卅三

嬾翁坐賦　白玉蟾

眉山蘇森者於懶以懶翁名其坐翁其眞嬾耶雖曰鷗不入鷺鴻也其如鶩生麟爲何吾聞翁兒時不甚懶也以黃卷鞭心以青衫結髮以勲業質鏡以文章鏖鋒析旋俯仰於周孔之間軒昂軼蕩於韓柳之外彼時黔黎見翁者以手爭指以目爭觀皆有望吾懶翁以禹皐爲心也今何爲其懶乎一班未露而仕意已飽儒林燻薄學海波寒豈不孤明簪拭目之望自嘉泰間牧筠陽時翁既乞祠逮作衡陽庾倅有武夷歸隱之請蓋懶翁欲心於仕而宦情如秋故於縉紳間無芭苴從吏之欲所以龍蟠而不雨也翁今已過於從心之一年宜乎猶懶於前而投閑終老於雲水堆中矣翁有金華之浮家即其先侍郎之故廬也堂前有丈餘空隙遂以八九椽而宇之三面開牖粗可容膝砌板代磚濡灰飾壁

范紀　賦　百卅四

葛一枝花虫綠桐之琴事三尺汶陽碧荇之訪翁欲睡時化為蝴蝶飛上登華胥國翁欲飲時伸頸如玉虹一吸酒海乾翁欲吟時玉樹忽生風珠璣吐落紙翁欲棋時縱橫星斗亂剝琢玉聲寒翁欲彈時谷神移玉山飛舸指空碧翁欲行樂時橫拖七尺節松間一長嘯翁欲狂歌時一聲鼎鐵笛喚起玉淵龍謂如溪山得名草木無答者翁亦從而詩之花魂無主月魄不歸者

翁亦從而酒之翁但懶於世事而此皆不懶之懶也事各付事無心於事此則翁之嫺也晞顏之坐忘做棊之喪偶漸入希夷與物俱化至於忘寢忘食之地則謂之真懶也翁也心君殿清閑白眼視朱紫砍所謂杜鵑罵鴻鵠丹棘笑根柄也翁居坐中惟嫺所適雨送添硯之水竹供榻榻之風雲展廬山之薰草鋪坐石之褥畫則隨小飛碧蛇夜則銀釭泛紅粟飲酒香風月吟

詩皎水雲研竹斬春風移花鋤時月此則翁之嫺中不能懶也客從武夷來見翁如此懶遂造嫺翁坐醉筆自淋漓應問懶翁曰東風開柳眼黃鳥罵桃花坐中自有春不喜出郊飲翁於此時懶於踏青乎幽軒風雨過明月一池蓮筆下生薰風此心不受暑翁於此時懶於入林乎落葉隨孫鳫呼霜要辦寒秋光滿乾坤萬象自瀟灑翁於此時懶於登高乎水浸梅花影猿呼一

樹霜竽火煨地爐烹目煮雪翁於此時懶於探梅乎翁曰然憶塵埃刺眼名利焚心豈能一旦脫然似翁如此懶也壁上之琴幾日蒙塵牕間之硯幾日無水翁嫺之故也清風而關門留月而待攜翁懶之甚也嫺翁有廬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供饘粥有子可以嗣衣鉢不與俗交不與人語翁之身前乃一老柳也

懷仙樓賦　白玉蟾

巍乎高哉、斯樓位置、上接層霄、下臨無地、宜登仙之所居、日鶴詠以為娛、與造物以遊遨、有青天兮為徒。曉日曈曨。卷上真珠。十二闌干。恣如金鋪。翠煙藏山。乍有忽無。晚風颯至。琪林扶疏。明月初上。天籟虛徐。松竹起舞。自然笙竽。樓中仙子。於此時也。玉爐金鼎。妙香繞衣。與郎舉酒。醉郎賦詩。詩成。大笑。鬼神歔欷。仙子自樂。問天何時。至如霧雨空濛。千巖顯晦。平田萬頃。白水汪瀁。一望冥茫。如江之滙。星月交光。空水澄霽。下視女牆。花木蓊翳。滿城樓臺。飛甍天際。及乎花泥。清、露、飄、草。八表無雲。煙沈斗墮。與彼畫闌。玉雲在簷。飛鳥啼斷。落花燕織。仙子呼青童。命素娥捧翠盤。薦金螺。白眼視朱紫。未許颺塵高。眇吟情其不極。放草聖以舒豪。覽江山以慨想。望虛無兮高遠。嗟光景兮如流。覺青春兮婉娩。

於是勅六吏。檄五官。竄三尸於太淵。殛六賊於崑崙。備命風霆。歸奉降君。延羲娥於大庭。友堪與於無始。烹天得滓。煉道取髓。蠢將把八空之炁。御九極之風。呼玉鸞以為轡。使瓊英以為客者也。故闢斯樓。於焉興懷。夫樓之北。鬱然高岡。則任歆於此乎。仙樓之南。紫氣在望。則何氏九仙於此乎得道。樓之東。鹿輕就荒。榴洞猶存。樓之西。怡山翠峙。壇空井寒。彼何人斯。有志者事竟成也。

東山賦　白玉蟾

玄都道士。觀裏千桃。彭澤先生。門前五柳。之人也。其心足矣。若青鸞子千歲而至五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則聖人實事。燭物之心。於二子其庶幾乎。今覺非居士。韡錦帳。厭油幢。淪慮滲神。収聲歛價。歸興濃。於山色。宦情薄。似秋光。尋彭澤之盟。得玄都之趣。悟此生為大夢。付吾道於滄洲。有田一壠。可農可桑。有宅一區。可憩可息。復放懷於槃澗。乃用事乎東山。挑、田、叹、景、之清。歛占、斷、三、山、之、勝。槩物有時乎之待。神為隱者之留。草蒙茸兮錦紋。沙璀璨兮金屑。雲漢漢兮疊嶽。浪渺渺兮重江。畫閣凝丹。飛簷舞翠。丹爐、藥臼、觸景隨緣。竹杖、芒鞋。逢場作戲。雖南樓月下之太白。西寨山邊之元真。不是過也。於是尚正暮齡。笑傲真興。登高脚健。望遠眼明。穰掃煙李。春與心融。花底一鶯。呼晴喚雨。羣芳賞錦。棚外爭妍。東風舒紅。老眼為醉。惜麼雖北以欠忘歸。繫然撤髯。飲少輒眩。修竹萬竿。夏含涼颸。摩霄拂雲。蒼翠欲滴。烈日在樹。暑襟書清。風從中來。策策披拂。琅玕戛鳴。鏘有餘韻。夜蓁卯飲。其樂無涯。秋夕憑高。舉白桐局。臺上吹笛。如玉龍斷聲。彌太空。清籟噴裂。桂花如雨。冷襲羽衣。雲月空蒙。蟬聲淒切。豁爾舒嘯。萬象灑然。朔風舞雪。月影、墮梅。瑤柯玉毬。光態映發。湙然此身。疑游廣寒。落英繽紛。俯不見地。瓊臺雙閣。醉眼不寐。此非玉清。而復何處。若夫紅杏倚雲。未蕉捲雨。輕風閑燕。落照翻鴉。雖景物變態之不常。蓋江山因人而增勝也。瘢核可畫。江天不可畫。丹青可窮。山色不可窮。騷人逸士。今古鱗篇。名公鉅卿。賞歎嘉紫。海瓊子聞之。冷然乘風往從之游。海棠曉花。似紅而白。春水碧色。乍定復搖。乳燕、狎人。壽猿、迎客。寉林紫元。各董醵畋。拂

石環坐。拳杯大嚼。勸酬樂豈。凝佇恍然。高朴四環。千處如剪。槐陰松影。森成翠帷。海瓊子青蛇擲地。白眼望天。而蛻蟬蛻於東山之下。居士頹笑。曳杖而起。

天台山賦　白玉蟾

天台之山。神仙景象。周回八百餘里。高聳萬八千丈。實金庭之洞天。乃玉京之福壤。霓裳羽節之隱顯。有無天蕭雲璈之清虛。嘹嚦赤烏吳王之修崇。景雲齊宗之興創。琳宮藥殿。而壯麗千載。煙嶠松崖。而瑰奇萬狀。雲隨羽客。在瓊臺雙闕之間。鶴唳芝田。正桐柏靈墟之上。丹元真人之身居赤城。左極仙翁而坐斷翠屏。衆妙臺空而曠古陳跡。法輪院在。而何年換經。藤蘿蔦蔓。而夜月照白。萬莽荊榛。而曉煙鎖青。勢呑吳越。而峻極紫霄。見彼柳使君之什。地接蓬萊。而下臨滄海。形於韓擇木之銘。千丈瀑布。而上跨石橋。萬頃雲花。而橫舒佛隴。三井龍蟠。而水激石孔。九峰鳳嘯。而風生霧壑。紫檜封丹兮。老幹不改。碧泉漱玉兮。飛流自湧。玄與蒼珹之怪石。天成黃精白朮而重苗似種。劉晨剔蘚而尋訪真

球斷竹縛茅而期逃俗冗。昭慶院、法蓮院、雲門之雞、犬相聞。元明宮、洞天宮、淨溪之樓臺爭勝。知天開地闢之久矣。信神刓鬼劃之奇。托萬頃碧琉璃之水。千層青翡翠之崖。風響笙簧而子晉何在。花香水香而劉郎不回。月洞風林之野鶴夜唳。雲溪煙隴之山猿曉哀。幽鳥一聲兮花落青淵。飛螢數點兮露沾碧苔。丹霞飛華頂之峰。接天峻拔。紫霧鎖方瀛之路。峭壁崖嵬。椿庭檜殿之金磬敲風。竹院松堂之玉琴弄月。翠檻丹楹兮山染藻挽。碧眼蒼髯兮星冠羽褐。丹爐灰冷而久矣不火。仙蛻壇高而知誰換骨。金漿上醴兮泉冽石髓。瓊樹琪林兮花開春雪。鄰峯古寺之或顯靈異。古德聖僧而相傳衣鉢。寒山拾得興國清之伽藍。智顗普明起空光之法窟。豨子杭樂仙翁種茶。春紉素蘭而秋摘黃菊。曉吸甘露而暮食赤霞。倚松長嘯而落月悲猿。

芝睎來而斜暘喚鷄。唐有甘泉而在此峯下。漢有高察而隱於白沙。馮雲翼於峰頭種玉蓮而結子。徐默希於巖頂栽鐵樹以開花。文章不療山水癖。身心每被溪山縛。躡芒屩而杖蒼柯。披麻簑而戴青箬。携黃庭而歸沖常之菴。吟洞章而登凌虛之閣。野鳥鳴嚶嚶。山花開灼灼。玉霄峯上水鳴咽。華林峯前雲寂寞。煙籠浮空。天瀰瀰空翠。舞簫韶。雲軿入洞。風冷冷。洞門無鎖鑰。登翠微而望香林。陟紫霄而頓玉泉。仙花靈草而蒼翠無邊。千巖萬壑而森羅目前。吟李白天台之詩。賡張籍天台之篇。塵襟俗垢俱洗盡。兩袂飄飄身歎仙。我欲名青龍而呼白鸞。乘風飛去瀛洲之外。方丈之巔。

江上愁心賦　張詡

江上之峻山兮嶜崎嶬而不極雲為峯兮煙為色欲變態兮心不識江上之深林兮杳冥蒙而不已鳥為花兮猿為子紛盪漾兮言莫擬夏雲陰兮若山秋水平兮若天冬沙飛兮淅淅春草靡兮芊芊感四節之默運知萬化之潛遷伴衆鳥兮寒渚望孤帆兮日邊雖欲貫愁腸於巧筆紛離夢於哀絃是心也非模放之所逮將有言兮是然將無言兮是然

黑龍飲渭賦　白樂天

龍為四靈之長渭居八水之一飲壺[illegible]之清流落彤彤之玄質忽兮下降賁然躍出首蜿蜒以涌煙鱗錯落而黯漆動而無悔爰作瑞於秦川應必有徵乃效靈於漢日觀其攸止察其所為行藏不忒動靜有儀晴眸炫燿文彩陸離躍于泉於焉表異守其黑所以標奇或隱或見將行時止順冬夏而無爭應昏明而有以於是稽大

易按前史符聖人之昌運飛而在天表王者之休徵下而飲水爾乃降長川俯高岸氣默默以燕燕光燦燦而爛爛聞之者心駭而屏息覩之者目眩而改觀一呼一吸而聲起風雷或躍或騰而勢超雲漢覩夫莫智匪常莫黑至祥契昌期於南面合正色於北方拖尾迴翔擘波騰驤飲清瀾之浩浩動素浪之湯湯頓頷而碎珠迸落奮髯而細雨飛揚警水府兮鱣鮪奔走駭泉

堂兮蛟鼉伏藏。玄雲從而滃渼。一色白月照而左右交光。且彼倏時出處。馮虛上下。康弱水而斯馭去。則湖而是駕。閶茂先之劒飛。見長房之杖化。豈若此炎精冥契。水德潛稟。玄甲照以凝黛。文章翡兮擒錦。過而察也。類天馬出水而游。遠而望之。疑晴虹截澗而飲。已而負蒼天。去清渭排冥冥之寥廓。反浩浩之元氣。則知水物之靈。鱗蟲之貴。盛矣哉。抑斯龍之所謂。

觀兵部馬射賦 元微之

人司馬以馳射而選才。衆君子皆注目而觀藝。至張侯之所。乃執弓而誓。誓曰。今皇帝製羽舞以敷文德。擇材官而奮武衛。庶以超乘者為雄。不惟中鵠者得祭。用先才捷。志亦和平。以多馬為能。故以馬為試。以得祿為美。故以鹿為正。豈獨威人之利。實唯君子之爭。射者皆曰諾。雖五善之未習。庶一舉而有成。於是馬逸駸駸。士勇伾伾。蓄銳氣。候歌詩。初聽采蘋之章。共調白羽。次逞穿楊之妙。忽縱青絲。旁瞻突過。咸懼發遲。曾驥足之展矣。翻猿臂而射之。揮弓電掣。激矢風追。方嘗鵠象。決裂麗龜。喜爾摧班。示偏工於小者。安然飛鞚。故無憂於殆而信。候蹄之不爽。則含拔之無遺。故司射舉旌以劾勝。曰爾能克備。我罰可期。賈餘勇者。宜乘破竹之勢。善量力者。嘗引負薪之辭。由是靡不爭先。莫肯為後。皆

司揹杯於肘十得其九忝明試者亦何嘗而不有破的之術萬不失一凡獻藝者豈自疑於無心衡冠髮怒揚鞭氣逸引滿雷碎騰凌飈疾皆窮百中之妙盡由一札而出乃知來者之藝蓋亦前人之匹若此則蹲甲壯基揚解觀孔信一場之獨擅終六轡之未總豈比乎浮雲迴度開月影而彎環駭而横飛挾星精而搖動雖當至理不忘庸功天子垂衣儼鵷行於北闕夏官司

馬閑騎從於南宮貢士之程職司其舉會欵塞五方之俗觀校埒百夫之槳得雋為雄唯能是與星郎草奏上獻拱辰之防天驕解顏喜見射鵰之侶客獨訝之而笑曰此蓋有司之扳舉固非吾君之右汝我有筆陣與詞鋒可以傴干戈而息戎旅司文者聞之而驚曰爾其自礪於爾躬吾將獻爾於王所

善歌如貫珠賦　元戲之

珠以編次歌有繼聲美綿綿而不絕狀纍纍以相成偏佳朗暢屢此圓明度彫梁而精純訣風綴之頻鶯響家而然非調結之以絕紛氣至則爾故可貫之以精誠原夫以節為珠以聲為縪淅杳杳而無極以多多而益貴悠揚綠水許合浦之同歸繚繞青霄環五星之一氣望明月而究轉感潛鮫之歔欷若非象照乘之珍安能忘

在齊之味其始也長言還迤庚曲纏綿吟斷章而離離若間引妙精而一一皆圓小大雖掄離朱視之而不見唱和相續師乙美之而謂連當且拂懈彌長凌風乍直意出彈者與高音而綠極及夫屬思漸繁因聲屢有想無脛者隨促節而奔走以洞微為精英比瘋假於能否次弟其歌且啟動於士衡之文上下其音謂低昂於遊女之手窈窕遠矣雖細繹如髣髴成象玲瓏搆

虛頻寄詞於章句之末願連光於咳唾之餘清紅且圓一而不散方同累丸之重疊豈比沉泉之撩亂擢而知者初憫默於暗投善則返之乃固術於舊貫美清冷而發越隱輝光之璀璨始終離異紐大癡珠中規矩於圓折成條貫以縈紆似是而非賦湛露則方驚綴冕有聲無實歌芳樹而空想垂珠美惡雖掩前後不踰亦比掄材而至者豈獨善歟之謂乎

幽蘭賦

唐　顏師古

惟奇卉之靈德稟國香於自然洒嘉言而擅美擬自操以稱賢詠秀質於楚賦騰芳聲於漢篇冠庶卉而超絕歷終古而彌傳若乃浮雲卷岫明月澄天光風細轉清露微懸紫莖膏潤綠葉水鮮若翠羽之羣集譬形霞之競然感羈旅之招恨狎寓客之留連既不遇於攀採信無憂乎翦伐魚始陟以先萌鶗雖鳴而未歇顧擢穎於金陵思結蔭乎玉池泛旨酒之十醞耀華燈於百枝

竹賦 唐 歐宗

偕術竹之勁節偉聖賢之留賞覽山經而遐聽
詠周詩而遐想掩衷中而獨秀非庶物之所仰
若夫嶰谷着美稱山見知衛國之稱淇澳梁園
之賦夾池山陽之翻客藥江潭之詠喬枝雖有
聞於在昔諒無得而標奇乃徙植於廣庭爰移
根於禁苑亘蕢草而界列繞醴泉而右轉脩幹
橫於松徑低枝拂於蘭畹對紫殿之初旭臨丹
樓而向晚望威鳳而來儀佇化龍之為遠爾乃
春光變色夏景開松枝蕆戚鳥葉間殘紅上便
娟而防露下櫺欒而來風散歸雲之擁翳引落
日之玲瓏雖俊嚴霜曉結鷲飈夕扇雪覆層臺
寒生復歿惟貞心與勁節隨春冬而不變考衆
卉而為言常最高於歷選

碧落賦 唐 崔楚賓

散幽情於纍昔擬浩思於典墳太初與其太始
高下混其未分將視之而不見欲聽之而不聞
爰及寥廓其猶槖籥輕清為天而氤氳重濁為
地而盤礴爾其動也風雨如晦雷電共作爾其
靜也仱象皎鏡是開碧落其色清瑩其狀冥寞
雖離婁明目兮未能窮其形仱浩瀚其勢漫
漫縱夸父逐日兮不能窮其畔浮滄海兮氣渾
映青山兮色亂為萬物之群首作眾材之壯觀
至妙至極至神至虛莫能測其末莫能定其初
五石雖補九野環舒星辰羅之而照耀日月虧
之而居諸非吾人之所仰實列仙之攸居爾乃
遺塵俗務選獨養空擩無懲忿窒欲陵清高而
自遠振羽衣以相鬱七日王君永別緱山之上
千年丁令暫下遼水之曲別有懷真俗外流念
仙家撫龜鶴而譚感顰蜉蝣而自嗟乃練心清

[illegible]流頓蕩邪疑瑰於秘術馳眇於滄霞雲彿非遼天路還睽情恒寄於綿邈願有托於靈櫩

阿房宮賦　杜牧之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廻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鬭角盤々焉囷々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々舞殿冷袖風雨淒々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弦為秦宮人明星熒々開粧鏡也綠雲擾々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々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

其間兕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于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上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驕益固。戍卒叫。

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秋霖賦　盧照鄰

覽萬物兮。切獨悲此秋霖。風橫天而瑟瑟。雲覆海而沉沉。居人對之憂不解。行客見之思已深。若乃千井埋烟。百廛涵潦。青苔破壁。綠萍生道。於時巷無人跡。林無鳥聲。野陰霾而晦。山幽曖而不明。長塗未半。茫茫漫漫。莫不埋輪據鞍。銜悽茹歎。借如尼父去魯。圍陳畏匡。將饑不爨。歎濟無梁。問長沮與桀溺。逢漢陰與楚狂。長

柳風而沐雨。永悽悽以遑遑。及夫屈平既放。登高一望。湛湛江水。悠悠千里。泣故國之長楸。見玄雲之四起。嗟乎。子卿北海。伏波南川。金河別雁。銅柱辭鳶。關山天骨。霜木凋年。眺窮陰兮斷地。看積水兮連天。別有東國儒生。西都才客。屋漏虛簷。石茅棟淋淋。蓬門寂寂。燕碧草于江。聚綠塵于危甍。玉為粒兮桂為薪。堂有琴兮室無人。抗高情以出俗。馳精義以入神。論[illegible]

徘鳴之雁書成已泣之麟覩皇天之淫溢孰不
閒坐而含顰已矣哉若夫繡轂銀鞍金盃玉盤
坐臥珠璧左右羅紈流酒為海積肉為巒視襄
陵而與昏墊曾不輟乎此歡豈知乎堯禹之臞
胼而孔墨之艱難

栘梨樹賦　盧照鄰

大象平運方祇廣植挺芳桂於月輪橫扶桑於
日域建木聳靈丘之上蟠挑生巨口之側細葉
枝連洪柯條直齊天地之一指任鳥兔之栖息
或垂陰萬畝或結子千年何偏施之雨露何獨
厚之風烟懸茲珍木離離幽獨飛茂實於河陽
傳芳名於金谷紫潤稱其殊音玄光表其仙族
不生何為零丁若斯無輪桷之可用無棟梁之
可施進無違於斤斧退無競於斑倕無庭槐之
生意有巖洞之死枝爾其高幾數仞圍僅盈尺
脩幹罕雙枯條每隻葉病多紫花凋少白夕鳥
怨其巢危秋蟬悲其翳窄怯衡飈之搖落异炎
景之臨迫既而地歇蒸霧天收耀靈西秦明月
東井流星憔悴孤影徘徊直形狀金莖之的的
疑石柱之亭亭若夫西海夸父之林南海蚩尤
之樹莫不摩霄拂日藏雲吐霧別有橋邊巧拉

天上靈槿、年歲ゝ。無榮無花、榮辱兩齊、吉凶同軌。寧守雌以外喪。不脩㩼而內否。亦猶縱酒高賢。狷狂君子。為其胸念、置其憂喜生、非我生。物、謂之、生。死、非、我、死。谷、神、不、死。泯彭殤於一觀、庶筌蹄于玆理、

雙槿樹賦

廣照齋

方大蓬萊、邈矣悠哉、芸扃、石室、圖天揆日、若乃羲和掌日、太史觀星、銅渾玉策。寶司金銘。地則圖書之府、人則神仙之靈、中有芳蕣、譪ゝ亭ゝ、徒觀其兩砌分植。雙階並耀。葉鏤五衢。榮分四照。紛廣庭之靡。靡隱重廊之窈窕。青陸至而鶯啼。朱陽升。而花咲。紫帶紅莛。王蕊蒼枝。露華的嚶。風色徘徊。糝ゝ衰颯。婀娜隈綾。迫而視之。鳴環動珮歌、扇開。遠而望之。連珠合璧、星漢迴。伏仙人之羽蓋。疑佚女之瑤臺。寂寞攸利、栖閑、此、地、委、命、卷、舒、隨時榮悴、外無嬰夭之禍。內有道逢之致。朝ゝ暮ゝ落復開。歲ゝ年ゝ紅似翠。若夫遊蜂戲蝶。封其萼輕煙弱霧。絡其條。去不謂之損。来不謂之饒。故能出君子之珠俗。入詩人之篤。諡齊顯昧於兩曜。效生死於一朝。同喪我之非我。固雖凋而不凋。則有亭伯儒門。令思詩

三六二

友翰苑攜其春夢。文鋒高而照斗。詠蕪滋之朝夕。悲積薪之先後。縟繡起于緹紡。烟霞生于淮莽。豈異幽巖弱條。澗底枯松。徒冒霜而停雪。空集風而吟龍。詎得春仙閑之廣價。連筆匠之爲容。已矣哉。東方生聞而歎曰。故年花落不留人。今年花發非故春。倏兮夕隕。倏兮朝新。侏儒何功兮短飽。曼倩何負兮長貧。聊寄辭於庭樹。倘有感於千津。

蕩子從軍賦 駱賓王

胡兵十萬起妖氛。漢騎三千掃陣雲。隱隱地中鳴戰鼓。迢迢天上出將軍。邊沙遠離風塵氣。塞草長萎霜露文。蕩子辛苦十年行。回首關山萬里情。遠天橫劍氣。邊地聚笳聲。鐵騎朝常警。銅焦夜不鳴。抗左賢而列陣。比右校以疏營。滄波積凍連蒲海。雨雪凝寒遍柳城。若乃地分玄衛。路指清波。邊城、燧、氣、從來少。關塞、寒雲、本自多。嚴風凜凜。將軍樹。苦霧蒼蒼。太史河。既拔距而從軍。且揚麾而挑戰。征旆凌沙漠。戎衣犯霜霰。樓船一舉爭沸騰。烽火四連相隱見。戈文耿耿。懸落星。馬足駸駸。擁飛電。終取雋而先鳴。豈論功而後賤。征夫行樂踐榆溪。倡婦銜怨守空閨。蘼蕪舊曲終難贈。芍藥新詩豈易題。池前怯對鴛鴦伴。庭際羞看桃李蹊。三冬有情而獨笑。鳥無恨而恒啼。蕩子別來年月久。賤妾空房更難守

閶風褸工羅吹簫。鸚鵡杯中休勸酒。聞道書來一雁飛。此時緘怨下鳴機。裁鴛帖夜被。薰麝染春衣。屏風宛轉蓮花帳。夜月朦朧翡翠圍。蜀日新粧始復罷。祇應含笑待君歸

螢火賦　駱賓王

伊玄功之播氣。有丹鳥之賦象。順陰陽而亭毒。資變化而含養。每寒潛而暑至。若知來而藏往。既發輝以外融。亦含光而內朗。若夫小暑南收。大火西流。秋塘改夏。雲物疑秋。忽臨虛而赴遠。亦排叢而出幽。如火齊之宵映。若夜光之暗投。逝將歸而未返。忽欲去而中留。入槐榆而焰發。若改燧而環周。繞堂皇而泛影。疑秉燭以嬉遊。點綴懸珠之網。隱映落星之樓。乍滅乍興。或聚或散。居無定所。習無常就。曳影周流。飄光凌亂。泛艷乎池沼。徘徊乎林岸。狀火井之沉熒。似明珠之出漢。值衝飈之不烈。逢淫雨而逾煥。熠灼兮若湛盧之夜飛。灼爍兮像招搖之夕爛。與庭燎而相炫。燃重陰於己昏。共爝火而齊息。避太陽於始旦。爾其光不淵物。明足自資。偶仙鼠而偷夜。對飛蛾之赴焰。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

不欺同至人之無迹懷明義以應時處幽不昧
丞照斯晦隨隱顯而動息候昏明以進退委性
命兮幽玄任物理兮推遷化腐木而含彩集枯
草而藏烟不貪熱以苟進每和光而曲全豈鎔
金而自爍寧膏火之相煎陋蟬蜩之易蛻休螻
蟻之慕羶匪傷悴蜉蝣之夕不羨龜鶴之年搶榆
飛而控地摶扶起而垂天雖小大之殊品豈逍
遥之異筌夫何化之斯化無使然而自然若乃

有來斯通無往不至排朱門而獨遠昇青雲而
自致匪偷光於隣壁寧假輝於陽燧終殉已以
致能靡因人而成事物有感而情動迹或均而
心異響必應之於同聲道固從之於同類殆未
明於趨舍庸詎識其旨意子尚不知魚之為樂
吾又安知螢之為剝高明兮有融遷變兮無窮
牛哀倏而化虎羽泉忽兮生無血三年而藏碧
魂一變而成虹知戰場之有濟悟冤獄之為蟲

彼翔飛之弱質尚矯翼而凌空何微生之幺蟻
獨究頸以觸籠異璧光之照廡同劍影之埋豐
冀迷途其可復庶幽鑒而或通覽光華而自照
顧形影以相弔感秋夕以旋憂嘆宵行以熠耀
熠耀飛兮絕復連旋憂積兮明且煎見流光之
不息悼驚魂之屢遷如過隙兮已矣同奔雷兮
忽焉尚餘光之可照庶寒灰之重燃

苔賦　唐　王勃

若夫桂洲含潤。松崖秘液。繞江曲之寒沙。泡淡幽之古石。沉迴塘而積翠。縈脩樾而凝碧。照山客之寄情。諧野人之妙適。及其瑤房有寂。瓊室無光。菲微君子之砌。蔓延君侯之堂。引浮青而泛露。散輕緑而承霜。延金鈿之薦感。翳玉筋之新行。若夫弱質綿冪。纖滋布濩。措形不用之境。託跡無人之路。望夷險而齊歸。在高深而委遇。惟愛憎之未染。何悲歡之詭亂。宜其背陽就陰。違諠處靜。不根不蔕。無跡無影。恥桃李之暫芳。咲蘭桂之非永。故順時而不競。每乘幽而自整。

春思賦　王勃

若夫年臨九域。韶光四極。解宇宙之嚴氣。起亭臯之春色。況風景兮同序。復江山之異國。感大運之盈ゝ見長河之紆直。蜀以風侯隔秦川。今年節物異常年。霜前柳葉衢霜翠。雪裡梅花犯雪妍。霜前雪裡知春早。看柳看梅覺春好。思萬里之佳期。憶三秦之遠道。淡蕩春色。悠揚懷抱。野何樹而無花。水何堤而無草。於是僕本浪人。平生自淪。懷書去洛。抱劍辭秦。惜良會之道遠。厭他鄉之共辛。忽逢邊侯改。遙憶帝鄉春。帝鄉泛遍關河裡。神臯欲暮風烟起。黃山半入上林園。玄灞斜分曲江水。玉臺金闕紛相望。千門萬戶遙相似。昭陽殿裡報春歸。未央臺上看春暉。水遏却挂鴛鴦幔。雲母斜開翡翠幃。競道西園梅色淺。争知北闕柳陰稀。斂態調歌扇。廻身正舞衣。銀蚕吐絲猶未煖。金燕銜泥試學飛。妾本

幽閨學歌舞寧知漢代多巡撫前年出祭謁甘泉今歲迎簫祠后土桃花萬騎喧長薄蘭葉千旗照千浦見原野之芳春憶山河之遠古長安路狹長安公子春來不厭看杏葉裝金鑾蒲萄纓玉鞍聳蓋臨平樂迴笳出上蘭上蘭經鄠杜揮鞍日將暮白馬新臨御溝道青牛接迎章臺路章臺接建章垂楊復垂楊草開馳馬埒花滿開雞場南隣少婦多妖婉北里王孫駐行憶乍

怪前春節候遲預道今年寒食賤傷紫陌之春度惜青樓之望遠紫陌青樓照月華珠帷黼帳七香車蛾眉畫來應數樣蟬鬢楓時半欹斜恨雕鞍之眉脫痛銀箭之更賒行々避々步々看花因狂夫之蕩子成賤妾之倡家狂夫去々無窮已賤妾春悵春未起自有蘭閨百數重安知揄塞三千里揄塞連延玉關側雲間沉々不可識蔥山隱々金河北霧裡蒼々幾重驛忽有驛

騎出幽并傳道春衣萬里程龍沙春草遍瀚海春雪生踈勒井泉寒尚竭燕山烽火夜應明開道河源路遠々誰知夫壻苦行々君行塞工多霜露為想春臺起烟霧遊絲空罥合愴枝落花自繞相思樹春望年々絕幽閨離緒切春色朝々異邊延羽書至都護新封萬里侯將軍稍定三邊地長旆猶衛拂雲色寶刀尚擁千星氣昨夜祁連驛使還征夫猶在鴈門關君度山川成

白首應知歲序歌紅顏紅顏一別成胡越夫壻連延限城闕羌笛橫吹隴路風戎衣直照關山月春色徒盈望春悲殊未歇復聞天子幸關東馳道烟塵萬里紅析羽搖初日繁笳思曉風後騎猶分長樂館前旌已映洛陽宮洛陽宮城紛合沓珠翠中閨盛綺羅鳳移金谷舞鶯引石崇歌向夕天津洛橋暮爭驅紫燕黃牛度開居伊水園舊宅卬山路武子新布金錢埒季倫歎仔

珊瑚樹復道西墉春霧寒更值南津春望寫入金市而乘羊出銅街而試馬草犯春而爭容花牽風而亂下錦障縈山羅幃照野司空令尹之博物二陸三張之文雅新年栢葉之尊上巳蘭英之笄春來併是春何曾兩違秦忽逢江外客忽憶江南春羅衣乘北渚錦袖出東隣江邊小婦無形迹特怨狂夫事行役鳳皇山上花無數鸚鵡洲中草如積春江淡容與春期無處所春水春魚樂春汀春雁來君道玉門關何如金陵渚為問逐春人年光幾處新何年春不至何地不宜春亦有當春逢遠客亦有當春別故人風物雖同候悲歡各異倫歸去春山忽開放蕙畹蘭臯行可望何為悠悠坐惆悵比來作客住臨邛春風春日自相逢石鏡巖前花屢客玉輪江上葉頻濃高平灞岸三千里小道梁山一萬重自有春花煎別思無勞春鏡照愁容盛年吠々

辭鄉國長路遙遙不可極形隨朗月騁東西思逐浮雲幾南北春蝶參差命儔侶春鶯綿蠻思羽翼余復何為此方春長歎息會當一舉絕風塵翠蓋珠翠臨上春朝昇玉署調天紀夕憩金閨奉帝綸長卿未達終希達曲逆長貧豈剩貧年年送春應未盡歲歲逢春自有人

七夕賦　王勃

若夫乾靈鵲識之端地輔龍輔龍豨之始憑紫都而受曆按玄丘而命紀鳳毛鍾桂閣之祥麟角崇掛庭之祉馳朱軒於九域振黃麾於萬里抗芝館而星羅排蘭宮而霞起則有皇慈霧洽聖渥天浮分玉禁邸瞰金樓剪鳧洲於細柳披寵築於長楸啟魚鈴而分帝術授紅錍而控神州擁黃山於石磴浅玄灞於銅溝列瑤窗而

送燠閣銀牓而迎秋君王乃排青楃搖朱鳥戒鶴輿靜鸞掖繞震廊而轉步儼雲阡而縱蹤嘯陳客於金床命淮仙於桂席翔翠罼於金甸迎吹簫於鳳驛佇靈匹於星期眷神姿於月夕于時玉繩湛色金漢餘光煙栖碧樹露濕銀塘視蓮潭之變彩見松院之生涼引驚蟬於寶芙宿蘭燕於瑤筐綠壺兮千仞艷樓兮百常拂花筵而捈側披葉序而徉狂結遙情于漢陌飛永睇

於霞莊想佳人兮如在怨靈歡兮未揚促遙悲於四運味遺歌於七襄於是虬警晚靜魚扃夜飾忘帝子之光華下君王之顏色握犀管展魚牋傾執事招仲宣仲宣跪而稱曰臣聞九變無律三靈有作布元氣於浩蕩運太虛於寥廓拼河鼓於西堧降天孫於東堮循五緯而清黃道正三衡而澄紫落海人支石之機江女穿針之閣鄙塵情於春念擬仙契於秋諾河光清地紀

山氣斂天標霜凝碧宇水瑩丹霄耀麟軒於霧術寒羽旆於星橋激赤熇而架渚漾青翰而乘潮停翠挨兮卷霜縠引鸞杼兮割冰綃桀黃花而乘月艷籠黛業而卷雲翹撫今情而恨促指來潸而傷遂既而丹軒黃拱紫房朱簷仙御淒進霊徒擾弱風驚雨驟烟迴雷爍媧宣召巨野之龍莊叟命雕陵之鵲駐麟駕披鸞幕卷雲和沉霞酌碧乳玉室之饌白兔銀臺之藥荷紫幄

艷紀　賦　一百七十五

艷紀　賦　一百七十六

[illegible]芙蓉孔雀。上元錦書傳寶字。王母瓊函鳥銜
綢。繆繆魚頭比目。縱香緘燕尾同心。縛羅幌五
夜靜。珉砌百枝然。下芸幬而匿枕。馳繡帳而交
窺。訖所歎而窺勿。懷往春而潺湲。於是蘇鸞切
鏡。於霍驚絃。悲優王履。念起金鈿。孅歸裝而求
螢。登還蒼而遷延。洞庭波兮秋水急。關山海兮
夕露連。謂河漢之無浪。似參商之永年。君王乃
背形砌。陟玄室。沖想自闊。神情如逸。痛靈妃之
稀偶。喜沉思之可畢。荊艷齊升。燕佳並出。金聲
王韻。蕙心蘭質。珠櫳。綺檻。北風臺。繡戶。雕窗。南
向開。響曳紅雲歌面近。香隨白雪舞腰來。掩清
琴而獨進。凌絳樹而輕迴。盧女黃金之悅。張家
碧玉之杯。奉君王於終夕。夫何怨於良媒。俄而
月還西漢。霞臨東跲。晁氏鳴秋。雞人唱曉。玉關
控霍。瓊林飛鳥。君王乃馭風殿而長懷。俯雲臺
而自矯。矜雅軛而風高。穆沖襟而霞矽。迎小客。

[illegible]三英。香涵蘇附。吹霜蘭旌。娃館疎兮綠草猗。
[illegible]房寂兮紫苔生。從詞源於月徑。披揄數陀亨
佩方絕。元凱而高視。應與梁楚而斷壁。

江曲孤鳧賦　唐王勃

梓州之東南，涪江之所合，有潭焉，周數十步，青蘋絕地，綠波澄天。常有孤鳧，棲蕩其側，飛沉翻覆，而天性不違。嗟乎，宇宙之容我多矣，造化之資我厚矣，何必處華池之內，而求稻粱之恩哉。遂作賦曰：靈鳳翔兮千仞，太鵬飛兮六月，雖憑力而易舉，終候時而難發。不如溪澤之鳥，順歸潮而出沒，迹已存於江漢，心非繫於城闕。吮紅藻，翻瑤蓮，刷霧露，棲雲烟。迫之則隱，馴之則前，去就無失，沉浮自然。爾乃忘機絕慮，懷聲弄影，乘駭浪而神驚，漾澄瀾而趣靜，耻園雞之戀促，悲塞鴻之赴永，知動息而多方，屢沿洄而自省。故其獨泛單宿，全真遠致，反復幽溪，淹留勝地，傷雲雁之嬰繳，懼泉魚之受餌，甘辭稻粱之惠焉，而全飲啄之。

以諸書架賦　揚州

儒有傳經在乎致遠，力學在乎請益，士安癖於書淫，元凱癖于傳。癖高眠，孰可詎貽邊子之誚。晝寢則那寧恥宰予之責，伊國工當巧，度山林擬以為格，既有奉于詩書，故無違于挑席，斲初成，因夫美名，兩足山立，雙鉤月生，從繩運斤，義且得於方正，量納製鑿，術乃取於縱橫，功因期於學術，業可究於經明，不勞於手，無費于目。開卷則氣雜香芸，掛編則色連翠竹。風清夜淺，每待遽遽之覺，日永春深，常偶便便之腹。股因玆而羅刺，腐由是而無伏，庶恩覃于下幃，豈遽留而更讀，其利何如，其樂只且，中遂挂于簏悅，履誰戒於階除，每遇草玄之字，不覩非聖之書。比角枕而差若，匹瑤琴而病諸。爾其臨窗有風，閉戶多雪，自得陶潛之興，仍秉袁安之節。既幽獨而多閑，遂憑玆而編閱，讀易則判于隗崇，習

禮則防于志悦倘叔夜之神交固周公之夢絶其始也一木所為其用也萬卷可披墨沼之前謂江帆之下筆書林之下若雲翼之新重動靜隨于語默出處任於軌推必欵事於所事實斯爲而取斯因謂之曰爾有卷兮爾有舒為道可以集虛爾有方兮爾有直為行可以立德濟筆海兮爾為舟航騁文圃兮爾為羽翼故吾不知夫不可聊逍遙以宴息

庭菊賦 楊炯

日之貞矣於彼重陽菊之榮矣於彼華芳含天地之貞氣吸日月之淳光雲布霧合箕舒翼張鬱兮蔓衍郁兮芬芳珉枝金萼翠葉紅芒其在夕也言庭燎之晳晳其向晨也謂明星之煌煌爾其萬里年華九州春色花的爍兮如錦草綿連兮似織當此時也和其光同其塵應春光而早植及夫秋星下照金氣上騰風蕭蕭兮瑟瑟霜剌剌兮稜稜當此時也弱其志强其骨獨歲寒而晚登雨還風去天長地久純黃象於后土故採英而菊衣輕體御於神仙故登山而菊酒文賓採之而羽化康公服之而不朽東極於是長生南極以之眉壽胡太尉之允誠光輔漢庭爲機理三階平及暮年華髮垂肩秋菊落英躡郴滁廢於爲永貞鍾太尉之家聲奕倫魏室遁合盐梅功成輔弼降文星之命循彭祖之術保

性和神丹。烏終吉、君童請老、歲久懸車。秋風生兮北園夕。白露湿兮前堦虛。佇閑庭之矚望。對凉菊之扶疎。人生行樂、孰知其餘、淵明觧印、退歸田野、山欝律兮萬重。天蒼莽兮四下。憑南軒以長嘯。出東籬而盈把。歸去来兮何為者、若此窮寵重關。亘青瑣兮接黄扉。深沉大壯。通肅成兮連慱望。乃有邑鄉貴族、薛縣名家、共汾河之異氣。同鹿子之春華。朝遊夕處。徘徊碩暮。歎搖落於三秋。偉貞芳於十步。伊織莖之菲薄。荷君子之恩遇。不羨池水之芙容。碩比瑤山之桂樹。歲如何其歲已秋。叢菊芳兮庭之幽。君子至止。悵容與而淹留。歲如何其歲將逝。叢菊芳兮砌之際。君子至止。聊從容以卒歲。

盂蘭盆賦　楊炯

渾元告秋。羲和奏曉。太陰望兮圓魄皎。闖闔開兮凉風嫋。四海澄兮百川晶。陰陽肅兮天地窅。掃離宮。清重閣。設皇邸。張翠幕。鸞飛鳳翔。陂陽儵爍。雲舒霧布。翕赩𥃴霍。陳法供。飾盂蘭。壯神功之妙物。何造化之多端。青蓮吐而非夏。頳果搖而不寒。銅鐵鉛錫。璆琳琅玕。映以甘泉之玉樹。冠以承露之金盤。憲章三極。儀形萬類。上寥廓兮法天。下安貞兮象地。殫怪力。窮神異。少君王子。掣曳兮若来。玉女瑤姬。翩遷兮必至。鳴鷂鷂與鸞鷟。舞鵾鶴與翡翠。毒龍怒兮赫然。狂象奔兮沆醉。怖魍魎。潛魑魅。離婁明目。不足見其精微。匠石洗心。不足徵其奧秘。續〻紛〻。亂〻氤〻。五色成文。若榮光休氣。發彩于重雲。蒨〻粲〻。煥〻爛〻。三光壯觀。若合璧連珠。耿耀于長漢。夫其遠也。天台嶪起。繞之以赤霞。夫其近

也削成。孤峙。覆之以。蓮花。晃兮瑤臺之帝室。赫兮金闕之仙家。其高也。上諸天于大梵。其廣也。遍法界于恒沙。上可以麾元符于七廟。下可以納羣動于三車。

明月照高樓賦

唐 鄭遘

千里若明者唯月。百尺崇高者曰樓。月照耀而莫大。樓孤敞而寡儔。光含雪淨。勢寫雲浮。生滄海而皎皎。度飛宇而悠悠。皓天地而彌廣。況氛埃而已收。於是隱映澄鮮。特起峻峭。月上樓高。樓明月耀。黃鶴驚而欲翥。素娥集而匪召。垂輪簾外。疑鈎勢之重懸。透影窗中。若鏡光之開照。其望也。可以相思。其登也。可以遠眺。及夫高秋廓落。寒夜肅清。四空迥而晃朗。九層屹而峥嵘。到歡宴。會友生。去洞房兮即重屋。減華燈而臨前檻。玉檻連彩。彩壁迷明。動鮑照之詩興。銷王粲之憂情。則有離居獨處。愁思未歌。持風管而坐樓。斂蛾眉而對月。徘徊宵際。悵怏明發。步[illegible]棠而燕燕。顧桂花而忽忽。

桂林一枝賦　唐　崔[illegible]

倬彼衆木者、具桂林一枝、淮南擢秀、月上標奇。光雨露之新沐、拂香風以徐吹、故能使顥氣交空、孤陰耀質、心既丹而不二、花又白而沌一。凝霜殞而色鮮、嚴景凋而葉密。若然者、固將與大、椿而爭長、笑徒挺小山而間出。至如孫弘已落、郤詵未第、沮塵色與灰心、然粒玉而燼桂、孰謂連卷斷半、光之質、特達承再生之惠、淹留君之庇、芳郁君之砌。惜矣哉、向使便辭仙客、永棄幽林、委根不用之境、滅影空山之陰、又焉能[illegible]崐丘之高價、叫歲寒之宿心。彼徒見零落[illegible][illegible]新、恩深於既往、殊不知摧殘朽桂一枝重[illegible][illegible]當今。

燕巢賦　唐　樊[illegible]

鳳凰集於梧桐、鴟鵂巢於枳棘、俱順時以適理。畫栖生以自得、豈如雕梁祺燕、葺高巢以安息、既開兆戶、逐仙羽以長生、或在王庭、馴主人而含識、有粟於玄造、詠無方兮何極、頻頷金屋、差池翠宮、銜泥繞棟、度勢巡空、憐綺窗之華影、愛羅幌之春風、得地相賀、分飛就功、廣狹殊斁、規模不同、散彩彬班、攢文準譜、疊軽桑而矜睽、布重泥而訝濕、蹤似連珠、形如聚粒、霽光分曉、出虛實以雙飛、微陰合暝、舞低簷而並入、我室既真、虛白自生、通之不懼、撫之不驚、故鳥鵲可循而窺也、龜麟協端於大予、余所以觸物而作興、惟燕雀之一鳴。

餘霞散成綺賦 唐 [illegible]

試一望兮雲晚而山晴。白日欲沒兮紅霞始集。含江天之霽潤。籠烟景之虛明。發光華而不定。若組織之相成。陽文陰漫。乍合乍散。離披晃朗。錯雜凌亂。麗雲日之幾重。鋪綺繡之千段。飄光倒景。擢蕊蘂于湖中。舒黼騰輝。攢鐼練于天畔。照萬象于晴初。散寥天于日餘。吐丹氣于青峰。為金光于瑤虛。越女浣紗。恥鮮明之莫及。巴姬濯錦。慙光彩之不及。攢紅散紫。忝毛還迤。狀群飛之鸞鳳。類叢生之花蘤。始一變而舒霞。終一變而成綺。當是時也。則有才子去國。遊人別家。泛濫秋景。排徊霽華。惜賞心之日暮。悵遊目于天涯。積九秋之懷抱。對茲夕之烟霞。仰丹霄之悲斷。想赤水之路賒。能不沉吟徙倚。坐興嗟。況復雲景迴午。蒼涼愁暮。思摭懷以振藻。逅疑憂而失趣。空吟謝客之詩。遐想孫公之賦。

黃楊樹子賦 歐陽公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江行過絕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歎念此樹生窮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不知甚惜。作小賦以歌之。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殖雙桐。高秋羽獵之騎。半夜嚴妝之鐘。鳳蓋朝拂。銀床暮空。固已葳蕤近日。的皪含風。婆娑萬戶之側。生長深宮之中。豈知綠蘚青苔。蒼崖翠壁。枝蓊鬱以含霧。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柏。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驚湍之濆激。澗斷無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跡。江已轉而猶見。峰漸回而稍隔。嗟乎。日薄雲昏。煙霏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徒以竇穴風吹。陰崖雪積。哢山鳥之嘲哳。裊驚猿之寂歷。無遊女兮長攀。有行人兮暫息。節既晚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

乃如張騫一見酒移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客

老饕賦　蘇軾

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而薪惡勞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鏖嘗項上之一臠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帶糟盖聚物之夭美以養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顔如李桃彈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鬱輪袍引南海之玻瓈酌涼州之蒲萄願先生之耆壽分餘瀝於兩髦候紅潮於玉頰驚緩響於檀槽忽纍珠之妙唱抽獨繭之長絲閔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當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柂之瓊艘各眼灩於秋水咸骨醉於春醪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逃響松風於蟹眼浮雪花於兎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闊而天高

擬大言賦 蘇易簡

太宗嘗草書宋玉大言賜蘇易簡、易簡因擬作以獻、其詞曰、

皇帝書白龍牋作大言賦、賜玉堂 臣蘇易簡 易簡曰、御筆煌煌、雄詞洋洋、瓌瑋博達、不可備詳、聖人興兮告成功、登崑崙兮展升中、芬蕩地兮饗祖宗、天籟起兮調笙鏞、日烏月兎、耀文明也、參旗井鉞、嚴武衛也、執北斗兮尊元酒也、削西華兮為石礎也、飛雲湧霞、幡幢幟也、刳鯨腊鵬、代鷄鍱也、迅雷三發、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爟火舉也、四時一同兮、萬八千年、泰山融兮濱海乾、閭蓋偃兮方輿穿、

廬山賦 宋 支曇諦

昔稱壯麗、峻極氤氳、包靈奇以藏器、蘊絕峯乎青雲、景澄、則岩岫開鏡、風生、則芳林流芬、嶺奇故神明鱗萃、路絕故人跡罕分、巖清升仙于玄崖、世高垂化於郡亭、應真陵雲以踞峯、眇忽翳景而入冥、咸豫聞其清塵、妙無得之稱名也、若其南面巍崖、北背迢遞、懸霤分流以飛湍、七嶺重嶂而疊勢、睽以竹柏、蔚以檉松、縈以三湖、帶以九江、嗟四物之蕭森、爽獨秀於玄冬、美二流之潺湲、津百川之所衝、峭門百尋、峻闕千仞、香鑪吐雲以像烟、甘泉涌雷而先潤、

金粉福地賦 唐伯虎

闔山右姓策府元勲玉節凌霄而建金符奕世而分位定高明補媧天以五石職俾貞觀捧堯日以三雲四車唐書秘殿分球琳之賜九州禹跡丹書鐫帶礪之文館備鳳鸞之佳客衛總虎貔之禁軍載賦卜居當清谿之曲列陳支戟倚赤山之氣揆定星于北陸察景日于南熏篋粉釵金借霧光於織女移山變海假福地于茅君竹苞矣而秩秩木向榮而欣欣由余論制般輸運斤屈戌垂環朱提塗其歘鈕觚稜戴刃白桊染其鏤紋璅鎖離離素女窺月中之影白榆歷歷青龍伏天上之群麗杭萬金名齊百子貯四姓之良家延諸姑與伯姊鳴藤田廊援瓢曲水行行細簡石榴戲胞柱之裙矗矗高墻海馬繡凌波之履婉孌無名襛纖合軌賦成洛水陳王晝八斗之才夢出巫山楚帝薦三盃之醴

蝴蝶以胭脂作隊玉樹以芙蓉為叢瑤池疏潤濆麗于九春折木分輝流光於千里香合麝臍痕匀獺髓九華妝奩長絨楚國之衡蘭八寶鏡臺爛闘武家之桃李映陽光而獨照攬輕塵而四起習成雅步風細細而無聲學得宮妝月亭亭而不倚麗軼先施賢過鄭曼冠南都之顏色充中庭之彝態連環不解明珠度寸扶桑宮裏有夫壻之疾芳草天涯無王孫之怨傳霓裳於廣寒織雲錦於霧漢常山罷玉釵之詠阿國畢銀璜之瀚繡幕圍兮春盃長夜錦衾爍兮宵燈獨旦別有沙堤曲通珣岸黃金建百尺之臺白玉作九成之觀屏裁雲母隔閬風而不疎梁鏤鬱金承朝陽而長爛珠璣錯三千之履紫絲垂七十之慢粤若富春樂彼韶中河陽之花似霞宜城之酒如泉分曹打馬對局呼盧織錦寶姬薦朝陽之賦春衣秦女和子夜之篇寶葉映綦履而

翠步銀花逐笑靨而同圓麗色雖許萬樹過墻
之杏韶光獨占一枝出水之蓮四坐吐茵無非
俠客兩行垂珮俱號神仙風裹擘衣接金星而
燦爛月中試管倚玉樹而嬋娟青鳥黃鳥盡是
瑤池之佳俠大喬小喬無非銅臺之可憐罪衫
栽生仁之杏子鬆鬢擁脫殼之蜩蟬錦袖琵琶
眼留青於低額金釵宛轉面發紅於近前一笑
傾城兮再傾國胡然而帝也胡然天樂句雕香

舞衣裁縞步搖擁翠蕆魏卻火之珠充耳以黃
聯絡澄泥之寶鴛鴦在梁永錫難老金玉滿堂
惟躬是保北門文學街題鸞鳳上苑英華使稱
花鳥秋千院落日五大而花陰〻燈火樓臺月
三更而人樓〻慊影內堂鎖聲別沼浮閒館於
跋心飛重闌於木杪沐池分北湖之新漲妝鏡
開西山之清曉屈曲圍屏高低覆檢蜘蛛織三
更之雨蘼蕪詠一庭之草珠簾以珊瑚作鉤翠

帳以芙蓉為葆左思解賦煉詞以十年豎亥使
步尋源於三島神仙多戲造化無私海中之地
可縮壺裹之天鮮窺萬里石塘貫八埏之機軸
三重銀戶入九曲之摩尼凌燏借地嘉福分基
東園頌蛺蝶之嘆矣南浦賦芍藥之伊其抱明
月而長游秉清風而忘歸畀媒珍果總攝褒奇
泯神柤於八月飛車較於三危漢帝望仙空駐
八公之驛淮王好士漫著三山之詞仰看銀牓

俯即瑤池高唐狀如日也弱水可以航之合天
淵於跬步渾聖凡之二岐況彼主人實為國華
食客三千之田氏去天尺五之韋家丱角領畱
都之鎮十年闢扈從之衢忘形下士莊生之鵬
鷃投身事主介子之龍蛇皋陶明允吉甫柔嘉
珠出胎而特瑩玉絕肪而無瑕明哲猶冰之生
水正直豈蓬之在蔴不忮不求何所用而不臧
盡善盡美將無舉之可加游枕餘情誦折枝之

向撫綏采問。燕辭楙之花。羅敷羅蠶。瑤玉破瓜。神驚作駕。嫦娥離二八之月。霧鵲成橋。天孫下七夕之車。釵佩相磨。笙歌遮出。展黛、蕊、於雙、眉。鬪、黃、花、於、半額。桃葉渡頭。問團扇之新聲。梅根渚上。邀長檣之行客。悠悠萬事。付半甬之埃塵。點點微情。託一箱之朱。瑤畫將冶麗之叢。轉託高明之宅。後檻前屏。終南少室。槲號長春。酒名千日。猶二士之入桃。比四仙之居橋。論道不殊。

諆揆則一。借王勃之風。奮江淹之筆。咀蘭成詠。漢殿分香。刻葉爲題。鄭公借術。竭雕蟲之薄枝。傾鉛華而盡述。

嬌女賦 唐伯虎

戶居左里有女未歸。長壯妖潔。聊賴善顧。態體多媚。窈窕不妒。既閒巧笑。流連雅步。二十尚小。十四尚大。况出行賈。長嫂持戶。日織五文。罷不及莫。三丈縫衣。餘剪作袴。抱布貿絲。厭浥行露。負老下擔。行者佇路。來歸室中。嘖嘖怨怒。策券折閱。較索美貨。看屐入被。不食而饇。雙耳嘈雜。精宕神怖。形之夢寐。彷彿會晤。咀桂嚼杜。比像

陳賦。螗蜩夏蛻。額廣平而春蛾出角。修眉揚而向雲懷山。黛浮明而朝星流離。目端詳而華紱列屏。齒微呈而含桃龜脣。口欲言而菡萏承露。舌、含、蔵、而、蝦、蟇飲月。顛髮圓而毒蠆搖尾。鬢含風。而鴉、羽、舜、鬌。飾梳妝、而游、魚、吹、日。口輔良而蝶翅。輕暈奠端。中而恒月、沐、波。大宅黃而琵琶曲項。肩削成而蝤蠐蟢李。領文章而霧素一束。腰、無、骨、而。鼠姑舒。合體修長而酥、疑、脂、結、脂、微。

低而鴛翎半擘爪有光而玉鈎聯屈指節纖而
蓮本雪素臂仍擐而角弭脫鞴履高墻而輕颺
掞霧行褰裳而梨花夜聽未明而温泉浸玉
潔觵湯而陽和駘宕酧歎翔而咏曰纚火齊兮
瑱木難鵉鳴鳳兮釵琅玕絡瑟瑟兮銀指環被
珠緌兮龍係辟珮璜而瀚兮褶翡翠金裾約兮
繡曳地襸黃潤兮袖方空綈倒頂兮玉膏蒲蓉
丹縠兮素五綜麗炎炎兮倫無雙

織女賦　何大復

夫何天媛之淋㛹兮鎮獨處而寡儔維組綺以
自飾兮誠靈質之嗜脩長夜徂以漫漫兮秉機
杼而懷憂倚北斗以延佇兮視天漢之橫流雖
予衷之弗渝兮羌獨慕夫好仇諒天路之豈遐
兮顧欲渡而無舟適秋序之甫交兮氣凄淚而
憯惻桂枝曄兮垂華白榆罹兮寒色落真卜于
菡夕兮玄龜告予以吉食翹靈波以迅庚兮究
東路而徂行鳳凰翼以翳車兮命烏鵲以築梁
先朱鳥以通媒兮應龍以旋征錯璇璣之轇
轕兮施繚綠之章步列星之文履兮纚素霞
以為裳被翠羽之翩反兮雌蜺繽兮函光申雅
觀于河濆兮敷䌷款之衷腸舒幼眇以綣結兮
燕淫衍而相羊湛懽樂而窮極兮屢見妬于朔
陽歘神采之易俞兮忽顏駕而懷傷超兮西逝
收覽酬報章之罔答兮遺玉玦于漢浦

佇遊以連遭兮神悒紆而不去發帷蓋之委蛇兮旋央央而與與輪結軫而贼軻兮衣攬袂以躊躇順飄風以右翔兮秋颯颯而零雨天寥迴以揚雲兮跂予望夫河渚卷綃匹之繽紛兮翩容與于雲閨傳羅襪與綿襦兮居煢煢而少依靡而失之未諶兮恐來期之後時擬天施之炎斂兮襲芳鮮以自持承二曜之景燭兮飾五緯以繽辭修辭兮何為願布貞心流波兮眇綿致予兮遐音目超送兮增鬱聊託之兮漢南亂曰宛彼佳人阻銀漢兮豈無同侁誰與航兮翹首天路寡修梁兮憂心燋妍歷七襄兮賫簡靚行裳素裳兮九秋茲夕權未央兮別促遠奈奚可長兮予思怨嫥賣與并兮扃殿寥寥晝凄清兮君不為御徒煢煢兮瞻望溟宮懷廣庭兮弔接守誓感斯靈兮

荷花賦 閻大復

曲池兮清波綠葉兮丹華叢生兮若屯並蒂兮連苞爾其擢靈株之英綏兮搏輕荷而低仰呈紅顏以流曄兮麗繁星之煒煌枝婀娜以承殺兮媚清漣而揚芳委微吹以披靡兮紛香[illegible]羽之回翔倏煙霏而霧滃兮態隱約而凝披藉華月于鮮雲兮晃朝日之照虹梁乃蒼遠兮益清近兮愈妍接皋蘭以被繆蹊堤楊而聯娟垂青房以綴珠結翠萍而連錢美曼如靜女翩躚若飛仙恣意態之橫出匪擬像之可彈於是有妓姬連袂或三或五貌傾名都香出洛浦法微桂御輕紗操木蘭揭衡涉赴中流而競採擢纖腕而揚波予是縞曰綠波揚兮清風會歌[illegible]兮舞流鴛花為房兮蕊何蓋兮樂胡為兮時將逝又構以製綠荷兮為衣把瓊枝兮餐玉蕊夜已央兮風露微明河繁宿兮橫參差心中樂兮樂

忘歸

明月榭賦　啟路

陽侯秀世。櫟古淵今。標韻朗暢。才美鬱沈。垺光削跡。退栖中林。截孤雲而抱影。指冥鴻以愉心。竆遊魚于青沚。舒鳳嘯於碧岑。時而行遊。泠然御風。揚飆江上。躡屐山中。或采瑤芝。或捨古松。東援林屋之洞。南躋大王之峰。發響摩蒼煙。送歌凌飛淙。歸來掩關。獨立巖巢。乃築高閣之蒼蒼。開芳榭而延明月。不户不牖。豁焉蕭曠。峰巒四面而繚崇垣。又取丹霞以為屏障。長江日夜走其下。天漢轆轆而挂其上。虚空不壞。巨石無恙。俯通帝座。頫臨盤渦。夾以杉栝。冐以藤蘿。近而眺之。眇綠楙兮若薺。遠而矚之。堆列岫兮青鬟。當三五之良夜。吾想夫君之婆娑。陰峰日落。高秋登臺。涼風灑衣。神飈蕩迴。海水作湧。望舒忽來。笑卷露。披乎江鏡。開初隠岫而半珪。漸溶溶而出簾。綠煙盡滅。絳雲微接。疏星斜點。水乞

初弾姜㛯芳蘭之媞裴細紫苔之閣驪龍獻此大珠。神女呈其寶瓓。濟清輝之媚人。客匡坐而撩箕、又如青陽布令、萬物增耀。黄鬲長坂、莎彌大道。春湛湛而可憐。月娟娟而始照。入楊柳而蕭疎、経芳藥而窈窕。濯春羅之毿毿、羌把酒而孤嘯。又如千沙莽也。空雲凍咽江光低斂。人跡杳絶。林閑鳥驚。萬里如揭。明月在天。下睽残雪、維彼幽人。登覧超越。披鶴氅。揭龍笙吹瀨氣妆。

絶紀　賦　三百七

姿清。奏姮娥之耐冷。絶黄鶴于瑤京。若乃履綦来。苺苔破。佳賓零亂。閙月宵墮。解衣礴薄。歌吹谷和。揮、碁、則松、風、鶯、爽。鳴、琴、則、山、溜、入、座。又若花遅雨歇。雲房鐘断。車馬不喧。郊居蕭散。蘭膏欲落。桂香初満。遠赤欄而獨行。度白苧而餋緩。其蔵書則楞嚴、擅経。陰符黄庭。總二酉之秘蔵。發五嶽之英靈。飛揚則四海相蕩。沉寂則六合爲冥。其臨文則上竃九天。下窮九淵。思奔閑象。毫揮雲煙。試登高而望遠。羅震旦而成稿。吁嗟噫嘻。高臺既傾。曲池亦平。楚舞電滅。吴歌露零。悵柔絲之與荒蔓。野鳥下而飛蟲鳴。念繁華其何益。豈若茲臺之表幽貞。抱朴見素。來理來往。千秋一瞬、大地一掌。苟猶其然。何物不妄。樂哉茲丘。悠悠天壤。朝暾非不嘉。夕月尤足賞。于是爲之歌。歌曰川原澄兮雲氣鮮。瑤臺朗兮免魄圓。擷紅蘭于長谷。寫朱弦于山泉。復歌曰昨日

麩紀　賦　三百八

登臺兮衆草柔。今日登臺兮風颼颼。良夜一何短。明月一何遁。登臺既有酒。君不樂兮宗憂。

雲起樓賦　袁宏道

白雲縹緲如仙客只在軒前人不識高人與雲若故知近固追隨遠亦得鬚髮人物依稀成豈有神情與香色泊然一以氣類從如磁與鐵自相即主人玉女潭邊住樓居正直高崖處赤欄翠竹與山平便是孤雲來去路朝隨馬跡渡頭屏巒宿卷畫溪上樹雲即君即遮為主茶烟濕處飛泉怒雨中自有徐熙山秋來忽遇王維句只今長安浩々塵雲亦隨君馬上去西山遍眼扁碧青足中應有雲流寓東華舉首即重霄垂天漢漢如飛絮

儗賦　有序　俞思烨

己酉與汪遺民何仙郎同住西湖王晉公挾趙沖如親至則才校書也泛舟風雨一夕而妝客歲亡月即得趙計矣及與陳吳興言及竟欲以情死故屆潘景升傳何晉生詩不肖以一悟言故分誅近見金廣陵歲其遺墨余謂晉公負心人也廣陵多心人也吳興癡心人也余與景升仙郎轉一片有心人矣撫卷長吁賦以傷之其辭曰

夫何荃蘼離畹蘭蕙當秋巫山雲雨洛水琚瑠棠倌在臂玉簪搔頭詩何為而擲地琴何事而斧流支香屑之非那塑肯塚而沉憂淚空桃葉石化青丘爾乃冊文錦片組誄篆球魂留華表心繫柏舟悠々兮西湖雲藹々兮孤洲飛青鸞兮八分仇紅葉今四愁狂童之狂也且佳辰遙南而淹留三生已矣一死何求吁嗟之子兮